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二〇冊目次

歷科廷試狀元策十卷總考一卷(二)

〔明〕焦竑輯  
清雍正刻本

〔清〕胡任興增輯

一

翰海十二卷

〔明〕沈佳胤輯  
明末徐含靈刻本

一二五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一)

〔明〕林德謀撰  
明崇禎刻本

三七七

歷科廷試狀元策十卷總考一卷(二)

〔明〕焦竑輯

〔清〕胡任興增輯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歷科廷試狀元策

首集

已丑狀元

游國 焦 斌

已丑榜眼

昭谷 吳道南

壬辰科

皇帝制曰朕遠稽古昔而有威於齊庭加譽之世其民不勝而  
不嚴而治意甚美之而淳風既遠至道難得而微焉二帝之  
典三王之誥其然者則可見矣或者乃謂遠矣於書契  
薄於政教又曰虞夏之道寡習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繁  
質文之變帝王所不能遠轍三代而下惟漢之誥令為近古  
王通氏至取以續書而或褒幸宜之例傷于孝文或美元  
和之治鑒于永平豈寬嚴之宜父子亦不相襲耶夫道為世  
契契者道之失也信斯言也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而不專

于令

欽乃極機喻以絳綸精神象之流汗鼓舞于風常定

保比之金石其稱今若此慎重抑又何也我

太廟高皇帝經緯草昧開文明若

加訓大誥諸篇正綱常定名分戒備靈詰訓

聖謨洋洋同符典誥亦可憑舉而攝屬之數朕祇適

先休格選成意凡權綱陳紀臣世範俗之具可以維教化淑人心

善繼思延訪至熟矣乃勸諸臣宜玩愒慈禁敬愈詳惇

愈甚往士休庵將校今則探刃謂之矣往賜吏傲官長今則

有司公於非開公庭矣其他恣睢無畏背禮而傷教者

以一二數而詔之不聽詔之不從即三令五申徒勞置

切寢閣豈奉宜之失職耶抑令煩法弛所以教之者非其

切寢閣豈奉宜之失職耶抑令煩法弛所以教之者非其

切寢閣豈奉宜之失職耶抑令煩法弛所以教之者非其

也言者謂宜省議論振紀綱似矣乃謀夫孔多莫執盛庭  
答惠文虛列率遺扞周之妾今何以能備法何以能嚴  
欲擇遠猷以定命軌大實以成字使令重君尊國安而民  
寧豈其何修而可多士其悉意以對毋泛母隱朕將親覽

翁正春

臣對 聞帝王之臨御宇內也必有飭治之實政然後化  
擴而風勵之典以彰必有幸治之實心然後化原而中正  
之極以建實政者何申畫一之終垂雖然之軌以震攝遐  
使萬民之心志耳日日繫屬於象魏而誠潔維新者是也實  
心者何點繁縟之文寢冀誠之懿以默制鈞陶使一人之精  
神慮慮日淪淪於衰匿而鼓舞莫測者是也實政指於外是  
即其整齊嚴肅者與斯民相持循而明示之以法也伏立

狀元策

卷六

天下即以法遵之初何患乎輿情之弗率實心存於內是即

其麗驚懇切者與斯民相漸摩而潛喻之以神也神運而天

下即以神字之又何患乎國維之弗張隆古帝王所以凝

大寶而朝廷體統巍然等天地之常尊端拱穆清而宗社生

靈晏然若盤孟之永壽者經此道耳端令有實心矣而非政

以出之則宵旰雖勤鼓舞無術人心風俗安所振而何為而

天下之勞平日流於濫亂而不可收有實政矣實心以奉

之則粉飾徒具粹白已滿政教號令安所振而注焉而天下

之勞平日至於疲弛而不可振此就近之隱習庸主之淺

固宜停照錄之理竊憂罕觀也蓋不能無待於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天縱玄德應五百載之昌期

躬擐璫圖紹億萬年之正統出

奮關歲銘以檢心性

志勵時幾能負觀政要而講禮經

神游聖學流注誠之澤中外沾濡靡嚴肅之威幸與嚴肅治

化聖益已過三謙五卑視近代而懷德之矣迺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而自謙以帝王文質之變與夫漢令寬嚴之宜

終有愆於微惕倖侵之風而澤惟乎尊君安陽之術有以

御道

陛下之心仰冀帝之鳴春周王之訪落不勤於此也臣竊伏謹

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思乘泰交之會以効芹曝

肅開詳諄下逮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

三

卷六

民若有恒性克終厥德惟后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

四方茲人茲之廣林總之東風氣與宜習俗與尚懷智欲以

相頌貞才欲以相投匪聖帝之則配匪約束之則爭君人

續聖之德聖君師之權而為民主者也所以萬彙齊約

序之則其方焉者鳴鶴意而色授之道必有得於令

稽胥庭之世民不誘而親政不嚴而治質文無所損益

革弊所沿榮澤澤潤滋養忘言之主理而初穆之玄風也

混所謂合裁奇茲以作美明五教而萬邦協象徽五典而

大備而臨臨之化耀焉之數帝王若質又進變立發節聲

以任天下觀聽而駭整古初義義皇世述民獨滋矣如必

焚符破盟剖斗折衡塞師曠之耳扶離朱之目與天下

無為以幾結繩之理庸可冀乎故質文之不能不變也

之必舉水之必聚也勢也聖人之以勢之所趨者委之於

可為而書契作焉政教詳焉要亦循其勢與民宜之耳通

精純粹美之真忠信誠敬之懿直與禮制文章相綱舉則

有不專待令者在世主圖於大較假云道衰而德薄也虞夏

寡怨則商周滋弊也則膠柱鼓瑟之見而未親聖人運治之

精矣三代而下近古惟漢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樂於典

詰終之以禮樂三王之舉也豈非以徒令哉觀今觀之未

化民孝文之治雖矣適虛實以孝宜為極恭察裁此奉平之

政宗矣適謂至以元知為德不知棄弱之後而令嚴第一

若制之效起然三際一開卒為基廟之王則若官未莊後也

乘彈之後而令寬斯一時長者之名著然實應一篇竟落

卷六

威之漸則元和未甚懿也雖其寬嚴與宜先不或不相襲要

以未逮於道均焉耳何也古今不同者法歷古今而無變者

道道者權衡乎文質之變調劑乎寬嚴之宜而為皇極敗

之本者也彼繼機喻以絳綸精神象之漢汗鼓舞擬於

定保比之金石胡稱令懷重若是詎非以案篇於道為之

洩而不在區區告誡開無則實心之謂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跡元再造寬宏制制立法規古始而酌時宜

伏讀

聖訓大綱長列其布聞小正綱常而定名分戒偏黨而詰

頑其洋洋乎典謨並茂關石俱備矣大都有綱綱舉事之

無倒持旁落之嫌有電行雷動之威無率文拘俗之陋二

餘年來其所培養噢咻者甚厚而其所激勸懲者又無

維時海內外齊聲歡解帖然衛守門敢馳救無鈞繩直  
可憐無開鍵而不可開豈偶然之故哉我

陛下昭天開將二紀於茲諸凡植綱陳紀臣世範俗之具舉然

矣固宜將士效股心之誠百發崇拱讓之雅

肅編合行章之誼費序敦換械之風似有題城亦常清游於

賜下安敢端虔凡命其間歲初世故衰物情沉瀝有不勝其

契者義士伍焉將校變非經也今且振戈暫之矣遂釋之

法安在哉憂吏微官長事非細也今且露章陳之矣尊卑之

別義豈有以宗憲許

親藩倫序不例置乎至於某甲擅都市執橫胡可言也以家右

使有司名分不升幾乎乃矜士聞公庭縱恣將何極也他如

此類尤難悉數類詔之不見聽諫之無快心誠有知

聖制所謂勸誘急亟而玩愒愈滋禁戒愈詳而件慢愈甚有茲欲

一舉而振飭之道將奚繇語曰治悍馬者利其銳策將與木

者致其繩墨今日之勢何以異此臣以為非可姑息貪虛虛

信也在於實政實心加之意耳夫所謂實政實心者非他省

議論也振紀綱也有之振之而持以決行以所也方今  
大盛防貴敗尾無良騶張恣忌人心玩矣國勢搖矣而  
物者雖肆意於地黃清名譽者競騰如草靡焉將領則  
官領之得其司則視監司之氣言之信伸此是彼非甲可  
之官言及振士習則見謂士氣之信伸此是彼非甲可  
否名實既於榮舍之謀則實既於盈庭之訟致今顧日語  
之夫既焉跳躍而莫敢誰何安在其誓奸頑而重爾體哉  
臣謂議論宜有也議論宜至所以建威銷萌使天下惕

實體而不放犯者不有

朝廷三尺法在乎彼其初所發難者不過十數人而止吾輩

賈即奮然一大制之撲臂于分果魁必優舉取旨而兩

誅情有可即也而捕觸之罪必不可不服事有可原也而

刑之分必不可不正令嚴禁肅有若輩安于之論高山絕

時牛不入者誰不持心排志以安分守義故謂紀綱宜振

也夫紀綱者法也而有無法焉者蓋四海億兆之家不從上

之令而從上之好其所趨執順旨者不在上人所建立之

而在其行法之意故于行越絕之誅加於小窮而或回貨於

強悍則法不行禁漸東瀛之禁禁於風寒而或寬假於勢要

則法不行斧鑕之典重矣或陽示其罰而陰有所縱舍則法

不行風靡之號實矣或始令之峻而終有所遷指則法不

必也愚不以卑處建罰不以強貴阿既不以權勢為奸又

以姑息為柔執此堅如金石行此信如四時據此無私如天

地此又臣所謂省議論振紀綱之實心也惟有實政則其

發常張其繩結常密故令出入咸畏之而不敢叛惟有實

則其意慮常寬其發會常通故令出入咸信之而不忍叛

幾幾國體崇人心查乎雖然務實以罰治者治之之端也

則人以弘化者美祥之許歟也誠念邊鄙而備用撫臣則

以振之而生威而康黎之呼自思念民撫而慎擇大吏

而聚無不足以軍局而慶譽之風自維念

宗室而宗正得人如劉向者斯敦睦有倡人皆河間東平之

第斤可以不煩矣舍庠序而師表得人如鄧雍若斯訓迪

方士皆鄧魯閣里之行茲歌可以成化矣故臣竊謂用人

要也總之不外乎人君之一心今

陛下靜攝居府野衡圖理所以培植化原者豫矣領天人之介

消危微之關難辨備操持少弛他如康變變郁一切可喜

欲得以牽引此心將精神情察而弗振發務殷圖而弗張

所幸豈淺鮮哉臣又願

陛下乾綱日奮敬德日新泰心於遠密而不開

大廷計慮平萬年而不忽敬眇親近乎頤輔而不惑食于益

講學益勤

顧聞則康滯之志謂精明之慮生故覽令未頒而志所暫往便

罷滯象魏未布而神所凝注即爲靈臺由是遠望定命大

成乎將臣工祗承耀宇亭謚用以範皇王之休風紹

祖宗之鴻烈何難焉區區淺學此非妄說說

奏

奏

程頤曰有關難難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而我

高皇帝祖訓首章亦以持守一節冠於正綱常等篇之始即

聖訓所謂皇極教言固自有本者是也伏惟

陛下特爲察焉臣草茅卑賤固識見庸陋實

安敢不勝戰慄悚越之至且謹對

己未科萬曆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每懷操二柄以取寰宇康

內順外威臻至治焉然觀昔之開基英主以操戈諱勳選

弘文爲美談而周公諱克誥召公誡張皇顧諟切於成憲

隆之際世世則寧濟以文時平則戒備以武道又各有

重寄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夏

成祖文皇帝肇基於燕既以

神武之畧爲萬民請命迺禮賢館節當

締造之初延儒直閣亦在

臨御之始以武戡定用文持之蓋規摹宏遠矣

列聖繼紹

承元

朕烈顯承迨於朕躬嗣膺丕緒允撫太平之業且二百三十

咸備乎四裔方內安於疆土而澤者延閣今文具太盛武備

寔弛試舉其策如京師禁旅春秋教練嚴矣而司農猶未

何以莊居重之勢諸邊戍卒主客供億煩矣而行伍猶未

何以張提伐之威至於中外府衛綱維秩秩得費超材官

非乏也而闔閭僦庸勦刑無將刈也生食尺籍具存也而

符籍發繳苦無兵其樂安在哉意者人情徃於晏安而法制

於非大爲振勝不可駭考之前史有上言兵之要四

國之兵五者有因時兵之策作原十六術者有請與大

治兵之實者此皆承無治之後錮於經武保邦舊章

又武備安邊擇益必先治內爾無兵無將難朝廷三

根極之務更有在歟抑謀之廟廟修之紀綱自可以將恃  
衝而無煩帥旅歟今天下雖稱泰寧而方隅多警斯亦居  
感危之時也朕既未能舞干而來臺弓而理將欲經文綏  
圖修據之實政以爲長治久安計則何施而可謂諸士其  
忠誠盡明著於篇母有所隱朕且采擇而行焉

臣朱之藩

臣對曰國帝王之統一海宇也必盡天下之綱紀而後可以  
維長治之運必聯天下之精神而後可以操久安之樞何謂  
綱紀經之以文緯之以武而令順治之成固威嚴而日宣  
固者是也有綱紀以大精神之用故周時立法垂勢制宜而  
中外之奉明威以修憲能者自有所歸服而無廢弛頹廢之  
虞有精神以握綱紀之本故法自上始制由中出而經

策

卷六

承德意以安紀律者自有其融淡而無汗格備駁之虛恭  
治不忘亂而不從後太平之文具以疎屬戶綱舉之防是以  
危可常安而終將順廟廟之武略以保宗社苞桑之業古  
王所以維寧區宇界限華夷而俾子孫安享久長者其道  
不出此有如待武之足以勘亂而置文事爲緩圖固非所以  
垂燕翼之永計若但於文之足以飭治而忽武備爲疎節亦  
非所以莫守成之弘厥此其綱紀之設施已有幅而不舉之  
患况望精神之端屬獨有流而不息之機哉無惑乎盛理  
宗極盛也圖修據保治安端在

今日而可以決光裕之策矣欽惟

皇帝陛下

止孝止慈惟  
聖德倫而王度光昭於海寓

九文允武與

天合德而皇風鼓唱於寰區

有躬約已崇德然兵農在念而解澤隨漢統以俱流

鄉應悉心炯炯乎夷夏爲防而震懼乘乾明以並著東西

國已

樽俎而珍折衝之功士伍風倫亦且

談笑而得轉接之術矣然猶不敢怠荒進臣等於

廷而敢以振奮之遠猷根極之上務原古昔文武並用之意先

當時文盛武進之端而欲舉實政以廣治安豈以借時保業

之慮即臣等亦嘗有樂於東耶幸愚敢不棄誠披丹腹盡

策

卷六

曝於萬一手臣聞除亂利用武興治利用文者酌機權以舉

天下之急務也亂退而風靡以文治成而維持以武者定

紐以貽萬世之本謀也故光武太宗稱開基英主而謙恭

投戈之餘選士於弘文之館若偏重在文矣實以濟其武之

不及而不涉於威征周之成康稱郢隆盛際而周公之克武

或兵召公之張皇六師若偏重在武矣實以制其文之有餘

而不失於優柔委其綱紀之昭布於天下者若時乎以文

有時乎以武勝而虛文不若實事之收功則欲使祖宗締造

之治業有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誠不可一日而緩於飭治

起之圖精神之懸運於九重者必不以窮顯爲武必不以

靡爲文而政令不若心思之立本則欲使四方維治之令

有以底於真實而無僞尤不可一念而流於粉飾觀美之

1.1	1.2
-----	-----

本禁旅之精強固所以壯軍主之勢也。而敵練壯嚴習武故則士伍相嚴爲網紀而精與主帥相逼則主帥未有獨偏裨士伍相嚴而不挾纊超距以恩奮者矣。迨遼爲京師帶戍卒之勇悍固所以乘捷伐之威也。而供億徒煩行旅未其則伍以訓練爲網紀而精神與督撫相合則督撫未有獨與遼將驕卒相搆搆而不爭先赴虜以報效者矣。周倉之於星布基列而專銳分關轅之將材則考校非其綱紀梟而統袴乳口者不得與將種爭道而馳則雖退和萬里外而精神常傲於天府一臂指使之而躬躬組者安往非此將帥之至夫也。州郡之屯牧鱗次繩聯而崔符爲敵稱兵弱則清查非其綱紀耳。而侵占影射若不得視覈疲兵弱肉而食則

卷六

雖安恬隨簡而精神常洽於中朝一按轄呼之而情眷鍾者安往非趙充國之金城也。安妥之情雖人之所共伍而綱紀昭布其精神隨之以四達並流而無所不貫振之耳聾目覩手持足行常有各司其職而不爲物交者此振揚人情之一大機括也。精習之獎誡法之所難防而情神鼓舞其網紀因之以費饗坐墊而無所不新警之聽啓明通飭柔撫固當有誡於元氣而喻以不言者此又振飭法制之一大根本也。振持速而中外之兵制既以脩舉則明示天下以可畏之感而所謂文明之景運且將藉以永延而不替根本培而中外之心益以渙洽則寒暄天下以不已之誠而所謂文治之精華且將賴以長聚而不離卽方隅有警奚振撫治之萬

而先事修備之餘且愈有以助

陛下乾陽之象而奮奉車之運者矣况東顧而鯨波已息西望  
麼麼可平又何足煩慮幾煩而陳不必然之憂哉抑太平  
要不在邊境而在廟堂管理有基不在號令而在綱紀所  
折衝以精神而無煩師旅蓋

陛下之洞晰天下之治原而益知舞子之化行將媲美虞廷  
弓之風必有同符周武若欲圖寶政則不能外精神以為  
權欲計久長亦不能舍精神以終求精神一說豈惟兵不  
可以轉弱為強即朝夕左右之學工且無以通靈性而成  
交精神一屬豈惟兵可以挽衰成盛即四方萬里之吏治亦  
有以乎心志而樂歸會期禁旅親承

蓋嚴之風猷其頓化既速於抱鼓遙成獨荷優渥之養于其  
微益切於銘鏤材官沐浴於世賞之久延宜無指豫自後  
矣

念忠牧沾濡於耕耨之永庇孰忘制挺使捷之思而惠其終  
征於晏安樂於積習於振奮之效不可幾乎抑臣猶有

獻焉君身者天下之本也綱紀所由植立精神所由運旋也君  
心者尤君身之本也植綱紀而不以始終改節運精神而不

以久暫易操者也臣竊

陛下體天行之健而日日維新素不患之強而乾乾匪懈紹  
休於臨賢選館延儒直講之初制而者前不憚於勤劬則謹  
修養而從容講畫之間可以得淳密嚴密之體因可以鼓  
通貫徹之思繼

美於由夏混一胡氛驅蕩之弘規而眷注不吝於養錫則功在  
修攘而奔走禦侮之餘可以奏泰山四維之安因可以收  
思廣益之助勿以

春秋惠盛而務處於自逸之途則獨運如

燕宮瑤室之中而精神自與窮奢都屋相管束勿以物力豐  
而遠志於恒足之境則自守於澹泊寧靜之內而綱紀自  
遐儆僻壤相耶宜其仰承

陛下之洞晰天下之治原而益知舞子之化行將媲美虞廷  
弓之風必有同符周武若欲圖寶政則不能外精神以為  
權欲計久長亦不能舍精神以終求精神一說豈惟兵不  
可以轉弱為強即朝夕左右之學工且無以通靈性而成  
交精神一屬豈惟兵可以挽衰成盛即四方萬里之吏治亦  
有以乎心志而樂歸會期禁旅親承

蓋嚴之風猷其頓化既速於抱鼓遙成獨荷優渥之養于其  
微益切於銘鏤材官沐浴於世賞之久延宜無指豫自後  
矣

念忠牧沾濡於耕耨之永庇孰忘制挺使捷之思而惠其終  
征於晏安樂於積習於振奮之效不可幾乎抑臣猶有

獻焉君身者天下之本也綱紀所由植立精神所由運旋也君  
心者尤君身之本也植綱紀而不以始終改節運精神而不

以久暫易操者也臣竊

陛下體天行之健而日日維新素不患之強而乾乾匪懈紹  
休於臨賢選館延儒直講之初制而者前不憚於勤劬則謹  
修養而從容講畫之間可以得淳密嚴密之體因可以鼓  
通貫徹之思繼

戊戌科 萬曆二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帝王理人懸鏡庶績率以綜核名實爲先

唐虞之時明良相信稱無爲矣而詢事考言敷奏明試三

九歲厚首乃成爲法亦何備熙世降而法愈詳人益爲名

濁者治亦刑敝政乃曰武成則于第宜一切用君子長者之

道但不知或在中而治者之考尚云者豈其誠未至歟

後世之糾核者毋若漢宣帝當時吏稱民安可謂致矣乃

以爲時受賞者意檢察之密未密然若文帝躬修玄默無

矜目鎮天下以無名之朴而人頌謂孝宣不加又何損也

惟我

太祖高皇帝勇智天錫超越千古立綱陳紀法度森嚴庶幾

好暴用夏變夷東國爲克

聖祖世宗高皇帝英斷如神振起衰制禮作樂品式具備滋

享威風肅穆然中興尤絕前烈於茲哉重當年而功疏

歷矣朕嗣守

祖宗丕業任人圖政惟名實爲鏡範夫何與我共理者不明朕心

徒擬成習聽官不慙而趨局以逞浮靡相尚而利口惟賢

其獨理奉法憂民如余者曾幾何人嗟乎文盛則質衰言華

則行薄自古記之矣故上下以空文相加濫矣而吏習尚偷

化化宣矣而三風尚說貶恤頌矣而民困未解或兵諸矣而

健伐未張應諷詳矣而寬濫猶多工費益矣而虛冒猶故來

舊章而不守懲新詔而不遵求治獨勞更發獨疲誠不足

法不能維意者朕不敏不明無能風之

斯茲欲循名責實懸賞罰有功俾治理遠播廉宜以

唐虞雖以之盛何施而可爾諸士方當始進心志精白

仰世變必有概於中矣宜各愆所懷傳言之朕將擇而行

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理之責政而後可

以約束人羣錯綜萬幾有以致棄熙之治必有信平之責

心而後可以激勵百工振刷庶務有以疎邪濫之理何謂

實政立紀綱飭法度無諸象魏之表行乎今甲之中首於

屏則則守散於諸司百府暨及於郡國海隅經之緯之涵

鉅纖悉莫不備具凡屬最要毫無參漏者是也何謂實心

振怠情屬精明發乎淵微之內起於有養之開始於有

狀元

穆清風於葦葭邦畿灌注於邊疆遐陳淪之治之精神意

慮無不暢達肌膚形體毫無壅閼者是也實政陳則臣下

有所稟受黎氓有所法程節目以一視聽不亂無敢漫

離之憂而治具彰實心立則羣司有所繫契亦有所潛

乎志氣以承軌度不論無量推情處之思而治本固有此

治具則不能収天下以勢而示天下以守守雖相制而

症然以漸而臻有此治本則不徒撫天下以文而且喻天

下以神相率相勸而邪隆不勞而至自古帝王所爲不下

堂階而化行於風靡不出廟廊而令應於桴海用此道耳

朕後崇清淨若潔若肅不理政務尚綜核者欺蒙虎胃

總事空支人日以爲治日以斂亦何以繼帝王之上理復

隆古之休風而稱統理民物承天地之責哉朕惟

皇帝陛下

敕聰明睿哲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

握於綏之玄符承

國家之鴻業八柄以馭臣民而百僚整肅三事以定談猷而九

圖式命蓋已操

大阿於掌上其大治於域中國可以六五帝四三王圖漢以下

矣乃猶進也等於

延閣循名責實之術欲以紹唐虞盛德之化甚盛心也臣草茅

歲士何敢妄言然亦目擊世變夫鵬身托江湖有聞焉而不

可言言焉而不得語者今幸處咫尺之地得以對揚而無忌

敢不披瀝以

獻之

卷六

聞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下故所寄

其責者付之人君君有統理之權而實有所承受故所經其

事者法之是天用是所居之位則曰天位所司之職則曰天

職所治之民則曰天民所都之邑則曰天邑故典理致治要

必求端於天今天夫天幽深玄遠穆然不可測也渺茫輕濤隨

然莫可窺也而四時五行各效其官山嶽河海共宣其職人

人治浩漫普濟之澤在在蒙含弘廣大之休無欠缺以虧其

化無留滯以塞其功者蓋不貳之頂默醞醞於太虛不以其

精潛流行於無極故實有是化耳然則人君法天之治寧

可專於無為托以深密靜攝哉是必有六府三事之職司為

實政者人君憲天之心寧可專於外務強以法令把持說是

必有不貳不已之真精為實心者身稽唐虞之世君也垂裳

而治臨臨和風動之休民也畫象而理成擊壤從欲之俗君

臣相漢甯無猜嫌明良相信兩無顧忌萬古稱無為之治

矣而詢事考言敷奏明試以三載九載舉者乃成法制又詳備

無遺焉蓋其落舊溫恭日以精神流注於堂皇欽明號業日

以志慮操持于方寸故不必絲綸而庶府修明無事約束而

九官效職固以實心行實政也後世諸精明者首推漢宣彼

其吏稱民安可謂效矣而專意於檢察則檢察之所不及者

必漏遺焉故仍增受實所從來也語之熟者首推文帝彼其

簡節錄自可謂潤矣而注精於修持則修持之所熟化者必

當其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蓋治具雖設而實心不流則

可欲責之臣臣已竭我之意而做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竭

我之職而私議之即紀綱法度燦然明備而士以文正以

上下相蒙得應奉之利亦得應奉之害實心常流而治其少

謀則意動而達於令臣且乎我之志而澤共為神施而備於

威民且聞吾之天而順從焉凡注居規畫裕焉不設而上以

神下以實上下交儆無絲絲之名而有莫大之利彼漢宣不

如漢文者正謂此耳洪惟

太祖高皇帝唐智原於天授剛發本於性生草昧之初即創制

謀定萬世之至聖章考案之高廟詔諭之治理必施漢之以

風有佐漢民之虞虞雖累之暴虎必摧折之以錫庶僉用能

從帝王所自立之地加古今所未有之功乾坤闢而再位日

月降而重臨蓋以一心行實政固以實政致弘顯其職在

祖訓有日諸臣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各門毋得阻

而敬勤履致意焉



列聖相承守其成法接其意緒固有加無坐者至

世宗肅皇帝返委廢者振之以英斯察廢棄者作之以精明創

作樂議法考文

究之所被與河海而同深

威之所及與雷定而共迅一時止治修明庶績咸理赫然中興

誠有以遠邇

先列聖範後世也今我

容應所及者設張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職以違者貶代庖之

議有所越於職之外必不藉於職之內矣則於歷而責之事

隨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務冬暑兵司不得分刑

今日所備之圖者也取言通行古昔有訓而說靡以炫者

元敘

卷六

考

口之羞有所遠於外之廢成不深於中之損矣則因言而

之實考實而責之效使技巧不得與準標齊聲惻憫不至與

輕浮共舉又今日所當速返者也廷行者帝朝廷之耳目以

激濁揚清也而吏習尚偷即使者分遣無以盡易其習焉

之計惟是廉否嚴懲最必如張詠之在益州黃霸之在潯

川無上焉列焉而吏可勸矣教化者齊士民之心術以維風

俗俗也而士風而詭即申令宜化無以盡變其風焉今之計

惟是聘聘學官獨重選制必如陽城之在國學閭閻之在

學宮五更寄焉而士可風矣四海之蔚民丁室九室非不

駭也而無延無告者則爲意未宜而校字者有以舉之

雖未達而通誠者有以阻之上費其十下未得其一何不

私侵之而清出支之藉乎四夷之內訌舊吏東五不

兵也而提伐未張者則守主統禱之曹子無折衝禦侮之

名暴挽建之粗才暗地操奇正之機兵費其費國不得其用

何不嚴選之條廣任用之途乎黎侯之機費有以于天

之和而柳營不俾何以召群則刑罰不可不重也故起死人

肉白骨諫諍詳明者得以不次之賞而刻如秋霜者置不

焉而寬無所備矣天地之生財本以供國家之用而虛費不

經何以恒足則妄費不可不舉也故藏什頭惜水庸收支有

節者旌其裕國之忠而猶然督費者罪勿赦焉而財無所

矣蓋無稽者雖則百工惕有功者實則庶職勤勸德既明則

政治咸理又何庸虞之不可並轉設而實心爲之本矣實心

以任人而人不欺初且以應我實心以圖政而政不至惰窳

而邪舉不旋精神不實法則難詳無益也而臣更有

元敘

卷六

考

嚴若恭謹成而易變者此實政也難操而易告者此實心也是

必慎於幾微戒於宿習不必明堂聽政也而定其志慮儼如

上帝之對不必宣室致齊也而約其心神凜若師保之臨使

本原澄徹如明鏡止水照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輊如空谷

虛室納之而無不容一念明初其出於天理而充之以期於

行一意勤知其出於人欲而違之必期於盡愛情也則察所

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憎也則察所喜而

欲爲察所憎而不欲爲者何事勿日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

之視聽注焉勿日非違人不得禁而神明之降監存焉一法

之置立日吾爲天守財而不私謀興革一錢之出納日吾爲

天守財而不私爲盈縮一官之設日吾爲天命有德一奸

勳日帝爲討有罪盡實心先立實政舉事准照之化不難

矣何言與有哉臣不職辱子官  
宸恩不勝戰慄聞越之至臣謹對

六子

六子

六子

辛丑科萬曆二十九年

皇帝制曰朕聞陸皇帝上罔不念前天永命者而惟久遠成化  
之易稱履殿考祥其旋元吉清稱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訓  
以足命也能者養之以福斯篤論矣洪惟我

聖祖世宗肅皇帝睿臨軒策士親賜詞問有曰朕思自三代以  
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  
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又曰皆奉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  
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滿之道者也煌煌

聖訓朕躬奉養焉我國家  
太祖開基功德與天地並

成祖再造貽我後人

列聖繼本暨於朕躬天命自履風有懷懷當思廷追所聞不耳正  
忽所見朕生之境不及見

皇祖然聞

皇祖恒以敬

天法  
祖規賢恤民為要務以經術為本以法律為輔以明作修內治以  
安靜傷遠閭閻之所聞焉然奉法華夷遠近稱如和風至於

稽古方文尤為謹備而皆發之於孝思本之於敬一嚴事務  
字皆取法範無逸名之

獨衷所存歷歲三五之盛四十五年有如一曰賢親樂利至今思  
慕不忘爾多士雖晚尚有能揚斯之者歟我國家景運綿

聖祖益綿而

皇祖享國亦自長承莊誦此

制乃在嘉靖十四年仰覩

聖心以持盈滿為兢兢自昔然矣朕不探其昧景行惟勤誠恐知何所倚為而可幾此故不復更端即事

皇祖之清問者清問爾多士其悉心陳對朕將擇善而從用

承天休欽哉毋略

臣張以誠

臣對 臣聞帝王之保治也必克遵成憲而後可以為永合

之至計帝王之法祖也必善體心傳而後可以為繼志之

極思何也人主之所奉承者帝命也而其所憑藉者祖德

也天命可去亦可存而每繼綿固結於一姓由夫積累深

厚有以邀天眷而貽之於子孫祖德易合亦易離而克嗣

永元策

六卷

三

續續承於後王由夫羹牆默契有以逸心源而承之於奕

世心切於法祖自不敢以放逸怠惰之念乘而敬德以先

志主於無逸自不必以法制禁令之速持而心法以合

帝王所以續大承休格天保命端拱堂皇而措國祚於泰

山之安圖維一世而綿國祚於萬禩之久者其道端不出

此稽合有見於天命之當保而先乘祖德如弁髦則雖

有衣肝食之勤而既與祖德一即與天命一何以格穹蒼

而使之惠顧有見於祖德之當法而先置吾心放逸則雖

按故府往歷之遺而既與心源二即與憲典二何以垂

章而與之合符故善保命者求之祖而已善法祖者求之

心而已創業與守成無二道而前人之所以善作即繼

之所以善述中興與續世無二理而在我之所以求

祖宗之所以立德續先世重熙累洽之處而嗣後嗣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具大有為之資

惕勵憂勤存不敢康之念

畏天變而脩省之問常切不徒減膳徹樂之虛文

憫人窮而提舍之戒特嚴災止解衣推食之小惠

湛思濫澤與河海同其淵深

赫聲濯靈與風雷同其迅厲文恬武熙內安外謐廟廊雍雍

寔有極洽盛際海內嚮膺方思歌詠太平然猶督時保

居安慮危開承明之

廷進草茅之士而與之圖維治安揚推

祖德謙以持盈保泰之謙究以祈天命之實而即以

皇祖之所以策士者策臣等臣生也晚即

先朝之故實且不能詳其萬一况奕世之心源又安能窺其裡

契乎無以對揚求之

陛下之心而已嘗聞天欲底一世於太平也必使其君全備聖

德以開夫承前啓後之勲天欲觀至治於有成也必使其

君多歷年所以究其法典安民之召故自古永命之君未

有不符之久逸化成者豈壽身與壽國其道固有相通者

厥則其首在無逸之篇矣昔周公以永命戒成王既述之

以疾敬德知民依矣而又以商周之王其享國最久者

法惟恭儉嘉靖如高宗故其享國五十有九年惟嚴恭

具如中宗故其享國七十有五年惟自朝至於口中於

漢高祖合如文王故其享國五十年蓋無逸以清其心淵  
泉欲無所乘於內而君志日益清明若身日益強固壽  
之遠也無逸以端其治源則百私無所滋於外而君德  
益下究民隱日益上通諸國之道也成易之言元吉也  
本於視履考祥則舍吾身之善勿無所聞吉也時之陳  
福也而本於永言配命則舍吾身之修德無所謂福也  
之言定命也而本於勅作威儀則舍吾身之受中無所謂  
命也慎之言動視聽之間而達關乎吉凶善敗之大疑之  
幾微有密之內而能格於咎吝玄默之表則知祈天之  
信無有過於一心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奠天命於闕基之始  
成祖文皇帝掃除家難保天命於繼體之餘

聖祖

六卷

聖

列聖相承兢業不替數百年來治安如一日而其享國最久長  
致治最隆治者近則

肅皇帝今則

陛下永膺純嘏後先炳耀英風大略前後一揆則  
今日所設培植視飲宜其有專屬也

聖制所云遠近所聞不宜近忽所見臣有以仰覽  
陛下景行之盛心矣因請得而揚勵萬一焉蓋

肅皇帝天下之英主也而舊居於外凡四方之情僞小民之  
難無不盡知者養正於蒙凡五帝之典刑三王之法籍無  
不盡覽者故其致治也崇尚經術則尊六經正廟視而非

聖之書不以陳於觀覽脩明法律則式舊典鑒成憲而  
法之事不以形於舉動明作以脩內治則城社無伏盜

取無向隅而海內蓋於最正安舒以飭邊圉則波不揚  
海風不響於遠而邊圉雖於玉燭其他貞勵飭度稽古者  
文凡以潤色皇猷黼黻太平者不可枚舉於其大要不可  
數

大法

祖親賢惟民四者而已景行先烈所以為教若吳天之貴也  
近端方勤恤民隱所以為善體先志之實也此皆見之行  
事豈量可據者然祖德綿遠非真有水木本源之思則志  
必怠於率由若心易肆非持以冰兢淵衷之念則必投  
於自用

聖制以為登之於孝思本之於敬一而即其洪範無逸名於  
庭者宜遵

聖

二卷

聖

皇祖之心蓋已得其心偽非徒襲其龜筮矣故欲紹明休烈永  
爾至治亦惟不法之以文法之以實而已正人君子

祖宗之所樂育

帝心之所實在也以我

皇祖之盛德也當日親賢而試觀今日輕才薄德之彥能無伏  
於車奔者乎能無阨於下寮者乎能無一飯斥逐而棄不

復收者乎則我

皇祖之弓旌加於草茅賜褒及於通匠者可法也間巷小民

祖宗之所培養

上天之所降監也以我

皇祖之克君也當日恤民而試觀今日水流仰沫之家能無用  
於征輸者乎能無疲於奔命者乎能無病肉強食而不

自伸者乎則我

皇祖之遺定以燕流移禱租以議賑貸者可法也賢人既已

位小民既皆得所則

皇祖在天之神必式瞻之而賢人爲之贊襄小民爲之愛戴即

上帝降臨之際必親臨之而福澤有不久長國祚有不綿遠者

未之見矣蓋我

皇祖時盛之盛在十有四年之初故以克敬開其始而遂成四

十五年安闔之慶我

皇上休養之養在二十九年之後必以克敬圖其永而遠貽傳

萬載無疆之休創守一心

祖孫合德將商宗姬滿陋於不足處而漢宋諸君置於不必言

矣然而敬德之傳非由

精分

六卷

蕭皇帝始也

太祖常曰今天下已平四方無事高居晏樂夫豈不可然自古

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怠而衰者天命去留皆決於是安

敢暇逸煌煌乎保泰之令謨矣

宣宗章皇帝常曰今因夷貊服藩內晏然古人有言儼戒無虞

又曰禍生於懈怠若有怠心少失防閑必有意外之變

兢乎天命之遠圖矣上敬德以保盛治實

累朝心法踵而行之則而效之是法

意皇帝者非即所以法

創祖哉然而克敬之道不易言矣人上一心衆欲攻之羣小何

之而且豐亨豫大之世可以惟吾欲而無不立至蒙安

慶之久即或少有失而未至甚貽故未雨桑土之謀舊

之所以圖幾也而衣衾復隆之警亦世主之所以遠耳也

公卿之所矢諫杞人之所過計不過無違一言而何幸於

皇親發之何微滿之足憂何怠荒之足懼將見太平之慶中

興之烈山

甫皇帝始之由

皇上成之而長久安寧在此一命決矣言之非難行之實難

是致謹於危微理欲之辨嚴絕乎攻取誘蔽之端而又力

學以啓此心篤行以純此心親賢士大夫以維持此心知

四方艱難以微惕此心朝夕不輟終始無間正所謂不

以虛文而法以實事者有不足以紹其心法而徵其治

哉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懼之至臣謹對

奏元

六卷

天

甲辰科 第三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治至無爲而矣豈其主神聖其及而能以一人獨運成功無亦下有忠勤任事者爲之共念分朕臣代其勞而主乃享其逸歟帝王無爲莫如堯舜禹考當時荒度樹藝虞衡之臣胼胝不顧身過門不顧家卽刻在歷歷而風夜惟寅思日孜孜則彼左右宣力如四岳大官十二牧勞可知也故二帝不過率作兩省成而而庶事康萬幾理夫非臣之力歟惟惟非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聖精太平嘗

論廷臣曰朕觀書以元首輪君股肱論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

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

論外臣曰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凡可以

求之

卷下

七

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爲若避難而憊勞則事不立矣

太祖神聖而所求臣者如此惟時賢智効勞股肱畢力素伴勤

世濟唐虞有以也諸士亦能揚厲共盛歟朕既通

先猷精思上理比年以來雖以殿門未建深居靜攝而幾務常

章奏畢覽萬幾一念何嘗斯須少弛乃心動而事在志况而

効疏吏治日始民生日慶士習日詭風俗日澆特藉日虛行

伍日耗姦究日長災戾日聞其故安在無亦邇來浮虛習勝

歡暢樂溢如

聖祖所謂避難憊勞者多而殫忠竭力爲國家任事者少歟朕見

人臣自爲謀鮮不臧者謀國則否自拮据其家事無愛力而

謀能者幹國則息此何說也今欲責成士夫各擔乃心力爲

賦任事俾吏稱民安士醇俗厚儲伍實安息股銷羣子

人垂拱仰成庶幾無爲之治何道而可爾多士其正言之

臣楊守勤

臣對臣聞帝王之理天下也必其君有委任責成之實心而後能使羣工翼屬以收奮庸熙亮之鴻功必其臣有竭忠宣力之實念而後能使一人垂拱以享和平清淨之盛治何人君之所與分猷而共理者臣也人臣之所爲環衛而効忠者君也君不任人則無以獨運而成功故必慎選天下之賢材以布列於庶位而無以堪斷廢委用之誠無以綜覈失推心之誼斯可以幸作省成而俾人人各罄其心力以抒九重望治之思臣不竭忠則何以盡職而共位故必俯仰生平之智力以畢致於官官而無以身圖報主之義無以內顧

卷下

卷六

七

許國之貞斯可以弼工贊績而俾事事咸協於理以泰萬方寧謐之化故明盛之世其君不自以其心爲心而務體臣子懷忠自獻之心以爲心則委信專而人皆得以展布其四體其臣亦不自以其心爲心而務體大君虛懷側席之心以爲心則國報切而君始得以身享其幾康當其時上有元首垂明之頌而不聞有賢實之名臣有股肱維良之稱而不聞有尸素之誚鉅細畢舉朝野同風而無爲之治邇邇下古臣有以也此非

今日安望哉餘惟

皇帝陛下

英者天縱秉仁義禮智之全

至德性成建中和位育之極

廢天戒而恐懼修省之意時勤  
彰民艱而賑恤於全之思時清

慈孝兼弘以冀大猷而盡倫盡物之規立隆於萬世

文武並用以綏長治而求同來早之執通詔於遐荒

德澤與雨雷同其潤而求志之允懷者所在塗歌而巷舞

光明與日月同其燦爛而求朝之懷息者靡不親見而雪涕以

此字於有位鼓無庶登固將便東躬直已之風布滿於序列

朝度夕惕之誼謹誓於臣鄰矣乃猶以浮虛之習日勝玩愒

之笑日滋而欲都帝王無為之化特進諸士於

廷俯賜

清問揚吾於所以任人弘化之方冀浮暨玩之術而遠追唐虞之

烈近邁

狀元

大弘之漢臣有以仰鏡

寬惠恩治雖泰寧有象而不忘得人救治之懷豈獨無虞而不忘

倡率考成之念臣雖草萊塵土然伏睹吏治民生之始慶士

習風俗之誨澆精藏行伍之虛耗莫先災蔽之薦聞每欲一

效芹眼而無輕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君一天也天有無窮之

大化而不能以自運必藉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四時之民五

行之吏各司其令各宣其氣而後成功以遇品物以遂無疆

有壘閣淑底其間者而天始成其清虛浩蕩君有無窮之治

理而勢難以自給必待心膂手足庶司百府承流之臣奔走

之佐共致其身共畢其分而後五辰時撫衆度具貞無或虧

委頓棄其間者而君始克以拱揖受成放君而不虛心相

賢倡始聯屬以作忠非所以補天而宏敷榮之功也臣而

君爾忘身國爾忘家以副托非所以報主而繼代終之義

稽古唐虞之際君兢兢業業不忘其咎儆余之慮以下

臣而臣聞師師名體獨憂敷治之心以共臻於理雖時

任荒度稷任樹藝益任虞衡上之所以因材而受任者一何

專也而朕臨不恤三過不入身家不顧下之所以盡力而分

猷者又何憂也故九官岳牧之徒罔不夙夜勤勞以匡厥

維綱之志而庶正軌幾聞不羣罔皇成以殫時雍風動之化

人知幾幾謫謫受舜之治萬古莫及而不知其上下一心以

成此實效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以懷混一之功官精太平以垂萬世之

而於任人一事尤惓惓焉嘗

諄諄臣曰朕親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

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洋洋

聖謨文憲之思弗切於此矣嘗

論外臣以賢臣之事君也親君如親視國如家親民如子凡可以

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選難而懼勢則事不立矣

其能吏治民安而釀成一道遠路之盛備益任賢而濟濟人

妖天變之禍即業伴難華世頭臨臨非偶然矣嗣我

皇上汪思上理躬先大政以致隆平者已踰三紀於茲比年以來

雖

浮居中禁而幾務之裁決未嘗不親臨

靜攝凝神而章奏之批宣未始或輟且特共爾位爾職勸忠

通中外而事顧相左故乃闢疎其故何也無亦避難備勞  
多而彈忠勤者鮮歟臣以爲人君辨官任事位曰天位  
曰天職蘇曰天祿業已不私其有以與臣共而人臣析圭  
尋肢儘非吾有所勝非吾有血氣非吾有豈得自便其私  
不爲君用故以自爲身謀之心謀國則利害必悉終始必  
矣以自爲家計之心幹國則終理必周故事必審矣惟身家  
之念重而忠謹之念分故吏治常弊矣而積弊自秦頌風  
甘則弊在鮮廉耻而皇靈斃也僅亦祇懸傷瘼之節而奉  
法循理以勵之平民生者裕矣而莫楚是笑鴻爲典承則  
非苦節而疎撫字也僅亦嚴政虎風蛇之戒而詢煩去  
以授之手士智自端而趨說則董率者非也誠先器識而後  
文藝而奇表者無蹤競者無則說可使正矣風俗自朴而之

疑爲哉盡有所以提先勞之本焉而未可空文藉也存  
神鼓鬯之機焉而非可清淨理也故欲人之無浮夸莫若  
之以實欲人之無玩愒莫若先之以勤有如廣廈細筋之  
事所必行者斷斷行之而無幸旁落事所必已者汲汲已  
而無狂因循則仰興利除害之政者方快心報志以樂事  
始而謹不以實應也清廟明堂之中事關欽若者翼翼焉  
而無季代譁事閑曠酌者孜孜臨蒞而無尚聲聞則仰長天  
勤民之慮者方赤衷白意以競相淬厲而誰不以勤應也  
君不私其家而以天下爲一家故臣則敢管其家君不私其  
身而通天下爲一身故臣則敢獻其身是謂率作有威之實  
心與躬工繫緒之父子共傷以歸於理意我  
皇上所以遠追唐虞邇隆之風永延  
飛元策 卷六 七  
太祖昇平之業者端在斯乎而抑臣有  
獻焉以臣之卑其仰而願忠於君也恒無窮而或苦於志意之  
約結形迹之避忌以君之尊其俯而通博於臣也恒甚易而  
何斯於便宜之是假體悉之是優以今  
皇上神聖廓然顯明其道若揭日月而行天堅金石而有令以道  
中腰外疑之端而又盡捐其聰明務覓其文法以開安位行  
志之路彼任事之臣有不棄家急公危身優圖以緩胥吏之  
愛者臣弗之信也而官人必先於知人知人尤本於清心休  
惟  
陛下澄神懷德以大公好公惡之源且  
鳴否晉接以純勿戴勿疑之矩則用必審事事必當功而其疑之  
衆立見於清時惟不暇邊乃能自提而端拱之化永傳於



世尚何有於威王登三而稱廢教於無算也臣愚不識時

千官

哀嚴無任戰慄懼越之至臣謹對

聖訓

卷六

丁未科 萬曆三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執天之樞立人之極必使天下所由體道而後天下之心惟一心書稱皇建其有極用敬敷勳民極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趨而一其心也然有欲而無等皇則念之矣乃不恤於無不恤於各者亦受而命之禍何歟豈王道若大路然山之則是苟差其行皆可近天子之光歟後世極之不遑斯有岐嶠有岐嶠斯有二心有二心斯人務自全官不任事而國受其敝矣然則皇極可弗行歟稽之載籍有言君臣同體豈可從事形迹者有言百官得其職則萬事得其序者有言中人以上乃處置得宜與全才無異者亦與皇極之旨有發明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立教萬世警

論廷臣曰天下若無難治第君臣同心一德一慮則則民萬事

鮮有不康又

論曰居官者大小不同要皆各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凡目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賢人於國家憂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雖煌煌真建極錫極之說已朕夙夜祗懼罔敢怠忘亦冀百爾有位同心戮力急公忘私以匡朕之不逮而過者人懷疑二事多因循紀綱日廢風俗日薄職業日廢議論日繁豈自全之意多好於而邪者少歟朕其憂之夫人皆吾人事實吾事作興事非夫人之與而誰與要以各舉其職則官不易方共圖其業則心不二用譬之理家耕者各業其業而家道成矣治天下要不出此不然毋乃錫極者猶未至歟自今欲與公卿

執事共矢乃心有餘勝無窮雖有其同無句域有奸邪  
假設有實政無虛謨使上錫福下保極以庶幾於道  
正直之道其何情而可謂多士尚焉施之毋薄毋備朕  
親覽焉

黃仕俊

臣討臣聞帝王之建極於上而錫福於下也必有不自用  
之心以公天下而後能使群工相勵以成奮庸之弘  
功必有不自武之心以信天下而後能使一德交孚以收  
雍熙之理何也君心常易自用惟失於暗蔽之  
途諸委任之顯令大小各盡其用內外各展其能而舉  
作者成之術以布天下之賢才於庶位是之謂公君心  
多自武惟存諸淵淵之中通諸堂陛之際令上下不關其

六卷

三七

衷切終不撓其念而推其誠肫懇之意以處天下之  
於當官是之謂信公為信運則責付人人任事而無自  
以偽要之體無自賢以虛嚴詳之司是以人與事成  
於而明聽真為四海昭昭其疑之疑信為公本則  
迹跡精神聚而無以猜疑起朕隔之嫌無以拘繫  
之請是以天與澤互應於志而上下行濟一堂隆泰交其  
起之休自古明盛之世君不自為心而體人臣竭其  
納之忠務使得登其才力故臣亦不自為心而仰副人君  
推懷賈腹之愛必期交贊於隆平當其時超邁莫不載德  
朝野為之同風上錫其福下保其極躋海宇內於嘉平正  
宜之路則必由此矣欽惟

皇帝陛下

神齊天縱精凝於中和位育之發  
至德性成更涵夫仁義禮智之遺

謹天戒以彌虞時勤勞省之思於日晷

矜民艱而苦切廣軍餉賑之澤於雲敷

微號特崇而孝思推則道高門視之芳華

元良懋建而身範率先永垂燕胎之懿術

寬仁博厚之德東漸西被隨在懽飲潤而全醇

英武宸廑之威赫齊耀盡人望風行而雷厲允乎建其有

極錫厥兆民直使位勢皆清白承休之倚闥開觀雍熙

街之盛矣乃猶聖不自聖時進退等於

廷衛賜

清問

六卷

三八

各得之調上選

皇祖交輝之猷而務誠其要是雖時當豐稔而恒以振綱飭紀

惕其極運際奉寧而猶以圖治任人屢其慮臣也仰窺

純衷即堯之兢兢舜之兢兢以加茲惟是伏處蓬茅竊懼

震敬不披歷以對臣惟人君之執皇極以理萬民也猶求

之執玄樞以化萬物也天有四時之官五行之吏以鼓

其所為生育者數布其所為收藏者而行生之大化揚

於茲特載之問天又有於穆之精不已之命以然運其

所為生育消通其所為收藏者而玄默之真元日融流於

照臨虞滿之表其大化有所寄也天之不自用也而其

至公而不勞其元有常流也天之不自求也而其神

信而不易人君亦法天而已法天心之公以在人則

宋元集

卷六

六

二日之幾上初之而兩下以代之幾與孰幸之故上圖而  
而下以幾之必不至有整擇委重之虞法天心之信以  
用人則同心同德之誠有以聯之匪躬匪懈之誓有以  
之而不至有金湯牽制之患故夫望海歸一人之極宇  
成平直之風人共由於一道而世則合為一心豈不以是  
哉考精諸書稱是建其有極用數錫厥下民則極者聖人  
所以定天下之趨而一其心也乃有能為固在所念而  
未幾於極者亦可測之以近天子之光滿朋比德誼屬其  
幸而不權於咎者即可受之以歸錫極之內行差而邪昌  
義越而獎率何極之不保亦何福之不致乎漸通於率達  
流於流極之不遇而因生岐路岐之互起而固有二心  
二而始自全之意重任事之念輕固受其欺而誰司其尤  
矣夫君臣不二其體豈容形迹之強分百官各得其職始  
致萬事之得序若夫處置誠合其機宜且將中材可收為  
全品斯於皇極之旨庶乎互審要惟托天下以公心乎天  
下以信心則皇之所由建極者耳洪惟  
太祖高皇帝臨運口口一洗行禽歷土之穢肇造區夏再觀  
各文物之隆大綱整肅四海遐邇通其  
垂諭享臣立教萬世若曰君臣同體惟一德一應則庶民萬事  
鮮有不康又曰大小盡職惟為與食稱則盡心國家豈有  
廢事大哉  
王言煌煌乎建極錫極之謀已故其時因天地以昭堂嚴而  
能布滿於庶職大公也交地天以聯上下而尊卑貴賤  
一心大信也貽

宋元集

卷六

六

聖朝錫福之盛開便戴保極之休豈無自與嗣我  
皇上通鑑紀業堂精太平三十五年於茲風夜祗繹為百官  
固宜就列者同心而効力服來者急公而忘私以佐敷  
之理夫何邇來人朝奏二之思多則衡之弊糾未  
其振肅風俗且入於彫瀆職業漸弊議論繁起夫私私  
自全者多好於而抑者少與臣類  
聖朝之慘也以為天下猶家然理家者新以間奴織以  
相司司其職而不亂且斗果不有寸絀不私其國其業以  
相成故能王伯兼資緩急是倚夫天下亦若此矣腹心之  
臣彈誠以格股肱之佐畢志以襄誰司督率務盡正物之  
指執任糾繩必無勿欺之節撫綏則鴻鳩極其哀啓爾  
易為保障捍禦則徒荷其鳴吠顧論同其防閑人有責  
而人副之斯官不易方其有責而共營之斯心無二用官  
不易方而當然有一定之幹運心無二用而毅然効竭  
之聖職於以省浮議而肅官常於以挽澆漓而飭馳玩夫  
孰非諸臣者責而總以舍皇之極耳臣伏祈  
聖制謂欲共夫乃心求所為錫福保極以幾於萬平正真之  
則舍公信兩言將安所效其消埃乎蓋極者皇之所建而  
教之臣庶者也心者極之所會而握之方寸者也心後於  
私則自用不復用人而極以偏心滿於偏則自私因以成  
人而極不一惟謹之於獨以清私偏之謂誠之於意以  
公信之意公則無不公匪私則無私私無私誠思無私  
好成無私惡即幾微獨任之見且盡捐之以與天下通  
則無不信匪直多指不或疵並不行二今不

以此彰信則本無自貳之心安前仍恐而神皇天降若四  
之不忒凡此羣工仰承休德有一乃心以供王事居  
以憂國哉有哉不仁者遠誰非錫福之人大道同由孰是  
彼之路焉平正直之道海為經然而不已之令聞無損之  
考我

皇上直以建極之躬安享之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賤士  
不識已言辭于旨

宸嚴不勝戰慄慙越之至臣謹對

紀綱

卷六

三

庚戌科萬曆三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致治要在知人極在出令然知人之法不  
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固不可不辨然於出令則若  
之絲綸或喻之渙汗或謂旨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固若  
重敷唐虞三代之盛言必底納令出惟行選乎高已即漢唐  
以下之主猶有能綜核名實用效中興品若一下而羈將  
卒莫不命者是豈無所操擇而能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寶區

明並日月威如雷霆臣下海有陳奏精雋立決溥海內外肅恭  
功令惟謹

聖訓神謨炳耀萬世二百餘年之治安恒必由之可得而揚厲其  
盛歟朕御極初年紀綱振肅德意旁流淳經之說藉開奉直

之吏多有才仰慕

皇祖之餘烈焉邇來人心躁競肅說成風一人而此是彼非一事  
而此可彼否甲乙互爭齟齬莫辨公車奉獻不可勝覽蓋議  
論混淆之弊至今日而極至于吏治遑防士風文體諸關係  
治化者朕皆三令五申期于振刷而守今之貪殘封疆之破  
壞縫掖之羣陵文章之怪誕皆日甚一日雖有明綸褒如充  
耳蓋詔令廢格之弊亦至今日而極茲其故果安在歟漢人  
言四患當屏曰僞曰私曰奢曰放宋人言國未宜勸條黃頰  
而無信輕而弗廉上失其威下受其弊以今日之事實之同  
歟否歟傳不云乎君臣同心治化乃成今上欲省而下愈煩  
上欲行而下愈格安所得同深惟厥咎豈朕之燭斷未精  
率作者成者非其追歟抑臣下矜伐黨伐應不在公倫玩

誠有難違抗敵將無所謂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司令而行  
在今外上下之聞同自有著乎賦喻而不在于科條文告  
未者歐陽多士拔策而來目擊時弊諸所爲者議論定權  
重今尊君必有盡矣其則善于結朕得探焉

臣導 敬

臣對臣聞帝上之統一道法也必誠然有昭垂天下之模範  
而後黎獻共臣歸于鴻平正並之內而王道純必肅然有  
結天下之精神而後庶明庶賢共舞於紀綱法度之中而  
王政舉何謂王道無偏無黨移祿獨運于神明之府密  
天下無人不往來于周行故曰道也何謂王政有綱有目  
統統焉分布于末若之靈承而天下無事不經緯於大猷故曰  
政也道以率政道統而政不疵政以顯道政舉而道愈光矣

臣六

操既足以昭垂而精神充足以縮縮故舉天下知一人之  
身耳目手足亦當然無礙於心志而得畢效其親親將行之  
用舉天下之事如一人之自爲耳目手足亦當然畢用於心  
志而同道於親親將行之外故不煩教戒約教而羣臣百姓  
無不與我許之風不事衡石程書而一日萬幾無滯通忘遠  
之契自古上理之世推心置人而不疑得人任事而不勞事  
之集也歲月日時無易而明良成念用之休人之和也宮商  
律呂相調而師濟奉其旋之緒用此道也此政也若夫封已  
而厭數於人則其道不廣因人而遺難於事則其政不張則  
屋幸無失亦小康驕虞而已豈王者一遺之理哉洪惟

皇帝陛下

欽明文思安安

敬止輯勵滌滌

深仁必世合華夷內外莫不專親  
駿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郊壇步禱匪徒擬樂減膳而粉飾平康文  
齊開萬錦一惟鎮性養心而孫諸平藝範  
持小心而撫泰垂衣端冕靜收三十八載之昇平  
靖大慈以享也臣聞鼓索弓坐籌百千萬里之勝算  
承華垂裕惟咸正罔缺以昭後人  
長統尊學有玉德妙道以順天下  
建五有極以錫福則歌雍咏勺泉注周此德蓋見而雪清  
奉三無私以承乾則文恬武熙合鑄介衣冠悉天覆而地載乃  
循是臣等子

臣等

臣六

廷等以政令之積玩堂陛之閑憂爲官今盡畫  
人添室著忠悃久矣策不德心以對大君臣之際天地之交  
乎其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世之鴻圖其後天而保泰也  
相與奮萬世之長策相得益章荷休養乃良辟諂臣千五  
希遠非相值之難而一心難也非一心難而一德難也以威  
續而就升神則紆體推亦不勝煩也以青蒲而據案則則  
草補牘不勝將也此一心所爲難也陽燧見日而然然諸見  
月而津虎窟而各風生聖與而陽雲集君臣亦然或不分而  
自親或應之而愈遠此一德所爲難也易爲得孝也日上  
交而志同泰之爲言通也后以義成輔相爲得孝也日上  
家視寰宇身之血脉不流則府庫營衛必有結滯之患結  
不已克且發之腹心家之情重不和不則與甚亞旅必有

卷六

卷六

卷六

願知於下而恒苦九幾不社也社幾以通情合情以圖治

太極皇帝聰明天授仁智性成開草昧之鴻濛聯宇簾之分諸  
列業伊始御辟召濂禪諸名儒商確王霸究析典仁其  
論侍臣有曰舉大業者不可以獨運居大賓者不可以獨成人君  
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又曰朕日幾萬幾安施  
每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其

論都院諸臣有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不任則臣職廢臣不任  
則君事勞又曰自古天下治亂在君臣能取否耳若君能取  
臣臣能取吏則治否則亂蓋深燭主臣相倚之勢萬運共竟  
之機用能身聞乾坤手洗日月以開二百年安瀾磐石之  
治我

皇上以不世出之參贊大有為之略履重熙累洽而無纖不養

像大皇帝享而飾誠解至下不改大法小廉之舊上不見更

易轍之勞極盛傳休同符

聖祖即三五之際何以加焉通邇年以來

形庭之節節猶稀

金華之勳謂銷關重臣久疎於造膝列聖類苦於代庖以至臣

下之材皆而國書牙職職業而工務故御閱者借以神聖

之尚馬史者借以快黨代之謀猷獨有禁而枝葉日增詔令

居而而終兩如故玩忽一端已露否塞之形滿成誠有知

聖慮而及上欲者而下愈煩上欲行而下愈格臣不能為下迷

也從田間來每見條教章程有德意則闕少德意則果

賄有徇良才少相良竊有幾于中以為舉其一而能可知

已止豈人之敢於疑今玩令耶夫亦上下之交歷而道賡法

守之未明也夫君不能離臣而為君則官守之有缺即主命

之歉也而易可盡責之下臣不能離君而為臣則君令之不

宣即臣職之曠也而易可專托之上大人臣立不諱之朝庭

得為之地而精誠不能達五位忠靈無以感三靈分誰謂何

臣誤訓上下之間惟相信而後政事舉惟相與而後論說入

乃斯職便起戈鉞挾攻偶充草奏使

君父親外廷之相構如兒戲之爭言則憂在國體古稱上嚴有可

否之爭同寅有協和之美乃朝吏慕聖賢舉進士雲我龍

標榜說書使天下智略竭于雖黃名實清於堅白則憂在國

是博顧忌則處於不言窺機發又托於敢言事事類于恭謹

既驗風節人人附于鳴鳳又涉當同類在言路之分事有

得火事竣則氣已平言有異同言決則意已化乃聖自運  
而達何滯泥之不辨雖觸判于一肘何鋒角之不休則憂  
岐路之惑其憂者始于天地不交而憂世道者泥泥而責  
王之不盡復謂日而與百度之或聲可奈何哉試觀今日之  
事所為脫銜委靡日馳日馳而不可收拾者不知幾千百端  
姑就

明兩所列其為史治耶是蓋建庭之一節也其為選防耶是蓋建之  
符讀也其為士風耶是憂孟之采芻也其為文體耶是宋人  
之拙寢也推而思之何事非虛文則何事不可府蓋何人不  
受病則何人不可發蒙故臣所責於高者祇頌一心任事  
而以其為難移以轉移為臣救則不求退在納屬之衡而  
情自格於老第其所期於

東方

要

聖

皇上者祇願一心任人而以功罪使事權以賞罰儆功罪則不求  
更遷改玉之方而今自行于流水所云君臣同心治化乃成  
以此遠追堯舜之熙洽近嗣

太祖之隆平可也何漢唐以下庶幾小備者之足論焉抑更有  
若

帝

行止者亦無一日息

皇帝赫赫明威昭昭仁問深居而政不勞貸泰已而化若風行朝  
治矣臣多歷年所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漸午今  
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正中此正謂明商業處動百

昌之日也伏願

追崇玄覽惇然膺情復

徑筵日御之規廣展細勝與四五儒矣商皇王之邪理修  
整庭書接之例平晝夜間與二三猶弱講文武之弘圖以不息  
之心行不息之道將氣機動盪於三極神采煥發於兩間

皇上之一心而有條矣又美道法之不彰也哉臣愚不識忌諱

貢

北

卷

吳

丙辰科嘉慶四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非聖人所諱言

詰爾戎兵又曰張皇六師夫當威服叛政之初而

格以此告之費文事武備經國者宜並重而振旅之威舞

之化二者固相須無然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宏基以武功定天下卽位之後擇甲船司關

代文明之治然而固本之訓始安忘戰之戒嘗諄諄焉其

萬世治安慮予深是也可得而惕厲其盛歟朕嗣繼洪基

精上理四十四載於茲邇雖深居靜攝而安撫人計無日不

惕於戎閫嘗明詔執事整飭營務慎固邊防爾將練兵講求

制御長策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申今徒勤惰殊如故京營

號稱禁旅若重取輕之責焉爾人籍全存士卒疲羸至不

勝甲自祥有緩急將何所持舉遠左廷緩勁兵所自出頃

大勇闖入肆行蹂躪而防禦之術未聞此豈兵之不足無

教養無素雖有兵而不得其用歟夫兵以食爲命無食是

兵也今司農告匱給餉不時尙戈乘隙之天動稱稱腹

方端稱脫中是虛望其出死力以抒國難胡可得也議者

何歟得毋石文之世難以講武而克紹張皇之治卒不可

效茲欲振奮之勢採常應之權俾國家神氣日張足以威

四夷制六合其何施而可諸士志切匡時抱先憂之累久

尚許著於篇毋徒外隱朕將采而行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制屋宇也必有嚴嚴之經制而後有

忠可以建久安長治之防必有兢業之精神而後安

可以握順德威嚴之本何謂經制綢繆其庸戶慎固其

庫廩屬兵餉在邊關封守之外而門閭散玩燭者是已何謂

神折衝於廟堂戰勝於密勿戰勝於密勿戰勝於密勿

而無不震悚者是已故不可恃者兵而不可去者亦兵也

以千年不用者兵而不可一日無備者亦兵也兵而常試

玩則驕足爲不戒自戕而天下受解離虛耗之言兵而

備則地池則足爲以安志戰而天下多猝起竊發之虞

惟以兵衛民無稍武戰兵之意有風行雷動之威而騎士

皆皆腹心干城之用幸有環急與若子弟之制父兄夫大

以食足兵無枵腹脫巾之呼有士飽馬腹之實而金錢

皆備練召募之資人有微發真若一身之使臂指矣古

所以番衣莽已而延國祚於泰山之安戰羽舞干而

於金甌之固者以有此備也故有文事者不武備以

乃所以修文也故治兵者必先治餉以足食乃所以足兵也

壯國家之神氣淑安撫之全功端在今日矣欽惟

聖明降下

文武聖神  
駭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深仁必世凡心知血氣莫不尊親  
止孝止慈悖千古之義者其有極  
得名得幸備五福之純嘏數庶民  
深恩恭默而清靜寧一生收四十四載之昇平



獨握危權而建威銷萌輩固億萬斯年之根本

謹天戒則步趨郊壇責已憂深於雲漢

軫民艱則典發內帑渙居望慰於雲漢蓋歌雍咏勺德澤已溢

漣於茲庭而臥鼓戢弓威服正警服乎夷夏可以坐享恬熙

無俟張皇之戒從容樽俎即伸進代之威矣乃猶安不慮危

港等矣

廷議以安撫之大計兵食之要領而究及於情竅之契端實效

之終妙思所以振積弊而操常勝制六合而威四夷豈以事

步書生有習結於而燭軍旅者乎臣至愚陋然抱獲食之謀

久矣仰承

清問其敢不披瀝以對嘗聞之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自

石國家未有忘戰而不危教實帝曰雖有金城十仞湯池

賦定策

卷七

步希甲百萬而無建不能守也亦未有有兵而可無食者昔

有虞陳敷文德卒格三苗說者以為振旅班師之效而不知

兩階千羽正寓用兵於不用之中則兵未嘗廢也三代而下

兵制莫詳於成周書及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中

春秋振旅振旅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

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立三表教生位祖運之法

無事則蒐苗備狩皆在民間有警則比閭族黨即為卒乘故

其時兵即為農而無義兵之費農即為兵而有練兵之實至

成康之世業稱重熙累洽而不日克昔則日張皇固然而有

意外不測之處此周制所以獨詳而設世莫之及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蓬蒿建策區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初擢

梁弓周二代文明之治而圖本之調居安忘備之戒每降降

焉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肅清沙漠以爭先而虛強二百年間邊

已之變震驚乘庚戌之警驚徹大內而虜旋悔禍與耳

置至隆慶間俺酋以燕領之變為轉音之懷納款貢市至

不飽我

皇上親褭而光大之海波不驚檣帆狎主玄克樂浪之境天戈指

而即平日草紅花之毒一怒行而立殄殲武功之盛與足城

美

二祖覆絕百王矣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京營之尺籍徒存遠延

之邊警猝發操閱僅塗飾之文而趨距之勇有幾嗷呼在

家之近而庚癸之絕時聞內外兩虛兵食似窘誠有如

聖訓所言者臣伏而思之

卷七

四

國家兵制京營邊塞戎籍不下二百萬度支歲入不下四百萬

按籍籍兵按兵籍餉未嘗苦不足也具兵以徵餉餉以贖兵

兵減則餉空溢餉匱則兵空增何至兩者俱受其不足之勢

而莫為濟虛之策則臣知其故矣語云木不茂者蠹在內足

不滿者漏在下兵未嘗不足也增額于兵之外愈見於兵之

內而兵如苦不足究且轉而病餉餉未嘗不足也增額於餉

之外愈見於餉之內而餉如苦不足究且轉而者兵則蠹

漏之弊耳今欲振積弊之勢而諸不足之術且以為兵則

多期於當用而已餉不期於嚴實而已今京營除占役

歲名外括之止有六萬而此六萬又非強有力可備緩急者

也春秋常操按籍具在然而射不能穿常編力不能勝匪

驍勇而為米日中而提如傀儡之登揚角抵之劇戲卒

非常則此六萬人者安所得一卒之用而費百萬金不爲  
弱長子孫之資哉景泰中先臣于謙於三大營中選精銳  
十營命將訓練而歸其老弱于伍一時兵政赫然立振今  
就見在作實數擇廉勇之帥嚴爲簡練其有老弱應伍中  
應點者法無欺而清汰之缺卽以補四方之召募者機之  
外無增額內無冒濫一兵卽得一兵之用故一精兵足敵  
兵伍而兵自強一兵卽有一兵之實故一實餉足省虛餉  
五而餉自給推而行之九邊似帥家丁歲可省月濫百萬兩  
足之計莫先此者然就餉餉臣以爲莫如屯田使夫屯  
以從來久矣充國行之金城襄陽行之許下杜預行之襄陽  
韓重華行之振武畢誠行之鄒寧何承鉅行之河壯皆足以  
裕軍儲而省輸輓

國初屯種龍江後用宋南守邊策設法屯有守衛士卒外人受  
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其區畫何詳也永樂間寧夏何福  
積穀獨多至下  
聖書褒論之天順間葉盛撫宣大用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以餘  
粟易馬修城堡其收利何博也迨其弊也而抽屯補伍之  
害與於是力役愈煩本業漸失而無屯之軍矣債帥擁奪之  
害與於是私其腴區委其穢若而無屯之地矣墮險凌夷之  
害與於是虜騎縱橫侵擾永稼而無屯之備矣上下沆漭之  
害與於是銳屯者不見門陌之巡督屯者不課倉廩之實而  
無屯之精矣屯政廢而乃始仰給於度支備資安得而不  
轉輸安得而不困今邊臣授額而請者視嘉靖時不啻數倍  
大司馬仰屋竊嘆至借支於水衡同寺以文吾旦夕之虞

提督見肘矣臣以爲屯田故額什一猶存即多騰占而墾  
遠開有墾占隨棄者莫若專委一大臣久任而責成之附  
墾土募民開墾但期荒蕪日闢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弊  
地遠而勢孤者必如趙充國所云棄塞列墾廣大攻不能  
害而又有山阜以望遠消墜以限隔營壘以休息遊兵以  
哨則無提田之害收耕田之利可以精養於垣士飽於伍  
省餉饒外足軍儲斯非兵食兩見之長策哉抑臣猶有籌  
之  
竊振綱不在功令而在精神制勝不在疆場而在歸朝是以  
征者必先有無危無荒之儼戒而後因夷米王蒞戎兵者  
必先有同衆同知之治人而後薄表戚服伏望  
皇上法天行之簡繼繼照之明從速議聖俞之後特選以  
撫綏  
聖上始憐玩傷之時先提其志氣時  
鄧平章憂國與二三大臣共商安捷之款諱兵食之策則精神一  
振振制立新內治而外寧文經而武備雖與唐虞三代並隆  
可也草茅無識子同  
宸嚴不勝舉保隨地之至 謹對

已未科 萬曆四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興化致理政固多端而擬實人心誠爲世道則必以綱紀爲首務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儒論亦曰善爲治者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順之於下然則御世宰物術莫要於此歟三季以還惟漢唐宋歷年最久其治世代不乏人當其時所爲立紀陳紀以成一代之治者亦可指而言數矣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廟父子帝王靖家邦制度典章超越千古固可傳之萬世無疆者朕繼承鴻業紹述前烈初政敦修明化行俗美備庶幾

庶幾

祖宗之遺烈夫何邇年以來法守漸墮人情漸玩德意漸而不修

聖宗

卷七

聖宗格而不行申飭雖勤陵夷日甚在位者以名器爲要舉而職舉則勢在下者以干犯爲故常而隄防盡善甚至傳其

而職舉則勢在下者以干犯爲故常而隄防盡善甚至傳其侵大帥條屬抗長官奸胥誣奏以傾有司亂民煽禍以擾庶室冠履倒置名分蕩然其他驕滿僥倖之風暴發羣衆之不可悉數蓋綱紀之紊至今日極矣其故果安在歟漢人用天下所以不理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變而不改而宋人又溺紀綱毀壞者由上下因循此其說孰爲當歟抑君臣當受任其責有不容他議者歟夫更化善治貴藏因革之宜起敬維風在妙轉移之術茲欲常懷弛之徐返極重之勢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違綱紀正風俗地以復我祖宗之舊知之何而可爾多士學古遺今當當世之務深矣倘其

據所遺明書於篇以佐朕之不逮朕將親覽焉

聖宗

聖宗格而不行申飭雖勤陵夷日甚在位者以名器爲要舉而職舉則勢在下者以干犯爲故常而隄防盡善甚至傳其侵大帥條屬抗長官奸胥誣奏以傾有司亂民煽禍以擾庶室冠履倒置名分蕩然其他驕滿僥倖之風暴發羣衆之不可悉數蓋綱紀之紊至今日極矣其故果安在歟漢人用天下所以不理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變而不改而宋人又溺紀綱毀壞者由上下因循此其說孰爲當歟抑君臣當受任其責有不容他議者歟夫更化善治貴藏因革之宜起敬維風在妙轉移之術茲欲常懷弛之徐返極重之勢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違綱紀正風俗地以復我祖宗之舊知之何而可爾多士學古遺今當當世之務深矣倘其

聖宗

卷七

聖宗格而不行申飭雖勤陵夷日甚在位者以名器爲要舉而職舉則勢在下者以干犯爲故常而隄防盡善甚至傳其侵大帥條屬抗長官奸胥誣奏以傾有司亂民煽禍以擾庶室冠履倒置名分蕩然其他驕滿僥倖之風暴發羣衆之不可悉數蓋綱紀之紊至今日極矣其故果安在歟漢人用天下所以不理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變而不改而宋人又溺紀綱毀壞者由上下因循此其說孰爲當歟抑君臣當受任其責有不容他議者歟夫更化善治貴藏因革之宜起敬維風在妙轉移之術茲欲常懷弛之徐返極重之勢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違綱紀正風俗地以復我祖宗之舊知之何而可爾多士學古遺今當當世之務深矣倘其

聖宗格而不行申飭雖勤陵夷日甚在位者以名器爲要舉而職舉則勢在下者以干犯爲故常而隄防盡善甚至傳其侵大帥條屬抗長官奸胥誣奏以傾有司亂民煽禍以擾庶室冠履倒置名分蕩然其他驕滿僥倖之風暴發羣衆之不可悉數蓋綱紀之紊至今日極矣其故果安在歟漢人用天下所以不理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變而不改而宋人又溺紀綱毀壞者由上下因循此其說孰爲當歟抑君臣當受任其責有不容他議者歟夫更化善治貴藏因革之宜起敬維風在妙轉移之術茲欲常懷弛之徐返極重之勢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違綱紀正風俗地以復我祖宗之舊知之何而可爾多士學古遺今當當世之務深矣倘其

聖宗格而不行申飭雖勤陵夷日甚在位者以名器爲要舉而職舉則勢在下者以干犯爲故常而隄防盡善甚至傳其侵大帥條屬抗長官奸胥誣奏以傾有司亂民煽禍以擾庶室冠履倒置名分蕩然其他驕滿僥倖之風暴發羣衆之不可悉數蓋綱紀之紊至今日極矣其故果安在歟漢人用天下所以不理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變而不改而宋人又溺紀綱毀壞者由上下因循此其說孰爲當歟抑君臣當受任其責有不容他議者歟夫更化善治貴藏因革之宜起敬維風在妙轉移之術茲欲常懷弛之徐返極重之勢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違綱紀正風俗地以復我祖宗之舊知之何而可爾多士學古遺今當當世之務深矣倘其

在鉅錫合廣萬邦以振長策而雷厲風行之象迥絕遐邇  
止位垂裳法乾坤以展大猷而天覆地載之規而養夏  
念東南杆柁其空而以約已省躬爲事

慮西北干戈未靖而以籌邊策遠爲心

文德秀敷值群工輻輳而面與容詢立通民情於廟座

武功遐邇當臨廟殿而躬先保障重奠四海於金甌日已

習民安垂萬世永遠之模內學外攘隨往代簡安之繼矣而

聖不自聖

新期日新進臣等於

廷議以擇古宜今之蓋網提目整之猷更顯焉於判機之未

融泄沓之莫振誠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之極思也

朕之策

卷一

伏草茅竊懼葵藿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君猶天也天道難

冥其而生長收藏榮華代謝不滯不滅一若有稟于成法者

是則天之治人而人不能違也君道難移而體樂刑賞生

殺予奪不旋不結一若有歸于定法者是則君之治人而人

不敢欺也故唐虞之世君明臣良而其交儉廉歡惟日率作

興事慎乃憲所爾冠者豈非法與所謂懷者豈非君與臣與

守之與所謂率者豈非若先之而臣後之其其昭府修事和

地乎天成萬世永賴賴此法也降而三代各師其祖夏稱有

典有則而稱監于先王周稱文讓武烈皆不敢有厭薄舊章

之心亦各恭其臣夏稱臣人克有常意商稱惟治亂在庶官

罔稱其爾典當作之師皆不敢怠重正治官之念是以官

唐虞亦克用久則人與法之相維者得也表

太極高皇帝揚揚強體雖遠區夏其可自表作法而所待以

擊領維風易俗者率不自用也其是官之法本之周官六

職章各有攸屬用人則問之冢宰理財則問之度支典典

問之宗伯辨森威遠則問之司馬司寇鳩工比材則問之

空載在

會典有詳明且盡大抵職虛名而爲實効器浮議而責成功

唐虞虞游族靈周真非前代所及

列聖相承代有開釋至我

皇上親揚獨主雖以

聰明睿智之資惟有率循成憲之念宜下之體之者各以

皇上之心爲心群奉

朕之策

卷七

皇祖之法爲法而繼尊乎成循玩職掌而不循惟會爲凡

而與惕非不變俗誰是真恬者非不遊廉誰是真奉有徒

口舌爲功不以職掌爲事則其害必移之民而軍前俱困

私兩端誠有如

聖訓所處者臣以爲法在則事可考法明則人人可避賦有

法言未嘗以病民而今胡有畏惟君之今者豈誠法得其

而後善與屯有屯法言嘗以之養軍而今胡有嘆石印之不

可耕者豈屯法得其人而後復與屯有屯法言正以之通商

而今胡有受廢幣之害者豈量法得其人而後行與故時久

而玩生玩久而蠶生以致初意漸失者非法之變矣也奉莊

者自凌夷之也因時而思補救因事而除弊端必期振刷

初者亦非法之修明也奉法者自修明之也有端爲法

人或借威以制民或借兵以施德不辭禁暴之名不止

之習上得執法而繩之其爲監也淺有陰爲法蠶之人刺也而猶託于愛民冠帶也而仍託于清廟行禁墨而誦清身踐競而口恬靜并與其法而竊之其爲蠶也深惟風契在絲藉之中故反以絲藉爲名然則欲浸風其者必先使藉之名無爲人所託一託之則七日不復之獲神也惟藉即伏勅法之內故反以勅法爲名然則欲增藉者必先使勅法之名無爲人所假一假之則出以示人之利器也且今日之時何時也索餉則有兵遇警則無兵循名則有備實則無備况醜虜入內地而永受創懲他虜因疫首而思拔其資東南之物力有限西北之出孔費多思及此不當同處漏舟矣而徒有謹謹詳詳之狀何也豈邊陲之念終不敵其門戶之念耶思及此不當群居厝火矣而更多議論就說之策

策五策 卷七

何也豈君父之念終不易其身家之念耶蠶法之事易除玩法之心難除

皇上欲舉一世之人心而振制之亦去其玩而已蓋不提人君父之思不足以去身家之念而不先去身家之念亦不克提君父之思也不勸人邊陲之慮不敵以平門戶之爭而不先平門戶之爭亦不克勸邊陲之慮也抑臣更有

獻焉臣法君君法天有勸天惟義之虞舜而後九德成事百僚奏庶績之擬有仰惟前代之周王而後六卿分職兆民被康阜之宜

皇上者巨工之法也

天堯

祖宗者又

皇上之法也凡兵民之相資公卿之相濟邊腹朝野之相需其無不求之於天心之仁愛而况

細法雖然具備取而修明之固甚易易也以不遇不殛之心風靡臣下則素絲羔羊之節若夫以無偏無黨之念倡率群工廣漢丘集蓋之門宏矣又何治人治法不交稚哉臣愚不識

詳于日

宸嚴易勝戰慄惶越之至臣謹對

壬戌拜天曆一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爲博採乾坤匡狀世通者靡不其

武二種爲號號書贊帝堯乃武乃文蓋全德兼焉而舜日

明禹曰文命湯曰聖武周之文武蓋各標其一之徽聖人

豈丁持世導民有偏指邪抑其於中有交相爲用者歟夫陰

陽柔剛仁義自有天地而來至于今不可廢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開區夏

成祖文皇帝繼其邦家並提一劍驅重而文治光昭于雲漢指六

經訓俗而靈爽震學於雷震文德武張武因文肅於都畿通

追躋帝堯而與虞夏殷周燦烈矣

聖承賴則

列聖之成靈實式率之芳躅具在亦可得揚厲其繁然朕以冲齡

嗣大歷服託于天下臣民之上日夜思所爲觀揚

光烈惟是滿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爲大務至于羽舞階庭

擊思士實並圖維執事焉而靈茲靈壽遂戰前行二年于茲

竟未有能討其命者何也爲致教靈而文德四州聲名靈實

武功強與夫禁旅之聚卒白若也衛屯之某並自若也班

之番更自若也明希禩者列第而居結組行者專閭而地

動云無背動云乏兵不獲已議調發而列鎮苦虛伍矣又不

獲已議調發而爲合駟市人矣客兵散如搏沙土著聚亦見

敬望陣藉之勤冒旣由禮之忙報訓練寄之戚日又與兵之

有戒支支皆助足無成功說者以爲承平日久左武右文

甚矣至此然關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六軍之帥即天子

御用以內修外戡非晚堂也即如

先朝穆阿台朝也先焉順遠交逆逆劍倭奴以及邇年東征西

之役咏車攻而歌壯者匪吳人任母本惟是擇人而事

之可歟夫武之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辨在

王廷欲省繁言以累實審兼德以開邊勝然收順治威

效用厥弘

祖宗鴻業何施而可爾多士學古通今懷並用之術著矣倘振

靈要明著于簡冊之母略厥精采焉

臣文廣正

臣對曰賜帝王之臨御天下也必有光昭之文德而後聲

靈故可以建久安長治之規必有靈臺之武功而後神

靈故可以振顯治威嚴之本文德有以光昭靈之以仁

義濟發之以心澤融融焉敷實於靈臺衆休之日而

靈若是已武功何以靈臺運之以謀靈之以略折衝之以

神特赫焉提學於戶隔藩籬之外而無不鼓舞者是已

德以植武功故綱穆必謹條靈必周而中外之奉靈實以

靈者自有所備服而德應地靈之虞有武功以靈文

故慮思不虞無人不懼而邇邇之承德意以布綱維者自

所奮發而無委靡衰弱之弊古帝王所以大號旋而半

日敷妙操縱而神其用德濟端拱而朝廷常肅總倫而

其德由此道爾藉令靈臺靈臺無本先球則出言不足以

情發號不足以明旨凝注其何基焉而勢必潰敗而與

或粉飾雖具振劍全地則綱紐損而欲解注制節而不

相其何乘焉而機且并格而難乘此德衰於有寄之荒

聚於廟堂之燕豫而淳熙景樂之休所以寥寥罕觀也開  
光之長運收安撫之洪猷正有享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采聽明庠哲之資

備望神英毅之唱

繼維方始運符五百載之昌期

出靈維新應昭德萬年之正統

軫時艱而內容歷歷德意滲漉於瑛璇

延國寶而東正業征賢材布滿於中外

平寒而貞百度心知血氣咸當天覆地載之規

錫命以懷萬邦南北東西共仰雷厲風行之象

一怒安民靜邊微多虞佑熙自邇於率土七旬振旅即于戈未

靖

神武行秦平庸功追蹤唐虞媲美更而在此日矣通籍進臣等

于

廷議以文事武備內修外攘陽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變夷而

究及於文德之所以開武功之所以施思以振積衰而操長

勝制六合以成四夷仰帝之嚆咨王之訪落不是過也臣等

伏達聖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欲乘交泰之會殊傾否之謀

以輔

昇平於萬一頃

清問醇諄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世治用文世亂用武此千古之

常言也兵戈日熾則馬上之治自廢求乎詩書永平既久則

衣冠之流必輕視乎幹鈴并此亦千古之陋習也聖王知其然

是以捨操空條而講求治理使天下日福壽養育於德教

中者無敢一日之懈故黎民於變而萬國咸寧臣庶協中而

四方風動則皆文德之為效也清寧燕暇而克結戎兵使下

下日戒懼震悚於太平之世者無或片令之渝故百姓惟

而侵凌不作四方順軌而悍悍不生則皆武功之為力也然

文以經武則忠君親上之念即寓於入孝出弟之民武以濟

文則除殘去暴之雄事越於成康安民之略文與武又皆交

際而互為用也自漢以降言文者祇為治之繁文而終不

出於心精之流注於是時方無事則君臣拱手以觀相承而

待遇傾危則平日之所施設者遂無一之可恃言武者亦僅

擊柝之末技而終不出於元神之鼓舞於是時際備安則上

下相安以幾僥倖而一當險阻則平時之所布置者總無一

之足憑蓋器大者不可以小道理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故

嚴齊亂於善惡之實情愚奔於賞罰之望而十紀作亂之事

起元帥之威不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行於卒伍而河決魚

爛之形成以雍容為太平以謙論為能事而獸奔鳥或之禍

伏片此皆文德之滿武功之弛三季之積弊而千載之永鑑

也哉

太祖高皇帝聖異類於中原復文明之土宇乾坤再造日月重光

威顯文皇帝益紹述而光大之豈惟御感所指足以混一區夏

惟文告所被足以永致蒸隆文錄武振武錄文靖所以奠磐

石之安而開泰寧之治昭厥之謀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世守勿替河清海晏固多康平寧謐之朝而外患內憂

間有震動助勦之會然而削平底定不虞聖而宅於安寧

前代所視爲極厄之運無前之烈皆不動聲色而生收

歎哉有以占

祖德入人之深而

皇靈之秀聖即百千世未有替也

陛下冲齡御宇積承鴻業海外外無不嘯咽仰德化之首被

神武之不殺遐邇爾小醜逆我顛行破軍蹙地會無辜戮

兵則兵窮遠將則將乏禁旅之環幸衛屯之基重軍與於

時而實而穀之不畜土藁虛飯之不可用也國家威靈數百

萬金錢以養若輩而臨事竟不得其縑毫之用則亦安取此

林林者爲乎帝廟之列第符祖之分間亦寧有異於盛時而

委而什之不畜乳吳買人之不可仗也國家優世數十百金

業以榮若輩而遍觀曾莫收其一二之用則又安取此桓桓

者乎宜

聖心之慈每以恩而慨然有意於省繁言以嚴實奮操柄以關機

也臣則以繁言之省莫若先定是非之衡蓋今之所謂是非

者皆毀譽也毀譽之極至於周公斯泰不能定而千秋定其

竟無有是爾葬而非周公者惟其實焉耳事必有據據必有

見聞見聞既確而鑒空刻影之談自知其不售矣故聖賢正

所以省繁言也臣又以爲操柄之審莫若先斷利害之平以

舜之哲惠知人既曰何異於雖堯有苗而卒不貸刑於四逆

惟其當焉耳天下固有刑一人而德萬人勸賞一人而德萬

人服者此正事機之發繫若服於不果終於不信蓋至不公

而激揚天下之柄於是乎窮矣故國機正所以操柄也繁言

既省而在位者咸思奉實以自効募兵則實有其兵違者

實有其將何至有烏合之慮而屢鼓聲之思操柄既實而

事者咸思遠機以自奮廟堂則有廟堂之機聖德則有聖

之機何至有兒戲之虞而深執持之戒

主恩固結而一時之情而悉化爲肝胆

皇威振耀而百司之權躬盡轉爲操當局內無需共效同舟之虞

師中奏吉生收仗鉞之黠此信可旋至而立效者矣抑臣

有進焉

陛下之尊猶天也天未嘗不借四序五行以成其穆穆而窮吳之

森嚴不聘在四序五行也天亦未嘗不借霜雪霽露以彰其

赫赫而明盛之彰輝亦不專在霜雪霽露也

陛下親賢使能濟濟充庭矣而孰可爲相孰可爲將孰可治民孰

可理財

聖心其有區別乎講學勤政時時屬精矣臨

朝振率引之文

講蠲少獻替之實

中台有糾封之漸外庭有伏蒲之功

聖慮亦嘗益省乎此皆文經武緯之原而光照震疊之本也臣未

敢獻舉

先朝盛事即

神祖四十餘年西平吟東靖倭北市虜南滅播此亦皆助敵宰易

剪平而渡師祖席之上奏功發笑之間同此生齒何嘗憂無

兵同此人材何嘗憂無將此無異故

神祖乘積強之緒人心固是當振肅之餘而

陛下繼久安之祥法制政令正類靡之候也屬以持之斷以決



精明以運之剛毅以操之文德誕敷武功丕顯天下引領  
之矣草莽愚臣不識忘歸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九

戊辰科 奉 順元年

皇帝前曰朕聞任賢圖治帝王之首務自首聖主賢臣相須共濟  
其君開門求網務以招撫天下之棄英惟恐遺漏而其臣則  
心一德共以肩荷國家之機務無復藉家言官翁受敷施  
之百僚師師皆官哉豈士權之金玉其相蓋求之非一舉  
家之若一人類如斯也哉考當日官制唐虞觀古臺官惟百  
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以官限才得無遺佚之歎歟且唐  
虞之世已云禹幾三代觀益事體漸繁如才不盡於服官又  
官必至於廢事而熙熙充工咸和不冒其治理卓絕千古又  
何嫌洪惟

太廟高皇帝即位初年分遣使臣訪求賢才其

除件臣有曰天地交泰以成庶類君臣相須以成治功又

日任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任復者輕任之當日

授官分職大約仿虞周之制度用能揭日月於重新維天地  
於不墜重與唐虞三代比隆已朕籍

漢烈之遺烈制復之運除奸去倭制盡流膏壤然欲與更始而紀

法未盡彰明倉黎未盡寧或其次者如役鼓鼙勾西虜神苗

通處宣雲遂步投首尚稽閣寇鳴張無忌餉日耗於多兵乃

遇警又患兵少而且驚悍不前輒曰無餉民日困於加餉乃

轉運又苦餉絀而且侵冒多端動日在民害此兵民交困之

日所賴大小任事之臣朕用是寤寐賢家召臣四出庶幾

鑒我翼成際風雲顧所謂經文緯武之喬詰兵理財之文向

未獲一二何敢將用不盡其才官或在任其用欺誣日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又曰百官扣於朝萬民和於野應者無猜無虞

司寅協恭圖上臣矢報之精心亦是堅功歇之根本也嗣士以新發之制當朕訪落之日其各率意言之無諱

臣對曰聞帝王之臨寰宇內也必有振綱挈領之情意而後可以統攝萬幾分秩庶正深遠際之上理必有分條節目之實務而後可以因材用器豈能任官闕業固之宏猷何謂綱領人主所謂熟運於洞玄而致之以歸精樞之以行謹融融焉使四海並遊於庶績咸熙之世而不知經緯之何從者是已何謂條目人主所為驅推之共任而舉之以容堅持之以平衡適適焉使群工倍奮於百度惟修之朝而兩意君策之政發者是已惟有所熟運於其中也故百官實協而治群力環拱而陳雖口代天言手代天工各自効其股肱耳目之責

而露雷風雨天不言而歲功成惟有所共任以為用也故長短畢呈其技備全各肖其形雖小而服采大而服休亦集成其翼為明聽之資而風虎雲龍聖人作而萬物睹古帝王業已無為而四方風動照臨有赫而百辟惟休用此道也精令綱紐之自施而徒責效於登庸則課聽課功之權雖實司之即令品藻之不清而但求功於殿殿則量器量能之法雖實任之誠欲薪想弘開而網羅畢效則任賢圖治之幾端有望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剛建中正以立極  
聰明睿智而有略  
潛德在躬希謂于懷明德

乾綱獨操人言幸際太平  
集岳牧於彤庭大法小廉共勵平康之治  
備箴銘於紫煙清心事欲特開勤儉之風

為天下得人五百年興樂伊尹一卜金縢立召夢龍於左右惟一念作聖德駕載都提督步重開玉帛欣陪孔孟於後先雷庭震而天地精神七日之觀神社景城孤項刻成消於見觀日月朔而風雲會紫三朝之手如祥麟威鳳班聯共慶於瞻雲允矣偉烈豐功莫標口揚軼迹是真可以四三王而六五帝者矣迺猶不自滿假進退等於  
庭而悉以容之如頭輪陳殷之典量能授職之規既載亮工之職咸扣玉帛之化皆津津  
下問廉道而且勤倦於紀法之未盡修明著黎之未盡事載發

歐漸勾西虜押首偃處宣靈逆彥授首尙稽問寇跡無餘兵驍銳乏民困運窮外影疆圉之憂內勞輸輓之計殷殷望應聲若觀火而  
闕門之訪更及荷竟此聖帝之嚆吾王之訪審何以通也臣隨  
謹冀齊於時俾徒勤而高日時觀觀首  
明盛并舉之忱盟於葵藿久矣敢不矢心故標效一得之愚以  
為  
陛下獻焉臣聞之君猶天也天為四時之宰而綱維幹旋之柄司  
天任之分布流行之用則四時任之故雨暘寒燠不一其生  
生長收藏不一其功而要以四時不自為用而為天用此四  
時之功順也君猶心也心為五官之令而權衡輟轉之朕  
心任之左宜右有之資則五官任之故視聽奔走不一其

聰明靈運不一其能而要以五官不相爲用而爲心用此  
官之稱職也夫人君者上之有論道選邪之佐而下之亦  
理煩治劇之司豈曰克庭之乏人與然而人即不之也何  
使振驚之羽儀而皆爲登堂之簋蓋且藉之有考察名實  
衡而嚴之亦有與明照慘之權豈曰選法之罔效與然而注  
即非弗效也其何以使互越之樽庖而終無易混之乎蓋  
恐八紘八極以收之而敢不勝收矣且兎亦有腹心冥鴻亦  
有羽翼而後又明庭之彥必皆師濟之舉獲乎且三等五等  
以辨之而辨不勝辨矣燕石皆能混玉魚目亦可亂珠而  
求甄別之英必皆庸敏之舉甄乎是以唐虞稽古而有庶  
廟翼之勳成周懲建而見恩皇克生之盛非其隆同實協  
之益則其嚴懲功懲德之程也非其敦培共正直之忱則

明半屬料度之職也表

太祖高皇帝靖遠胡奴肇開區夏啓靈明之日月定再池之乾坤

固已流唐漢虞唐敷盤局而其分職設官則漢布星羅

朝無佞位末材陶士則家憂尸美野無遺賢蓋其

論侍臣有曰天地交泰以成庶類君臣相須以成治功此

空靈拾骨之義真可垂

訓萬機而又

日任人之道警之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任輕者輕任之總

天降非直一時登用之成規實千古權衡之良法也

明憲用能維貞百度以世顯周職

陛下烈發鴻基光揚大業修明

趙制重別臣工應百職之倫察則以各陳職掌

而論之虞群位之紛撓則以協力同心

戒之欽承

堯舜之君快親拜屬之盛此固宜人自奮而事畢舉已乃

有負衆望之差而業虞散離失於辭之誼而嗟起爭鳴誠

聖訓所慮者臣愚以爲事主之義同舟而共濟者也前古任

者任稱選風而呼而祥罔不應焉洵滄滄之問亦可以

忠矣受臣之職同室而格鬪者也拾者獲乎幸者獲足衆力

而操而衆罔不并焉周章功宰之際亦可以俱生矣今天

三尺之喙而使如沸如羹如以警觸爭也獨不可以和

劑乎以五寸之越而使忽忽開是更以觸蚌持也樽不可

以典冠守乎一人而不必分兩人之用則勿使成連鼓上而

成靈鼓下成此論而勿煩彼論之衆則器使佐奏得書而

得傳也况夫南之爲疑也其實固已定矣隨其質而稱使

之安知用不等於金玉乎治之爲金也其才自有餘矣取其

才而皆成之安知棄必同於瓦礫乎驅越不可以逐取梁

不可以竄穴則何爲以所短端用其所長成施亦可以直

遂餘亦可以兼錫則何爲以所取盡淹於所拾謂之爲

必不以舉棄則古亦有嘆利東無守者何不寬於錄而

於謀功請飛翼之關必不以才舉則古正有含汗背無日者

何不廣於捷逸而過於資效夫然後最賢之政可行而

不能爭獲獎之座水土不必欲移積之成此亦可防而

已夫然後胥群之典宜明也隨刊不必此羽山之猛斧所

所迷監國之憲此尤可詳而議者已材當則能必效功

庸必奮任久則積必著法廣則令必行更以

聖天子明鎮止水之心開門推轂之用遂置發條登壇英艮世朝

不乏遺大投數之材經文偉武之略皆焉

聖下雖而我之而消埃可報肝膽寧私親技即露焉才足領又且

何功不効何續弗成而倘有悍虜居長兵庫食隘之足慮哉

且夫兵非乏也而用兵者之未始有用兵者也或煩或疲

於生入而後贊亦詎於徵諸按百穆匪之英亦有自行伍而

特簡者乎使其禁淮陰之遺屈南陽之膝更不必禁中喉嚨

牧矣矧非匪也而任簡者匪亦未始有任簡者也流馬既

應於時論饒烏更饒於制喉管乎建武之策亦有信前將而

以量沙驚夜唱矣此今日之兵窮而答不在兵也亦不止

兵也餉匪而答不在餉也亦不獨一餉也故爲今之計者惟

當心以任人而乃實心以任事則無論據荷也雖代庖而亦

可分舉以授事而又合力以成功則無論過虎也雖予盾而

亦可方今

聖天子似陛下求諸臣努力諸劬而猶患有事與人應議與任任

討成夕毀左支右吾者則亦何以仰副

聯幕若溺之恩而飽寒風夜匪懈之責乎抑臣猶有進焉

泰交之景運明與具交成之而其權實獨操之

元首故取人以身帝王之首務也

陛下躬修明德以爲賢士之標鵠羣羣翫羽皆望鶴赴之何不足以

勵其養之猶而成中與之治哉是在

陛下提其大綱一振而飭之耳臣草茅無知干冒

宸慮不勝稟陳願進之至

臣對

亦聖亦練如圭如璧真盛世之文

碑正如意既若如蘇轍之絕不見排比之迹所以爲佳

辛未科崇禎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法前王作之後王述

詩詠率饗舊章書稱監于先王咸憲此物此志也乃有謂

法不能以自行又謂有治人無法法然無名無三代之法

備于周禮後世倣而行之反以政體其故何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民夏創制立極於凡建官理財停典庸禮諸

禁禁通工棄遠靡不撥古宜今創擬日登即所稱六府一事

允治萬世永賴曷以加焉可得而揚厥猷

列聖相承率循無斁車服崇治以迄今茲顧時遠則死桐易生玩

久則初意益失朕以寡昧獲繼鴻圖夙夜兢兢思所以所

天永命觀

操揚

列一惟步

皇祖成憲是訓是遵乃紹庭從切訓渙未融戒諭屢由世咨莫振

非不言獎恬而躁競之習愈朕非不言旌廉而姜壘之風轉

熾猶是民與賊也昔胡以公私兩利今胡以上下交困猶是

屯與壘也昔胡以邊腹灌輸今胡以軍商耗敝竭民力以養

兵而索餉有兵遇警則單弱立見矣信撫責以修備而額名

有倫最實則虛飾如故矣綜稽以益要而典即在綜稽之中

明罰以懲姦而姦反隱明罰之內諸如此類未易殫指豈果

法之不可行歟抑不法者未得其要歟殆所謂必有治人而

後能行治法其責安在朕遺慕勒

天喜起之歌思百工之所以熙庶事之所以康實有不吝自寧者

爾諸士目擊時艱有繫于中久矣其悉應以對毋隱朕將親

探焉

臣陳于泰

臣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必有以人維法之模而後疏

後先合以成梓橰之理必有以法維人之畫兩儀禮樂刑

分以奉明作之功何謂以人維法有一法即有奉行此法者

無人以奉行之則因仍漸失其舊故典章成憲皆法而法者

此典章成憲皆人也何謂以法維人有一人即有綜覈是人

首無法以綜覈之則班駘將窮其職故印璽綬若皆人而責

成此印璽綬若皆法也法立則名必核其實言必課其功而

人無以自遂推之簡兵清餉理財用人皆繫其大而事有

條有理矣人得則任必先於讓公必勝於私而法無之或辭

推之要名惜諂諛爭好讓皆移其實而在在可建可擊矣故

公私得以兩利邊朕得以交輸就民可以養兵而民仍不病

于賦就兵可以衛民而兵自不窮于餉則法自足以繩人而

雖有燥競貪婪之思弗賊遑也人自足以守法兩雖有因循

沿習之陋弗賊仍也古帝王所以奉已無為而收師濟之

聲邑不大而集臣鄰之益率獨此道也尤而大之端有望於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奉三無私

建五有極

乾斷執火風之風

晉光通山海之威

德備惠立猶集虛心於王族

治臻上理更動清問於金華念敬

天出王游衍閑息

事事年

祖上下降惟勤

重農事而躬耕籍田薄賦輕徭不必陳七月之風

勤問學而身親講藝月明日就非徒窮二百之祿

建中和之極兼總修貢五百年金聲玉振久而彌光

一後先之揆道通淵源十六帝典與王謨操之有要允矣

太平天子卓哉

至道聖人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

聖不自聖謙而又謙進臣等於

廷悉以諸之首推唐虞知人安民之謨仰追

二祖

二祖因材器使之方以及強勝之若何剪除流寇之若何撲滅兵

衛之若何通融軍民之交相利賴也國之欲極其舊唐之

必循其原而終歸于破格用人以歸于康大哉

王言真所謂計議定命遠猷辰告也草茅之士疊積久矣草不

傾源對揚揚其草薶以副

明問也乎臣聞國家之所與治者人也有人則天下治無人則

天下擾人才之効用于國家者非一途也任得其人則無不

治用達于才則無不獲堯舜之如天好生濬哲文明稱極仁

極智矣而陳謨失謙倖倦於知人以安民者則轉移天下之

要樞固不出乎明明揚闇之外也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兼靖邦家孜孜計求賢才以圖治理令內外諸司

舉所知實成吏部甄別賢否因材授職都察院考察

部政輕調藩臬選賢能收守須久任何其用之慎重

慮之造也制業垂統經莫斯民與勳華無異朕矣

列聖丕承奕葉重熙

二祖以義舉之心為心故都俞廣于堂廉

列聖以

二祖之心為心故拊髀勤于夢寐二百六十年治安如一日者

傾然之故也我

皇上求賢若渴用人不次開宜黷遂於郊風翔於邑偕斯民於

和風動之域乃數年役我親躬於東播奎拔聖於西必克之

莫延無已氓庶之微謨永惠金匱金盛之天下而有提襟

肘之形固宜有以頌

聖慮也

聖慮也噫嘻此豈非士大夫事而不肯抒忠宣力為

國建勳定之續此殊不可解也夫四民之中士為首庸庸之

士為先難經叛道者黜而樞術重巧廉速化者擢而樞行

士心定而後天下之治可次第而言也沿邊本我屬地屬

無衛遂至披猖一境于四路之輕入而開鐵陷再環於難

之易局而達清危三環于職守之爭戰而廣率棄非徒能

我我為可乘耳誠以守為難反客為主夜郎之強不及漢大

未見長纓之不可請也流寇本我窮民積漸於不己遂至聚

一窟於倚山之為固而窟未易清再窮於各有之觀望而

不歸一二窮於獲從之無當而突不可禦非寇不可擊我

以除之耳誠師出以律有建無退鼠竊狗偷假息旬餘未

一鼓之不可散也兵誠不可撤矣今定策增制期

而兵終無一定之數則老弱之不足可乎訓練則驚聽成  
鼓舞則風鶴助勁請以精之說易其數可矣倘誠不可誠矣  
今日請創明日請廢久而偷終無報足之期則虛冒之不足  
核可乎守則四知之學嚴侵則一錢之周貨請以核之說  
其誠可矣件所未嘗不聖也誠經未嘗不著也自抽屯補  
而耕種無入自耕感乞討而耕種無地自商不輪粟而輪  
而開中之法來自壁壘於公復墮於私而庭支之用皆則作  
也政以復墮法者不可以條議為舉實也舟楫非不府往來  
也駑駘非不時申飭也自雨晦失序而漚漚可虞自包攬公  
行而弁彘莫問自食之不盡其力而雲蠅之色以誠自蒙之  
不能達其材而號驅之則開閉則通漚漚而修馬政者不可  
以孝行為盡職也果韓白之登壇何受降之域不可築果  
韓之持籌何東南之風不可滿果郭李之在邊何黎賀首不  
可成臂指之用果襄虞之治郡何窮賢者之不可成碌碌之  
功故天下不患多事而患人之莫肩其任也不患無人而患  
用之莫究其施也如必門第以取士停年以用人雖無雙之  
國士終受抑於勝下矣官人惟賢之義不如是也廉保特  
之資其可拘滯歟如必一青為大德之掩有合抱之  
雖三敗之孟明無以效功於後舟矣使人以器之義不如  
也錡刀一割之用其可不珍惜歟蕭蕭

商皇帝帝帝用人之道曰材大者當重任之材小者當輕任之  
又曰凡事動則成忌則敗賢人君子盡心如此世有賢事者  
所請用人而又以課人用者其約結欲伸之氣而課者  
其責亮為棄之忠也抑臣更有進焉請曰后克顯厥后臣

顯厥臣君臣固交任之者也則提綱挈領合眾策舉力而  
其一世是在  
皇上之一榮幸之耳臣等幸新達于廣  
宸廡無任戰慄懷越之至臣謹對

甲戌科 崇禎七年

聖帝制曰朕聞帝王之治莫隆于唐虞乃率陶陳漢不出知人安民兩端而謂能哲而惠惟帝其難何虛傳也又有謂堯舜知不偏物仁不偏愛意親賢之爲務似則重知人者豈爲受養施在致庸命討之先而哲能官人尤爲要歟世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初文皇帝肅清邦家皆孜孜訪求賢才以圖治理令內外諸司各舉所知黃成吏部甄別賢否因材授職御史院奏聞又如六部官毋得輕調藩臬選用賢能故守制令久在洋洋聖謨作述同揆英華重慶良非偶然之故已朕嗣續不圖親揚

先發

卷一

先發就就惟恐失墜第所與共治天下者十天也今十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邊陲本我屬夷寇窄人寡一日稱兵犯順而三驍失守其故何歟目今三節閣掌以及登津等處各宿重兵防邊也邊不靖兵不可撤餉不可減今欲減奴伙強抑何作用且流寇久蔓錢糧缺額言者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氏爲邦本朝廷豈不知之豈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飽軍何道可能兩濟即屯田鹽法滋生財之源屢條議甲餉不見實效其故何歟至於漕糧爲三軍運命馬匹爲戰陣重需折截拖欠遂失原額原制何道可復今賊匪奴猖獗河套有可復之機邊外儘可作之事但藉於奴賊何朝野置之近聲夷寇王作何間被流賊漸逼節廣存通運糧浙閩剿辦不遑民瘼未已兼之水旱頻仍省重多故作何

挽回治彈又唐宋會以武臣爲中書令極能便文武似不

分我

太祖高皇帝會以直屬爲布政典史爲倉都令奈何牢不可破

臣劉理順

臣對臣聞帝王之弘先緒而隆大業也必其君以實事課其臣而後分袂佐理有百歲維新之象必其臣以實心效於君而後政事修治成一人垂拱之體何謂實事用職以察其能是也人不必問崇卑局不必分內外而惟以職察其能實者有以見長庸者無以覆短職最迫若者恭而國家因以有紀綱何謂實心盡忠以致其身是也事不必問難易時不必問順逆而惟以忠致其身則智者無不竭之才勇者無不殫之

力忠貞篤於堂陛而人心乃以有分誰蓋有實心方能指意事而果實事政以求實心唐虞三代之所以臨庶類而舉一德者此其道也第國家當平治之日法令未弛而振舉之極易然防微杜漸聖人猶有憂焉蓋以爲易而狂之者治之所自隳也國家承國治之後惰俗日偷而整頓之頗難然拯溺濟否聖人必且勞焉蓋不以爲難而諉之者治之所日茂也慨然以用賢圖治爲已任者真大有爲之君而堯舜親見政

聖帝陛下

剛健中正之誠備

聰明睿智以有臨  
持小心以保奉而臣弟滿性傳享四十七載之昇平



增太慈以享也而子孫君王駢集億千萬年之鴻祐固已

吓鼓靜瀾恬波靜然稱泰隆盛際哉乃猶屬風俗之敗壞

紀綱之廢失就就焉求所以肅人心維世道者進

廷俯賜

清問臣草莽末品無足效前轍而幼學有懷敢不據所冀為

明廷獻焉夫人心之不能無偶玩也非有以振肅之則玩者日

究將有極重不可反之勢世道之不能無陵夷也非有以維

持之則夷者日就微且有夫敗不可支之象振肅維持之術

舍紀綱其誰屬哉周程韓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恭勤

勉乃所以綱紀也宋儒朱熹之言曰有紀綱持之于上而後

有風俗驅之于下蓋持之乃所以驅也顧始末皆不修明而

後漸以墜壞也當其修明也君曰張皇臣曰懲儆上下意同

易所為條泰也及其墜壞也君曰莫違臣曰雷同上下異止

易所為條泰也泰者通也不惟上下通而世道人心亦與之

俱通通而塞隨之平放往復之通可忘歟貞乎墜者壞也不

惟國事壞而人心世道亦與之俱壞壞而治固之先甲後甲

之事可忘振育乎漢興法度簡約恭儉嗣世而清淨畫一舉

規曹陶然而痛哭流涕之疏賈洛陽猶有寒心焉唐世貞觀

鳴盛開元盛會而房杜殊朱同心輔政然而裴微張九齡之

言促已負先見矣宋以忠厚開基亦以積弱胎亂而紹聖紛

于精神之喪弛就我

太祖高皇帝鑒造臣夏一洗初元聖積之習

咸觀文皇帝再靖家難重辨日月終經之勳六卿率屬各修其

文武分曹不侵其權官方嚴飭如農有畔等咸明辨如霜

退士安于岸守未字之員兵安于伍率同越之令吏卑

之智里無爭讓之風寇履之分炳若日星品式之守嚴于

澤堽堽乎

大明會典一書其宰物御世之上理超赫漢唐宋而上之矣我

皇上以首出之資紹繹大統繼承鴻業其修明政令以繼述

祖宗之大法固有愆過

御極之初庶幾化行俗美不替遺烈邇來乃稍不然者法守何漸

墜也人情何滋玩也德意何以塞而不究也且

詔令何以格而不行也陸夷之甚申飭莫敢講就

明問所及而極言之可乎夫職業之隸于位不可越也而今且

視之預防之設于下不可潰也而今日侵軼之偏肆而犯大

帥僚屬而抗官長則甚矣奸胥而傾有司亂民而據富室

則橫甚矣而且說士耶妻我東魯道後西竺是謂甚淫而且

說民耶木石文務倡優后飾是謂甚侈而且說官耶借人地

以分畛域別好惡以生羽翼是謂甚競而且說國耶婦姑而

恣劫給同室而逞戈矛是謂甚欺中于人心人心將日流

于世道世道將日滑昔人患無室茲不啻燃眉也昔人憂

火今不啻燎原也失在紀綱乘徒在紀綱乎將無上之任乎

抑上與下交任之乎漢魏是謂政衰俗敝在承平日久而

微其主宋蘇軾謂紀綱頹壞由上下因循而交實其臣則

口梗槩固可得而陳矣

高皇帝創業艱難朱葉劉王日贊惟謹居安思危之訓無日不

儆焉

又皇帝守以兼制三楊用心慎水欲冷宵衣旰食之勤事雖繁  
日矣以故提綱舉要法立而不犯今行而不違優為萬世  
鑑今

金華卒復不同

召見之群容章奏皮開其微止

聲之聲應而考選幾同積弊長安坐累王桂印刑不與環屬無

期誰任紀綱之耳目而三公才立大彼星希夢卜不來會

弗允誰任紀綱之朕朕而

西席塵封不示開讀之益論教匪不重左右之選誰任紀綱之

根本又兄情願成習積弛不督人以官為傳舍若泛梗之通

遵官以事為偶奇如聖處之一宿彼此互推義謀其功而後

相讓莫受其咎困獨之通所謂上與下交在之者大抵一代

之典關制則精明勅舉累則頹廢不支一君之身初政則

策勵安持末路則昏倦或乘獨之初氣銳終氣衰盛衰之末

不能穿魯猶獨之朝風疾暴風衝衝風之餘不能走駭達然

則反號為張擇紀綱以振人心世道之失者其家會可知也

聘度莊者垂順委轉有時而什念及于覆轍則羊腸或可為

安途涉竭竭者乘機亂漢有時而沒念及于權權腹腹源

可為廢流特在我

皇上之一自振耳誠以人責事以事責功職掌之司如也衣典示

各不相混而人何敢恣于職之外以名思分以分思義上下

之定如乾尊坤卑各不相侵而人何敢越于分之內慎官節

之任以廣學官士有敢以任應者手躬簡檢之行以示天

下先而人有敢以倣應者乎明和衷之龍振師濟之盛與

方不數也一任隨之遂信賞爵之條則國是不霸也一身

中天君定其主等而五官百體靡不奉令以聽一家之中

人盡整頓其精神而亞旅雖以舉不執事以從將風靡俗

夫世道人心而不奮然靡靡者未之有也以

祖宗之休牛獨比隆漢社稷已哉坤道獨有既焉夫人主一心耳

而何而中之者且千百心者所稱成滿之聖也有以不違實

利心至清也一中于淵淵之財而清白之氣會骨愈細迷

千人政之圖而皆獨之與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

弛獨不思人主天下之身也何天下之財非人主之財顧乃

以之吾心哉以

皇上明聖遠邁成湯而愚願以不殖之說進臣草茅無知千言

宸廑不勝戰慄願越之至臣謹對

丁丑科 皇祐十年

皇帝制曰朕惟洪範八政首重食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是兵食兩者固經世之大端也開創拓兵農不出比閭族黨鄉遂之間而伍兩卒旅之軍師已具第司馬于農隙講武事而已當其時居足以守出足以戰田足以耕而食內順治而外威遠何其雄歟後世藉兵以衛民賦民以養兵而兵與農遂分而為二乃兵日驍玩民日羸敵古豈不可復行歟漢初南北兩軍猶調諸農後增募期門羽林入較尉等軍而兵制壞唐貞觀中置府兵最為近古漸更為驍騎而虛弱日甚其沿革得失之政可待而鑒陳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多日

加意留屯

卷十

說

勅五軍都督府言古養兵而不病農者莫如屯

命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濟國用以紓又

論兵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洋

洋

聖謨垂遠深駕漢魏唐虞成周比隆可得而考焉其盛歟永

平日久廢失初制各邊始仰給內帑年例日增蓋應不可

花版續結不緒十載于茲通值虜寇交攻肝腎糜爛應

安操大計無時不飭籌餉而餉之窘屢愈甚且羅糈莫可藉

矣無庸不飭練兵而兵之單弱如故且增募日羅請矣民力

不堪再加呼庚勢難始待將何術而可即議者未嘗不言清

屯開墾而條飭徒申尚鮮莫効其故何歟又有謂屯與墾相

表裏非重復輪播關中之舊制屯政必不能興其說然歟

歟且屯墾固屬本計蓄艾未濟目前抑別有生節之慮

又在萬曆初開太倉之末足支數年今直隸終成之計兵交餉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又今不圖後將何繼晉唐以建之耗竭用一劉享即能值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李抱真山東軍伍剋劉典屯較射不三年而兵精庫實蓋雄視列豈非實心任事之明歟大儒老勳稱王政謨言當觀今者一能為富強知劉晏李抱真之流而不可得亦士大夫之恥也諸士必有榮于中久矣其悉聽所見以對朕將有採焉

臣劉同升

臣對問帝王之治安四海而承教萬年也有經世之大道禁天下之元氣而成致大之體有救世之大後振天下之神氣而奮明作之用何謂經世之大道安常可久守茲一以宜

民而不以補至苟且開後世機謀術數之端然非好遠而圖

于事情何謂救世之大權通變不能竭心思以裕國而不以

膠柱執方隘王政酌盈濟虛之理故歲時務而貴乎俊傑是

故儒者言經濟則薄管商而不知能為管商者乃能不為管

商也蓋管商非無學術可以治一國不可治天下乃其不為

管商而豈不為富強抑儒者言事業則病管商而不知有呂

葛之心者不思無呂葛之才也蓋呂葛能處身家可以堅一

心即可任一世乃其不為呂葛而又不豈為來孔是故天下

治法不在法而在人天下之治人不在于事而在心自古聖帝

明王以之試功熙績此道得也夫治國之事舉其練紀事其

節目不過兵食數端豈與人任舍此而別言致王宜乎近

不效而負大有為之君及可為之時則勉勵勵竭有盡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立德建極

聖學集成

聰明睿知以有臨

嚴恭實畏而無違

日清日又曰日謀道成信而發圖書之經乃聖乃神乃文乃

武心廣運而開通吉之先履德來儀歌功詠牧之景淑維

終則解慍蒼生

河清獻瑞觀先揚烈之精神降禹啟則敷教海表

功茂步禱念民力之昔有斯平時和年豐宛然幽風之詠匪修耕

籍之舊文

太廟居維孝思之錫類達于繼志述事遐哉天保之章曾重

承之新德人稱

太平天子世頒

有建聖人乃稱

尊榮之嚴達臣等於

廷諮以治道謂古之兵雖食足今之兵雖食匱推唐虞之制

考求

約初之規其亦有救時法

圖之思乎臣草茅無識然目擊時艱懷前賢之志切處室之憂久

矣敢不效于庸之一得為發之

獻夫國安崇文時棘尚武以爲過矣聖人安不忘危文武兼

重慮至殷也千古之謀兵食者莫如於孔子其曰足食足

民信知矣大旨以兵食與民分爲三者則民之與兵不得

混之爲一也夫乘輅而耕者民也持械而戰者兵也後之兵

民不分并食亦不分驅市人而膏斧則病在兵抽也饑而

伍則病在食簡壯丁以禦侮則病在民一者去而三者之

烏知却菜鹽豉爲聖人之作用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夏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數幸開平內安外攘雄略邁漢唐遠矣

列聖重光承平日久我

皇上英毅中興而插叙外江流寇內擾調兵議餉歲無寧日臣

皆曰額

客算嚴明減此朝食而度支告訕三軍有庚癸之呼熊威虎奮未

聞也更番無計七月有卒旅之虞烏驚駭散可憂也在昔

高皇帝勅五軍都察府加意留屯官養兵而不病農又其

諭兵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洋

洋

聖漢萬世良法也夫漢南北軍易而爲期門羽林入較壯而漢兵

弱矣何以易之南北兩軍久而不足用故也唐府兵易而爲

傭傭而唐兵弱矣何以易之府兵久而不足用故也唐府兵易而

之力不足用而而北軍之食不可間增一軍多一食則漢之

未流不徒兵法壞而餉法亦壞府兵之力不足用而府兵之

食不可間變一兵耗一食則唐之末流不徒兵法壞而餉法

亦壞然

聖制猶未及宋也夫宋兵之弱殆又甚焉聚天下之兵於京師

一足用有餘則遠望勤王而天下之食於京師無一足恃

管則搜括民力此尤弊繁可為殷鑒者乎

聖制曰開墾屯田條飭從申尚鮮實效夫開墾之效實未易也

國初龍江之屯盛於前代其他郡邑往往有之一沒於虜賊之

請乞一隱於豪右之侵占而田爲子虛之陳矣雖有趙左園

農藏屯子何所平則非之

令甲而限田之制可行也

聖制曰屯田與鹽相爲表裏官復舊制夫舊制之復誠未易也

國初關中輸粟實是利因通商往往稱便一墮于折色之小利

一墮於飽戶之私販而米捐煮海之害矣雖有吏吾計然而

策何所施乎誠命之

功令而輸公之誦宜勸也

聖制曰建中之耗竭用劉晏而國用充足民不困敝何說也夫晏

非第以心計爲長其經世之議有過人者即如用鹽法之吏

皆選至閩之才佐之而不委之瑣尾之士故秦指風經而國

課自清矣

聖制曰山東之湖利用李抱真而輿屯較射三年兵精何說也太

抱真非僅以勇敢著名其忠諫之心有感人者是時諸節度

之權獨其乃心王室而不惑而世爲干城之夫揚竿者旋而

忠室安矣彼二三若輩非管仲之流亞哉未必懷品節之心

也而今之士大夫學堯舜之道卒不與管仲同功敬讓者焉

士大夫耻而士大夫亦自耻之也

皇上不負臣子臣子自負

皇上耳方今全盛之時收敗焉憂兵憂餉而束手坐觀則

國體不壯怨怒焉憂邊憂寇而束手坐觀則士氣衰矣等語

臣等防範策東出西沒剿撫何局獨今

宵旰自勤亦祇食驚心而計不忍出此者也夫屯政非一日之

也而外皆關兵儲備故事伏惟

皇上儲宰督之實龍汰老弱之耗糧以于謙之練團營者行之

諸臣所不敢言而恐任德怨者也有臣如抱真任一人足矣

皇上念前准之明嘆值五方之利害以周忱之久巡撫者嗟一此

人所不及慮而視爲詳略者也有臣如晏任一人亦足矣且

善理財者但理其用而已矣故不日財而暴日用誠知老幼

之何用則知漸餉之增何爲也誠知額內之何用則知額外

之增何爲

皇清丙戌科 順治三年

皇帝制曰帝王君臨天下莫不欲圖長久傳之無窮

與五行通王初登極後漢式微堂

公降命欲舉抑人事所致也朕承

上帝之寵



一休烈人主中夏有年方而浮遠山陬尚阻遠致今欲早或  
擬一紐庶生民業固鴻圖克垂永久以億萬年敬

之伏通何道而可致內外臣工朕所與共理天下者也朕居深宮

之中邪正氣偽不能悉辨是非功罪不能盡明全憑章奏以

為進退其詞每聞前代朝臣分門別戶橫當營私蔽蔽把持

招權納賄朋類頗生毛羽與已則立聲深圖更有同年同

各師生親故互相援助排擠孤踪浮議亂真竟注莫控朝綱

外元章

大壞國祥遂傾深可憂戒諸臣在朝各官因仍故習不能力

改前非所關治亂甚非細故必如何而後可盡革其弊俾朕

得日聞正言行正事以綜核名實修明法紀舉在外各官貪

酷不公者甚矣臨民聽訟惟助是聞善惡不分曲直顛倒吏

治既壞民心日離姦姦計行若良被陷斯亦向來有司之責

疾也必如何而後能使官方清肅風俗淳淳以敦太平致欲

定天下之大業必同天下之心心史謹而民懷滿洲之治也

今如何為政而後能使滿漢官民同心合志歟語曰有治人

無治法又曰帝王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夫以四海之廣人

民之衆應有奇偉非常才全德備之大賢能佐朕平治天下

以延運祚於無疆者必如何而後可致之歟諸士心俾前事

身逢鼎運得失之原治亂之故善之熱失其悉心以對朕

母之母長母屢明著於篇朕解親覽焉

臣傅以漸

臣對臣聞帝王之平治天下也必有開天闢地之奇第一

不赫聲濯靈而後天下仰聖人之大略必有監古法今之實

無一人不洗心滌慮而後天下服聖人之深心何謂大略設

官分職書章典舉律大小相維內外互綜者是已大臣測元

贊化羣工分猷官力以一人之恩德布兆黎不識經緯之何

從何謂深心欲實敷綏新典立章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

是已情而化為所應顧聘轉作據當以四海之鼓激効天子

見綱紀之俱整本正朝廷者正百官基命有審上下繼此

克舉故勸天惟時惟幾莫不元首喜而股肱起本正百官者

正萬民居師和恒退通協為一體故落政惟簡惟寬莫不

響應而表影隨聖德足以造命故屠戮雖不可測下年下世

直於初創洞其靈觀美政足以格民即嗜好絕不可齊家風

象雨還於改革齊其觀瞻古帝王所以知人安民求賢圖治

道不絕此章大業於金殿調休復於玉燭端在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欽明文思安安

敬止維艱移移

事天隆典郊祀懷柔百神

勤民加志郵傳屯牧萬開

當陽布帝政大法小童飲就五之乘飛

治心崇聖學日將月就麟翬一之堂真

中天下以定鼎續三十載之開闢日星燦而宇宙新

大一統以建官擴四百名之特額山海通而風雲會矣矣

天子至道

聖人

啓沃高深德門光乎上下

制作美備業勤施乎天人

神武布而四海歸鼎命集於貞辰

聰哲宣而萬幾泰泰交洽於闕門

勤名對於彤庭嚴天戒彰民莫違龍濟濟左右接涓涓於育芝

胸帝制猶王鳳孔孟奕奕後先固已

義聲爲君開名作相矣猶昔

聖不自聖若且日新進臣等於

廷路以億萬年敬天神之道上振三統五行近推遠與實臨欽

奉之實

聖人

仲其進退賞罰令滿漢官民同心合志瞻容訪落之勤肯

遇是者若買望蘭言日隆之往古技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

至熟也載賦上以名求之下以實應之臣慕效昔人忠貞見

非一日敢不披瀝血誠仰副

聖朝萬一乎臣聞官人之道其精於唐虞官時禹宅拱極播教

掌教畢明刑義和治屠伯夷與禮樂興樂益作虞垂共工

納言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終其身止此一職故以

實心爲實政况欽滿在御啓明且錄其爲萬誦頌又何

於捷託通及咸用三公論道經邦三孤獻公弘化六卿分

各率僚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繼衣可以立政僕正可以

心即漢唐宋若蕭張韓陳之將相買董之文學房杜之謀

姚宋之清嚴韓范富陳之經濟范義表千古孰非矢日

天力洗格委爲朝廷決大疑排大難者哉昔當明成祖攝

上線最在下分兵柄五府寄責責於六科經督布按運總

釐大德若變夏李楊制閩若韓項王戚邪藍若兗方懷

易嘗不文經武經兵精餉給而不惠微之選延凌運至

天下也報政實其遠成則得民難於子產長材屈於短取則

百里失之士元禮泉徵諸父老薦舉未必盡公即墨毀以

津糾劾未必悉當致古甘陵南北部之事一人率及數姓

事雖爲終年何不以有精神爲國家圖長治則上如如虎

下殿不失和氣可以法也致古循吏吏治之籍守必四知如

猶至一錢周貸何可以無端吾怒爲身家清濁業則兩神清

風有司執法爲公可法也朝臣外臣各敬旦氣翼

皇上維新之運消萬世之太平幸爾何滿漢不共歸一造化哉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賄是圖發計行善長截留誠有如  
聖制所云者夫勝國之臣有異朝之師者

聖祖  
皇上承

聖考大有爲之業奄有萬邦大統歲歌樂祀已平乎桑街臣民類育  
而祝

聖明者咸願早成混一克垂永久在漢因當遼漢之康寧重其所  
以律已在滿亦當通漢之委緒詳其所以課人在漢固當敷  
滿之尚模建真賞之業於上在滿亦當辯漢之典則則是非  
之介於心而且日賞罰乎藉而可以當形者意也說在處之  
著衆刑畢之旌南土也特而可以勝久首機也說在齊桓之  
收扣角韓魏公之勒空頭也執此以進退百官天下賤然知

狀之實  
皇上之無私朝臣且窮於與援外臣尤濡於重鑒仁人在左翼士

在右忠臣居前聖人居後正所謂有治人而治法不振勞未  
賢而得人甚遠也無難惟恤無難惟休于萬斯年四方來賓

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聲威之上治其在新乎  
抑臣尤有進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以天下爲

一人者精明必周乎天下以億萬年爲開天者至誠直實平  
後世明與誠必王傳心之要即

皇上法天之要是在  
皇上力行於知人安民之先耳臣草茅斯進不識忌諱干冒  
宸鑒不勝戰慄聞述之至 臣謹對

己丑科 順治六年

皇帝制曰從古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子自入中原以來滿漢官  
異觀而遠邇百姓猶未同風豈滿人尚舊漢人尚文習俗  
不同與抑言語不通意見偶殊畛域或未化與今欲聯滿  
爲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間何道而可民爲邦本食  
民天自兵興以來地荒民逃賦稅不克今欲休養生息使  
復業力農民足國裕何道而可邇來頑民梗化不軌時違  
徒加以兵戎波累無辜大傷好生之君若不加以兵則本  
良民孰是底定之期今欲使之格心何化盜息民安一定永  
定又何道而可爾多士經術經世直應無隱務期要言可行  
不用四六套套子將觀覽焉

皇上  
道開乾坤化包中外驅除亂逆奠安生民隆祀典以達孝廣  
額以求賢龍威嚴衛以重人主寺宣以謹始近且勅  
名對以開言路弛馬拔弓之禁寬麗厯運坐之條凡寬大之  
章亦滿已舉行四海被其風而仰其德矣然猶  
聖不自聖下訪於愚豈以爲臣之言諫有當乎雖然處不諱之  
而有所不諫非臣志也夫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則滿漢皆

聖諭計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洋葛之詞聲韻之體雖弘麗可采而  
真實或圖母乃非所學而或幸  
明問乎欽惟

皇上  
聖諭計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洋葛之詞聲韻之體雖弘麗可采而  
真實或圖母乃非所學而或幸  
明問乎欽惟

皇上  
聖諭計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洋葛之詞聲韻之體雖弘麗可采而  
真實或圖母乃非所學而或幸  
明問乎欽惟

皇上  
聖諭計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洋葛之詞聲韻之體雖弘麗可采而  
真實或圖母乃非所學而或幸  
明問乎欽惟

皇上  
聖諭計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洋葛之詞聲韻之體雖弘麗可采而  
真實或圖母乃非所學而或幸  
明問乎欽惟

皇上  
聖諭計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洋葛之詞聲韻之體雖弘麗可采而  
真實或圖母乃非所學而或幸  
明問乎欽惟

皇上  
聖諭計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洋葛之詞聲韻之體雖弘麗可采而  
真實或圖母乃非所學而或幸  
明問乎欽惟

皇上  
聖諭計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洋葛之詞聲韻之體雖弘麗可采而  
真實或圖母乃非所學而或幸  
明問乎欽惟

皇上  
聖諭計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洋葛之詞聲韻之體雖弘麗可采而  
真實或圖母乃非所學而或幸  
明問乎欽惟



家也

朝廷雖無異視而百姓不能不異也即滿人漢人不能不相異也  
百姓之所以異視者何也邊防之外愚懦之民見一滿人則  
先驚之矣又有挾之爲重者以相恐其實滿人之與人未嘗  
不愛也處事未嘗不明也守法未嘗不堅也居身未嘗不潔  
也而小民預有畏怯之意雖其極有理之事皆恐不能自直  
於其前則其勢不能以卒合而又時常變革之初民重其生  
是以監有相愛之誠而不敢相信雖無相交之意而先已自  
怯也此百姓之所爲異也滿漢之不能不相異者何也滿人  
有開創之功其權不得不重滿人有勳勞之績其勢不得不  
隆漢人雖尊貴之位力固不敢相抗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  
自尊者未免輕漢人爲善教爲朋友其中自疑者未免懼漢  
人之多強之多勢是以有懷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得自重  
也此滿漢之相爲異也今欲去其異而同之巨儒滿人尚自  
以文弱之漢人尚文以質弱之其則教之者設滿學焉或  
於國子監或於教習處皆使讀四書五經以通其理親通經  
籍目以習其事限爲歲月以考之亦可以知學教之人即  
他日奉法之人又可以舉其才之所堪以爲選授之地其  
者教之禮數以知謙讓通之市易以知義利同之好惡以  
其意通之交遊以習其情日漸月積至於化而相忘矣其  
質樸之者凡在官以實事責之選授之必於所選之人參  
多少知之錢穀之任於所掌之務出入清慎知之司教者  
風俗美惡人才虛實察之與我者於民生疾苦盜賊平定  
之監司以屬吏奉法舉劾實可爲考有司以士田閭閻民

歸案爲課凡在民以實心責之如往戎母以其少文而畏

難近如事理母以其好勝而懼其相侵如貿易毋疑其貪  
而設爲冒欺如居處毋厭其鄙固而多所乘違如是則習  
雖不同道德同之也首善雖未通氣類習之也意見雖偶  
義理達之也一文一質方將發達古今轉發造物而有何  
化之吟誠哉抑臣所祈者願復古日

御便殿之制今大臣如唐虞君臣論道取內外章奏而相商訂  
官仍得於杖下封駁則上下情通滿漢道合中外權均幸相  
告詔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休也又何遠近百  
姓之風不可同與至於地之多荒者逃亡多也民之好流  
賦稅煩也

策才貢

策人

國家未嘗不寬惠而上之所放下復收之則民不感也  
國家未嘗不足額而今之所減吏故益之則民不知也古者  
財以愛風爲先籍民以變田爲重今欲充賦必先減之何  
則今田之闕者不及十之五而賦不可免則終不能應不  
應則必有中飽於里甲零侵於差徭而民益亡田益荒故不  
如舉其荒者蠲錫焉是上寬必不可得之賦以活民之生  
收散可漸歸之民以厚國帑也若夫民之不能耕者官給牛  
種春以助之秋以收之焉又設常平之倉荒歲以備救  
以備貸做社倉之法發之以月報積穀司之以廉正紳士  
訪求西北之水利或墾或防以時築溝東南之園田如  
沙因地修舉務在不擾民而利民則民知田之可種自能  
業民知賦之可供自能取田民益歸而農大起農大起而

自是矣若夫盜之多有民之不靖則在產廣寬大之政而因  
夫漢光武遣將每曰凡征討盜務多殺傷要在平定安撫之  
耳裴度平淮西即以蔡人爲牙兵或諷之度曰蔡人卽吾  
庸何疑故臣以爲一在酌叛服之法也其來歸者或本於  
誠或迫於兵力以恩待之使安其舊服以信予之使保其  
家則無有自疑而爲叛者矣其未歸者或地遠阻化或道  
相從宜別其首從母及善良宜完其室家母多係累則將  
相率而格心矣一在弭禍亂之萌也

國家沛大恩令爲兵者與爲賊者悉許歸服而此並不知威也  
彼其喜亂之資以掠劫爲長技以焚淫爲本業豈能追而修  
農桑之勞事商賈之謹哉其平居三五成羣爰屬鄉黨則  
江湖聚斂山竄法有所及則望影而逃風有所聞則舉趾而

起去之則無盡殺之理留之必求處置之宜臣請今所在擒  
其強者備爲勦敵如古府衛之法什伍相制備者率令屯田  
以時教閱居則有城守之功出則有禦侮之用上無養兵之  
費而下無夜呼之聲此亦杜萌之道也一在清穢成之源也  
小民經數亂之餘幸少安息無不欲守其田廬長其子孫然  
而守令不治則有重賦以迫之有雜役以困之將帥不治則  
兵未討賊而先虐民民未受賊而先受兵誠能慎有司之選  
嚴圖外之法則百姓能安其身好衛何所藉以爲用乎百姓  
不生其心叛逆何所指以爲名乎此又端本之治也如是則  
執亂首而誅之是殺皆仁天下之心也取難民而釋之是  
皆定天下之術也而奚憂盜之不息民之不安耶自古國  
新命必在敬德和民故周以忠厚享年八百故臣以謂宜

寬大之政也然而臣有

清廟所未及不敢不直陳者夫二帝三王爲古神聖功化之  
然其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故講學爲明心之要修身爲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本諸

簡幸輔侍從先將大學正其句讀說明意義然後四書五經漸  
而進焉至於大平行裝尤爲切要下手之書

經筵之條仍將內外奏疏逐事講說應證經傳以徵爲及心之  
功以誠爲獲性之道以仁爲成已成物之全理明可以知人  
幾審可以制變幸國儲萬年而臣民咸獲厚戴無勝之福者  
將在茲乎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罪戾不勝戰慄預越之至臣謹對

壬辰科 題詞九年

皇帝制曰朕繼承鴻業定鼎九年矣親政以來日益兢惕念治天下之道莫大乎用人聽言人有真邪正言有實是非往往混難辨今欲立辨不惑一定不移將選何道與開制之始官制賦役禮樂兵刑皆悉風親規模粗設未備至道自歷家三代以來其制詳可得聞與或因或革或盛或衰皆不在制度文為而別有在與用正人開正言行正道朕日切丁未得其要前諸士功學壯行宜各出所見實陳方見其文以議述實董諸臣為式毋沿對偶冗長後習朕將親覽焉

部忠倚

對開帝王之統御天下也有治人無治法故制度之未本不足憂也有治化無治術故觀察之所存不足恃也惟聖

承元氣

子有一代之紀綱以為治法必有一代之者順以為治人有顯傷之官方以為治術必有貳威之章心以為治化治人有何宅發奮庸有傑明作者是已教養之待宜制作之待備國制之初日不廢給而佐理有人則施行有序而規模以遠不徒受齊之法不能百年而無弊任賢所以圖又而經國之本於此乎舉矣治化者有百兩端其清忠砥礪者是已賢養士有分耳目之有齊辨論之方處無不備而廢法化行則名教自樂而畏罪循經不然督責之朝不能察察之無過職者以同風而風勵之權于此乎一矣況撫運維新正人才補綴之日艱難伊始尤人心落忘之初萬前謀而年中定鼎言成則堯大商周大九有而獨履建官言開創則唐虞夏以私教責以迄秦能端在今日矣歟惟

聖帝陛下

聖明居知賢重性生

文武聖神德全廣運

御人寶而初降給輪既省刑而薄賦

此天子若却實獻而撤

上供則典大禹克勤克儉之心文王親民如傷之憂同一轡也

飭巡方面重守令則與虞廷咨岳咨牧之言周王董正治官

之事同一教也

聖已至矣猶以為未至功已盛矣猶以為未盛乃

萬世之教遠

延請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至通何足以知之雖

承元氣

承元氣

開而對目之分也不負所學之志也敢不盡選直應為

盛朝之拜獻能伏讀

制策有曰人有真邪正言有真非非今欲立辨不惑一定不惑

痛能官人之道曰人與言有困人而用言者則有困言而用

也今試以人論之其賢者必進進易進以全其節者也不然

則已語必有犯無難以盡其忠者也不然則已便然臣聞

臣蘇軾曰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卿之有與真李路之

袍何異而於陵之嘲李與顏氏之集事何辨功者人所趨之

過者人所避也若其趨避而真偽見矣由蘇軾之言觀之

歷乎九權以得不肖生平決于候境大節張于細微其衡

不亦悲歟之集與歟以言論之其言之光明而正蓋者必  
子也言之和祥而惻怛者必仁人也至于功罪何難辨止  
先事與後事之問忠佞何難分止在爲公及爲私之地也  
問唐臣陸贄曰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榮木而  
發生天子不以地有小人而廢施納由廢費之言觀之而  
乎九弊以通人情議說既陳而敦矣有道誦言必聖而  
可詢其會受不亦昭昭之足恃與雖然此皆非其本也  
人臣之所爲莫白存乎心之誠僞而不在于庭制之屬人  
之所以廢興在乎上激清揚而不在于餘論之內則欲中  
諸臣奉公盡職永享積習之德而固太平垂制之善非有  
以大變之而不可也夫人心之計才力豈有所不足哉身  
之命運則爲君父之謀必輕利害之心多則廢弛之坊  
矣臣直計行忠良氣沮隨從者名之曰變通誠事  
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特心愷者爲之  
曰干名天下之人衆皆相安而無有異而激以致大平  
治此必不得已之數也臣愚以爲欲致天下之大治必順天  
之人心知節義之當守而非以建名知廉潔之可處而  
避罪去私而爲公忠家而諱國志一而智勇生則一人且  
數人之才矣倘立而不懼其事而無嫌誠至則則當清  
朝且有骨指之勢矣而況開國之初一世之風尚干  
代之氣節于焉出夫漢高車大度故其時多難保不獨之  
孝宜精吏能故其時苛術良後實之用以迄光武崇尚  
東漢之風于斯爲美是知人之志恒與時升降激之則  
之則從端之則靡片之則絕此風化之關而前路人才之

由也伏讀  
制軍有日開創之初凡官制賦役鹽課兵刑皆從風紀規模初  
未協至道而後開唐虞三代以宋爲最因革之故臣竊惟  
官制百而草莽之制陸軍屬六唐而成備之法儀上中下  
賦三廢成書貢助職之名什一同制以人則伯夷伊尹公  
夫驍以數則歸樂九成武樂六威士師掌刑而統之兵司  
諸戎而還之徵茅茨不剪而三川卜宅其事雖詳雖修有  
而六計法廢其綱若唐虞三代以上籌備之制可詳也  
三公三省之命相都省行省之重丞付五說一以代秦晉二  
十從一以垂宋制綿延有幾二部分宋事則早矣府衛修兵  
覆奏議刑法則善矣以主孫孫有三司將作有監監內  
察院以爲朝廷之紀綱外按察司以爲四方之耳目則  
唐宋元以下得失之制可詳也  
皇上誠進條陳之建嘉草具之備用者書之人有聖明之治  
廣之具養百姓之力道中和之盛布數恤之修進節制之  
嚴糾劾之令旨出而利與人存而法舉將臣工有不日會  
生有不日安者未之有也則製作之備治化之成可計日  
待也特臣更有爲焉不琢不成器人學不知道始古  
今者則無道策計則行知者則進商賈以帝王治本于  
道本于心宋臣大學衍義所載如明進術辦人才審治體  
民情以爲格致舉教長戒逸欲以爲誠正誠言行正威儀  
其修身重紀臣嚴內治定國本敘成典以爲齊來  
皇上以天候之養日御經筵簡宰輔侍從之臣能容居沃  
書五經有裨于身心者進御推道鑑泰藹有關於理札者

說必能助益高深翰威

序德也尤所滿漢互譯反覆下商字必盡其義官必證諸今必

有當

聖心德修罔散也

聖制所謂川王入關正言行正通其功其要于此臣改革新進不

端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悚懼之至謹對

乙未科順治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古法之隆政教彰明於上六府孔修民於夷

岳九有十二欽協恭和衷股肱良而庶事咸新朕意親朕

夙夜圖治與大小臣工講學義政典無上運而紀綱猶有未

振法度猶有未張賦稅考成非不嚴加申飭而官吏之耗

尚滋盜賊聯擄未盡合乎机宜而小民之安枕無日其故何

歟朕所由良以百凡有位偏私難化瞻仰情面者多實心

撫當者少茲欲重新整頓大破積習俾各與事俱實共失

忠何道而可從來有治人無治法豈非人存則政舉而用人

為理財之本知人尤安民之要朕爾諾士懷家修而際

廷獻其詳切敷陳以冀學問為真綱濟焉事翼浮朕將擇擇而

施行焉

卷八

史大成

臣對曰聞帝王之取年也用人為先而帝王之用人也知人

為要知其人足以理財而用之以理財財源開而財流節

盡可無會計之虞矣知其人足以安民而用之以安民民生

厚而民德正百姓可無仇讎之嘆矣知其人而不察其器用

其人而不盡其才古者網紀修明法度寬務賦稅定納枯

承之制而國用之足箕斗之制不與草野樂未報舉趾之休

而民生悅康烽火之警不作得此道也大抵知人不察其器

則凡入其鑒者賢能非辨故大小罔不彰異以盡職用人

達其才則凡抱其才者短長畢試故內外罔不協恭以稱

故也知人而察其器用者未必盡賢清濁者未必盡

也而何以興廢事無獲隆之憂說也用人而盡其才惑

者未必盡長服矣者未必盡短也而何以望天工奏熙光  
續然則明察獨昭選舉因人而當權衡無頗論辯隨器而  
端有賴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宣應明而作

勤學問而神

納諫如流覽數萬言於宵衣旰食之際

愛民若子掄二千石於潁川渤海之間

右御書左御圖論道進三公惟取半部能安天下

朝謀綱久謀紀經邦分百執欲求三策可致太平此誠至德深

心莫罄口竭筆述乃猶望道未見視民如傷進臣等於

朝廷而諸之力洗目前之弊命登隆古之風此雖帝之有容

之有訪無以過也臣自維新進敢任臆誠以議大政然亦間

而對臣之分也不欺所學臣之志也敢不披心露胆悉陳

獻乎臣聞之君猶天也天無爲而爲四時之宰兩陽寒煖各

式其教而不亂則歲功以成君猶心也心無動而爲五官之

主肅又督謀各守其官而不亂則人事以理夫內之有政

心謀道之佐外之有理預治劇之臣是天之有四時也心之

有五官也而通之而大府三事未協遠之而五行八政未諧

是四時不若其序五官不奉其司也豈知人之道未盡得

抑用人之法未盡詳歟臣請一言之伏讀

制策有曰風夜圖治與大小臣工講學議政真登士理而紀綱

有未振法度猶有未張從來帝王之典綱紀不一法度亦

而要之綱紀之所以克振者振之以公法度之所以克張

張之以一無節已之欲則好惡審而舉廢無偏徇人之

則喜怒平而觀聽皆當無朝憤而暮文則政令可以久無

廢而後怒則刑罰可以服昔者胥文之創舉也伐原以示

齊桓之集統也釋楚以昭公子建鑄晉國人誇之而弗恤

缺立法貴近行之而周寬彼區區霸者之治紀綱法度且以

公服天下之心以一定天下之志而況齊唐虞而駕三代者

乎故臣謂今日者不必憂紀綱之不振而當思振之以公不

必憂法度之不張而當思張之以一也如什一既有綱矣

款無增卽爲馬貢則聚之法三等既自辨矣設無易卽爲

周禮計藝之文五刑既有頒矣滿漢無殊卽爲虛與明允之

訓凡行之爲一代之政必垂之爲萬代之規何患損益之不

宜因章之不當哉講學議政真先於此伏讀

制策有曰賦稅考成非不屢加申飭而官吏之耗蠹尚盛夫官吏

何以耗蠹也大凡吏視官故吏之耗蠹多由於官官之小者

視官之大者故官之小者之耗蠹未必不由於官官之大者也

臣見州縣之有司有惟科甚猛而家派甚煩者其賦稅未

盡能以感迫而完也然攤經之法少彌縫之法多藩臬之

稱之曰有才其有緣惟科之餘章棠派之例者其賦稅往往

能以情感而速完也然而攤字之術工逢迎之術拙薄民之

臣名之曰不及然則以蘇而得不及之徵孰若以食而得

才之譽乎豪耗之滋所由來矣臣謂欲清蠹耗之弊當與

聽之風考成之府官之人者雖有才而必嚴其律官之

雖不及而必錄其功夫然後重臣之名譽則重民之脂膏

之耗蠹不斂而自化而吏又何所容其奸哉此正所謂治

水而清其源者也伏讀

制策有曰盜賊勦撫未盡合乎机宜而小民之安枕無日此處

民之心至無已也蓋盜賊亦小民也豈無父母妻子之樂

無慮室墳墓之情何以不安耕田鑿井共習於刑謀盜藥

及好執銳涉堅相逐於衢風沐雨原其始非困於飢寒則迫

於徭役也非迫呼以驅之則苦政以逐之也此罪則難追而

情有可憫者也今使大兵一至滅其家甚而繫累其

親戚隣里嗟此小民非不悔為盜賊奈欲不為盜賊而有所

不可也非勦之不得其道而撫之不得其道也凡請於勦之

之中即寓撫之之意當命一勦之之將即設一撫之之官

諸軍中如監軍例其事實為和濟而權則不許相侵然後進

命者死於勦之之將而不恤投誠者生於撫之之將

民豈有不涕泣投戈者乎不然勦賊者意在於盡敵乃止而

有司遽而難控撫臣又遠而難控民雖望撫時其撫之凡若

此者非有治法之可拘而有治人之堪擇也蓋得治人則

鈔可擬法度可張賦稅之盡耗可清勦撫之机宜悉合何也

為其人能復心撫也不得治人則純綱愈紛而愈不擬法度

愈廢而愈不張賦稅之耗益而益吏日間詳勦撫之機宜

而用書府告何也為其人愛以情而徇也宜虞諱諱及之

也不思得人之道無他惟知之明而用之當耳燕石亦可混

玉魚目亦能類珠身言者謂四者恐不足遽以為明也尚其

採輿論以合之驥驥不可逐鼠貍駑駘不可驟乘上中下三

恐不足遽以為當也尚其歷久任以試之於是保舉之真偽

嚴切罪與共之餘僚友之班屢申朋黨相通之禁將見同

為實心皇獎優獎互相推替而不以為阿矣持議不徇情

范富敵各自數陳而不以為背矣誰不失公矢慎也哉抑

更有追局難讀實則能明聖惟明理則能知人尤其本與

草莽無知問識忌諱干日

宸嚴不勝戰慄頓越之至

進

人

平

戊戌科 風治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唐虞三代民風淳茂淳字又安人無偏險之心

賸雍熙之盛率性而備德訓行而近光涵濡於道德仁義

中顯至刑措不用何治之隆也朕孜孜求治夙夜不遑十

五年于茲矣乃休養多方而閭閻未寧幹止訓勉日久而

弊未睹雖漸表章經術之令雖嚴而神通經學者尚寡明儒

用刑之念雖切而自干法網者猶多豈人心之惡不古若

抑奉行者未得其宜也今欲使兆庶遵生業業咸得其所庶

幾衣食足而禮義興人心協正風俗還醇敦尚經學而修

性道君子懷刑小人亦耻犯法俾隆古之土理再見于今

何道即可應諸士其各抒風抱詳切敷陳勿得剽竊浮泛

將採擇焉

對 臣聞帝王之職綏四裔而承叙萬年也必立一代之

政以定綱紀而彰法度而後可以建久安長治之休必立

代之善教以端學術而正風俗而後可以致時雍風動之

善政者何所謂厚民之生是也民生不厚則閭閻無靜止之

字羣黎無保乂之樂禮義廉耻之事不足以感動其體

人心固以不古善教者何所謂正民之德是也民德不

經學多實誠之端而性道凝堅白之說明訓勸法之意不足

以檢束其身心而風尚因以不正古帝王建皇極于上而士

庶遠乎康正而之道于下亦惟厚生正德加之意而已

天下之治法不在法而在人天下之治人不在事而在心有

心為民之君以宣政教于上而實行而施教其德亦必有

心為民之君以宣政教于上而實行而施教其德亦必有

心任事之臣以行政教于下而卑偃風行大其化苟率行

吏得其人而厚民生則實有以給其身正民德則實有以

其心則唐虞之協和于變三代之聚洽重熙則玉燭而

既不難見諸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

止孝止慈

克威克愛

聰明睿知具大有為之養

惕勵憂勤有不暇康之念無一事不念民瘼無一時不戾民

其于二帝三王之近亦已先極精微可謂後先經美千古

焉者矣而猶以羣黎之未寧經術之未明刑罰之未措進

等而

論之此即唐虞明目達聰之意而三代盛王軫念民依之心也

臣等伏思草茅目擊時艱其欲竭蹶矣矣而況仰承

清問敢不竭一得之愚以為舜堯之獻乎 臣聞國勢之所以

弱者在乎民心之游佚而不在乎富與強王政之所以廢

修其政政以養民氣而定民心必其身雖居于明堂之上

之中而其心無日不取民間之疾瘼病養而代之謀凡其所

為保赤之節用里之制養桑之務咸有以通其體而導其宜

而又建之學校以處之立之師儒以董之躬行禮讓以先之

畫一章程以範之而又為之詩書以明其義禮樂以和其

夫然後其時之民既有以仰事俯畜而不欲為非又以明

習義而樂于為善故其民之犯法者少而其吏之術楊囹



慮設其具而無所用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底風戩茂也  
又安人無偏愛之心俗躋雍熙之盛至于刑措不用者政教  
之道得焉耳降及漢唐宋之世其君未嘗不求治民之道而  
治每不逮于唐虞三代者何也蓋刑罰以督其民而不知德  
政教以化之之本故也何則夫民之爲非也不能強之使不  
爲而在使之不欲爲民之爲善也不能強之使必爲而在使  
之樂于爲其所以使之不欲爲非而樂于爲善者家給人足  
而民心樂明聖教誨而民心使也若不知其本而徒恃刑罰  
以督之刑罰之所不及其心斯去之矣其何所歸唐虞勸化  
之美而得三代康茂之盛豈伏讀

胡策有曰休養多方而閭閻未寧靜止謂建日久而羣黎未康  
家新

皇上之爲此言者其百姓之福也方今百姓亦國極矣有可憂之  
父母妻子而不能養有可享之田廬產產而不能享是固

苦而莫所底止者非上之不能獨徇輕賦以致之而煩苛之  
吏有以驅之使然也薄賦之日而米管無加賦之言薄吏而  
未嘗薄民也獨徇之時而未嘗有獨徇之實獨吏而未始徇  
民也而東南之大困又莫甚于漕而莫切于漕夫五兩五石  
之定價

國家無纖毫困民而今日在事諸臣之奉行之者則大有俘于  
皇上愛民之心者夫強弁悍卒急內小民捐輸則耗已十倍于定

制  
國家收二歲之賦而小民必出兩倍之漕然此小民解有不  
于爾其幸而傾其產以應官吏弁卒之誅求者則靡性食

不可保安能章靜止而慶維新哉誠能嚴苛吏之罰重得  
之祿

制令必期其下虛虛假必期其不易而兆庶可以遂生樂業  
制策有曰表章經術之令雖殷而博遠繼學者尚寡此誠  
盛世右文至意也夫古之所謂經術者期于道乎用而已內  
究天人之要其學可以盡性而養心外之審察國之機其  
可以澤民而致主此所以賢才濟濟而一時有一時之用也  
千今則不然上以文辭課天下而其要止在乎明義理下以  
章句求後學而其志止在乎顯功名是而習一經白首而不  
知所以爲用無怪乎天下之士拘文牽義抱殘守已而傾家  
制儒作樂之事郊廟封禪之儀悉然不知所適從也  
皇上誠能日御經筵講學時聞虎觀石渠而又博求海內之  
儒弘學之科廣庠序之教興行遠遜之書而昌養經術之

人不起而應之者未之有也  
制策有曰明慎用刑之念雖切而自于法網者尚多其

皇上新生之心所朝夕欽恤于中也能夫民之犯法者比此而  
也詳之則有不加誅而宥之則有不勝宥必有一定之律  
以嚴莫守而使之有所不可易必有兼用之屬威以解其  
而世之有所不可易者使天下曉然于法之不得  
而民懼不可測者使天下之人不能測其天子之生死于  
乎我而民且懼而且感然四刑措之治亦在

皇上修稱孝惠加惠元元敬慈愛之者除求溫之令寬其文經  
其修能以致之而已何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幾哉我雖  
治者若君若臣若而治者吏也即民之

詔屢下而中渾之氛欲加故遼瀋之防實嚴而多士之奉聘

故恤刑之使日出而實象之顯達如故豈

皇上之德意有未至而教化有未至哉以知非

皇上之德意教化未至也諸臣之奉行德意教化者職未盡也

皇上未嘗負有若諸臣實負

皇上耳使諸臣勵志率之節敦崇孫之雅以愛身之念愛

君則利害必悉以謀家之計謀國則處置必用化情而為肝膽

推誠為懷當虛心以審察而實心以任事其非邪惡則必先

經字而後催科務使足其衣食其在學校則必講禮讓而

風教務使正其人心其在士師則必重民命而却煩苛務使

當其情法同實協恭與利除弊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以上兩

堯舜之君跡雍熙而登仁壽不誦千古盛事哉豈更有進焉

惟君者吏也而操吏者君也民之利害惟吏悉之而吏之所

惟君審之然則欲遂民生者惟于選舉有司勸懲有司者即

之意而已語云心正則賢才輔則用人取舍之間又有

皇上誠意正心以生其明斷矣因之所陳愚昧無知不識忌諱

冒

宸嚴不勝戰慄風越之至謹對

已亥科 順治十六年

皇帝制曰自古帝王平治天下必設教脩明然後序字寧

一獄黑續端緒臣卿故以庶政分任庶官俾六府孔催百

敬邦監之理朕基焉朕承天命命催卿萬方十有六年

茲所期其勤政治者內則責之六卿外則責之百臺備任

冀何毗疎虞乃近見內外諸臣或懷私自便或持已率方

擅濫以即安或定疎而棄故以故庶務未肅民生未遂云

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茲欲使正已率屬實心任事何道

可至於守令各官親民是切催字後特協有專責何以率

無憂克稱循良教化為朝廷首務刑法乃民命攸關朕加焉

茲民念深惟保欲端風俗則廉屬之事何先欲致群刑則

尤之道莫若爾諸士經術風聞屬屬廉謹勉又與行將用

朝分職任政其各行所舉著之子為毋得專奏直言無隱

將親覽焉

臣徐元文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一萬方以廣治化於無窮也有關天下

下之大權而後庶司百職皆受命于立綱陳紀之中有立

天下之大德而後兆民萬物咸受成于欽哉時錫之內立

陳紀者天子所以秉政也夫政秉政元首各而履歷起凡下

之承流而實化者莫不奉一人之治以為治天下金然政平

廉之繼而不識經緯之何從欽時錫福者天子所以通志

庶志通以朝廷正而華野率凡下之化民而成俗者莫不

一人之心以為心天下秋然奏雍睦之外而不離張弛之

自故正百官之本在于正身人代天工無棄教于欲明

之內世未有外深官而運水臣歸之實亮者也正萬民之  
在于百官累洽重熙端有資于翼爲明聽之端未有舍  
而遽求庶土之幹舉者也欲致令共之治在屬所以治之  
方欲廣教化之施在慎所以施之之本唐虞三代無難再  
也欽惟

皇帝陛下

文德林達

孝思格天

大一統以普皇慈支監越家斯青陽之普澤

陟九功以揚光烈耀明樂備矣支穆于官廷

生知不於降臨履亮仁而日晰維綏

無言勿忘微戒斯爲服而時履病瘳

謝元康

許論幸經大率諸君以主敬爲化成之本

斟酌焉農養兵之制以安人爲蔽遠之固已感寤

皇極以作則臣工平章百姓矣而猶進臣等於

廷諸以大法小廉之治刑刑庸俗之端止誠蓋古明目達聰之望

而時容訪落之盛心也臣雖愚下敢不竭寸慮之得以期

清同於萬一乎臣竊維天下之事不可以無所統統亦不可以無

分惟統之自上故勞於求賢而選於得人惟分之自下故

有治人而即有治法然則體和於變之所由成不重使乎

官議伏讀

制憲有日內則六卿外則百執簡任既繁簡曉殊數罔

皇上化成天下之本矣而尚以庶務未脩民生未遂屬宵旰之

思此誠堯舜之心與天地同節誠哉者也臣以爲欲使大

法而小臣廉則固有要焉夫所謂之恭儉周諮也上有其

不必有其事事在下也下有其事不敢有其美其在上也

不藉百司之職不考太府之憲使人受成法于上則大臣

進人主甚勞而倦勤或以明作而開廢弛之漸日弛而綱

獨舉最近而堂不獨高何若使人各守其官官各守其法

體已禁而後私自便者無之也夫所謂提諸職聚此職

其功則謀謀無所効故繼以法則才智無所施若非寬其

實而徐致其勸懲使人保寵祿于下未事化而爲靜聽

化而爲潤得不當率化而爲旁觀則何若寬天下之智勇

功名實天下之心思實謀舉衆志既屬而持已平方者無之

也夫所謂要者核名實也然必下有可核之實而后上得行

其核之之權若下未有定品而上先有定心使賢者不得不

盡其賢之跡不肯者乃益生其不肖之心其否益彰形影

難辨矣

說則何若正固是於一定付廷議于至公名實既核而推委

且作權當也夫所謂要者端好惡也好惡之所向不在廣天

下以不可窺而在于天下以不忌貌若輕用其善惡實則而

天下有貌

朝廷使天下之人或始以飾其小信而繼以成其大欺則何若

聰明謹密向好惡既端而迂疎亦收定用也內臣外臣

一體大臣小臣亦無異宜惟至公至明以善其要而已

皇上謬悟天授以至明行其至公使擇輔相九卿以備百寮庶

而又益以朋比緣飾之務絕實心實政之務與其誰不勸

以勸至治者哉雖然察近臣易而察遠臣難此尤

皇上所宜加之意者也夫郡守縣令與百姓至親矣而監臨督

之者甚皇即監臨督責之者未必盡刻薄以私而學術

不能皆同此之所是彼之所非一官之身甚至賢否判絕  
方並職者或不能蒙顯榮而柔順隨者或反得上遷往  
有之要任延有日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事上上官無失名  
忠臣之所不敢出也伏願

皇：固知守令之難勤如重務有以整勞而則恤之使各勉其  
無侵擾黎民之患久于其任勿使施為未有次第旋見遷代  
其治績殊絕者宜如漢世增秩賜金之例下邑小吏得修其  
所長則吏治之成效可期也至如

制策所云欲端風俗欲致祥刑則臣以為化民成俗之事于選民  
者有專責焉何也天下至大兆民至衆非能人見

天子而率著於善也莫不視親民之官以為賢不肖古者親民之  
官其循行道誼皆足以為人師來紆處親令無非教也勞

水之集

卷八

天

循行無非教也故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明乎師帥

之任所以教民之禮義教品節德事功非但使之理舊書復  
財賦治刑獄而已今則專以財賦責守令者方歷蓋焉催科

不暇給未嘗以教化為大務雖學臣寓廕別于庠序有司  
飲射于鄉里文具而已求所謂教之以正樹之風聲者其

無出安望民俗之丕變乎誠莫如以教化之事委之親民之  
官而以學校之臣兼統之須五福之舊勸三綱之義做周家

黨正比長之法建立鄉學聘禮賢者教育民間子弟親民之  
官勤以自治勤以治人進郡縣百官宜論

皇上以德導民至意俾曉然知王教之所先而各自愛其身于是  
時達鄉學之長考其得失明示勸戒韓延壽之馴悍俗仇賈

之威恃民皆異人任武夫然後仁清義靡民衆者于尊親

又為之明罰勅法以正之明懷慶或以菴之畏罪之心想  
遷善之心雖有析楊程楷將無所施刑不期措而自措

期懷而自遷焉嘉平平遵王之路何風俗之不歸於淳古  
抑臣更有進焉臺臣代君出治大君擇人共治總以正已

物為歸是在  
皇上體用人惟已取人以身之意而精明強固以此之耳臣草

新送同職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限越之至謹對

依主表

卷八

辛

辛丑科 順治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能帝王平治天下開創守成其道並隆特造維繫  
承匪易必政治修明舉黎安達文德軍數遠邁武功克奏  
字乃可祗紹先猷茂登上理朕以冲齡美濟不猶偉  
太祖

太宗終開大業建我

世宗式範鴻圖既治定功成蹟垂

設烈交朕茲欲紹述

祖宗必如何而後可以又安海宇統緒治之道首重典章今紀綱

法度雖已彰明然因革損益當隨時制宜者何以酌定章

程以爲萬世之規欽問閣給事治河廉何以示之教勸

以奠民生敷風俗淳樸由人心邪正何以使之懷誠以教

化欺至于底定四方種師武臣之力然必賞罰當而後可

以貳厥勳庸凡行間功罪宜如何消叙以昭勸懲欽爾多士

繼任有素其各抒所學毋泛毋覺詳著于篇用裨維新之治

馬世俊

臣馬世俊

臣馬世俊

臣馬世俊

臣馬世俊

臣馬世俊

臣馬世俊

臣馬世俊

臣馬世俊

聖所以弭兵之要故有謂今天下爲已安已治遠可矣

事者皆庸俗人之論也臣竊嘗見夫古來全盛之時不可以

數過而往往弊之所伏即伏于其盛而又論管仲失賢

策陸贄之議蘇軾之對皆能舉一代之治而斷其何以治

以亂何以治而不亂何以亂而復治蓋有一代之治必有

代之才以應之有志焉而欲廣人矣今當拜歲之始宜

自謹其所言乎

皇帝陛下

聖德承符

崇德正氣

協運而興

聖子之

考昭子之

克厥厥后

弼直之休

無訝惟人

至正之

晉此多士

前以論言

日文王以

文周之興

國祚文武

文祖之

太宗之積功果仁至千

世祖以沉毅之姿而兼以明斷之識以恢廓之度而兼以經綸之才一年而平突厥一年而下江淮一年而定荆湘一年而巴蜀不數年而五嶺望風滇南稽顙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盛也天下文武之臣莫不願畢智竭忠以待用人才亦已不餘矣而臣獨謂未盡所以取才之方者何也古者人才既用而嘗有未用者存于既用之外故尚書曰有三宅而詩曰迺克武夫公侯于城今天下野川澤之中其區區魯公輔之器者誰耶泛然而取之泛然而應之泛然而任之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應之者不知其何以應任之者不知其何以任欲兵則兵欲刑則刑欲錢穀則錢穀古之聖人一人止在一事者今則以一庸人兼之而有條古之聖人兼

衆元策

衆人

衆

衆

衆

不易其官者今則一旦應之而才無不足是亦理之所難也今即不必用九品四科之制而州郡之薦舉將帥之徵辟似亦不可少也若乃掣籤而使後資而陞實是同科邪然無據彼論而後官量而後入獨不可稍存其萬一千程才莫若于計吏而計吏未盡所以取吏之道者何也古者親民之吏莫重于二千石有以公卿而爲之者府卒相出爲刺史李常哀台然若夫守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今之郡縣官大如傳舍與民情漠不相接監臨使者顧盼威動所屬未必其所料未必不肖其趨諂勤者卽爲才其應對捷者卽爲敏何若罷重郡縣之資外應實成于督撫內職考核于鈐書而用唐虞三載之法以黜陟之彼監臨之所屬所料不方可已乎且今天下可汰之吏亦甚多矣勢有不能盡汰者

人之無所容耳夫不慮才人之無所見而反應庸人之無所容此從來之積弊也卽以事日之計吏言之亦莫至于獨矣而臣謂未盡所以止貪之術者又何也凡人之溺于賄賂而不能脫者大抵有出閭閻子之見以惑其目也故有昔唐環堵而今則據甲老昔汎牛牛未而今則列姬妾昔無牛項而今則連軒而詰其所從來不責何有是耶誠能稍限其田宅廢妾之數而爲之禁其有數十畝者卽生以餘謀不敬之罪彼有私金于官而受食舉無厭之名雖恐有必忍自焚其所爲矣臣嘗見敗壞風俗之事必自郡大夫開之而後愚民從而效之此所謂靖俗之謀猶有未盡者至風淫風有一干身家必喪今之郡大夫多爲淫靡舉益之事獨感愚民而後候兒舞女之樂實爲國恥之歸探尤屬創之使創

衆

衆

衆

慘而罰全統夫亦賞其與民相安而其與民相怨者而已矣  
行間之功罪卽以此定之可也凡此者皆所謂當已矣  
治而或重若爲善建不拔之計者也雖然治天下有本有末  
得其本而治之則無不治矣所謂本者何卽

制策所云紀綱法度是也司馬相如曰風軌節勢是也蓋  
願易也垂統理順易則也憲度者明易也當取嚴代  
之典章而考之其可得而損益者不過質文之異其尚耳不  
過隆殺之異其制耳不過寬猛疏之異其用耳若夫紀綱  
法度者不可得而損益者也紀綱法度治則吏治以肅民俗  
以淳文德下瑞是教武功于焉赫濯制之有其基而守之有  
有其源者也紀綱法度亂則吏治以非民俗以壞文德偏于  
使游武功失于爭競制不可以憲後而守亦不可以承前者

東元  
宋人

也故曰紀綱法度者不可得而損益者也我  
國家之典章主簡便而主精詳至嚴明而至仁厚似無以加矣  
而臣尤有進者唐貞觀時天子問山東關中之同異而其太  
臣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宜示同異于天下裴度既平蔡圓  
用蔡人爲牙兵而曰蔡人卽吾人今天下遇遇傾危事當  
就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器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誠能盡  
捐滿漢之形迹莫不精白一心以成至治則皆賢者皆舉  
之選也恒桓者皆方召之儔也將見江南評衡海之戈而  
北思桃林之乘卽以越于唐虞三代之盛亦何難乎臣草  
新莊問議忌諱十言

履歷不勝戰慄頂越之主臣謹對

甲辰拜 前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古帝王撫育羣生莫不以異行振德爲首務以  
修尚醇茂賢才衆多吏有嚴善之異民無匪弄之卽其時  
惜不用登於上理何其盛也朕有  
上天眷佑之隆承

祖宗付託之重屬精求治三年於茲矣每思更化善俗俾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乃治效猶未即臻豈庸庸之選有未盡歟今  
謹敷教化使天下悉盡振興爲吾其道何山至於考績課吏  
所以澄叙官方所以使賢者不消激揚咸常敷明罰勅法所  
以人畏民志何以使庶獄平允從欲以治歌謠多士其各抒  
所見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東元  
宋人

臣對臣聞帝王之紹休烈而撫海宇也必有經天緯地之弘  
模撫撫一事不受其裁裁而後垂於可久必有繼往開來之  
統統撫撫一人不安其性命而後功成於可大觀之所以可久  
者撫撫其才承流宣化故元官唐而股肱良莫不本我后  
爲明德之才承流宣化故元官唐而股肱良莫不本我后  
敷之治以爲治而其選於立朝陳犯之中功之所以可久  
者觀其全效而收之不在術而在化是已準憲備德舉此撫  
字兼寧之略靜止養修故朝廷正而章野安莫不體維皇  
極之心以爲心而相化於然時錫福之內肅制守有異時也  
而無異道不通使大法小康明刑備教納天下於平康正  
之休而皇猷始爲有要繼進有殊勢也而無殊法不外此  
晉民安內和外應開天下以時乘風動之象而王師所以

備則本計得而庶幾成矣全效故面多方亦莫能在今

次欽惟

皇帝陛下

德配乾元

位光華照

陳九功而百出治炳堯天

大一統以凝承化浚禹甸

泰交洽而山龍贊承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隆教無數積善通其

日星河燄

明令與而格思當有孝有德有惠有異恩至稱止功收暨焉

主廟事濟

布神威以靖國海不揚波山無伏莽羽干舞而萬邦肅初聖初

宋元集

日之儀

軍餉師以草民人獻冬日世蹟恭奉餐奉敬而四國協象風泉

雨之好尚已太平有象茂慶業於前王聖運無疆澤被萬民

奕禮矣乃省

聖不自聖安食思安建

聖不自聖安食思安建

庭夜夜勤詢維帝咨王詩學有過歟

一得之愚以為

與朝三拜獻者舊矣矧聖聖

治同寅式加之敢不敬陳所學以升壽

休命乎

寅亮之績開闢多艱年之風應建之所以開治也寬仁彰

惠鮮懷保治理庶而維休事休體行昭而辟以止辟三代

王之所以獻治也儀武修文承風而俗華實良而典禮  
簡儉而樂刑指漢祖唐宗之所以求治也故一代之典  
一代之人才以應之君臣一體上下同心外以華於外而  
休務垂諸史冊班班可考矣今

國家極運方新肇基伊始駕漢唐而辟開孰試非無備以處此  
伏誼

制家有日更化番俗俾吏郡其職民安其業乃治數條未即獻今  
欲誕敷教化使天下嘉慕振興為善此誠

皇上嘉與維新之至意也

愚以為風俗之患不一大端士習之  
流莫甚於奢民風之弊必由於惰者則放使而不知所歸  
聖教則法令不能功矣惰則游蕩而不知所習儉乘迫窮奸  
究從此生矣天下之人相習以為固然極其荒僻之為

宋元集

宋元集

宋元集

宋元集

宋元集

宋元集

宋元集

宋元集

宋元集

民之為盜率由此耳故教化之權不實有其術而責明其

不善其其名而責原其實使天下咸樂於為善而不忍於

不善斯不必家諭而戶曉之也然而奢與惰之不可不

也固有道矣今為計日正名分以定節則奢儉之權始不

而聞也差淫淫以彰教家莊惠之風始不得而移也杜

以養廉則奢競之習始不得而廢也省車馬以崇儉則考

之尚始不得而流也重稼穡以勤功則金玉之價始不得

爭也崇學校以端本則豐饒之氣始不得而張也此所謂

其意而原其實君子以之教行小人以之省禁又何處

之不行而風俗之不善乎伏讀

制家有日考績課吏所以澄叙官方何以位置否不消

海為治之要圖也夫言吏治於今日難矣聖慈而使之





丁未科 康熙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親一宸區必在用賢才澄治道使爾有  
亨之象民悅樂淵之休而後庶政畢修羣生克登上理  
朕以冲齡仰承

天眷副猷

祖宗鴻業風夜永流期於俊又克延廉能著績國計日盈而國  
不復數年於茲矣乃爾治國政效未親其故何也國家  
任賢良以共襄治化必如何而後用當其才人稱其職  
來食風未息謀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不肖有司私取橫  
民生益困何往而可幸其風弊故至於國用常繁維正之  
供是賴乃催科不考者每縣於撫字茲欲使草野免追呼之  
苦而度支恒足其道安在爾多士詳勿微廉潔

題元第

卷八

四部一層

臣野聞帝王之統御天下而編戶服於無疆也必有其爲  
治之本焉必有其致治之要焉夫用人不可以不慎吏治不  
可以不清賦稅不可以不均此三者固治天下之大端也而  
循非其本也抑猶非其要也蓋所謂本者何也人主之一心  
是也所謂要者何也人主之以一心行仁者是也故仁以舉  
賢而愛惜人才則收用人之效矣仁以擇吏而澄清吏治  
成廉潔之風於仁以理財而撫恤百姓則致豐亨之象而  
樂利之休矣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庶政畢修民生克遂而登  
上理者此道得也故善治天下者不恃有取天下之術而恃  
有治吾心之道不徒有愛百姓之名而實有愛百姓之實以  
是內之百僚有師濟之盛外之羣吏有廉法之操上之府

有充盈之積下之閭閻有康阜之風是堯舜三代之盛功  
烈不難再見於今日者也最惟

皇帝陛下

鴻圖克應

一德方升

孝思永言隆祖任母美之尊養

惠澤普被備文漢武烈之類承

文教著日出之區

武功及海隅之表四方皆已底定天下皆已治安而新

聖不自聖進等於

廷而諸以用人探吏之道足國裕民之方續帝考王訪室有選  
以臣之愚願非有義鑑羣流之識何敢言人財之用舍非

封疆牧民之責何敢言百官之短長非有鐵鑒大數之計何  
敢言財賦之充瀦然臣嘗聞祖宗元日恩撫輿圖獨有文章  
又聞歐陽修曰士患不見用及用也又日後非吾職不敢言  
是終無可言之日也今幾盛

奏元黃

卷八

四三

清同寅式加之其敢不竭千慮之一得以對揚  
休分乎 管續繼上理連念先猷而知古帝王雖治之本無數內  
治之心而治心之要無過吾心之仁何也蓋有親王之心斯  
有親王之政言政之必本乎心也有關雖躡趾之風斯可以  
行周官之法言心之可以立法也故欲求國用之足未有不  
由民生之遂而可得也雖求民生之遂未有不由吏治之興  
而可得也欲求吏治之賢未有不由用人之慎而可得也欲  
求用人之慎未有不

皇上之仁以立心而可得也惟我

皇上夙夜兢兢期於佐文充廷廉能者賴以裕國計而慰民生

誠莫踰於此矣伏諸

制策有曰國家簡任賢良以其藝治化必如何而後用當其才人

皇上闢門顯俊之盛心也朝廷選用人才非苟慕其才而實貴其

身也始將用其能以理不能理其明以理不明者耳其在詩

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所以長育人才之道也故方其未

用也當思其多及其既用也恒思其少與其用不足而後取

何如多取以待用凡有人而不用與用之而不當皆可惜也

故賢能不可不惜也以內而言之臺省之內升本以賢能而

升者反選之山林之內折而候缺不知選缺後升久遠之弊

求元竟

卷八

臺

遠補選之列非無益也外而言之監司郡縣之轉運亦以賢

能而升者又留以未竟之奏有功而升者仍以有過而留考

求於錢穀形名之間亦已甚也總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

得知人之佐而行以保任之法然後真才輩出矣

之在位者見一賢焉若親與遇不敢舉也見一不肖焉若

疾遠不敢去也則其故曰錢穀也選錄之念生而橫行之

子澤於上聞矣故曰仁以舉賢則愛惜人才而可以收用

人之效者此也伏讀

制策有曰貪風未息誅求下吏以奉上官選致不肖有司私濫橫

徵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風弊與言及此真百姓之福也

夫今日之百姓誠苦矣苦於有司之剝削也今之下吏亦苦

矣苦於大吏之誅求也大吏之取於小吏必備其名曰公費

不知職之私弊之中者為公乎為私乎有司之取於百姓

其名曰樂輸不知得之款扑之下者為樂乎為怨乎

雖文致其辭而終無以盡人之耳目也於是一田之人而

兩田之出使吾民曾不得實絲而羅致焉求邪方思農作而

定之徵使吾民曾不得乘虛而托處焉求邪方思農作而

將不待而或位吾民曾不得水耕而大縣焉食吏之弊一

於此民生安得不日困乎以臣計之難食之法不可不嚴也

懲其吏之小者不若懲其吏之大者夫大吏之貪不止賦

無度已也其位愈尊其害愈大其害愈大而人愈不敢言即

有不畏強禦之臣出力而排之不遏舉其大槩而不能悉其

實事也莫如訪其食之最者而懲之彼貪員無耻止為室家

要計耳以今日居官之所得甚微而平居之所樂何

求元竟

卷八

臺

不為之後行漢世養食之法宋人崇餽食吏之制欲又何利

而為此耶此非過於刻嚴也蓋除吏之蠶也去民之害也彼

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下之至仁也故曰仁以擇吏

則澄清吏治而可以致康康之風者此也伏讀

制策有曰國用浩繁緊惟正之供是賴乃催科不善者每昧於

字茲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而度支恒足此以見愛民裕國

之弘模也夫今之賦猶古之賦也今之民猶古之民也何以

古則上有餘而下無不足今則上未嘗有餘而民又患不足

豈非撫字催科之道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者乎故善催科者

必為民治農桑焉為民廣蓄牧焉為民緩刑罰焉為民

民還有無焉如是而民力裕矣民力裕而士之所求無不

矣不善催科者惟日夜取民之財窮民之力日削月廢

大將將元元安所屬命武臣管轄小民之家其制半半集  
然然若萬子孫百年之計也者一往還焉則為城安焉  
三邊焉則又為城矣問之其辭或曰逃亡也或曰賊匪而  
能守也是非惟利之所迫而然耶故撫字之道不可不講也  
惟

皇上弘豈弟之思立慈惠之師使天下之為吏者為催科於撫字  
之中則上有含盈庾億之慶兼撫字於催科之內則下有  
給人足之風矣臣故曰仁以理則推循百姓而可以致  
亨之象華樂利之休者此也然臣風履深恩欲為  
皇上更進一籌而終無易於仁以存心之為要也書曰皇天無親  
惟仁實親又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此之謂也臣草茅新進

附識愚言干冒

狀元黃

卷八

宸嚴不勝戰慄叩述之至臣謹對

五

庚戌科 殿試九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凝膺天命抱御四方莫不以安民與賢為  
務朕意示

風宗 鴻緒後夜圖治民生休戚日歷於懷而治未臻於邦隆其  
何故今欲家給人足以成豐亨樂利之休何道而可與賢  
才原以為民今既崇經學以正人心車制科以前始進乃  
風尚未近古以致吏治不肅民生未遠果商榷之未善歟  
風俗人心習於浮偽狃於利害而失實政必如何而能遠茲  
作人之盛以垂時範之化也我國家撰文衡武選樂之彥  
鈴之臣兼收並重何以論用人使才解其職備嘗充  
之功封疆有干城之數職在外地方大吏惟督撫是賴教民  
之官守令最親必去正而後景直欲使大計小廉邀功令

奉  
之

卷八

五

修職業以乎自濯磨料何術之從舉清職數百萬取給東南  
轉輸於黃運兩河何以修濬得宜而天庾將以克裕俾國收  
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成此爾多士志學已久當有  
確見其中其各盡風抱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臣

奏啟傳

臣對 聖問帝王車書一統厥萬年有道之長也有至德之先  
後以昭法範之隆焉有令業之弘開以彰道化之遠焉法紀  
隆則天下肅聲澤德服聖人之大器道化遠則天下湛然  
感佩聖人之深心瑞曆膺而萬幾修其最繫王心者在民  
生之休戚與人才之得失唯求寬和以服物據明斷以平禍  
然後股肱見而化理昌嘉謀嘉猷日陳於前大業以深心  
益懋鴻圖樂而治理畢張其最固國體者在文武之宣猷

東南之轉運唯東南王以五極期生善以垂模範後舉厥類而國計克親爲制序雖然其備深心以大器而念彰蓋備運以爲法而法始無怨愛正紀綱卓軌物皆本清明之志以訓子不勝新難之何從而成萬國咸寧之治亦因法以未通而道爲有用方諸強張表治華皆推視正之意以相宜立見敷施之流而益因海州協之微訓休風於日而華入業於金

皇帝

功高可歸

紹堯爲舜欣驩於日之祥

繼武義文永懋靈光之望

代主文

炳靈光於南面運符五百載之昌期

俯宸目於東方層惡億萬年之大觀

垂裳而貞百度凡端心知血氣咸沾天覆地載之

恩而衆志之允格率遵者所在塗歌而共舞

錫命以懷萬邦不殊而北東西共暢雷厲風行之象而庶賴之

其旋威理者罔不崇賢而主名固已方諸唐虞益三咸五而

陪世於無歷矣乃猶

聖不自運達

廷而諸以民生休戚與賢才且復詳辭於文讓武烈國計克慶

之是應難繼聖設爵何以加茲臣忘切匡時有懷欲以久矣

敢不竭管見之愚以仰告

高深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民生休戚日歷於俄而治未臻於至隆今欲家給人足

以成豐亨樂利之休誠

撫恤民隱之盛心也以計之裕國必先裕民草野之阜康即

朝廷之美利富民實以富國官府之經制無非閭里之輸

賦既難乎上下相通之故而知天下之利自在民間萬世之

資開於一日非僅圖目前權宜之計已也故人主爲斯民謀

久遠不可使有餘之見常存於一人之意中才不可使不足

之形將見於百室之婦子是在

皇上以恤民之實心行勸民之實政三懷九推以率先之司農可

嘆以重治之休生穀之田盡墾而地無餘力游食之民盡農

而民有餘利更爲輕徭薄賦以舒其困三年九年以厚其藏

瘼大豐亨之業不再見於今乎

狀元發

卷八

學

制策有曰興賢育才原以爲民今既崇經學以正人心重制科以

端始進乃士風尚未近古以致吏治不清民生不遂原所由

來蓋因士氣之不振開之也然士氣之純穢在養之於乎

而非勵之於一旦苟素習不端及其一行作吏無幾乎寡廉

鮮耻矣然民上而恣其貪殘欲民之各遂其生也何可得哉

養正之法當責之教官以教官之良士習也然尤在宗伯

學使學使督教官而以教官督士吾未見上有盡善之人而

子弟猶不謹者也品節敦者於乎時自不以廉隅而易其守

於以肅民社之將則有利而利必興有弊而弊必去治有

黃之譽俗臻仁讓之休其有浮偽以相若者乎日無有其有

有名而失黃者乎日無有於以退讓而養時雍不難矣

於振文奮武肅榮之彰朝幹之臣非牧道重誠如

制策所云簡用得人使才精其職然聖表

聖止慎以處之公以行之明以歸之今日之選授可云公矣然

之策簡才之短長未易辨也簡使職之餘於才者或至才

於職亦未至明之心行之以至慎而後可以聞其始然今

日降璋之判常如傳舍而授擢之典每至淹留不思在官格

之不備而患在資格之過指難尚簡則久之久任以重其權

示之超遷以優其典者無有也長才未必有越次之升短

才未必無依次之轉所貴本至公之心行之以平際而後可

以委其成我

國家文武並重統轄各有專司然而表正之體全在督撫以下

屬之賢否督撫能悉之下屬之貪廉督撫能制之正惡督撫

之心未必盡當

聖元策

卷八

聖元

皇上之心則下屬之心又焉能表承督撫以仰副

皇上之期許乎首云文不憂武不懼及其謂之何誠廉其督撫

而力行之庶不致有倖屬之嫌最自異其功名則舉劾必當

而大法小廉爭日濯磨於

聖世大天吏之積貯咸仰藉於東南而轉輸運策每為民害

皇上然於此誠萬姓之思放也臣謂微納出自民間而轉輸于

由天幸蓋黃運兩河互為渠渠步運河之修繕全在備辦之

同官黃河則旋決而旋築且屢築而屢決以水衡數百萬金

旋而之洪濤駭浪中而旋有止息是未受克裕之利而先廉

費費之虞矣且也需費之不貲而挑築每為民害則轉輸之

善策無如專其權於總漕兼其任於總河使漕不受制於河

而漕利使河得分治於漕而河亦利是非予以重責責以公

任不可委任久則河之情形自熟而疏濬利導之傳宜隨

周賈之勞費無辭而諒知游移之弊絕將見日奏安瀾之

聖牧紅朽之版庶幾興濟渠與心膂而符來乎抑臣更有

進焉唯願

皇上以古帝之心為心且通乎左右輔弼之所以為心雖不必日

厚經史無往非經史之放陳亦不必日勤經史無往非經史

之開焉蓋實有遠志時敏之心而後延訪之即為躬行也

有舍已從人之志而後諮詢之仰為達務也豈非德為可久

之德業為可大之業以彰法紀則民風士習胥致於廉和而

朝野樂觀其盛以彰道化則大法小廉蓋歸於亮采而文武

顯則其誠若所謂百靈效順河嶽懷柔時占大有史紀嘉祥

則又

聖元策

卷八

聖元

聖世之餘事矣臣草茅新進固識忌諱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頓首之至謹對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以仁心行仁政無不以萬物為念  
任其時勢克今教化單廢入無使詐之心戶治無使詐之心  
則至道並而化頌率仰訟獄息而共革消風而時而休養  
應何風之降也朕謹不

祖

宗鴻緒繼御萬方風興夜寐冀登上理乃府事未盡脩和治遠未  
臻前備尚德綏刑之令時頒而仁惠未興發帑蠲租之詔屢  
下而休養未遂意者審幾度務設誠訓行之源尚有未究者  
與大治獄之吏以刻為明古人之所戒也近見引律多煩繁  
察誅良貽見奏奏出人輕重之間率多未協于中何以使民  
氣無冤而獄法克當與衡斯為天下之大命乃常平之設多  
狀元策

卷九

屬庫文一遇荒歉即需賑濟而奏行不實致使朝廷之德意  
不能遍及閭閻其何以使刑與弊革與古者耕九餘三即有  
災稔尺無使色其道有可講求者與夫有治人始有治法行  
實政必有實心今欲誠求綱以昭督大經惟以行若虛務  
使物阜民安政成化治以庶幾於古帝王協和風動之治抑  
何道之從也詢多士蓄積有美其冬撫所見言切敷陳毋泛  
母恩朕將親覽焉

律 黃

百對 臣聞帝王欲舉治天下之大法必先有以偃天下之人  
心夫心者萬事之樞與至治之根也世有百年必散之法  
而有萬世可以無散之心為政而不本之以心雖舉唐虞二  
代之法施之而無一可古之聖王不能以勞天下而惟以

心勞天下其分猷布化則寄之百官有司其衆總條則付  
之紀綱法度而其子愛元元忠厚惻隱之實心必有餘子用  
人立政之外者以勤其羣臣使遠近相倡也以率其下漸磨陶  
治齊厲鼓無務盡出其精白不取之心以爲天子相循斯民  
之其何者當與何者當革若何爲利若何爲害致張弛寬猛休  
養生息君臣相與早作夜思無往而不得其當由是衣食足  
而養財充禁網疎而獄訟息暴民不作兵革不試而即有木  
旱不時之憂無改乎閭閻樂利之養馴至四方從欲協和風  
動人事將千下天休應于上陰陽以和風雨以時則惟聖王  
能帥其臣以實心行實事之所致而非徒法羅令具一切腐  
事補救潤飾政治之所可幾也欽惟

皇帝陛下

狀元策  
得一居貞  
兼三出處  
定點臨而治吏治遠維雲師龍紀之道  
因然賜而合民依務勸導兩其風之好  
軍數文教而益萬於道德仁壽常使史補詩士康康  
底定武功而不忌乎獨狩蒐苗其美右驍虞左御首  
淑問既已暢于疆外

卷九

等  
觀策之以府事未盡脩和治道未臻醇備而欲講于仁讓之化休  
養之澤審幾度務設誠訓行之源此與公聽並能應驗受經  
之盛心也臣請得而備陳之臣惟獻者天下之九命和氣之

所自致災沴之所由生也

皇上哀矜庶民之不辜時沛更始之恩屢下停刑之令而且寬大出之開重矜疑之典戒慘酷之刑所以懲杜澤者至矣而民猶或多冤者何也恭惟

制策曰引律多致駁察謹良或見奏奉以爲今日刑獄之刻正在於駁察肯於前而奏奉隨其後也古之治獄者善使之意論其重輕測其深寬然得盡其心焉今自臬司上獄毋論或重或輕而必以駁察爲例有司苦其上之苛刻懲繼也乃逆竊忌結之所因而文致罪人之辭以求一當究之出于罪人之供者實非出之其人之口者也而上下文移公名爲要招夫招而曰要是徒幸免駁察而不顧生民之命者矣以爲宜少寬假臬司之奏駁而必慎擇其人焉以寄一方之民

宋元

卷九

三

命則應乎其可也而臣尤有請者在成例而一從律古者律一成而不可變而復有疑有比是律之中已不勝其出入變化而不必自蹈一例以擬之也今自常律之外條例日增使輕重上下行易以爲茲而已矣且夫法亦領用之如何耳則則林林總總之刑虐處仍之不聞其或濫五刑三千法莫爲焉而謂之中律不謂其各別之當否果不在法之詳畧也又況以今之律如所謂以各各及之即若八字之義已盡乎天下之比斯豈不足而猶必議例乎恭惟

能念積貯之儲務而洞悉乎常平之設多屬虛文賑濟之恩奉行不實以爲今日欲行古者人委積之法則迂欲如近者如下取濟之令亦難爲繼欲效古者平糶之制又恐有結繩表擢括之請弊若一賄於市平則有司出納歛散之不

時蓄貯之不實今亦既見之猶可行也誠各受一方之寄勸民量輸其粟而賜之而行之也以郵部而不以縣官其勸之也以督撫而以其應義手若夫

制策所云耕九餘三卽有災則謂今日足民之道有定額似不可復減然古稅一則今他省之嚴輕者爲里也而江南一省之入至六百餘萬欠錢以上輒罪之及生計薄而欠者亦數百餘萬也此數百萬者或負于民而民無可奈何或餓于吏而吏亦

狀元

卷九

四

無可奈何大抵因稅多而右壓欠因壓欠而有鄉移因鄉移而有破冒百弊養生莫可旁詰勢不得不誤停亦不得不謹獨則若少留存于民之爲利乎請卽一省以例其餘苟有可少寬緩者城之藏富於民卽餘富于國此時務也遷征之說諸臣前之數矣言之切矣

皇上亦欲行之再二矣而格而不行有以軍餉之故則臣請言

賦餉之說古者一州之入必足當一州之出始以戰國時言之養兵百萬而不仰給于他國今天下大定而餉餉不絕如歲歲用兵竭中原民力之供輸于嶺海之濱絕遠不毛之地而所在雄藩大鎮外挾一二潛伏山海之餘孽以自重而內以選丁

朝廷日耗可農不生不息之財以服其子弟子女無窮之欲此豈



可爲繼而輒因循而不變乎臣請於兵之可撤者撤之其必不可撤者則謂屯田古者常且藏且屯今正當養兵不用之時其力尤可用且往者兵在涇中屯涇中在淮則屯淮在許則屯許在振武則屯振武在烏係伊吾則屯烏係伊吾安得藉口無可耕之田乎戎猶不足則以近省之餉量給之俟得之數年則作盛而軍實充乃盡舉所爲協餉者而罷之協餉停而征可緩賦可減矣緩征減賦而民有餘財則耕九餘三遇災稅而無菜色矣凡此數條臣敢因聖策而盡其愚雖然爲政有本致治有要則臣以爲必先于偕天下之心以實心行實政而後可也宋儒朱熹有云世有二敝有法敝有時敝法敝當禁之以法時敝當變之以心今雖百條師庶致具舉然臣往往畏罪之念重而踴躍之志

輕功名之慮深而忠愛之直薄推委賔客之情多而公忠任事之氣少則或者御臣之道亦有未至也臣謂宜推忠信以結之寬文法以優之破資格以興之豐祿餼以勸之崇尚聖賢之實學以砥其禮義廉恥之防試以當世之要務以觀其經理才幹之實漸磨陶冶遂爲放蕩而向之教條者可以付之其人而無矣雖然其本則在

皇上之一心誠以爲講學一本于戒威畏懼之至意則德業日京矣恭己出治一有以容養呼嘯之盛心則百度脩舉矣側躬脩省亦居淵然而一本敬

天之誠則嘉祥致矣冬寒夏暑祈福諸命而一由于愛民之實則生養遂矣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而物阜民安政成化治以進于古帝王協和風動之治者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

宸版不勝戰慄屏趨之至臣謹對

丙辰科 庚子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承乾立極經理萬邦莫不以厚風俗正

人心為久安長治之本其時化理致就民生樸茂海內黎黎

咸享豐盈豫大之休洵章事修和之成政也朕荷

大命眷顧茲集風後復期登土理十有五年於茲矣乃風俗

未盡不愛人心未盡忘言閭閻之訟獄未裕軍興之輪輓猶

繁豈振興受養之未得其道歟何節隆之難復也大俗尚荒

猶人多狙詐君子長者之行不少概見而告許時聞未相率

迪於仁讓其故何歟且忠孝者人生之大節也知之則則不

惑於邪正守之則則不昧於順逆乃人心不古奸宄潛滋所

關世道良非細故豈親親長長之誼素未講究歟抑司教者

之訓飭未備也經國之道不謫言財況今議定方殷軍需孔

棘尤策

丞議生議節亦既籌畫多方矣而度支未見充盈施行尚難

實效何道而使上有裨於經費下無妨於休養殫爾多士諸

書懷古留心經濟久矣其各行所見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臣彭定求

臣對曰開帝王綱鑑萬事必有紀綱振興於上而安內治外

之業以成之有他業必成於下而一道同風之功以泰是以

端本澄原而德教斯廣之大計惟使天下之鼓舞愛戴於

上者莫不百倍非徒善之實也而風俗之本正本於人心則

民化之康文國語之慶盈其道悉出乎此也夫宵旰憂勤以

以敦倫錫福為先以休養生息為亟深宮率作之德也承流

宣化以疏附後先為任以綱緝憚憚為功羣工效施之事也

然則欲定天下之風俗人心必始於一人陶精之際而即教

諸四海視聽之時聞其奉法循令之誠而即動其慕義傾德

之隱實否不治而任使公數勸不來而張弛善則可以遠至

而題軍可以終文而奮武雖當國用類與自有萬世久遠之

謀不為一時補救之計誠得乎齊濟天下之道而有紀綱以

作其倡即有德義以弘其感則以一人之心合天下之心以

為心而天下咸以其心相維而莫可解古者淳龐朴茂則享

樂大府事修和之績可以復見於今也欽惟

皇帝陛下

聖德體元

泰符集命

建正直蕩平之極光風霽雨並協休徵

給聖神文武之模就日瞻雲咸歌復旦

永元策

止慈履孝善胎謀隆尊養垂芳規於樹榦綱屏

重道崇儒勸典籍斯新雅推雅化於美林策府

惟萬姓以普鴻施獨基台刑之今虞下想同湛露旁流

張六師以揚駿烈詰戎振旅之器兼行威與秋霜並肅敷天華

土之民幸被

德音聞仁政舉踵思慕竟得見至治之成則仰體

皇恩求聲之心而翕然振勸其心固宜被潤澤而大休美思

盛德而甘休臣矣乃猶有風俗未盡不變人心未盡遷靜開

闕之憂勞而於闕則選士之會

論及楊範當按之往古驗之當今之務而何敢或忘

欺其所學乎臣聞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集 20-76

乎固不察邦之道也又曰子欲左右有民汝單于欲力四方汝爲言乎有治人以行治法也故時有羔羊亦將之節則人將以重疊不勝爲難持有三務六行之條則人將以鄉遂是移爲恥時有勞勞安集開誠布公之政則人將以棄逆效順厚親敬長爲第一人心上而風俗自就使天下同心向道固非旦夕可以爲功而亦轉移勸導之有義也夫頃制蒙曰俗尚流濁人多習君子長者之行不少然見而告時聞本相率趨于仁誠欲以唐虞三代之治聖天下也管子曰禮義集聚國之四鄰童子曰皇皇永仁義者君子之行也今勸學典賢之典日殷而師儒之官皆以支養其高下不以行誼分其優劣遂至千進以爲能飾名以邀寵子衿多能迂之譏賢良解開修之學是未能體我

宋之寶

宋元

元

皇上受天懷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履布而平反之感是也今論其旨辭不以義勸其中子甚且出入得以游移其辭以相遁言地則本之不要鈞金東失之日煩是未能體我

皇上受天懷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履布而平反之感是也今論其旨辭不以義勸其中子甚且出入得以游移其辭以相遁言地則本之不要鈞金東失之日煩是未能體我

皇上受天懷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履布而平反之感是也今論其旨辭不以義勸其中子甚且出入得以游移其辭以相遁言地則本之不要鈞金東失之日煩是未能體我

勉之有實而事之招徠無取尤在於贊助之形使知事相如轍巴蜀而竊發者感恩如翼遂治渤海而流移者復集人望豈其相遠哉我

皇上于惠元元禁預徵徵加賦誠欲使內地之民家其保障也

皇上于招撫懷遠之心豈盡達於多力多士者乎故必得仁智勇

之臣論以大義處以至誠密必有扶杖觀化快談而仁而親

而長長之誼素所講究者一旦可以油然而自興則樂於子臣

之義而堅其翼戴也人心以正風俗以淳即以用兵善師之

宋元

宋元

效而理財亦知生財之有大道矣伏讀

制策曰經國之道不謬言財况今歲定方殷軍需孔亟生議

亦既籌畫多方矣而度支未見充盈施行尚鮮實效臣竊計

會計之而知言生不如言節者何也廣開山澤之利終不足

以濟正賦之窮多行捐納之條亦不足以給衆廠之饒以我

皇上崇節儉戒虛糜而費莫六于養兵養兵之費莫大于征行如

今之軍費料且諸項各省之採買官吏因緣爲奸內部之考

稽冊易易費其費本折轉移托言耗費開銷遲遲平準難行

臺庫積之使無定額六不察長此安窮應擇廉能視之

員查系物價之益得清絕靡尼之中飽其節省甚多百費以不次之權此四端之益倍倍值之遺意既費之缺和和之厚法去其言財有可足也至于河工虛糜之費尤宜子

其中而黃龍交遷（口）紙滿相水而之金錢終無安過之一

日則何不併分司之（口）員被歲費之千以佐工馬飽饑其汗費

既省餉餉漸充而（口）我

皇上後征發帑以爲心者德惠萬民生上有裨于經費下無妨

休養亦在于奉分之得其人耳凡此者皆平人心厭俗之

維繫而兼及于是足

因福臣之心安民之心總以克副我

皇之心所謂紀綱之振興者此也德義之敷養者此也而臣

欲錫片曝之忱以佐

聖德高深之實者亦惟本

皇上振興愛養之心推廣力行之經史諸習之精詳則因章可

以特指官方澄敘之靈一則賞罰可以咸宜作敢言之氣而

狀元

中外有遜遜之情就任事之忱而大小有一心之義謹職奉

之頑堅如金石信如四時炳燁先之謙寧始圖終防微慮遠

則克端之統業以執中湯武之懋修以建極先後同源訓等

合竊也以承景命而錫純嘏至近也以紹宏讓而華丕基至

隆也時逢風動之治可臻統邦慶豐之續可奏成五登三之

盛可以度越百王豈非垂範萬世者哉（口）草茅新進門議

論下

宏嚴不勝戰懼頓首之至

乙未科 康熙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古帝王統御天下建極經綏莫不商賁任能又享

兆庶官方澄敘府事修和農務典而野無曠土國計裕而風

貨流通獲大豐亨詢邦隆之上理也朕尚

天眷命爾繼鴻圖宵旰靡寧疾疫求治每思民生休戚關乎吏治

之賢否安全喉味端緒得良振於監司守今之任務加撫選

乃製黃之績不聞而貪黷之風如故或吏道雖多而端嚴揚

之法未善歟或大法小廉表率未得其人歟國家歲富於民

必使人無游惰然後田野闢而生聚蕃比年以來勸農墾荒

之令屢下乃地利未盡汗萊尚多抑有司奉行弗力耶將督

課者循名而未責其實也自昔九府圖法所以便民利用鼓

鑄之設其來舊矣通以銅不足用錢造未敷有以開採鑛者

衆元實

有以禁民耗銅議者果行之可永利乎或二行之外別有良

策職爾多士留心經濟其詳切敷陳勿足勿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 閣帝王之經緯天下莫安養生也弘綱獨攬於

必有鼓舞一世之權合大法小廉以統勸懲權得而吏治

清世運方處其泰而必有阜成萬福之規統民生罔計以常

周斯兆外樂而百昌遂此用人且財爲治天下不易之大法

古之深謀遠慮之上爲久安長治計日夜移此至悉也備天

下之人才常舉矣舉天下之才自足以成天下之治而遠任

得其理激勵神其用則澄敘之典不滯天下之財用亦優矣

合天下之財恒足以裕天下之需而勸學以盡其力鼓鑄以

賦其功則利賴之途益廣自德食幾康之法無以振飭其紀



自好者固不乏人然懲十于一千百則斂貪之法不可不立其防也務絕其侵漁以勵其清操歷試之勞效以程其賢跡則激勵之道得矣此澄清吏治之大要也至於服膺力穡人樂其業若石民之本性也非催科以擾之重復以驅之豈有甘於新輸交石用于不毛乎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今則民無儲蓄征徭役之需莫不取給于田疇而待供于至義氏倍出什一之息當其春則捐米于秋而徵及其秋則又捐米年之木以償也八口婦子且無以自給已成必匱之勢一遇水旱勢必舍耒耜而去南畝又安能以饑寒待盡之身而供敲骨吸髓之役哉今更之舊心農事者絕少間有奉行具文者催徵之令徵召會衆之煩適足以擾擾而無裨于實于農田水利救荒積穀諸大政觀之蔑如也至墾荒之法

在郵其費方面寬其起課使民知有服耕之利而國家除收寬賦之效如是則民樂墾矣苟若清丈之令適足為閭里之深憂增課之文賦以益窮瘁之疾痛牛種無所出飽恤有不聞民之熱者亦趨于荒而莫顧于墾矣

制策謂墾荒之法今墾下乃地利未盡汗案尚多應有司之奉行不力督課者循名而未責其實此其

呈上洞悉民隱矣今誠取其弊而悉絕之則木葉可興也至如鼓鑄之設其來已久尚有歷山之鑄湯有莊山之鑄皆所以利民用也後世有父子會鑄之法迄雖斷不行誠不如錢之流通也古法取舊銅易新錢勿雜錫勿用鋤今也以銅不足用為慮造者用多而無以給之既然臣見制錢之鑄源恒獨寡幾為用耳其達之郡縣者毋不如其行之京畿者錢價有低

昂未能盡一則民不便于行或有耗廢為器用者能半其值使遠近貴賤可以通行則民知錢之利而鑄出矣若開採之鐵地之所產本以給民則要必取之有制使官吏不得以借端奸盜不得以裁裁然後利歸于上而民蒙其利不然恐徒以滋擾擾之便也是故開採必得其人耗則必絕其源也此皆因

制策之所開而直陳之者也愚以為此二者皆吏治之事耳皇上極擇大吏有清心奉公之臣以范其上而郡縣之請尚不行田野之荒萊日闢制度以典財力以阜吏補職而民安業以問太平之基是在我

皇上正本澄源之化實以貽之也草茅新進固識是語千日展限不勝戰慄附題之至臣謹對



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膺圖御宇惠育黎元必吏治澄清而後民生安遂用致運際降天大度應理數有會甲協休徵至於海隅出口則不辜俾樂利享成彌平雷焉敷育

人春命福嗣不基風疫疫後勸求治理勉念民生之休戚由於吏治之全廉激揚之通數果其清廉卓著者時行按摺凡司民教其果廉然不發則大興事者成同者皆實課吏之冠冕也請託之習未除則情面難破喜惡之私未化則獎懲之權難以使賢最惟明黜陟允當厥罪臣率屬太速則

卷九

三

窮理極數歟有美言可得而祥之數喜言大者必有驗於人極先天之數而為天地萬物之變化該帝王聖賢之事其殊途一致其言安在古昔盛時登教還託重譯來賓獻琛貢贊賀德利用實裨民生通者雖觀靜息海晏不揚梯航所至商賈通行遠致外邦物產以阜吾民其固果有利而無弊可悉指陳夫與利必委其成立法務規其久何以廣善盡善為世利賴可永行歟商多士究心經術經濟其於官方廉善理數精微未遑略民之道者之有素矣其各抒所見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陸有堂

臣對曰闕帝王之握符發命而垂祐萬年也必有總諸一心者以立剛健中正之體而後非治焉有原必有極始天下者以大義成補相之功而後運世為有本蓋剛健中正乾之德

也乾德不昭而率天之性盡人之才守聖之常察教之變是

之謂天德我成輔相泰之道也泰道式協而守上之法天下之廉能過之情采遠之故是之謂王道惟王道一至於天德故先天而人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給子聖之源也百王之同里洋洋大德豈人力也哉由是以之聖更而百職于焉奏績而後廣積理庶績熙而愛遠人服遠人服而後甘用足故曰道者所由通於治之路履樂政刑皆其具也聖王起於上靜天下之聰明才智於性命精微之域使夫股肱良萬事康海甸同風嘉祥洊至久安長治以媲美於唐虞三代之隆昔未有不由此也欽惟

皇帝陛下

臣元康

卷九

三

道協參三

功業咸五

溥如天之德足以有容

念小民之念所具極遠

東漸西被南音北響聲域四海之外未格來王

至國古史明焉已時明時萬幾之餘是矣是謂

聖喜進而退和柔乎也夫夫之德文上龍乎聖喜得王

降神而而建國里典矣萬福周備孔思遠邇大治當計中國

之云焉扣而萬物得於斯民於仁壽之域耳可謂而心志一

納天下於軌物之中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臣致致以官方廉善之操理數精微之學柔遠格民之方下詢臣

伏處衡茅思欲德一得之思以爲

與朝拜獻者善矣今煌煌

清問實式承之不敢陳所學以對揚

休命乎竊以爲獎廉課行之法不可不體其情也天人理道之微

不可不原其本也厚生利用之圖不可不經其久也伏讀

制策有曰民生之休戚由於吏治之含濫滋播之典毀崇其清操

卓越者時行拔擢而計及於吏事言成而名實實以求殿

最黜陟之允當大哉

王言其所爲吏治計者至遠遠也夫古之爲治者必其三物六行

脩之平日然後升於司徒而授之爵故其時即無非常之才

而亦不至有不肖之行逮及兩漢猶爲近古吏之廉者輒

秩賜金以褒異之是廉卽吏之報最也後之所爲報最者亦

米元策

卷九

少異矣雖有飲水茹菜之操而刑名錢穀盜案之考成迫于

令甲而議其後是使龔黃卓魯勉爲循良亦有以知其不易

也我

皇上留心吏治大計有八法之條舉劾循卓之選調復

命廷臣薦舉廉吏特行優擢又慎簡督撫之清望素著者畀以表

率是天下之吏皆知廉吏之可爲效如今日也然而考成之

法尚簡其書則司牧亦有未盡蓋然考者法莫若竟向所

爲考功者而後之課行吏果廉雖則名錢穀盜案之未盡報

最不害其爲循良也苟三者即稱職而其飲水茹菜之操且

不可闕則亦何樂有此貽辜而誦覽者乎聞役常行廷臣公

舉之法使廉吏之上達不必盡由督撫之薦則則太吏不得

扼其進退之權而司牧者皆爭自濯磨以冀一旦之知遇矣

伏讀

制策有曰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弘之者人物必有理而理以數演

數以理神天人相貫之際誠有奧旨而窮極先天之數以爲

妹途一政之歸此千古心法之淵源也夫善言天者必有以

驗之人善言理者必有以通乎數天人聖數之歸即太極之

體皇極之用也太極爲河圖之中宮曰天一以至地十周圓

於四正以成五十有九之數其象從天五極本洛書之經緯

自戴九以至履一縱橫於四隅以成四十有五之數其法係

地孔子曰易有太極地發文王周公之所未發也周子曰無

極而太極是發孔子所未發也邵子言皇極兩名之經世是

從伏羲太極先天之圖洪範初一次九之數數用加倍以成

元會運世其數學又符前人所未發也聖之周子主理故於

米元策

卷九

通書言誠邵子主數故于內外篇言物然誠固理也物亦未

始非理也而朱子洛學實合理數而言之然臣以爲太極解

涵於無極其天地之體乎皇極懸建于有極其帝王之用乎

靜清於無極兩會歸於有極則道德愛發爲事功懸建於有

極而原本於無極則文章道德符夫性命惟我

皇上既運太極之清微求正皇極之主宰故時揚福以嚴厥庶民

而聖明時廉各則闕之異說而同行格物觀物之殊功而一

致此所以參天地非帝王而非僅講明理數之源流已也伏

讀

制策有曰稽敘遐荒重譯來貢獻琛寶賈賈利用實裨民生而

思遠致外邦物產以自吾民此誠不可不謀其利而防其弊

也古者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故四方來集遠方



無不致之物產今弊教誣數車書一統矣海隅日出之邦無不引領而望曰蓋聞中國有聖人焉澤洋恩溥物產不得其所則其珠琛貝旅幣無方固其所已因是合萬日之財以利

天子四海一家之象乎法莫若子每出入要道各置清望素著

大臣以爲之稽察其年而勿侵其利假古關市議而不征之義則梯航商賈暢然皆向風慕義願出於空室無慮道里遙遠山川阻深若非僅以利國用亦所以壯聲靈也非僅以阜民財亦所以固屏藩也且不以有用易無用則貨賄不可以不定不以有益易無益則物價不可以不善其防衛以示招徠重其誠信以杜邊疆斯經久之良模利賴之善策矣而能以爲三者之中尤有本末先後之辨夫洪範一書爲

狀元策

卷九

君

天人理數之宗而三人政曰食曰貨曰貨曰師食貨者即早財利用之遺意也賓師者即天工人代之遺規也惟

皇上上法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禮備中和兼綜理數而所以興

吏治厚民生皆不勞而自理其天德聿昭王道不著而

王道昭於天德以此也臣草茅新進闕識謹千冒

宸衷不勝戰慄惴惴之至謹對

康熙戊辰科殿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撫御寰區置敦治化必務本義行厚生止僇

俾俗尚鴻龐兆人樂利期庶幾時雍風動之上理也朕仰祈

天休賴承

祖宗大業夜夜宵旦期登邪隆念小民之依惟農桑是重而

野餘曠土室鮮蓋藏未底家給人足之盛將無漸消逐末者

尚聚而乘未耕者或寡與獨祖之詔屢下墾荒之令時舉率

作典事者素矣其果爭趨本業否與行其大於孝守莫重焉

康漢有孝廉之科其法猶爲近古自積習浮靡人鮮門內之

行士昧一介之後今欲使束修砥節何道而可教化之不興

以凡爲子者從事虛名而未敦實學也矯僞相扇中於人心

咸令惕然知返著誠去偽抑尚衡之從也夫野有餘風

狀元策

卷九

天

多端士匪情飾貌滋長澆詐孝弟力田事臻美俗其說可悉

括與而多士斯奮古今於此生士習得失之數著之藝矣其

各抒所學以裨教養之隆朕將親覽焉

臣沈廷文

下之治法以開一代之鴻猷必有憂勞天下之實政以垂萬

年之至計何謂治法立制乎紀建久安長治之規而學校井

田爲然畢舉者足已何謂政布德和令成一道同風之治

而正德厚生燦然具備者足已賴治法之立不恃乎法而恃

乎行法之治人實政之舉不存乎政而存乎敦政之實心有

治人以行治法則亮工熙載無一人不在承流宣化之中攝

德澤者必思民生何以克底於慶益司教化者必思士習何

以克臻於醇茂贊美歸與皆體無道之王東以良爲經緯王道之所以光昌也有實心以行實政則數政齊人無一事不盡端本澄源之道播德澤者必貴有以均民生於仁壽司教化者必貴有以勵士習於雍和振帥各恭悉本至誠之主志以冀爲昭宣王猷之所教養也解愠早用之治著義誠獲之休端在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東三出處

御六乘乾

止孝止慈允矣萬邦惟志

克威克愛慨乎四海爲家

紹千聖之精微禮樂詩書廉讓講道崇儒之化

東元策

卷九

三

同兆人之愛樂東南朔時滿爾租宥罪之仁

建有極而綱紀四方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魏蕩難名猶且左圖

而右史

卑厥心而服膺一德故翼汝爲汝明汝聽法廉交飭不忘夕夜

而爾春開已登三歲五而踰世於時雍矣乃猶

不自崇進等於是

之而論以鴻配樂利之原務本以行之實也雖古之懸輅設鐸

何以加茲讀古人之書慕古人之行事竊有志於當世之

務惟恐學焉而不得言焉而不得達今者幸承

鴻恩不敢備竭誠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乎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古之聖爲治者必使地無遺利而後農桑衣食之原以開必使人無遺力而後

抑私收獲之道以盡蓋多一逐末之民卽少一力田之民也一游惰之民卽少一幸作之民也野有不田而不墾是棄利於地也田有豐草而不蒔是委嘉穀於草莽也主伯亞旅之備無一人之不勤厥業則播種以時而不致以游手坐食之虞誠恐生成國厚漆林而外無民上之不歸於儲理則草萊盈野而不致以土地荒蕪者自勉其職業其在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農爾耕十千維綱言平地之無遺利而人之無遺力也伏讀

制策有曰蠲租之詔屢下墾荒之令時舉此誠如天之仁愛民無

已之盛心也然而奉行者或未盡其道則上澤之不能下逮

下情之不得上達者多矣是莫若責成于守令守令者親民

之官也守令之勤課勸則民樂其業而趨事者必衆守令之

東元策

卷九

三

董幸嚴則民畏其法而惰業者自寡但使守令各以重農爲

心則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之治可幾也何慮蓋藏之不厚歟

然而墾荒之令則尤在緩其起科之期而寬其隱漏之罰起

科之期緩使民得以優游盡力而利先在下利先在下而願

耕者不戒自孚矣隱漏之罰寬使民得以次第開報而更不

得用以爲奸吏不得因以爲奸而隱匿之弊自清矣操是道

以自之則地無或遺之利人無或遺之力百室盈而婦子寧

足民以裕國道流有外于此乎若夫古之勸士者有三物六

行之陳有鄉里選之法有戒休董威之具使之浸淫于道

德仁義之中沐浴于鼓歌弦誦之內猶且百年而化成焉故

其時之爲士者咸欣欣然有樂於爲善之思力行不倦而無

自棄之意處則有砥節勵行之修出則有安上治民之志蓋

其所務者實學也其所恥者虛名也而今之士其矣所謂  
聲華而門內之實行不修也所矜者結納而居藉之本務多  
疎也當其未遇則所憂者在功名而不在學業及其既遇則  
所未者在祿利而又不在于功名祿賦曰上以名求之下以實  
應之若上以實求之下以名應之其可乎然則為士者從  
事虛名而未實實學誠有如此

聖朝所云者於此欲大去其積習鼓勵其將來則必有以一其  
趨向而勵其志氣俾爭自濯磨以自勵于間修篤行之途而  
不入於浮偽苟且之習則其責在學臣與教官夫學臣與教  
官之設所以為士習計至詳且切原不徒以文章重也夫亦  
因言以考行蓋詞章以徵性術焉耳使徒求之以文章已失  
造士之初心至并不問文章而獨情而通斷野更有不可言

狀元策

卷九

三

者矣即如士行之優劣每學各列一人上之學臣以示勸懲  
其法甚善而其弊也或執一人之愛憎或徇俗口之悠悠未  
有能得其實者然則為善者何以勸為惡者何以懲乎伏請  
制策有曰行莫大于孝守莫重於廉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  
孝孝可以作忠周禮以六計獎孝孝走而皆先之以廉是孝與  
廉皆非其身之大節而人品學術之所由分乎愚以為孝  
廉之行於昔者未始不可行于今也

國家以科舉取士三年而一選其得人為獨盛則科舉之不可  
廢也明矣宜令所在教官每年各舉至行可風清操足尚者  
一人開之於學臣學臣核其實而達之於禮部禮部片其名  
察其孝廉之尤著者而以聞之子

皇上如果卓卓可稱足為斯世坊表則長以師儒之任使之振興

士習其餘不盡用者亦如褒美以示鼓勵庶士以實為  
而不為虛名矣乃臣以為治法之必時有治人實收之必本  
於實心者何也

皇上以愛養百姓為心而諸臣不能體此心以盡愛養之方其澤  
必致打格而難施

皇上以鼓舞士風為心而諸臣不能體此心以盡鼓舞之道其化  
亦必因循而未洽惟在諸臣洗心滌慮以

皇上之心為心而不徒徇一日之虛名乃為實祿位則治法立而  
實政修以厚民也至順也以端士習至正也推此而遠至理

帝不其於以華罔焉體國經野垂裕於以永久焉我  
國家億萬年之業傳之無窮矣臣草茅新進固識愚謬干冒

不勝戰慄屏息之至謹對

策

卷

三

甲戌科 康熙三十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統御寰宇莫不以國計民生爲存降安  
替人材蔚起吏治澄清府事修和黎黎康寧孝慈兼濟斯世  
於熙皞何屈之有也朕惟御以來孜孜圖治恰恤民隱時切  
懷柔三思萬事之夜休養生息慮無不周然年歲復不登  
歲旱之憂而民思之地又珍楚苦悶尚無絕色其何可欺  
以定山河而圖壽考今雖修葺奏奏已以安濟河道而得采  
石爲之橋以資通濟而所出也此米價斯減者因  
街市豐隆作堂公以我民時時所出也此米價斯減者因  
以嚴核樸作人之化何術之從戴至於生民休戚視燕同翼  
否表率承宜端在大吏必內外臣工精白乃心奉公謹已而  
後史仍民安茂登上理其敷勞勳勸之方果安在斯爾多士

蘊懷康濟久矣其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胡任翼對

聖對臣問聖主庸圖御宇而爲莫年有道之長也直與天地  
同其覆載則無一不在不肖莫麗之中而所以軫恤而安全  
之者無不至抑與父母同其恩勤則無一不在厚澤深仁之  
內而所以陶淑而撫輯之者無不周蓋天地之於物照臨之  
以日月涵濡之以雨露凡待恩之物必委曲以致其生成  
而天心之仁愛無窮也父母之於子扶持保抱以視其長疾  
痛病幾惟恐其傷身凡有宥之子必多方以盡其怙恃而父  
母之慈祥無已也是以聖主之治天下於國計也既經其可  
大復圖其可久而治有不登於上理者乎所謂措置得宜而  
育以成咸五登三之化於民生也厚生以養之正德以迪之

而民有不徧爲爾德者乎所爲清和盛理而有以致同風  
道之休由是民胞物與切其懷平平成不泰其緒贊我極  
勲文教育工九釐宣其猷此唐虞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  
非漢唐所可及也欽惟

道賢三才

功高萬世

開天地未嘗開之景運海潤星暉

廓帝王不能廓之版圖邇安遠至

大無私以錫福執權執衡執規執矩執矜乎曰旦曰明

建有極而用中作肅作又作哲作謀雍雍乎亦臨亦保

愛民惠下裕積貯之大命而獨租減糶由幾旬以達兩陽底登

米元贊

柴九

警域春臺之內

重道崇儒闢洙泗之遙源而釋奠樹碑入宮牆以瞻輪奐羣

漸仁摩義之中固已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陰陽調

載之間被潤澤而大加美因汾之內開盛德而皆徠臣請福

之物可致祥無不畢至而王道成矣乃猶

聖進位等

而咨以人材吏治之要修和康阜之原雖古之懸輶設鐸何以

加茲以臣之愚微賤弁鄙亦何足仰承

問然作嘗聞柳宗元曰思唯報國獨有文章又聞歐陽修曰

患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其官職不效言是終無可言之日

也。則當拜獻之。

予方發策而賜以親覽其敢不醒千慮之一得以對揚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休養生息慮無不周頭年獨復不啻數千百萬而被思

之地災沴旋告閭閻尚無起色有以見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有加無已也臣以爲民之通有二開源節

流而已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

年耕有三年之蓄誠使勤其谷鍾時其欲藏野無不闢之士

農無不力之田則開其源之說也至天下之生財止有此數一

人耕之十人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一人織之十人衣

之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誠使微其游惰禁其淫侈家無坐

食之人俗無耗財之事則節其流之說也至備荒之策豫於

平日則積穀爲上酌於臨時則平糶爲功誠於賑給之餘佐

以減價之法則民之窮而無告者既有升勺以資生即民之

衆元矣

卷九

下五

稍有不足者亦不致數二鬴之不繼此其爲澤誠普而其爲

利誠周法莫有善於此者也至於河工修濬漸底安瀾轉運

之舟如期而至謂非我

皇上平成之治足以駕神禹而上之者乎而

制策獨怪怪於黃連兩河所關甚重欲俾永固無虞萬世利賴誠

衷睿獨斷之主意也臣竊謂黃河之性高悍端微古稱難治

而後世益難者以治河兼治清也運河之流委輸涉注飛輓

攸賴而當慎防者以治清兼治河也然而數百年以來

河工俾又利賴無虞莫如今日但人享已成之效則食福而

不知人懷忌功之心則指利以爲害誠使任事之人庶公清

慎不執意見之私不循偏黨之見浮費必倍費工必實毋待

潰決而始議隄防時計目前而致忘久遠上流宜分則條爲

支河以教其奔騰衝決之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通渠成水  
門以資灌漑使河之流分而不至於激下流宜清則相灌最  
諸都河堤可築之地築之汙下當水衝之民可以告促之勿  
與水爭咫尺之地使河之勢緩而漸有所歸此則一勞永逸  
之策也伏讀

制策有曰學校賢才所出此北來磨斯職者因循陋習最弊營私

以致教育乖方士習凌兢而欲釐剔振興以廣機械作人之

化臣以爲欲士習之興起誠在乎教育之得其方欲教育之

得其方誠在乎磨斯職者之絕其私弊而已我

皇上慎簡學臣破例錄用誠千古未有之舉矣而磨斯職者有不

洗心滌慮以副

皇上養育之雅化者乎而臣竊謂教育之方尚有宜變通者古者

狀元策

卷九

下五

造士之法服習於九年大成之業其學六禮七教八政之屬

其文詩書禮樂上觀古道無不究也今者文藝之外孰是察

其才智行能而優錄者乎即有優劣之條學官徇情呈報而

於振興之典蔑如也臣愚欲於文藝之外特設策士力行一

科士之與於是科者務俾鄉里著聲舉行升之學官與學臣試

其文藝復優者升之於朝命於家宰而官之備舉與地賢才

之一端數若夫生民休戚視庶司賢否衆事亦宜與在大吏

必內外臣工精白乃心奉公潔已而後吏飭民安式登上理

大哉

王言誠萬世人之極則也夫人臣自妄質以上祗期有濟於國

事何有於身止期不輟手公忠何有於已益時有異四知之

惕震何患晝夜之企不却手府有焚香告天之趨扶何患

直之弊不絕乎時有不謝邪暴之叔何患槐李必在私門  
槐柳森然並列乎臺大臣能潔已奉公而後能表率寮庶庶  
司能潔已奉公而後能表率寮庶庶誠使弊之於有司不計  
逢迎貨賄而以廉善才賢為薦舉守令之於百姓不務催科  
督責而以勞心撫字為急公則吏察循良之化民安樂利之  
休矣凡此數條謹附

聖問所及而盡其愚而要之

皇上興造化俗則古之平章親選百執昭明者莫之能遇也知人  
則華則古之黜陟惟允選廷推公者莫之武加也正百官以  
正萬民是仰瞻察亮未庸修舉和之監理也以實心而行實  
政是仰解嚴卓財助於變之休戚也臣所謂與天地父母  
同其德者以此也草茅新進同識忌諱干冒

成元策

卷九

人旅不勝戰休阻越之至謹對

丁丑仲夏

皇帝制已收惟治天下之道必期乘遠能應察吏安民俾世臻清  
寧之民人享耕鑿之利庶幾海外外無一物不得其所頃因  
遼瀋之禁禁行天司慈巨惡既殄西北塞外無已蕩平賊中  
外一統之其人皆言赤子覆育生成原無區別其何以撫循  
綏柔使為臣者不致於此離間風者得遂其貪愚故外氛既  
除則民生何由休養朕深清治安治思雖賄賂之入素所深  
嫉所復嚴加誡諭法在必懲但恐糾習相沿未盡復收今欲  
使大法小廉人懷恐懼慕惡之心共勵羔羊素絲之節其何  
道之從也至于黃運河河為運道所係比年以來水漲壩仍  
時有冲决已支百餘萬金饑饉工修築尚未底緒何道而疏

成元策

卷九

三六

得便宜悉免從之惠堤防孔固永無潰決之虞斯國  
生均安矣其欽此奉旨通達爾等留心當世之務務于中主  
素與各抒所見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臣李鴻章對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成天下之大功遠近皆畏威  
懷德服人之神而安內攘外之賴以奏必立天下之大法  
貴嚴密整肅洗心革面人之化而察吏安民之效以隆必興  
天下之大利川微皆守土致靈成聖人之治而河清海晏之  
休以永益成大功者必始乎斷泰淵林肅恩威所以立用也  
立大者必由于明防微杜漸清濁所以不淆也英大利者  
必歸于清平地成天民知所以承賴也身居九重而上加通  
方州以宮府一體之構成上下相維之勢遂至由于通安



張元策

卷九

四

游而效績則廉恥興矣一則由于懲陟之未審也蓋字勸訓  
彌縫之計難以慈良而著下考將潔清自好者不勸苟其行  
則科歛之志得以遂迎而瞻頭擢將剝民脂上者日多惟廉  
其黜陟俾涇渭之有分別仰操勵矣使其人而果廉也雖刑  
名錢穀之事稍有誤處宥之可也且用之以風有位可也使  
其人而果貪也雖刑名錢穀之事無一不列上等罷之可也  
甚且誅之以示懲戒可也彼見貪者原為身家乃至不保其  
祿位廉者原愛百姓因之大建其功名而猶不爭自潔廉舉  
行惟謹豈人情乎臣所謂正天下之大法必由於明若此也  
至於水者天地自然之利而河則為古今莫大之患也我  
皇上親行閱視重委耆臣又復歲發金錢百餘萬及時修築而  
制策猶以疏濬導流保民而天下誠國計民生之大計也臣聞  
張元策

張元策

卷九

四

此皆治天下之要務也而要在  
皇上主持之心而已惟  
皇上以勤勞中外為心則無不畏威懷德而事轉來煩矣以肅清  
吏治為心則無不將慮洗心而貪墨自化矣以平反底績為  
心則無不守土牧畜而氾濫無警矣以昭法紀則海內肅清  
革弊於受朝野眾觀其盛以彰通化則民物咸亨山嶽靈瑞  
人神共觀其休時雖風動之治可臻茲邦屬望之慶奇表咸  
五登三之盛可以度越百王矣遠能避辭歌  
天子萬年物阜民安咸頌  
一人有道靜謐之軌至治之休也臣草茅新進固識品諱千  
宸璣不勝感懷懼越之至謹對



多士建康康久矣其詳著於篇

臣江 釋對

臣對臣陽古之帝王以一身立乎天地之上意論色授而六服承流言傳號流而萬里用命用以登黎元於上理厯天地於平版益必有經久不厭之法以制群動而驅萬方亦必有明作有為之人以釐百工而熙庶績有其法故事得其序而大綱以舉萬民以張禮樂政刑禮然定臣民之法守有其人故官得其宜而大臣以法小臣以廉水火食器器皆具焉之功言是故內有闕離離趾之心而外乃有立政周官之治上有章作興事之起而下乃無哀感沉痛之風設誠於內而制行之則還至而立效提獎於上而振勵之則日起而有功自唐虞三代而後數千百年之間凡所以立綱陳紀維繫者

物莫不由是無所施之自古按之方今當已治已安之稍屬益諒夫誠民阜物之通亦惟以治人行治法而已本端則本

正源潔則流清方原者勢業任重者業廣固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云云從易也欽此

皇帝陛下

臣等謹

奏

弘經文滿武之功

裕內聖外王之學

總萬幾而齊七政謨祖賜賦蹟言書於和平

立四維而美八教黎民安民致雍熙於簡易

翠華出而群黎望幸歌衢擊壤春陽嗟一路之山川

狀元

卷九

臣

丹詔開而多士觀光誠撫著我羅網盡中原之麟鳳臣竊伏祈

聖澤久矣乃者叨有司之薦與對

大廷敢不竭窮光之一得敬揚

休命

制策有曰休養多方而尊尊或能下究省巡時舉而疾苦或重

於上聞聲康黎星而胥吏向多奸頑貴粟重農而閭閻未登

豐裕大哉

王言此誠先慈愛民懷仁無已之盛心也臣聞安民之道在乎察

吏察吏之要在於察其面而察其心原由於大吏今自內而外

尹外而縣牧無不仰頌

聖聰懷簡在位其間奉法循分者固多而寬猛不節者亦復不少

益人懷苞直之私史有竊疑之術工便給者指爲才能守境  
直者日爲罷軟與利除弊者斥爲生事習聞情者稱爲老  
成大史之黜陟不明則小吏之貪婪日甚惡其所欲杜絕小  
民假公借私侵濫庫帑以爲迷途上官之言誠其所在任也雖  
有整頓之虛文大部以情而爲蒙蔽其去任也雖有窮空之  
實據一旦收帳總局即移更其甚者守令一經台澎之薦舉  
而即破壁狂飛各夜自任其所欲爲之或嚴而吏道不難代議  
迨至耶結託出點墨系舉其不得不至於利小民而後  
國幣七勢也而我

之所以謂耕時備荒賑窮與大工者不可開矣夫桑麻畜牧小民之本富也任土作貢國家之正供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以田間終歲之勞動而上輸之府廩以

宋九

四  
五

朝廷無窮之經費而取給於司農而爲年令者國數以虧之見  
告此其害尙詳議乎今誠謂必宜之法廢貨賄之節重虧空  
之罪而司農必大吏始爲錢大吏則非法行自之入知長咸  
無害同以長惡無睡則以客私積取之廉者有以自見而不  
自者無所容其奸吏之道說清民生自裕體

皇上厚民之心以爲心則禁奢崇儉積穀勸分民有餘藏矣由是  
定條制以興禮樂崇教化以厲人材安耕鑿者亦知事亡而  
綈頭處此者莫不兼濟而濟濟所謂史稱其官民安樂業  
風流令行刑輕奸改至此而猶未便仰副

制策有曰淮黃兩河民生運道所繫何道而令河務大小臣工盡

心經理瘡藥合宜平成早奏臣竊以  
皇上之治河者勤矣

不在河之害於北而在淮之害於南蓋河入淮以後漢口  
弱而河口益始猶河淮相半則終也淮塞陳而下河爲受而  
東勢不得泛溢於上源故應漕之間無憂不受淮壅而河  
流之弊且解決於徐矣明人謂此言生由蓄能

轉信一節局

朱元策

卷九

四

皇上洞鑒中矣  
皇上天授神靈同符文命

時是所主親歷河干相度高下之審形皆役河臣之方官各詳具  
盡矣然雖濬不勤則河身易變險築不堅則土功日費今議  
擇公忠精敏之人使之勤職任事詳挑源頭諸縣之水以防河  
之衝潰固實請濬之水以瀉滙之勢矣而時濟雲梯關入海諸  
處近下流有所謂而須挑中河淺淤之所使漕艘無所滯阻  
運道通而河流順上可解  
皇上宵衣旰食之憂勢下可憐東南晉楚其谷之赤子而中可以  
節省

請也凡此數者臣得因

清問所及而竭其愚然臣又以爲治法之必特有待於人者何也  
皇上以愛養百姓望諸臣而諸臣之治民者有愛養之名無愛養  
之實皆澤之所以不究也

皇上以清築河工程諸臣而諸臣之治河者有清築之名無清築  
之實皆水土之所以未平也傳曰有治人無治法

廟堂之上公行賞罰之權察吏之閒實體公忠堂一政以激濁揚清  
勸官紀而大法尊以興利除弊窮民生而大功奏則六府三

正皆可以冰四解九州固不又休光美實傳之無窮我  
國家億萬年之業豈不列是矣哉臣等謹進同謹此謹言

東元集

卷六

四



帝制曰朕臨天下四十餘年宵旰不遑勤求化理凡東治之

淑慝民之休戚無終刻之頃不切於懷比歲以來神廟變

革諸事則聲靈肅然有治平之象康樂之風矣然而有方猶

未甚飭科俗猶未盡淳論獄猶未哀止豈久道化成之難期

歟抑有司奉行者之不力也從來治有大體貴在適中若或

矯飾以適名深刻以求異雖復矢潔潔清而民不被其澤豈

非務糾核則人受煩苛之擾尚寬乎則人家休養之福其何

法以激勸之賊夫間閭之風俗世道之淳漓繫焉風俗厚則

仁讓之教興風俗偷則霸凌之氣熾今欲使家敦孝弟曰勵

廉隅共勉為忠厚長者之道而耻為非僻浮薄之行宜何術

之從也至於刑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者

也若乃飾辭周內輕重失平又或恣意濫刑無辜罹罪狀甚

痛之每當法司奏獄必詳酌再三求其可生之理茲欲聽獄

之吏體朝廷好生之心悉歸平允以漸臻於刑措何道而可

夫文治絕而不繼則民心感而易從習俗厚而靡爭則刑罰

清而不濫事有相因理本一致爾多士竊習詩書講明久矣

其悉心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等聞帝王之錫極垂模化成天下也通鑑有而建太平

之其則賞其享太平於有不惠澤敷而庥曆敷之本則貴其

綿曆敷於無疆大太平之所以長享而赫敷之所以久綿貴

茲萬方已治而益求其治兆見已安而更賡以安此其至德

者誠各而垂裕者誠遠也當其經營於未治容儀於未安必

卷十

一

元帝

卷十

二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平純熙前修梓木全之圖猶復不忘乎

聖慮乃通

近而咨以官方之未盡仿習俗之未盡淳訟獄之未盡平治盜求治安益求安之至意也愚以爲未治而求治未安而求安者帝王之功也已治而如未治已安而如未安者聖人之心術也我

皇上既崇帝王之功而復運聖人之心體其於澤大治淑世風化民時而所播其影自隨源深而流自遠者乃奉行或有未力事非有司之過歟伏願

制策曰治有大體貴在適中若矯矯以邀名深刻以表異雖天志潔清而民不被其澤大哉

王言真有見於官方之重保乎民也夫潔清自治固亦爲臣之所

狀元策

卷十

三

應爾下日讀書稽古一日居官而以食言聞此下愚不肖之事對有司者必爲之手士大夫報

國庶民期待遠望而不受苞苴足堪乃事乎乃武以此悻悻目矜非強也事至則活名斯耳見其小而所就者必不遠矣

且大奸名重望之人其居心必苛而民之不免於罪戾者多矣其過事大而以之爲家必保其鮮矣彼汙吏利民固不足道乃能然其害之害而至以苛名立異爲而患此民

之端可不中其計耶是爲傳奉

皇上之謂寬以容人乎以是事無違才於辭核無肆志於煩苛安

靜柔易與民休息則良吏之風即昇平之象矣伏願制策又曰風俗厚則仁義之教興風俗偷則蠹陵之氣熾將使家

致孝弟戶廟薦醵勉爲忠厚長者之道而耻爲非背污薄之

行此尤化民於俗之大機也然天下之太平久矣開創之時

兵戈未戢或有踰陵今四方久靖德化久孚於此去舊陵而

歸仁讓直易易耳夫孝弟爲百行之原未有人人自致於孝

弟而風俗猶不長厚者也廉問爲立身之要未有人人自勵

其廉隅而風俗猶或有浮薄者也我

皇上頒行

聖諭教澤深廣又方

昭班孝子順孫嚴禁誣害善良所以率勵風俗而遊之淳古者其

道甚備惟在有司實心奉行訓飭有素勸戒有方民非無良

安有不歸於仁讓者耶抑臣聞古有孝廉之科今雖不立其

名而未始不可行其實爲有司者能孝與廉特加優異以

爲開闢之倡其於轉移風俗或未必無補也伏願

狀元策

卷十

四

制策又曰法司奏獄必詳酌再三求其可生之理茲欲聽獄之吏

朝廷好生之心悉歸平允以漸臻刑措此真

皇上生天下之心天下久已共見之矣而聽獄之有司或飾詞問

內輕重失平又或恣意濫刑無辜羅罪誠有如何

皇上所河悉者夫人臣奉職無在可以飾詞而況人命至重刑獄

至慘豈可以文致爲獄乎斯民不幸有犯視有司之一言爲重輕而乃偏任已見或受人囑託甚或賄賂賄賂遂至偏

詞罔內其咎雖有差等要其違心而棄理則一也至於有司

之臨民非可恣意自爲而刑辟之際尤爲不可者刑之而當

我心無憾而彼亦甘心刑之不當彼將覺忍而我心藉欲

乎恣意之刑必無一當可知也夫

至德之主而能循理恤人以留成刑門無刑之治斯其各豈可

逆乎易曰明慎用刑明則能詳慎則能酌誠

皇上詳酌刑二之心而治獄必得其情無偏詞以定罪刑必審

其當無恣意以行私將庶司皆卑而協應於

今日如天如生之堯舜豈非至治之軌歟臣竊觀是三者皆在

皇上萬幾措注之中而獨諄切而弗釋者凡皆迫於爲民耳

皇上以是倡之羣臣以是應之上而督撫下而郡縣皆平易之治

無苛擾之端則休養宏矣聚之郡邑散之郊野皆良厚之風

無浮薄之習則教化廣矣大之重案小之輕刑皆平允之情

無冤濫之獄則和氣流矣要之吏治不雜而民俗自淳民俗

既淳而刑罰自省是三者又有相須以成之理焉而總本諸

皇上愛民之實心以致之將見和寧播於千百國而山海湛湛

其休昌熾勝於他萬年而純禧積慶衍其澤請得載述而殿

盛美待之永永無窮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懼屏退之至

奉一

五

丙戌科庚辰四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撫御寰區華華嗣治期悠久道化成之效所以澄叙

官方漸淳民俗勤求康阜薄滯煩苛者無不殫心區畫而猶

慮吏治之絕滯不齊習俗之流漓不一民生雖盡賦於盆寧

庶獄難盡歸於平九十四餘年以來宵衣旰食未嘗一日釋

諸懷也夫作吏之道在潔已愛民拯最不飭則行檢俱舉其

或市名立異自以綜核爲能則民無從察茲欲使大吏以平

有司咸清白持身和平御下俾小民安食息之常而無獄市

之擾自何道之從與汰土民遠瘠土民勞閭閻之恒情也爲

長吏者非時申教誡則無以儆偷惰而息奢靡今欲轉移習

俗效齔風之勸而各修其業法唐風之儉而克中於禮將何

以倡率之積野老天下之大命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故雖水旱偶災其民恒足自給今者蠲賑屢頒而民間委積

或寡豈其習於華侈者不知樽節歟抑有司視爲具文而不

知所以勸導之也茲欲比屋蓄儲而豐歉有倚何施而可至

於刑以爲教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服於小大之獄必

平必慎毋念民命至重務委曲以求其生乃四方奏報或未

協中而爲獄之吏至有是用酷刑濫傷民命者何其慘而不

恤也斥殘刻而進慈良俾獄無冤民則治裁刑措必有道以

處此大批吏尚廉平則刑無濫虐民知勤儉則家有蓄藏表

紳道勸責在司牧爾多士講明於吏治民生者素矣其意

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施雲錦對

臣對臣聞帝王之曆闡御宇而垂統萬年也必有法天不息

奉一

六

宋元策

卷十

七

未有不積諸此也欽惟

皇帝陛下

經綸萬有

綱紀三才

調玉燭以來財清晏享祥人表陽和普被

握璇璣而撫運平成介福九天湛露外敷

生而知安而行之乃武乃文廣運立古今之極

乾則健坤則順時雨時暘時寒時燠中和樂參贊之權

丹始布而命官咨岳靈俊升賢務使人樂効其長而觀光華

者十八百國

聖德臨朝發策理實刑故非必使物物各得其所而被潤澤

若此則

之學而後能治未治未安之天下故聖治之必錫民牛之必

恤常經緯損益於數十年之先亦必有與天合之德而後

能治既治既安之天下故聖治已傷而益期其務民生已困

而益深其恤已困而益於數十年之後夫聖故所以遺我

官方者必使之悉歸於康平而後已也所以裕庠民俗者必

使之習於禮義而後已也以東康寧師至於無一民之失

所而此心猶不勝欣慰也惟一人之心與天同其默運故一代

而此心猶不勝欣慰也惟一人之心與天同其默運故一代

之治與入同其化庶幾結之所以威服民風之所以不變積

儲裕而民食無匱乏之憂刑獄清而民命有生全之樂無一

非王者之精神所與爲維持而鞏固者馴主休徵畢集天命

用幾而不基由之永莫享國於以久長唐虞三代之隆其道

治已昏於三古禮樂既興兵刑既措猶復以肝而食育而衣保

泰極盈絳鴻圖於行水

慮諸乎四方時審以奉風以練吏則以老者安之青壯賦

民星物遷家於無疆蓋治無疆治之念無疆於累洽重熙

而

聖主自聖之誠肅切於瞻咨情訪乃進下等於

廷而軍之司史治之司官俗之末也聖與夫民生之務底

於聖德直欲之治歸於平文也生達明發拜獻有懷慈願效

一得之思也久矣今

清問舊式臨之敢不直抒所見以敬陳無隱乎伏讀

制東曰作吏之道在察已愛民猶願不傷則行檢俱廢其或市名

立異自以綜覈爲能則民益滋累大哉

狀元策

卷十

王言萬世居官治民之範範也夫吏不廉則資貪肆以爲利而無

以彰節儉正直之風吏不平則逞擊斷以爲能而無以錫豈

弟慈祥之福資殘名顯行其剝削而恒欲腰民以自肥固非

爲民司牧之義也擊斷者隨行其剝削而借以擊斷而動衆

亦非與民休息之仁也古之良吏有克砥介介之節者矣蓋

廉則其心清而苞苴之私必却其廉慎而廉之務必嚴尋

夜之所以不欺也而不務赫赫之名者矣蓋平則其行和而

婉爲之術不作其政公而徇執之弊不生蓋平之所以無擾

也誠使今之大吏以及有司無一人不仰懷我

皇上慈叙官方之主意而相與治自以持身和年以御下則百姓

無不樂其福而國家亦樂與受其成奚啻異昔之私

美漢世也哉伏願

制策文曰沃土民逸積上民勞

偷惰而怠者

王言萬世民風土俗之標準也上民生在勤勤則不惰非上之人

有以量之則有蠲水美食而積為惰游者矣民德在俗俗則

可久非生之人有以率之則有后服治備而自上無等者矣

彼夫七月之勤也農桑之業而無非稼為衣食之謀非王化

之木乎今之教民者苟備之教其勤以名修其業則日無沃

土思諸之谷蠶蜂之食蠶蠶蠶務閑而已有好樂無元之懼

非聖澤之遺乎今之教民者苟俾之法其儉而克中乎禮則

自有磨土而善之休大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向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則欲教民節儉以克訓我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制策文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今蠲賑屢頒而民間委積或寡

若足是誠足煩

耳慮也夫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

雖有水旱而民不饑今者州縣之積穀竟做常平之遺法然

其行之既久也出陳易新之際官或肆其侵蝕動支散給之

時吏得緣而中飽則良若以傳諸民者還為民用而豐歉庶

有備也臣愚以為宗儒朱熹社倉之法今可畧更其制而俾

民之貧厚成者只出無其散之也無抑配之擾其飲之

也無取盈之弊而民可復躬為勸導俾民無習於坐食而

涉為傳師之有方氣誠之宜裕則庶乎比屋皆儲而大樹我

皇上勤求康阜之至意矣伏讀

制策文曰刑以弼教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乃四方奏

或未幾

予而蠲獄之吏至有恣用酷刑濫傷民命者此誠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積乎中而溢乎外者也夫刑者禍也一成而

不可變故君子肅心焉悉其聰明以察之則必無察謫失中

之獄致其忠愛以恤之則可無濫傷民命之虞乃今之高吏

者上畏奏御則多嚴練以致文其詞恐貽失出則或罰內以

麗人於法獨不念人命至重奈何不委曲以求其生而行威

以逞乎誠以于嚴為必不可師以羅吉為不可法滋養惟乎惟

允有以仰佐刑期無刑之治而後我

皇上蕩滌煩苛之至意亦於是乎垂休百禩矣凡若此者事有相

因道無二致蓋吏尚嚴乎則刑無惜虐民知勤儉則家有素

藏而累之我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遷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衆而斯其澤

聖以天工人代者運於下而察吏安民不以治功既成而儉其施

則以法天不息之經為與

天合一之德由是百職修而於變之俗媲美中天三農慶而風

中之化同符周室我

國家萬億年之休永無極矣臣草茅新進闕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頃越之三臣謹對



一丑科康熙四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君臨萬民將五十年每念治道以任賢能安民  
生為事乃所為於世公也求與名節相形賦化教育人才者  
不啻數倍之殷而臨道之切矣頃者之賢員大小臣三果能  
精白乃心而士習民風舉皆蒸蒸而與從來人思之於  
國家相切休戚所謂腹心股肱肅為一體者也倘或怠惰  
私背公議當則臣職謂何夫不欺之為忠誠為之為誠古名  
臣忠誠合然後能正不阿阿然後能下今欲戒欺去偽以  
其勉於一德一心之誠豈無其道哉夫為國者為臣之標準  
也誠能以名節自勵則持已有清介廉潔之修臨事自有勁  
挺激昂之氣立身服官泰始基於此其何以使在位者咸以  
禮法為防檢以名教為矩範與至於限之強弱皆吾赤子乃

宋元象

卷一

士

或迫於饑寒或失於訓誡轉而為盜非其本心為有司者能  
曲體良民養其生計勉以禮教使其民皆有榮生之向往  
之入則良善安而美善可格非民教之功務與萬家委  
士期於實用文詞具斯事也昔之為官者通傳治有履歷經  
傳以誠實為引春秋以隨德者為一舉首一經者多矣其能  
盡行斯學以施諸政事者有金士奇第理達務以收明體適  
用之效句道而可大抵朝廷古之為官者自明民俗日淳  
而士氣益奮學校多通性積古之為則教身有本而奉職無  
愆爾多士講明於學治理者久矣其志陳於篇將將現覽  
焉  
臣趙德潤對  
臣趙德潤對  
臣趙德潤對

宋元象

卷一

士

下之心莫不竭忠盡誠矢報國致身之義而偏陵好惡之私  
不作必有以振作臣工之氣莫不循理奉法懷職行立化之  
志而苟且瞻徇之計不生心有以厚天下之風俗使愚陋皆  
修應浚心知為善之樂而轉移精習者不令而自行必有以  
明天下之道術使士子皆明體達用成經世之材而致育羣  
英者無遠而弗屆士上有公忠體國之臣則下無匪僻使羣  
之眾百工羣而為民正也一有砥礪廉隅之臣則下自收修  
實學之士禮義立而教化興也聖王之知具誠故與三三大臣  
早夜講求所以漸摩陶治之而致聖之術其時之大臣亦以  
君之心為心通相倡也以率其師尹百執事於是可收皆循  
良而民生以遂膠庠多俊又而士行克端唐虞三代之世明  
良合德師濟盈廷不下階序而化馳若神則不基聖國幸國  
久長而治道成矣欽惟  
皇帝陛下  
乾元仁壽  
維熙聖臨  
聖德重矣所以無遠  
宮闈聖德之德足以有容  
泰交治而容德臣歸一德一功勳幾以代天工而樂業  
吳命申而敷陳奏訓無偏備德教福以錫民福萬壽平  
獨賦重矣合水火金木土穀六府惟修而具秋五禮敷五教歌  
五刑普施德於千八百國  
升賢納俊總孝友廉潔任郎六行並舉而且開四門達四聰明  
四目垂休烈於億萬斯年固已俗進雅熙人遵道路天之

問彼潤澤而大豐美海隅之遠聞盛德而皆來臣乃治猛

聖不自聖之心猶廣容導訪而靡遺進等而策之以獎公忠振

名節民風士習豈盡不變之道以臣之愚固非有官守言責

之寄何敢言司馬之短長非有封疆牧民之權何敢言羣生

之休戚非有師帥董率之任何敢言人才之蔽否然嘗按之

往古驗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燕也矧煌煌

清問實式臨之敢不直抒胸臆以効芻蕘之一得乎伏讀

制策有曰人臣不欺之爲忠無偏之爲誠忠與誠合然後能守正

不阿獨立不倚大哉

聖訓其萬世臣道之極也臣聞天道不言而四時之更五行之佐

張其教焉臣道有終而以宣上德以達下情圖展政焉善矣

狀元策

卷十

三

元首腹肱聯爲一體所繫匪細也古之爲臣者平日以天下

爲已任及至定大策決大疑毅然獨斷於胸中而絕無依同

瞻顧之累且當官必不負其所與而主利害相乘危疑並集

亦卓然獨行其主性而絕非倚倚倚之圖蓋忠則幽獨自

懷可以格天地而質鬼神誠則精白一心可以感豚魚而盟

金石自非然者畏罪之念重而赴功之意輕功名之慮深而

忠愛之誼薄推誠趨避之情多而慷慨任事之力少國家奚

賴焉今欲戒欺去僞亦惟使之誦明君父之大義研析理欲

之大則不以禍福而動搖不以艱難而退阻則庶幾忠與誠

合而無愧於古人臣之義矣

制策又曰名節者爲臣之標準欲使在位者或以禮法爲坊檢以

名教爲矩範誠探本溯源之論也三代以下尚名節者東漢

爲多至宋南渡而最盛明之東林亦繼踵然則名節之禍

不旋踵而隨之大抵名高爲衆所尤忌摩爲物所畏天下正

人少而小人多附和小人者多而排斥正人者愈不少雖亦

人惡其異已而事變於相形之故然當時士大夫之名節或

不無矯枉過正之失而操之於禮法名教未必盡合乎中也

夫以禮法爲坊檢則嘯笑不苟跬步必慎一起居出入而若

有父兄師保之臨以名教爲矩範則談說忠孝履蹈仁義一

視聽說言而皆有天下後世之懼則定義利之辨必嚴廉恥

之坊必峻患得患失之思必絕而矜奇立異之見亦必不存

所謂持已清介臨事讓尊者皆本乎此此即昔人不愛錢不

惜身之說也天下有愛錢惜身之人而能自厲名節者乎則

狀元策

卷十

四

制策又曰爲有司者能曲體民隱輕重其生計勸施以禮教使民

皆樂生嚮義則良善既安而秀頌可格此誠好生如天保民

君子之至意也夫民非盡無良也非盡蠢愚不卒也誰無家

人婦子之情誰無則廬鄉井之樂其或弄兵潢池草竊伏莽

者非困迫於饑寒即漸漬於失教耳民牧之謂何其使吾民

萬不得已而自權於法細乎誠爲之則田里耕種勤樵字

緩催科則民有樂生之心離驅之爲盜而不顧更爲之習教

射蠲誦法崇學校明約束則民有向義之路雖強之爲盜而

弗從此乃清盜之源除盜之根也今之有司不此之務及盜

發而畏考成又從而誅之天不能弭盜而併不能捕盜不

化盜而併不欲弭盜視古所謂異塗之澄渤海虞謂之治亂

歌其賢不肖相去罔何如哉

制策又曰養士期於實用欲令士皆窮理達務以收明體適用之

效此崇尚實學之盛心也古者命鄉論士之秀者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升之學曰選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於是大樂正論其秀者升之司馬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可見取士者不僅望其詞章富麗客俊一時已也書曰學古入官茲事以訓詁曰學至而君求之則文學政事固相爲表裏明矣無如今之士窮年估畢僅爲取科名之具凡典籍所載史策所傳有關於國計民生者較乎未之講焉一旦出而應世求一觀之豈過經者原不足用哉夫亦其窮年估畢時原無志於通經之用迨所求既獲遂併其估畢者而棄之耳今惟嚴校其經濟之文更試

張元策

卷十

七

以當世之要務以觀其學術才幹之高下則明體適用之真才於是事出矣然其大要總不外乎獎進公忠而振興名節也人臣公忠以體國者必能慈惠以子民名節以自持者必能稽古以力學當私憤當則既寵利而無妄上全下之謀和光同塵則競浮華而無窮經致用之實事雖各見理則同歸

我

皇上雅誠表正感示百官諸臣仰體而率由之於以化導民俗激

揚士氣一以貫之有餘矣臣等茅茅新進同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悚越之至臣謹對

萬壽科康熙五十二年

榮已科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要務莫先於敬持其心心者所以傷育方礪人才而消孽孽之本也自御極以來親親親親五十餘年如一日至於小大臣工亦無時不以國爾忘家以人事君之義相爲告戒焉邊疆雖靖尤加意於武備之修凡以立國之道德威不可偏廢古帝王所以深根固本杜漸防微是朕之所夙夜而不寐康者也昔曰儆戒無虞又曰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今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朕惟康虞成周之隆君臣所以均色澤乎豈過應感歎無亦察於天命人心之理而無荒無怠期以長遠

張元策

卷十

七

上天之眷而永底黎民之生也其何以使中外臣僚悉喻朕意歟夫洪範進人有猷有爲歸于有守周官典史則能法之類必首以廉然則廉隅者士行之先也服官之本也督撫者州縣之師部院大臣者百寮羣吏之表故李薦按部而貪墨爲之解官楊綽登朝而舊勳爲之撤樂今吏未盡澄清官邪未盡肅振其亦謂率之道有所未至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言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內而部院卿貳外而督撫提鎮所寄腹心耳目也有所屬舉朕必虛心而採用焉然謀其成效往往不能悉副使者何也夫無至公之心則知交姻姬各徇其所私無至明之識則劣品庸流各阿其所好古大臣薦賢不使人知而補庸必爭夾袋必滿者其風豈遠歟立政之篇致意于庶言庶獄庶慎而終以克詰戎兵古者簡閱車徒一年而四舉焉朕鑒於前代愼選將勁恤兵甄微勞酬壯烈留神戎事用樹國威然自禁旅之外所在營

伍肅能按軍實而肅行陣歟夫練習不素則技勇之善陳者制不嚴則驕惰之兵衆其何以振紀宣威使國家長收衛民之用也聖之潔清自勵則援引必公而小大莫非法履之選憂危其惕則防維必至而內外每未亨寧謐之休朕之所以教臣工者即其所以望多士者也爾多士其悉提所學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王汝鑑對

對臣聞帝王之精圖御宇而躋天下於仁壽之域也必與天合其德而後有財成教化之功其所以保泰持盈飭公廉而儆驕惰者極參贊經綸之大旨統貫於一誠亦必有法天行健之聖心而後有久大化成之治效其所以乾惕日深勵臣工而安軍國者盡經營措置之宜尤精心於一

聖元策

卷十

七

敬夫是以聖人在上一念必貞於萬年而咨儆尤深於明盛雖官歲已諧而猶慮其未肅也然則已公而猶慮其未公也軍政已嚴而猶慮其未嚴也蓋天道無心而化成聖人有心而無爲其精神之所攝思慮之所周本與天地之默成者相爲契合故亦與天心之廣運者其其周流用以見君心之粹臣職之修應周於內外官僚洞達於軍國至計而聖旨臨本於心德之精純中和之極致馴至德業光昭治化翺洽喜起歌而休徵協應牧圉安而天命永凝自昔唐虞三代之盛未有不稱此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三才立極

百祿登宣

體不息於乾行保合太和順四時而成序並無礙於坤載含弘光大涵萬物以資生

秉天縱之聰明不思而得而中者性德安焉之謂聖

布寰區之化澤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者鼓之舞之以盡神

德並中天湖心傳於一畫而以服飲者以篤溫恭仰數千年性道之源流煥如日月

集化三古開治統之邦隆而以正朝廷以安國境使億萬世

安之海宇固若也乘功德固已蕩蕩而無疆化理固已昭昭

而炳炳烺烺休哉真有曠千載而獨隆者矣乃

聖不自聖之衷恒深於有寄而安益求安之意彌切於暇咨爰進

臣等於

延而策之以治安之咨獻官守之潔清舉能進賢之勿替棣華

聖元策

卷十

大

練士之必嚴臣愚何足以知之然而幸際休明之世涵濡教養之澤久矣今當

清問下逮敢不敬効愚誠直抒管見以仰答

高深於萬一伏讀

制策有曰制治保邦無荒無怠何以使中外臣僚無不共喻至意

大哉

王言萬世久安長治之所由裕也粵稽光祿之世君臣互儆故吁

咈每過於都俞成周之時上下泰交而實長蓋嚴於諫議以

德愈盛則心愈敬治愈盛則情愈惕此古聖人之所以憂盛

而危明宵衣而旰食者也蓋天命之理實協於貞恒而人心

之理惟通於敬慎敬慎者所以固已固之人心貞恒者所以

凝久凝之天命故雖當文武恬愉而不可忘儆勵也茲當海

內又安而不可忘費約也煌煌

聖諭所當勒之金石宣之廟堂布告之中外庶乎臣僚皆仰體盛  
心而無元保偽為矣

制策又曰吏道未盡澄清官邪未盡振肅責在倡率之水至真德  
敏官方之至意也夫士修於家而仕於國不貴乎才而貴乎  
守守也者所以範其才也不貴乎能而貴乎廉廉也者所以  
善其能也中外不得而異其起大小不得而論其志所係於  
天下國家者甚重也然而督撫之表率不端則州縣得以藉  
其口大臣之行道不清則僚屬得以逞其私故州縣之賢否  
視乎督撫而俸吏之得失在乎部堂部堂以潔清律已雖不  
必嚴加糾察而屬吏之愧畏自生督撫以公廉自持雖不必  
頻奏彈章而州縣之冰兢自凜此必致之效而相為維繫者  
張之策

卷十

九

也古之大臣志操清嚴持身公正不負其所學以不負其所  
事不忘其所修以不忘其所治良有以也今之爲督撫部院  
者亦庶乎惟廉惟慎有以仰副我

皇上嚴嚴誥諭之意則大法小廉不有以佐盛理於無窮也歟伏  
議

制策又曰內而部院卿貳外而督撫提鎮有所薦舉必虛心採用  
然無至公之心無至明之識各徇所私各阿所好信如是是  
誠足煩

聖慮也臣聞古有選舉之政未聞有能行保舉者保舉乃出我  
皇上求賢若渴之盛心故特公其識於大臣而嚴其辨於職守此  
真用人之良法而取人之要方然而當有舉非其人而引非  
其當者則是以私而不以公以虛而不以實之故也夫爲

吏則舉公實甚術請託則欺罔難安豈純臣以人事君之道

乎豈國家用人立政之意乎謹願流芳品皆巧於營求而拙  
於報主端人碩士皆屬於佐理而沒於干人是以大臣之保  
舉恒不得其當而欲明其識要必先公其心心公而誠自明  
欲公其心必嚴絕其私私絕而心自公矣伏議

制策又曰禁旅之外所在營伍核軍實而肅行陣練習技勇節制  
屬情使國家長收衛民之用此真我

皇上息兵安民之至計也夫國之所重在民而民之所倚以無恐

者則在兵此古之所以誦戎兵而簡車徒天下雖安而不弛  
武備者非所以宜示威武非所以震懾臣民也無邊防萌太  
未然致戒於所忽故不以兵無所用而弛治兵之方將無所  
使而寬選將之法也蓋練習之道不一各隨其所用之宜故  
沈元策

卷一

三

較材角技軍政在所必嚴節制之道亦多端各因其所守之  
也故調撥指軍軍心在所必一今雖太平日久四海晏安而  
軍實之不可不核行陣之不可不肅技勇之習不可不精節  
制之方不可不察如是則軍安軍安則民安民安則國亦與  
之而久安長治矣凡此者事本相因治無二理故上乾而下  
惕更治則軍清而皆出於我

主以至誠之廣運者立綱陳紀務使國計官方與軍情而並傷  
以至敬之默存者審慎詳練使賢臣廉吏更與民將而加  
嚴蓋天道以至誠不惑至教自然者運於和清之表而四時  
以行萬物以育

聖道以至誠不息至教不殆者惕於盛河之世而上下以正軍國  
以安蓋至誠之德與天而合機至敬之心法天而行健焉

於以成萬年不拔之基於以綿

萬壽無疆之慶有永永無極者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圖  
宸旒不勝戰慄頓首之至

臣謹對

宋元定

卷上

主

乙未仲夏五月十四年

奉

大承運

皇帝制曰朕誕膺圖曆仰承

大咨寰宇又安五十餘年惟是夙夜兢兢百叶不違與庶績咸登進  
斯民於仁壽之域而猶念大業成於終日與內外諸臣數色  
咨厥欲其以惕厲者存心廉平者盡職庶多士無苛妄之舉而  
調固有磐石之安故勅幾圖治未嘗一日釋諸職也夫自治帝  
王必謹小慎微克終厥德乃能底於久安長治之祚書曰敬戒  
無虞又曰無怠無荒是以永保天命懸登上理今者承平日久  
朝野內外保無有習於恬嬉以疎畧而漸幾叢勝者乎夫兢業  
所以保泰晏安或致後功其相與維持警勵益求制治保邦之  
道宜若何以副朕意歟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屬官六計弊吏皆冠  
以廉則廉固居官所首重矣然廉非終飾之具綜核或近於煩  
苛膠滯亦降於偏執非所以表率庶司錫福兆民也茲欲大小  
臣工奉公潔已無矯情干譽之弊養和平博大之風其道何由  
儒者著書立說曾卒羣言務期闡明大道折衷於至當古來聖  
賢徑傳純粹以精先儒論者疏通易曉即不立注解其義自明  
而或逞其臆見人自爲書家白鳥說或假以立名或用以阿世  
使聖賢精意反因之而晦將其何以芟刈繁雜倡明正學歟至  
於文書武國家並重故有百年不用之兵無一日可弛之備古  
者蒐苗獮狩皆以講武而克詰戎兵即在庶獄庶慎之後今雖  
六宇蕩平戈甲永息而訓練之方可遽忽焉不講厥夫紀得不  
明則無以申賞罰休養不至亦無以得衆心其必緩而不方思

威運者然後將士多干城之富中外享校衛之福願夫上下交  
敬則百弊潔清之操無生謹道義之文章敦聖教之風水振  
凡皆治益求治安爲國安所以保赤時益者無以喻也士商  
心經濟久矣其仁著於篇帙將親臨焉

之紀綱安特化宣猷者咸震動格恭以共襄乎保泰持盈之計必有以歸天下之吏治使循分守職者咸潔清正直以共效其忠若愛國之誠必有以昌明正學使讀書記稽古之餘實能範其耳目心思而文教光昭於天下懷必有以炳煥八猷使肅旅整軍之下實能明其勸懲賞罰而武功保又乎邦家徽

一人憂勤屬於上羣臣翼爲明禮於下天工人代庶績

狀元策

卷十

三

狀元策

卷十

211

所以威臨也朝廷有整理之規條平野致恬嬉之景象一道  
同風萬世之所以永頌也是以古之聖人存法天行健之心  
而日強不息本意天出治之學而日進無疆其時之臣莫不  
奉承官野時之思勤主右匡藥之力雖天下已致乂安而猶  
慮危業之有未竟道國之有未修文德之未甚遂敷武功之  
才建昌寧由是圖治彌嚴政化日茂休徵集而百福臻唐虞  
三代之隆規也欽惟

皇帝陛下

乾德當陽  
秦符凝命

建中和之極玉振金聲

開昌熾之圖日華雲爛

對丹於於甲煥廟情凡思詠邇外王內聖之功  
屋典爰於形廷禹賜焉盤綬見兩地參天之學  
本聰明齊印以布新訓澤洽萬方合南朔東西  
業鏡鑑而益盛性功鴻瀉而難名矣乃

聖不自聖之意坦切然時今矣求安之

廷而策之以陽謀居心廉平盡職正學術而固疆圉之計以臣之愚陋何足以知之然幸際休明仰承

清問敢不竭芻蕘之末見以答  
高深於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競業所以保泰晏安或致墜功且相與維持驚兢益求  
制治保邦之道大哉

王言誠萬世治天下之要務也夫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在乎法之

狀元策

卷十

三

盡善而尤在堅其守法之心在乎化之盡神而尤在懷其教化之志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用顧畏于民藏善言天與民之可畏而君臣交儆保治孜孜無日可滋其怠荒焉

正找：

皇上溯乾戈惕厲精圖治下有以慰民生上有以赫天眷而不流  
宣化於下者安可因世道之休隆或致幾務之疎密乎惟本  
平日成權恆獨之功以殫其治共匡懼之節虛心以審幾而  
不執偏成之見實心以任事而不存推委之思去私而奉公  
忘家而謀國力勤志銳智勇奮發於幾先則無不備之官方  
矣獨立而不懼其事而無嫌誠至明生功名總明於私主則  
無不盡之職業矣由是居安思危監微防漸同寅協恭以親  
表明良喜起以一德於以成泰交之風而普澤熙之化國之

所以入安而長治也

制家有曰康固臣首重然頃奇偏執非所以求平庶可錫福兆  
民欲臣工之奉公潔已無他情于崇之弊義和平敦大之風  
此與澄清吏治之至計也士君子學古入官非徒倚其才而  
必親其守有守即有為而其才自無不善周禮六計弊吏廉  
善廉能廉廣廉正廉法廉廉固臣首之本矣治之原也天  
小吏之貪廉視乎大臣之清濁而大臣之清濁分於一己之  
公私私則濁公則清此人之所易知也然亦有立廉介之名  
滋緣端之具絲移迹於頌奇廉而夫之制也膠漆如狗執  
廉而失諸國也廉固任延口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今以廉立  
名是豈得爲公忠無私者乎爲大臣者惟守信約之風持正  
大之體羔羊素絲之節倡於上茹荼織絹之事息於下大法

狀元策

卷十

三

小廉風聲較梓鼓之捷爲更甚耳間有小吏之不廉者則行  
漢世懲貪之法宋人禁錮貪吏之制漢又何果而爲此耶廉  
吏曰多民生益厚而世乃享和平恬大之福矣

者家自無以爲立名則以何世使聖賢持老益明所以爲  
正學其家遠矣古來道關於茲傳而理關於茲言漢儒之  
至統其美於前宋之正學其理於後傳而能約簡而  
能二夫是以爲傳之久而日久之道天者可宗之而不易  
其法今著述之家愈變而愈繁之理愈晦一由於見聞未廣  
而百山石室之藏未足探其秘也一由於理解未明而存心  
義性之功未也其理也其理愈日恨之茂者其理愈有根抵  
夫家司而道之有當乎况我

皇上稽古右文煌煌著述可以照耀于古而人之從事於簡牘者  
益當虛心集益來說說以定一是証實理以戒空談則學術  
正道義明而立名阿世之心其將知所返乎

制策有曰紀律不明無以申賞罰休養不至無以得衆心其必錄  
甄有方恩威並重者仰見求

皇上治兵安民之盛心也易曰師貞吉明知軍旅之事所關於國  
計者甚重而民以養兵以衛民群當太平之暇而不可忘  
武備之設也周禮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大舍中秋  
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所以訓練於平時者甚詳其法後世奉  
而行之精其技於兵而重其成於將不以兵無所用而弛治  
兵之方將無所使而寬避將之法也蓋兵爭將之令而用材  
敵技擊情之心不敢萌將體兵之心而宣德揚威調度之法

狀元策

卷十

三

所必備今推令安無事之時行蒐苗獮狩之以明乎紀律  
使士卒於以觀其長幼子休養使行陣於以感其忠明戎兵  
克詰之支恒得十城服心之寄而海宇永平疆圉永固其利  
有始於無窮者矣要之臣子之竭忠盡誠治道之探文奮武  
惟在我

皇上以法天行健之心廣惠天出治之學則國久遠而不計目前  
矢貞恒而不易苟且雖養弊之至雖業以執中獨式之懸修以  
建德先後同軌古今合轍以厲臣節至廉也以明道術至嚴  
也以理軍國而寬河山至安也世世追日述於昌明民氣益  
於康阜二氣和而力行調七政齊而四時若休養至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藉諸此也 臣草字緒選閱謹此謹言  
宸鑒不勝瞻儀隨越之至 謹對



戊戌科 庚子年

奉

奉

皇帝御朕臨御天下垂六十年仰惟

宗社託之重知人下以文海字為孝思以哀慈以與並天金璽

政府之餘留意勸勉勵力天下歸心於上之德不忘過備思

為萬世世世承也茲以遺士六十年以孝為首其終吏也六

十可以康為先人八十年之遺士六十年以孝為首其終吏也六

十而傳身古訓者也朕日月寺與天賜天下而教為萬世樹立

立身行已有恩屬士庶之責今乃滿歲臨經而考其賢行反不

狀元黃

小可與因時之誠為者其故何故易之泰卦曰勿恤其孚于食

而天下安寧也久服其德之體而中與中外臣民動

也相與古訓也月八日天下而商結人心皆皆無其意欲特

為德泰且何道之遺也皇德之智皆以通經為重修近代計釋

臣等主夫之為誠誠心誠意求見其皆切於躬行日用絕無

微誠使士進一於明則一經之業而處一經之用者其術安友

古者內口民聞之謂是有道境之備自漢有屯田墾下之議及

後趙克國諸君亦罕現以謂者有成績今欲推廣其法而行

之徒部內無轉運之銀行開其飽饑之利其所以與良法而

皆效照人皆知孝行之為先則臣等必祇此仰學統之本也

人皆知孝運之端持此綱必周此即安寧之要也諸士夫知  
備世務時宜講其有以助上右德化而成功者必應之朕  
獎報隨也

臣等聞帝王之體備三才而照照萬年也必有生成天下

之實心以貫乎萬物之性皆上其所以與兩廣之仁廣應

臣等之統暢明學問之原皆皆受之於天而一即之元之

主宰統攝乎法度之中而皆皆受之於天而一即之元之

實政以達於法度之野食皆不其所以而修之天福而景

運之資養親士子之華楚風運之精於者一如化上之

施福滿乎區區之內而光姓成被其功蓋其心之無不實者

通貫物恒包新中外而與天同體故其政之無不實者臣等

狀元黃

交廷政風兼濟口為天同用雖有美善者惡惡浮誇之端

也雖海宇又安焉而問之臣等之其地雖崇實雖華猶得士學

未盡而雖有備無患猶恐其不盡也夫是以人紀格而

天工代儒術空而遠境充悉本心政之合一不為好飾之虛

文而九域八聖洽矣矣轉嘉祥新集協氣周流有道之長氣

無極而此也故

臣等聞下

臣等聞世

臣等聞民

臣等聞才而身內成能建中即之極

備自福而升他而應事耶保定之符

經精於成而持拱之時有冤單心者通信與長如一如

昔拘於堯殺履歷之會得親戴德者合百千國惟出一心固已  
路上理而昭布太深德之湯湯之某際月期而消色為業  
皆顯顯而之風

聖德淵中皆各福切不遺一而詢及德德進臣等於  
廷而軍之以奉行之發濟於之文以經聖之育明是也之華  
宜也之德德何足以事水

清問然當拜辭之始敢不竭誠之末見乎也

制策有曰聖德孝廉而教為新倫立名節皆操不多見真偽之  
間不可不待使使卿大夫立身行已風靡士庶大哉

此處生人之大本大原萬世之至教也周禮三代之遺教以  
教化為急務而三物實理孝居六行之首三年舉廉吏為六  
計之先蓋以資父事君而古行之原斯立不貪為貨而一生  
之德無偽也

卷一

皇上孝思不竭親親民復

論內外大臣正已率家教廉慈會皆履歷之謂有謂禮而德實行  
者何也夫父在而孝之義日聞於世而實未嘗不履禮堂以  
為其父之安而人父之地相以共其有文相授講來有恩  
相與乎既則初得之或日寓於目而實大官既食安步以制  
其人其之防則志為之則能無人關道德而悅出見紛華而  
習乎誠使卿大夫之庭而親履者不習躬行士庶無不以愛  
敬二人為本矣夫天之品百濟濟非皆君子也士庶無不  
以窮通一節為孝孝是敬教化而美風俗有人才而備屬  
用宜

一人之德德而射選舉士之德於豈不專責歟

制策有曰天下安寧已久每懷積玩之懼與中外臣僚功臣相  
持益保泰何道之遠此世太平之基也夫唐虞之世有元  
苗腹腹之契有賈虎吞之文其時地乎天威廣而地無  
相與保治於勿吝者海有文明之君恭已於上翼為明聽之  
臣交贊於下所以學生正德萬世永賴者也

皇上日總萬幾兢兢業業示平底績而風收不逞暴天命而同人  
心者至矣為臣子者承

聖德誥誡之餘或負原事於地之答何以無負心耳目之任乎  
政無後尤而苛利於國如無不為則無文費明水之樂法無  
小大而行之既久章而勿失則無紛更多事之端內而公卿  
左右之大臣無黨同立異則師院僚屬皆以謹飭者安職業  
之常外而封疆文武之大吏惟端本澄源則州縣有司皆以

廉元策

卷十

廉平者為地方之福於以助理雍熙特為保泰則周易泰卦  
之義必簡人事而食其福者固已驗於此矣

制策有曰虛文多則本意虧折而盛用實理微欲使士進一經則  
明一經之義教一經之用古經學之所由明也梁劉勰著  
宗經之篇以為三經之義則唐韓愈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故  
漢史儒林傳對於六籍諸家取士分必於三經蓋謂賦華而  
不實百氏其而不精行學士之重由來尚矣

皇上生知博學著述之富究極天人尤以昌明經學為重而折衷  
於朱子大建清治之功見於後世其學為博宋儒解經之  
力見於章句其學為約至朱子而首萃大成至

星上而心海可聚學百得觀於海安河原而耀於日經星輝而星  
而進之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返已而長發

敘之有餘於身心施之有裨於國是而虛文之動與技辭之異同固無助用之而通經之實用彰矣

初策有曰漢自元田塞下之舉今欲推廣行之使疆日無轉運之艱行則饑飽騰之利足食足兵

皇上神覽之聖明也同禮司馬之屬令學容以令糧書之費皆則日時乃穀國儲不敢不慮無窮饑饉或非經久之計欲籌邊

餉務實邊儲初不易之策也夫沈惟也固有古者兵農合一之道意蓋因助田而固以農而為兵三時耕作亦因兵而務

農也趙充國討西羌中亦自屯田十二便開明生而振旅就還諸將屯田渭水之間軍民雜作示為持久計其成效固

章章矣所以為自昔美意良法行之必親手其時經營措置施之必親手其力邊陲之地宿莽之場一旦而墾為良田樹

積元策

卷十

至

之嘉運必計固守之計有暇豫從容之力然後為之而必成行之而必效立得

款論重臣當升平之世乘有餘之力推廣行之何所不可又使漸屯之加恩過於舊屯民屯之優如倍於軍屯以勸來者行見

示而無定全積充盈轉輸不勞邊制永洽美絕之野有教行立怖之風訓有制治保邦之略章典訓以定儒宗息軍需而壯武備皆由於此

皇上于元元安四野莫不恭親渴圖之大孝以孝為教而天下得如安祀守身印行既而征衛必施慈以孝為治而天下胥仰

無遠或難法今肅而治事必周也實心實政一以貫之內聖外王體用皆備遠近七十二君之述延壽上中下瑞之徵詩

曰遠無不宜又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可為

聖王福祿永增盛昌遠域之福矣非草莽新推罔散思歸于百

最歡不勝歡懷留想之至謹對

策不策

卷十

至

奉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或曰...

無其要與...

師兩...

可通...

夫人...

之本...

之兵...

家...

臣...

起...

而...

大...

無...

荒...

華...

上...

方...

承...

有...

意...

天...

虞...

皇...

皇...

皇...

皇...

憲據乾符

治隆泰運

更中和之極學德夫內聖外王

以參贊之功業廣乎經文緯武

以濟世之功業廣乎經文緯武

澤而大德矣聖王之遺教盛德而皆往臣大化鴻源而難名

至德無疆而益盛矣

臣等不聖之意彌切夫時者而水安無已之懷廣者於獻納循道

臣等於

延而策之以精白居心薦得此屯田必純虛實勝兵尤戒驕

於臣至愚極陋何足以致邦隆之鴻業以贊

狀元第

高深於萬一手然拜獻之始仰承

高深於萬一手然拜獻之始仰承

制策有曰為人臣者必能公忠自矢表裏如一乃不愧心膺股肱

一體之誼而必戒欺妄而去私偽大哉

主曰此萬世保泰持盈保國臣工之至意也從來天下之邪隆惟

在於交泰而拒于之大節必本於公忠夙夜之間皆憂然於

天運之正而不致稍參一植私則塞之計然後得謂之公矣

由獨之內皆出然於帝天之臨而不致稍維一矯情飾詐之

思然後得謂之忠矣

皇上聖指開治使大小臣工潔清自矢而猶慮其緣飾於外而實

行不孚者何也蓋人臣之公忠不必於立異亦不必於苟同

有時集眾思廣益雖以生平不相利之人而不妨共濟其

恭而不得謂之同有時納諫決獨斷雖以

人而不妨各出其見而不得謂之異蓋本於立

得為之問本於術則心術早已告其私外不

而內必究極於心術先其公而忘其私故其事而為

以為濟歌心處之存敬也以舉動成周之禮義也待白乃

心清共商而明成矣公而不知其所以然者非和而

之惡而喜起之風乎

制策有曰薦舉之初臣曰才能而後用臣曰其援引私文徇

情請託不能收任使之弊故此誠選賢官方之至意也入下

之流品不能不異而驟欲識之於一時則雖明哲不能微其

窮故唐虞之治命官必咨而舉之巨受爵必讓此保舉之

意所由始也然以人之不能易得而奇之於保舉而後又以

狀元第

保舉之不能盡實則人之難知而亦舉之者之失也其所失

者何也心之不公也誠之不明也援引私交而徇情請託也

故雖有人焉矯飾一則以欺其上官之耳目及其至得意隨

而肆其貪污其口在人而向背非知人之善故使內而九卿

外而諸提舉皆其

皇上宵衣旰食之勤則日進退之損以權衡乃保舉也必

實實之於品行行政事之間而不致苟且以取浮華且必實得

之於道德文章之際而不致徇私以為朋比則有私必能盡

心於撫字而將弁必能竭力於疆場文治隆而武備修於繁

榮遠國而吏治平頌永無疆矣

制策有曰臣等古臣法美意然或冒濫冊籍虛報請叙此又養

兵備邊之至計也夫上古之將兵與良一自管子作內政而

奇軍令而兵與農分矣惟屯田之法猶有古昔井田之遺意故其聚而爲兵也則被堅執銳卽此土伯亞旅之人有其牧而爲農也則耒耜鋤耨卽此卒旅區區之士自涖越充罔諸葛亮用之皆有成效然而天下無不敝之法而有不敝之人順天應時而必有所宜也同上之利則必有所用也同一地而屯之分動傳也同一屯而人之分常異也是必得一賢心任事之計以爲之使而於屯政必長其宜而澄清之考其真偽實爲審勸而人不惟信信保國功之心酌其輕重以爲優教而人自將自勵雖爭先之志則田之未墾者日益而新收自倍民之不耕者日集而所聚日聚不越手扞陌畝畝之闢而已儼然有金城湯池之固矣

制策有曰西藏克平使士卒斂戢而無驕悍之心持重而養敵懷

之氣非我

卷十

三

皇上神聖文武德服布昭又安能深謀遠慮至此哉從來有百年必備之兵而無一日可玩之武蓋兵之力貴勇而其氣貴靜故斂戢爲大將之德而持重九勝兵之宜周書之必必嚴於步武止奇司法之典常論於春秋又夏皆所以審其必勝之氣而又有以制其驕逸之心此節制之師百戰而百勝也誠使爲將者皆有以斂其才養其氣恐其輕也而持之以重慮其銳也而束之以法務使人人知此不得已而用之之意則其行也以律而不狃有制憚之意其居也以武而不復有弛怠之心則雖鋒陷地所向無敵之師而堅壁固圉所處皆難撼之勢雖古昔帝王之世所以奮武衛而詰戎兵召又何

選舉之正必能得人有選備之備則山脈海濱自無有寧盜之休而將師之材亦將腹武是比古本於

皇上至誠之心以達之公忠而於李升蓄聚多而宜實振我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諸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忘于冒

書

卷十

三

癸卯恩科 雍正元年

奉

天

皇帝制曰朕惟政治之道必若臣一德賢才奮興孝悌申於黨庠仁厚洽乎海宇然後一道同風克期邦隆之治朕荷

天賦不承大統仰惟

聖祖仁皇帝統御寰區六十餘年本至誠以御下頒

聖訓以教民故能使俊又為廷臣為尊跌野食宮祇惟恐一事未

望不克至而前朝尚書嚴於耳目之司臣所不遘周易泰卦言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謂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

以事君此朝廷之泰也朕惟心置腹以至誠待下大小臣工宜

精白之心且言無隱今果能以嘉謏入告無違責難之義朕特

永元爰

或有依違瞻顧不克以至誠奉上者朕期雖大司徒以三物教

萬民而實與之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

能者至州長憲正族師各以歲月考校故其時人知奮勵克崇

實學今三載實與猶行古之道也朕加意作人特開恩科何以

使道器業德行無不與抑司進士之責者宜儆古歲月考校

之制而文行武成數百行莫先於孝六計必主於廉今欲使家

有孝子民有廉吏所以倡導敦彝之者其道安在至帝王之治

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今欲此戶可封何煩臻此放勳由克明峻

德以至黎民於愛時建國公名公布王化於一雷感風化始於

君成於臣忠仁廉義非一手一足之烈雖夫君明臣良為一體

必能旁紹後又連朝聖賢才自興振興也教崇孝行砥礪廉

隅風俗自然醇樸也爾多士希學有年必有以抒風抱而佐朕

之新政者其悉以計朕所親覽焉

臣于

臣等謹將王之言曰御宇而致治之治也帝使耳

目設貽共為一體而善於左右有賢者起之風將使智愚

賢否共歸一途而聖賢等有機謀善政之澤將使立名砥

節者修之於家施之於國而官場行舉賢有定有用之利將

使化民成俗者本之於身復之於民而風俗今行皆無無

偏之治是惟聖德之上二心一德故官中府中無不有誠

情惻之意以濟洽乎民間也亦惟四海之遠一道同風故國

學鄉誨莫不有濯磨砥礪之心以鼓舞於其際也惟上之風

示者深故教崇主性詩飭廉隅而恭養至愛者不遺於出處

也惟下之體慮者切故人則惻經出則負來而請諒可風者

敬云第

不隔於遠近也唐虞三代所以正朝廷而立百官始於家邦

放乎四海用以成廣拜之風致提提之俗屬士臣之節端風

化之源協於上下以承天庥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致

者未始不由乎此欽惟

皇帝陛下

造叶美圖

德教萬甸

仁心廣設招休風於虞夏商周

義開昭宣訖登教於東西兩朔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恭謀中錫於無疆

不競不綏不綱不采鴻業欽承於有永

關門顯後斯自古未有之宏制也特殊日盛素五色雲開

位祥光繞電

明日達聰際職代未達之盛德應輝萬天上麒麟彩雲  
國華清流近固已彌性優異神粹景固從中道帝祿月  
北里賦其意永力上款其樂愷矣乃

聖情若谷安益求安通等於  
廷而策之以君受泰賢士策臣與孝崇廉化民成俗之道臣  
之愚應何足以仰

滿開然對揚之節豈不則官之得一得子伏讀

制策有曰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職以事君大小臣工宜精白一心  
日言無隱此誠萬古明良交泰之盛心也易曰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古之為君者有所不得已  
於其臣而為手足為腹心不似廉遠堂高而廢都俞呼嘯之  
狀元業

卷十

望

盛為臣者有不能已於其君而知必言言必盡不以時在  
物卑而忘危明憂盛之心故漢有直言極諫之科而唐置補  
闕拾遺之職至於宋世雖不為諫官者亦許陳詞若任常參  
即未經預議者不拘班次凡以抒百爾之忱而作敢言之氣  
也我

皇上聖鑒圖治夙夜稽古屬在臣工無不可以詩美國是四海之  
利榮皆已歸焉臣等之為言已開却朝野遠近之明度又  
為言已舉矣而大德前古供今之豐功偉業皆已備而推  
包節且以忠誠之心為其事者不克盡其誠抑而揚主  
野言而推心置腹之感誠倘待諫者時不務天地父母  
之思至於為幼時雖有欲言而無可言者泰交之盛斯為至  
矣

制策有曰三載實典循行古之道也何以使道藝兼修德行無虧

此誠萬古典賢育才之至意也古者已大有善可操而操已  
大有不善可得而錯蓋其時黨正開師養之於小學之中司  
樂司成納之於大學之道而又有三年環授之法比年考校  
之法誦經解志歌樂采章至於經史行修有造有德所以優  
諸儒而勵諸生一曰我

皇上聖明天縱留意作人而補增科求才者渴天下之士固皆鳴

鳴而向化觀形而上者謂之道行而下者謂之藝故為士者  
不患其藝之不上而患其道之不立見之於言謂之文措之  
於躬謂之行故為士者不憂其文之不苦而憂其行之不修  
誠使造士者仿古歲月考校之制倡率於上或致錄謝經義  
治事之法或考朱子年分治經之科務其實勿務其名聽其  
狀元業

卷十

望

言必觀其行何患道藝之不兼而文行之不茂歟

制策有曰百行莫先於孝六計必主於廉欲使家有孝子國有廉  
吏思所以倡導敦嚮之者此誠萬古典崇良行之良規也嘗  
考西漢孝廉各為一科至東都合而為一故任延張放俱以  
孝稱孟喜師丹兼固廉著若杜氏之一門三舉太丘之羔雁  
成望漢唐以還僅見而已至於正親之孝廉不能稱述孝經  
闡發之孝廉止可議諸兵籍舉士舉官得失之矣我  
皇上大孝慈天下誠勸勉凡其明發之志者無不誦白華之作而  
有懷二人凡矢志孝之節者無不咏羔羊之詩而秉心正直  
顯其節而鼓發之者則在鄉黨之中示之以大易之惕使  
出入進退皆有節行父兄之教既先子弟之率不謹者未之  
有也又在方面諸臣明下以水鏡之操使州邑下傳洗心革



一面大臣既已守法小臣猶有不識者奉之有也如此則家有孝子國有廉吏而三代即登之治不外乎是矣

世移風易俗之盛則夫書畫二典而時變風靡本於政教之清明詩曰一庭而江漢沒沒始於宮庭之室六藝爲之主野有蓬蒿而風成則荆楚華之華政與聖而星是施文字繁有勅乎其天者而自然之厚乃因之而轉移也哉

者端其本而苛拔淫巧不得以敗其耳目之良以醇煥者還  
行俗美家室和平夜以加矣使內外臣工正已率物以藩厚  
其天而曲學異端不得以搖其固有之性則上下下效如影  
之相符合此政從從若風草之共被遂其字者不識不知而

渾忘乎帝力坎其澤者以恬

曰上天有悔之機教爲天出治之政則臣民又微而後又畢  
上學考之通而與教達於以爲三三五成久安長治之機  
達於長人時位斯年之虞曰武爲首百殺用戒先天而天  
弗造定命而命不易我

國家重國，聖治之休，甚諸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霄  
數不勝辱，恨則越之至。臣謹對。

[illegible]

焉

臣陳忠孝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御天下而綿屬服於無疆也必由其為治之本焉必有其致治之要焉夫臣仰不可以不砥吏治不可以不肅士氣不可以不端風政不可以不勸此數者固治天下之大計也而猶非其本也抑惟我聖也所謂本者何人王之一心是也蓋言愛者何人主之以心行政是也惟以心行政則名假曰深雖公忠已順而猶慮其未順也澄清曰切雖官方日飭而猶慮其未飭也裁成之念日嚴雖士行已敦而猶慮其未敦也愛養之情日篤雖民生已遂而猶慮其未遂也蓋一人憂勤惕厲於上羣臣翼為明聽於下天工人代庶績所以成熙朝廷有整理之規模士民致怡熙之氣象

卷十

聖

德業光昭萬世所以永賴由是廷臣無黨援之私外吏有濫清之節庠序之教有振興聞問之生委舉遊馴至於仁風翔洽河嶽懷柔世世郊登化登上理是唐虞三代之盛規曰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皇帝陛下

神聖問天

中初立極

采聰明之德內聖外王

弘參贊之功立文緯武

崇德建道事涉經來之隆儀

詢事考言頒渙闡門之盛典

垂裳而整百庶載于戈與禮樂鴻開炳若日星

獨命以優勤邦捐軀賦賞刑忠恩澤同雨露固已庶幾揚應

並獻嘉祥景運弘開咸歌復旦四方於以底定六府於以修和上下於以有一德之風中外於以自重聖之象矣

聖不自聖之道端賴夫羣臣而安益遠安之心畢資於羣臣矣

臣等竊以羣臣之道作吏之方與夫教士重農之至計雖懸隔

而歸於萬一未獲之切仰承

高閣敢不得竭愚誠陳官見耶伏請

制策有曰人臣必有公正無私之學乃克盡忠誠不二之心而欲

凡茲有位公卿忘私矢精白於隱微之地大哉

王言此風勵臣工之至意也從來世道之休廢惟在於泰交而臣

然元覽

卷十

聖

職之精共一本於公正自獨之內皆導發於神明之鑒而不

敢稍萌一樹私權濫之計然後謂之公風夜之地皆肅然於

帝天之臨而不敢稍存一矯偏飾詐之思然後謂之正故古

病臣之事君也精白乃心於共濟而有朝夕匪懈之忠有素

懷如一之誠惟其無私故也使今日廷臣承

皇上聖謨古之志潔已以奉公實心以任事彼此交勵在廷各

獻其忠良內外無他官成規於正直同寅協恭以和衷而

明良遇起以成化豈非前之盛事乎

制策有曰吏治以操字為本而非非德德無以濟之其所為吏

治計者誠至深且遠也夫聖已自好國為吏之術宜然士大

夫衆國庶民斯待甚遠豈但高言須分遂舉乃事乎必其興

事慎意實神地方斯為有體有用之舉故守也者所以範其

才而廉也者所以濟其能也乃或以此特梓自矜沽名賣  
則不能無紛更掄切之端否則經自持拘謹迂曲又不免  
有遇事養奸之弊夫遠志於給核不可也恃才以煩苛不可  
也異而廢事不可也優容以滋弊更不可也則凡齊撫大  
吏與夫郡縣守令是當仰遵朕  
皇上之訓寬以容人平以制事公以御物敏以圖功安靜樂易與  
民休息焉振興黜陟與民更始焉雖洪範所稱有猷有為有  
守者無庸斯矣

制筆有曰士為四民之首必敦尚學行以倡風化此以見

聖王造士之心為切矣惟古之勸士者有三物六行之陳有  
戒林董咸之具使之漸摩於詩書弦誦之地沐浴於文章遠  
德之中故其時之為士者雖不盡非常之才而斷不竟有不

決元策

卷十

學

向之行而今之士異矣所務者聲華厚利而門內之實行不  
修也所習者趨倖狙詐而居稽之本猶多荒也宜嚴其考  
課禁其奔競斥邪惡之行而移遂移邪重文行之儒而鄉舉  
里選庶師道克立而善人自多也即如士行之優劣每學各  
刻一人上之學臣以勸懲其法至善其道至公惟令所在  
教官徐以察之詳以核之於非僻之徒嚴加懲創而端慤之  
士急為勸懲則善有以勸惡有以懲而士風蔚然丕變矣  
勸策有曰古者勸農有官力田與孝弟同科而欲講求農政明人  
力以當地利此誠如天之仁愛民無已之盛心也惟古之  
勸農也必使地無遺利而後樂輸禾食之原以開必使人益  
餘力而後耕稼收穫之道以盡益多一逐末之民即少一力  
田之民也多一怠惰之民即少一率作之民也野石石區而

決元策

卷十

學

皇上以整飭臣工為心斯贊采宣猷而無不砥節也以澄敘官吏  
為心斯大法小廉而無不盡職也以儆教勸學為心斯品正  
行端而無不向實學也以重農務本為心斯家給戶足而無  
不歌人行也由是時諫風動之治可臻綏邦履歷之慶可奏  
久安長治之效可以綿亘萬年深仁厚澤之施可以並隆三  
古休徵蓋至天命因之而益臻至德淪浹人心由之而永固  
則我

國家悠久無疆之業基於此矣臣等奉新進閣謹此慶賀千言  
宸嚴不勝感懷願越之至臣謹對

丁未年

天

皇帝

郊廟

聖祖

聖祖在皇帝曰之二重神像以來勸未治理日與皇恩則諸各嚴切  
如聖祖神像元首殿殿之諸有膠庠學序之訓史治實效於  
諸儒長生其於殿早朝乾夕惕肝食宵衣成念無一刻釋於  
中他人君不夫而治而教化端賴臣鄰人臣體而泰泰而分朕  
必資眾力相告而神為一體故公爾忘私爾忘家爾忘親良之  
虞以成僚案麻為一體故善則相勸過則相規而協恭之美以

東

卷十

聖

君朕推誠布公實視百商臣工為一體而諸臣之事者果能  
盡一德一心之道而無偏於曲獨舉又何以使同朝共事有終  
而此之私化彰域之見以臻師師濟濟之盛歟國家所以重士  
者以士之能自重也故必端其所習而後鄉黨視為儀型風俗  
資其表率乃或慕效詐偽于犯名教習於曲學而末循正道發  
為浮薄而不顧行士不目重而里巷小民從而輕之且相率  
藉口而傲於士習未端安望民風之歸於學乎今欲使讀書  
之人爭自濯磨身於德為端人正士以樹四民之坊表必  
何道而可在今為親民之官百姓之休戚係焉古之稱循吏者  
必以惠黎黎而風化為要務故里社之樹藝成歲史書物類之  
咸亨行從治化以至古相州之實心聖父母斯民之實政則業  
相濟教垂垂施斯不愧循良矣朕欲百姓之安風俗淳美果何

道而使司牧皆得其人以收實效歟抑大法小廉必端本於大  
吏之倡率歟若夫民為邦本食為民天勞民勸相以盡地方自  
古重之蓋本業勤則衣食之源裕備仰足則禮義之化興正民  
之德必先厚民之生民有以也海宇承平日久休養多年戶口  
愈繁生齒愈眾而地不加廣自非人盡土農何以使食足而  
歸子寧歟然則欲使吾民不墾之土無遊手之民不事末利  
而專務恒產為民牧者必如何勸勉地鼓勇而後見豐亨大和  
之休也夫朝令有暮起之風則舊章未試則威舊典而野多俊文  
矣長吏樹撫循之精明實字養生養俗詳舉而戶樂與然天爾  
多士留心經濟其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

對

臣

東

卷十

聖

臣等奉天之良道使師師誦讀之在共彰師濟之休風必有以  
弘遠達之良規使膠庠商淑之儒共贊文明之雅化必有以  
飭天下之吏治使為民司牧者克奏撫字循良之請必有以  
厚天下之民生使務本力作者自致豐亨豫大之福是惟必  
志之交字則明良一德而元首百股彰之逆可叶廣歌幾拜之  
風也亦惟文行之重務則聖吉率彰而清聖精古之功可備  
論秀書升之選也惟上之懷於選者殷斯大法小廉無不鼓  
舞於功名之地以為報稱之資也惟上之念皇成者切故則  
甲民生故不暇憚於耕鑄之天而成太平之治也自昔唐虞  
三代之隆兢兢業業於萬幾必命於有密用能先取德義弘敷化  
理使臣節協贊俊又甲升司司有亮惠之誠百姓吐弄格之  
澤由是協於上下以承天序諸福之極可致之祥莫不畢致

者其遺也由於此其能

皇帝陛下

元

奉符靈命

建中和之極內聖外王

聖德之原奉天兩地

聲勢震東西兩河清海寧關六字之昇平

文明時變時合時離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帝德之隆聖德之盛合於乾坤二光而耀照

卷一

至

卷一

至

至

至

佛必先導大赴之幸來故不以尊卑相擬而稱白始若也

皇上推誠布公親臣都如一體教養宣讀字獨處於一心則凡

夜白公者雖不慕高厚之德思執簡持衡者誰敢忘竭共之

盡忠由此而正直自久於隱微之地悉去其偏私公諱則人

而念之聞信化其愚無不歸王王道之治平從賢讓

能致庶官之知也

聖訓之煌煌而與德未共相勉於匪即之福則泰受之盛於是乎

成矣

制策有曰士必端其所習而後審觀為儀型風俗資其美萃此

誠萬世鼓舞人才之至意也竊惟古之進士者有三物六行

之陳有黨正閭師之設力田與孝弟同科對策以賢良為首

凡欲養其忠厚誠懇之性而導以仁義中正之修故為士者

不患文辭之不足而患道德之不實務官備正道以維持乎

名教無容泥曲學而自疑其能附其

皇上愛士育才類編典章雖繁第一儒術弗振典教發而又重

師儒之官申庠序之教誠欲使誦讀古訓者悉為舉人正士

以示四民之坊表也夫士呂未端民思不可得厚而欲濯磨

於一旦必先教育於平時是為師儒者慎勿緩器器治事

之滋養未幾分年考核之經其賢否樹之風聲則師道之立

而善人多矣

制策有曰守令為親民之官必以惠羣黎屬風化為要務蓋澄

吏治之思莫切於是矣夫周禮之計吏也廉善廉法廉取其

廉能洪範之程人也有猷有為有德歸於有守若勤勤翼翼

導鄉人循吏傳中殊多可紀蓋必有至誠惻怛之實心踐行

父母斯民之實政斯剛柔相濟而性情不失諸偏苛教養

皇上知人善任備員延脩務使人地相宜才猷具備故乃吏者

不恪恭厥職思所以報最於三年而百姓已皆又安風俗已皆淳美矣乃猶以得人爲兢兢豈非安益求安之至計歟夫守令爲親民之官其所以厚民生者在乎諒諒最使閭里足於衣食其所以正民德者在乎振興禮樂此皆不假詩書由是入境探風而濡裕輿論書名紀綱而學常吾我雖左之循吏何以加焉禮曰大臣法小臣廉奮撫循率於上守令承風於下惟大吏能正已率屬斯小吏皆守法奉公是又其本也

制軍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而欲使食屬足而婦子寧此誠足國狀元寶

卷十

聖

裕民之良模也蓋周禮義生於富足積大本於豐亨是故周禮遺人康人之職常使野有蓋藏而戶多蓄積周詩幽雅幽頌之篇雅聞椒載南畝而田畯至喜今欲野無不耕之土則所以經營於樹藝者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徵國無游手之民則所以董勸其習勤者有來亦來茹之命也

皇上軫念民依周知稼穡舉耕耨之典開水利之宜凡以生齒既眾則仰食者多而欲人人不趨末利事恒產而爲上農也誠使爲民牧者勞農勸相巡行於賦詠之中因地乘大廣示以耕桑之利播風始至而播教維勤肯爾既寧而于起念舉則便指豐登倉箱有慶無事議積貯之方施補助之典而家給人足不已貽樂利於無窮歌夫朝廷之上庶尹克諧養稊麥賡歌之盛則舊邦樂樂莫不志切觀光而濯磨砥礪矣

之廣長吏撫循竭奉公體國之誠則海隅蒼生無不共沐恒而歸德自得矣效有相因而理無二致惟在我皇上以法天行健之心大德天出治之政則臣鄰交陳而風動

萬福凝承觀日月升恒之慶金闕章回玉燭常調我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千冒展展不勝戰懼頌越之至臣謹謝

狀元寶

庚戌科雍正八年

奉

又承運

王帝制曰朕紹繼洪基撫綏區宇勸求治理肝食宵衣周旋遐  
源惟邦隆之世朝宇有喜起之原臣鄰失公忠之諫司民社者  
樹績績列庠序者砥柱修厥與中外諸臣謬復謬謬謬幾幾勉  
恪恭各舉厥心臻茲盛軌易曰天地交泰言明良之慶也昔日  
惟賢讓能庶官乃和言師亮之美也蓋聖陛下於一德而後  
明諸賢贊其猷猷采合為一心而後振振振振共其效  
惟心置腹一本至誠冀日爾臣工抒誠啟沃以冀治化而在  
諸臣果能精白乃心夙夜獻替無愧焉集之義氣抑羣策羣  
力固將為受敷施何以復同朝共事之臣和衷交勉以廣康  
永元矣

拜之盛職人臣職內職外皆朕股肱耳目之寄必也忠以居心  
公以進事然後能與君為一體苟愈後互結而懷溺情明比之  
臣文親相承而扶鳩評沽名之術何以獨路共匪無忝厥職  
也今欲使內外諸臣同德於古大臣公忠體國之誼欽乃攸司  
無載爾勳勳上躬之節而勿欺之實果何道之從茲至於依  
今為紀民之官一人之賢否萬姓之休戚係焉而初登仕籍之  
人未嘗試之以事何由知其勝任與否而用舍之職天下州縣  
繁多有一官即需一人計其任不啻以少養而又欲酌繁簡之  
宜使人稱其官才符於職其道安在哉課吏者皆無之責也務  
為姑息於長養逸玩愒之風稍涉苛求又非為國家愛惜人才  
之道何以勵其操守作其志氣策其不逮者其過愆使吏吏  
風幸教誨勉考勉以奏簡員之積職國家造士之典至遲所期

於士者至厚非專以文詞相尚也必崇實學或真有志則其  
明行修之資出則為遠方致遠之材始此副長司選職之至意  
乃海內之士或馳騁於聲華或矜飾於巧偽而於時世之實  
又河足因陋而無適於用將欲使之洗滌積習相與進德而修  
業其何以漸摩陶淑因材造就以為與髦之選哉夫君臣上下  
一德一心斯若官有所求率而各舉職職矣內外官僚克勤克  
慎斯舉材莫不奮勵而各竭其習矣爾多士留心經濟有素其  
各抒所蘊以對朕覽覽焉

周 壽

對帝問帝王之建中錫福而弘萬世之丕基也必能與天  
同運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則宜康慶隆之開皆觀感於主極  
之精純而共臻夫師清明良之盛必能與天合德如天之廣  
永元矣

卷十

聖

彼而無私則臣鄰士庶之眾皆統貫於王猷之敷布而共底  
於萬平正直之風蓋天無心而成化者也而五行迭運四序  
推遷節宣其氣者總無一息之不周聖人應天而出治者也  
而庶司分職多士承風克毅厥職者要無一端之遺憾是以  
特盈保泰則九首明而股肱良也宣猷布化則大臣法而小  
臣廉也簡賢任能則庶官懋賞而天下皆砥礪夫素粹之節  
也與行育才則黜浮崇實而天下皆涵濡於機械之化也惟  
有嚴有翼常明作以開天下之先嚴中外臣民皆其精神所  
指注不競不赫常敬慎以持天下之後政官方十習皆其宵  
旰所勸求曰昔唐虞二代風動誠和鴻圖丕嗣享國久長者  
其道恒由於此也欽惟

皇帝陛下

瑞應軒圖

三孝集

欽明文思而廣應集聖之大成

剛健中正以粹精運日月而出

本太公以經編萬有民誠物中景運於中天

推至誠以復道三才玉振全聲永昇平於寰海

所共無疆壽域於日月而指諸掌格時雨時暘時其時

頌休徵協四氣之和

彰既有常陳宏訓於無黨無偏而大化覃乎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聲夜訖八庭之遠固已九功歌叙淑平成清晏之祥萬福

凝水觀日月星雲之慶盛德大業炳炳麟麟累洽重熙綿綿

奕奕矣乃

厥元象

卷十

幸

聖不自聖意切於時而安益本矣誠於博訪愛進臣等於廷

而策以君臣交泰之隆風勵公忠之誼與夫慎選循吏之法

敦崇實學之方下至慈懷何足以仰酬

高問然對揚伊邇不替有常之見以為神賦之先春乎伏願

訓策有日常時宜於一德而後以明綱常之實其猷條采合為一

心而後接長成之具效大哉

聖言此誠千古之休風也蓋人君肯出以理萬物則上際天

命下民民若共指勤勤焉如有六合一家中國一人之象

臣代君以分理焉民則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始自不貪權利不傾身家之忱孝孺忠貞之思先帝帝微而

兼資夫益贊而皇恩庶民福翼以致其能修思不以

其本而冀為明聽之才用以勵時之治成用之仕女談武

烈而兼資夫古召而左周故分陝以佐朝家保釐以滿王室

而為繫孝德之士用以成太和之休長

皇上推誠布公信達順善澤之施澤生無不被尊視之誠凡有

無不同力殫於隆盛之時日與內外臣工動色語誠百爾臣

僚誠盡此意而殫風夜之誠經其之義被推誠之念絕

顧之私則上下交而志同自左右民而征吉而回交泰於天

地大吉起於都俞矣

制策又曰忠以居心公以辦事然後能盡君為一體欲使內外諸

臣勵匪躬之節而盡勿厥之忱大哉

聖言此誠萬世臣道之極軌也昔曰同寅協恭詩曰夙夜匪懈

言敬也唯敬則無私而黨援阿比之必絕惟敬則無忌而効

忠宣力之必勤蓋其平居之正厥心者以君父為重則當官

體國自靖其爾使必不從志以營私平居之誠厥意者以聖

賢為師則斟酌折衷自精自乃心必不欺公而罔上我

皇上至德如天至明如日廉幹者蒙任使之專獎勵必優於倫等

才能者膺不次之擢資格不限以恒規則凡家修而廷獻者

孰不失心幽獨竊慕夫有猷有為有守之兼長亦孰不共濟

和衷又儆於口清曰慎曰勤之古訓由是公爾忘私國爾忘

家皆奮發以副

聖主之精勸入則行化出則宣猷皆勉以盡臣工之心力而協

恭之盛聖躬之節何難再見歟

制策又曰敬令為親民之官欲使人稱其官才符於職承風率教

鼓舞勉勵以泰循良之績大哉

聖言此誠建官維賢之至意也夫安民親先於察吏而端品則大



有不同行事易見於鼎寶而聲名難定於初試蓋聲之所  
既不可以定其心而心之所趨亦未足以定其品故車服之  
庸必先之以明試敷奏而登進之典必資之於詢事考言欲  
斟酌州邑賢而之宜而得其才能之實非責之督撫大吏無  
以知其詳也我

皇上睿察羣材無微不燭三升之典既選選之咸宜六計之條尤  
甄別之至當而更委之事以試之聖其言以察之付之公正  
無私之大吏以考其詞而聖性之則以其歷試之才能以振  
作其有爲之志氣而寬其無心之過懲罰所以課吏卽所  
以資民而務簡之牧令皆得其人而嘉黃卓魯不能擅美於  
前矣

制象又曰士必崇實學敦實行將欲漸摩陶淑以備養量之選大  
朱元策

哉

卷下

聖

聖者此誠樂育人才之盛心也竊惟學校爲風化之原多士爲齊  
民之嚮導之於古六德六行之教必先於六藝孝弟力田而  
外百聖大賢凡欲敦崇實學愛養人才以歸任使也夫廉  
恥者名教之大防故器識爲先而文藝爲後忠孝者立身之  
大節故德行爲本而才華爲末我

皇上聖鑒羣倫風勵士節重之以詩興試之以文行立賢無方一  
長必錄務使讀書稽古者明懷遠用無負都之行無邪曲之  
以不自菲薄振興鼓舞以期風俗人心之厚也大師道立則  
善人多經學明則大長者誠或仿學校貢舉分年之議兼京  
學州學考課之法而推廣行之則積習當必游除而實行有  
不敦尚者乎是數首事有相因而理無二致故以昭法紀則

海內清明羣黎歸德神人共慶其嘉祥以彰德化則臣庶  
望民攸康早朝野樂觀其盛美堯舜之執中湯武之建國  
先後同源創守一轍也由是王道丕著天德昭昭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其於此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千冒  
宸嚴不勝戰慄附趨之至臣謹對

朱元策

卷下

聖





翰海十二卷

〔明〕沈佳胤輯

明末徐含靈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古今尺牘

陳眉公先生手授

翰海

金閭徐含靈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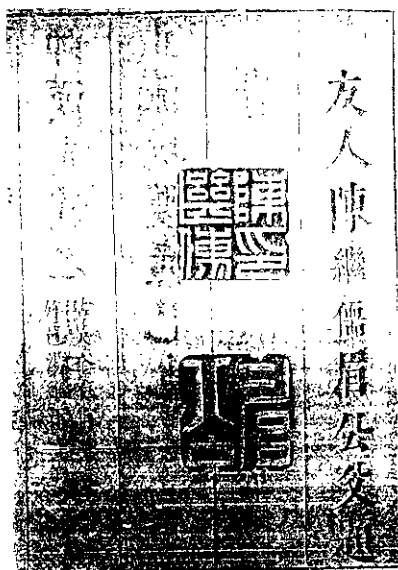
翰海序

世上一種現成文字如霞  
之散綺波之湧翠花如  
羊蔥其供人吞吐無盡  
事再臣情管佐慈懷容  
天職贖忠又可惟  
參於肩且玉強  
遠山梅花終非本態雖脉

聚里春辭馬不坐那  
遠披手里若面於楚  
一途幾爲天下重  
修子裁奔州再攜此  
無生味誰爲飛瀑懸  
酒屋月誰爲潞水最  
珠出人眼未到處誰  
賺如百間屋誰爲舊

悲。揀。絞。弱。癯。不。能。進。何。則。  
善。游。翰。海。而。樂。之。游。世。不。  
氣。固。垂。魚。龍。翔。沒。豈。州。  
鳥。澄。自。第。天。苗。苗。輪。輪。交。  
思。躍。動。吾。門。人。泥。錫。侯。新。  
遠。情。矣。陶。士。行。簞。頭。未。足。  
盡。爲。經。濟。文。亦。何。太。何。來。  
有。一。段。真。精。神。透。映。恭。謹。

便是悲業足蜚奎壁之光  
方今烽燧欲銷戎索自定  
賦詩非策本脚不靈者  
愚漢文之一紙賢於千萬  
師漢光武之明聖轉重  
重流玩雙魚已也  
昔  
崇禎庚午孟夏朔日雲間



翰海例七

雕蟲技。仕夫不為。而以小讀。曰言之不文。其行

不速。自晉太人先生。平以筆馬。張餘然出。覺

一片竹響。松濤。勝吳飲。釋史十倍。

義以類聚。事以類聚。何異塗。曰通觀而已矣。

且每書作數次。讀之學成。八面受敵。固東坡

法也。韓分十二部。部各幾種。

披讀如吸。若郎七梳。易盡。然自周秦迄昭代。小

珠大珠。漱碧翻瑤。蘇子瞻云。凡物皆有英華。

較於形。至之外。為人。所喜。然則一拳。空上。

具。鬼斧。世豈無。擇之。去者耶。

泰容大篇。如鶴頭之雞。載也。乃我。朝韓公文。

之論。奏草曰。母文。文弗省也。母多。多覽。弗意。

也。此語。精確。世。曾有。快讀。董江都。天人。策者。

乎。因加疏剔。

或者。謂余。漏萬。則思。昔人有云。願讀盡世間好

書。其友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錯過耳。用

以解嘲。

乃終覺。素頭有限也。單池大樹。桂林千筍。磷磷

璦璦。速莫致之。世且笑。我眼如豆。手如錢手。

請俟續編。

讀中。平語腐語。不足。頭帳下兒。信手抹去。若夫

境。骨冰。鏡。彤霞。日映。令人心動者。亟致之。我

師。若公。先生。正之。家仲海。若。同社。陳。元古

其。語。

其。語。

其。語。

其。語。

其。語。

其。語。



[illegible]

卷之八	○ 謂豫 ○ 慨世	○ 恨恨 ○ 鄙薄	○ 憤部	○ 怨之七 ○ 起 ○ 起	○ 藥后部	○ 卷之六 ○ 諸誼	○ 言 ○ 賀	○ 應 ○ 悼	○ 情至部	○ 卷之五 ○ 辭飲 ○ 乞	○ 謝餽 ○ 辭餽	○ 拾飲 ○ 謝飲	○ 詩無翰 ○ 飽	○ 敘失昭 ○ 謝輸
-----	-----------	-----------	------	---------------	-------	------------	---------	---------	-------	----------------	-----------	-----------	-----------	------------



翰海卷之一目次

情部

思

遺稿集

吳蒼

與東平王

明帝

與辛林甫

孔融

與吳季重

魏齊

月後帖

晉索靖

華帖

王羲之

與鄒氏妻

王羲之

代謝山楸

宋何遜

答子義尚

陳柳顏言

遺花祖思

齊劉華明

與劉智藏

梁元帝

答郭時

劉峻

與元九

唐白居易

答元微之

崔鶯鶯

與王慶源

宋蘇軾

與王元直

蘇子瞻

與六城志

黃庭堅

與葉道封

蘇子瞻

與許默卿

明李攀龍

與王元美

李于鱗

與李于鱗

王世貞

寄黃貞父

錢文薦

寄許性之

宗臣

與李路溪

王元美

與姜仲文

屠隆

與袁叔嘉

王元美

與王元美

陳繼儒

答李少舉

陳蔚公

與王養怡

張國綬

與陳仲倩

虞邦榮

與王元美

李于鱗

與馬策之

寄吳龍吉

曹雅菴

與弟

與吳明卿

王元美

又

寄兄

劉汝佳

與友

與項楚東

陳君公

與友

與兵憲

許鼎臣

與秦文瑞

寄鄒太史

周殿臣

寄黃介子

與馮開之

屠赤水

寄僧

寄李空朗

錢文薦

與陳爾楚

寄張不偏

王世茂

寄來景周

與尤

王穉登

與吳開誠

寄張不偏

虞青霞

報李雅實

與袁象湖

何喬新

寄孫汝師

與秦晉可

洪時象

寄岳儀都

寄楊伯玉

馮夢禎

寄徐祠部

寄友

屠長卿

與友

寄友

宗方誠

答沈飛霞

與屠長卿

馮開之

寄友

寄虞青霞	張一中	寄劉覺哉	譚世清
寄徐惟和	郭原岳	與吳峻伯	宗子相
寄友	王訓	復劉華父	王輝
寄尹夷庫	袁中道	寄友	江桂
與文	徐霍文	東王章仲	劉汝佳
與徐子與	李攀龍	與黃淳父	丁曜
與陶石簫	袁宗道	與金伯詒	馮開之
與都文叔	王百穀	寄張幼子	章玄
與親世恩	呂國南	寄馬湘蘭	王百穀
又	王百穀	又	汪南溟
與洪弇子	戚義	與屠長卿	馮開之
與卓微父	屠赤水	與陸兩台	劉汝佳
與李于麟	王元美		
惜別			
與東平王	漢明帝	答夫泰嘉	徐淵
又答	徐淵	問行帖	王右軍
蘇隋王	齊謝朓	送權十一	李太白
送趙四	李太白	送李太白	楊秋及

送李秀才	任華	又送	任華
送魏七	任華	送許戶曹	任華
送朱拾遺	顧況	與盧次楨	明王金剛
與沈君典	屠長卿	與喬白巖	劉麟
與王元凱	王鳳洲	與吳鵬峰	凌約言
與袁履善	王元美	與項明父	陳夢熊
與孫玉繩	虞邦譽	報方元順	文翔鳳
與戴君聲	劉大受	報友	陳履吉
與紀和元	戚義	寄弟	劉汝佳
與黃慎軒	袁伯修	寄曾惟德	王浚川
與徐八石	虞邦譽	別吳君一	戚義
寄友	胡文煥	與馬姬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與孫玉繩	虞邦譽
與范貞宇	吳應秋	與王子聲	袁中郎
別孫孝培	戚繼侯	東項明甫	江朝賓
東郭於子	戚繼侯		
族			
與曹孟德	洪劉巴	與從兄	吳陸景

與劉孝綽	吳簡文帝	答唐書	宋文天祥
寄陳時應	明林世吉	寄段幻然	張維禎
與王兵備	王維禎	寄友	黃孤康
記候			
賜馮將軍	漢光武帝	與智顗師	陳宣帝
與趙德麟	宋蘇長公	與大別才	蘇長公
與王完園	蘇長公	與黃象立	陳師道
與徐師川	黃象立	與張允清	明劉麟
與沈太史	陳湛初	與周叔夜	王元美
與陳山人	江南漢	與陸羽行	黃洪憲
與王元美	兩開之	與梁公實	王介州
與友	宗方誠	與周公瑕	王元美
與馮開之	屏赤水	與趙太史	王百穀
與沈二大	宗子相	與王協溪	王百穀
與陶石簪	袁伯將	與丁象甫	祀無功
與孔穎之	許君信	寄馬用昭	王百穀
與王父母	王驥		

新海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胤錫侯

徑陳龍彩五若卷

情部

思

遺稿慎

仲芳足下惟別二年。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風何嘗不嘆。

與東平王蒼

明帝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伏枕而吟。時望永懷。爾及采蘋。以增嘆息。

曹子建與吳季重云。日不歲與。曜靈急而。面有遠。景之遠。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損數如之。樂折玉木之華。開陰沈之。各天路高。遠良無由。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與韋林甫

孔文舉

婢疾動不得。渡與足下岸。懷廣坐。舉杯相托。以為邑。

○與吳季重

曹丕

念昔日南皮之游。高譚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得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來共載。以游後園。與輪徐勣。恭從無聲。清風夜起。悲如澁吟。余顧而言。斯樂難常。今果分別。各在一方。每一念至。何如可言。

○月優帖

索靖

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延佇莫及。不勝眷然之盛。

雜詩

卷一

二

○雅帖三則

王羲之

思卿一面無緣。可笑可笑。

不得執手。此恨為深。足下自愛。數惠音。臨書悵然。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

陳周弘讓渡王褒云。各在天涯。難為慰。清風朗月。但寄相思。鵲管銅音。聲淚俱咽。

○與郝氏妻

王羲之

相過終無復日。凄切在心。未嘗暫輟。一日臨坐。目想

疎風。但有感物。

○為衡山侯與婦

何遜

帳前散矣。涉想猶存。懷裡餘香。從風且歌。掩屏為疾。引頰成勞。鏡想分勞。聚悲別鶴。心如膏火。猶夜自煎。忍等流波。終朝不息。

揚用脩閨情詞云。膏長房縮。不責相思。他女。楊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臺。共。滴。慈。腸。蘭。始。同。煎。悲。和。問。經。茂。經。年。

○荅尹義高

柳預言

別離二。則。雲。雨。十。年。心。想。河。陽。劍。雀。無。清。鳴。鳩。樹。

雜詩

卷一

三

無見藏。水。歸。雁。衡。蘆。損。歷。寒。食。靜。言。念。此。如。何。可。忘。

○遺崔祖思

劉善明

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湖。逐清風於林。妙追素月於則。岳如何故人。祖。落。殆。盡。足。下。離。花。北。服。吾。到。竹。南。旬。相。去。千。里。開。以。以。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與劉智藏

元帝

僕。久。厭。塵。邦。如。以。服。膺。常。住。常。欲。登。却。月。之。額。蔭。惟。春。之。松。抱。曉。玉。之。源。解。蓮。花。之。劍。落。雖。有。限。脫。既。無。

內每坐向棚之林恒思管寧之榻。白雲間之卷江不  
怪未因抵掌或夢何如想行芳音以代宣蘇。必不多  
述。

○ ○ 答郭時

劉孝標

人非家底波沉而滯動開山川無由交羽簾蕭蕭佩  
觀浮雲以接首臨清風而浩歌。楚煙迴星亦云芳止  
○ ○ 與元九

白樂天

不見足下三年矣。以膠漆之心。託於吳越之身。進不  
得相合。退不能相忘。各飲白首。如何如何。作此書正。

紅江

卷一

○

卷一

黃山谷

在神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開山猿谷。鳥黃。秋  
平生故人。去我萬里。譬如陳金。

○ ○ 答元微之

崔鶯鶯

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強為  
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哀感。  
同幽離之思。綢繆遠縈。暗若尋常。此會未終。發已  
斷。雖半食如埃。而思之甚還。

○ ○ 與王慶源

蘇東坡

但值登高。而南引領。即慨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

可飲十五銀。蓋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故。歌  
倒。也。

東坡有云。每念鄉令。神典飛去。

○ ○ 與王元直

蘇子瞻

黃州真在井底者。不開。鄉國信息。此中。凡。可。相。達。江  
邊。美。水。挑。菜。便。過。一。日。或。望。恩。許。歸。四。里。得。款。段。一  
僕。與。子。象。大。楊。宗。文。之。流。姓。未。瑞。草。橋。夜。還。何。村。與  
君。對。坐。莊。門。安。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

○ ○ 與六姨丈

卷一

黃山谷

一句以供職。都下。如。忽。燒。了。眼前。故。不。能。上。收。每。蒙  
批。記。感。慰。至。深。聞。願。以。家事。未。就。緒。多。伏。枕。遙。隔。藥  
速。思。不。勝。悚。惻。官。小。食。一。聚。未。能。以。秋。毫。助。左。右。但  
胸。中。盤。一。車。輪。耳。

○ ○ 與桑道升

蘇子瞻

到。家。秋。氣。已。高。窓。戶。蕭。然。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  
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知。臥。於。虛。榻。也。

○ ○ 與許敬卿

李滄溟

楊。柄。入。關。日。夜。與。二。三。孺。子。妻。婢。虛。而。處。等。於。暮。燕。

一行。較。閱。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枝。咏。漸。展。安。得。與。啟。  
卿。翰。林。爵。苦。握。手。景。陽。之。債。以。弄。白。雲。

○與王元美

李于麟

清。癸。辟。雲。雲。該。名。理。就。與。相。視。海。岱。之。間。誰。欲。盡。石。  
苟。若。無。人。也。既。抵。而。耶。蘭。馮。之。上。恍。惚。拍。浮。之。態。元。  
美。在。前。寒。惟。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

○與李于麟

王鳳洲

蕭。寺。援。手。飛。若。河。山。近。天。津。迅。雨。乍。過。渡。海。人。立。遠。  
不。見。天。獨。立。嶺。際。神。王。氣。豁。然。不。挈。于。籍。共。賞。也。

翰海

卷一

六

已。命。酌。盡。一。斗。則。取。于。鱗。長。篇。十。絕。為。受。蘇。欽。之。浮。  
雲。不。流。魚。鳥。若。殊。從。令。與。于。鱗。同。旋。雖。絕。胡。語。導。非。  
人。之。境。吾。二。人。足。樂。矣。如。令。向。桑。梓。逐。高。陽。故。交。為。  
開。鷄。六。博。之。觀。馬。在。邇。耳。目。也。

○寄黃貞父

錢文薦

湖。上。一。別。不。知。幾。寒。暑。歲。年。云。暮。江。光。雁。影。窮。寒。堪。  
悲。不。得。素。心。人。共。數。晨。夕。我。懷。何。如。也。龍。頭。梅。花。奇。  
無。信。未。由。折。一。枝。將。致。奈。何。  
宋。文。丞。相。與。友。云。顧。影。海。嶺。漸。有。雲。東。西。之。迹。懷。

人。飛。越。杳。望。斗。南。北。之。輝。

○寄許性之

宗子相

雲。霜。摧。別。陰。已。殘。春。歲。序。旋。流。離。心。抱。急。憶。昔。滄。洲。  
聚。首。風。雨。停。危。龍。語。雄。談。千。古。一。快。紅。塵。忽。接。青。山。  
頓。遠。春。波。正。派。笑。集。新。綠。夢。魂。相。相。第。恐。珠。延。結。  
尾。結。

○與李滄濱

王元美

招。提。懸。懸。殆。難。為。去。覺。慨。然。神。飛。東。越。檀。二。尊。人。  
治。渴。沐。烹。炊。雌。斗。酒。相。勞。得。小。忘。足。下。耳。然。一。聞。耶。

翰海

卷一

上

州。大。夫。輒。矯。枉。自。失。身。不。能。柳。西。而。

○與姜仲文

屠赤水

白。日。遙。行。青。楊。易。老。何。時。同。問。一。丘。追。想。歌。馬。壯。城。  
剪。燭。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戲。馬。弔。項。王。之。霸。圖。  
故。龍。懷。蘇。公。之。遠。韻。連。宵。枕。藉。累。日。沉。寢。故。歡。香。然。  
言。之。心。斷。目。望。天。末。悵。矣。神。飛。  
○與袁履善  
足。下。舍。我。去。延。頭。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無。由。飛。越。  
計。使。事。畢。當。得。取。便。歸。省。御。湖。魚。鳥。不。驚。春。游。



○與王元美 陳繼儒

別來從句讀中。暗度春光。不知門外有酒。花事每

傷。祇園雲觀。草綠烏啼。追隨杖履之後。笑言款洽。如

此佳况。忽落夢境矣。

未伯仲與黃穀。蒼云不。聆兄笑語。無一年。花下清

尊。燈前雅集。俱為夢中事。

○答李少參 陳省公

明公建節。括蒼。開津。名山。光耀。宏龍。故公案。亦是快

事。弟居恒陶與。不百里。管榻。不十年。繫絆。芒鞋。橫拖

柱杖。未着。勝綠。當在何日。分之。

○與王養恬 聚園綬

憶分袂時。陰雲黯淡。垂柳依稀。固自凄絕。即今紅杏

絳桃。何與。張生。眼中。此也。引領南陌。但見芳草。凄凄。

王孫。何日。歸耶。

○與陳仲倩 虞邦舉

刻鳩。雅集。引杯。飲語。夢想。都為佳境。別來音問。遂杳

夜。即晨鐘。總是愁人。語子。

○與王元美 李于鱗

秋高。酒熟。思。元美。子與。草飲。燕市。中。醉。為。吳。歌。

○與馬榮之 徐文長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雞。走數千里。營營一冷。枕

上。此與老枯。能。以耕。伐。樂。不動。而。淡。淡。有。瘠。者。何

與。意。可。悲。也。每。至。美。多。後。必。元。生。神。馳。而。中。心。尤。搖

搖。者。榮。之。之。所。也。

○寄梁范吉 曾確菴

比來。馳逐。安。無。停。歇。顧。精。魄。未。嘗。不。飛。越。橫。嶺。柳

門。間。地。想。吹。角。鳴。沙。獨。奴。宵。遁。第。月。明。橫。嶺。風。起。悲

翁。願。瞻。朋。儕。各。在。一。張。西。方。美人。場。戲。勞。結。

唐。李。商。隱。有。句。云。崔。陵。之。舊。著。常。存。夢。寐。是。才。子。

應。心。之。也。又。云。開。目。夢。境。已。入。孔。融。之。度。

○與弟 張重華

夜色。浸。庭。螢。聲。聞。初。池。塘。未。夢。夢。是。家。燈。夜。漸。微。

待。兒。重。寐。風。竹。雨。聲。交。起。弄。人。不。知。花。夢。據。前。誰。人

吹。玉。笛。也。悵。馬。心。悵。恨。不。長。枕。

○與吳明卿 王元美

易。觸。而。聚。易。別。而。解。天。雖。比。隣。同。古。人。神。曠。之。說。想。像。空。色。至。於。落。月。屋。梁。又。何。悲。也。

○ 又

王元美

別。後。再。把。子。執。臂。一。遇。子。相。獨。於。足。下。僅。從。鄉。中。得。數。行。人。生。忽。忽。可。念。

○ 寄兄

劉汝佳

遙。憶。秋。之。年。舉。觴。問。月。仰。醉。桂。枝。頃。荒。並。空。雲。木。俱。響。與。義。乃。今。已。作。千。里。別。寒。風。颼。颼。刮。面。也。

○ 報楊子同

杞無功

新海

卷一

恩

杞無功

都。門。傾。蓋。停。杯。瀾。語。斯。語。足。千。秋。今。同。在。三。湘。七。澤。之。墟。而。道。里。遼。遼。無。從。晤。言。安。得。壹。公。縮。以。符。一。吐。積。悃。耶。

○ 與項楚東

陳若公

初。堅。空。戒。如。棘。蘿。蔓。蔓。思。尺。相。隔。頃。者。仰。花。如。露。繁。禽。棲。飛。小。閣。寒。雅。殘。燭。尚。熒。恨。不。與。兄。共。之。

○ 與友

宗子相

別。來。再。授。衣。矣。北。睇。龍。門。白。雲。湛。湛。念。諸。故。人。並。馬。臨。席。何。當。壺。酒。也。

○ 與吳憲  
企。仰。斗。光。伊。邇。河。漢。盈。盈。帶。水。雲。樹。興。思。一。命。相。馬。香。飛。無。翅。

○ 與泰文揭

凌約言

常。憶。十。年。席。間。吹。竹。彈。絲。開。榮。射。霞。高。歌。行。酒。不。問。夜。如。何。真。可。方。河。朔。飲。也。蒼。茫。宇。宙。如。是。者。更。得。幾。番。兄。一。念。及。否。

○ 寄鄒丈史

周啟臣

燕。門。斗。酒。天。涯。兄。弟。眼。前。肝。膽。竹。下。清。風。尊。中。明。月。

新海

卷一

杞無功

○ 寄黃介子

劉日果

生平。魏。礪。思。一。向。知。已。前。傾。倒。而。道。之。云。遠。從。席。無。從。永。懷。而。已。鴻。使。附。致。惠。之。詞。音。舒。我。懷。思。

○ 與馮開之

屠赤水

秋。風。忽。從。何。來。感。我。白。學。涼。生。天。末。君。子。在。懷。既。嘆。眠。離。還。坐。搖。落。我。心。何。已。

吳。陸。景。與。從。兄。云。瓦。石。屑。歲。秋。江。迴。月。綠。字。可。得。

白雲終開川途將曉心傷流淚  
唐詩華云。竟。錦。雲。心。折。秋。草。

○寄僧

恨。遠。吳。越。哭。暑。未。歸。抱。首。善。提。無。由。聽。法。快。可。知。已。  
臨。湖。而。望。水。面。蓮。花。如。賭。注。眼。

○寄李宣明

錢文薦

臨。陽。一。別。沈。然。隔。世。何。時。携。斗。酒。泛。扁。舟。同。醉。百。花。  
場。中。也。封。誰。伊。阻。路。語。無。由。一。再。通。音。問。外。便。河。漢。  
隔。矣。

○與陳爾說

張國峻

今。秋。以。來。成。勢。嚴。餘。春。光。鮮。嬌。鳥。啼。花。香。不。得。知。已。  
路。對。為。收。大。都。誰。悲。別。恨。難。逢。華。底。惟。願。杜。宇。聲。美。  
在。若。耳。無。餘。之。時。候。落。然。上。

○寄張不偏

王世茂

望。天。際。一。痕。青。促。思。飛。歸。快。秋。時。坐。阮。立。嬌。羅。在。夢。  
中。猶。聽。若。家。雪。兒。唱。白。雪。之。屋。梁。月。鼓。滿。矣。何。時。渡。  
江。東。

○寄朱景周

范頤之

一。古。五。五。重。門。深。閉。玉。人。夜。從。何。路。來。香。夢。境。也。夢。  
剪。燈。細。語。當。在。林。鶯。與。友。梁。燕。將。離。之。候。

○與文

王百穀

別。足。下。衰。葛。幾。易。柳。不。記。地。得。木。落。黃。陵。廟。裏。霜。年。  
○道。吳。閬。然。

○寄張不偏

虞青霞

握。手。何。時。明。月。清。風。須。索。為。我。兩。人。時。時。雁。羽。  
為。首。去。白。門。動。絲。隔。歲。八。公。草。木。種。山。雲。氣。都。是。故。  
人。念。頭。不。知。秦。淮。河。上。何。日。再。開。笑。口。見。時。頻。雙。眸。

半酒作長干半日佳話

○與李惟實

黃光宇

庭。樹。吐。秋。熟。雲。入。庭。風。來。簾。外。月。滿。梁。頭。不。佞。片。心。  
已。烟。烟。在。左。右。矣。

○與朱景周

何喬新

時。下。秋。思。漸。佳。想。高。堂。膝。事。種。種。殊。然。碧。梧。翠。石。深。  
帶。軒。除。秘。籍。珍。圖。輝。映。几。席。每。思。吾。兄。風。格。不。覺。形。  
超。神。越。也。

○寄孫汝師

王百穀

江上黃花。燦若金。堅。巨。大。於。斗。山。氣。日。夕。佳。樹。如。注。  
翠。色。滿。額。安。得。與。足。下。其。路。拍。浮。手。

○與泰贊可。  
洛河煙柳。尚帶曉。岐。淚。痕。歸。來。每。日。凝。眸。恨。不。得。情。

巨雲手。推。倒。西。山。也。  
○寄岳微都。  
別來忽忽。經年。每。向。梅。花。月。下。如。見。顏。色。一。領。是。書。

動。如。探。史。遂。與。故。人。邀。著。山。河。  
○寄楊伯里。  
與。足。下。相。見。武。林。不。知。是。何。處。但。足。下。風。調。才。情。如。

青山綠波。舉。目。便。是。何。止。不。忘。  
○寄徐祠寄。  
白鷺洲。前。江。山。橫。翠。足。下。夷。猶。蘭。省。謝。氏。雙。履。猶。有。

花。痕。松。雲。遠。思。悵。悵。心。動。  
○寄友。  
江。心。遙。月。把。酒。論。文。數。浪。平。鋪。星。河。倒。掛。涼。聽。鐵。缺。

高。語。破。心。令。人。生。常。如。此。何。論。離。城。百。二。七。同。車。無。  
日。引。領。為。勞。

○與友。  
拆。樓。後。雲。山。遠。隔。如。清。風。朗。月。何。曲。江。有。夢。天。際。昨。  
逢。當。共。在。梁。州。道。耳。

○寄友。  
衡。山。阻。雁。空。憶。三。秋。草。角。花。情。悉。為。淚。波。  
○答沈飛霞。  
沈。郎。瘦。似。黃。花。繞。對。黃。花。便。難。然。相。念。

○與屠長卿。  
秋。風。瑟。瑟。曉。露。欲。結。何。時。與。足。下。共。竹。聽。燈。火。  
○寄友。  
高。齋。不。在。天。上。懸。珠。夜。雨。擊。苑。涼。風。遠。莫。致。之。安。得。

化。為。青。鳥。入。公。羅。浮。夢。耶。  
○寄虞青霞。  
過。淮。陰。只。覺。清。風。滿。袖。然。終。解。煩。不。得。觸。熱。歸。來。此。

臆。支。枕。小。湖。時。柳。柳。左。右。安。得。兄。亦。尋。道。夢。中。連。翩。  
江。上。乎。

○寄劉覺我。  
別。凌。益。懷。念。何。時。聽。清。談。飽。玄。旨。一。解。俗。狀。然。強。銅。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不接故吳則已聞足下此矣。排徊於橫塘煙雨間。意極惆悵。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花下停觴。便成萬里。念妾東馳。滿目搖落。回睇金盞。白雲陣之。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路月塵溝。猶記吳語。馬首南來。山雲竹樹。風沙煙鳥。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步雲梯。月。必。以。膝。遊。歸。來。科。香。煙。簾。中。三。見。玉。老。生。未。及。奏。記。滿。閣。遙。想。嚴。桂。飛。聲。松。霞。滿。嶺。凌。晨。漱。齒。發。聲。琅。琅。清。虛。自。未。煩。心。銷。盡。也。江。際。霜。寒。強。飯。自。愛。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人事參差。對華心。劉曾人云。不必徐注。事恐中。律。外。別。徐。想。兄。共。之。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新莊何如。泥家。劉。川。手。異。書。目。花。竹。耳。輝。易。此。時。起。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 寄徐惟和

此時月照李花清瘦吟淚恰似對石簷面花也

○與金伯昭

賜開之

五海上覽觀日月所出潮汐往來便欲一吸盡之此

數日賜中何能一刻遣金郎去也至泰山謁祖龍祠

見金郎題殿前翻手見金郎矣

○與鄭文升

王百穀

五句不下半句出見綠樹濯濯海樹一蓬半蕊枝頭

綴其間但情無人而相映又凄然九迴耳

○寄張幼子

章玄

詩

月下綠塵湖上蘆花為鄰兩山流碧明月入惟幽

茂陵秋雨亦念病相如否也

○與魏世愚

呂嗣南

降水面足下遂成滌眼魏君耐久朋也別後親履

三度雙魚秋雁俱家窠翅首瀟陽報有美人天一

之嘆

○寄馬湘蘭

王百穀

廿七日發秦淮殘月在馬背思君尚未離區矣夜

宿長卷聞雨聲且起不林與夫泥泥發新良苦見道傷

雨巾花彷彿湘娥面上啼痕耳

○又

王百穀

吳山如黛望借紅袖拂白雲令山靈色喜乃車音香

然戀戀與黃口兒燕婉不貽我紅拂諸人哉而寒歲

暮繞一相思便增白髮

○又

汪南溪

歸來百合整人夢魂中帖柳絲梅也把臂有綠神交

何日

○與洪如子

戴鏗侯

詩

夜昨盧橋里夢回聞浙港聲為想年前閣下時不覺

枕前淚階前雨隔窗聞聽隨到明也慘人慘人

○與屠長卿

馮開之

風雨凄凄聽之滋歎行下何時來芝宇珍玉露輝一

破愁顏

○與卓徵父光祿

屠赤水

蓮舟過唐橋使人物色足下屬有宴上之行是夕落

颿河滿與友人散步大堤紅梁百丈烟火萬家管絃

沸樓魚蝦暖市為琴唐人停燈待估客之勾大有妻

清良以不見微父

與陸西台孝廉

長安增一酒人促覺趨車價俗菊恨不得雲間士

與伯倫指詩劇飲爭相為帝為言醉鄉侯矣久不聞

問朕惻忮懷

與李子麟

世貞夢寐中已作括提促膝朕神思飛越歲安得并

疑而暮也

翰海

卷一

四

二十

惜別

與東平王蒼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

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要大鴻臚棄不忍下策願

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答夫泰嘉

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翼而已想裝裝已

辦安適在近從各遠處而君是涉高山巖巖石君是

越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

離於是咏堂州之新以消兩家之思劉今者之恨以

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察天下之珍妙得

無日玩意移徙而不能出耶

○又答

既惠書令無賜諸物攬鏡執叙情想彷彿探琴誦詩

居心成結勸以芳春獲身符以明鏡鑒形未獲成心

也昔詩人有還遠之戚班婕妤有雅榮之嘆素琴之

作當須君歸明鏡之微當得君還未睹先儀則寶叙

不到也未侍惟性則芳春不發也

○ 問行帖

天氣且未佳。決定成行否。寒食近得。且佳。為佳耳。

楊用齋云。宋辛稼軒詞。官將吾倦矣。玉人留我住。

通明日。是落花寒食。得且佳。為佳耳。吾人之語。一

入聲律。其妙如此。

○ 辭隋王子隆

未華免國。長據日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睇陽。

未測涯涘。濫聽論都。早誓肌膚。不寤滌溟。未運波臣。

自落渤澥。方春故翻。先謝輕舟。反題弔影。獨留白雲。

在天龍門。不見。唯清江可望。候歸。離於春渚。朱郎。

方開。效達心於秋實。如其臂展。或存枉席。無改難護。

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 送權十一

吁。舍我而南。若折兩翼。皆歲律寒甚。天風苦聲。雲帆。

涉漢。問若他電。舉目四顧。霜天。崢嶸。

○ 送趙四

天與水連。雲連山長。黃鸝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

曉色盡。是傷心之樹。

王右軍

謝眺

新海 卷一 惜別 二五

風波不興。水天相接。白雲在天。水色無邊。

○ 送李太白

子出入燕。宋與白雲為伴。仙真滿堂。遺書盈篋。送子。

何所平。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風。

盛。未始有極。表樂且不足。累。況小別乎。

○ 送李秀才

碧峰曉。曉出於柘。梢如虎牙。夾天而立。加以白日欲。

落。掛在巖半。橫照澗水。日帶微明。揮袂於茲。恨無荒。

山片玉。以相贈。

陶翰送王大云。庭闈東瞻。誰謂家遠。草色將別。雲。

天浩然。

○ 又送李秀才

嗟乎。蒼梧之片雲。隨風東西。片雲如是。陳案亦如是。

○ 送魏七秀才

江亭暮。天勿辭。一醉。醉後解纜。則月照滄海。猿啼碧。

山。其奈爾何。

○ 送許戶曹台幕

高天晚。秋殺氣動地。靡靡岐路。慙慙旆旌。送離如之。

新海 卷一 惜別 二五



何賦小戎以為好

○送朱拾遺

將刀畫水中不折以通親人人何有別何山不可

以為家何水不可以從舟載送朱兄浮於亂流主明

不在諫故臣有懶慢之悔

○與盧次樞

騎而進我道傍茶河渠間色也下衛河飽吮風

鳴榔得流不旬日而抵燕為足下成五詩可自玩也

○與沈君典

事發

不佞南矣道出涿鹿曠我黃河莽莽天河高乎鉅野

千里坦望宮闕迴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時也氣結

風不能長語

○與喬白巖

公渡河而西非佇立瞻望至旌旗縹緲通盡天末力

送公纓之亭怡然不能執筆計公則慷慨大義而已

安有足耶

○與王元叔閣老

分袂時睹先悲惋乃知千古河梁尚為國華第難教

顧况

王元美

屠長卿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王元美

傑作突然態過舟便不能禁斜陽在水邊影相耶索

○與吳鴻峰

西都相席然銷魂明發將溯上流攜鳥望望去矣

敢問傍人加於幸甚

○與東原善

足下舍我去朝夕索鳥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

何由飛越

○與項明父

數年不得見見蘇別茲語未了風吹新快快謂何

一片熱心都被布帆擄去能不作有情燕誦河鵠風

兩夜推蓬之句更添得幾行淚耳

○與方元順

白雲載雲狂踏向象山一派萬峰中脈脈難為懷也

渡江來懷北尚蒼茫無佳處

○與戴君聲

把袂河梁刺刺止難今去風引旅帆蘭枕迅舉黃塵

劉大受

劉大受



弟○特○滿○船○別○恨○載○過○江○南○不○知○馬○上○行○人○亦○有○一○整

○與王子集

東中郎

弟○屈○指○生○平○別○苦○惟○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  
別○一○長○老○今○今○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別○非  
病○非○情○亦○復○堪○磨○之○甚○即○弟○亦○不○知○所○以○也○請○看○頭  
詩○字○字○渾○洞○再○見○何○期○今○人○腸○痛

○別孫孝培

咸錄侯

橫○襟○者○未○幾○便○買○舟○西○去○吳○宮○花○草○中○人○適○作○秋○江

○東項明父

以朝賓

創○業○東○萊○交○臂○遠○別○君○不○可○留○我○不○可○注○長○故○慈○慈  
慈○心○莫○寫○奈○何○奈○何

○東鄭外子

咸錄侯

卧○病○中○知○君○東○去○恨○白○駒○之○難○離○也○悲○風○颭○颭○離○隙  
中○來○明○朝○強○起○錢○君○故○忍○酒○入○愁○腸○便○從○眼○底○出○耳

凱儀

○賜馬將軍  
卿○時○四○里○男○不○令○妻○子○從○將○軍○老○矣○夜○臥○誰○為○換○背  
療○也

○與智顓禪師

宣帝

春○寒○獨○屬○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藥

○與趙德麟

蘇長公

數○日○不○接○思○渴○之○直○衡○買○風○雪○起○居○何○如○諸○居○者○知  
愧○矣

新添

見一

九

三十九

○與大別才老

蘇長公

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里○隱○然○得○無○所○歸○與○綠○面○舊  
萬○萬○自○愛

○與王安國

蘇長公

數○日○病○卧○在○告○不○審○起○居○住○否○知○今○日○會○兩○僧○清○虛  
陰○森○正○好○劇○飲○座○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露

○與黃象直

陳師道

通○來○起○居○何○如○不○至○足○絕○不○何○以○自○存○有○相○恤○者○不  
全○子○能○慰○意○不○風○去○不○甚○惡○不○平○居○有○可○與○者○不○任

者不相陵。何以違月。亦著書。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真然。便如傳語。奉知此生亦復能相逐。如前月不。

○與徐甥師川

黃魯直

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不殊。比來何似。

○與張允緒

劉錡

近來各處何如。行寓何安。及門之客。幾人。想揮毫吟。

○復沈太史

凌港初

○與周叔夜

王元美

楚中。茅驥饒山水。足下弭節三湘。故奏九辯。令即雪。

○與陳山人

汪南溟

為問七十老翁。日何所樂。有帛盈箱。有稻登塲。霜落。

○與陸羽行

黃洪憲

與鶴。吳娘抱子。吳孫。託桑麻。課織。杼。鼓足樂也。

江南此際。鐘如玉。蟹如黃。桂丹楓。飛香綴錦。吾文。携名。醒山頭。作白眼。歌揚白。花亦甚快。

○與王元美

馮開之

爾近秋何似。雲。真。異。響。亦。時。聞。否。能。加。餐。否。酬。應。稍。

○與梁公實

王弁州

子。辦。書。來。言。賢。弟。獲。得。雋。大喜。足。下。眠。欠。穩。番。品。饒。

○與友

宗方城

春。未。起。居。何。似。倚。杖。行。吟。麓。中。詩。草。當。與。藤。蕪。共。瀝。

○與周公瑕

王元美

梅花屋。雨日當甚佳。翠禽。啁。啾。惱。足。下。清。夢。莫。更。以。

○與馬開之

屠赤水

何。處。別。君。與。也。行。投。無。伴。帳。楚。數。聲。啼。鳥。鼓。角。月。明。

○ 養馬風咽。下。誰與為歡。五湖煙雲。將無變。○

○ 與趙太史

五百說

○ 別門下十五載。不知。頻頻。然。肅。玉。然。腹。然。然。步。將。然。○  
○ 雖然。與。然。然。然。乎。否。也。始。嫁。畢。乎。五。山。蒼。茫。何。時。○  
○ 命。駕。○

○ 與沈二丈

宗子相

○ 春。事。方。新。楚。天。日。遠。湖。上。主。人。生。事。如。何。○  
○ 期。月。萬。里。懷。人。寄。思。幸。分。一。二。○

○ 與王懋直

王百說

○ 海

○ 表

三五

○ 從。同。人。問。起。居。皆。言。參。知。公。善。射。比。讀。函。書。來。奕。神。○  
○ 王。則。門。下。已。見。丹。砂。勾。漏。乎。柳。執。於。慢。亭。仙。侶。耶。○

○ 與陶石齋

未伯修

○ 知。近。日。枕。簾。在。天。台。雁。蕩。間。所。遊。幾。峰。何。峰。最。高。何。○  
○ 洞。最。奇。相。對。作。何。語。會。何。人。幸。一。寫。示。○

○ 與丁泉甫

祝無功

○ 園。李。梅。增。幾。樹。菊。惜。幾。本。紅。葉。黃。梅。無。忌。乎。秋。氣。○  
○ 佳。黃。鷄。盤。蟹。肥。矣。高。臺。明。月。何。人。共。之。亦。屬。爛。望。而。○  
○ 南。否。○

○ 懷乳顧之

許君信

○ 南。鴻。入。北。雲。不。問。足。下。溫。寒。惟。問。太。太。人。持。杖。攀。仙。○  
○ 郎。力。健。勝。韓。家。母。乎。陳。嫂。胡。姬。烏。雲。為。寧。發。兒。孫。○  
○ 亂。乎。足。下。冰。挂。枝。小。山。乎。時。弟。病。乎。長。華。如。并。語。難。○  
○ 多。及。○

○ 寄馬用昭

王百說

○ 別。足。下。無。何。署。中。第。根。惡。成。美。前。耶。愛。足。下。甚。并。及。○  
○ 此。君。函。中。何。不。一。報。平。安。也。○

○ 東王父毋

王煒

○ 海

○ 表

三五

○ 問。街。齊。園。蔬。肥。且。銀。否。并。邊。三。柳。可。藏。鴉。否。鴉。鈔。否。○  
○ 馬。骨。高。否。人。吏。得。無。太。瘦。否。雖。然。不。知。足。不。足。以。顯。○  
○ 清。白。矣。○

錄

與曹孟德

劉也

舊法偷生。自寬荆蠻。憑心北風。欲行靡由。漂泊風波。絕粮茹草。欲歸无開庭。而荆州水陸無障。益州復有。嗟防仰企光靈。何由假翼。

與從兄

陸景

仰承發止。已吹新林。三湘與區。九嶷形殊。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迥月。睽離方遠。川塗曠曠。錄字可得。白雲。終聞心傷。淚淚投筆。無次。

詩錄

卷一

五

與劉孝綽

簡文帝

摧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桂棹先征。夕鳥歸林。孤帆未息。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答唐書記

文文山

花朝使六日。奉重開沂灘而上。樓前一。日抵空同。即事稍簡。俯仰半。皆商賈。賜也。江湖寥落。鴻影。春。安得素心人。相與數晨夕。每誦此詩。寢不成寐。

寄陳時應

林世吉

水雪戴塗。朔風凜冽。蕭蕭孤旅。逼歲還征。每對野店。

梅花。聽寒空。過雁。驚魂。增。明朝又展。想草堂。衰。林。梅。相。葉。陶。然。笑。語。亦。念。及。遊。子。否。

寄段幻然

張維祺

一入范陽。白草無賴。黃沙。括。面。鈴。閣。虛。無。人。誰。可。與。語。古。人。中。有。幾。人。

與王兵備

王維祺

頃來光儀。甚對風。昔。領。密。心。事。路。遂。踪。易。轉。案。中。懷。快。快。何。使。者。肅。公。之。令。獲。行。甚。謹。會。天。新。雨。路。尚。流。潦。漏。漏。如。行。鏡。中。晚。暮。月。出。浮。雲。傳。之。車。人。相。呼。戒。

新錄

卷一

五

歲不及於。既官。平。持。暮。燈。至。車。人。轉。隨。於。靜。者。再。乃。如。梭。翻。者。湍。湍。利。往。而。洞。微。殘。殘。或。不。克。一。談。之。虞。也。臨。海。運。旅。勒。附。謝。私。

寄友

黃履康

九日抵章貢。涼颼蕭風。旅況瑟瑟。毛骨欲。望。望。山。白雲。起。輾。洳。淅。淅。不。能。收。故。人。登。高。揮。萊。羹。亦。恨。少。一。人。乎。萬。里。相。思。空。寄。杜。若。

秋庭旅榻

子初詩

江空木落。慨然故園。神興俱。恨。不。生。翰。

然。琴劍珠璣。麟麟作伴。回首白雲。天際渺渺。中心惘

新後

卷二

七

四六

翰海卷之二目次

美言部

贊美

賜馮異

漢光武帝

與雲長公

諸葛亮

與孔明

香司馬懿

與諸陶

張華

與王濬少

庾翼

與劉孝標

梁劉之遴

凌東阿王

魏陳琳

荅湘東王

梁簡文帝

荅華九齡

唐玄宗

荅呂醫

韓愈

荅柳子厚

劉禹錫

與人

柳宗元

翰海

卷二

目一

與高錫望

孫楚

與米元章

宋蘇長公

荅殷后汀

明張居正

荅江荆石

陸樹聲

賀方公良

黃華

荅王令

李于鱗

與陸鳴羽

王元美

與吳大容

王念州

寄吳按節

錢文薦

與朱佐侯

洪時車

與邢知吾

陳王誥

與陳若公

王鳳洲

寄顧太史

袁小脩

與莊五修

陳眉公

與傅令公

王百穀

荅王龍溪

王鳳洲

荅王丹陽

陳若公

與李滄溟

王元美

東林新守

馬天錦

與夏都閻

丁韓

荅岳恭戎

陳若公

與張洪陽

陳文燭

與屠長卿

王元美

與胡泰政

陳若公

與東華

張滄江

東李知吾

湯賓尹

與江長文

王百穀

東王介剛

謝榛

與高吏部

屠赤水

與屠赤水

徐文長

與王恒升

江南海

與王百穀

王元美

與袁后公

董陽明

與賈燕雲

劉汝佳

與楊大宰

屠赤水

與姜正參

陳若公

與沈懷瑾

陳若公

報汪文化

吳川樓

與陳陸水

屠景鳳

與王鳳洲

汪南溟

與王鳳洲

李滄溟

報盧子明

宗子相

荅劉博父

邵子章

與葛地瞻

李德鼎

與友

屠赤水

東李令公

郭青螺

與俞定西

賈待問

與陳黃門

王百穀

與吳開府

王百穀

荅江司馬

馮開之

與傅宜卿

宋象軸

與許贊勿

虞邦舉

東唐貫吾

江虞仲

與友

屠赤水



與項孝父	陳翁公	與項明父	虞國儒
復李年音	梅衡湘	與張不偏	洪胤衡
與王麟洲	屠赤水	與陸泮陽	馮開之
寄李卓吾	袁宗道	與王元美	李子鱗
與葛民望	羅達夫	復項明父	尹仲
與顧季狂	王元美	答曾遲如	袁石公
束項明父	陳宗塾	答鄒公履	陳者公
寄陳泰瀾	虞邦譽	復劉粹文	虞邦譽
與友	陳文燭	寄錢山人	今紹
與馬姬	王百穀	與詹中岳	祝無功
復徐五瑞	屠赤水	復張芬庵	許若信
答李時玄	王百穀	答吳明卿	陳文燭
與錢象先	袁中郎	答陳季友	劉肩吾
與邢知吾	陳王謐	與友	張孟雨
復顧中丞	袁象	與史守道	沈朝煥
復陳以達	王百穀	答徐孟瑞	王百穀
稱美			
復拒諫	漢楊雄	與韋林甫	孔父舉

與孔文舉	張紘	與兄陸	諸葛亮
與長史	諸葛亮	與人	晉王澄
又	王澄	與兄士衡	陸雲
與親故	顧榮	報虞預	賀循
與徐屬	王敦	答王僧虔	齊蕭子良
與何炯	劉孝標	報朱捨遣	唐顧況
稱顧道翁	皇甫湜	與劉原父	宋歐陽脩
與友	黃山蒼	答李瑞叔	朱希
答張文潛	蘇東坡	答劉西	蘇子瞻
答賈耘老	蘇子瞻	述李于鱗	明王鳳洲
答王麟泉	王荆石	與陸汝陳	王元美
與袁石浦	李卓吾	與楊南洲	王維禎
與弟小脩	袁中郎	上馮琢菴	袁中郎
與吳明卿	王元美	與陶石簣	袁中郎
稱張聖清	陳者公		
薦			
薦馮野王	洪薦	薦辛慶忌	何武
論傅喜	何武	論朱寧	杜業



吾晉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懷妙迹求之  
見足下答家兄書煥善神明頓還舊觀

○與劉孝標 劉之遠

開閣之下作類范枯總百家馳聘千載義以類事  
以厚分揚非倚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吾聞為之者  
勞觀之者遠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東故致書范云君厚畫花履不充漢句出不汗牛  
馬明聰淨凡有坐卧之安高堂素舞無軒卷之勞  
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然陳前

亦好事者之一適也

○漢東阿王

陳琳

厚命并示龜賦披覽然君侯體萬世之材秉青萍  
千將之冠拂鍾鼎聲應機立斷音義既遠清辭義絕  
群猶飛兔流星越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况於驚馬  
可得齊足

○答湘東王

簡文帝

比文體儒鈍殊常純學浮疎事功遲緩佳手難可渡  
遇文章未陸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

○批荅張九齡羽扇賦 玄宗

朕頃賜羽扇聊以勝暑卿立賦之具見情素詞高語  
妙朕拜之矣然嘉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素指匪前  
義不同  
張賦後云自昔泉澤之時爾有雲宵之志苟效  
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白羽穆如微風縱橫  
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荅呂醫山人

韓退之

方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

韓海

卷二

黃美

三

議形勢善候人主意披天下靡靡日入於夷墜恐不  
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說之人於朝  
以爭故之耳亦謂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然  
足下衣破衣整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之下雖未盡  
賓主之道不可謂無過人者足下行天下得必於人  
恭寡乃還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雖  
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明矣方將坐之下三落  
而三置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

劉禹錫

書來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得子為巨衛以揣其鋒

石鍊泰子分而輝之其詞甚約而味澹然以長氣為

幹文為支跨聯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嚙

不有文字端而更苦而朕信然以生雅然以清子之

衛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

○與人 胡魯

推諸葛之料心負其雄之斗勝不足孟嘗詎聽馮護

之鉄若非趙勝那知毛遂之雄

○與高錫望 孫

六章如而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開揚

子雲足下乃才雄獨意語橫濶寄序義後同及樂

武事在燕宜一二有言者是下能數十字無盡情狀

及意窮事除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盡髮未及

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

章果何如也

○與朱元章 二首 蘇長公

履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開念獨念吾兄章道注

履雲之氣猶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

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張然謂之老夫卧聽之未

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天下宜常

如吾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答兩廣使石汀 張太岳

鐘觀盡然地方牧廉公之功可餘也照現在之兵當

率然之變在自戰之地與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

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餘也廉養之與尚未足

酬簡在帝心大界有日

○答江荆石 陸平泉

歸掃舊廬意況粗適兄丈廉明剛止為時羽儀使展

福者藉以生色也

○賀潘田方公度 黃鞏

官鈔一疏足以落權倖之賄而束其手撤浙東西數

百萬生靈無死中而生之甚盛甚盛字宙間數百年

不可無此一舉內外數千人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

人丈夫處世如朝露官爵如雨飽不可無此一着

時錢守還人需鈔于浙索銀三萬餘兩官銀將取

李于麟

不佞承乏閩中得足下於髫髻益適遇之耳自歲不見誰其舍諸而敢貪天功為已力乎足下不數年舉進士出宰百里縣辱寵問足明不鄙然即所不遺故舊而加意百姓以為百里父母者可因議其循良之績矣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為屬吏之最者狀云三郡一吏此公少指與而獨極口足下

與陸鳴羽  
坐梅花下吹鐵笛波陳狂叫來白足下港如私怪  
王元美

風骨。營整不謂季野。乃爾披累紙密遑遑之懷。又嘗

語、  
奇、  
倒。

○ ○ 與吳大恭

王弼州。

聖讀到仙傳恨太寡公所統諸洞天與塵界絕金殿  
呵從烟霄日月邊乃知寰海內自有一種富貴神仙  
老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吏耳

也。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吏耳。

宋文文山通丁侍郎啓空萬馬以無前領衆星而直上。

寄吳按節

錢大麓

明公世謝經漢月鄉九卿蒼巖逍遙於銅官王女問  
即謝永傳朱山一墩不足數弟恐蒼生不忘太傅一  
夕安車扁門銅官王女安得為明公有耶

文山通楊提刑啓召賈誼於長沙上心久渴見夢  
吾於江左天下何憂

與朱佐侯

○ 時 舉

未到芝嶺馬上清風對面郁郁吹來已知公之清致飄矣

與邢知吾

陳王詒

今天下世路峰巒。人情浪駭。地球自握。目笑沉埃。誰

議、駿子於一言遂忘才忘分如先生者哉此折節

一念其品已在秦漢前雍齒且侯人人挾筍與襟腹

矣。

○ ○ 與陳眉公  
○ ○  
○ ○  
○ ○  
○ ○  
○ ○  
○ ○  
○ ○  
○ ○  
○ ○

○是○下○天○才○溫○發○秀○語○匠○心○故○與○蒲○匱○不○相○妨○身○隱○

文以猶未是實際語當不使泉石落實也

○寄顧太史

先生靜居山中有恆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可遊

通安法而不樂天地間。○人○高○士○放○得○十○餘○年○開○便○  
為○千○古○點○出○無○限○奇○言○珍○義○開○拓○無○限○心○胸○生○不○知○  
何○日○於○玉○屑○讀○瑣○篇○也○

○與○莊○五○翁○

陳翁公

二十○年○名○入○京○口○呼○行○有○二○快○事○一○得○未○官○保○一○  
得○五○翁○先○生○先○生○激○官○需○動○皆○有○德○矩○第○一○師○非○弟○  
之○友○也○前○後○兩○度○夢○中○飲○松○菊○酒○覺○而○思○之○不○省○何○  
謂○大○都○坐○先○生○座○尾○傍○耳○家○山○多○客○多○文○通○何○日○隨○  
先○止○携○巾○鶴○林○招○隱○閒○他○吟○細○噴○噴○瘦○竹○硬○坐○什○個○無○

事○通○人○也○

○興○傳○令○公○

王百穀

致○然○通○左○而○窺○使○君○行○春○也○烟○安○柳○色○雲○微○輝○幾○間○  
仙○令○裁○才○規○子○安○不○測○作○賦○賦○成○一○篇○題○前○頭○春○楊○  
仁○風○恐○不○堪○使○君○懷○袖○耳○

○○○○○

王鳳洲

此○道○理○在○孔○門○第○五○百○白○牛○乳○陽○明○先○生○柱○肉○鐵○出○  
醒○酣○然○眠○之○既○久○仍○以○為○略○有○翁○再○一○點○破○使○人○呵○  
渠○開○作○甘○露○快○

○與○張○洪○陽○  
伏○開○明○公○玄○論○真○心○如○明○鏡○鐫○物○朗○然○暑○月○涼○水○自○  
有○霜○氣○秋○掌○中○一○念○及○之○便○入○清○涼○界○矣○

○與○屠○長○卿○

王元美

月○來○不○見○公○半○噴○先○之○覺○九○明○中○作○甘○露○饌○與○不○  
可○言○

○與○胡○參○政○

陳翁公

往○年○遊○迹○湖○寺○青○雀○忽○來○白○鷗○欲○舞○竹○林○解○帶○既○清○  
且○和○先○生○真○振○古○之○豪○也○

事○通○人○也○

王百穀

○與○東○華○先○生○

張滄江

遠○逐○仕○途○月○不○隨○人○親○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  
不○隨○人○氣○雖○乎○免○矣○公○樂○道○自○重○耳○目○口○鼻○自○為○之○  
生○寧○不○快○耶○

○東○李○如○吾○

湯賓尹

扶○清○李○游○華○華○秀○醉○人○其○豪○豪○中○突○出○一○奇○物○非○泉○  
冰○石○非○煙○非○霞○剛○而○視○之○泉○石○煙○霞○無○不○有○也○急○攬○  
之○袖○中○恐○其○躍○出○更○不○意○得○私○為○知○吾○稱○知○吾○是○已○  
冬○月○何○處○置○約○滿○李○去○懷○遠○有○宛○陵○生○唐○可○誇○耳○

與汪長文

五百載

大雷之琅玕青幾千載。是下雷微其間。意氣自發。不

與屠孟水  
先生言需霽院霞鏡與著除都是晉人氣味一見德

藏雲中君我。

與王恒昇  
雨集漢陣不遠起居尺牘先施重以得仙諸什手讀

者公集有張伯懷贊曰佛不必種金粟而齊戎有

三詩若遠千仞而極五城雲門之瑟維嶺之崖所

餘仙不必種玉宸而清虛有餘遊不必真五岳之

盤耳方華是揚為宴安能致耶耶步耶少霽常面陳

之秘而手勛者有先世之斷蘭殘書口不必掛是

手書款語清護宛睹者字快快

非交不必得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破混沌之門

與王百穀  
五元美

戶窺醉鄉之藩籬噫吾不知其為誰可謂人之寶

與東后公  
董陽明

益嘗古之富伯夷

與東后公  
董陽明

東王奔州

與東后公  
董陽明

門下曠世追才高晚一代於天下事無所不習於書

與東后公  
董陽明

無所不讀於前代作者無所不揚花於結撰無而不

與東后公  
董陽明

工於持論曲折無所不盡不任私心向道久矣

與東后公  
董陽明

與高吏部

與東后公  
董陽明

一到幽人家報如入天台石梁青松白雲最便處則

與東后公  
董陽明

聆玄論如飲懸崖寒溜冷齒牙爽然快也吏事寧

與東后公  
董陽明

人遠赴辭去便抵風塵驅入火宅至今私恨

與東后公  
董陽明

大僕沈公愷奏帖云。身。人。兒童。歸。草。結。心。如。太。喜。結。絕。時。

王元美先生與應黃州在明云。公治郡一不稱時。拖。即。脫。履。之。因。山。為。林。箭。藥。釀。酒。隱。然。仲。長。與。處。之。風。比。之。蕭。森。殊。不。寒。飢。

○與姜正泰

陳翁公

明公清風直道如元暮山如范文正所謂叔隸皆知其清明。

李太白有語云。明。明。千。秋。如。月。在。水。李。華。詩。云。惠。

蘇海

卷二

賞美

十五

風。影。秀。水。明。月。鏡。於。安。流。李。德。裕。詩。云。潭。從。雲。游。心。入。水。中。樂。明。龜。云。論。清。政。而。水。鏡。無。光。士。未。誠。而。丹。霞。失。色。

○與沈懷提吏部

陳翁公

雲間掌序。暫借鸞輅。乃簡押指。解使。翠笑必愛。履。履。皆。宜。古。有。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者。昔。聞。斯。語。今。見。其。人。

○報汪文化

吳川樓

玩事懸車拉門。樓忘怡漢。每一睹對。風朝自遠。書快。

登。江。山。并。石。有。歲。而。無。意。舍。情。而。不。言。移。如。清。風。執。事。之。謂。矣。

○與陳陳水

唐景鳳

大人卧斗下埃露。不。能。至。如。涼。風。自。足。不。似。人。間。苦。熱。也。輒。奉。家。章。曰。義。皇。上。人。願。即。佩。之。

○與王鳳洲

汪南溟

足下生臥樓中。食煙霞。吸沆瀣。飄飄乎。若。窮。日。月。而。大。虛。游。也。暇。則。左。投。班。馬。右。揖。莊。揚。則。又。翩。翩。然。在。此。秦。漢。之。上。俯。視。塵。世。終。華。何。有。哉。

蘇海

卷二

賞美

十四

○與王鳳洲

李滄溟

忽。諒。自。山。東。來。持。元。吳。報。書。至。發。之。如。見。已。矣。也。詩。凡。十。有。四。章。咄。咄。生。色。矣。時。攀。龍。被。髮。據。胡。林。高。坐。以。泰。江。湖。太。華。之。后。則。飛。霜。自。塞。外。來。朔。風。逼。人。肌。骨。胡。茹。頻。咽。代。馬。嘶。陽。也。豈。亦。音。故。有。鵲。生。之。風。耶。秦。漢。以。還。三。千。載。乃。有。物。如。此。

○報盧子明

宗子相

歸。臥。湖。南。原。足。下。携。尊。夜。汎。酒。酣。作。賦。向。雲。滿。天。聽。鴻。雁。之。音。茫。把。梅。花。而。歎。息。奇。篇。佳。藻。江。山。共。留。



○ 卷劉惔

部子章

向來得把蘭芬。迄今餘香滿榻。兩日有河橋之性。懷抱大作惡恨。無絲竹陶寫。然時咏華詞。則固豁然釋矣。

元美與江伯玉云。人不可以無公。公乃能自明卿。雖然。見公文終當北面耳。

○ 與葛北瞻師

李調鼎

師臺張鳳麟之網於荆楚。拔之前輩者。累望其氣。皆不衫不履。殊有龍廟之狀。真奇觀也。維楚有荆。當無

翰海

卷二

貴義

十五

護別而泣者矣。

○ 與友

屠赤水

天下安來道上。胸中五岳紆緯。陰森襲人。如對高僧。於青松白雲間。談無生妙理。曠焉幽絕。

○ 東李令公

郭青螺

尋常官去。只作等閒。未有善哉。今公今日蒼頭。膝前臥。徽榮棘。任三載餘。玉壺常注。永雪。汲海。滿。亮。借。天。

作紙寫不盡。我公清致。今日玉佩朝天。祇恐留。在。丹輝。願。念。萬。里。蒼。生。仰。望。開。山。不。語。開。水。無。言。但。願。天。

○ 與俞定所兵憲

賈待問

不接。真承丘河。西捷。虜。無。故。竊。企。老。公。祖。駿。望。鴻。猷。冠。冕。南。國。茲。銜。命。控。天。師。大。監。羣。辟。恒。以。南。生。室。畫。歸。福。佑。不。勝。殷。邦。尤。荷。道。情。良。以。老。公。祖。文。武。可。憲。當。寧。拊。解。故。榮。戰。摧。乎。雕。馬。洋。洋。大。臣。遜。公。青。澤。師。恒。絕。等。佇。有。大。拜。

唐。顧。道。翁。有。句。云。雖。効。弩。耀。雄。威。天。敵。如。膽。社。從。之。有。句。云。張。儀。為。天。下。之。春。田。悅。名。腹。中。之。眼。

○ 與陳黃門

王百穀

知門下登青瑣也。元龍湖海之氣。立以龜紐重。直。借。恒。竹。埤。梧。當。百。尺。樓。居。耳。向。過。會。稽。觀。陳。使。君。之。甘。棠。故。帝。歌。勿。剪。而。去。門。下。如。不。忘。王。生。也。請。以。一。字。為。黃。金。千。

○ 與吳開府

王百穀

門下高枕東山。蒼生渡。望。吳。中。升。紫。闥。翻。滿。耳。現。山。羣。龍。之。石。不。如。行。人。口。舌。

○ 卷汪司馬

馮開之

○ 卷汪司馬

馮開之

○ 卷汪司馬

馮開之

○ 卷汪司馬

馮開之

客自新都來。若報問司馬。健七著。勤華北。難喜天。料  
惠大丹。駐先生。顏令播。無量風。雅種子。於此。世界。語  
此三十六。拳雲氣。已盈心。胸間矣。  
復傳宜。卿  
雙兔一副。桂菊而新。門下冰。簾素聲。河清。雅望。政朝  
廷所需。豈若弟。白鳳。無緣。阿蒙。如故。墨莊。日削。范叔  
仍寒也。  
與許贊。勿  
我公葉。輕軒冕。滿。驛歸來。尋。竹徑。花欄。之。果。賢。二。傳  
對海  
卷二  
蕭美  
十七  
與友  
日坐。甕牖。情。况。寥廓。思。足。下。披。襟。霄。漢。揮。手。雲。煙。下  
視。塵。寰。豈。翅。蟻。垤。  
與友  
世。忽。法。法。鳥。鵲。波。競。有。涕。唾。清。真。肝。腸。瑩。白。為。足  
下者。

與項考父  
三。陳。師。傳。報。恩。塔。秋。潭。師。傳。金。明。寺。時。以。素。心。人。作。  
三。摩。伽。闍。兄。偶。始。勒。緣。無。論。舊。利。莊。嚴。即。一。片。兩。湖。  
烟。雨。瀟。瀟。落。於。范。蠡。樓。頭。與。日。持。一。杯。酒。當。首。為。兄。酌。  
耳。  
與項明父  
弟。嶺。上。僑。耳。惟。有。一。副。龍。巖。骨。頭。不。能。逐。時。俯。仰。然  
無。絲。當。岩。家。伯。仲。好。士。任。俠。古。人。言。到。處。逢。人。說。項  
斯。一。斯。耳。此。逢。人。便。說。如。君。如。君。之。仲。之。季。即。能。盡  
說。耶。  
與李卓吾  
自。病。一。月。未。大。愈。急。索。楚。書。讀。之。笑。語。人。曰。如。此。老  
者。著。與。之。有。按。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奉。大。眾。禮  
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與張不偏  
入。秋。反。感。暑。幾。無。避。處。及。兄。至。談。議。風。生。揮。灑。雲。起。  
悅。引。我。水。簾。樓。上。也。暑。氣。全。消。然。則。還。兄。冬。之。日。又  
當。春。風。滿。座。矣。  
陳。荆。公  
洪。沈。衡  
梅。衡。湖

○與王麟洲

每續王無功賦。至古藤。或戴寒苔。布綠洞。裡窺苔蘿。

遠對局。難樹相。斜長條。交茹葉。動來花。驚鳥去。想

毛王。先生標格。怪蟻。棍。紛。足。有。醜。矣。某。比。益。苦。走

事。如。焚。偶。道。幽。人。佳。話。便。自。灑。然。伏。外。何。況。松。桂。當

門。洗。泉。繞。砌。高。栢。曠。覽。如。先生。并。采。

○與陸泮陽

從來即賢人。君子僅可得一半人。意。惟。相。人。於。門。下。

不然。賢。惡。貴。賤。下。至。兒。童。女。子。無。不。懷。門。下。之。德。者。

○寄李卓吾

機心一。望。海。隔。不。下。况。數。百。里。人。心。豈。可。以。偶。得。哉。

○寄李卓吾

不佞讀他人文字。覺。隱。隱。讀。翁。片。言。隻。語。輒。精。神。百

倍。宜。同。宿。世。耳。根。情。熱。乎。雲。中。信。使。不。斷。幸。以。近。日

偶。筆。頻。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解。讀。亦。能。解。也。

○與王元美

示詩。哀。微。如。秋。而。真。不。可。讀。竟。數。語。婢。愴。然。矣。

○與萬民望都督

自聞。教。渡。舟。中。數。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吾。入

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

○浦項明父

讀大集。如。入。珠。浦。且。欣。且。愕。扇。頭。新。製。清。韻。數。人。出

入。懷。袖。中。不。喜。夜。光。與。握。如。何。感。謝。大。王。真。前。神。氣

盡。矣。敢。復。言。詩。

○與顧季狂

從游。客。得。趁。下。所。為。嬉。談。讀。之。如。今。乃。樂。快。美。甚。

○答曾退如

我。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第。嘗。謂。少。陵。真。法。魏。晉

者。披。公。真。法。班。馬。者。若。真。取。其。形。似。是。今。之。多。弊。者

皆。孔。子。而。面。如。瓜。削。者。皆。皋。陶。也。兄。此。論。出。可。以。解

嘲。

○東項明父

展。謁。未。來。願。緒。近。鷓。鴒。灰。讀。笑。頭。清。風。穆。如。結。寶。快。

森。森。乎。武。庫。之。兵。矣。

○公履

今。名。士。皆。擬。拾。摭。束。大。雖。奇。亦。百。朽。衣。非。若。足。下。獨

運。杆。軸。首。尾。千。尺。錦。

陳。宗。典

陳。君。公

寄陳春圃

虞邦卷

萊陽之行，僕方紙役留都，未得高唱渭城朝而大足。  
牽人三楚諸勝，如黃鶴赤舄，洞庭岳陽，上澤九疑，有  
足下驚人詩在，自不當面望過，湘雲展旌，神女揀墨，  
待儂郎題破筆頭花矣。

復劉粹父

虞邦卷

辱惠扇頭詩，妙廉清婉，前接庾乾，開城起讀，如見其  
人。

與友

陳文獨

蘇詩

卷二

寄友

陳文獨

山樓一鳳，懸之座右，南浦寒雲，西山明月，時時照。  
乃知厚語，觀之諸君子，品流高潔，故落筆有神，得此  
益增米家船之重。

寄錢山人

俞紹

兩扇俱得，沙路曉風，一拂忽忽，雲氣滿襟袖。

與馬姬

王百穀

丹陽道上，塵高於馬首，馬失與吳大帝，陵齊有湖君。  
書閣在樞，覺清芬灑然，不知行旅之用。

與屠中兵

祝無功

方。昔。屏。暑。一。披。足。下。畫。字。清。風。飄。然。至。大。吳。快。人。舉。  
於。斯。學。食。父。而。見。或。者。謬。好。之。第。竊。比。之。海上。逐。與。  
之。夫。而。神。聖。如。足。下。且。從。人。辟。間。擬。去。豈。臨。印。令。謀。  
為。恭。敬。以。重。司。馬。長。卿。耶。

復徐孟孺

屠赤水

何物徐生，字挾丹霞，氣帶瀑水，雲間有此五令二陸。  
小巫矣，辭詞無當，義玄直欲一切屏去，乃今情足下。  
文不覺技癢。

袁伯修與李卓老

卷二

寄友

卷二

見案

蘇詩

卷二

寄友

卷二

見案

頭有翁書，展讀一過，快不可言，又得讀與無病侯。  
書，又得讀四海八物，目力倦而神不肯休。

復張孝廉

許君信

連朝風雪，苦人昨，佳咏陽春，忽布持向林頭讀之。  
不覺凍梅放句矣。

答李叔玄

王百穀

病頭高吟，清芬習習，如春柳，暝煙秋潭，浸月無緩人。  
間火食氣。

劉夢得云：畫生之文，香如博翠屏，浮層閣，視聽而。

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合。歸。羽。得。作。遊。商。

○ 答吳明卿

陳文燭

讀。唱。和。非。真。損。今。煩。襟。興。然。如。洗。雙。劍。風。煙。一。尊。面。  
嘗。此。直。輕。千。古。矣。

○ 與錢象先

袁中郎

病。頭。諸。絕。鮮。如。花。淡。冷。如。秋。蔥。翠。如。山。之。色。明。燭。  
如。水。之。光。鄙。薄。不。能。屬。和。奈。何。

○ 答陳季友

劉有吾

佳。作。戴。溪。為。奇。風。清。月。涼。湛。與。瀑。泉。鶴。響。同。奏。不。佞。

即此

卷二

黃真

十五

拾。梅。煙。一。片。暖。蠟。沸。松。展。手。續。之。不。賦。南。面。王。樂。

○ 與邢知吾

陳王謐

序。文。卿。教。何。異。卓。馬。載。懸。不。肖。神。矣。捧。讀。時。火。沈。天。

援。潮。鳥。在。掌。續。始。之。聲。又。津。津。提。齒。牙。出。由。一。嚙。而。

莫。國。池。之。傾。不。肖。實。有。鐵。渴。望。為。不。肖。南。徒。當。寬。給。

摘。弄。携。長。江。之。水。教。置。先。生。研。池。中。水。展。鼠。腹。而。去。

○ 與友

張孟雨

兄。才。如。美。豪。寶。好。嶙。嶙。射。人。乳。霜。鏡。擲。換。風。而。上。

白面生跡寒矣。

唐。陸。希。聲。稱。李。觀。文。云。元。賓。不。女。不。令。卓。然。自。作。

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

如。健。馬。在。御。踴。躍。不。能。止。

宋。潛。溪。先。生。稱。唐。同。文。學。士。云。當。陳。友。如。雲。酒。酣。

耳。熱。有。執。卷。宋。乞。者。同。文。振。衣。而。起。視。李。四。顧。文。

氣。銅。銀。從。口。真。開。流。出。頃。刻。盈。然。無。所。不。有。初。

見。之。甚。驚。凌。屢。見。之。竊。自。歎。規。方。員。中。路。古。人。

歎。不。敢。當。洪。吐。一。奇。雄。語。難。見。諸。前。蹟。者。近。一。二。

千。篇。在。倉。如。無。氣。人。又。稱。部。考。功。傳。云。其。學。有。淵。

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絕。規。矩。其。論。議。崇。張。皆。根。

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

○ 懷顧中丞

袁宏

春。寄。列。岫。樓。詩。駭。心。震。目。如。聞。鉤。天。烟。霞。爭。妍。山。水。

動。色。此。樓。之。名。天。壤。不。敵。

○ 與史守道

沈朝煥

空。齋。夜。集。珠。璣。尊。要。乃。得。得。明。珠。一。顆。耶。春。風。懷。袖。

披拂高雅。

○ 懷康以遠

王百穀

○ 懷康以遠

王百穀

撰言及詩如明月入懷肺腑濯濯

○答徐孟陽

王百穀

家乘之惠。未卒業而嘆南州之宵美乎。得足下文翰。讀之。豈不排胸達懷哉。更觀中壘之書。內夜披讀。大惶惶似出青藜閣矣。

海

卷二

寶美

五

稱美

○復樞譚

楊子雲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而至耶。大詩能讀千賦。則能為之謗云。習伏泉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與韋林甫

孔文舉

正月元將來。雅度弘毅。昨付符未開。敢為說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為貴之。讀書通心。

○與孔文舉

張紘

虞仲翔頗為論者。所便。吳王瑀磨益光。不。足以相。字六

○與光遠

諸葛孔明

鼓往調秀才之僑。勝者也。東吳孫盧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與徐所長史參軍二首

諸葛孔明

要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諱人不如也。其人豫州上士也。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要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便得兵。意此人存懷室而才最於人。卑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唐楊炎稱李光弼曰國有事未嘗不勤勞無私可謂知禮。

唐楊炯稱魏哲曰軍井未建如臨監水之源軍憲未坎似對望來之食。

○與人

夢國吐佳言如錫水屑。罪常不結。誠為俊進領袖也。

又

兒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與兄七衛

瀚海

卷二

編五

二七

陸士龍

昔讀楚詞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編編故自是識者。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其文獨厚於。

○與親族

傅長虞為司隸劾直志果。初按藝人。雖非同才。編亮可貴也。

○報虞預論揚方

此子開拔有意。只言異於凡便耳。不圖偉才如此。

其父甚有奇名。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如方者。荒

集之特苗。南田之蕃秀。安賢已良。但恐餘未足耳。移

註豐懷必成嘉哉。

○與徐屬

王敦

昔王輔嗣吐金華於中朝。辭跡今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答王僧虔

蕭子良

子色之紙。研妙輝光。仲特之墨。一點如漆。伯良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造矣。遺不可追。

○與何炯

劉孝標

許起鉅題。俗如天半朱霞。敬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與徐屬

王敦

昔徐盛之梁。後寒年之威。縹緲。

○與朱捨遺

顧況

朱君獨以烟霞。風景補綴。落繡如山。明月清中有像。

○與顧通翁

皇甫湜

吳中山。飛英。淋。麓。太湖。吳石。洞庭。朱實。華亭。清溪。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錦。繡。絕。居。出。其。中。間。餘。輕。清。以。為。性。結。陰。依。以。為。質。吻。鮮。紫。以。為。句。編。得。致。發。彈。屬。出。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

乃知本  
此不實

與劉原父  
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

與友

王長源安貧好義。妻奴不免餓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蘇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山谷嘗云。不以夏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隲其下。

○答李端叔

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時一做。冷。清。風。飄。

謝海

卷二

海美

二十九

然。願同味者難得耳。

○答張文潛

子由之文。實勝僕。其為人。深。不顧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或稱太白云。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霧。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

○答劉沔都曹

蘇子瞻  
賦窮固本。坐文字。呈願。刻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勿。

子過文盤奇。在海外。蘇無聊。過時出一篇見。賜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價。求。易。耶。無也。

○答賈執老

蘇子瞻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浪。來相見。出松蘿。然使人神。舉。好個。淡。興。的。張。鶴。相。公。見時。且為致意。別。淡。酒。狂。甚。長。道。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若蒼。謂張鶴也。蕭蕭薦之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

謝海

卷二

海美

三十

一病。雙耳。

○述李于麟

王鳳洲

于麟。厥時師訓。詰學。問。側。弁。而。家。若。古。文。詞。者。盡。弗。子。不。曉。何。語。成。精。于。麟。狂。生。于。麟。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在。者。于。麟。既。以。古。文。詞。創。起。齊。楚。間。意。不。可。一。世。其。已。至。之。語。出。於。筆。端。而。不。見。迹。未。發。之。語。為。天。地。所。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鳳。洲。稱。宗。子。相。云。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得。甚。嘗。足。吳。生。一。再。論。詩。不。勝。酒。五。端。之。製。騁。而。淫。忍。竟。



月夕。互。互。互。血也。子相性。文章尤奇。其力足以破。窮。成一家言。而大起乃在此地。李先生。

○答王麟泉縣院

王荆石

海剛峯天下奇男子。有傳其寒寒。寒寒遊狀者。僕謹對。曰。如此公。不必路。不必不歸。故衣一簞。僕僕。故人在。皆。送。故。息。息。皆。要。兒。也。

○與陸汝陳

王元美

東。吳。蘇。震。中。乃。復。有。仲。蔚。吾。韓。彭。也。此。子。固。小。室。蓮。楊。玄。致。與。語。間。奪。烟。霞。景。色。是。下。時。相。與。下。上。甚。甚。

○與袁后浦

李卓吾

披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內。每開看。便有歡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奇。大。凡。疾。奇。皆。是。求。以。快。樂。自。已。非。為。人。也。

○與楊南潤總制

王維禎

日者。范洛韓公。致仕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損以。宜。夫。才。之。盛。也。猶。實。之。售。也。既。售。不。償。乃。恒。暮。在。外。督。勤。晚。者。心。則。宜。匪。而。富。之。韓。公。審。於。斯。幾。故。辭。推。願。亦。不。願。

○與弟小脩

袁中郎

滿。雪。松。猶。吳。二。日。與。之。肆。談。甚。快。今。世。講。學。無。出。此。公。之。上。者。有。眼。如。天。有。胸。如。日。有。口。如。河。李。太。白。稱。五。贊。府。云。酒。清。中。醉。天。機。後。發。談。笑。滿。席。風。雲。動。人。

○上馮琢菴

袁中郎

宋。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畫。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接。子。瞻。之。辭。而。遠。其。氣。

○與吳明卿

王元美

汪。中。致。下。士。目。所。群。偶。文。筆。如。錦。綺。足。收。名。乃。遇。自。把。損。吾。輩。可。愧。

○與陶石簣

袁中郎

家。子。睡。快。活。珠。甚。一。冷。太。史。日。野。瘦。馬。走。長。安。市。上。不知。有。何。好。面。孔。而。微。天。善。也。善。此。○稱張聖清。陳翁公。聖。清。生。而。秀。惠。胸。不。勝。水。十。餘。誦。詩。騷。十二。洞。經。術。洪。園。楊。柳。試。而。罷。之。補。諸。生。高。第。舉。體。無。凡。寄。情。

蒲遠望見者亦驚李叔水霍望天冀得翁其意也  
於謁長吏時大人華髮如馬追駭逐走於少年之場  
非特堅韌耳輪且不致安之者隄上矣

論海

新

梅

1914-1915

麓

為馬野王。

○ 舊 馮 野 王 蕭 育  
野王行能高妙。內足典國。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園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仕者並。

薦幸慶長

何式

先帝遠列將之官故奸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先操勳  
慶忘行義脩正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被賊外夷蔓  
不韋乃者大異並見加以兵革久廢衰忌宜庄爪牙  
官以備不虞

張海

卷二



ix

論傳喜

何武

○論傳喜  
○何武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遣歸百家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蘇以季友  
治亂起以無忌折衝放蕩路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  
不以為難子王為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  
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藺  
敬萬金以詭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元輝也  
○論朱博  
○成帝時  
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哉國家權俊之寶臣也

宜徵置左右以鎮天下此人在朝可萬死而臥矣  
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  
幾為奸臣笑

○奏乞州牧劉焉

奏 密

廢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案則一州斯  
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行常故  
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誠壯古之所重慎也  
欲鑿石索玉割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  
何疑哉誠知書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  
賈陳

所見

○與漢昭烈

袁子敬

廢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廢治中刑駕之任始當展其  
驥足耳

○與高祖

劉 柳

廢士雁門周備之清其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殊心  
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饒寒俱落情之所慕嚴深  
與聚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若升之宰府  
必鼎味斯和濯嬰儒冠亦王敬遐類顧照其丹款

○代書

白樂天

○代書 廢士 八賢已還儒風相續不絕其後焉  
出者有魏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東萊楊  
雄司馬遷為文子位得陽三年軻每著文輒示予  
一旦盡齋所著書訪予苦行欲舉進士予方為落江  
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慮病無心力不能偏致書於  
臺省故人因援絨引筆寫腹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  
安持此札為子訪集賢庫三十二捕閣翰林杜十四  
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松蘿蕭正字蘇

蘇海

卷二

為

三六

曰楊主簿兄弟故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惡其  
信其言當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  
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懣獨好善善才  
之心未死

○與錢仲玉

蘇東坡

古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柔多  
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他懷悍將老矣舍非大度盛德  
說如夜而用之誠以衆難必有可親者藥有毒乃能  
已疾馬不蹄著多拙於行惟懷念才難勿責全也若

公遂成就之。此子雖有可操必為門下用。  
肩公有薦語云。當令用者之求。人更甚於人之求。

○與吳明卿

王季剛

偶有一佳物。實置之。下。幕。龍。中。如。四。明。沈。嘉。則。者。任。  
接。負。氣。文。多。作。西。漢。家。言。詩。歌。情。遠。不。可。當。足。下。一。  
見。自。能。青。眼。無。俟。僕。答。語。也。

○與王汝寧

親無功

僕生平重薦人。如司馬季主。唐舉之流。握手不說。明。

翰海

卷二

三十七

乃今有佞妙人在江湖間。何可不全足下知之。僕薦。  
知王山人雅慕詩畫。典意野生。殊不可遏。隨筆點綴。  
便成奇品。時方海暑。想足下散髮不出戶。昨將之具。  
具否。能醉山人一斗酒。山人向伴間作粗樸之松。峨。  
著之雪。天台之石。果。虛。之。瀑。布。而足下置身其間。  
定令面而清。案頭橫。櫺。應。感。薦。山。人。者。  
○與李比部  
王百歲  
不佞之友。毛君。破。浪。腸。也。介。而。發。之。雪。門。公。得。此。不。  
佞。乃。前。魚。矣。

○與張黃門

王百歲

二十四。楊。明。月。寒。寒。而。就。之。者。如。雲。故。親。劉。君。亦。以。  
刷。銀。往。劉。君。負。奇。畫。以。千。諸。侯。黑。夷。錢。蒙。華。矣。此。游。  
得。遇。張。公。子。不。憂。食。無。貳。武。不。者。但。聽。何。處。玉。人。吹。  
簫。發。矣。茲。家。人。菜。色。

○與項明父

陳者公

熟卜直。鼎。坦。中。其。技。故。自。漢。手。吾。丈。不。令。作。春。山。無。  
字。碑。至。荷。

○寄尹克庵

王百歲

翰海

卷二

三十八

郡士吳章叔。食而有道。此行將謁武夷君。夷。徒。有。  
青。霞。安。得。飽。幸。稍。樹。之。俾。無。籍。開。邑。之。菜。色。還。也。  
○與張大理  
王時可  
望。蜀。言。旋。畏。途。想。當。與。人。情。相。似。折。柳。阿。楊。臨。湖。易。  
席。座。上。有。張。鴻。雁。不。偏。是。弟。莫。道。友。徒。骨。天。裁。藻。思。  
川。注。臨。池。染。翰。奴。隸。鍾。王。一。異。才。也。延。而。進。之。不。惜。  
齒。頰。此。君。益。以。片。言。增。重。矣。意。興。半。驂。不。能。巧。語。  
臨。語。統。折。鑒。原。

蘇海卷之三目次

自叙部

述

與曹長恩

魏應璩

與魏故

晉劉琨

與人

王逸少

小墓帖

王逸少

與王丞相

陸玩

上座主

唐劉柯

與秦太虛

宋蘇子瞻

谷王幼安

蘇子瞻

與友

蘇子瞻

與人

米芾

答徐汝厚

明王元昊

與余懋昭

王元昊

與王敬美

李子鱗

與金鶴卿

楊用修

與華存外

王鳳洲

與朱貞吉

王鳳洲

復沈純父

陳若公

與應黃州

王鳳洲

與陶石簣

袁石公

與李仲吉

王鳳洲

與徐少春

楊守陳

與袁柳之

王鳳洲

與張不偏

陸龍嵩

寄同社

袁中郎

與陳若公

董其昌

東友

王半陽

與顧少玄

王元美

東弟

劉錫玄

與友

王百穀

與朱年丈

徐可求

與董傳陽

茅坤

與張肯父

王元美

東陳山人

汪道昆

與李于鱗

王余洲

寄周玄六

錢文薦

寄楊丈

袁中郎

與孫心易

袁中郎

與吳明卿

王元美

類

答劉之遠

梁

劉孝標

與江明璞

明

汪南溟

與魏考功

王鳳洲

與王文祿

王鳳洲

與李紫英

馮開之

復項朋父

陳若公

復徐文舉

王百穀

與陳子龍

王鳳洲

與張道之

梁

饒雄

與張伯超

王鳳洲

答吳司理

陳若公

與周生

王鳳洲

與李惟寅

屠長卿

與范天祐

王士性

與項楚東

陳若公

答趙維修

王百穀

自快

與公孫弘

漢

東方朔

與劉景文

宋

蘇子瞻

與俞清老

黃魯直

答許北慎

明

方遜志

答此肩吾

屠長卿

與王百穀

屠長卿

與俞仲蔚

王元美

與顧孝征

王元美

與唐太史	陳者公	儀程虞卿	洪時泉
報友	史稼元	與葉寧按	劉汝佳
謝載			
謝金部中	唐羅隱	謝賓相公	劉禹錫
與朱康叔	宋蘇子瞻	謝應容菴	楊用精
答郭一丈	許相卿	與陳玉叔	王元吳
答吳中隱	鄧宗幹	與呂克符	屠長卿
寄胡司徒	王元吳	與朱南明	徐文長
與毛別駕	錢文薦	東井侯	洪時泉
與項明父	胡汝淳	與朱瀛海	湯開之
與邢直指	王百壽	與吳明卿	王百毅
與張桐郭	劉汝佳		袁石公

翰海卷之三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人沈佳號錫侯  
 自叙部  
 述  
 ○與曾長恩侍郎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家之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散於几錫。幸有東庄。時步玉趾。摧蘇不覺。清談而已。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恒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  
 ○與魏故  
 吾枕戈待旦。志氣逆虜。恨恩祖生。先吾著鞭。謂祖遲  
 ○與人  
 吾頃無一日佳。老之數日。至要不得。有所求而猶有勞。甚勞  
 小差帖  
 王逸少

自了無不

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先事守之可冀東陽范

自小可何日得卿諧人

與王丞相 陸 玩

昨食酥小過通夜委頓民羅吳人戴為愴鬼

上座主 劉 軻

結廬廬山之陽讀書窓下日與古人磨礪歲月悠久

寢成書癖

與秦太虛 蘇子瞻

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送道

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

日不厭又有僧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

村酒亦自醇醪枰棋枰極多大半長尺餘不咸蜀

中外殊未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南如北方猪牛

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

行喜借人看黃州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善作會太

虛視以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展讀至此想見批

發一笑也

蘇子瞻

卷三 仙安

稍定居當米數畝荒陳餘草而老焉嘉禾即陳陳

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為鄉里房舍客次臘相勞問何

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與友 蘇子瞻

京路之下豈有閒人不覺劫劫過日勞而無補顏

蒼然見必笑也

與人 米元章

海公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盡眠又少人

往還惘惘足下比時何所樂

與徐汝厚 王元美

某自入散曹來稍稍靜思覺向年往以浮氣待人以

易舍待事以羸心待古人書以端心待詩文終無毫

髮遺益日得罪同行不少也

與金慈照 王夢澤

僕林居無營為疎而懶不教為狂為拙為惡不敢為

安於竹林而醜其故志三閭而過其沉智鴟夷而發

其害每景物會意輒令酒放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

憊則偃卧卧不為夢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

與張則不亦雅好雲煙苦澆陸危鮮不獲歸

○與王敬美 李于鱗

東竹瘡瘡自蘇囊中裝應發矣攬腕之餘空言盈匱不如一囊錢也然卿我為幸沾沾焉不知其苦

○與金鶴卿 楊升菴

接石同栗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遷慕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瓊儔而館無白鶴之假寐雲均柳永而得無黃溪之適從昔承清慶於俊道廁華景於英流炳馬服府瞻若隔世

○與華存叔 王鳳洲

僕一太行坂傍驢耳導師解羈絡而飲之清冷以故易為馴豐草長林差自得意然暫脫玉時衣却白恰握塵拂起故自無限也

○與朱貞吉 王鳳洲

僕慕道而未有指授畏筆硯如壘而未敢盡却如酒之字生而時一中之兒子草失意於真我無涉而不能盡置之度外何老人之多拘也

○復沈純父 陳蒼公

東路十九並山負神之概半為客所跡如出於子母庫像淡草樹中

○與應黃州在明 王鳳洲

僕自廣蓼莪一丘一壑竭涎足潤而孽墓不堅頽頽強出身在人手名在人口如墮苦海無渡出期庫米以來始能痛割生平嗜玩不掛一絲誦白馬之道編抽玄牝之秘旨長齋六時懺悔宿愆以此了餘生粗覺具少味耳恨無能分供也

鳳洲有云通來日了大僕形神不攝然須於塵世

中淹殺無計迴避如何如何

○與陶石簣 東石公

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統是人參甘草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真是已薑大黃腹中飽悶時亦有些効也

○與李仲吉 王鳳洲

僕不幸而弱冠成進士又不幸而好飲好談嗜好一切鈔襲之末技又不幸而不能自愛往往輕露其醜以故狂名滿天下客所不得志於人則借名僕其稱



得志於僕則遂抑僕抑而不能文得志則又猖狂及  
僕僕又駢死而負輕薄文士名銜負心之痛而辜富  
貴當止足之地而乏勇決英朽之骨作人齒類間物  
中間愧心畏心厭心悔心歎心歎歎歎歎歎歎歎歎

楊守陳

弟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  
酣行不能里許而喜併陟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  
皆少年新貴人獨以一句雙青衫廁其後雖未誅引  
去甯況已索然矣

蘭海

○ ○ 與表抑之

王鳳洲

弟故是口吻間。勸屬歌之徒。覺得一切。醒。如。齊。燒。聊。以。懺。塵。置。蔬。食。布。衣。聊。以。懺。侈。慾。瘼。痼。燒。筆。聊。以。懺。綺。語。如是。淺。哉。而已。豈。敢。用。不。出。為。名。亦。豈。敢。兵。意。出。世。之。業。

元美與王百穀云僕在人口過活一世晚婚小自  
由木食草衣覺輕肥之睦後

與張不偏

供職

別設倉糧。遇至殫力應之。食不收給。朔風振竊滿目。

批錄。視兄散步林巖。寄情墨翰。真天際人。豈俗吏敢望哉。

〇〇寄同社

表  
中  
郎

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吾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居有長老。但恐五言。里巷長來。唐突人耳。

耳。

○○與陳者公

董玄宰

長安居四閏月未見一可談人也。但日暮趙州無字。  
爲生活耳。畢竟別有境界。

新

家

主

○  
○  
東友

王半偈

○與顧少玄

王元美

避寒處一塌廬。如蜚然尚未得靜中趣。歎歲須惡甚。

章研杯。令無毫髮整。或有可以語公者。第恐轉敗公興耳。

○○○東第

劉玉受

二月十一日得弟華書見燦夕暢酣撰梅鄧尉及筆

集 20-180

○寄揚丈

來中郎

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吏。文雅多盡。夫古有鳴琴飛鶴。栽花種柳者。不知以筆有何工夫。作此閒伎倆。

○與孫心易

來中郎

弟前路未知。向何處去。惟知出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忙作官。

○與吳明卿

王元美

入春忽忽。酬應得一禪室。坐不能至。疲。無為酒人幸。

去。幸具少宿力。惜勝中亦不至。出下乘語耳。

又與明卿云。歲暮。懷人。懷其欲絕。已得子與雪中書。足破。極悶。最淺而足下。閑使至。手記念存。猶省今昔。慘然。內但。後數行下情者。何物能令人老。結習牽引。仍輯。故帶風。輝而明。候至難過。

與顧季狂云。偶有小小篇什。徘徊自笑。如柳輝然。

胡銀聲振月露。安能離身。搗壤之外耶。

讀

○答劉之遴

劉孝標

北冬有隙。三秋暇時。多得書。圖代。樹堂。蘇。咀。將精華。不知地之為與。天之為益。是用周流。積素。振管。殊冊。

發。之。謀。止。於。蕃。草。周。周。之。許。利。在。衡。翼。故。鳩。集。斯。

文。真。自。綴。其。隔。耳。豈。真。歲。山。之。名。播。於。士。火。火。裁。

○與江民謨

汪南明

令之字者。塞路。乃公以古。瑟。鳴。始。奏。雲。門。聞者。傾耳。公無。遂。休。恐。令。知。音。快。快。耳。某。因。人。成。事。謬。為。舉。肥。

翰

卷三

讀

十一

者。物。色。之。簡。書。吳。人。義。無。所。避。端。居。飽。食。徒。充。不。肖。之。軀。焉。振。急。持。危。心。與。吳。俱。短。矣。

○與魏孝功懋忠

王鳳洲

不。按。危。人。危。路。豈。以。為。尊。公。重。而。年。來。屢。勸。筆。研。條。詞。不。能。即。有。所。撰。述。亦。辟。而。已。吾。文。乃。鄭。重。獎。飾。

徒使愧汗。

○與王文福

王鳳洲

僕。東。吳。時。氣。豪。驕。肥。晏。今。常。翰。竟。不。聞。古。作。者。落。城。而。狂。聲。已。幾。碎。人。齒。好。閒。今。吳。種。種。矣。無。能。為。足。下。

幸勿過聽也

○與李振美

馮開之

先生中州人豪不佞劣劣即奉教養使不得奈何哉  
掛先生齒頰數款乎深相知也僕偶得一第便割一  
丘一壑天下事自有大人先生任之

○復項明父

陳君公

雙魚編導以獲批僕之頌也少間當讀墨破蓋下  
二扇書上紙堪模赤頭奴耳

○復徐文舉

王有穀

新海

卷三

十三

僕故繡泥之牙耳刈葵割肉尚餘斷不堪而足下謂  
其魚腸耶

○與陳于祐

王鳳洲

拙序便是陳批之遺所貽二律峭峭罔堪乃不懼大  
正而運和春雪俱可失事今年米筆現小閣為公與  
發遠南故戒具草舍覆瓿是公鄉人子實故事恐不  
克耳

○與張過之

備

有稿數章奉覽岳悅悅月然禁鬱鬱餐亦須一嘗甚

意好世間別有滋味也

○與數伯起

王鳳洲

春寒甚忽忽推爐幾與筆研響近始得舒勉效佳集  
珠玉之導久不措意工拙既成讀之不知何語足下  
為我藏拙可也

○鳳洲與吳明卿云承諭揮珠之夢此正足下精微

所發于歸注往照乘如僕不過一數人愛耳

○荅吳司理

陳君公

新海

卷三

十三

嘗念古之隱者非避跡夷門則寄居梁廬故扁舟裏  
納投太湖山中復嶺千尋怒濤百變松溪竹冷開寒  
無人粗以濕雪浮氣而明公比之徐南州則絕不長  
至對矣

○與周生

王鳳洲

僕雖不至於情中作生活然大段脫此窠臼不得出  
出沒沒何得具發者稱男子

○與李惟寅

屠赤水

僕學書無成胡又學文麻隙可知也尊食親事數星  
中通將以小勝而補其大拙今氣息頓微頭岑岑矣

人言屠生難折腰。今腰肢不直。一東。獨奈何。

○與范天然師

王士性

性作令。曠矣。乃復冒官。破鑿之足。責以千里。亦有

不介。老師九萬扶搖。下視。此界。螺絲。直作。一大。露耳。

○與項楚東

陳者公

詩正。知小兒。塗鴉。不堪。一。笑。美。有。未。家。雲。山。少。能。

藏悔耳。詩像。來。特。比。年。雅。作。老。儉。見。紅。綃。馬。上。萬。少。

年也。

全州有云。比來不欲沉。思。前頭之作。是。衡。口。望。不。

三汗无懷袖。

荅彭弼翁

生何得才。一。位。美。取。王。生。為。太。白。安。第。鼓。月。歲。王。

翰海

卷三

七

十四

自快

○與公孫弘

東方朔

木。僅。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與劉景文

蘇子瞻

其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

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喻此者。

○與俞清老

黃魯直

不肯沉埋塵土中。已成流俗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

江湖雲月耳。

○荅許生慎

方遜志

斯文世以為細事。然景似為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

殊。兩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為所記憶。時時追。

感。留。責。不。使。有。斯。須。侯。樂。如。僕。自。始。有。無。所。有。以。粗。

識。數。字。大。為。所。困。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

庸人。而不可得。又安知周之於一時者。非野以為無。

窮之幸耶。

○荅沈肩吾

屠長卿

僕家廓之。夫。萬。事。無。尤。一。官。鷄。肋。伊。人。即。橫。肆。目。錦。

翰海

卷三

自快

十五

總不願意。此去為啼。猿嘯山靜。水明。楊柳覆。如地。不  
失岸。步步可憐。故人當展。此行。無多。投勞。苦語。

○○○與王百穀 屠長卿

僕既貧。到骨。又不欲。樹者。向。屠沽兒。故。忻然。日。開口  
而笑。家有一錢。與親朋。閒坐。為。清歡。與。到。或。口。詠。下  
里。曲。少年。在。旁。投。吹。簫。揚。喜。語。朗。洗。盥。厨。無。展。炊  
矣。而。此。中。靈。明。湛。然。以。此。了。世。差。亦。不。惡。

○○○與俞仲蔚 王元美

閨門中。諸小兒。登。扶。倚。門。便。自。相。國。色。卒。然。問。下。

翰海 卷三 自快 十六

無知者。如僕。固。不見。為。師。父。老。習。見。陸。阜。公。酒。態。  
謂。是。風。老。公。十。日。高。會。咸。加。海。內。終。相。驕。一。亭。長。作  
大。舉。止。千。秋。事。業。豈。易。令。頗。疑。書。生。賞。哉。

○○○與顧季狂 王元美

世。貞。比。好。酒。如。昨。而。更。懶。喜。讀。書。不。能。至。乙。夜。思。枕  
矣。獨。喜。時。時。為。詩。報。有。奇。語。不。知。從。何。來。也。

元美有云。血。墮。齒。頰。間。晚。而。小。遠。之。一。整。條。生。粗。  
是。自。了。

○○○與廖太史 陳眉公

明年。老。父。七十。矣。欲。得。是。下。文。為。壽。弟。源。德。無。也。不  
願。今。人。浮。慕。木。天。之。清。華。而。笑。山。中。之。隱。操。請。是。下  
以。一。言。掃。之。是。下。文。高。及。弟。弟。不。心。空。鬱。輪。乎。是。下  
歌。水。雁。弟。不。望。白。鵝。乎。是。下。龍。天。祿。著。弟。不。坐。鹿  
皮。袋。易。乎。是。下。掛。五。色。宮。錦。弟。不。披。四。時。花。袍。乎。是  
下。侍。玉。皇。案。弟。不。纏。繡。佛。褥。乎。是。下。高。車。弟。不。高。靴  
乎。是。下。千。鍾。五。鼎。春。秋。饋。弟。不。聽。財。之。遠。親。存。乎  
與。兄。比。權。量。力。較。指。對。惟。此。是。以。壽。吾。翁。矣。兄。請。之  
得。無。擊。桌。噴。飯。笑。我。為。不。知。漢。大。也。

新篇 卷三 自快 十七

王元美先生有云。北。游。網。庭。兩。山。閒。覽。太。湖。之。勝。  
歸。坐。小。祇。園。覺。天。池。樹。枋。各。有。致。以。知。南。華  
生。非。欺。我。者。

○○○渡程虞卿 供時果

泰。汝。元。出。手。教。知。兄。有。故。人。想。故。人。囊。空。四。海。筆。破  
千。愁。絕。無。他。伏。惟。不。作。鴟。語。不。以。酸。氣。不。致。貧。兒。態  
年。

○○○報友 史啓元

想。兄。雖。雙。荷。葉。歌。八。解。之。曲。笑。容。帳。暖。金。谷。風。流。事。

第九坐高齋枯禪行後朝來曉雪披綠萼稍有香人  
腸肺。

○此與寧煥考

劉汝佳

咄咄劉生今年落魄。勿論人其可為。即自不省。歷  
於何居。第還而顧其舌。稍存。願其匣。青。光。閃。閃。未  
竟。欲。持。而。和。歌。時。而。起。舞。醉。後。耳。熱。淋。漓。耐。暢。興。又  
未。嘗。不。居。然。豪。耳。

南齊

漢三

陶缺

廿八

謝載

○謝也田金郎中

羅隱

某通衢十二。惟禁黑結。故里三千。但榮黃耳。若非郎  
中。腹律。菊。吹。和。風。外。扇。權。之。於。枯。堂。之。側。致。之。於。芳  
英。之。中。則。蝶。舞。常。空。紙。無。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  
○謝實相公

○此未康叔

蘇子瞻

翰海

漢三

謝載

廿九

還居臨泉亭。甚清勝。風展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  
之。皆公恩庇之餘。

○謝應客卷

楊用修

齊草書院。實出大命。使社市外堂。無慈春而南。階却  
舍。有興停雲。感德至矣。何日忘之。

○答郭一丈

許相卿

觸暑。臨存。情以儀物。既野。動法。經歲。塵埃中人。雖然  
毛骨俱寒。

○與陳玉叔

王元美

山中自獲其嫌與世味疎隔乃明公爲念不忌且以家致無味之故惠我好青筒以映肥比之玄度更哉諸侯之餉幸遇遇之

○ 卷比部吳中雅

鄧宗齡

兩辱教旨情懷翬翬故之如鼓椎鼓赤心骨生涼快甚矣更拜重貺爲德無已

○ 與呂元符

屠長卿

長卿方不利當世不賤善泥沙則畏若鬼地先符乃獨提一片肝腸明白相向定須別有一副眼目

翰海

東三

廿一

卿中觀破不隨衆妍媸短長毋誰可望於全之悠悠者乎中藏嘉惠江水俱永

○ 寄胡司徒

王元美

公衰衣江左既覆落我而腹食我禮我行臺之夕以却內人才賜權不謂齒頰餘生亦賜收采不悅之

豈堪作藥籠中物特以爲舊之漢等之遺孽故屢使稍有顏色草野聞耳昔人云知已重於感恩甚豈敢

○ 與諸南明侍郎

徐文長

○ 與諸南明侍郎

謂立身無快墮同有年壽諸公致愛欲其生不勝其死之多實在卿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亦有大惡悲其善陸之行無以恒德常全龍藏之德豈肯捨已而私田終於流傍之集舍得諸秘守感而涕零聲如疊瘵左床難至親視爲惡疾句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此必起之念適義兩在天而共臨恩德同酬結銜猶負

○ 與毛別駕

錢文薦

昔人稱炭交交淡則久故握手道歡其淡若醴無何

新覆如雨如雲此道幾枝大荒之野矣乃門下念故人如新始信明水萬道醇醴也

○ 東來侯

候時果

不肯愧非出世人物何緣掛在明公口須又何緣賦在明公東上

○ 與項明父

胡汝淳

風亭幣暗雲間波濤弟落第一具骨遠似廣翻胡知自希不識兄文何以收入爲檀薄也驚聞枕邊相

望盈盈可任茲結



○ ○ 答朱熹

足下推借太過。不覺慚汗。天下一人而已。死。不恨。乃

今得之。足下彼。悲。悲者何。是言。

韓文公曰。古所謂知己者。身在貧賤。為天下不知。

獨見過於大賢。乃為可貴耳。若自負有名。稱又死。

勢。此乃市道之事。何足貴乎。故曰。士為知己者死。

與邢直指。王百穀。

某老無狀。若白。臭。光。顧。之。不。中。於。王。祝。也。明。公。文。瑞。

之。將。與。踪。繼。並。真。其。拜。明。德。當。世。豈。徒。沒。齒。

輪海。王百穀。

與吳明卿。王百穀。

僕。此。家。夫。爾。目。不。能。隔。五。色。光。氣。不。能。吐。萬。尺。紅。

負。四。海。一。室。囊。吳。中。兒。悉。按。劍。足。下。並。物。色。馬。僕。於。

足。下。有。風。綠。哉。

○ ○ 與張祠部年丈。劉汝佳。

尚。書。郎。懷。香。楚。蘭。方。貴。甚。乃。弟。往。來。平。原。厚。丈。折。節。

義。高。把。臂。情。切。青。燈。綠。酒。相。向。色。飛。張。廷。尉。結。義。王。

生。我。願。弟。無。能。當。重。客。也。

○ ○ 答沈樹山。袁居公。

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溪山

古樹根。此曲雕腫。無益。懷棟。而世之高。人。約。士。愛。其。

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清供。華而致。為。費。之。惟。恐。不。奢。

仁兄或者以弟為山房玩手。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

寬閒地。苦。惜。華。初。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

使一人玩。而千人嘆。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

一藥。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謂。士。之。嗜。為。幸。多。矣。敢。

陳。僂。寒。不。聽。驅。置。弟。行。矣。

輪海。王百穀。

與吳明卿。王百穀。

僕。此。家。夫。爾。目。不。能。隔。五。色。光。氣。不。能。吐。萬。尺。紅。

負。四。海。一。室。囊。吳。中。兒。悉。按。劍。足。下。並。物。色。馬。僕。於。

足。下。有。風。綠。哉。

○ ○ 與張祠部年丈。劉汝佳。

尚。書。郎。懷。香。楚。蘭。方。貴。甚。乃。弟。往。來。平。原。厚。丈。折。節。

義。高。把。臂。情。切。青。燈。綠。酒。相。向。色。飛。張。廷。尉。結。義。王。

生。我。願。弟。無。能。當。重。客。也。

○ ○ 答沈樹山。袁居公。

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溪山

補海卷之四目次

交際部

遊顧

與平原君

來昭王

與晏嬰

梁陶弘景

與支遁

晉謝安

與俞仲蔚

明王元美

與張孟雨

王世懋

與王介州

王百穀

與宗用晦

王元美

與王丹陽

陳蒼公

與張不偏

王世茂

與丘長孺

袁中郎

東劉振之

程敦政

寄劉覺我

譚世講

翰海

卷四

月二

與友

俞紹

與王學憲

王百穀

與陶石簪

袁中郎

與俞仲蔚

王鳳洲

與陳給事

王百穀

東項彥父

方紀

與王元禎

居節

與沈茂才

王元美

與王袁白

袁伯倫

與屠長卿

王百穀

與陳伯子

吳斗岳

與王龍昌

王介州

與友

孔穎之

與張不偏

馬孟植

與項明父

王元榮

寄友

袁中郎

與張不偏

虞青霞

與項明父

王元集

與半叅戎

王百穀

與洪叔子

戚繼光

東項明父

姚履素

謝顧

與友之

宋蘇東坡

與諸子欽

明宗子相

覆陳黃門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與應吳山

陳雲浦

報趙山人

宗子相

與陸長庚

宗子相

訝不顧

與李叔玄

明王百穀

與王介州

王百穀

翰海

卷四

月二

與吳自如

丁心淵

與高旭玄

陽若士

與蔡元同

莊起元

與王百穀

歐大經

與安緒卿

王百穀

答劉勝秀

王廷陳

渡李天德

錢文薦

報晤

與宋元章

宋蘇長公

與湯伯潤

明湯雲林

寄王鳳洲

王百穀

與梅客生

徐文長

與友

王百穀

與張肖父

王鳳洲

與項明父

胡汝淳

與湯隕陸

袁石公

與蘇特卿	郭維禎	谷德龍霞	五百
與后門僧	許雲村	寄蘇雲浦	袁
與陳太親	虞邦譽	與張孝廉	姚世華
東范叔子	吳斗岳	與呂明府	王百穀
與葛雲岳	陶石簪	報方元順	文翔鳳
與孫齊之	王半陽		
叙失時			
與孟少傅	宋孫觀	侯鄧南阜	明汪南溪
與唐一琴	吳惟敬	與何吾卿	王
與項孝廉	陳者公	寄孫子喬	錢文薦
寄莫廷輝	屠赤水	與李本建	袁石公
與陳用明	許雲村		
謝翰			
遺張餘	孔文泰	與曹臨伯	蘇
與元九	唐白樂天	復柳子厚	劉禹錫
若舒亮義	宋蘇子瞻	答程全父	蘇子瞻
與凌雅哲	明泰鳳樓	與彭旦陽	汪南溪
答李中麓	楊用修	答項明父	陳

谷德龍仲	三光吳	與友	汪
與孫使君	陳者公		
許無翰			
與顧益卿	明王百穀	寄吳至白	錢龍霞
與友	王百穀	與楊伯翼	屠赤水
寄吳章琳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與魏彭野	王廷陳		
飽			
射康殷晉	共潘	黨上婦后	陳
與馬伏波	杜林	教妻	秦嘉
與夫	文惠妻	與諸葛恢	魏明
與山濤	晉文帝	送橋帖	王逸少
送梨帖	王逸少	答張生	唐崔氏
與孟亨之	宋蘇東坡	與賈耘老	蘇子瞻
與勣持正	蘇子瞻	與王立之	黃魯直
與楊應宰	明李東陽	寄任五安	唐景陽
與郭侯	錢樞	寄羅汝立	王
與項東紫	陳者公	東程仲木	程東

送著帖	陳益輝	東張君倫	朱長泰
與吳唐澤	王鳳洲	東荆卿	劉汝佳
寄茶	林太華	寄蘇雲浦	宋小嶺
與項秀父	范如梓	魏香	林庸
送友華	許君信	墨	華銳
硯	華銳	紙	孔穎之
送梅	毛文煥	與項孝康	程夢熊
題劉孝康	許君信	硯	汪南溪
與吳曲雅	宋石公		
謝魏			
雅帖	晉王右軍	謝賜頌葛	梁沈約
謝趙王魚	庾肩吾	謝趙王宋	庾肩吾
答趙仲齊	宋蘇子瞻	與周文之	蘇子瞻
答王友	明徐文長	答王大參	王元美
與江惟一	王元美	謝茶	何慶元
答江綠藻	袁伯修	謝移竹	陸德龍
謝岳恭戎	陳耆公	謝陳寧州	文大倫
謝茶	陸德龍	謝橘	郭維機

與陳仲醇	王鳳洲	東項秀父	徐繼
謝惠魚	徐大長	謝凌雅明	陸
與唐一卷	吳維岳	謝華床	王弘澤
與劉振之	程敬收	謝王百穀	毛仲章
與喻邦相	王鳳洲	謝劉姬蘭	王百穀
謝茗	王	謝	許中尊
答朱荏行	王半偈	答項明父	王三才
謝枕	孔穎之	謝鏡	秦嘉樞
與悅公	王半偈	與洪伯子	鄭大儒
謝履	孫仲言	謝借舟	王百穀
謝香肥皂	許君信	謝蓮花	張孟雨
謝瓜	凌浩初	謝柑	張一中
與曹太史	王百穀	謝草	胡承藝
與文	王半偈	謝酒	杜玄度
謝炭	許君信	謝湯客士	劉汝佳
謝龍安	王百穀	與黃淳父	王元美
謝鏡			
解佩蓮	梁江	與劉壯與	宋蘇子瞻

招蔡比部	招黃震宇	招友游飲	招王龔山	年日招友	招友	招王卯洲	泉春招友	招宋中虛	辭休	招沈箕仲	招孫以德	招李憲都	招洪林子	招陳子蘊	與姜唐佐	招飲	岑朱在明	答范純夫
林太華	虞邦譽	許以忠	廖景鳳	俞璋	姚文律	許以忠	屠赤水	陳翰臣	朱口	屠長卿	屠赤水	黃甲	黃甲	凌潤湖	蘇長公	王元美	蘇子瞻	與王百穀
招滿子嘉	招李曙巖	招虞青霞	招友從湖	招安緒卿	招友從月	招友飲雪	秋夜招友	招馬照明	日三	元夕招友	邀楊虛聖	招張孟雨	招湯開之	午日招友	招王子陽	岑唐巡撫	王元美	明
項桂芳	項桂芳	徐重文	屠赤水	王百穀	宗子相	屠長卿	李元暢	許君信		黃元宇	黃甲	王地雲	屠長卿	陳蔚公	許雲村	王地雲	王元美	明

答與邵	與趙凡夫	謝松	與友	與項彥父	與陳侍卿	東項明父	辭飲	與文宗儒	辭休	饒李勉心	上已招友	招劉恆吾	值項孝廉	中秋招友	招從月	招友	招洪湖	招序貫吾
王夢澤	明王百穀		吳虛	史敬元	曹學佺	周達		李東陽		吳應秋	劉景心	江桂	董應舉	陸德龍	范梓	何虛	王	任仲虛
謝周二丈	與謝太宰		蘇九日飲	辭友	東友	答曹觀所		邀諸心齋		招兵憲	招余宗漢	東港師	與項孝廉	饒友北上	雪中招友	夏月飲妓	與杜玄度	招許君信
南國積	吳仁度		李元暢	屠赤水	陸德龍	許君信		林有潤		創一初	凡四可	王	程夢龍	陸德龍	朱道騷	王半陽	王百穀	劉君信



與王參州

王百穀

前。歷。何。時。入。郡。幸。一。過。臨。錄。其。於。山。中。不。乏。詩。為。從。者。供。

與宗用瞻

王元美

小。祇。園。水。竹。日。益。成。趣。所。增。罪。丘。島。樓。觀。臺。榭。水。木。芙蓉。之。屬。似。非。溪。人。間。境。亦。欲。得。奇。士。見。枉。不。為。辱。年。

與王丹陽

陳看公

猛。毫。遊。冊。教。郡。署。台。從。過。謁。幸。先。期。以。報。移。舟。古。松。

與張不偏

王世茂

何。時。間。渡。江。車。僕。已。數。陽。侯。還。舍。待。張。先。生。破。冰。而。來。印。我。苔。綠。

與丘長孺

袁中郎

近。日。游。興。發。否。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解。渴。庭。一。塊。石。可。發。不。大。落。莫。也。如。何。如。何。

東劉振之

程致政

開。欲。把。然。陽。之。奇。鮮。練。溪。之。清。夢。後。果。來。當。夢。小。舟。下。桐。江。泊。釣。臺。以。俟。新安水名練溪。

寄劉覺哉

譚世譜

足。下。幸。過。我。海。澄。雅。一。春。地。猶。餘。貯。斗。酒。醉。君。丹。霞。中。外。更。快。在。海。州。府。東。南。

與友

俞始

頃。入。山。深。長。積。翠。春。雲。亦。學。老。農。高。耳。石。田。雨。足。草。編。雲。深。真。可。做。我。王。侯。足。下。何。時。過。我。於。作。山。窓。佳。話。

與王學憲

王百穀

僕。塊。然。斗。室。不。敢。借。東。鄰。之。餘。然。何。日。忘。門。下。思。一。造。見。不。可。得。故。韻。牘。請。鷄。鵲。橋。翼。胡。蝶。同。年。第一。集。象。東。門。裁。僕。則。幸。甚。未。敢。以。錢。故。為。享。也。

與陶石簣

袁中郎

弟。望。山。人。來。如。渴。已。為。山。人。置。一。樽。宅。朝。夕。康。談。可。得。十。日。閒。大。是。佳。事。

與俞仲蔚

王貺洲

卿。居。極。幽。僻。春。來。井。草。種。種。又。多。海。魚。新。菜。甚。近。春。

也。足下與小佳，便從藍與昇來，一醉花下。

○與陳給事廣野 王百穀

望。張漢客星乃與天然俱。去吳門不三舍近。當就

君平肆卜。支幾店有無耳。門下幸一過。臨王生無為

難。傳疾驅令王生咏明河。可變不可觀也。

宋文文以邀董提舉。登萬里風雲之天閣。一襟草

木之味。同祝融小外之芙蓉。肅迎歡氣。太華峰頭

之水雪。行林清風。

○東須秀父

方記

茅屋去麻姑不遠。樓鏤月。雲仰看翠微。言念良友

歉。然詩實第。第号山崔巍。望佳人兮。珠未來。不知何

日。獸羽拂西江。金山裏再聆九韶也。

○與王元積

春明千人石上。苔蘇欲洗。高踪來就。之人世幾何。奈

何長別。

○與沈茂才

來教有弄訪意。春時倘遂。我。為十日飲。樓久尊賢

特氏高陽印。章當解以佩足下。

王元吳

○與王象白

明年春杪。兄幸早發。弟實兩前茶。於小竹林候兄

○與屠長卿 王百穀

秋。以為期。出金閨。東曉。然。遞。留。從。者。入。山。居。白。雲。

紅樹。堪。以。奉。事。

○與陳伯子

新夏草木扶疎。櫻子初熟。先生高卧。握黃庭。詞白鶴

宋陶。若。鼻。詩。扶。簪。山。川。方。物。真。是。菊。天。以。上。不。怪。綠

薄。夢。不。若。林。鳥。時。時。啄。金。池。得。把。仙。風。揣。先生。入。城

○與王龍昌太史 王念州

里人金生。歸。稱與公比鄰。得數來教。云公且用使事

於秦仲。渡江。目而過。我。密。爾。則。雲。霧。若。甘。心。破。長

者服矣。

○與友

朱得。乘月。滿。掩。訪。足下。武陵溪上。恐。桃花流水。相與

天人。足下來。我。齋。頭。傳。危。聽。月。箕。踞。放。歌。白。雲。操。琴

孔穎之

孔穎之

孔穎之

孔穎之



情語橋此情千古

與張不偏

馬孟頫

吾桐羅僻。杖子篋頭。頗堪晚覽。足下有意乎。當拂小  
徑。候高軒。作平原十日飲。

與項明父

王元宗

落帽局期。豈可掃。與可餐。秦茶片。可掃。遲之。遲之。

寄友

朱中郎

聞兄多病。想疎睡不得安耳。來此齋中。一洗。勝何如。  
已。不來。香名。擾。利。且。受。此。雲。態。風。光。

與張不偏

虞青霞

經年不得仁兄把臂。夢憶顛倒。每開馬首。欲南向門。  
松竹喜有五人。奈何雲明尚接。恐綠蕩。怨耶柳。銷金。  
帳底。滋味。濃也。遲之。遲之。

與項明父

王元宗

九日之約。幸驅車早臨。得乘興揮灑。把酒向秋風。高  
吟。頓使聲振林。未得雲不流。豈不大快。

與牛客戎

王百穀

再顧當在何日。請出一斛。越生。令將軍。耳熱。無然不

相明而去。暑銜枝。然使僕不能歌大樹。壯行色也。

與洪子

戚經侯

曉曉中。見一林。霜葉半入煙裏。却把十年舊恨。併上  
眉頭。十年舊恨。推來眼底。感生。素饒。難腸。不堪此陰  
朱大兄。臨來。破我客癖。

東項明父

姚展素

花簇錦屏。鳥沸歌管。觴行無算。朱顏再酹。此樂至今  
思之。小園惟有竹陰滿。屋池波。斷。可。雙。目。仁。丈  
不惜枉轡。弟當治果。餌為茶枕之助。

於願

○ 與文之秀才  
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既君佳士。

蘇東坡

○ 與潘子欽

宗子相

湖上與樓。辱之下。張問。建把危酒而樂之。白雲放。  
歌。青燈作賦。雲溪鼓角。霜落。蘇詩。語一出。夜色難。  
收矣。

後陳黃門

王百穀

流泉滿衣。流波滿車。主人沐如。淫者浴如。而過。臨機。

僕何以堪此

○ 與友

王百穀

枉草薺於教止。得挽芝顏。仰勢明月。

○ 與應吳山

陳雲浦

郭諸寒宵。酒厄茗苑。良晤真山意外。

○ 報趙山人

宗子相

公老矣。猶能時時過我。溪上採蓮賦詩。歲暮別公。公。  
不忍去我。又冒雪而馳。淮。淮波蕩蕩。比之公情。淺小。  
矣。

○ 與陸長庚

宗子相

溪上結廬。頻辱道。艇對落花之鎖。終坐。明月以。吳惠。

蘇海

卷四

於願

九

訝不顧

○與李故玄

獨醒扁飯。特淹從者為竟日談。乃不肯停餐而去。則僕徒有天際真人想耳。

○與王奔州

門下入金閨。可當一度河清。比齊桓之東也。將而瞻戴氣。謂王先生臨我。後始知廷粹矣。私心望之。門下談長者。亦效我安無意魏其乎。

○與吳自如

翰海

卷四

訝不顧

十

丁心淵

手教至。為平原之飲。楊松院一榻。以候車音。奔然竟忘。虞人指乎。遠力致問。

○與高旭玄

六年不見高知。聞近過我。殊慰。而久持不至。豈訪戴者偶與耶。吳越道中。春夏間。可作數人行。時亦憶汝水釣人乎。

○與蔡元問

台犬。戴氣。又勝於玄。營去秋錦旋。幸使兄日月。余衰不復慰雲霓。豈謂行李之往來。不伴作東道主。丹舟。

○與王百穀

聞足下且北上。豫勅家人。陳泰。將趨留一醉。還左。乃聞。經曼胡。佩刺侯。推吳姬。竟起燕矣。驚詫累日。足下不知。廣陵有歌生耶。謂竹西歌吹。不如前此風雲耶。然。擊先舊信。可念也。佳篇願寄我。當耳熱時。身聲。之。必能龍燕城之雲。係曲江之儔。以報足下。

○與安緒卿

望足下過臨。月再生。魄矣。竟乏山陰夜興耶。

○與王百穀

○春劉儲秀

翰海

卷四

訝不顧

十一

王夢澤

聞。松節。暫駐江干。無遠梓。必得板留。野人。理釣。臨江。磨刀。向。解。晨。起。傷。內。治。具。玉。趙。在。曉。松。桂。舍。色。而。執。事。又。以。間。道。直。趨。今。城。雲。雨。虛。無。延。佇。徒。切。使。我。林。登。無。光。與。要。見。世。路。來。蕩。再。觀。何。日。

○與李天儀

聞者。望氣。東南。有。美。不。意。青。牛。到。關。口。而。不。軒。車。作。信。宿。留。豈。宜。城。九。龍。便。能。輕。行。辭。耶。令。誰。俗。何。至。作。幸。陰。面。孔。

○錢文薦

○與王百穀

報時

○與米光章

蘇長公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聞耳。今日當還。性通濟事。而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來談笑也。

○與湯伯淵

湯雲林

九日惜三哥還一語。故人足下。請占婚。衡間有燕。氣揚揚。則吾兩人來也。

○寄王鳳洲

五百毅

翰海

卷四

報時

十一

五百毅

門下厭棄五濁。逍遙乎東海之濱。但令時人。謗幻雲耳。宋潮如線。欲操舴艋一叩精廬。恐門下映竹而窺。非韻士也不全見顏色。則僕與索然同山陰雪矣。

徐文長

○與梅客生

肉質蠢重。袁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却。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喜薩矣。再失迎候。通駕益尺。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開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猶涼。敬當趨數。蓋藝欲言。

與友

五百毅

秋暑侵人。未堪掩幙。稍涼。國一嘉時。當及松際清光耶。

○與張賓父司馬

王鳳洲

青雀北上。泊蒼江。於運波。青霄中有戴笠祈歌。胃炙。我者必王生也。當更破米汁。我作竟夕酣耳。

○與項朋父

胡汝淳

明秋八月。擬問梓西吟。此日或能訪戴。草動揮汗。不悉不度。

○與湯隕陸

袁石公

翰海

卷四

報時

十一

弟以病得休。掛帆歸矣。每聞西湖之勝。欲杖藜一。湖水可以當簞。青山可以健脾。造疏林桑。於此。便不知省多少。米。九子矣。但不識關門令尹。能辨青牛氣色否。

青牛氣色否

郭維嶺

○與蘇侍濟

將訪玉人。於固亭間。詩篇交映。壺枕平。其樂融融也。何待雪後。放舟放山。陰示老子乎。

○答沈麗霞

五百毅

將以月哉。生魄出時。過春中。山。驛一日即行。足下能。

從汝師奔頭當促膝夜談咏微雲淡河漢耳

○與石門僧

許雲村

蒼拙山中。照食粗遣。項為國事抱漆室之憂。上人落  
悲當亦為衆生煩惱耶。遲一兩月。決戲月徑。造東林  
也。

○寄蘇雲浦

袁小翁

仁兄歸來。即擬走小龍湖領教。但續奔新歸。自有一  
著應酬。俟小定。便當鼓一棹。此中積懷。萬斛恨。不  
即傾。也。至於海暑。實所不畏。符聆知已之談。說甚

龍虎廟乎

○與陳太凝

虞邦季

且携玉川。數片。依君家。煮青。破我孤悶。兄其掃竹以  
待。毋作酸。持大。逐客也。

○與張孝廉

姚世華

昨夕臨步山阿。竟成振結。盈浮竹葉。消之恨不聞足  
下履履聲。增以窸窣。明當走一騎。掘足下襟裾。

○東范叔子

吳年岳

足下。諱紫巖山。松陰。擁壘。泉流。響玉。即臨界亦生境

山。雲不逐客。當渡湖。陟山。樺。掃石。映坐。相與。擬浮丘

訪玉成。天風。冉冉。自雲中下也。

○與呂明府

王百穀

秋深而適。當過公。微。陰。半日。一題。破。蒼苔。而後去  
不然。請投其轄。

○與葛雲岳

陶石簫

明春。特來。秋。履。美山。雲。溪。月。無。拒。於。方。之外  
○報南陽方允順

文翔鳳

新海

客。春。秋。而。首。在。向。故。鄉。山。中。少。沈。塵。濁。欲。假。道。南。陽

將。太。和。自。商。於。入。長。安。或。得。一。握。手。耶。

○與孫森之

王半偈

當。換。塵。人。歌。君。樓。山。金。溪。山。之。雲。過。而。不。去。預。恐。天  
寒。日。暮。無。如。翠。柏。薄。何。耳。

敘失略

○與孟少傳

孫觀

側聞齊趙次里門。野真一望長。而高牙大纛。刺史

縣令負弩前驅。不敢以野服見。區區此心。必蒙察

○與鄭南泉

江南涼

鍾山紫氣回。并千重根。未能暢堂階。乃中懷明德。因

與江漢俱深矣。

○與唐一善

吳雅微

與范之翼。卡送林泉。望城郭煙火。亦付從不救之。故

與

卷四

敘失略

十六

此心一日三到門下。竟未能跨馬出梅溪。徒取取耳。

○與何吾卿

王煥

滿頭風雪回來。似孟襄陽。滿橋驢背。帶一技春到

否。即欲躬候。泥塗阻之。俟稍爽。即圖就然。

○與項孝廉

陳者公

與字耕研。以了殘日。深山病道士。然。與梧崖斷。往

作觀。顧心未厭者。是中賢長者。如兄耳。季雅開士。吾

頗皆蓮花。今與吾丈聯席。特觀。棋喜從虎。皮之未。願

春來雪覆侵裝。蘭足不出戶。未得望顏色。飽。樂花之

論奈何

○寄孫子喬

錢文薦

聞者行旌。非指出我救活。不意弟有郎城之行。青牛

已度關。而抱關主人。無由一睹顏色。徒想數氣於溪

沙外。不亦無報甚耶。

○寄莫廷韓

屏赤水

客春過雲間。即往叩汾亭。乃足下業之新矣。徒從

海上携得一片碧霞。歸後。今猶淋漓滿羅裙也。

○與李本建

李石公

與

卷四

敘失略

十四

連日奔波。可信平馬。恩仁兄。此時與女安先生。宴

綠葉。陰下。不啻仙矣。腰肢作痛。無緣得對二先生。謀

錄奈何

○與陳用明

許雲村

故葛登舟。薄午北風。頗厲。便蕭然。換。縱。帆。飽。風。而

南矣。造物。限。非。則。客。例。公。也。

詩無翰

五百載

○與顧孟卿觀察  
菊北亦在人間。遂無飛鴻耶。奈何。適忘王生。豈復有  
一峰。回雁乎。足下。故非公孫子。陽。軍。書。難。勿。午。豈。無  
記室如陳琳輩。此其故。不可知。

○寄吳友白

錢繩虎

江水。匯。弱。衡。山。匪。高。竟。無。一。音。來。蓬。齊。果。殷。豫。輩。每  
藉。差。作。置。書。郵。特。刻。溪。變。化。為。易。有。先。生。也。

○與友

三百載

不。欲。休。閒。遂。久。鶴。音。鳳。吹。安。得。天。風。吹。下。乎。

○與楊伯翼

屠赤水

供。三。致。薄。晡。足。下。默。然。不。答。如。扣。雲。中。君。冥。冥。空。墮  
煙。霧。足。下。雙。眼。空。天。下。予。豈。敢。望。馬。第。生。平。飽。足。下  
才。得。片。語。便。如。奉。日。南。珠。以。是。不。無。少。奉。帶。然。足。下  
向。才。賢。有。如。竹。素。上。古。人。僕。又。何。望。足。下。之。念。良  
已。矣。

○寄吳章村

五百載

足。下。一。去。遂。成。黃。鶴。明。州。客。往。來。如。織。乃。無。一。還。相。

遺足下大耳兒哉

五百載

○與友  
頃。得。猶。子。入。金。陵。得。上。十。月。三。宿。阿。蘭。若。五。醉。槐。葉  
舊。姬。家。良。頭。上。進。賢。如。猛。虎。在。山。公。以。為。有。頭。陀。行  
乎。無。也。衛。陽。在。上。武。昌。在。下。一。羽。一。麟。公。也。無。斯。  
○與魏軫野  
腹。音。不。覺。離。折。既。久。則。覺。伶。俜。而。足。下。曾。不。一。字  
及。相。思。耶。

翰海

卷四

詩無翰

十九

謝翰

○遺張綾  
前承手筆多蒙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獲親其人也

○與曹昭伯

應璩

雲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高崖損書及遠若從

○與元九

白樂天

覽兵下書開卷得意忽如面會心所前者便欲快言

○達達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

○復柳子厚

劉禹錫

零陵守函致足下書中中疊疊其悉相思之苦懷那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

○答舒堯叟

蘇子瞻

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投教及詩振承起觀頓爾醒快

○答程全父

蘇子瞻

別運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忽枉

○知音喜慰不可言

○與陳後哲

秦鳳樓

梅雨蕭蕭自梧坐小堂寂如老衲僧人忽報華函至空

○與趙旦陽

江南濱

緬想故人宛其如昨雲翰飛墜吾把丰神何日坐我

○答李中兼

楊用修

字位河喜慰無極去天萬里坐發煙瘴雨中空山

○音不可得况大君子之好音下墜耶

○答項明父

陳普公

新昇灼人賴音障之末少說之得手教又清涼臺雪

○答沈箕仲

王元美

念與公執手張園時可一紀所為樹樓榭差佳莫昔

而公之文價突元與易京之虛爭雄獨懷容襄於鄭



則撰史以大筆手教至矣。模範類之餘人理。濟益公何自垂青焉。豈四明狂客有故事耶。

與友

夢中。正不識路。忽報翰及。鐘雲江月如對春溫。

與孫使君

○與孫使君  
○遊苑以來  
○桃李處處  
○壞處壞不  
○知天地日  
○月忽承  
○孫北自天  
○即滿園間  
○不覺心跳  
○耳熱頭得  
○一嘗神交  
○知已

翰海

二六二

杯

射虞獻晉

潘  
黨

○ 村 康 歌 晉  
子有軍事。敗人無乃不給乎。縣故歌于淫者。  
王余判曰。此行人。口辭。揚用存。以其類。讀。故。發。

上姊后

胡令德

○○上婦后  
天地交暢貴人婦及母令吉。光登五位為先人休。不  
堪喜豫。謹奏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紐文茵一鋪。沉水  
香蓮心枕一而。五色同心大絨一照。鴛鴦萬金錦一  
元琥珀屏風一張。枕前不羨珠一枚。含香綠半。涅磨

新編

卷四

3

 $\frac{1}{\sqrt{1+\epsilon^2}}$ 

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檠魚二首。獨搭寶蓮  
一鋪七出菱花鏡一盞。精金偃環四指。若亡絳綃羅  
衣一襲。香文羅手鐲三幅。七旬光妝髮彈一盞。就  
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箭二雙。碧玉膏盞一合。  
使侍兒部話項并上。后教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  
玉盤。

與馬伏波

仕  
林

○ 與馬伏波  
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墮恩者多。林父手食祿。常出有餘。今奉錢五萬。

報喜

來  
嘉

東運空運甚平所望載敘遠懷之情頗有狀於  
開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罕有甚愛之  
故以相與并寶叙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時自  
彈明鏡可以鑑形寶叙可以權芳芳香可以護身素  
琴可以娛耳

○與夫高文惠

文惠妻

今奉纖成藏一量顧着之幼與福并

○與諸葛恢

明帝

今送犀薄小物耳然足情發於中而寄乎物

○與山濤

文帝

足下在軍清明惟標遠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

○與二萬斛

○送橘帖

王遠少

送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

○送梨帖

王遠少

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然佳言叙平何期但有吳

吳

○奉張生

王余州寄

崔氏

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美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不  
其堅潔不移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約文竹簪  
環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此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  
故志如環不解環在竹然結縈絲因物達誠永以  
為好耳幽憤所鍾千里神合泰風多厲強飯為佳

○與王亨之

蘇子瞻

今日齊素食麥飯笋脯有餘味意謂不賦窮養食非  
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  
道相對也

○與賈耘老

蘇子瞻

今日并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挺適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杯醺然狂醉合資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  
作怪石古木一盤安遇歲時轉以開看還能飽人否

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斛終君  
之世者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新葉收掌須添丁長  
以付之也

○與絢持正

蘇子瞻

兩日薄有秋氣想起居佳勝蜀人請永昇臨孫知城

朱園四面頗為雄壯。子美詩謂白波吹素練者。指於齊中真可以一洗煩暑也。

○與王立之

黃真直

筆十五墨一皆自用佳物以公惜意餘莫故以相奉。

○與楊應寧

李西涯

鹿茸一條得之謝先生者轉以相奉願附於呂虔佩力之義物不足論其人故可重也。

○寄任五安

唐景陽

臥牀瘡處悠然興起作高松瀑布全以奉足下。

謝海

宋四

叔

二十七

下懸置高森酷暑中能惠涼否。

○與卿彦

錢福

目來山莊課漁牧效顰答報本之教考本筆較能澤膚殺益暨能疏滯皆福且於仁人君子惠下驅森決

整理獎之德有刻焉擇而獻之。

○寄瞿汝立

王鳳洲

聞已東裝將西首矣白葛黃縑无衣鉢費。

○與項東樵

陳藉公

羽公行矣分擬操舟往後諸父老遂郊外適春河山

中乾具宋人馬遠水一幅蘭花布二端以屏竹簾士者顧明公三年如木布雅慕錫山森華表意忘布衣之文我秋雲縹緲望望臨依。

○東程仲才

程東濱

足下草玄齋閣鄉人願風火矣不能載酒問奇訪時楊家果一蘆遠足當齒牙餘論否耶。

○漢茗帖

陳益祥

法去細茗乃使月山物也是下烹發便知山家涼苦。

謝海

宋四

叔

二十七

○東張君倫

朱長泰

即其數品勒加餐回野中小小盤棋耳愧非侯騎室。

○與吳唐藩

王鳳洲

九晚道人與玉版師皆陽羨山中高品居作余園供庫彝縣以東海三醉習相報尤辱也或公拍浮酒飲時更以為佳耳脫癡草草雖不恭亮之。

○東荆坪

劉汝佳

山岩頗頗天池納中文字五千卷當不須六晚後賴。

已滿大方一瞬耶固知是下胡盧耳

盧金花歌。龍門反關無俗客。紗帽龍顏自翫。喚。雲引風吹。不斷。白。花。凝。光。浮。枕。面。一。枕。飛。吻。關。二。

婉。破。於。閑。三。枕。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枕。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枕。脫。膚。清。六。枕。

通。像。畫。七。枕。安。不。得。也。惟。覺。兩。腋。習。清。風。生。

○ 寄茶 林太華

芳。前。芽。數。片。乃。清。明。前。兩。日。採。者。新。桂。嶺。蘭。玉。鐙。草。

出。味。清。紅。愛。色。奪。青。瑤。

○ 黃山谷煎茶賦有句云。油。油。乎。如。湖。松。之。發。清。吹。

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顧。道。翁。茶。賦。有。句。云。輕。

煙。細。珠。霽。微。浮。真。氣。淡。煙。風。雨。秋。

○ 寄蘇雲浦 袁小嶺

通。從。村。中。尋。特。致。數。種。山。青。木。樨。人。事。萬。惟。此。森。

○ 與項秀父 范如祥

酒。數。龍。煎。致。舟。中。伴。白。遠。望。長。安。在。春。雲。繡。對。關。隴。

○ 小范子顏色乎 林 甫

柳山爐。泥水亭亭。一縷輕煙半。應明月。伴宜清。新。重。明。光。謹。陳。素。願。冊。除。遠。矣。

○ 送友輩 許君信

太。白。花。生。江。郎。彩。漣。龍。蛇。繞。走。雲。霧。濃。浮。光。難。作。定。

遠。之。後。裁。且。效。元。常。之。閣。致。供。十。矢。聊。助。一。床。

○ 墨 華 鏡

玄。香。守。舞。斐。烏。玉。松。烟。掌。月。花。露。凝。雲。想。盈。袖。神。來。

滿。髮。勝。勝。聊。陳。千。笏。用。伴。五。車。

○ 金合鵲歌。雲。濕。烏。肝。寧。為。秦。輸。之。穿。不。學。趙。來。之。素。

歌。呈。學。海。留。用。玉。堂。

○ 絃 孔碩之

正。板。雲。浮。冰。絞。雪。淨。晨。花。新。發。好。句。題。春。想。元。價。貴。

三。都。散。呈。葉。頭。少。供。揮。淚。

○ 呈送梅 毛文煥

南。桂。窈。窕。橫。斜。態。似。玉。人。醉。倚。遺。半。倚。暮。前。居。士。雅。

總。香。雪。滿。林。花。底。流。鶯。攪。眠。世。中。佳。致。十。倍。當。有。塵。

埃。報。成。

○與項孝廉

程夢熊

游雲間送棹海暑灼人一切謝客如已如仁文不一  
率蒙湖鴈笑矣第不敢以襟懷潤閣者薄冗凋落聊

展明信片

○賈劉孝廉

許君信

詹太史足跡半天下故學日以聞公今步其後塵乎  
歸時眼底江山接頭風月當與俗輩平分也賈優不  
腆敢獻從者

○現

汪南溟

新海

卷四

地

三十

鳳味一枝端方既潤聽使文房漸磨之下可知為耐  
久朋也

○與吳曲羅

袁石公

朱魚六尾專人齋上其佳惡侯公鑒定不肯言惡則  
涉謠言好則涉夸且慮議鑒不精貽明公之笑

說鮑

○難帖

王右軍

白石枕珠佳物溪家柳至

○謝賜菊

沈休文

素來冰華絳文霜潔變海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

○謝趙王齊範魚

庾肩吾

其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鮓也惟賢藝重之餘  
意齊范思欲洲成兩翻驚河泊獨不受人是矣任公

終年吳釣

○謝趙王齊米

庾肩吾

丹鳥銜穗既集西園黃雀隨車還飛東市清而為種  
不無霜雪之精取以餽兵即成山川之勢其仰貴則

祖遂開塵甑非丹龍而流珠異荆臺而飲玉東方朔  
之捧米既急長饑西門豹之望四方漸此養

○答趙仲修

蘇子瞻

公清貧更煩艱急年邊誰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  
公亦無乃淡句蔬食耶一嘆

○與衛守同文之

蘇子瞻

公清貧更煩艱急年邊誰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  
公亦無乃淡句蔬食耶一嘆

在哉。爲子不遇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故。晚者不  
足。方有室。室。猶表之。莫。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五  
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煉。家。貳。但。差。小。耳。二  
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  
尤。異。也。

○ 答王友

徐文長

野。客。清。寒。僧。廚。薄。寂。承。此。食。肉。之。感。惠。得。免。瘦。癯。因。  
然。無。竹。之。難。言。形。諸。圖。畫。惟。公。超。群。錄。不。柳。梅。停。筆。  
以。照。捫。心。知。感。

○ 答王大參陽德

王元美

入。春。風。雨。連。綿。薺。薺。無。好。思。偶。得。小。晴。從。友。汎。輕。刀。  
問。梅。花。使。者。以。書。及。畫。相。至。即。取。今。嘗。之。風。味。殊。絕。  
得。示。收。藏。至。三。月。間。更。佳。兒。輩。饒。口。惡。不。能。待。也。

○ 與江惟一

王元美

伴。來。尋。舊。數。損。餉。種。種。扇。頭。二。詩。狂。履。精。切。古。印。新。  
詞。所。謂。五。湖。長。不。敢。不。拜。來。意。之。嘉。陶。隱。居。十。養。未  
足。多。也。

○ 謝茶

何慶元

壁。仙。茅。如。金。蓋。張。開。枯。腸。腸。漆。作。苦。乃。充。勞。使。取。  
續。數。開。裏。便。自。清。風。習。習。注。視。細。察。快。可。知。已。

○ 答江綠蘿

袁伯修

十。年。夢。想。角。丘。茶。如。想。高。人。爾。士。千。里。寄。至。發。親。喜。  
醒。恰。如。故。人。萬。里。歸。來。對。舒。笑。語。不。足。方。此。愉。快。

○ 謝移竹

陸德龍

霖。雨。過。山。陰。翠。蔭。雲。帳。分。榮。名。慳。不。費。解。客。小。園。裁。  
朱。歲。化。龍。時。請。君。過。我。把。酒。焚。香。看。此。君。上。青。霄。也。  
青。長。房。松。竹。於。於。芳。味。竟。化。龍。而。去。

○ 謝金山岳參政

陳升公

台。翰。光。施。無。以。名。貌。至。於。金。雞。之。萬。尤。為。奇。持。當。致。  
起。消。子。養。之。但。僕。不。能。如。鷄。窠。中。老。人。耳。

○ 謝陳宰訓惠

支大倫

揭。念。久。反。寒。種。坐。擁。烏。薪。陡。發。白。日。欲。暄。即。使。較。香。  
徹。夜。無。煩。太。乙。吹。簫。雖。云。快。樂。無。期。絕。勝。未。安。高。臥。  
矣。薄。言。申。謝。

康府吾謝安致云。識漸覺情。似見昆明之仄。清愧  
伯鸞。不復因人之熱。

謝茶

陸德龍

顧渚雲龍。武夷山色。片片從天。際飛來。披芳飲德。以入腸胃。時更欲向。吾家桑竹。翁索經為報。願猶以為珍之也。而不致。桑竹翁陸鴻漸也。著茶經。

謝橘

郭維積

凌霜顆入口。齒頰皆香。以相如渴病剗爵之。即米藥露挑不遜矣。

與陳仲醇菊公

王鳳洲

泝手教及佳愛竹如意之脫念僕非永嘉二張。何以

謝海

東門

謝觀

三十四

辱此作。小詩揮灑。乃夜卧檢背。癢時。跳思。起足下。煙

東項考父

徐紹曾

承惠洞庭霜。金衣一劑。瓊漿頓生。甘逾萍實。冷逼冰

謝惠魚

徐文長

連鰓波臣。信怡野老。不意塞北。無項。錫之。勢乃使

謝坡雅明翁

陸治

膏上方忻。林間稚子。既落他日。高蔭。涼生。疎風。翫

我公逸思。可想見矣。念我老嫠。使千祀。欲在胸中。便

與唐一荅

吳維岳

辱惠繭。愛披揚之間。殊非世上炎涼所得。使

謝湘妃筆床

王如潭

管城子。渭川名族。非湘妃不足配。夜溪燈。芙蓉。橫。獨

或夢思乎

謝海

東門

謝觀

三十四

與劉休之。得石面詩。及書。畫山房。新寮。忽肩。熱。開入。夜秋。聲滿

竹樹間。疑助予之喜躍

毛仲章

伏枕空林中。惟有蟬。蟬。松影。一破。吟。寂。忽。感。馬。蕭。蕭。風

謝王百穀

王鳳洲

盧欲仙矣。與喻邦相。真氣不足。藥外。傳。神。明。遠。所謂山中。寶。藥。新。以。奉

者。然夜來不能五六酌。名醞二。謝手。即。聞。了。  
冬事矣。於謝。修。謝。

○ 謝劉姓惠蘭

王百穀

捐惠芳蘭。鎖蘇病骨。每當涼颼。銜。應。斜。颼。照。戶。疑。  
下。携。菲。佩。歲。徒。荏。苒。涉。湘。江。而。來。也。

菊公云。古人以蘭為香祖。余欲結鄂。四面。羅。薛。蘭。  
花。題。曰。香。祖。卷。有。柱。融。異。人。常。在。漢。唐。裡。老。端。  
賦。蘭。蕙。中。

謝茗

王煒

積日膏飲。正苦熱中。忽。膺。茗。惠。是。沁。文。周。渴。矣。顧。言。  
良。晤。秋。以。為。期。

○ 答無錫許中尊

陳翁公

惠泉屢錫。以口腹累人。幸在君子之交。不煩水。熾。笑。

○ 答朱在行

王半偈

渴。天。竺。先。生。還。衣。上。白。雲。猶。丹。丹。乃。拜。新。粟。之。脫。紅。  
葉。作。薪。青。蔬。兒。饑。人。天。香。供。無。以。易。此。

答項明父

王三才

讀過詩。是。香。氣。露。滿。口。何。又。當。變。魚。也。註。列。座。在。  
奉。為。燕。徵。君。房。矣。

○ 謝枕

孔穎之

邯鄲未醒。黃梁紫兄。授枕。清夜片時。春夢必飛。慶。故。  
人。側。也。豈。止。感。游。儼。賜。耶。

○ 謝鏡

秦嘉祥

承惠明鏡。如。對。丰。神。如。見。肝。膽。古。人。謂。千。里。而。談。藉。  
此。清。輝。快。矣。

○ 與悅公

王半偈

竹。庭。床。損。惠。陳。之。廣。長。庵。矣。時。慈。錫。飛。來。請。如。決。其。  
上。高。談。十。二。部。以。此。代。七。寶。須。彌。

○ 與洪伯子

鄭大儒

弟。素。養。幾。幾。忘。息。承。惠。同。展。畜。之。窓。下。一。聞。雁。雁。  
聲。使。起。舞。句。非。先。覺。我。與。從。走。狗。場。完。少。年。局。矣。

○ 謝履

孫仲言

忽承履賜。損有青雲。丹。丹。生。足。下。也。敢。漫。將。黃。塵。以。  
污。清。惠。俟。結。緣。以。謝。

○ 謝惜舟

王百穀



客明州半月大半在雨聲中賴足下書為差委蛇不  
然行李生蒼苔矣

○謝香肥皂

許君信

拜佳惠頓覺塵洗玉樓香生五藝如蘭之契佩結不  
忌

○謝蓮花

張孟雨

蓮今玉井芳襲積者不覺光霽滿襟如坐瀟溪風月

玉井神品蔡詩太華寒玉井光寒如雪川茂牛  
受蓮人稱之曰光風寒

○謝瓜

凌湛初

○謝

○謝

大雪結蓋念綠衣使良切幸然惠我浮之碧泉冰液  
遠涼可透肌膚且免納履之難矣

○謝柑

張一中

黃柑如蜜忽荷傳來把酒臨鶯大堪鼓吹詩滿

○與曹太史

王百穀

意黃似酒勝紅若玉更剪升聯一石便可單腰腸矣  
恭辱嘉惠感不可云

○謝草

胡承蒼

雲鎖陽臺何處見巫城也足下以滿湘單贈我一枕

天賦疎蕪者矣不知身在楚吳矣

○與友

王半偈

春燈耀耀不滅元微轉贈嚴姐遠與人面相映侯足  
下五當出綠羅紉之

○謝酒

杜玄度

坐于頃波中已如飲醇百醉乃覺頭新福從山掌今  
來不減洞庭春主人厚至矣

○謝

○謝

王舍州先生與張助甫云慈霖耳句一望臣漢  
粥之產白如醜脫計無所復之方賴鮑生以解

○謝

○謝

耳

○謝

○謝

瘦骨飛空客體冷落承惠為金寒威頓減烘華

○謝湯若士

劉汝佳

存意銅雀所冀以子建況不殺也主臣不殺何敢當  
緬想德懷人據換向而陵秋欠而翁一時雄霸得

此元俱存否吾獨費子建辨道微誠不徒以給墨為  
私績則求物臨珍自在臨潭冠奇耳僕敢不十接

藏之與恩王同處

○ 謝龍安

烏薪遠馳寒士之虛。然換續于以卒歲。不憂黑點殺哉。

○ 與黃淳父

王元美

虛曰。舊處。相香。襲人。以一遺仲蔚。一自供。至今。集。拂拂作天。隆想。競菜色。如藍田。綠玉。嚙之。令來。海。使。二。妙。沈。禁。耳。

翰海

卷四

謝龍

四

○ 辭饋遺

○ 與劉壯舉

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管匯。

○ 辱示教。仍以茶簞為貺。契義之重。理無可辭。但北歸以來。故人所餉皆辭之。敬受茶一袋。以拜意。此陸宣公故事。想不訝也。仍竊來命幸甚。

○ 答范純夫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 答范純夫

江 革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王元美

○ 答唐巡撫

王梈野

僕歸而恃藥庭開。未嘗一日不泣沾衣也。適奉嘉賜。驕之曰。賀僕正於是在。北敵領之。遂附使拜歸。亦恃門下洞悉人情。當錄區區也。

新海

卷四

樂領

甲十二

招飲

○ 與姜唐伏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散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喫菜飯耳。不堪。可只今相過。

蘇長公

○ 新夏招王子陽

許雪村

梅霖初霽。薜蘿中紅。香烟煖。山翠飛。滴已。令燒松。煖竹葉矣。輪車一過。屋簷。濃談半日。恐亦不惡。

翰海

新海

古

凌洞湖

○ 夏夜招陳子德

凌洞湖

晚涼新約。得湖鰯一頭。長可二尺。斫鱗甚甘也。青松陰。明月在樹。此時令琴兒彈廣寒。將共足下著其樂。不可為量。

○ 午日招友

陳若公

鳴鴨搖音。綠縷繫臂。葵榴綴錦。蒲柳拂旌。澤畔應吟。江頭抱恨。令人千載如見也。足下幸過我一院之。

○ 新秋招洪野子

成德侯

平明宿酒醒。遙新涼著人。時聽隴外芭蕉作。陳陳葉。

越觀銀床。大半從梧葉。下可來。共作。影。秋。客。也。美。

相來并

○七夕招馬開之

屠長卿

今夕何夕。客中多懷。是下可來。晚涼來。共坐嘉樹。軒觀。天孫渡河。僕當為長安七夕。為酬之。

○招李憲部游山寺

黃甲

決句不雨。頗增渴思。結旦小坐。蔬盤遠。反驚。蕭蕭。玄冰。想同。意月。

○白門路招樊孟雨

王逸雲

翰海

卷四

招飲

四首

一入金陵。便見。秋氣。雲。雲。結。素。願。不堪。持。贈。期。下。通。共。餐。之。天。宇。四。垂。明。月。在。座。

○招孫以德延月

屠赤水

湖水。凝。綠。芙蓉。藏。開。明月。照。空。六。合。胡。霜。雲。物。耳。為。吾。曹。生。色。遲。足。下。過。賞。

○暮春遊揚盧聖

黃甲

摘蔬。小。集。遠。峰。濯。雨。古。木。盡。陰。小山。未。舒。春。歸。幸。拾。星。聚。

招沈策仲延月

屠長卿

運。海上。月。天。宇。四。垂。一。碧。無。際。游。魚。上。下。水。光。瀲灩。已。命。汝。棠。飛。危。酒。呼。沈。郎。衣。此。也。

○元夕招同社

黃元宇

管。絃。沸。月。火。樹。燦。花。已。剪。春。韭。濯。靈。蔬。酣。歌。浮。白。遲。遲。玉。漏。預。戒。漫。相。催。也。

○午日招案中座

陳翰臣

時。際。天。中。蘭。水。親。沸。一。樽。白。醪。醉。藉。梅。林。祇。恨。蘭。河。更。移。文。弩。

夏夜招馬照明

許昌信

山。頭。微。錦。天。際。懸。鈞。花。氣。侵。羅。袖。靜。沸。鼓。一。壺。花。下。墜。大。共。消。之。

○暮春招友

屠赤水

蒼。風。習。習。烟。花。如。絲。芳。草。如。剪。斷。曉。子。規。聲。徹。無。計。留。春。呼。童。洗。竿。吹。霞。簫。月。惠。臨。是。荷。

○秋夜招友

李元暢

白。雲。漢。上。秋。色。斷。肥。嶺。節。浩。歌。光。射。杯。杯。想。康。輿。不。遑。當。無。怪。釋。子。催。也。

○秋日招王印淵

許以忠

秋。日。招。王。印。淵。

招友飲雪

招友飲雪

天潢剪水風攪長空。銀海光搖。千山欲白。雖無覓家  
味。已呼童煮茗。毋使陶君笑人。

○  
招友

招友

昨日露布遊玉趾無珍羞無生客論若說劍聊畫一  
月歡耳

招友送月

招友送月

宗子相

朝

卷四

格

十六

雨中連翩花下飛騰進艇長波散髮弄月武昌王宮  
環起中流白荻可餐天河在袖此人閒至昧僕得與  
至人笑之

午  
日

午日招友

刑

、 璋

設蒲搏。据胡床。席飲讀離騷數行。可當左徒澤畔吟也。  
屈原為楚張左徒。

○ 招安緒

招安緒地

三  
百

殺

新築松壇可握拳松風入耳如春江帶雨潮足下踏  
一坐其下何必元亮北牕聽此亦羲皇不遠耳達之

招王韓山

竹多處無雲陰

赤牀一藏蘿月四天鎖碧虛湛幽賞

足下其過我  
○ ○ ○ ○ ○  
○ ○ ○ ○ ○  
○ ○ ○ ○ ○  
○ ○ ○ ○ ○

屠赤水

湖光澹澹紅落

杯中青來筆底展文旂一迭浩歌拍

浮甯使駕夷起舞，龍魚翔躍。  
○ 知友游哉。  
許以忠

喚口泉聲枝頭

鳥語潺潺漸漸若銀管冰弦並奏第

翰海

卷四 七

[illegible]

仰。聆。揮。塵。頓。竊。

塵。蒙。倘。餘。暇。無。他。妨。冀。風。緒。之。再。展。

第披襟而曳履毋苛禮以備容專恃懸河致屋前塵  
○○招黃震字送春 虞邦譽

茅齊無長物。

琴圖畫數竿修竹儘堪供狂生尚筆

兄其過我酒饒清月詩慰寒花不許東風歸去  
○○招李曙巖舟泛  
項桂芳

於夫松間。歸時遠。事隱半規。朝來持酒。取過  
 紅。借後人。綠肉。與足下。醉。磯頭。明月。聽玉。樹。歌。度。  
 首。歸。渠。不大。快。毋使。弟。徒。有。天。際。雲。中。想。也。  
 ○招。墓。北。部。  
 炎。威。逼。人。賴。山。中。竹。陰。滿。庭。白。雲。在。榻。欲。致。河。頭。語。  
 子。科。頭。放。歌。作。逃。暑。飲。如。足。下。不。惜。枉。轡。夷。門。也。願。  
 候。飛。軒。  
 ○招。潘。子。嘉。  
 看。風。鐫。綠。花。下。飛。樓。可。破。此。人。家。廊。子。嘉。門。波。之。暇。  
 雙。約。言。  
 肯。從。南。宮。習。錦。衣。常。負。白。雲。桐。拾。婢。捐。一。款。招。子。嘉。  
 於。中。路。此。時。添。湖。綠。明。與。雲。光。接。映。若。子。嘉。放。歌。清。  
 秋。吾。亦。擊。節。而。和。如。是。者。人。生。幾。何。我。欲。慕。君。莫。為。  
 蘇。東。人。所。羈。使。我。家。寧。也。  
 ○招。唐。貫。吾。  
 綠。陰。遍。野。黃。鳥。雲。林。明。日。賓。雀。古。黃。龍。從。與。足。下。拂。  
 草。荷。陰。看。開。雲。四。垂。作。蘇。門。南。  
 江。仲。虞。  
 ○招。許。君。信。  
 東。剪。秋。新。舒。羅。汀。並。戴。酒。囊。琴。携。爭。曉。晨。天。開。五。夜。  
 劉。君。吾。

為。群。龍。意。膏。不。取。六。書。於。五。城。十二。樓。間。也。退。之。  
 ○招。徒。朗。  
 江。上。美。春。滿。把。飲。飲。迎。梅。當。取。一。葉。浮。之。茶。官。畢。時。  
 學。個。散。人。樣。子。非。兄。莫。可。共。扣。絲。幸。即。寒。衣。  
 ○與。杜。玄。度。  
 齊。頭。穿。家。著。長。干。破。寺。群。間。檢。沙。彌。盡。醉。清。飲。出。雲。  
 足。下。來。共。賞。之。  
 ○招。友。  
 何。厘。  
 不。提。名。利。太。山。擔。不。駕。是。非。風。浪。舟。值。此。從。松。柳。而。  
 群。帶。烟。嵐。幸。駕。虹。而。來。抑。坐。松。底。持。葵。浮。白。意。味。清。  
 快。  
 ○夏。月。飲。妓。  
 王。平。陽。  
 荷。好。十。里。挂。滿。一。輪。坐。擁。綠。雲。然。開。河。朔。柔。肌。無。汗。  
 何。夏。非。春。嬌。嬌。眼。洗。波。有。醒。皆。醉。一。聲。子。夜。六。月。雪。飛。  
 語。決。南。薰。酒。酣。北。海。訂。期。元。日。莫。使。花。車。  
 范。粹。  
 ○招。徒。月。  
 朗。光。一。碧。萬。頃。縹。田。當。疑。人。在。鏡。中。行。幸。即。過。我。相。

○ 碎破敗心也。望切望切。

○ 雪中招友

朱通顯

聚朝雪。滿著焚香。知先。勝情不淺。定披鶴氅來。毋使  
冤家知此味。

○ 中秋前一夕招友

陸德龍

高足。臨港挂。魄尚。虛一。痕。正好。向。垣城。臥。天道。益。無  
消息。不。獨。先。長。安。富。家。一。著。也。幸。早。現。臨。無。在。望。舒  
陵。空。舒。月。却。也。

○ 中秋餞友北上

陸德龍

翰海

卷四

品飲

五十一

顧公。此。行。流。大。地。之。光。樹。高。天。之。業。圓。滿。世。間。幾。防  
長。如。今。宵。之。月。其。可。無。一。觴。作。祖。幸。即。駕。玉。輪。廣。東  
人。耳。序。亭。入。座。矣。

○ 懷項孝廉

董應舉

知仙史。南來。正。忍。極。揮。諸。孟。馬。龍。純。可。聚。思。承。望。水  
是。令。神。揚。九。日。伊。通。高。龍。潭。一。片。地。足。於。高。味。至。日  
雖。建。以。迎。老。翁。吏。於。此。逃。世。漸。成。地。源。非。共。人。不。後  
聞。之。也。

○ 與項孝廉

程夢龍

主人。青。水。如。玉。顯。携。來。明。月。下。竹。枝。一。曲。華。山。辭。舊  
暮。下。共。呼。曉。之。鼓。柁。西。矣。

○ 七夕招劉惺吾

江桂

七夕。雲。正。渡。河。占。斷。人。間。樂。境。奈。何。坐。院。鶴。巢。我。我  
把。江。波。微。福。桂。客。相。與。擁。離。呼。盧。格。涼。流。酌。亦。作。世  
果。上。快。事。勿。令。諸。秀。笑。客。子。華。落。莫。也。

○ 東隱師

王煒

即。板。過。師。共。笑。意。雲。弄。耳。青。蓮。快。論。

○ 上已招友

劉景心

翰海

卷四

品飲

五十一

結。且。携。小。桂。游。芳。桐。以。草。色。作。前。舞。以。鳥。聲。作。管。絃  
花。枝。作。酒。籌。二。三。游。侶。劇。飲。放。歌。醉。則。臨。泥。拔。芥。便  
作。蘭。亭。佳。致。願。足。下。早。來。

○ 招余宗漢

孔四可

而。後。看。晴。峰。更。有。一。段。翠。妝。色。足。以。醉。醉。醉。醉。醉。醉  
已。携。澄。醴。於。木。末。亭。中。俟。足。下。詩。魔。降。且。呼。山。靈。蘭  
照。危。下。綠。茵。松。梢。滴。翠。以。供。詩。中。料。

○ 懷李勉心注蜀

吳應秋

計。足。下。到。成。都。芙蓉。花。正。開。恍。然。在。錦。城。中。行。也。

史略



合兄蕭然遠致幾欲往。而腸腹作惡。又自煩。則  
命勉足亦須興到耳。

○ 辭友

僕素無阮公量也。舉杯一吸。若丹。楓。迎。霜。類。醉。矣。蓋  
以抱病。拈衣欲起。且為藥使。所。無。厚。寵。召。方。命。為。厭。  
賤。短。少。調。墮。門。叩。首。

○ 與文

味。歌。桐。馬。疾。感。河。魚。不。獲。起。坐。春。風。祇。有。飲。醇。自。醉。  
異。日。玄。亭。問。字。白。杜。尋。詩。當。從。公。于。適。耳。

新海

卷四

辭友

五十六

○ 答九日招飲

屋。雨。滿。城。龍。山。飛。竿。阿。須。更。望。白。衣。寄。語。西。風。  
吹。烏。帽。耳。

李元暢

謝依

○ 與趙凡夫

高館蕭森。一吸涼颼。聽快論。已堪感。飽。乃更勞。供。其  
使人不敢。漢到。際。問。奇。字。矣。

○ 與謝太宰

河亭尊酒。鍾山秀色。半落几。遙。外。適。內。胡。遂。類。然。醉  
也。委。損。授。史。作。謝。芳。芳。無。次。

○ 答典郎

展。語。王。庭。過。承。清。晏。張。避。虛。左。絲。肉。競。安。義。和。既。近

新海

卷四

五十七

蘭。膏。嗣。輝。造。興。千。霄。野。地。鏗。鏘。英。氣。溢。於。四。座。徐。歌

鹿。於。厨。與

宋。之。問。有。句。云。主。稱。未。醉。惟。見。馬。駐。浮。雲。寶。若。精  
留。負。有。魚。銜。明。友

○ 謝周二文

夜。來。促。飲。郁。厨。至。今。齒。牙。間。精。作。蓮。花。氣

○ 謝喬二文

夜。來。曲。房。張。筵。笙。歌。迭。緒。斜。月。照。樓。簾。華。龍。苑。蕭。蕭  
世。外。矣。吟。謝。喬。郎。又。何。遜。此。語

漢孔融為北海太守嘗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或無憂矣

○與項孝廉

曹爾禎

第北鄰人第堪貫腸燒酒大蒜長葱。統頭一飽。那知天壤間有此珠味。珠金五臟神說異想。胡麻餅正不減是。施者受矣。報者未至。奈何。附言中謝。

○謝飲

袁中郎

感宴不足謝。獨携手排細滿口。肝膈大快也。別後。歸宗去中憤。雨手林頭。熱湯一盆。解脹。苦茗數杯。解渴。故作酒態。令妻兒女子。投腰。控背。貪生至此。自謂不

謝飲 卷四 謝飲 五十六

○與狄元佑

徐親

飲荷花池館。老槐枝日綠。水隔塵身。悅在水晶宮。隣來暑氣盡銷。秋間。融融帶翠色。敬謝主人。

○與友

魏穀

游絲千尺下。側耳鳴鶯。正作雙柑之想。忽浮大斗。腥腹蓬。宛轉彩雲不識。阿誰扶去。敬借謝堵。不盡謝。

○謝友

孔四可

主典。濃情。羅浮春。客遠不敢言。醉歸路如泥。接羅。劉着。朝來日已三竿。幽然尚夢也。

謝飲

卷四

謝飲

五十六

七

○與凡瞻華七教

司馬越

學之可入淺體之所安。是以開習禮容。不如犬馬。儀度。小兒。見之。全謝之。贊。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閒豫。周旋。接。

○與滕達通七金子

蘇子瞻

○與好獨具野欲。欲問公求朱紅盒子。兩豆。二十四。隔。若極。為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為不淺也。

○與陳天俾七果木

蘇子瞻

○與海

五十九

白鶴。昨新居成。當從天俾求數色果木。太。太。則。難。治。太。小。則。老。人。不。信。待。當。附。中。考。天。須。土。礎。折。大。不。傷。根。者。為。佳。不。罪。不。罪。

○與張助亦七教

王元美

縣官。廉。不。易。食。坐。食。之。腹。脹。懣。欲。嫩。有。以。稱。塞。者。是。下。幸。如。囊。底。智。教。我。

○與陳那伯七詩

連德芳

走。即。落。魄。而。滿。鬱。為。號。以。伺。雲。頭。此。志。尚。為。丈。人。或。體。餘。閒。倚。臺。必。滿。幸。賜。為。小。軒。生。色。連。生。尚。餘。接。

○與金益章七詩

錢文盛

○與兄表影歸。此自天倫。與事。假時。携杖。登此。羊。峰。頭。白石。磊磊。具在。紫。經。仙。人。點。化。年。代。障。隔。靈。氣。尚。存。吾。兄。武。持。驚。人。詩。叩。之。必。能。草。然。舉。答。何。為。奔。奔。不。一。示。弟。

○與文博士七書

陳五岳

尊公。微。仲。墨。妙。重。海。內。乃。淮。亦。名。濱。然。公。家。復。字。在。金石。私。心。怪。之。即。昔。人。安。羅。樹。碑。亦。不。存。尤。可。恨。傷。

○與海

五十九

待。郡。作。二。紀。已。足。下。大。書。同。吳。代。之。李。邑。也。要。羅。樹。碑。在。淮。安。府。唐。刺史。李。邑。元。所。寄。

○與何侍御七書

祝無功

秋色。可。人。足。下。能。采。興。臨。一。小。盡。慮。我。齊。拜。乎。世。間。清。事。最。不。受。迫。興。不。至。且。已。興。盡。耳。已。

○與程仲推七詩

王百敬

病。不。減。頭。風。胃。甚。微。緩。弱。銷。和。謂。已。足。下。一。局。食。之。

○與文衡山七書

宋臣

○ 奔竊塵空江。南山水。日之神。往。况公。山水中人。所  
妙。樂。七。時。寄。惠。臣。將。神。遊。其。間。如。陪。公。中。履。

○ 與張耒後七

○ 容仕衛

○ 日。過。清。提。德。琴。除。中。黃。鶴。聲。格。得。陶。先。生。當。日。有。志。  
君。家。到。徑。起。眼。舍。煙。作。雪。走。乞。數。枝。分。掉。門。左。如。對。  
君。家。少。年。風。流。也。著。曰。九。烈。君。彈。汗。了。非。所。望。

○ 與張兩懷七

○ 顧汝卿

○ 家。無。司。夜。近。君。家。乞。一。二。乳。畜。之。使。窓。前。吹。花。影。與。  
鐵。馬。相。和。亦。足。破。衙。門。琴。寡。博。餅。引。來。毋。驚。四。顧。至。

○ 與張孟雨七

○ 許若信

○ 折。煙。方。真。草。水。有。香。不。能。開。坐。乞。一。枝。笑。頭。蒼。金。井。  
生。醉。側。武。陵。上。與。吳。竹。相。吞。吐。

○ 與朱勿文七

○ 房青霞

○ 報。我。佳。疎。新。熟。如。在。吳。頭。馨。香。預。使。酒。龍。飛。舞。帳。無。  
王。喬。之。侶。促。至。莫。傷。醒。而。渡。醉。

○ 與友乞菊

○ 張益雨

○ 空。齋。如。水。不。照。銀。東。照。綠。色。庭。深。笑。人。乞。移。一。二。枝。

○ 微。香。披。塵。落。英。可。餐。當。拉。然。舉。君。持。琴。賞。之。也。

○ 與友乞桂花

○ 何履

○ 雜。香。弄。噴。意。送。歸。窠。飛。來。結。兄。亭。畔。幸。擲。數。枝。使。弟。  
高。咏。小。山。於。燈。無。隱。

○ 與王司馬伯玉

○ 王元美

○ 向。辱。損。文。羽。僕。布。素。之。軀。不。如。所。裁。此。後。勿。更。夢。逐。  
龍。催。鏡。口。難。展。唇。耳。一。笑。

○ 許若信

○ 六十一

○ 六十一

韓偓之並目次

情王都

慰

與李端珪

宋蘇軾

與周麟亭

明王錫爵

與吳明卿

王余州

寄黃慎軒

明馮祿

寄孫子京

劉汝佳

與歸熙甫

明曹信

與宋在明

王百穀

與顧徑陽

明汪道

答馬心陽

陽著士

東陽大容

陳著公

與王鴻臚

王半倚

與汪伯玉

王元

慰蔡郡守

王百穀

與歐慎伯

王余州

答王季重

陳若公

與宗子相

王元

慰友

汪道昆

慰友

王百穀

與屠赤水

馮開之

慰友

徐獻

與施郡守

王半倚

寄友

王

與馬仲良

錢文薦

王

悼逝

與江夏王

代劉義季

與東宮官

郭

與沈德文

王僧孺

悼劉綽陸

劉孝

悼柳子厚

唐劉夢得

與馮開之

明屠赤水

與俞仲蔚

王元美

與友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寄伍悼元

宋小

寄兒悼元

宋小

咭

與友

明王百穀

與友

宗子相

與余次公

王百穀

慰夏道甫

宋小

再慰道甫

袁小

慰吳虛卿

宋長

與王龍昌

王百穀

與胡權可

王

賀

宋蘇子瞻

賀友母壽

明屠赤水

與徐得之

宋蘇子瞻

賀友母壽

明屠赤水

賀友壽

王百穀

賀文明府

王北

賀任太學

劉

賀王克齋

許相

賀朱侍御

汪南

賀相侍御

葉

與友

吳文瑞

歸號

與沈君與

屠赤水

與陽隕陸

宋中

與鄭子

明洪時

車

演洪五明

報成伯子

第五期

報月娘

武

漢盛伯子

月  
姬

與江遜

表中部

與妓元美

屠赤水

與朱愈

張時

與王百穀

王元美

與莫秋

暑赤冰

答友

沈石田

與湯養

袁中郎

與王百穀

王鳳洲

翰海卷之五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之

門人

股之輪元素表

情至部

尉

與李端叔

蘇東坡

叔靜云。福叔一生坎坷。晚節益牢。落正韻。軒騎傳能委面。相順。適以忘可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識有佳未乎。殊靜姻反。想得具詳。旋報以來慶。

○與周聚德

王錫爵

古人常懸中食一命字。百陣皆空。今在吾文。何題中  
捷捷減食之多也。夫安知造物者不惜舌相困。又安  
知此輩不還着於本身。又安知吾文今日之困。不為  
異日之擒。已矣。勿言之矣。

○  
與吳明卿

王全州

聞足下問夫驤已欣然甘之知圓室斗夫諸貴人存  
且誤僕以為忌足下莫若顯足下用長安一席地廢  
之僕今不絕升斗祿而故之曠蕩清健之所使窮

司之德而時拂以率。雖最之思。此為厚耶。薄耶。  
 寄黃煥軒  
 浮議易消。公許其在。替淹漢。終作商。察。恐不見。  
 謝安之莫。勿適為許白之耳也。  
 王食州與龍君善云。足下幸自寬。六月暫息。扶。  
 菲速。加餐為故人慰。  
 寄孫子京  
 良苦足下。前時暫。哀鳴不渡。自情錦。泥耶。要之。  
 朱花赤汗。終非外虎中物。微歷小。一。洗。偏。倪。想。更。  
 下胸中。自無不平。第何容。應。突。而。子。  
 與歸熙甫  
 足下。行古。通。不。亮。於。今。人。又。從。而。甘。心。吾。信。吾。  
 勇。之。日。越。之。雲。由。未。犬。耳。足。下。何。為。馬。  
 與朱在明  
 天下。履。而。東。接。國。者。之。罪。我。比。過。春。山。中。山。下。見。  
 江。運。樹。微。茫。遠。足。下。番。翅。其。開。也。欲。往。從。之。河。無。  
 然。然。不。能。已。足。下。幸。自。慰。終。當。奮。其。泥。也。耳。  
 柳子厚送弄生云。吾聞楚。而。先。子。劍。而。盟。者。

敗。非。之。餘。也。示。之。霸。心。雄。氣。無。乃。展。於。其。行。與。  
 賜。之。信。則。展。境。之。壯。乎。  
 與顏廷隆  
 聞。足。下。南。顧。未。振。虛。尊。如。足。下。終。不。作。馬。越。越。下。  
 彼。者。良。有。意。  
 寄馬心陽  
 南。來。者。來。慰。第。六。茫。茫。晦。字。遠。不。能。容。一。若。士。倘。若。  
 士。中。又。不。能。容。一。落。字。即。便。為。所。笑。矣。此。路。非。  
 其。是。差。足。歸。人。亦。足。轉。來。兄。欣。感。為。快。  
 東。馬。大。春  
 得。報。後。可。遲。候。歸。信。用。火。元。莫。曰。清。風。有。世。直。道。  
 然。同。此。傷。才。如。春。風。拂。面。便。消。息。才。如。晨。霜。一。寒。  
 背。信。或。玄。牢。度。為。先生。騎。車。哨。帆。行。於。接。斷。某。獨。  
 先生。歡。時。嘉。落。人。也。且。以。一。官。為。桑。下。宿。以。一。路。  
 山水。為。籠。下。物。未。必。遠。還。果。然。  
 與王鴻鑑  
 形。庭。尺。寸。地。不。能。容。王。君。豈。真。若。無。榮。子。雁。客。說。  
 之。真。氣。以。得。水。時。之。氣。縱。然。不。勝。骨。之。歡。像。真。

安馬首以手板指西山為也

○與江伯玉

王元美

聞事急國家得公如天球大貝一旦借公力累受不

經事少年從而擬其後願願計差定耳公所獨獨

猶鏡磨之在堂且此舉僅六月息扶搖半角九萬

上第臺陳類若此異日縣官緩急何賴

元美復咸都督云南林董華伯玉賴公是在廟

間不過六月之息第國家無以使勞臣耳事迫則

臨臨生瓜翼事之則夷蘇索垢狀宏變幸獨一伯

王裁

○寄慰蔡郡守

王百穀

詣邸報舌吐不能收柳下舟宜然奈何中公以墨

僑小人不散知但識曾參不殺人也皆床或后之事

古人得以為榮有如今日安能免失法哉一虎何

重輕公公直作浮雲視之耳

王余州

○與歐慎伯

足下已請告旦夕當發何必城二疏都門供饒

第不如鐘山一片秋色當無聲之情獨至耳此時

○卷三青浦李重

自來境屋而伸鵬息而飛非特造物成就之有數

聖賢之處固亦必有道顧明公勿令之胸中則十

城九萬里故在也

○與宗子相

王元美

長安諸貴人懷美風雨即盡逐我輩相告耶若我輩

者如人之苦龍為銀而銀束之無奈耳逐之廣矣之

墟乃所以相禦也足下無害

○慰友

王百穀

營世多任耳之故玉后孫矣以公路路獨不克見抵

不異乎要必有特達者存人言何足地

○慰友

王百穀

燕暨曉處使孫桐被薪要之時無中郎晴後費下

吳世無尾矣使君得無自悔遠山還不先入官

○與屠赤水

為閑之

文帝報卿並彰毫令播弄一世而番卿名位此殊



意金馬居集開。豈亦。乎。比。如。章。足。下。才。而。與。是。以。物。口。不。能。吐。白。鳳。目。不。能。導。青。黃。倉。息。視。肉。足。甘。之。乎。即。以。此。誨。妬。人。間。於。足。下。多。矣。足。下。請。居。天。上。不。容。乃。之。人。間。人。間。不。容。即。欲。高。飛。何。之。乎。信。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勿。罪。文。章。也。足。下。大。幸。即。不。過。猶。得。以。百。里。自。雄。視。下。盤。室。者。何。如。見。時。當。揮。白。玉。麈。尾。以。拔。足。下。達。心。

○ 慰友

徐耿忠

驢。垂。兩。耳。放。車。僮。人。操。筆。策。之。笑。為。款。段。不。嘉。復。

其。雷。路。居。堪。轉。時。千。里。的。果。勞。此。僮。人。更。欣。地。必。

幸。足。下。勿。自。阻。

○ 與施郡守

王半仙

公。乃。遠。吏。嚴。懲。之。口。另。其。有。極。直。以。而。山。其。氣。

之。武。夷。之。雲。其。於。千。百。者。為。白。衣。提。在。斯。須。耳。有。

明珠。慧。後。是。耶。非。耶。請。以。醉。醒。一。斛。醉。之。

以。寄。友。以。王。百。數。

檢。鄰。書。乃。獨。足。下。名。深。惜。劉。蒼。乎。豫。章。之。木。不。能。

載。即。其。材。不。堅。不。定。性。明。堂。足。下。一。無。造。物。者。霜。

之。年。足。下。自。愛。

○ 與馬仲良

錢文薦

客。歲。聞。郎。報。知。足。下。以。高。才。取。忌。動。遭。彈。射。然。不。

實。鏡。蒙。塵。增。一。番。磨。拭。即。增。一。番。設。磨。彼。彈。射。我。者。

足。下。直。以。磨。鏡。人。視。之。不。足。責。也。

悼逝

○ 與江夏王

劉義季

寄居士不放其清履肥素然始可佳為之陰測不

○ 與東宮官屬

昭明太子

玉威明風韻通上神華標快千里絕迹有尺無枝

○ 與沈休文

王僧孺

范僕射還不放永念平生忽為時景追尋失緒皆成

悲端

晉向秀傷信昌曰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鄙人有

○ 與劉休復

劉孝標

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音隔尚新舊草將刻淚然

知佛之無從也善宣室之誠有微美東平之樹

陽而西靡蓋山之泉開後歌而赴歸性懸刻空

懷如何

謝莊月賦起云陳王初喪鄭鶴君多懷離

芳塵凝謝情易感懷不怡中

劉夢得

子厚年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矣並無物意其所

○ 與馮開之

屠長卿

君與王折金人超氣革開秋克正縱橫騎起子

○ 與俞仲蔚

王元美

來邦寄遠角長近覺其欲以東無道人孤雅依烈

○ 與友

王百穀

貞甫化靈根無能百身以贖惟有氣結便若龍

○ 與友

王百穀

愛卿強項乃今在青松根來我此君玉碎可惜

○ 寄位仲中郎

來小書

存亡但還條迎易歲惟夜瘦人夢有善平生耳

第一知已竟去復何心世錄

○寄兒悼中郎

來小格

匠人輒成風之巧。梅子息阮彼之音。立會無影。惆悵何言。

翰海

卷五

詩題

十

○

與友

王百穀

聞夫人連晨可憐醫痛。風木之悲。幸無太甚。

與友

宗子相

尊公乃不操耶。聞之驚悼。足下秋而諸禮上奉太夫人。且擬來或千古大業。是亦報尊公無已時也。

○與余次公

王百穀

大病乍起。不能浮錢塘。以巨中魚。賜文敘公。隨斷。但有太息。道一廝。來生窮。注吾守家戶。使焚之。隨道。

翰海

卷五

詩題

十一

白楊悲風代王孫一物也。東湖別墅之間。高臺曲池。皆無恙。公子宜加葺治。以待七鶴歸來。但言雙袖袖。

○慰夏道甫

來小格

忽聞燕子樓中斜陽。凄斷亦為兒下中。重公案。足跡此到那紅顏。剝那黃土何必更作白骨魂。花。

再慰道甫

來小格

高情已逐晚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情何堪。但一。

周諸公處治也。梅花帳中。何子遠。別有一番  
景。新春入清宮。當喚醒吾兄。三生夢耳。

○ 慰吳塵卿

朱太浚

足下。彼為高。翠耶。造傷我心。計今。病當何如。好句。  
西河。長明。東門。不哀。非太有情。則太無情。有無之。  
賢者。處之。耳。年未是枯楊。定有生理。無多輪。幾行。

○ 與王龍昌太史

王百穀

暑氣。鬱勃。門下。苦度。清膝。隨相。半枯。知偉。元浹。如雪。  
也。一詩。一萬。以為。花堂。凡。延。藉。門下。請作。愛聲。三。請。

而秋之。如。和。白。楊。蕭。蕭。耳。

○ 與胡惟可

王時

有生。緣。即有。苦。趣。如。畫。必。得。則。眼。入。胎。破。苦。為。四。時。  
之。序。乃。知。卜。商。之。河。為。無。益。愛。根。蘇。校。請。以。慈。劍。除。

少陵  
轉錄而

賀

○ 與徐得之

蘇子瞻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懽。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  
現。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弄。知。似。太。早。然。俯。仰。間。便。回。

句。見。其。成。立。但。催。促。各。辭。日。益。添。側。耳。恐。得。之。惜。別。  
又。渡。前。去。家。中。朋。人。把。酒。兒。深。為。不。宜。呵。呵。

○ 賀李之文母壽

屠赤水

形。實。在。天。海。月。甚。麗。盡。快。老。人。呈。現。也。把。酒。詩。句。雲。  
端。同。風。而。寄。更。聲。以。當。堂。下。珠。履。菲。儀。就。賀。

○ 賀友壽

王百穀

南。極。光。浮。結。為。台。履。當。板。海。屋。之。壽。以。慶。國。陵。不。映。  
之。儀。醉。當。麟。脯。

○ 賀文明府

王兆雲

異。哉。黃。口。白。背。盡。染。聖。道。上。為。明。府。祝。維。祺。則。又。好。  
用。安。期。巨。索。而。王。青。見。為。

○ 賀汪太學

劉鏐

聞。兄。美。璋。必。其。物。也。肯。當。有。人。矣。晤。時。當。傳。文。句。此。  
封。人。三。祝。

賀王克齋

許相卿

聞丹桂添枝。幽蘭叶夢。萬事足矣。未遑面頰。蒙帶

賀朱侍御

汪南溪

夜來宣傳德星飛現。要聞我翁美璋。隱喜世德。作

賀胡侍御

葉逢春

天上石麒麟。瑞池點鰲。忽飛入公家。食牛之氣。當溢于

新詩

卷五

賀

十

與友

吳文瑞

聞佳氣充間。即走頌作賀。帝驚夢驚。錯寫吳摩且欲

諸

與沈君興

屠亦然

仁兄運宛陵。天浸稽天。此當是澤國。魚龍起足。下

與湯履陸

袁中郎

札云。酒單。再來取此。一語甚妙。弟讀單。津誦再過

與鄭子

洪五明

特攝夜飲。被無端姐妹。把客先相現。天四鼓未傳。

將弟單形影

洪五明

下大發詩。王勿令小觀。吾儕。思得一計。敵之。非詩不可。

復洪五明

鄭子

詩王他道未四。兄可再續一送。弟能供。極一。出。

報感伯子

洪五明

鄭立帶酒。鬼赴陣。姐妹果快。疾寫。浮雲。把。鹿。寒。宮。紫。庭。開。弟。第。已。豪。歌。陽。飲。羞。之。特。報。抵。東。城。報。月。娘。成。經。供。

妻。卿。支。斜。而。明。香。不。見。紗。帽。微。衣。但。有。玉。峰。月。月。  
 我。床。頭。碎。鏡。一。金。卿。若。寒。盟。山。雲。當。不。放。卿。也。  
 ○。渡。或。伯。子。  
 別。來。不。知。幾。許。時。但。見。牛。郎。三。渡。河。清。河。清。河。清。河。  
 要。江。也。妻。初。期。作。李。郎。不。料。翻。成。王。生。若。寒。盟。山。  
 堂。又。豈。放。名。乎。  
 ○。與。江。進。之。  
 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海。幾。命。下。所。自。上。  
 乞。林。木。了。却。前。件。作。世。間。大。自。在。人。直。待。江。郎。作。主。  
 部。尚。書。三。年。漫。髮。白。齒。落。然。漫。將。金。丹。一。粒。點。化。江。  
 郎。同。強。大。果。豈。不。快。甚。  
 ○。與。殷。元。美。  
 足。下。領。夷。陵。以。出。夷。陵。故。荆。南。山。川。最。殊。處。足。下。驚。  
 處。人。山。雲。借。杖。屨。使。陽。臺。之。神。通。刺。使。君。稱。都。下。  
 手。亦。人。生。快。事。  
 ○。與。朱。金。憲。  
 僕。今。日。乘。舟。路。陽。明。明。日。宿。大。華。頂。上。必。期。仙。船。來。  
 不。來。當。遣。海。若。揚。波。願。吹。十。丈。塵。推。足。下。當。續。令。

下。不。得。省。簿。書。意。期。會。也。  
 ○。與。王。可。敘。  
 僕。六。時。晏。坐。憂。然。無。營。足。下。期。我。未。能。通。楚。君。苗。其。  
 現。畢。現。使。當。焚。但。世。無。士。衛。以。此。二。物。得。小。延。弟。論。  
 生。塵。若。史。雲。登。可。也。  
 ○。與。莫。秋。水。  
 足。下。江。左。驍。雄。領。袖。煙。月。悠。管。一。路。吳。土。通。都。若。狂。  
 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驚。鴻。過。從。  
 必。求。一。花。一。石。履。履。何。處。不。到。題。味。何。處。不。偏。竊。恐。  
 山。雲。大。拓。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案。奪。公。鑰。賜。金。  
 足。下。化。為。一。粒。男。子。腹。不。能。貯。奇。字。口。不。能。吐。佳。士。  
 慈。然。腫。腫。向。人。飲。噴。而。已。豈。不。舍。屠。生。對。掌。孫。大。快。  
 武。  
 ○。答。友。無。言。托。托。為。花。已。  
 承。應。詔。芭。開。香。殿。甚。臨。之。與。聲。食。之。有。味。乃。知。古。來。  
 司。馬。漢。於。陽。明。地。然。於。塞。上。皆。為。一。笑。之。當。耳。今。  
 漫。覓。之。當。於。楊。柳。晚。風。梧。桐。秋。雨。之。際。也。  
 然。自。傳。作。記。記。行。明。地。把。芭。芭。出。塞。作。貼。芭。

○ 龍馬詩云：揚柳吐春  
風，清楊柳，秋風夜曾。

○ 與潘義尚

袁中郎

所云春衫小童者，隨任不聞，亦是其用。若爾弟亦  
得著矣。勝中欲語者，甚多，紙上却寫不盡。

○ 與王百旋

王鳳洲

足下云負郭不能半蘇季子，審爾即使日就脫粟，  
堪活七八年耳。呵呵。

翰海

卷五

書

尺牘

韓偓卷之六目次

集石部

冠

與公孫氏

漢鄭長倩

與子

孔

與子

司馬毅

與蘇肅

吳劉子

與從子預

裴氏

戒子

之杜泰

戒從府

唐劉夢得

送祖評事

唐任

送林明府

歐陽詹

與開元師

宋蘇子瞻

與諸邱老

蘇東坡

與秦少時

黃山谷

與六境丈

黃山谷

答王秀才

黃山谷

與陸軍軍

明王

答王世謙

魏

與解總兵

徐階

寄張至如

湯若士

與前遮撫

張居正

與蘇戴溪

茅康

勉友

唐景鳳

與友

陳著

與趙將軍

范應期

與項東葵

陳著

與友

郭仕衡

與朱侍御

張翰

與王觀生

湯若士

勉兒侄

祝無

示二子

陳文瑞

祝舊將

陸德

論社

熊師旦

答沈學博

陳著

與袁履善

王余剛

砥

上楚王

周

楚莊姬

與儀秦

見各

賜太子勅

高帝

諫立僖仔

劉

與段會宗

谷永

賜侯霸

元武

答侯霸

殷

元道寶璣

李

與胡廣

李固

贈李膺

李固

戒從

諸葛亮

戒子

諸葛亮

責子

晉

湛氏

與王茂弘

陶士行

渡庾亮

陶士行

答謝尚

殷浩

與殷溪源

王遠少

與謝萬

王右軍

與子

齊

王僧虔

與弟淪

齊謝

與朱滔

唐

劉

上張僕射

韓愈

與崔曼

元

結

與蒲傳正

宋蘇子瞻

付子遠

蘇子瞻

答王完國

蘇子瞻

與李方叔

蘇子瞻

與兄子瞻

蘇子瞻

與東坡

佛印

與陳龍川

呂東



與林希元	明張太岳	與羅異正	陳獻嘉
與洪芳洲	徐階	與張盼甫	王元美
答劉紅川	張太岳	答陳望	王鳳洲
答傅諫議	張太岳	答岳月林	王荆石
與魏軫野	王廷陳	與用晦	王元美
與里人	樊緯	與楊耕山	唐荆川
與郡侯	汪龐軫	與葛大理	曹司直
與李本寧	王介剛	與趙定宇	楊升菴
與顧朝生	王百穀	與諸景陽	陳耆公
與閩揮使	張翼明	與汪伯玉	王元美
與梁伯龍	王百穀	與王明輔	王元美
答蕭玄圃	袁石浦	與劉惟衡	朱賡
答黃起亨	魏穀	與王中石	祝無功
又括	祝無功	與王碧軒	屠赤林

翰海卷之六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胤錫侯輯

藥石部

勉

○與公孫賢良

○無此顯道在則尊雖生窮之賤也其人如玉故贈

君生窮一束五絲為緇信解為升信升為緇信解為

紀信紀為緇信解為極皆自少之多士之立功勳

名節亦沒如之勿以小善不修而不為也故贈君

素絲二程模滿者以土為範以首錢其有入囊而

無出數滿則授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特有模滿

之懼可不戒與故贈君模滿一技山川阻修加以風

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

○與子

告琳頃來聞汝諸友生謀肆書傳孜孜晝夜舒舒不

怠善矣人之進退惟聞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

湖至柔石為之穿竭蟲豸弱木為之焚豈非漸之數

乎

與子

聞士先役室如懸磬何以自給論德則吾薄就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與魯肅

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安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

與從子預

勢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也

新海

戒子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章以訂寬念子時常強以自急故能

改身之恒為天下名士

戒侄符

吾知暴猛乎姑乎斷輪因入規矩刻中廢外朽然

有客者理賦贊

然沒音黃之鳥獸之歸乎瑤金責在清廟其用

幕以養潔其藏也積以養光苟惜非其所一有

之傷偶然與破觀為但矣沒宜力學為藝斷親賢

青黃腹條文為瑤金忠所奉為清廟畫教以為養

微以為積去急以獲傷在勤而行之耳夫偉人之

願諸乎華章而一非亦懷乎點則行矣慎諸

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仇怨則報之以德

勿勝勿病吾嘗以此為終身之寶今以終身之寶贈

送林明府

新海

公有社稷有民人則弓矢入養友之手敬結在師

之膝何微之不中矣無使朱邑秦恭事美是官

與開元明師

石橋之棟每為慨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直當由窮寒

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樞但勿廢此志

會當成耳

與潘邵老

今暹小變不翅於蚊睫已森嘉穀於胸次則行乎

名干戈之間從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在我以宰

萬物。使得其職。耶。邠。老。幸。無。思。之。

○ 與秦少游

天氣日夜涼。漸宜燈火。想於文字。益有。功。願。勿。或。得。失。於。心。

○ 與六姨文

無。解。可。以。息。詢。無。事。可。以。止。怨。此。最。事。簡。而。易。行。願。留。意。於。此。惟。望。以。聰。明。而。先。自。照。提。香。前。經。勸。習。發。郎。學。業。以。待。時。至。祝。

○ 答王秀才

黃山谷

翰海

卷六

七

十四

得。國。書。云。然。有。一。等。從。懶。情。解。忘。中。符。無。有。一。法。從。懶。慢。自。忘。中。符。此。佳。語。也。願。少。無。意。不。加。功。而。語。今。猶。不。鑒。井。而。徐。來。也。既。承。傾。倒。見。與。故。聊。助。聰。明。之。萬。一。

○ 與六家宰

王守溪

知。已。正。位。家。宰。甚。感。甚。感。餘。寧。自。昔。所。重。居。其。位。者。可。以。無。幹。旋。之。術。乎。抑。奔。競。貪。殘。崇。名。節。獎。恬。退。久。任。使。此。其。術。也。為。謂。時。難。為。此。而。不。為。得。誰。為。矣。○ 答黎世謙 程 跋

解。兄。傳。嘗。陰。阻。因。天。所。以。玉。汝。也。松。柏。不。愿。以。前。與。凡。井。無。異。大。丈。夫。歲。寒。之。節。心。頭。受。得。摧。挫。繞。不。振。器。可。致。遠。大。

○ 與解振兵

徐 階

朝廷。以。執。事。有。威。名。簡。異。將。親。倚。注。甚。重。近。日。地。方。諸。君。不。能。取。勝。者。其。獎。有。四。一。曰。駕。取。無。折。一。曰。賞。罰。不。嚴。一。曰。分。數。不。明。一。曰。出。兵。草。率。今。聖。明。廣。爵。府。反。舊。將。法。亦。嚴。矣。後。此。地。方。愈。破。破。愈。不。可。測。執。事。勉。之。勉。之。

翰海

卷六

七

五

○ 寄張聖如驛使

湯若士

寵。人。者。醉。之。酒。以。觀。其。恭。子。之。財。以。觀。其。廉。今。所。我。於。門。下。者。非。衆。醉。衆。濁。地。耶。門。下。當。有。近。虞。此。積。水。香。葉。未。可。量。也。度。嶺。南。枝。時。勤。夢。想。惟。益。堅。冰。雪。以。候。春。陽。

○ 與劉達背梅

張居正

歲。時。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大夫。者。文。以。訓。也。故。坦。懷。以。合。勝。二。正。已。以。振。威。後。乃。集。今。日。最。切。也。相。見。幸。一。飽。之。

○與赫樹陽  
大臣有伯夷之清然後朝廷得其用○  
○王荆石  
萬氏以嚴治蜀當時止以誠心公道不顧成敗利鈍  
為功業之本○公已由其道顧反虞其害耶○

茅鹿門

翁好士之名滿天下而天下士嚮嚮而風而思附  
後者無他服鳳振翮於雲霄則樊龍之斥鷃羈縻之  
鷄鶩亦為珠翼而振翅高情也傳曰聖賢之樂善也  
如命其振鐸也如轉圜惟相公留意

○  
C  
與  
門  
人

湯若士

○ ○ 與門人  
須遠取龍須為熱心人一快貧者士也  
湯若士  
無逐貧法也  
常猶大亦引

王鳳洲

○與王荆石聞老  
大藥風節意氣既成一闢。○  
以自醫。雖兄大弟。未易。○  
陽平。惟在精擇而親之。○  
王鳳洲

陳者公

○ ○ 凌器谷 陳者公  
目前惟瑞居遜養終緒古史最閱新報既發洞達時

銀洗發潤

勇於場事作少年科第經世大儒是斯顏耳  
 不朽之業門下文苑表鉢故在吾甯有云佛法不  
 滅却也謹復遠命之辱

○  
○  
與蘇熱溪提學

茅床門

今之學者大槩採子史不循經典。拙菁華不究根莖。騰口說不較踐履。競負融不屬廬介公東文衡。亟正斯文幸甚。

○ 勉友

廖中岳

唇中岳

世無子期。白眼欲拈拄。榻新睡。忽忽有長揖。進老面。

卷六

執

七  
七

稱中山毛穎私農陶弘緋人玄松舍猶增生云聞子  
失時致來喻子世曾有賦子虛而不遇狗監者哉技  
矯造橋匪伊異人貌典汲憤王屑霏霏千秋片刻耳  
僕心愧其言腫眸頓顙擲枕起舞併似足下

懷其言。臨昨。夜。密。撰。林。主。多。任。公。足。丁。

祝無功云孝子愛日志士惜時吾儕聰明

無功云孝子愛日忘士惜時吾儕暇日不在

先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閒工夫。為人說閒話。管閒事。

元年乃不在人後安得閒工夫為人說閒話管閒

事必閒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庶幾不忝所生

事必關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庶幾不忝所生

陳耆公

與友

無善無惡性也。好善惡惡情也。去善從惡習氣也。

無惡性也好善惡惡情也去善從惡習氣也

惡。遇。善。工。夫。也。黑。白。自。考。無。自。欺。此。三。教。聖。人。之。法。後。即。鬼。神。暗。中。之。功。罪。簿。籍。也。努。力。努。力。

蘇。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答。身。可。以。免。罪。曰。子。宜。置。一。卷。曆。盡。日。之。所。為。集。夜。必。以。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亦。曰。

吾。無。過。人。處。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子。

○。與。諸。將。軍。聽。賢。將。軍。談。兵。若。聚。米。為。山。磨。皆。在。目。中。黃。金。印。君。

○。與。項。東。其。屬。者。東。南。苦。賦。而。北。苦。兵。皆。不。足。為。社。稷。憂。其。憂。乃。在。於。國。是。之。定。而。實。無。言。路。之。通。而。實。塞。茲。二。者。明。公。靜。以。待。之。事。以。鎮。之。

○。與。友。鈔。刀。鈍。乎。莫。耶。銘。乎。命。乎。否。耶。達。人。失。觀。帖。禁。一。操。地。有。林。木。行。終。徒。幸。故。壯。心。以。沈。世。眼。

與。朱。侍。卿。張。翰。翔。

公。駢。驅。馬。以。鐵。面。向。人。全。對。後。手。扳。倒。鞭。矣。然。於。霜。肅。三。尺。猶。當。以。眼。目。作。雙。眼。也。

○。與。王。親。生。世。人。如。鑿。山。燈。裁。有。暖。氣。手。足。便。動。吾。弟。可。不。一。憤。耶。三。兒。已。赴。龍。沙。矣。

○。○。○。魁。兒。侄。爾。兄。弟。齒。不。居。人。凌。學。不。居。人。先。耕。策。精。神。觀。摩。所。友。研。究。經。史。毋。虛。擲。毋。難。好。憶。昔。吾。兄。弟。丁。汝。兄。弟。之。年。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槁。皴。兄。雙。眉。

○。與。弟。齒。不。居。人。凌。學。不。居。人。先。耕。策。精。神。觀。摩。所。友。研。究。經。史。毋。虛。擲。毋。難。好。憶。昔。吾。兄。弟。丁。汝。兄。弟。之。年。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槁。皴。兄。雙。眉。

○。與。弟。齒。不。居。人。凌。學。不。居。人。先。耕。策。精。神。觀。摩。所。友。研。究。經。史。毋。虛。擲。毋。難。好。憶。昔。吾。兄。弟。丁。汝。兄。弟。之。年。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槁。皴。兄。雙。眉。

○。與。弟。齒。不。居。人。凌。學。不。居。人。先。耕。策。精。神。觀。摩。所。友。研。究。經。史。毋。虛。擲。毋。難。好。憶。昔。吾。兄。弟。丁。汝。兄。弟。之。年。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槁。皴。兄。雙。眉。

記者凡三週歲。連遇知己。各及第得官。

○示奎壁二字

陳五岳

義輪若飛。忽鳥扶桑。忽馬崦嵫。誰揮毫戈。今遇三

昔人云小情小微。大憤大微。不憤不微。

宋君琮有云。句踐曰。下守深海。惟魚警。見其見。非魚警也。智思。見其五臟八藏。精之。馬。是謂發憤之事。

○訊社中留游

陸德龍

翰海

卷六

十

別來易伏臘者五。良宵勝聚。功課益深。何似吾輩。取。精造物。政公在遠。眼前足下。便有十洲三島在。物易嘗有定主。裁能取者。即其主。願諸君子勿以。柄授人。

○○○喻社

熊子度

天地間之事。一我難占也。必人做。我做。而後變。始。天地間之做。一我難夠也。必符合我。依人舍人。後。而後益始受。不則物焉而貢焉。獨焉而乳黨。我輩。相與觀之。

○吞燕天既學博

陳若公

嘗憶王元吳先生。謂弟。業者刑部時。與李子鐸。誦讀先國密之學。故。而後及詩文。今吾又弱冠。

朝正。余州集名。年也。不如亦有二三同志。相與。

即讀其書不。

○與宋履善

王余州

足下母以時薄。而自於東。長安中。縱之僕。與李。寧不有。屈氏。要育老公。腐令之。屬。野足下。凡。命。間。勉。旌自愛。風塵之。階。毋。誤。談。

翰海

卷六

十

2) 楚莊王

龍無尾。搖飲內崩。而王不視。楚莊王

王問故對曰魚失水鱗同五百里也龍無尾年三  
十無太子也牆崩不抱楹將成而王不止也

鬼谷子

二足下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輕看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茹席男款不星

卷六

高帝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間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

然亦是自解解全親睦書情不如我汝可勤學習  
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又有勅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續書云。

洎戰神以來。時方省書。乃知作者之意。迨思昔  
行多不是。

# 創更生

累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以承宗廟。懼恐。晚莫。今

新海

卷七

十一

崇山幽都何。

○ ○ 答侯霸

君房足下、位。

旨要領絕

唐劉悅為

云：入  
真。身。  
無。常。  
行。

子○省○定○帶○

我。名。公。子。

五。如  
角。如  
馬。如  
龍。如

十一

•

•

嚴  
先

下。  
悦。  
阿。

1

四、文、

堅。○  
為。○  
金。○

真口

庫口  
系口  
高口

有朱定

明神宗  
萬曆  
靜修

子瞻  
詩集  
卷之六

合者下疏

○遺黃瓊

語曰境境者易缺。懷懷者易汚。陽春之曲和者必  
感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其被微初至朝  
設饗席猶待神明。雖士大異而言行所守亦云所  
而幾詢布疏。應時折威者豈非觀聽望深赫名太  
乎。自須微時之士其功業騎士所採是故依論皆  
康士純監虛赫預先生弘以遠讓令衆人服一  
此言

翰海

卷六

十

蘇長公答李昭記云得罪以來平日所行惡  
皆哀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又答李方孫云  
日士大夫時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  
譽已僕思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祐德與無功  
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既不顧人造作言語務相  
飾以益其美。

與胡廣進戒

李國

漢家衰微公等頗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宜有  
所私

○胎李膺

方今天地氣閉智者見險投身道寧顧怡情無事  
忽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

○戒位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慾棄艱滯使庶幾之  
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作廣容閑除  
嫌本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懷  
挺碌碌滯於俗點點束於情永寬伏於凡庸不免  
於下流也

翰海

卷六

十

○戒子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  
寧靜無以致遠大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  
才非靜無以成學協慢則不能研精陰躁則不能  
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遠成枯落悲嘆窮虛將復何  
及也

○青子

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我憂  
仇姑為無果吏以杜絕遺母村道者之



○與王茂弘  
郭默裁方州即用為方州。字。宰相便為宰相乎。

○○復康亮  
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

○○答謝尚  
真長黨同伐異侯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基乃適與之駭駭耶。

○○與殷深源  
知安而收喪公私惋怛不能預史去懷以區區此左。

○○與殷深源  
王遠少

○○與殷深源  
王遠少

○○與殷深源  
王遠少

○○與殷深源  
王遠少

○○與殷深源  
王遠少

○○與殷深源  
王遠少

○○與殷深源  
王遠少

○○與王僧虔  
古人以為美談成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

○○與王僧虔  
王僧虔

○○與王僧虔  
王僧虔

○○與王僧虔  
王僧虔

○○與王僧虔  
王僧虔

○○與王僧虔  
王僧虔

○○與王僧虔  
王僧虔

○○與王僧虔  
王僧虔

○○與王僧虔  
王僧虔

○○與王僧虔  
王僧虔

○○與王僧虔  
王僧虔

○與崔曼  
吾子勉之。所相規者。五。緩步。富貴。從。本。謀。盡。少。即。平。氣。強。耳。

○○與蒲傳正

蘇子瞻

千乘任。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欲。老。弟。苦。勤。公。平。意。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計。治。居。之。法。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絕。客。賓。親。知。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倫。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

不啻如糞土也。

○○付子道

蘇子瞻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况。汝。實。無。而。虛。老。耶。使。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我。者。乃。吾。之。望。也。僕。書。即。飲。食。晏。寢。早。起。務。安。其。形。骸。為。善。也。

○○答王定國

蘇子瞻

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才。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嘆。於。拙。目。薄。俗。正。好。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蘇子瞻

○與李方叔  
示。兵。敗。而。之。終。焉。莫。知。所。謂。意。老。足。下。未。善。有。得。中。而。張。其。外。老。不。然。則。老。病。亦。或。不。識。其。趣。也。私。意。猶。真。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

○○與兄子瞻

蘇子瞻

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臆。之。用。兵。痛。鵠。之。醫。疾。周。所。折。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公。評。書。錄。然。竟。如。其。理。

○○與東坡

佛印

子瞻。十。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清。雅。自。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取。自。家。本。來。面。目。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往。不。知。性。命。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只。一。个。有。血。性。的。漢。子。子。瞻。善。能。一。脚。承。當。把。三。二。年。功。名。富。貴。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貴。也。○○與陳龍川公  
田。間。雖。云。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休。交。涉。

人惡。亦多。

○與林希元

奏已行。迫之無及。亦不必追。荆州。非用武之地。尊。無封侯之望。恐有後悔。朱時。致。安。南。

○與羅義正

陳獻章

君子。雖欲以入於善。但。然。而。語。之。以。不。能。入。則。委。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必。別。生。枝。節。以。相。予。盾。吾。既。不。合。而。責。之。益。深。此。然。之。道。也。不。可。不。戒。

南齊

卷六

北

二十

○與洪芳洲

徐存樸

天下事。誠。然。不。實。爲。然。爲。之。亦。須。有。漸。如。銘。金。則。一。往。而。方。貞。即。成。標。木。則。必。從。容。而。後。先。就。規。矩。金。當。永。平。墮。固。循。之。後。其。勢。何。異。標。木。乎。公。稍。加。慎。重。也。

○與張助甫

九真

薦。而。收。正。與。下。所。非。切。問。廖。廖。然。無。足。語。子。願。同。男。子。事。然。達。公。有。云。願。懷。遠。安。雖。故。亦。無。老。人。願。事。語。然。不。敢。不。爲。兄。告。也。

○答劉虹川總憲

張太岳

僕之求士。喜於士之求已。雖越在萬里。沉於下僚。身。當。繁。垢。衆。所。指。嫌。其。人。果。賢。亦。皆。跡。而。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爲。謀。公。何。乃。用。市。道。相。與。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實。之。終。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容。也。以。公。風。施。又。當。盛。年。國。時。所。當。用。者。此。漢。閭。門。義。重。靜。以。俟。之。若。棄。通。說。而。用。貨。賄。僕。不。能。已。必。將。揚。言。於。庭。則。僕。既。陷。於。薄。德。而。公。亦。永。無。向。用。之。路。惟。公。亮。而。宥。之。

翰海

卷六

北

二十一

○答陳生

王鳳洲

未。俗。薄。惡。凡。知。者。必。忌。足。下。輕。出。至。寶。以。求。俗。知。以。爲。知。者。無。幾。忌。者。至。矣。石。燕。王。而。山。輝。藉。今。有。陽。君。議。而。薦。之。楚。廷。楚。廷。之。利。非。山。之。利。也。又。云。佛。勸。忍。辱。道。言。如。死。足。下。但。守。此。四。字。增。密。

○答傅鍊城

張太岳

往。者。別。時。曾。以。守。已。愛。民。四。字。相。規。乃。辱。辱。厚。意。愈。至。愈。厚。豈。認。爲。嫌。少。耶。至。於。腰。間。之。白。七。爲。嫌。

太岳  
金力  
金力

新海 卷六 王荆石

○ ○ ○ 香岳月林尚書  
○ ○ ○ 來教謂書忍與醋以施之一時吃面及家庭碎語

○ ○ ○ 耳若執鞭障天燁燁蔽日兒童走卒皆已知此是  
○ ○ ○ 非而大臣尚欲容容以養豈能以惜體異日者  
○ ○ ○ 使四方墨吏盡走於有力之門而事權盡歸於中  
○ ○ ○ 門下四顧掣肘方思鄙言夫一革降江一髮引錫  
○ ○ ○ 自知其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

新海 卷六 王荆石

○ ○ ○ 與魏幹野  
○ ○ ○ 足下以解牛妙技小試割雞不愛不及但虞大過耳  
○ ○ ○ 夫明而海月之刻而柔出之此龍巖之妙也僕常信  
○ ○ ○ 於虎故以吾足下壓龍門之險者或可與言無矣幸  
○ ○ ○ 母曰汝何不自醫也而吐之

○ ○ ○ 與周晦  
○ ○ ○ 足下多自引避似當入不二門而升龍之火未息  
○ ○ ○ 所不解金砂黍珠遺物至新銀子之天上寧有財  
○ ○ ○ 神仙也佛不離心丹不離身僕此二語非益彼者

○ ○ ○ 與里人  
○ ○ ○ 黃白之術世人秘之吾丈樂與人同之或心哉願

○ ○ ○ 而人者其與馬僕從周身之物無不畢給耶抑  
○ ○ ○ 枵腹望屋而超者耶倘用無不給則宜居高操  
○ ○ ○ 求於世若猶作窶子狀胡不以自治也其來也果  
○ ○ ○ 普道義交耶抑錄靈之好耶不爾亦當有一而推  
○ ○ ○ 生平未嘗有一而而問關千里援以神奇之事則  
○ ○ ○ 謂明月之珠無因至前不能不令人按劍也

新海 卷六 唐荆川

○ ○ ○ 與楊橋山  
○ ○ ○ 親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貽  
○ ○ ○ 洪恩全無保孫之士聞風縮頭義事之志則然而才  
○ ○ ○ 足濟之自丹陽奉將令人嘆羨不已然覺慨慨然  
○ ○ ○ 之氣太勝而舍營沉毅之力或不及焉夫直前大

○ ○ ○ 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慎  
○ ○ ○ 也餘通天下之志惟漢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家  
○ ○ ○ 務而或債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  
○ ○ ○ 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為純樸



前是里中兒歸。入春。簪酒金饌飯。而賣于金。自  
殊。生所乃云。猶不如。箭于私。勿亦味。章臺春。  
不挂尊。臆當由。筆研。問不受累耳。精思能飲。脾土  
載著太甚。何如。

又一札云。文思宜著寬。誠如斯。輪將。牙。能無小  
方寸。第一。象。周耳。毋疑其如。婦口也。

○與梁伯龍

足下。尺五。乳。髮。白如霜。尚沉酒。慾。海。以為。義和之。輪  
未動。而更加。策耶。

翰落

長

王

三

五

者公有詞云。紅顏難好。精氣神三寶。都。被。野。水。  
了。眉。峰。皺。腰。肢。衰。瘦。粧。淡。掃。天。付。君。枯。稿。晴。登。  
枝。花。箭。射。英雄。應。弦。倒。病。魔。無。繞。空。去。尋。舊。時。  
將。誤。人。不。少。遠。煩。惱。自。家。許。填。精。補。腦。下。手。處。  
早。快。把。心。打。疊。訪。仙。翁。學。不。老。

○答王朗輔方伯

王元美

目望公。熊羆。夢。乃。談。二。豎。見。復。狀。令人。鍊。然。中。年。  
氣。不。易。復。自。今。而。往。猶。加。保。愛。如。補。則。如。抱。即。時。  
若。存。用。之。不。勤。乃。佳。耳。草木。金。唐。之。類。病。在。則。為。

去病則後為病不足恃也

○答蕭玄圃

東石浦

兄。歸。山。中。焚。香。愛。著。寄。意。琴。書。為。真。不。成。飛。天。  
人。惟。願。交。酒。之。暇。無。忘。却。舊。提。來。爾。時。取。大。藥。中。  
二。語。錄。朝。夕。相。對。第。本。法。侶。益。稀。剩。眉。目。換。白。毫。  
前。草。溪。一。丈。亦。惟。恃。此。二。老。友。晤。語。一。室。

○與劉惟衡

朱譽

足下。村。事。侃。侃。數。上。直。禁。疎。海。內。然。雁。峙。之。子。已。  
足下。於。胸。臆。間。作。塊。磊。矣。良。哉。善。自。愛。

翰落

長

王

三

五

○答黃起宇

魏較

龍。來。我。似。以。舊。事。芥。蒂。預。開。拓。心。胸。虛。名。在。人。間。  
群。猶。開。雲。在。天。浮。蹤。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語。  
達。人。大。觀。無。物。不。可。

○答王中石

祝無功

莽。莽。出。都。門。未。及。詣。趙。相。公。所。別。公。老。行。脚。也。  
四。海。為。宅。以。友。生。為。春。屬。以。親。書。賦。詩。為。勳。業。  
老。病。死。而。秋。冬。有。格。公。者。曰。歸。來。乎。寧。死。其。鄉。事。  
青。山。白。石。公。必。以。為。細。人。耳。緣。以。謂。長。安。塞。土。三。

文何如。白雲。溪。巖。巖。市。酒。人。何。如。龍。丘。野。老。客。相。何。  
東。閣。出。入。柴。薪。何。如。山。家。蕭。散。雞。犬。何。如。薜。荔。水。菰。  
炭。何。如。檉。柳。壠。觀。長。安。賸。負。何。如。掃。柯。山。視。燕。客。棋。  
千。年。七。日。策。蹇。騷。問。某。衡。衡。某。衡。衡。某。衡。衡。某。衡。衡。  
黃。初。平。石。羊。於。長。林。豐。州。中。幸。早。歸。來。取。道。江。上。綠。  
諸。掃。白。門。一。片。石。運。公。

又招

祝無功

公。眼。中。有。老。耳。中。有。蟬。春。妙。欲。歸。今。秋。且。老。矣。紅。葉。  
滿。山。黃。花。滿。徑。猶。然。不。賦。歸。來。恐。洞。中。猿。窠。訝。人。真。

約

與王碧軒

屠赤水

歲。事。云。暮。和。足。下。之。遜。收。子。錢。幾。何。有。如。龍。丘。乎。好。  
金。蒼。頭。奴。賸。之。勿。夜。其。化。蝴蝶。翻。翻。然。絕。花。叢。也。

翰海卷之七目次

憤部

恨眼

與夫長卿

漢卓文君

報漢元帝

王嬌

答趙象

唐步非煙

與寶玄

漢寶玄

與蔣晚

唐諸葛亮

與蔣仲文

晉桓玄

與觀和

齊劉休

與王僧虔

魏桓玄

與蕭佺

唐柳宗元

與焦弱侯

唐李卓吾

與張育

王元美

答趙汝泉

張太玄

與王敬所

張太玄

與王元美

李于麟

與盧次樵

王余州

與周叔夜

王余州

與趙欽之

唐赤水

答凌初盛

湯嘉士

鄙薄

劇萃汪

漢東方朔

與弟雲

晉陸機

與桓溫

唐盛

與顏竣

宋劉勰

與觀故

劉瑞

與鮑泉

梁元帝

論臺諫

宋蘇東坡

答姜愈事

明王維禎

與張助父

王余州

訪談

賜吾丘王

漢武帝

賜嚴助

武帝

責單于

郭吉

報石慶

武帝

責張陽

汲黯

與趙龍

宋

與官操

孔文舉

與袁術

呂布

與子

龍問

慨世

建炎交

宋宗澤

與楊元素

蘇子瞻

與文

明宋濂

與王晉溪

霍端

與文

金肅

與趙齊鶴

趙貞吉

答薛文豹

王守仁

與友

李夢陽

與王脩德

方孝孺

答馮方伯

王元美

答王遵養

唐荆川

報劉一文

宗子瞻

答馮心易

湯若士

與王元叔

王元美

與袁石浦

陶石簣

與項東葵

陳若

與文

泉臨封



翰海卷之十

雲同陳總協著公鑒定 門人沈佳龍錫侯輯

債部

恨恨

○與司馬長卿

○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却而新替代故錦水有

○漢宮有木彼木而親望世之人兮替於淫而不悟

○朱芸明鏡缺朝露晞芳絃歌白頭吟傷離別努力

○加餐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永訣

○相如報云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粦而不掩

○章布情此綠衣將執子之登錦水有駕漢宮有木

○諸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磨白頭也

○連后蕭氏回心院詞云拂象林憑夢借高堂鼓

○半邊知去外恰當天霞少輝光裝繡帳金鈎未

○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光慈懷探則銀燈

○須知一夜明偏是君來生彩筆對喜故作青雲笑

○張惠事恰恰語嬌嬌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應

○風雨聲

○○新漢元帝

○妻幸得偏負禁錮請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

○丹者遠窺異域誠得稍輕衆主何敢有憐獨惜國

○點涉移於賤工兩壁隳開徒增愴結耳有父有弟

○陛下幸少憐之

○○答趙象

○下喜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為媒灼所欺遂匹合於非

○頻每至憤風顛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紅金

○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臨好音發華絳而思飛風麗句

○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嬌高懸雲不及於秦臺

○薦而夢還於楚岫

○○典寶玄

○素要奔女披白實生平職鄙陋不如貴人其可以

○按日以觀何所控訴仰呼蒼天悲哉實主於不願

○人不厭故態不可忍忍不可去使獨何人而居我

○○典寶玄

○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麟甲卿實以為不可

是此意  
新可為  
千載如  
月有此

古謂辨甲者但不當犯之年不圖漢有蘇張之事也

○與殷仲文

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括夫君其不爾雞祥問物不可得也性度有好奇玄求之不時故

○與親知

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為揚月修云王餘與虞玩之言論相親知

○與王僧虔

經涉五朔踰歷四海書讀十二樓觀六云遂不荷問

翰海

卷七

三

反更暴聰蜂腹龜腸為日已久飢虎能噉人連與食

趙壹曰所好則鑽皮出其毛明所惡則洗垢求其

癢痕字飢寒於老奔之荒歲不飽煩於當今之

○與蕭統

說說轉修舊舊吸吸漸成狂人飾求仕者更苦

吳虞翻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化上獲罪當長

海陽生無可與語死以青繩為帶寧使天下

○與焦詡侯

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別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則

為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個知我之人反不如

塞行行死為胡地之白骨也兄何必勸我漢反龍

龍湖來是我死所有勝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

死所也我豈坐枯禪園無減尊一為守屍之鬼之人

耶

卷七

四

○與張助甫

秦來聞南林樹口指指及吾兄意極駭恨夫以文學

材氣如兄故當不為絳灌所寬然何至併萬里金

而奔楚之

○答趙汝來

近來皮治麟為清肅雅司牧者不以事為重好

○與王敦所

嘗謂世廟以大有為之君而當時諱臣不能任

風徒取儀文制度。更一番木以倚玄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同置而不講。至今令人快快也。  
○與王元美  
日者與足下握手。上國二三子。不皆夙夜在耶。今未及暮月。別跡四方矣。人生何可知也。  
○與盧次樞  
天之雲不咸。桑也。得還。善于鱗。此子岳。聲於中原。僕亦怪時於江左。切刺下上。無復宇宙。華上君子。遂成化。既次樞之下。吾自拾人間遺棄物。何須諸少年事。

余州有云。少年貴人如東溟。千古魁。安能搖。與之周旋。

○與周叔夜  
長安中風。海內。一葉下上。不魚腹矣。又不以即。賜。而稱東海。臣。雖。刀。筆。間。蓬。垢。而。涉。妬。女。之。不。先。風。雨。良。可。嘆。  
○與趙欽之  
出。自。蘭。荷。門。庭。寂。然。盡。日。無。別。吟。聲。大。可。焚。香。讀。書。

唐詩話  
事錄人  
無識人  
文中文  
之文  
之外

固是僕簡緣省事之故。亦以子雲官冷。然胎才盡名。性不足奔走時人耳。足下可為我賀矣。  
○恭慶初成  
不佞壯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既寬云。便吳歌。不佞。然。笑。曰。昔有人。嫵。摩。語。之。冬。景。芭。蕉。割。蔗。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昭。陽。淫。夷。特。在。華。星。之外耳。餘子何道哉。

新  
上  
良  
上

鄧藩

劇事臣

齒牙樹頰。吐唇吻。擢項頭。結股脚。連雁尾。連外

其迹。行步傷寒。臣朝華不肯尚。燕外。數子者。

與弟雲

此間有一鴛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霞酒。龍耳。

謂左思也。徒思賦出。費大服。

與桓溫

州遣從事觀操風聲。遙無威風來。虞之。吳退無虞。魏

新海 卷七 鄧藩

梅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

與顏竣

朱勝之三代。叛兵也。一朝居清油幕下。作。謝宣明。

孔向人

與親故

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慶朝。廷不為多士。

與親身

面如冠玉。還疑木偶。似媚毛徒。勞。絕家。

徐。是。臧判。絳州。園池。祀云。碑如丹砂。真。現。

畫鬼書符。表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覺。巖。強。要。無

雲出雨。細看。想無活物。

為臺錄

是技之流。天下以為未便。蜀臺錄。官殺人者。王其藏。

以為不可改。磨。瑯。四類。以得言者。

○ 卷善金事

方政。總。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

不滿百。太倉守臣。怖。至。股。栗。不。能。持。乃。旋。而。棄。城。守

臣。挺。櫟。間。望。見。賊。鋒。須。臾。而。三。連。矢。左。不。窮。矣。有。以

翰海 卷七 鄧藩

事。白。者。第。睨。目。視。口。禁。不。能。語。頃。之。稍。定。則。又。恭。擊

施。威。用。善。其。陋。

○ 與張助失

老。孝。父。康。托。跡。方。外。懶。癖。成。癩。安。能。為。著。事。言。殊。少

年。必。曾。子。於。頭。上。安。眼。尾。沒。著。口。有。何。準。繩。足。還。也

金。州。有。云。灼。日。薰。天。一。旦。斷。盡。獨。留。快。在。人。意。留

欲。在。人。口。此。四。語。可。蓋。今。日。諸。端。者。

誦讓

○ 賜吾丘壽王璽書

武帝

子在朕前。智略輻奏。及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殷。監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 賜嚴助

武帝

君原承明之虛。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越。北枕大江。間者閩島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 責單于

郭言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待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行從。走亡。臣於蘇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

○ 郭石慶

武帝

官贖民。悉盜賊公行。今流民愈多。君不勉責吏。請與徙四十萬口。格蕩百姓。見初年。未滿十歲。罪而空。年服失監馬。今君上書言倉庫。郭不允。民多貧。盜賊聚。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食而請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羅乎。君其反室。

○ 責張湯

汲黯

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富。空虛二者。亡一焉。非若就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絲更之。為公以此。惟矣。

茂。及人日。署公郎行。偶見草舍中。辟粘孫。漢陽。貓一幅。因索筆題曰。鼠翻盆。汝不顧口。銜燭。燭元。底。罪過。罪過。柳筆。顧友人曰。吾屬有所思。

○ 與趙寵

朱浮

匹夫腰毋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類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舍之。何以為心。引鏡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奈何。區區。陽而結怨。天子。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廢而為見者。所快。○ 與曹操。理楊彪。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同書父子兄弟。卒不相。况以表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

此後  
早公  
不  
也

一字  
決  
動  
之

下。綴。綏。綏。紳。所以。勝。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補。救。漢。朝。舉。直。錯。枉。令。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纂。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撫。不。得。已。遂。出。見。

與。未。附。

呂。布。

足。下。特。軍。強。威。常。言。猛。將。武。士。欲。吞。滅。吾。抑。止。之。耳。布。雖。亡。勇。虎。步。淮。南。足。下。鼠。竄。壽。春。亡。出。頭。者。猛。特。武。士。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誑。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誑。

與。子。字。文。復。

閻。卿。

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子。久。離。世。間。將。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設。貴。王。公。富。貴。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已。旦。夕。不。一。朝。解。死。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改。衣。織。不。得。改。衣。改。雖。窮。榮。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今。日。以。浸。我。殘。命。惟。懸。柱。泣。數。天。庭。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此後  
早公  
不  
也

一字  
決  
動  
之

○。建。安。元。年。舉。不。第。以。權。謀。戰。事。國。家。破。平。我。三。百。年。主。權。漸。不。復。以。權。謀。戰。事。今。其。間。有。實。欲。賣。身。恩。敵。所。懷。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萬。一。有。懷。恨。論。列。則。接。耳。不。聽。別。進。說。以。相。導。動。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顧。顧。直。兩。手。與。賊。屠。耳。

公。遠。表。云。但。知。懷。主。母。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衆。尸。於。馬。草。

與。楊。元。業。

蘇。子。瞻。

○。與。楊。元。業。某。近。數。章。請。郡。期。挂。必。得。蓋。為。臺。諫。所。不。容。也。若。君。子。雅。刺。是。仰。令。之。君。子。雅。溫。是。隨。所。隨。不。同。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終。無。間。然。多。不。隨。致。此。煩。言。至。煩。於。此。○。與。元。○。與。元。世。之。人。古。長。且。負。提。若。轉。元。洛。該。強。壯。如。河。出。而。東。注。如。走。走。瀾。而。覆。之。以。鷗。也。其。巧。於。言。如。則。不。難。舉。欲。語。大。如。許。不。可。以。舉。

○與王晉溪先生

霍、趙

今人太率取便阿軟媚者。遇直率。則曰其人麓鄙。

恬靜。即曰其人圭異。遇豪傑。即曰其人肝膽難測。

擴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者也。此輩在太

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

戊丙向背是也。

○與友

古人多本色。今人多廣物。前操率呼吾氣。盈趾高目。

無光哲。偶嬰逆鱗。遽得健沾沾自滿。滿面皆龍比。

辭海

人。物。以。為。大。文。夫。事。止。於。此。而。實。不。厭。其。脂。韋。統。指。

之。心。

○與趙濟寧

今天下議論一涉利達名。則曰且姑與遠。勿且

激取疑。至事涉閑係。則曰須從容應。乃所以

其究不過一依回混同。而幸且脫手。此習已入人骨。

髓。往往得利以去。即有窮躬盡瘁。出身犯難者。其

以懷事目之。學術人心。至母弟。恐不敢信。

○答孫文豹

王陽明

念以相府而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謂之疾惡。妬

嫉。能自以為公。是非。臨情。疑。怒。而自以為同好。

○與友

今人不善人言。見人拱拱。便掛口。咄咄。不吐。則目為

老成人。又不善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

楊科山先生云。今之人。不惟節義掃地。又足以壞

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已為可耻。今人之所

行。反婦人不如。此公練曰。人皆貴自樹。能自樹而

沒。可以樹人。

○與王懋德

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事。已

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達詞。已時。藉子。瞻為阿

欲變棄其文。於九共之書。未嘗評讀。句。日。已。指。程

說。絲之。綴。絲。然。辨。數。不。自。堪。耻。此。其。人。望。腹。如。有

此。月。月。也。武。

○答湯方伯

生元

懋。有。初。襲。世。陰。室。是。一。團。氣。中。朝。暮。圓。覺。黃。庭。真

茅。我。運。命。天。帝。事。紫。微。閣。之。神。派。通。解。明。公。天

辭海

念。以。相。府。而。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謂。之。疾。惡。妬

嫉。能。自。以。為。公。是。非。臨。情。疑。怒。而。自。以。為。同。好。

○與友

今人不善人言。見人拱拱。便掛口。咄咄。不吐。則目為

老成人。又不善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

楊科山先生云。今之人。不惟節義掃地。又足以壞

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已為可耻。今人之所

行。反婦人不如。此公練曰。人皆貴自樹。能自樹而

沒。可以樹人。

辭海

念。以。相。府。而。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謂。之。疾。惡。妬

嫉。能。自。以。為。公。是。非。臨。情。疑。怒。而。自。以。為。同。好。

○與友

今人不善人言。見人拱拱。便掛口。咄咄。不吐。則目為

老成人。又不善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

楊科山先生云。今之人。不惟節義掃地。又足以壞

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已為可耻。今人之所

行。反婦人不如。此公練曰。人皆貴自樹。能自樹而

沒。可以樹人。

陳勝  
原一  
通

才也。毋論其他。即吾江在荊。極峰起。奔浪。明公。車而更約。束其材。武旌。鼓吹。肅然。蕭。盛。脫。馬。歌。之。必。盡。屈。其。揮。霍。二。世。之。精。神。材。略。而。聯。之。牢。騷。之。地。是。遠。何。說。哉。

○ ○ ○ 荅王遵巖

唐荆川

僕居間。偶。想。宇。宙。間。有。一。二。事。絕。可。笑。者。其。屬。姑。細。人。有。一。碗。餅。契。其。死。後。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稍。有。名。目。在。世。者。其。死。後。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

翰海

卷五

死世

十五

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幸。而。所。謂。墓。誌。與。文。集。者。皆。不。久。或。滅。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賴。不。下。矣。倘。盡。付。之。祖。龍。手。即。南。山。煉。炭。所。當。盡。減。價。可。笑。可。笑。

荆川嘗曰。吾不欲此生為言語文字人也。吾嘗刻文字為無耻之一節。

宗子相

○ ○ ○ 報劉一丈書  
今世之所謂事者何哉。曰。榮。馬。快。權。者。之。門。門。者。不。今。則。甘。為。作。婦。人。狀。焉。故。以。松。之。即。門。者。持。制。

意出一  
發於阿  
無可恨可  
果爾誰  
焉乎誰

而主者又不即出見。五僕馬。聞。惡。氣。裝。衣。袍。即。僕。毒。熱。不。可。忍。不。去。也。祇。暮。則。前。而。受。金。者。出。報。曰。相。公。僕。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進。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耻之。強忍而與言曰。姑容我入門者。又得金而入之。又五向所五院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旬旬塔下。主者曰。遠則再拜。故遲不起。則上。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

翰海

卷五

死世

十五

則又固請。然。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排。門。者。曰。幸。領。我。他。日。來。幸。無。阻。也。門者荅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所來。相公厚哉。且虛言狀。即所交亦心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聞者亦交贊之。世之所謂事也。謂僕能之乎。人生有命。彼將奈我何矣。

○ ○ ○ 荅馬心易  
此時男子多化為婦人。側行僂立。好話巧笑。乃將。



於時不然則如海母目雖隨人浮沈都亡者目方漏  
威德想自如斯耶

○與王元叔 王元美

元所云間制於部制於司外廷制於官禁老武制

於沙平四語妙甚妙要第部備添二語云實事制

虛言肝膽刺於皮面

○與表石滿 陶石貴

長安如奕棋世路日難矣嘆矣

元美與李伯承云京師中慈日蓋其娛毋耽耽

下於何處歲歲者耶

○與項東軒 陳著公

今之士風薄矣淺帶徒衣日咽胥隸中如掃落葉旋

掃旋有至使大夫之松庭宦不得為而雀不得

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亦宜變然自

醒穢潤霞點點泉石

○與友 朱冠封

刀口如黃滿腹鬼城滿地荆棘安得虎穴援之

穆廟衣已開羅公瑞撫南直黎慈面應備兵

鉤匠室而方風四起時有技匠名伏祝海無須  
訟端少總其詞甚奇云告狀人柳某告為務  
產事姓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  
發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賄求壁  
得免今某月日掘出惡兄柳下惠從葉龍柴  
水年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通獻首陽薇肥田  
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託竊思武王至  
知焉辱何兒區區賊賊切上告

翰海卷之 目次

遠邇

邀思

與弟

與秦少章

與鄭時度

答劉子威

與徐子與

答沈太素

與董子元

寄張叔焉

與陶石簪

與董陽明

與李健翁

與左觀察

與王商

與山巨源

晉

宋

明

表

王

馮

徐

曾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早

安

方

表

王

馮

徐

曾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祐

宜

志

中

金

琢

德

吾

石

水

中

郎

直

商

源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徐

王

高

王

金

歐

伯

王

楊

應

李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翰海集之八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猷錫侯  
值 陳龍影五弟存

遊都

遊思

與弟

早發子

既定戎事當肅中東路。歸故里。為客棹之墟。以白士  
而居重位。何能不以或滿受責乎。二說吾師也。

與徐勉

沈約

與弟

與弟

與弟

與弟

與弟

與弟

暮年努力。從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力。不。相。稱。  
攝。解。衣。一。時。支。體。不。復。相。關。取。便。則。煩。加。寒。必。利。  
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車。計。月。小。半。今。  
此。不。休。持。胎。至。恨。

與秦少章

黃魯直

思。欲。吳。舟。風。烟。之。外。要。縛。似。未。有。脫。期。永。懷。方。外。之。  
人。自。是。宿。債。難。不。更。作。疊。自。難。縛。也。

與秦少章

黃魯直

林。門。迴。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則。夢。寐。間。聞。命。振。節。期。

羅。笑。人。方。備。過。巧。祠。以。安。半。并。倘。拜。命。音。春。垂。花。陰。  
猿。鶴。飽。卧。亦。五。雲。之。餘。蔭。也。

與鄭叔度

方遜志

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  
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讀。數。  
以。自。樂。

與弟

東高崖山

張東海

山林之興。短。猶。勝。膝。市。朝。之。味。長。恨。不。即。斯。塵。鞅。與。  
公。屑。石。而。餐。席。雲。而。卧。

與弟

與弟

與弟

與弟

與弟

與弟

○。蒼。劉。子。威。一。時。支。體。不。復。相。關。取。便。則。煩。加。寒。必。利。  
走。非。不。顧。作。官。奈。事。與。心。違。耳。昨。早。有。父。老。具。三。事。  
不。肯。便。奮。然。尾。云。鄉。道。心。懶。忍。作。官。遊。之。人。舟。少。事。  
煩。恐。是。長。眠。之。客。雖。一。時。戲。幸。感。不。有。方。寸。大。約。書。  
於。此。矣。

晉皇甫相云。匪敢盤桓。疾與榮就。

與王舍則

李于麟

○。與。王。舍。則。一。時。支。體。不。復。相。關。取。便。則。煩。加。寒。必。利。  
漢。鎮。鎮。亦。已。都。國。一。走。矣。方。耳。局。促。報。下。也。元。吳。

自。消。漢。豈。能。以。伯。樂。望。衆。人。迹。僕。野。海。一。朱。結。猶。流。

不。死。性。流。言。胡。易。日。前。然。語。折。路。傍。平。晚。解。疑。去。已。矣。矣。

○與徐子與 王弼州

此腐鬼當屬羣鴉。鳴。專。食。不。滿。鴉。難。笑。也。欲。年。

片地如武陵桃源者。吾三數人。鎮日相對。便足。十。

○與徐子與 宗子相

日折腰諸貴人。前。辭。辭。之。懷。誰。與。為。語。生。非。金。石。

此侵錄 蘇子瞻先生有云。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

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水。

中之魚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榛栗。可。勝。也。

煉可。聚。也。一。元。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

拏。可。游。折。也。

○○蒼沈太素 馮孫庵

第。遠。席。休。花。觀。北。麻。官。浮。於。年。福。傳。於。量。名。傳。於。

實。三。者。世。所。大。忌。而。第。不。幸。有。之。不。去。耳。生。得。失。已。

夕。解。組。歸。矣。 王鳳洲

與歐楨伯

僕。老。此。山。鎮。粗。飯。粥。轉。運。自。完。了。不。知。其。薪。之。幾。也。亦。兼。作。夢。無。非。故。園。遠。與。春。明。門。絕。矣。

○與童子元 徐長谷

獻。忠。無。狀。沒。有。此。杆。鉛。刀。柔。脆。猶。望。一。割。然。越。易。而。

枝。旬。有。性。靈。鐘。鼎。尊。重。終。不。易。我。自。在。山。林。也。

○蒼楊應寧少傅 林見素

事。業。身。至。瘦。每。及。歸。諸。者。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

退。一。小。節。茲。出。將。併。夫。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即。出。

○寄同年張叔駕 曾省吾

第。夢。想。久。在。山。林。骨。相。不。宜。朝。市。區。區。之。私。何。時。自。

趙。公。錦。曰。陸。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晚。得。朝。廷。之。

上。有。不。受。爵。祿。之。臣。李。公。已。曰。陸。老。先。生。實。有。病。

他。豈。是。為。家。忘。國。的。人。兩。公。此。語。直。是。兩。篇。大。文。

字。

○寄同年張叔駕 曾省吾

第。夢。想。久。在。山。林。骨。相。不。宜。朝。市。區。區。之。私。何。時。自。

遠。

○與皇甫二泉

表中心

也。續之。吾甚於他病。簿領之趣。惡於藥餌。不依恨不病耳。但得長病。即是開天。

○報陶石簣

表居浦

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龍鵠。忽聞林間鳴。與之音。恨不即擊。裂裂。與之。情飛。

○與沈博士

表中心

吳令甚苦。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官長尊如閭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圓。

○與沈博士

表中心

之。腰縛於弱柳。每臨簾幕。無爾自。擺花水。發。風生。請看。候郎。歸棹。別是一番。行徑。矣。寫至此。不覺。

神魂俱動。

○與童陽明

屠赤水

大丈夫不得封侯廟食。即五穀四清。何處不可寄。乃局促一官。春戀五斗。為遠犯小兒龍絡耶。長。

起會須有日矣。

陸路和白。出家之人。尚不貪大梵帝釋位。而况。

區一鵝。殘。

○與王百穀

汪病

雅。惡。賢。路。儘。寬。既。不。容。吾。朋。足。則。丹。丘。后。室。當。不。安。持。與。山。雲。絲。一。段。清。綠。月。向。萬。卷。中。作。五。色。香。

○與李健翁

表中心

近。病。不。即。愈。閱。四。月。未。視。事。求。歸。不。能。即。歸。不。知。何。運。得。登。青。紫。之。樓。晚。長。江。之。水。言。之。失。下。

○與徐子與

宗子相

僕。昨。移。書。武。夷。君。日。達。白。雲。僕。當。事。者。重。違。其。意。乃。出。僕。來。護。開。落。明。月。南。呼。黃。鶴。來。問。恐。山。中。之。環。

○與左觀察

表中心

秋。風。東。表。時。有。江。雁。之。想。足。下。以。行。歲。晚。世。路。秋。河。惟。杜。門。作。側。柱。鳥。不。護。操。琴。瑟。矣。花。開。曲。折。雲。表。不。忍。薄。羅。草。徑。為。泥。葉。落。但。敲。門。

○與蘭澤雲

表中心

高。天。神。仙。字。所。謂。生。無。一。日。權。死。有。千。古。業。者。弟。表。中。郎。

○與蘭澤雲

表中心

○與蘭澤雲

表中心

金閣自繁華。今自昔。盡歸蕭瑟。歌童舞女。此亦客。事。昨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亦人之。觀。非。今。之。酒。傾。持。柱。來。門。款。陌。探。衣。莫。鑒。之。暮。澤。足。而。上。之。石。此。道。客。之。樂。非。今。樂。也。今。所。對。者。鶴。衣。檀。大。簪。口。刀。民。及。蟻。森。滿。身。之。因。徒。耳。蘇。何。有。於。今。何。有。於。蘇。哉。請。看。來。春。吳。縣。堂。上。尚。有。表。知。縣。脚。跡。否。

蘇海

卷

五

五

五

卷

○ 卷五商

橫得曝背乎龍臥之中。安身為樂。無憂為福。知我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

○ 谷司馬銘

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如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 典山巨源

縱逸及簡。與體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僚類。見寬不

蘇海

卷

五

五

五

攻其過。又讀。故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道之心。日頽。猶禽鹿。少見。縣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則狂。頽。縱難歸。以金鑪。譽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林也。今願守陋。茶。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平生。濁。酒。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勝。之。不。置。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怒。不。至。於。此。

○ 與吏部郎謝萬

頃。東。游。還。僦。拉。桑。果。今。歲。數。蒙。車。騎。子。抱。弱。孫。遊。龍。其。間。有。一。味。之。日。刻。而。分。之。以。娛。目。前。難。拉。德。無。味。

選欲教養子孫。以故厚遇。或有輕侮。庶令。數馬。彷彿。萬家。風。永。食。之餘。欲與。親。和。時。共。惜。樹。杯。引。路。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可。勝。言。耶。

○與友

江文通

性有所短。不可。事。強。者。五。一。則。體。未。疲。緩。所。不。肯。二。則。人。間。應。酬。辭。職。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僻。妄。發。無。故。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顧。於。微。董。請。

翰海

漢公

沈

書。餘。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猶。以。妻。琴。未。寡。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北。落。上。水。面。暗。下。請。從。以。隱。長。謝。故。人。

文通雲云。為建安吳與今地在東南海外。有碧冰。丹山。珍木。靈草。皆海生。平野。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為。耦。乃。悠然。獨。往。或。日。夕。還。歸。故。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又。云。野。愛。而。林。則。一。蓋。草。之。閒。耳。

○陳瑛章五

陳瑛章

則

性。辭。謝。受。上。五。靈。善。德。德。常。輕。迷。人。路。有。善。狂。忽。不。知。老。五。而。今。哥。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為。其。我。

○答鍾興五

劉孝儀

下官安於。稱。舞。器。以。成。性。來。暇。題。駿。未。所。屑。心。

○答吳興守

沈麟士

明。府。德。履。冲。素。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歸。沈。以。城。著。冠。起。雲。竹。歸。覽。請。臨。東。海。耳。未。忍。受。此。則。

翰海

漢公

沈

○答李端符

蘇東坡

得。罪。以。來。冥。自。閉。雲。高。舟。草。履。故。溪。山。水。間。與。猿。猿。注。往。為。醉。人。所。推。罵。緣。自。寡。斷。不。為。人。識。平。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足。下。又。隨。劍。相。推。與。喜。非。所。望。木。有。瘰。居。有。瘰。耳。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自。省。三。十。年。來。所。為。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道謝教授。寒。落。積。雨。耕。無。餘。得。書。頃。之。春。眠。兩。秋。茶。落。積。

文文山

文文山

嘗聞一啼未解。有飯。飯。得。世。榮。辱。事。付。之。山。  
人。一。方。琴。書。自。適。焉。補。停。雲。三。過。

宋陸欽翁說劉越之陳令來時牛圖云公卿  
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時牛  
蕭散遺物固不可得

宋劉伯壽結著玉華峰下筑玉華臺主有甚名  
草芳草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六吹  
二華以斷笛和之聲滿山谷牛行即行牛止即  
其止也必令愛觴醉而歸

翰海

卷八

十一

○與修知府  
其茅屋三間在烏山溪廬借書浴酒外一毫不  
公私挽獨荷松百畝日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  
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吟廟前各適其適則  
賜多矣

文山謝車食齋  
流水忘夢處之去來  
宋王夷甫文丞相文  
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製侍中之血月龍光

何陋色生為名臣死為列國不然勉氣為風  
干將莫耶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

○卷末水之  
高叔嗣

勉事聖君流聲雪世使僕得高枕丘中耕稼以  
王稅采燕以奉親顏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  
享神枯魚鱸而召友策笠在戶梧棲空懸濁  
擊缶長歌強國鄙人之所自快也

○與石拱辰  
王余州

不依近益治小祇園不減白香山履通他上他日  
翰海

卷八

十二

○與吳憲副  
元吳與張有甫司馬云捐家豎子輩一歌一  
東書入茅舍朝暮蔬食雖米汁養和率不能三  
讀圓覺黃庭如小兒道俗客足下謂此人所堪  
事障任否

○與吳憲副  
吳朋卿



久居樊籠乍得脫性益疎。望。城市如鳥過。煙。見。如。麻。踏。跌。秋。氣。早。清。當。獨。遠。西。湖。棹。林。期。握。手。

明卿有云三十年孟浪精神近稍收拾。蓋。果。一窮清僻之樂世事不復相關。

○與翁邦相

王鳳洲

家弟發疏即歸今抵家已十日。此子故少欲知足。與。冠。一。念。為。臣。廢。小。途。通。者。紛。紛。政。自。替。其。果。失。今。便。課。兒。輩。讀。書。老。農。老。國。活。計。不。乏。

○與李惟寅

居赤水

○與李惟寅。隆。自。揣。無。青。雲。骨。聊。薄。游。爾。身。為。鸞。鳴。何。讓。國。南。衡。江。上。牽。蘿。特。結。廬。四。明。之。下。山。靈。知。不。逐。客。也。

徐長谷

○與馮南江。頻。年。作。事。皆。出。乘。興。用。是。多。致。獲。但。然。屋。屋。生。開。漸。成。莫。咤。接。果。饌。實。時。有。佳。况。野。蔬。淡。粥。神。恬。氣。清。不。知。為。窮。人。也。異。日。老。兄。功。成。時。復。注。來。結。社。陪。明。九。經。疎。相。道。幅。巾。逍。遙。存。問。卿。尚。與。野。老。談。水。平。農。桑。雖。有。此。樂。何。如。如。

王兄莫先生與俞德甫云。不才踪跡誤陷山。事。中。就。此。生。斷。與。出。理。坐。卧。萬。卷。作。老。齋。魚。何。似。食。大。官。膳。車。好。雙。飛。散。後。湖。山。間。何。似。車。馬。足。旦。暮。騎。長。意。閒。問。顏。色。何。似。張。先。範。門。非。下。不。教。道。也。

○與林同年

沈懋學

歌。亭。之。苑。滋。味。頗。香。宛。水。之。棹。風。波。不。惡。僕。將。終。身。矣。門。下。有。意。手。當。訪。我。於。古。松。流水之間。着。公。曰。謙。海。先生。生平不知來門何物。日。僕。何。

○與張切子

范應期

○與張切子。接。鼎。山。中。實。以。多。病。逼。衰。揣。今。知。止。非。故。舉。是。求。避。元。規。之。塵。以。美。終。南。之。菟。○。答。葉。葵。日。數。年。林。臥。喚。牧。為。羣。鳥。寒。蟬。僅。存。喚。舌。雖。齊。年。丈。而。齒。髮。漸。凋。少。時。嘆。馬。揮。戈。之。氣。衰。則。宜。故。

○與張切子。接。鼎。山。中。實。以。多。病。逼。衰。揣。今。知。止。非。故。舉。是。求。避。元。規。之。塵。以。美。終。南。之。菟。○。答。葉。葵。日。數。年。林。臥。喚。牧。為。羣。鳥。寒。蟬。僅。存。喚。舌。雖。齊。年。丈。而。齒。髮。漸。凋。少。時。嘆。馬。揮。戈。之。氣。衰。則。宜。故。

義鈞五明一揀三故。老吾餘生親友便駕者固由之。一處耳。

○與王元美

李于鱗

明年一切謝客。不然恐傷陽。有不下之色也。

元美有云。為客所踴。無復生趣。今燒寬一園。復跡之不已。旦夕惟有綈衫行膝耳。又云。謝客方外。七八園義作夜郎王國。

○與江進之

弟意欲性枕。無他。不過欲尋閒。懷之方文遠。聞之。

○與江進之

佳。人寫山水之奇。陳充官之。囊橐稍暖。即圖。矣。

○與石拱辰司馬

間為世道念。須公出磨洗乾坤一遍。輩上君子肯許。

○與石拱辰司馬

長公十指。不此語。亦似使老。不知兩鈍足已。

○與石拱辰司馬

作僧廬。長位。物也。一笑。一。矣。

○與石拱辰司馬

弟此。一。難。夫弟。豈以。轉。退。為。高。者。哉。

○與石拱辰司馬

弟。一。留。討。此。子。便。宜。是。弟。極。不。成。才。慶。若。謂。弟。以。

為高。則弟之。眼。如。雙。鳳。五。而已。

○與沈懷長吏部

第五十。矣。藥。九。峰。世。懷。多。地。每。當。花。香。月。白。之。

○與沈懷長吏部

榮。寒。刺。舟。往。來。空。青。福。碧。間。便。可。單。世。茲。且。大。是。

○與沈懷長吏部

天。無。復。看。我。當。歌。慶。日。柱。門。東。肘。手。一。編。從。處。為。

○與沈懷長吏部

殘。能。耳。

○與沈懷長吏部

王中丞。沈。嘗。榜。其。堂。云。偶。爾。謝。上。天。官。青。歸。來。年。地。神。仙。又。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老。年。

○與沈懷長吏部

○與五百散

水。日。抱。病。沈。沈。空。林。中。惟。有。蟬。聲。松。影。一。破。家。來。

○與五百散

○與五百散

○與五百散

○與五百散

○與五百散

○與五百散

○與五百散

得。不。然。與。感。康。同。駭。而。去。

雜

海

卷八

七

七

七

七

七

松海卷之九目次

即遊郭

布居集

與鄭長官

蘇羅隱

與徐十九

梁

荅韓維

蘇舜欽

荅楊濟甫

陳子

與王慶源

蘇子瞻

與晏尚書

范仲淹

與人

黃山谷

荅長官

蘇子瞻

與蘇無美

王鳳洲

與陳太純

虞邦

與友

陳君公

荅戴永幹

馮開

與龍君晉

屠赤水

寄友

王

與友

王甲

荅龍君晉

屠赤水

與王辰王

屠長卿

與項孝廉

湯震

與友

王百穀

與黃文軒

吳應

與陳立甫

屠赤水

與金玉章

錢文

山居集

屠杜牧之

與顧章

梁

與王無功

屠杜牧之

與顧章

梁

寄元積

屠白樂天

唐亭

元

地世尸居

釋如曉

山居

明

與周元耳

屠赤水

與范太史

吳明卿

寄項彥父

蔡汝中

與龍君晉

屠赤水

寄小諸弟

朱石浦

寄弟

朱小

與陸與龍

吳國倫

復顧世幹

陳雲

復僧象先

王百穀

寄八舅

朱小

與友

吳國倫

遊致

與兄

晉謝玄

與子

陶

與毛維瞻

宋蘇長公

與李端幹

黃魯直

與友

蘇長公

與友

蘇長公

與李公擇

蘇長公

與袁象達

王元美

復程仲龍

沈無功

與楊東濱

陸

與友

陳君公

與徐子與

王舍州

與李見羅

李早吾

與王百穀

屠赤水

與龔惟學

袁中郎

寄夏道甫

朱小

荅于見素

馮開之

寄友

陳君公

寄虞青霞

張一中

與陳觀察

王百穀

東馬聚生

魏

與朱太常

劉除

與錢三儒	沈原	與杜友	廣青
與王半儒	鄒鳴雷	與王太史	林太華
東方建元	屠赤水	寄友	程子
卷徐孟儒	屠赤水	與帥惟審	錢
與江綠蘿	袁中郎	寄許子元	印
與友	仇石田	與凌允祿	王百穀
與李惟寅	王元美	報友	袁中郎
寄陳伯子	毛仲章	報楊東漢	陸隱山
與周公瑕	王元美	與林玉峯	張翰
與友	陳省公	與吳之仲	徐
與友	吳從先	與友	屠赤水
與蔡爾通	蘇從漢		
與友	何虛		
紀時			
範湖帖	哥王子敬	與弟	前謝靈運
卷謝中書	梁陶弘景	與朱元思	吳
與范從事	吳	與玄覺師	朗
招裴迪	唐王維	遊虎丘	李

遊黃仲公	李太白	登龍興閣	李太白
三帖	李太白	答馮子華	王
與韋履士	顧況	遊西山	柳子厚
報時	白樂天	小石潭	柳子厚
卷士言	蘇子瞻	與李公擇	蘇子瞻
遊龍井	蔡少時	與邵芳瞻	蔡少時
夜遊	蘇子瞻	遊白水	蘇子瞻
寄蔡家	蘇子瞻	遊北山	晁補之
與呂王鉉	屠赤水	與友	袁
報李惟寅	史繼志	寄楊東漢	陸隱山
寄伯修	袁中郎	復張不棄	紀石
與徐子與	林太華	來諸鳳林	孔穎之
寄朱司理	袁中郎	與屠赤水	沈繼
寄楊東漢	陸隱山	與俞仲蔚	李
與楊見濱	高希章	與李使君	屠赤水
報王憲長	陳五岳	與俞仲蔚	王元
報陳仲倩	虞邦譽	寄金鏡源	陸
寄友	陳省公	寄余子翼	王

與友	徐文	與崔鶴汀	莊起
與王方伯	黃汝亨	與吳大參	陳清
與偶開之	屠赤水	與悅如僧	王百
與歸給諫	釋慈山	與戚將軍	徐
東胡太常	孫繼照	與唐伯虎	徐
渡高襄之	王次公	與戚繼侯	洪五明
寄張勿于	許君信	與何天玉	王次公
與項明父	游雲龍	與遊	袁中郎
與諸伯潛	湯霍林	答友	秦
遊靈巖	袁中郎	與袁君聲	劉大
與周興叔	吳維岳	與沈筠溪	凌約言

翰海養之元  
雲間陳繼儒著公鑒定 門人 沈佳胤錫侯解  
洪其度海岳

卧遊  
○與鄭長官  
按半郭半郭之中有一詠一編之趣芳草遠山  
櫻拾晴陽嬌月別受持攝  
屠緯真先生云忘中隱隱江枕家在半村半郭松  
下時聞清梵人稱非俗非僧

○與徐十九  
茅居在郡南前有芙蓉蘆花沒有高梧大竹不食無  
他其日春黃梁燭圓說無輪數語頽然落日夜即  
薪大膳白酒引滿之際謀期浩然如太古時人同  
累無非樂此

○蘇韓維  
此郭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耳目清  
不設機關三商而賦高春而起淨院明窓之下羅

國史琴掃以有愉悅與至則沉小舟出盤閣二門  
肅覽古於江山之間清茶野饌足以銷憂尊雖給  
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相游從甚樂家有園林  
珍葩奇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

○ ○ 卷揚濟南

蘇子瞻

都下春色已成但塊然獨處無與為樂所居齋前有  
小花園探種菜亦小有佳處傍宜秋門皆高槐古  
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

子瞻有云新居已決日小窓疎籬頗有幽趣又云

○ ○ 與王慶源

蘇子瞻

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凡席之下雲海樓天扁舟草履  
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遠  
卷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通知之免憂

○ ○ 與要尚書

范仲淹

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丈瀑湍瀉中春之重  
之日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達恩一日後  
唐宰相張說記尚書章公別業云巖氣入野橫

出谷翠嶺搖岸澄潭洗月江泉電射雲木虛空  
謂丘壑變龍衣冠果許

○ 與人

黃山谷

從居城南華小屋而完潔舍後亦有二三畝開地  
蔬植菜亦有餘漫述適之致

○ ○ 卷上官長官

蘇子瞻

所居臨大江巖武曷諸山如咫尺時渡葉舟遊其  
間風雨雲月陰晴委慕態狀萬千恨無一語畧寫其  
彷彿

子瞻

毛澤民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

○ ○ 與張無異

王鳳洲

得二頃陲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陲中養魚  
數千頭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僑友  
金居古文右室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具茶籠茶壺  
桂脯瓜菜間上一榻而几讀書小僮呼酒數行醉  
無假息鳥傍雖兩艇客有問奇善觴咏者以一艇載  
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倦則相對隱几興盡

便隨我去。若俗客。見。恍者。雖。呼。老。日。了。不。明。感。以。終。身。足。矣。

張惺初先生曰。潔一室。穴南牖。八窗通朗。廣。榻。長。几。各。一。几。勿。多。陳。書。筆。墨。研。田。楚。楚。荀。一。小。几。置。素。箋。百。幅。小。架。陳。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不。之。讀。已。仍。還。架。心。目。閒。常。空。洞。無。物。則。意。思。灑。灑。多。室。別。二。室。一。室。藏。書。書。分。十。三。部。部。分。十。三。架。一。室。供。面。辭。達。摩。陳。古。壺。鼎。茶。具。一。酒。壺。一。古。甕。杯。一。具。讀。倦。則。浮。白。以。助。其。氣。別。設。一。榻。客。至。

沉水。二。茶。相。對。坐。也。

翁公先生有詞云。緩步東皋。有。幽。幽。人。書。屋。琴。瑟。屏。庭。除。方。幅。前。臨。暮。木。後。憑。修。竹。轉。西。廊。別。處。草。谷。小。閣。低。橋。寒。路。落。紅。相。逐。生。亭。軒。蒼。蒼。青。珠。不。屏。堪。宿。柳。塘。鶯。浴。掃。蔭。輝。琴。一。曲。

與陳太監

秋光漸遠。桂。我。煩。君。夜。來。雨。沈。長。空。月。隱。疎。柳。子。池。亭。當。添。清。鼓。十。倍。

與友

陳翁公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開。八。達。几。簾。皆。碧。處。開。柳。聲。風。來。氣。不。覺。令人。自。醉。

翁公有云。昔人欲避暑。曰。春。感。松。何。如。洞。庭。月。看。雪。何。如。瀟。湘。竹。余。應。友。人。曰。更。得。元。龍。百。尺。以。種。香。膏。玉。枝。無。不。樂。也。

宋韓持國涼堂深七丈。每歲夏。猶。以。為。不。可。居。事。謂。士。適。自。邠。居。來。因。問。邠。居。涼。乎。曰。涼。持。國。語。故。曰。野。人。無。備。簷。大。厦。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勢。胸。中。無。也。念。露。形。換。扇。投。足。木。床。規。木。陰。東。據。則。

言我心亦涼矣

○ ○ 谷成永林

南都公署司業署最勝。前臨廣池。以時新荷出水。已二尺餘。後倚鷗鳴嶺。山舍蒼翠。茶足溫目。一飯。三。極。盡。領。其。勝。公。餘。日。接。念。其。中。島。華。樹。色。不。成。林。落。足。娛。西。生。矣。

○ ○ 與龍君奇

居山。中。月。且。十。國。署。外。四。際。溪。山。樹。聲。如。海。近。照。清。

居山。中。月。且。十。國。署。外。四。際。溪。山。樹。聲。如。海。近。照。清。



霞時爭煙曳霽片微上入次

寄友二歌 三百歲

草藥翻花木扶疎雪英英生石上

山齊地遠長松含澗白雲常未黃鳥不去

與友 黃甲

花吐芳園酒溪通少松陰擁蒼泉響鳴除婆娑其間

不城西園清夜 屠長卿

○報龍君善 僕宅西平畝圓鑿一池如掌大池中多栽芙蓉純旋

新修 雜藝蘆葦聚花時水築小樓一間中僅可坐四人

一凡一城四面開窓牖東望朝霞海旭而眺夕景

陰上臨高城飛觀下走長江巨觚科頭柱礎雁脚其

中薰風南來吹然銀與手全碧黃庭朗誦數過帝庭

非遠浮雲轉依情者不小六合新陰

○與王展玉 屠長卿

樓三閣前望浮屠後枕城郭大江日夜潺湲

其下樓前雖樹花和力不能得名花木又不數以

亂人意止取野草樹棠等小者致而已哉竹數竿宜

春兩宜冬雪松兩株宜秋月宜晚風有客以荷魚

共脫果清談談多在人世外或及方內急取松下臥

洗之荷魚有時不給空談竟日客去檢閱焚沉水香

一縷隨意讀仙釋書數行倦則臥談調攝元神日

日歲歲隨綠族族身在今日絕不計念明朝衣食

嫁不貯胸中久矣

張伯雨松下樂云歸來重整舊生涯蕭灑蘇軾

士家草菴兒不用萬和大愛清標直在蒼華蘇軾

窗白木榻掛一幅平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

童子蕭本

宋謫父詞云壺山居士未老心先懶愛學道人

辨竹凡蒲團客枕青山可買小結屋三間開一徑

游青溪松竹栽數滿客來便請隨意家常飯若青

小留連更薄酒三杯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怡然

身外事不關心自有天公管

唐李公子有別院在湖小之上門前水樓一帶

以垂楊松篁中移廊紅樹高臺短牆宜雪宜月

面遠以梅花五六十畝深秋之際丹楓萬株

夜氣

著公云。無楊小橋。紙窓好屋。焚香燕坐。手握一  
一卷。客來。則尋常茶具。木色清言。日暮乃歸。  
馬路何物。

○與項孝廉

湯靈林

讀象所旁草。草收屋兩間。而無車馬之喧。僕偷閒  
視其中清琴。在凡白雲滿榻。率共素履。獨行蒲  
蔬。食飲水。樂也。兄風負道義。策騎相過。並生  
南園論人。論文。論千古。學即唱嘆。

○與友

鄭君

王百枝

別墅新成。鳴溪可以洗耳。浮雲可以盪胸。  
翠光未於白馬。湖上鳴溪。樹門花鏡屋。  
綠水知心。笑築解語。伊清可以續命。貝葉可以忘年。

空齋如水。晴晝閉門。獨聽長松。聽聽如聞帝女之

○與黃文軒

吳應秋

足下解組何急耶。計梅雨過園林。高槐。欒柳。翠色  
衣。船間落日池上酌。清風徐來。又安閒大羅天也。  
○與陳立甫  
居赤水

蓬戶掩扉。井邊荒青。苔滿子履。蒸地。園中。印平之

門。裁先生之柳。脫起呼童子。問山。絕落。山。半。夷。開  
手。竟。誰。花。除。去。森。絲。蛛。網。時。不。巾。不。履。坐。北。窓。披  
風。焚。好。香。煮。苦。茗。忽。見。其。鳥。來。鳴。樹。間。小。溪。竹。床。  
枕。一。覺。其。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寐。竹。坪。花。塢。之。南。  
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梅。妻。來  
告。語。胡。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  
無。貞。梧。桐。月。色。也。堪。亦。頗。領。以。意。相。對。怡。然。

○與金五章

錢文薦

草字脫。南。陳。說。選。控。寒。湖。近。倚。青。綠。蒼。苔。石。上。時  
膝。長。吟。但。覺。茶。檮。備。竹。一一。作。柳。軒。聲。和。斥。鷃  
枝。聊。亦。自。足。庸。詎。知。人。間。世。何。物。為。溪。鏡。乎。  
孫。山。人。庭。洲。有。屋。數。椽。東。郊。外。隙。地。半。畝。悉。種  
花。異。草。紅。英。的。的。羅。落。閒。日。與。同。志。偶。和。吟。咏。  
其。居。曰。衙。門。之。下。

○與金五章

錢文薦

宋景濂先生紀好溪遠民云。裁青霞冠。故曰無  
不渡與塵事接。吾居近大溪。豈竹。嶺。奇。然。當。明。  
高。照。水。光。潏。潏。共。月。爭。清。輝。短。腰。短。爾。未。小。

集 20—277

下飛泉。落於舊閣。紅牆白道。羅生池。每一獨。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巒。萃北寺。四達。委介。峯寺間。其隙。又甲廬山。原人白樂天。見而受之。憊憊不能去。因面奉。作草堂。堂三間。兩柱。二室。四牖。洞北戶。來陰。風。暑也。故南。陽。日。虞祈。寒也。木。斷。而。已。不。加。丹。牆。汚。而。已。不。加。白。城。增。用。石。最。能。用。絲。竹。簾。好。棹。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無。天。既。來。為。主。仰。視。山。俯。視。泉。傍。晚。竹。雲。石。自。展。及。前。應。接。不。暇。此。山。前。有。平。地。輪。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中。有。石。台。倍。平。臺。環。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花。又。南。抵。石。湖。未。有。古。松。老。杉。大。徑。十。八。門。亦。如。我。百。丈。樹。柯。雲。低。枝。拂。深。如。幢。豎。如。翠。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紫。蘿。葛。葉。蔓。聯。綿。承。露。月。光。不。到。地。成。夏。風。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崖。積。石。嵌。空。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

綠。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挂。若。就。以。烹。輝。堂。瀑。車。水。竄。階。隔。落。石。渠。春。曉。如。綠。色。夜。中。如。琴。瑟。聲。堂。西。倚。壯。崖。右。趾。以。削。竹。架。空。引。煙。脉。分。綫。懸。自。蒼。崖。初。壘。壘。如。貫。珠。霏。微。如。雨。風。逸。去。其。四。條。可。及。者。卷。有。錦。繡。谷。花。更。有。洞。室。秋。有。虎。窟。月。冬。有。猿。雪。陰。晴。顯。晦。各。一。唐。亭。有。異。石。鳥。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而。在。江。口。望。海。堂。北。臨。大。湖。南。枕。浩。溪。唐。亭。當。乎。石。上。其。水。疎。竹。楊。柳。蒼。蒼。在。亭。上。月。所。照。者。遠。山。清。川。者。水。聲。松。吹。霜。朝。原。者。零。雨。方。尋。原。者。清。風。次。山。銘。丹。崖。翁。宅。云。丹。崖。千。仞。其。下。誰。家。門。前。如。藤。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四。牆。竹。幽。石。磴。泉。戶。中。又。遙。譚。山。人。云。子。為。吾。謀。有。飛。泉。惟。石。老。樹。藤。壁。近。東。可。為。十。數。間。茅。屋。松。竹。滿。庭。水。石。堂。石。魚。負。得。鳬。舫。運。觴。吾。則。往。而。家。矣。輝。如。曉。

予幻寄山寮。喜。隱。有。竹。門。有。松。初。有。開。花。底。有。無。窮。角。有。梅。蘿。悉。有。菊。中。有。蒲。團。亭。有。瓦。窻。行。則。隨。行。則。隨。臥。則。臥。額。之。曰。閒。閒。更。飲。之。曰。祇。有。白。雲。閒。不。得。時。時。出。沒。萬。峰。頭。

前。齊。康。信。云。今。有。數。畝。牧。廬。郊。莫。人。外。桐。開。露。柳。下。風。來。鳥。多。閒。眠。花。隨。四。時。一。寸。二。寸。之。五。竿。兩。竿。之。竹。雲。氣。蔭。著。落。葉。半。床。

唐。上。勅。有。句。云。琴。亭。酒。榭。磊。落。衆。烟。竹。徑。松。扉。差。向。月。魚。鱗。積。登。翠。界。桂。之。華。鶯。翼。分。橋。映。天。光。

之。水。

翁。公。曰。山。居。勝。於。城。市。益。有。八。德。不。膏。苛。禮。不。見。生。客。不。能。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災。涼。不。開。曲。直。不。微。文。迹。不。換。仕。籍。反。此。者。是。僭。牛。店。販。馬。釋。也。

〇〇〇山居

余。家。溪。山。之。中。當。春。夏。之。交。蒼。鮮。盈。增。落。花。滿。徑。無。刺。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起。旋。汲。山。泉。松。枝。煮。茗。嘔。之。隨。意。讀。周。易。圖。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文。數。篇。挑。客。步。山。徑。撫。松。竹。

與。靡。牘。與。僊。息。控。長。林。豐。州。開。生。美。流。泉。漱。齒。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蜀。茶。供。麥。飯。飲。然。一。美。華。窗。閒。隨。天。小。作。十。數。字。展。所。藏。海。嶠。墨。蹟。畫。縱。觀。之。興。到。則。吟。詩。或。草。王。靈。一。兩。段。再。煮。茗。一。林。出。步。溪。邊。迴。近。園。翁。溪。友。問。桑。麻。說。龍。嵒。壘。勝。兼。而。投。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飽。歸。而。倚。杖。抵。門。之。下。則。夕。陽。在。山。麓。經。萬。水。變。司。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留。華。雨。兩。歸。來。而。月。印。前。溪。矣。

翁。公。山。居。今。云。紅。蓮。米。飯。尊。羹。竹。籬。摩。腹。東。村。村。中。有。古。寺。松。竹。多。縱。橫。與。僧。博。奕。罷。點。閣。伏。聲。細。三。魚。射。三。鶯。飛。晚。陳。酒。從。清。米。羹。則。蔬。供。先。生。不。衫。履。不。履。無。姓。亦。無。名。必。此。其。率。味。休。傳。到。市。城。

〇〇〇與周元孚

雲。房。山。館。前。有。茂。樹。溪。有。長。流。上。鳴。黃。鸝。下。啄。素。鷗。生。辰。載。臨。版。氣。怡。暢。良。朋。聚。首。時。而。臨。巖。欒。嶺。竹。杖。皮。冠。心。絕。濁。世。之。塵。心。吐。幽。人。之。清。嘯。則。吟。風。徐。度。衰。庸。則。空。谷。響。答。以。此。年。歲。復。得。衆。人。間。

得榮武

與范太史

吳明卿

頃接西南山小樓玉楨。惜學院來。歸通遠。翠接吳。暮

眉長卿有句云。水色澄鮮。魚排行而往度。林光

落。易拂閣以低飛。

蔡毅中

結廬浮弋山傍。日坐抱朴子。檀古。慶。漆。奇。明。松。情

輸海

卷九

山居集

十五

則按關。藥物蔬。獨自愛。頗得戲。幻造物之趣。而視

遙。風雨萬態。孰得孰失哉。

與龍君善

屠赤水

青山在戶。流水環門。吳。朝。陽。嘉。魚。晨。上。芝。下。黃。綠

白。蛤。與。二。三。同。心。雞。秋。沙。藉。細。草。采。決。明。於。阮。春。波

胡。麻。於。上。流。今。晉。漢。人。見。之。必。以。為。地。花。千。樹。下。吹

笙。客。臨。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俱。去。

袁石塘

我意欲符荷葉山。荷葉燈。俱作短。增圓之。延。易。柏。樹

中。開。門。以。小。舟。往。來。其。中。純。種。白。蓮。山。內。松。栗。十。間

處。作。一。佛。堂。萬。松。嶺。上。作。一。大。士。閣。記。法。時。每。夕。陽

行。此。處。則。平。田。萬。頃。晶。晶。晃。耀。如。爛。銀。海。且。可。以。東

望。黃。山。松。為。綠。崖。山。中。可。多。種。松。海。上。可。多。種。槐。柳

第。入。村。可。自。閱。視。其。行。往。亦。自。有。方。畧。太。整。即。俗。第

自。能。辨。不。須。駕。也。

王。百。穀。與。吳。仲。履。云。樂。室。山。中。梅。花。如。白。雲。龍。屋

世。界。都。成。傷。素。鳴。泉。晚。脫。作。高。漸。難。華。玩。華

○寄弟

○寄弟

○寄弟

○寄弟

○寄弟

○寄弟

○寄弟

○寄弟

山。中。已。有。亭。以。弟。作。屋。晨。起。因。蔬。蔬。來。朱。印。上

亭。上。看。西。山。一。帶。雄。藍。天。然。一。幅。米。家。墨。氣。午。後。開

走。乳。窟。聽。泉。精神。日。以。興。健。百。病。不。生。三。月。初。間。花

鳥。更。新。寺。來。位。數。日。煙。雲。供。養。不。可。不。盡。可。當。掃

翁。公。云。落。紅。點。點。可。當。錦。旗。草。香。花。嬌。可。當。嬌。媚

莫。道。則。山。康。溪。鳴。鼓。吹。則。松。聲。鳥。聲。和。振。野。菜。不

龍。侯。精。帶。葉。裁。門。與。翰。甲。弟。此。世。語。也。或。問。王。元。庵。寄。空。山。何。堪。久。住。曰。多。情。花。鳥。不

肯。放。人。

策。抵暮言旅。此亦可以娛老矣。

○ ○ 復顧世叔

終南當戶。鶴峰如岩。笋左簇。逸食時。秀色紛墮。盤凡。

東遠。臨入廚。孤枕夢回。驚聞雨聲也。

白樂天。冷泉亭記云。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秋。

秋。可以道和夏之夜。吾愛其東。淨。淨。風。冷。冷。可以。

題。題。山。樹。為。蒼。巖。石。為。屏。雲。從。疎。生。水。與。階。平。坐。

而。觀。之。者。可。濯。足。於。此。下。卧。而。仰。之。者。可。垂。釣。於。此。

枕上

○ ○ 與陸與純

鎮山喜主人之還。大吐氣。色有陶亮松菊之風。而。

徑。不。如。其。荒。有。杜。甫。尋。春。之。酒。而。春。水。不。如。其。與。食。

甘。寢。寧。不。凌。放。言。天。下。事。

署公。有。云。不。能。卜。居。名。山。故。於。崗。阜。迴。復。及。林。

木。幽。翳。慶。開。地。數。畝。築。室。數。楹。擇。作。雞。鵝。茅。為。

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菓。二。畝。種。瓜。菜。四。畝。

清。曠。宜。諸。君。有。高。山。重。圍。固。蘿。草。置。二。三。胡。床。講。

亭。下。挾。書。研。以。伴。孤。寐。携。琴。燕。以。遲。良。友。陵。晨。杖。

吳國倫

典當掃乳泉以待。

有公。有。詞。云。背。山。臨。水。門。在。松。陰。裡。草。屋。數。間。而。

已。土。泥。牆。密。糊。紙。由。床。木。几。四。面。攤。書。史。若。同。主。

人。誰。姓。誰。園。者。陳。仲。子。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

携。得。釣。竿。蓬。窗。几。寸。鑑。一。尺。經。美。香。酒。美。醉。倒。笑。

落。底。旁。有。兒。童。大。笑。吳。先。生。看。月。起。

○ ○ 吳友

小。泉。陰。山。之。麓。臨。溪。開。園。以。閑。俯。之。朗。竹。吟。風。高。松。

漏。日。客。至。擊。鮮。呼。酒。花。香。鳥。語。夢。悅。風。機。悲。然。隔。水。

○ ○ 復與荒上人

侍者。至。知。結。廬。華。頂。人。易。鄰。絕。風。來。顧。以。當。衣。與。

草。是。木。蘭。以。當。香。供。雁。王。康。女。以。當。法。侶。白。雲。可。與。

不。可。即。規。現。世。界。衆。生。接。接。何。異。一。塵。中。樂。觸。耶。

唐。任。華。送。虔。土。人。云。刺。漢。白。鳥。知。爾。無。機。

○ ○ 寄八舅

入。山。無。日。不。快。仰。看。雄。盤。山。已。俯。聽。龍。珠。水。聲。飯。供。

滿。絕。嗜。慈。神。骨。俱。清。覺。得。容。易。造。日。自。信。與。山。水。有。

緣。二。三。月。中。山。色。泉。聲。更。當。十。倍。老。舅。如。有。山。行。之。

典當掃乳泉以待。

表小僧

劉夢得曰。龍。雲。浮。浮。利。於。樓。居。四。無。殺。氣。起。  
滅。森。來。脫。子。露。夕。朝。霞。望。如。飛。動。落。阿。之。下。大。江。  
傾。湧。白。石。磷。磷。倒。影。照。生。風。起。烟。綿。與。空。蒼。然。連。  
滿。河。底。自。與。天。盡。山。川。勢。乎。不。平。

新海

卷九

山居辭

二十

遠致

○ 真見

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無。餘。為。事。足。以。永。日。此。國。  
下。大。有。鍾。鼎。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 與子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閒。來。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  
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於。五。六。月。中。此。臨。  
下。野。遇。涼。風。整。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白。玉。瑤。簾。卷。錦。云。有。詩。慵。吟。句。外。腸。枯。有。琴。慵。彈。

新海

卷九

山居辭

二十

挂。外。額。其。有。酒。簾。飲。醉。外。江。湖。有。菰。簾。英。意。外。子。  
戈。橫。觀。溪。山。內。有。畫。圖。橫。對。風。月。內。有。達。壺。臨。  
世。事。內。有。田。園。慵。閒。寒。暑。內。有。料。都。

○ 與毛錄曉

蘇長公

處。一。畫。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螢。時。於。此。閒。  
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悅。想。當。一。笑。也。

○ 與李端叔

黃魯直

數。日。來。眠。還。端。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林。  
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



蘇直自題壽太白秋浦詩云寫此時雲日流  
竹西簾下秋添新翠有携幽禽至者時美新  
家可樂

○與友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綠清江右  
重門洞開林樾參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  
寫物之備衡衡衡

○與友

草堂前梧風蕭蕭頓忘秋暑少閒暇即來燕坐莫  
蘇長公

明月也

蘇九

建政

二十一

眉公小詞云風雨風時晴荷葉青青雙鬟捧看小  
紅燈報道綠窓廊底下薰月分明枕單嫩涼生  
蘭蕙香清朝來新吐百餘莖獲得既榮飛去也  
病多情

○與李公擇

蘇長公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  
第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  
王元昊

此身幸在樊籠外西園危事日新茲以醇酒此外  
寒中作蠶氣火堪逐日瘴中一病曰半完此言非  
不教以道

○○道程仲龍

親與功

我身衡爽鍾山佳氣下於房龍詩景滿前何必  
○與楊東濱

陸徽山

花間與客坐水晶亭子得佳章累幅不覺滿座香  
晚桂舒舒早菊欲放芙蓉映秋在水蘼蘼之外  
不當置東濱於其間讀道書耶

○與友

蘇九

建政

二十一

居山有四法街無行次石無住屋無空肆心無  
事

○與徐子與方伯

王全則

山園書樓成潔不容塵惡徒諸書名畫古器充  
覽之餘焚香燕坐茲以清茗得二十年不作繼  
足死矣

○○道李見羅

聞戶却掃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漸天出從

少年。隨彼。隨歌。終此。笑。醉。睡。片。時。亦。足。供。醉。之。用。可。以。省。却。如。木。九。矣。及。其。他。閑。已。過。情。景。適。可。則。仍。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

唐陳子昂云。閉門無事。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達。故。人。而。來。夜。東。坡。詩。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僧。竹。

○東玉百穀。居赤水。歲暮食貧。居寡營。荷頭折紅梅。一枝貯瓶水。以供。歲事。如君賢。明時。不。夜。燈。前。笑。語。此。中。一。點。靈。明。斷。

時。花。散。本。成。以。元。簡。置。碧。紗。窗。下。惹。氣。散。塵。埃。開。扇。其。前。散。白。花。粉。何。如。粉。梅。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少。不。過。二。種。三。種。亦。低。疎。密。如。畫。苑。布。置。乃。佳。花。之。所。謂。整。齊。者。正。在。是。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中。郎。語。

○與某惟學。表。中。郎。兄。孫。地。兩。耳。田。舍。郎。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

○寄度青霞。張。一。中。郎。

預計。棘。零。落。柳。浪。館。晚。起。看。水。光。綠。暗。損。忘。傷。沐。浴。供。渡。車。雅。川。諸。閑。人。枕。而。入。卻。落。月。補。棹。小。舟。以。梳。刺。多。載。不。過。三。人。晚。則。讀。書。畫。一。二。刻。燈。下。聚。初。擲。十。法。果。講。錄。負。金。教。生。既。即。粘。韻。賦。題。車。兩。唱。和。不。拘。聲。律。間。中。行。程。如。此。聯。述。之。以。當。一。夕。佳。話。

○寄夏道甫。未。小。脩。山。中。清。寒。畫。看。天。夜。蓋。木。棉。被。樹。散。前。益。深。泉。焚。響。小。菴。故。搭。已。完。明。照。淨。几。掃。地。焚。香。讀。書。差。省。亮。前。當。日。風。味。

○登子見素。偶。開。之。長。夏。無。事。抄。門。焚。香。讀。西。方。聖。人。書。不。見。一。俗。士。傳。則。僅。外。涼。風。下。自。謂。不。減。義。皇。上。人。故。不。善。仕。亦。不。樂。仕。也。

○寄友。陳。者。公。唐。中。自。泰。祖。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百。變。真。可。醉。人。也。輒。命。南。宮。父。子。獨。落。盡。境。中。不。若。吾。家。風。雨。皆。我。畫。林。耳。當。以。亦。玄。宰。為。題。話。兩。二。字。

○寄度青霞。張。一。中。郎。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東家船。載楊子酒。浩歌。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波月。偏宜。浦。為煙水。幽人。風波險客。

者公云。余置一小舟。白板。朱欄。垂以細簾。橫枕。聽。可以受月。當風。中著松。几。有煙簫。香。有瓶。供。茶。酒。墨。筆。林。茶。枕。具。體。而。散。布。枕。二。文。許。畫。雲。瘦。鶴。順。風。而。翔。於。蘆。花。楊。柳。之。間。張。聖。清。造。一。舟。各。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龍。隱。士。以至。要。洗。管。絃。之。屬。單。具。客。至。命。酌。清。酒。一。鵬。格。

暮一局醉。則冷侍兒。迎。陵。美。新。聲。聖。清。按。紅。牙。倚。戴。蕭。和。之。妙。妙。度。煙。際。而。去。

與陳觀察。寒。喬。格。枯。絲。雨。濯。濯。換。一。編。莫。路。樹。下。像。則。聯。去。秋。鶯。殘。矣。臨。如。老。妓。歌。桃。葉。半。鳴。半。咽。則。天。愉。悅。為。不。減。江。州。司。馬。琵琶。弦。上。聲。

東馬聚生。昨日暑氣。侵人。手。波羅蜜。昨北窗下。通。在。耶。耶。黃梁熟時。則餘霞。散綺。矣。是下。今。正。作。何。快。耶。第。

惜。携。枕。就。涼。眠。也。

南島。季。幾。老。好。睡。人。食。飽。下。簾。才。就。枕。聞。數。局。乃。一。展。轉。去。我。始。一。局。若。我。局。矣。東。坡。曰。老。常。用。四。脚。春。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達。磨。手。今。被。陳。搏。鏡。光。著。時。自。有。輸。贏。著。了。正。無。一。物。臨。公。詩。云。基。礎。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恰。足。頭。也。蘇。長。公。外。也。

與朱太常

醉。情。被。胸。纏。卧。長。松。之。下。蒼。翠。欲。滴。遠。氣。拂。雲。何。特。

枕。枕。北。窗。涼。颼。時。至。始。飲。最。上。也。

與錢三信。屏。路。荒。隴。風。雪。驟。寒。樹。間。清。聲。呼。號。枕。草。如。被。人。

毛。髮。皆。立。對。此。境。果。刺。有。無。與。

唐。楊。炯。稱。高。松。規。曰。每。至。白。雲。生。海。未。月。流。天。

嘗。不。願。貯。山。河。柳。楊。琴。而。

與杜友。新。榜。弄。綠。黃。鳥。呼。晴。家。頭。芳。草。離。離。牆。外。缺。繩。通。

都。可。助。我。詩。興。

梁昭明錦帶語。鶴帶雲而威。還龍夫也。  
露瀾以成。橋遠現吳人之影。屬景甚范。

興王半信

却龍門

雨雪數月。偶乘興至江口。浴頭酒。登樓大飲。  
林輝映。浩然獨酌。山下人家。柴門半掩。青常斜。  
雪中。遠水含空。上下一白。金簾二事。如冰。盤浸雨。  
石。簾簾。前倚。越枯楊。垂釣。時有片帆。出沒。烟霞。乍。  
乍。晚。真奇觀也。安得半信主人。携陽春調。來高唱。  
山間乎。

興王失笑

林太華

夜半。從枕上。忽聞。巖谷。折竹聲。亟起。塞簾。見六花飛。  
漲。萬頃。堆瓊。瓊澄洞心。乃朗吟。唐人句。疑明月山似。  
白雲之句。報。驚。喜。欲狂。因令小鬟。燒松煨酒。連。東。飲。  
白。捉管。呵凍。綴成。井。四韻。未。校。擬。聞。少。引。胡。盧。  
宋。潛溪。太史。曰。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解。衣。  
幸。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曠。  
澄。微。便。欲。仙。去。訪。識。者。問。之。王。冕。也。  
東。方。建。元。  
看。赤。水。

訪汪生不遇。抵酒家。宿。一。飲。醉。笑。獨。如。睡。而。曉。雨。  
通。夕。不。能。眠。寒。鴉。來。鳴。對。巖。野。風。颯。颯。寒。沙。落。水。  
薄。亦。自。有。致。

寄友

程慈

煙。兩。樓。頭。水。花。片。片。萬。樹。皆。榮。越。抵。地。葉。里。中。推。爐。  
洗。酒。綠。鬟。飛。映。清。歌。激。雅。兒。走。如。雲。

香徐玉儒

屠赤水

樓前花木漸成林。終日野坐。每當會心。廣然獨笑。  
客來。累。去。禮。法。難。得。清。陰。簡。點。煙。霞。封。來。松。桂。有。偶。

新海

集

及市朝事。急。以。而。慶。尼。揮。去。以。故。身。在。城。郭。不。能。出。  
元源。

與時惟客

錢宏

滿堂深谷松風。弦歌。嗒爾。時。忽。忽。忘。對。牛。山。釣。隱。  
一。覺。真。快。活。也。

與江鍊叢

袁中郎

弟平生好樓居。今所居房。有樓三間。高興而淨。東。而。  
南。此。風。皆。可。車。亦。快。事。也。又。得。李。車。宣。為。友。江。上。出。  
下。時。時。納。涼。賦。詩。草。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可。

說之。諸事他人不屑為之事。頗覺受用。

○寄將子元

部模

除草滿山白雲滿袖。僕將放脚山排。與朱張輩共。

刀圭耳。

○與友

沈石田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楚奏。以還殘日。交游止於。

何父。談話止於烟霞。生涯止於詩苑。朝市升沉之事。

絕不到門。即到門。輒有松風吹之而去。

○與凌光福

王百穀

扶一編。高坐直林。聽松間雨。如瀑金闕。隱隱色。

暮寒潭。印月冷。吸一觥。快如雪。雪南面王。樂不及。

何暇與草。傍爭月。且短長哉。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

明。年。至。灌。以。杏。燕。食。之。以。已。不。以。著。南。都。夢。心。地。

作。愧。穿。溫。潤。糝。裏。色。抹。猪。林。共。誠。香。粳。薦。以。其。子。

戴。吳。與。危。人。新。松。江。歸。既。飽。以。盧。山。康。王。谷。麋。生。

烹。曹。坑。開。品。少。島。醉。未。仰。臥。使。人。謂。東。坡。先生。

鮮。前。漫。賦。亦。足。以。一。笑。也。

○與李惟寅

王元吳

僕。地。擔。卿。井。食。圓。泉。石。具。體。而。微。泉。東。花。事。日。新。

香。釀。美。條。遊。則。眠。眠。足。則。起。起。臥。空。書。史。游。戲。輪。焉。

不知老之將至。况一官哉。

者。公。云。三。月。茶。笋。初。肥。梅。風。未。回。九。月。草。蘊。正。足。

秋。酒。新。香。勝。客。晴。窗。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

無。過。此。時。

○與友

袁中郎

飯。淡。散。步。城。頭。俯。仰。景。色。應。接。不。暇。輕。雲。遠。去。數。鳥。

徐。來。人。聲。助。興。笑。語。今。明。一。雨。兩。山。橫。枝。可。數。步。

歸。來。又。月。色。溶。溶。矣。胸。次。悠。然。乃。從。而。歌。之。曰。世。情。

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闌。看。明。月。盈。盈。上。石。坡。南。鄰。

好。交。間。余。之。歌。乃。步。月。就。余。促。膝。傾。談。泉。分。而。去。

亦。因。病。得。閒。之。一。樂。也。

○寄陳伯子

毛竹章

苦。熱。如。伏。龍。夢。尋。梅。人。究。在。水。紅。隔。露。雲。與。竹。

共。臥。詠。滅。向。溪。著。漱。古。雪。耶。

○報楊東湄

陸微山

夜宿山中晨起初日散影通田白雲侵地軟與經  
俯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運此南窓映日從兒于食  
漢書一兩腹方吸新編一孟此樂恨不與東漢

○與周公啟

王元美

公處室適宜數十里外春日如小年風氣清淨於綠  
陰紅雨中燕坐乘興對鄧尉山色美筆寫黃庭  
賜王元美故人間第一快事

○與林玉峯

張翰翔

山中辟藜可炊不蒸藟家藟可食不食藟肉  
藟製可以遠道此山人樂事也公如有意不吝洋

○與友

陳鼎公

箕踞於班竹林中徙倚於青石几上所有道義  
或較學四五字或忘饌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  
香不甚良反亦不死短琴無絢而有弦長短無  
有音激氣發於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之  
定亦然阮兄弟之間

○與吳之仲

徐獻忠

春鳥鳴於林中流雲宿於榻下以無依臨車  
春風方萌情懷亦沸客到即醉醉即夢  
竹明連煙酒香種林自醺曰雪山清  
和自能雲淡醉後

○與友

吳從先

應酬之暇人事屏絕門無杖刺庭有綠花  
聲焚好書一片靜坐一鉢茶處清消  
蘇長公曰將廬山白雲觀長松蔭庭風日清  
聞茶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

○與友

屠赤水

紅洲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紫柳邊  
晴好索醺竟有新詩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  
情致何如也

赤水有句云翠微僧寺柏衣全綠松雲半  
石藤半沉蒼雨又云茶熟香深有客到門可  
啼花落無人亦自慙春

○與蔡爾道

蘇紫溪

香一爐花數種酌春酒生從事戲升什世界於

等塵情於淨沫

曉間紙窗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得又足一境界。

吳從先曰。焚香倚枕。夢境未來。此時可名卧隱。夢醒佳山滿。又曰。稍涉世味。一臨一詠。却成風神。

○與友

密樹映戶。蔓草緣階。流水既西。涼颼乍颭。秋風四起。習曜亂飛。神骨蕭冷。此時念長安名利客。無此風水。

何

盧

北游

○鏡湖帖

鏡湖。水澈清流。瀉。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與弟

開。惡。通。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游。其。身。絕。還。書。矣。星。漢。於。石。

○答謝史書

山川之美。古今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

夕日欲沉。沉。理。實。是。欲。春。之。意。都。自。康。樂。未。能。有。與。其。奇。者。

通明有言。吾見朱門廣廈。雖。其。華。樂。而。無。之。志。望。高。嶺。大。深。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激。湍。著。奔。失。岸。高。山。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逾。泉。水。激。石。淅。淅。作。響。相。鳴。要。要。成。韻。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激。湍。著。奔。失。岸。高。山。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逾。泉。水。激。石。淅。淅。作。響。相。鳴。要。要。成。韻。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激。湍。著。奔。失。岸。高。山。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逾。泉。水。激。石。淅。淅。作。響。相。鳴。要。要。成。韻。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激。湍。著。奔。失。岸。高。山。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逾。泉。水。激。石。淅。淅。作。響。相。鳴。要。要。成。韻。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激。湍。著。奔。失。岸。高。山。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逾。泉。水。激。石。淅。淅。作。響。相。鳴。要。要。成。韻。

○與朱元思

與施純事

○ 故郭隱東三十五里有青山。地種千尺。故事人。飛之鳥千翼。競來金水之猿百臂相接。

與玄覺大師

胡祥師

自到靈溪。太然心志。高低峰頂。振錫常遊。石室巖。拂巾安坐。青松碧沿。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經目千里。名花異葉。蜂鳥銜持。猿驚長吟。遠近皆聽。鉤頭當。細草為纜。世上爭榮。競爭人我。心地東。遠方乃如。唐任華有云。僧院少客。蒼苔滿地。終南曉晴。雲。

山畔

○ 若說。日暮秋。羅續。房出。又語白雲。蘇披。山畔。

○ 招吳迪

王 維

近鴈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熱。不。敢相煩。報獨佳山中。慈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涉玄滿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同。輞水論。地與月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溪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僊僊靜聽。多思。莫昔。攜。賦詩步。反遙。臨清流也。當待春中。并木。蔓。春山。

數輕。懷出水。白。鷗。嬉。翼。露。隱。青。泉。與。龍。朝。維。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忘。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

○ 遊虎丘

李太白

巖巖。窮。丘。自。下。湧。環。鎖。丹。霞。白。雲。於。蓮。宮。之。內。予。與。不。乳。行。於。鵝。島。者。銜。流。霞。之。杯。而。羣。婦。千。其。中。失。而。碧。潭。與。松。石。道。蒼。雲。去。日。波。梵。天。月。出。萬。里。如。絲。松。陰。依。依。斯。時。也。撫。雲。山。為。我。草。現。竹。帛。太。草。芥。於。是。欲。舞。屢。舞。

對石公先生

謝 靈運

素石公先生。記。唐丘云。月之。夜。之。最。上。之。夕。人。然。錯。如。鏡。而。中。秋。獨。勝。衣。冠。士。女。下。迫。鄰。屋。莫。不。親。妝。麗。服。重。綢。累。席。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錦。錦。上。市。席。之。初。題。者。百。千。今。曹。都。署。競。以。新。麗。相。未。幾。而。推。手。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空。石。光。如。練。一。切。先。聲。雖。然。二。蕭。一。寸。管。一。人。板。而。歌。竹。內。相。發。清。聲。亮。徹。比。至。夜。深。月。影。橫。將。滿。零。亂。則。蕭。板。亦。不。復。用。一。夫。登。揚。四。坐。屏。青。華。細。髮。響。微。雲。際。每。度。一。字。幾。畫。一。刻。龍。鳥。



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李太白

○○○遊華山黃神谷  
以濁醪素琴會於黃神之谷。靡靈草以為席。傾崖而相歡。清商激於琴韻。白雲起於羊絳。世緒遠。生類然。覺形體六臟悉為外物。

李太白

○○○登汝州龍興閣  
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暮江碧流。屈指即深。靜夢中。開襟危欄。覽善空外。

李太白

○○○三帖

李太白

李太白

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

更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落人襟袖。疑如濯龜。水壺也。

接虛月白。秋宇物化。于斯憑欄。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

白雲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烈。

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按首問青天耳。

陳子昂有云。扶清琴。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挂。

可以載孤憤。

可以載孤憤。

○○○登馮子華廬士

王績

煙霞山水。性之所適。舉酒賦。不絕於時。晴遊。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栢蒼翠。蘿。意甚樂之。吳語散載。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

○○○與韋慶士

顧况

凡遊山水。若無輿軸。渡無為人。携手。柯。異。行。車。隻。輪。眼。累。張。矣。

登臨須。眼。目。睛。爽。杖。履。爽。意。即。花。燕。子。貼。地。欲。

○○○遊西山

柳子厚

柳子厚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與泉怪石。七遊不到。則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至。夢亦同趣。不知日之入。暮然暮色自遠而至。至亡所見。而猶不欲睡。

○○○報游

白樂天

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掉。進榮步。入缺。廣。初。見。石。

憂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頭。次見泉。如瀉。如風。

憂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頭。次見泉。如瀉。如風。

憂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頭。次見泉。如瀉。如風。

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線遂相與離舟巖下車僕衣  
燕割髻掃危絕滑休而覆上者凡四五馬仰睇俯察  
絕無人蹤但水石相薄碎聲鑿鑿跳珠蹴玉驚動下  
目。

○小石潭

柳子厚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環環心  
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白石以為底  
岸蒼石為崖為巖青樹翠蔓蒙翳搖綴潭中魚可  
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影下微影布石上怡然不  
動傲爾遠逝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坐潭上四面  
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不可久居

陸龜蒙云陳陽南五里有扶金嶺輟八里許通東  
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草木勢甚盛車多大櫟  
蔭蒙翳如鴻如洞地窪下廣積水可活魚蟹大  
幽邃蒼寂氣候古澹可喜東野得之忘歸或比  
成間日乘驢一柱蔭大櫟隱然蔭蔭到日西還  
○答士言  
蘇子瞻  
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勝竹古

江山本自佳  
客常工  
人便五  
五

華飲村酒醉浸成秋飲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  
武林舊遊未見曠優劣也  
黃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

○夜遊

蘇子瞻

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  
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  
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  
月何夜無竹柏但少閒人如我兩人耳  
著山蘇軾來游廬山休樂大醉石之上清泉

○游白水書付子過  
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嶺  
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  
純石无丈不得其止雪戰雷怒可喜可畏水崖  
段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俯仰度數各至江山月  
擊波中流摘美珠蚌到家二鼓復飲酒食餘甘  
願影融融不復蕃繁

○寄寒家  
蘇子瞻

去中秋不十日，秋除方臘。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開。  
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遊，持小舟至赤  
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

○ 與李

蘇子瞻

子由近作樓，登堂北，讀之，深覺前崖飛瀑，逼人  
裏。

○ 遊龍井

秦觀

龍湖至晉家，道人參寥，是夕，天字開，霖林間，月明  
可飲，毫髮，連舟，從參寥杖，至湖而竹，出雷聲，度

蘇軾

蘇軾

南屏，隱足，極處，湖上，風聲，忽於龍井亭，而水  
石而飲之，自晉寧，我經，佛寺，皆，不，開人，聲，道，傷  
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澗，流水，上，微，悲，鳴，殆，非，人  
之境。

東坡有云，春夜行新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  
一溪橋上，解鞍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應龍，不謂人

世也

○ 與鄧夢瞻

惠少時

春色遙隔，萬草木鳥，各有佳意，廣後多登臨

吳。臨風把盞，所得，故不覺。  
楊鐵崖云，風日好時，駕春水，宅，先生赴吳越，同

事者，招致，故昔人水仙船，故事，蕩漾湖光，鳥

之者，吟錢龍仙，伯顏，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之

○ 遊北山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天松

者如蓋，森者如幢，則者如糾，草間有泉，沮洳伏見

石井，銛然而鳴，稍西，一峯高絕，樹狀，彷彿而上，望，蒼

不見，月如，四又里，乃聞，鷄，聲，項有屋數一間，曲折

屋，僻而幽，如，蟠，鼠，餘，特，院，坐，山，然，而，至，堂

鈴，聲，有，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某

鈴，聲，有，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某

鈴，聲，有，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某

鈴，聲，有，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某

鈴，聲，有，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某

鈴，聲，有，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某

鈴，聲，有，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某

鈴，聲，有，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某

鈴，聲，有，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某

鈴，聲，有，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某

此處浮碧波。鴈卧素月。窈窕如霞。雄之。地。隱。漸。城。之。鼓。者。修。江。也。飛。壁。際。天。倒。影。蘸。水。煙。絲。高。低。如。華。綠。隱。漏。塔。朱。簷。咬。雨。朝。陽。東。果。青。紅。才。島。南。飛。羣。木。戴。翠。桐。花。落。盡。梧。子。境。中。日。長。靜。裡。天。大。白。玉。塔。瑤。華。亭。也。

○與呂玉純

屠赤水

兒上把酒謝公樓。煙雨深深。河山迥。飛。風。飄。語。千。古。欲。空。六。幕。猶。臨。晚。浦。請。舍。一。燈。佛。為。鄰。伊。蒲。作。供。架。鉤。提。檢。鼎。煮。茶。著。主。人。易。松。

○與呂玉純

九游

屠赤水

使。平。子。辭。醒。洗。馬。絕。倒。夜。今。就。寢。則。天。空。霜。寒。滿。滴。在。地。蘇。開。曉。起。推。窗。獨。倚。苑。門。重。簾。飲。酒。晶。晶。冒。前。嶺。覆。共。清。言。移。數。日。排。何。神。骨。蕭。蕭。在。閑。風。瑤。水。上。也。

東坡云。柳。十。九。仲。短。自。黃。城。來。持。芝。官。未。作。我。且。言。百。東。之。奇。勝。勸。我。下。郎。心。飄。然。已。行。之。歲。矣。

○與友

屠赤水

我入花源。餘暑尚熾。遠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古樟樹。婆娑偃蓋。梁山景色。與水光相盪。蒼翠。騁。始。如。沈。

宋景濂死。沈。隱。云。吳岸皆曉。傷多。蘇松。如青雲。忽見。鮮。葩。點。點。翠。間。可。玩。

○報李惟寅遊廬山

友繼志

去年冬。登文殊峯。觀瀑布。母時溪。毛。碧。廬。山。骨。蒼。飛。雲。滿。空。千。山。俱。白。蕭。然。有。凌。虛。之。想。知。身。在。瓊。高。廬。今。年。繞。九。江。過。廬。溪。三。天。廬。得。勝。少。德。呼。肩。與。

○與呂玉純

九游

屠赤水

百折。從。風。至。三。十。六。峯。之。巔。同。得。絕。立。珠。臺。晚。望。白。雲。下。今。翻。為。銀。海。佛。手。巖。顏。仙。寺。寺。蘿。落。葉。空。泉。林。瀑。平。道。直。馳。可。入。九。里。有。茶。有。水。方。需。米。有。羊。滿。畦。雙。步。忘。歸。見。人。還。此。境。果。不。知。在。官。廬。頂。上。游。也。夜。宿。上。方。片。月。池。四。天。無。點。雲。翳。夜。半。披。衣。行。吟。中。庭。萬。籟。俱。寂。聞。野。雀。驚。露。交。響。秋。空。晴。谷。應。絳。碧。落。欲。隨。人。游。赤。城。漫。過。南。康。游。白。麻。洞。沿。洞。盤。朋。來。亭。雙。峯。青。入。天。際。諸。峰。翠。雲。珍。瑛。嘉。諸。孫。然。明。月。從。

○與友

題許宴會滿景恍若依隨。紙愧無傑句。酬山霞耳。

○寄楊東濱

陸儼山

弟南來。艇舟款與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

還家也。入閨尤瞭。橫峰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

舒其下。則淵然。縱疑有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還。

不強東。清來共此為之慨然。

翁居汝陽。曰登錦屏。擎舟嘉陵江。步至占星廟。拂

細繩觀。倚老松。卧怪石。往往摩腹一矢。然是三境。

之將。須費我一日。程惟母丘氏。漱玉巖近在孺孺

翰海

外。乘興步履。酌酒賦詩。他日解官。能吾破壘。

新化縣一物。雖老猶獨負。四物以歸。朋好故。

吾氣。閣中土物。相與飲酒。歌吾詩。而歌之。則是。

境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

○守伯修

發舟五湖。信宿無鈔。峰頂遙觀七十二峯之勝。

洞觀無幾。居士舊跡。不勝瘞瘵。洞深六七里。最

咸丈人手段。又積陰滿洞。不敢輒入。返舟靈巖。

桂殼趾。其山不高。而為舟甲於其中。虎丘。

如且其中多勝。與過響無所。觀而施。遊而

思。吳宮花草。低徊顧視。千載若新。至欲別不。能別

情之。應。王於如此。

陶周望先生云。登縹緲峯之日。色其薄。煙

空。諸山伏匿其下。風花雲葉。漢覆覆之。仰視。

如冰。裂目。光從罅。下。滿湖水。映之。影。善。觀。

圓鏡。百十。基。置。水。面。

蘇公英。記。進。城。眉。山。云。入。山。度。雙。飛。橋。見。一。水。

流。有。石。破。其。衝。忽。今。二。派。由。石。梁。飛。下。行。數。十。

望。見。白。水。寺。雲。巖。在。翠。微。中。已。至。雷。鼓。坪。多。在

氣。中。行。忽。仰。先。天。角。雲。編。日。光。始。照。約。嘲。不。朝

方。所。見。山。僧。曰。日。無。異。也。但。人。在。清。高。處。與。在

中。光。景。自。是。不。同。上。大。峨。絕。頂。西。望。先。屋。諸。

列。凡。案。東。顧。蜀。江。如。衣。帶。俯。瞰。大。峨。之。腰。如。

鋪。而。中。峨。小。峨。蓋。覆。在。下。然。如。雪。積。平。野。

寒。沙。微。風。西。來。雲。光。晚。展。又如。洞。庭。藍。巖。間。

浪。映。不。可。名。狀。到此。境。使人。肝。膽。澄。澈。

○復張不棄

祝石林

蒲節鼓柁而南。麥秋加穩。餽詩卷。咄咄可人。  
稍俸半。揆逢寒飈。南薰於枕簟。聽中流之棹歌。

十八日。偶携。敬亭。孫雲。過湖上。日與開之。神扁。謝大白。雲霞入。鹿野。馬不聞。或凌。雙履。登諸峯。則。洞。

木森。直如龍。肩與只行樹。妙也。六月須換。暑氣。直欲抵雲中。觀漢武帝五將軍出塞之地。報此。

○與俞仲府

李鴻漢

去臘從萬少運。值雪霽。宇宙茫茫。若鴻濛一色。獨萬少如單屏環峙。歷代名碣。並突兀蒼穹。捫雪讀之。如過三山。金銀臺。發金蘭。王字也。至嵩陽宮。漢封一栢。大百圍。九人接臂方盡。高可五百尺。獨青青雪中。殊有奇致。及達摩面壁巖。李渤盧鴻仙隱處。是在雲表。翰海。

昨塵中所

○與楊見峽

高希李

大江之游。有泉曰珍珠。飛瀑潺湲。足地穴中湧出。殊不異康王谷水簾泉也。大能駕一葉從我遊乎。且今小奚。確百竟當之。

陶淵明開田間。洗水簾。侍以之。吳曰。林。松。已。單色。徐人時。刺。胎。標。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文。兵。

○與李使君

謝赤水

足下。得海朝。士。可得見。亞。燈。佛。光。否。揚。帆。抵。石。掛。席。拾。海。月。收。游。自。佳。恨。僕。不。得。同。行。然。開。室。佛。三。觀。無。時。不。見。妙。相。傾。潮。音。胸。中。故。不。乏。溪。助。

東。坡。曰。登。州。達。萊。閣。上。望。海。如。鏡。兩。與。天。相。際。有。如。黑。玉。數。點。鄰。人。曰。海。船。至。矣。不。一。吹。久。已。開。下。

○與王憲長

陳五岳

不。佞。已。至。華。山。絕。頂。而。中。山。色。更。奇。玉。女。洗。頭。露。掌。安。知。非。吾。兄。顏。色。耶。稍。晴。下。山。過。州。中。當。語。吾。

○與俞仲府

王元美

三月。登。天。和。級。嶽。象。管。斷。續。雲。氣。中。惜。卿。如。卿。臨。意。指。揮。王。京。太。清。之。游。當。不。過。此。

○與陳仲倩

虞邦泰

謂。九。華。峰。袖。中。峰。故。高。片。飛。出。兩。眼。不。知。何。倫。來。此。四。得。飽。看。山。色。

○寄金坑源年丈

陸德龍

純。源。何。日。今。始。蘇。由。洞。庭。林。屋。望。三。竺。烟。霞。六。橋。

柳直岸可達。壯遊哉。東南名勝。知以吹。載入異。此行不成。張博望。東槎日也。歸來著。衣帶。想。天目西湖。靈巖。震澤。幸無怪仙。毫寄我。

○寄友

陳眉公

謝先猷。邀新柳。如髮。青雀。飛。何處。不得。

○寄余子翼

王懋昭

取道桂林。兩岸高懸。翠屏。晴嵐。片片。飛入。青蓋。惜無。足下佳句。點繪。安得。借巨壺。掣移。置東海濱也。

○與友

徐文

翰海

卷九

紀游

五江

昨把秋酣。醉飛。鶴。驚。飲。與。秋。斷。處。碧。芷。浮。天。帆。影。橫。時。綠。蕪。漲。岸。風。吹。雀。秋。人。訝。水。仙。歸。來。猶。有。一段。花。香。樹。色。留。我。衣。褶。

○與崔鶴汀

莊起元

蘭江靈洞。松聲如海。薌。鑪。翠。華。元。露。霞。得。仙。仗。臨。况。至今。猶。被。飄。香。彩。未。散。不知。此。勝。遊。何時。續。也。

○與王方伯

黃汝亨

秋容如洗。烟雨南湖。綠不減。西子。蛾。眉。狂。者。當。面。之。別。後。相。思。何。足。也。

○與馮開之

陳眉公

屠赤水

西朝五日。主人千秋。所賞。何當。與。起。遠。仙。同。醉。蘇。門。已。

余則與王百穀云。武林山水。如畫。蒼雲間。尤自清。遠。張以高車大輪。辱之。且不欲數數動人。始一再。領累。耳。與。約。異。日。作。一。芒。鞋。竹。杖。張。耳。

○與倪如儒

王百穀

翰海

卷九

紀游

五江

吾師補衲。賣山雲。秋。葉。安。何。完。時。待。吾。持。西。子。湖。共。木。杯。而。醉。

○與歸給諫

釋慈山

南華之約。仙舟至。隱。陳。登。岸。入。山。二十五里。遠。迄。徑。其。可。遠。遊。鄙。人。且。從。後。先。為。掃。石。英。香。誰。勸。山。僧。遠。候。松。門。也。

○與戚將軍

徐

徐

登金山。大樹林。如。洗。泉。翠。微。沿。沿。上。衣。袂。



二三兄弟登峰山絕頂曠觀四百里外一片青

橫粘辟霧雲絲飛。忽然墜谷千練直。激石爲厲聲。

布一洞。時方下春。日與煙相薄。而瀑之風。復其間。視不一色。去瀑千餘步。巨石炭葉。遊人各一石。望瀑為歇。回風忽射。稀點灑面。起立欲避。而脚已斜。來過去。皇前松曰。由徑抱雲根。斜陽繞山脚。瀑逐懸。危欲落。

○與潘伯陽  
元坐九華中。筆著醉人。天台金剛風。雲叱咤。則歌。其時贈章以權其勢。

王公建陳與趙文源曰。入天台道中。山色最奇。晴霧收。松蘿翠。翠橫眉。人世一快。  
○答友  
足下欲開麻姑山之景。勝處最勝處。惟絕頂有泉。自丹霞觀西北來。蛇行斗折。伏流篁竹間。數十里。至三峽橋。屋各一。破裂其下。亂石森立。泉自上墮。下與石間。則湧作秋清。出峽聲奔。故衝突不數百步。至石梁。忽作兩白龍。下垂龍雲。隱隱映人。其聲清越。天風引之。乍細乍高。若士女裂帛明珠。落盤若鐵騎突出。

而刀鋒。雲筆探林。截山中一偉觀也。足下聞得無。眇視我錫山乎。

○游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起絕青云。異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洞連石。元如鏡。有泉常清。瑩瑩可愛。所謂銀床素練。已不知化為何物。其間李妻持親鉢而至者。僅一二山僧。出沒於裏草。其間洞而已矣。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綠浦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聲摩廊。蓋谷皆松而廊。

○松蘿  
下松最奇。每樹至聲若飛。滿全尖。謂僧曰。此美。珠琅玕。劍鋒。若受其戒乎。空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有兩花履跡。余今小憩。以袖拂之。其背綠。何也。動碧綠。綢鈎。宛然石髮中。雖健。鐵石作肝。能不免。心施。嘆兵山門。歸還於雲。新排華彩。竟虛待。之。簾。骨。理。香。誰。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為。灰。塵。白。玉。之。青。草。矣。百。世。之。後。此。人。遠。士。猶。傷。心。穿。雲。之。香。臥。斷。崖。無。之。畫。屏。刻。夫。看。花。長。明。之。苑。操。翠。白。玉。之。床。者。其。情。景。當。何。如。哉。

局公曰。公不憚白龍潭。新夏吳君得伯仲。邀余  
鳴榔。那秋。小刺楊。畔黃鸝。萬人綠。蓋如髮。相與  
帶。解。簪。盟。湖。水。次。有。客。訪。紅。袖。遠。近。咸。使。且。望。且。  
卜。正如水晶宮。概數丈。赤瑣樹。未知落阿誰手。  
○與童君奉

江干得舍。群島千尋。湘柳霏霏。漁歌款款。乃時渡危橋。  
送風帆。披掛。律雲氣。渺渺。凌虛。倦則。跌坐蒲團。聽此。  
僧談。偶。木。魚。清。梵。風。聲。寂。寂。疑。身。在。空。雲。社。使。則。  
明。在。且。不。肯。攢。者。去。矣。款。乃。亦。換。倚。

雪消水漲。舟行疾。流。編。定。先。開。錢。塘。兩。山。蒼。蒼。  
佳。處。徐。而。碾。虎。丘。南。麓。雁。客。以。營。生。平。松。挂。風。月。  
襟。盡。沈。塵。俗。伴。不。留。腸。肺。間。

青公曰。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檻。明窗短檣。舟中  
雜置圖書。美酒。燈。并。膽。近。則。峰。師。而。止。遠。則。  
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通。便。移。訪。故。人。有。  
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過。佳。山。水。廬。或。高。僧。  
人。之。虛。修。謝。蒙。草。草。花。映。簾。幙。中。杖。履。相對。興。

○與沈筠溪別駕  
湖邊桃花。夾岸迎我。客絕。此時不沈。載酒。取事。負。  
聲。百。轉。我。將。騎。白。鹿。作。道。場。推。長。公。肯。携。鳩。杖。候。  
於。伏。虎。亭。乎。

來。不。公。先生。云。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  
光。深。翠。之。工。山。嵐。淡。色。之。妙。皆。在。朝。旦。出。身。在。  
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為。清。絕。花。態。柳。情。山。客。

水。童。到。是。一。種。趣味。又。記。六。橋。挑。花。云。花。片。歷。  
亂。滿。衣。錢。香。隱。隱。撲。鼻。與。花。神。攜手。飛。陽。思。逐。  
彩。雲。俱。動。  
張。無。姑。先生。紀。湖。遊。云。丁。未。嘉。平。二。日。大。雪。晴。  
遊。湖。與。物。表。是。日。湖。水。不。可。泛。飲。色。忽。別。則。茶。  
樓。騎。目。見。大。地。山。湖。盡。成。銀。界。而。松。梢。竹。綠。雲。  
廬。碧。綠。倍。常。不。似。雪。罩。青山。轉。以。蒼。鶯。翠。羽。飛。  
玉。樓。寺。絕。無。際。晚。八。清。波。則。人。家。燈。火。吳。山。夜。  
下。下。歲。晚。之。鎖。聞。然。獨。枕。魂。夢。俱。清。明。年。

月十日舟渡西陰。徘徊無所。既飲。胡心亭。羅。關時晚。在山。倒射水面。新月掛東。不滿半規。夕陽影。翠交網。不覺狂吟。又西日。治具。湖心。別。長文諸君子。薄暮。雲濛。而正快。快。值吳仁和。送花。即命。向堤上。之。余。華。從。舟中。遙觀。火。草堂。先在波。間。如。從。下。上。煙。煙。際。諸。君。更。訂。花。之。約。余。唯。唯。第。須。籌。此。際。待。也。年。再。遊。世。間。法。俱。以。不。盡。為。佳。肩。輿。過。飛。來。拳。見。千。片。芙蓉。撲。人。若。曉。鳥。道。盤。旋。至。發。光。庵。入。坐。一小。室。有。碑。如。削。泉。出。石。罅。漚。為。池。有。金。魚。數。百。頭。故。窓。由。檻。相。向。吸。茗。真。有。武陵。之。思。出。清。波。門。度。六。橋。過。無。墳。而。行。間。野。謂。九。里。松。者。僅。見。一。株。二。株。如。飛。龍。聲。空。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於。錢。塘。潮。更。千。百。歲。桑。田。滄。海。恐。北。高。峯。頭。有。螺。蚌。殼。矣。安。問。樹。有。無。哉。出。石。屋。而。上。下。山。坂。夾。道。皆。蒼。桂。秋。時。著。花。香。聞。數。十。里。真。金。粟。界。又。數。里。亞。煙。霞。赤。由。殿。右。指。上。兩。三。盤。盤。象。犀。峯。東。折。數。十。武。為。雲。霞。洞。洞。外。小。亭。踞。之。望。錢。塘。如。帶。兩。過。風。篋。嶺。也。

龍井寺。其向。門內外。脩竹。琅琅。井在殿左。泉從石。罅。出。為。方池。承之。綠。陰。下。瀉。繞。寺。門。而。出。小。坐。與。何。亭。能。一。片。雲。石。山。僧。汲。泉。供。茗。泉。味。色。俱。清。亭。三。面。環。山。微。缺。東。偏。而。湖。寒。梅。數。株。點。綴。亭。下。松。聲。竹。韻。與。鳥。語。競。此。日。下。春。乃。歸。戀。戀。不。忍。去。

翰海卷之十目次

文部

論文

與論

魏文帝

與元九

唐白居易

又

白樂天

答莊克

杜牧之

寄李錫

裴中立

與謝民師

宋

蘇子瞻

與黃象直

蘇子瞻

答張嘉父

蘇子瞻

與俱甥

黃山谷

與秦少章

黃山谷

與侄

蘇東坡

與友

蘇子瞻

答林公輔

明方遜志

示徐曰仁

王陽明

示門人

王濟之

與陽半山

唐荆川

與余君房

孫月峰

答王康字

馮琢菴

寄弟君典

陶石簣

與友諱文

吳國豪

文訣九則

黃玄宰

與友協文

黃貞父

渡李太乙

湯霍林

與友

陳蒼公

與友

顧鄭功

與張孝廉

袁了凡

與友

王季重

與孫令弘

湯昂士

與友

湯昂士

與友

陶石簣

與友協文

張個知

復張秀才

祝希哲

與友

陳明卿

與友

吳大猷

論讀書

答王序

宋

蘇東坡

與徐甥

黃魯直

與徐甥

黃魯直

答曾荀龍

黃山谷

答王子子

明

黃山谷

與侄孫

蘇子瞻

寄莫中江

明

唐荆川

論社

袁了凡

與錢受之

陳蒼公

與友

洪元震

論書畫

與友人

宋

黃山谷

與人

黃山谷

與秦少章

黃山谷

與諸仰老

黃山谷

與朱和叔

黃山谷

與盧友

明

徐文長

陳蒼公

又

徐文長

與友

陳蒼公

翰海卷之十

雲間陳鶴翁公鑒定  
門人沈龍錫  
陳龍彩五萬

文部

論文

○與論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樂曲度雅均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文兄不蘇  
以移子弟焉文章佳固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節有

時而盡榮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

○與元九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常與人言多論時  
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  
為時而作

○又

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割或失於繁多其間  
極益又自感必待交公有公家無姑息者時論而  
章之然使繁簡當否得其中矣

○荅莊光

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彩章句為之  
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顯達者兵衛不華輔而莊  
如鳥隨風魚隨龍師東隨湯武勝天得象機裂天  
無不知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繞前揀波如入關

○寄車師

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文之要在氣格為思致深不在辭製章句陳廢  
人之其在風神清心志通不在倒置聲色

○與謝氏師雅宜  
所示書文大畧如竹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  
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安態橫生水流  
妙如驚風捕影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至于萬人  
不一過也而況能使之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  
連辭至於能達則又不可勝用矣

○與黃真直

鬼君寄膝幽看喜奇皆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  
蘇子瞻

○與黃真直

蘇子瞻

卷之四

果直以已意微成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足餘  
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况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  
直云耳非謂其詳也恐傷其道往之氣當為朋友  
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 ○ 春後嘉父

蘇子瞻

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  
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使為得也  
子瞻自評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

蘇子瞻

蘇子瞻

平地滄海汨汨雜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  
折旋物賦形而不可知也將可知者常行於所當  
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  
能知也  
唐劉琨自敘云天不工也而文婉焉當勤意  
時不能定不敢咳不敢噤不敢鼓倚者欲深就  
於心其紙紙畏如臨上帝故有紫如星光如月  
氣如姬宮之水又有點如屯雲如夕陰如枯腐  
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遙遙遙則有如海

運如震怒動道怪異

○ 與洪甥駒父

黃山谷

古之能為文章者其能陶冶萬物難取古人之陳  
入於翰墨如雲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 與秦少章

黃山谷

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榷精書簡閱不厭  
爾來揚下筆遲鈍差是平時讀書不貫事也

○ 與侄

蘇子瞻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峥嵘采色絢爛漸老漸熟

翰海

蘇子瞻

乃造平淡其實不足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  
而今平淡一句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泉時文字  
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但學此善思吾言

○ 與文

蘇子瞻

頃歲孫莘老讀歐陽文忠公書乘間以文字問之  
無他術惟動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  
懶讀書每一篇出即索道人如此少有至老病  
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  
技尤有味

○ 答林公輔

方遜志

願。下。以。古。人。自。鑒。而。裁。其。高。下。勿。為。姑。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始。自。盈。故。無。日。進。之。耳。且。使。有。人。改。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述。情。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語。子。勤。以。班。馬。韓。歐。相。繼。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

○ 示徐曰仁應試

王陽明

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冰。

○ 示徐曰仁應試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意。大。縣。了。了。即。放。膽。下。筆。縱。使。出。處。詞。氣。亦。無。妨。全。

人。必。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

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

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

卷。益。尋。常。不。曾。起。早。得。惜。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

德。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漱。整。衣。

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其。

矣。今。之。詞。義。者。多。是。厚。食。淡。味。刷。刷。濯。濯。或。竟。日。

○ 示徐曰仁應試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王陽明

引。如。此。是。挽。氣。承。神。長。做。而。召。喚。也。直。接。聚。精。神。謂。我。務。須。清。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忍。慮。屏。情。則。精。自。明。定。心。志。少。眠。睡。則。神。自。澄。若。子。未。有。不。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每。日。或。候。甚。思。休。少。倦。即。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翻。閱。書。文。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攝。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通。起。忽。克。然。淡。善。有。所。得。勿。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漫。泓。汴。泛。臨。然。決。之。一。滴。千。里。矣。每。日。閒。坐。時。或。○ 示徐曰仁應試



收攝。志氣不可不養。舒收攝之法。飽背飽。指。消除人事。莊謝淫朋。耳目無營。合併一路。一日不。得。思之。積月一月。不得。思之。積年。思恒而遠。思。為助。姑布不必相體。膏肓。尸不必拂。龜家。星家之。甲子不驗。形家之龍穴不靈。到此。楊。從。自。慎。違。此。都在我手。此亦吾儒煉性立命法也。

○與馮牛山

唐荆川

秀才作文。不論工拙。只要真精神。透露。如有真精神。雖拙且渾。必是英俊奇偉之士。公考試看文。不必論。

新海

卷十

文二

論

奇論。平論。濤論。淡。但窺其真精神。所向如肯說。用意。必是真實。米子。如無理無意。而但擬取浮華。必是作偽。人。此是閑來大閑錄。

○與余君房

孫

近有對奕者。最貴不服。曰。我但貪耳。應之者曰。貪。是。汝品下。曰。但坐耳。曰。坐。即是。汝品下。曰。遠耳。曰。即是。汝品下。曰。輕易。汝耳。曰。輕易。即是。汝品下。曰。獨以此。

○答王康字

孫

論

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抒舒。出為佳。如飲食。無論酸。蒸。無倫蔬。蔬。新則可食。若稍留時。顏色不鮮。雖龍。青。豹。雖。下。著。矣。

李。文。龍。曰。文章如日。早。冬。常。見。而。先。景。常。新。

○寄弟君典五則

進

陶石簣

米子之義。當先入體局。調其氣脈。使舒暢通。即。稱情。然。漫。運。之。以。新。流。行。之。以。古。詞。如。人。解。日。結。而。不。能。具。何。暇。張。林。深。哉。初。初。以。此。八。門。法。也。

吾平昔於世。終。稍。滯。留。皆。利。嗜。然。少。覺。處。之。泊。然。博。要。

新海

卷十

文二

論

武。術。都。無。所。解。心。眼。合。橫。口。所。言。解。有。旁。反。月。不。謀。統。統。不。課。文。殊。無。未。得。上。通。之。苦。所以。有。今。事。者。亦。或。由。此。初。初。口。惟。淡。此。身。惟。空。此。勢。此。舍。心。腹。自。不。須。藉。藉。孫。文。也。

作文之道。雖以平祥為體。然必鈞深極遠。出之。若。因。循。強。毅。自。稱。捷。徑。一。涉。熟。爛。不。復。可。振。故。矣。之。戒。之。初。初。以。此。先。草。言。者。恐。而。慎。由。特。意。疾。書。

少年學文。宜。宜。尋。章。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

漢月久。紀載雖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餘。  
 及是驚焉。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二體。  
 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體。但附內外。今行  
 不作奇平。端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  
 好從外剽賊。陷襲者。非奇。非平。是為旁骨相。奇者  
 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  
 奇景也。而子雙目。而耳人曰。此奇屢也。豈有二哉。  
 欲文字佳勝。亦須有膽心。老杜言。語不驚人。絕不  
 陸平原曰。謝朝華。於既技。登夕秀。於未振。昌黎曰。  
 陳言之務去。要乎羅織。自古不新。不足為文。不  
 不足為奇。鎔范之工。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  
 不奇。平時文雖小技。然有神機。領悟得之。然悟者。  
 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請古人二篇文字。得其機。好  
 都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  
 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弄其一篇。一句。亦非  
 間。然白妙。但使神奇。無奇。平。新。陳。可。此  
 文之平淡者。乃奇麗之極。金尤平。橫作怪。非是。不  
 險。不。若。改。其。不。能。耶。此。是。作。門。戶。乎。亦。不。可。太。

切。恐。奇。麗。而。求。平。淡。奇。麗。不。極。則。平。淡。不。來。也。  
 〇〇。與。文。譚。文。主。則。吳。因。之。  
 文字。不。論。奇。正。何。如。先。以。說。題。造。意。為。主。說。題。此  
 然。淺。觀。其。運。用。之。活。與。不。活。神。氣。之。厚。與。不。厚。然  
 說。得。題。倒。須。先。識。題。夫。有。題。之。皮。膚。有。題。之。筋。子。  
 舍。其。皮。膚。而。探。其。筋。骨。故。片。言。而。有。餘。不。然。費。盡。心  
 力。只。成。一。篇。訓。話。  
 文字。增。一。分。是。不。如。增。一。分。識。識。愈。高。則。文。愈。淺。  
 愈。早。則。使。使。愈。多。且。使。使。愈。多。而。品。愈。下。惟。平。日。書  
 行。書。則。識。識。識。識。則。時。時。手。拈。來。頭。頭。是。道。  
 然。然。而。識。亦。可。嬉。笑。怒。罵。而。談。亦。可。雄。偉。如。龍。廣。  
 我。亦。可。閒。暇。如。圍。棋。賭。博。亦。可。簡。峻。如。片。言。折。獄。  
 可。一。深。而。出。如。萬。斛。之。水。亦。可。循。規。蹈。矩。亦。可。老。  
 九天。忽。入。九。地。亦。可。故。無。執。行。補。綴。之。勞。而。神。采  
 其。者。無。如。識。其。墮。落。脂。粉。者。三。年。而。成。一。素。之。貌。  
 如。今。作。者。僅。會。弄。筆。頭。儘。會。排。點。小。世。界。只。不。會  
 開。乾坤。創。個。天。下。大。龍。人。胸。襟。不。開。另。開。乾坤。  
 非。盤。空。手。說。只。爭。看。得。破。看。不。破。平。亦。見。識。淺。

乎線索在下。則懸軒起立。無不如意。夫題亦有其  
其精神結聚處。是也。有數句而結聚於一句。或  
而結聚於一字者。有本題而結聚於上文者。有結  
於實字者。有結聚於虛字者。有不在句字之中。而  
聚於字句之外者。看不破。則我在微細繩縛之中。  
左則牽於右。欲右則牽於左。無通而可看得。坎時  
壯神活。兩翼風生。如庖丁解牛。如巨魚張。虛者  
之實者。虛之而不為破格。風雨驟過。而不為傷  
德本質。而不為少文。脫胎換骨。前無古人。而不為

翰

語

卷

十一

論

文

十一

論

文

十一

論

文

十一

論

文

十一

論

文

十一

論

文

十一

論

文

十一

論

文

十一

論

文

十一

論

文

十一

旨。曰。視。交。然。小。巧。如。置。身。霄。漢。下。視。塵。寰。非。無。不。備。  
德。不。入。日。矣。大。抵。文。字。只。看。一。篇。大。規。模。大。機。軸。如  
何。大。既。卓。越。旋。字。句。小。疵。不。足。今。意。如。神。不。王。之  
耳。目。口。體。無。恙。長。森。君。望。而。却。走。則。句。字。前。而。不  
局。不。佳。之。故。也。今。復。直。須。大。大。旋。其。儘。力。與。題。應。  
一場。決。有。日。異。而。月。不。同。處。  
父。之。責。謀。責。實。尚。矣。然。人。但。知。錄。之。謀。而。不。知。以。不  
謀。為。謀。但。知。實。之。實。而。不。知。以。虛。為。實。夫。謀。之。為。謀  
而。實。之。為。實。說。一。句。說。是。一。句。說。不。字。說。是。一。字。

幾。句。字。之。外。已。不。能。通。而。於。句。字。之。中。又。彈。非。其  
故。意。不。透。覆。而。機。不。玲。瓏。惟。夫。不。講。而。錄。虛。而。實  
而。漫。為。批。大。部。導。之。然。而。沒。能。極。文。之。致。恐。之。實  
論。而。不。責。鋪。排。實。決。其。所以。然。而。不。責。其。當。然。者  
然。者。傳。其。形。所以。然。者。傳。其。神。鋪。排。者。錄。其。寸。墨。而  
無。功。議。論。者。掣。頭。提。腦。而。了。了。故。一。言。可。當。千。百。言  
反。言。可。當。正。言。無。言。可。當。有。言。以。意。言。之。為。至。實。以  
機。言。之。為。至。虛。至。於。善。用。虛。而。所。謂。精。深。者。傳。其。才  
皆。舉。之。矣。

翰

語

卷

十一

論

文

十一

論

文

十一

論

文

十一

兄。作。性。理。題。著。一。句。玄。遠。話。不。得。著。一。句。幫。襯。語。不  
得。玄。遠。者。起。於。光。景。之。未。真。而。揣摩。其。近。是。幫。襯。者  
起。於。本。質。之。已。窮。而。借。助。於。林。錦。若。胸。中。見。得。了。  
自。無。此。弊。至。如。牛。玄。題。亦。須。反。覆。論。得。痛。快。然。後。說  
者。慷慨。大。凡。平。淡。題目。自。有。精。深。議論。非。必。每。題。另  
出。一。見。然。後。動。人。  
或。問。詞。調。之。行。文。何。如。曰。詞。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著。一。分。詞。便。換。一。分。意。思。到。時。只。須。直。寫。胸。臆。不  
帶。話。兒。儘。是。精。光。閃。爍。何。以。詞。為。至。於。類。指。屈。伸。詞。



之主

反

語曰：文者言之反也。又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古文之動人精神者，莫如國策。策士游說，不曰不如，而曰不如，此必有其所以。鼓骨打髓，令人主降。變色者，專得此用也。且如論語中說管氏樹塞門，是正言之，則曰管氏不知禮。何等明盡，却曰管氏而禮說不知禮。此反也。韓昌黎說周公好士，正言已盡，却一反云：向使周公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五

而無聖人之才，而非故父之隆，則將不暇食與沐矣。寧止吐哺握髮之勤而已哉。得此一反，并吐哺握髮精神奇警，又如漢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王不能以化天下，亦其側也。

幹

李長吉曰：華補造化，天無功，此幹之所自始也。以時文論，雖聖賢語，豈無待作者幹旋處。如新授當平世二句，既平世矣，何須三過其門不入。程文云：洪水既食，天下器猶未平也。而君明臣良，則天下有所賴以

平也。山人意表故，缺漏處須用意幹旋。

代

代者，謂以我講題，只是自說，故又說當時作者之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於不測之源，且如莊子逍遙篇說鸞鵠笑大鵬，便代他說。曰：我快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此非代乎。若不代，只說鸞鵠笑亦足矣。凡作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拙牽古人，非直定免煞。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六

劉勰曰：詞微實而難巧，意翻空而易奇。夫翻者翻公案之意也。老吏舞文，出入罪輕一成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且如西廂詩：皆刺明皇寵貴妃，最淺一人乃云：尚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人。何人便翻盡，這前案白。

脫

脫者，脫卸之意。凡山水融結，必於脫卸之後，謂今學脉一起一伏，於散亂節脉中，直脫至平夷處，取廣乃是佳風水。故青島家尊重脫卸，所謂專脉緩受。

勝意。文章亦然。勢。廣。須。急。做。不。令。杜。長。冷。淡。意。廣。須。緩。做。務。令。針。綫。向。折。

擒

杜子美曰。擒賊先擒王。凡題必有真種子。擒得真種子。則所謂口口咬著。且如王。文格。即北。唐。前有。五。龍。湯。三。句。文。若。以。縱。橫。遠。宕。論。即。作。似。勝。但。文。格。小。嫌。云。揮。若。而。事。者。知。士。之。所。以。定。美。矣。其。心。不。變。者。忠。臣。之。所。以。介。其。守。也。而。伊。尹。則。有。不。然。者。便。高。出。節。公。幾。等。何。則。此。題。其。種。子。在。何。必。同。而。即。却。事。

辭海

東什

論文

什

故伊尹五就。雖詞章揮霍已盡。於宗已卯。石虎玉珠。亦以命為卷。永即云。道至於中。則不宜有所異也。渡。云。中。之。上。未。無。所。加。而。聖。人。又。何。加。於。中。之。上。也。乎。此。是。題。中。美。種。擒。得。此。不。必。照。顧。亦。字。而。本。意。非。美。字。矣。此。全。在。有。機。

雜

文字最忌排行。實在錯綜。其勢能令之合。能散之。離者散也。如早。前。散。還。左。右。是。皆。語。野。言。還。太。子。所。事。也。賈。誼。却。云。必。求。滋。而。亮。前。散。則。犯。易。或。也。則。

通所。智。証。之。指。則。救。之。力。也。若。其。眼。習。積。貫。則。在。而已。夫。胡。事。之。人。生。而。同。樣。者。恐。不。其。及。其。其。而。依。累。數。譯。而。不。能。相。通。打。者。則。救。臂。然。也。以。此。三。離。作。兩。段。全。不。排。比。自。六。朝。以。後。皆。重。段。為。文。少。氣。味。矣。如。出。門。四。句。主。教。行。怒。印。板。也。陶。石。簪。先。出。門。二。句。相。對。却。用。一。通。文。另。做。已。取。不。欲。故。板。為。

○○與友臨場論文

黃真父

近與諸君談藝。贈一先明眼藥方。蓋虞王司眼力不。

辭海

東什

論文

什

如。勃。士。子。以。妙。文。作。妙。藥。開。之。也。凡。三。明。一。曰。托。托。凡。談。論。識。是。道。理。須。托。出。故。上。使。覽。者。觸。眼。便。為。如。摩。尼。珠。如。明。月。光。不。令。美。低。頭。回。望。也。破。題。入。題。廣。尤。是。空。青。一。點。一。曰。通。氣。凡。筆。陣。氣。機。隨。手。掃。來。隨。口。讀。去。條。達。飛。動。不。行。口。尖。不。禁。齒。牙。如。走。馬。如。流。雲。又。如。順。風。之。帆。一。息。千。里。也。起。鐵。過。接。廣。尤。是。金。針。一。度。一。曰。現。色。凡。落。句。下。字。皆。眼。前。通。用。古。人。文。法。及。全。名。家。語。稍。復。故。之。詞。頓。挫。鏗。鏘。之。韻。勿。讓。腐。勿。死。長。勿。沉。晦。勿。強。強。令。覽。者。如。聞。清。晨。鐘。如。如。

赤城。如遠采蓮。美人。自不忍。放手也。其摘題中。而揚題外韻。折花。勝。瑞。珀。散。播。之。以。清。心。為。君。遠。為。佐。神。氣。為。水。煎。煮。通。徹。為。佳。是。即。有。沉。澁。精。絕。妙。好。詞。辭。滯。不。伸。長。漫。不。掉。吾。文。不。見。吾。美。好。流。以。蒙。主。司。之。疑。反。自。操。一。科。毒。藥。除。障。之。藥。於。主。司。無。預。也。故。以。此。方。為。同。病。相。憐。之。助。

鄒。若。嘉。生。云。文。如。用。兵。凡。以。致。勝。而。已。寄。深。之。謀。欲。攻。其。堅。武。牘。之。勝。必。乘。其。瑕。夫。崇。嶺。巨。濤。勁。猛。精。卒。固。壘。扼。險。九。天。九。地。必。不。可。入。之。徑。所。謂。堅。也。次。之。通。併。力。而。施。與。之。致。危。文。若。此。則。理。入。者。皆。禁。之。會。勢。除。節。規。之。用。陰。陽。奇。正。之。相。生。乘。之。通。渾。脫。而。馳。疾。若。無。節。其。致。決。文。至。此。則。理。入。而。始。出。東。坡。言。酒。氣。拂。拂。橫。十。指。出。襄。陽。言。真。者。在。前。氣。焰。可。畏。此。亦。天。下。必。勝。之。技。也。

○。漢。李。太。乙。○。湯。霍。林。○。吾。異。夫。今。之。為。文。者。已。則。無。胸。而。借。人。舌。也。借。人。則。卑。吾。直。以。三。代。聖。而。反。下。借。諸。子。則。益。卑。又。厘。之。餘。也。何。今。之。矯。然。自。命。豪。者。不。是。人。餘。也。

○。與。友。○。陳。著。公。○。陳。家。談。道。猶。犯。正。位。但。要。傍。敲。暗。擊。如。鳥。在。松。陰。影。獨。為。帝。無。殊。矣。美。人。在。簾。絲。步。障。中。獨。吳。人。無。矣。有。主。有。賓。頃。刻。萬。言。有。主。無。賓。鐘。鼓。酒。食。皆。祭。此。文。章。法。也。

○。與。友。○。顧。鄒。初。○。行。文。之。妙。不。在。實。景。在。虛。景。不。在。比。語。在。冷。語。色。見。顧。解。政。如。兩。子。太。真。即。其。低。惟。呢。呢。語。波。淫。靡。餘。索。然。不。若。無。意。中。停。眸。一。盼。反。使。人。神。情。欲。死。耳。

○。與。張。孝。康。○。○。求。黃。○。作。文。之。法。在。涵。養。性。靈。使。心。苟。嘗。活。不。在。孫。急。心。熱。欲。速。求。工。在。打。透。機。括。使。詞。源。沛。然。不。在。鉅。釘。擬。括。須。精。役。氣。不。論。作。文。不。作。文。尋。常。要。安。心。神。屏。除。雜。念。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在。題。目。上。凝。之。久。久。則。文。機。自。活。文。成。自。通。傳。之。植。木。者。然。根。深。則。枝。茂。乃。實。生。華。而。非。聚。取。也。

○。與。友。○。王。季。重。○。○。必。事。輪。碾。必。牛。關。而。漫。耳。目。之。官。各。極。其。用。費。

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不  
也如僅以小兒之聲挖空生語預巾之學值貨庫  
不則霸王叱咤最叫一番蘇秦縱橫演說驚帶  
黃炎數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茅鹿門先生云為文須有認題總要以描寫虛字  
眼虛為生色群如掉百尺之帆特在逐浪上轉  
懸千鈞之弩特在弩機上觀的  
張何初先生云蒙士不解作小文大納氣力密來  
耳陸士衡云精驚八極心遊萬仞文章家開此胸

題便如維摩大室間容八萬四千獅子座也凡小  
題勢欲開心欲細讀欲大氣欲充題款故宜開題  
粗故宜細題局起故宜大題皆宜充若不向  
通章題意偏累便如孟水金石伏無吐露與彼  
理

○與孫令弘  
孫君奇人也好為蒼澗簡遠不入世之文所謂  
奇奇哉以自娛者耶  
○○與友  
陽若士

人才有或有不成就者三兒時多慧父師迷之以傳  
括帖不得見古人樂得臨眺之書一食其度不復  
鮮一也乃幸為諸生固未教遊久之氣色漸落何  
論尺幅之外哉二也生於隱約山川人物鴻顯高  
怪快之事未有睹焉神明無所躍練胸腹無所展  
耳目既吝手足必塞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  
頹盡可為悲傷

若士嘗曰使筆墨不重聖賢咸色皆浮沉習氣為  
之魔又曰文字起伏轉合斷接而已極其變自  
而自知之父不能得其子也雅然盡於法此機耳  
法若止而機若行

○與友  
行文正如人題事耳故口者能言其甚故者能  
而無貴文生於無辭貴而工乃裁製之妙廢不  
然勿遽為簡也簡而不弗辭吾痛幾何辨其則簡  
弗辨骨不脫神不揚無為也  
陳明卿先生曰減字削句為秀則神來色來文  
下句則無可修矣又懼骨生世方煩調促



麻相悅而快獨結三其麻之手  
○與文論文三則  
一銀題今人所為看書新第者皆題句非題情也  
中之情乃在字句與却之間語言詭詭之外題目到手開目定想凡平日見聞知解洗滌一空點誦題面  
叙通覺一種真氣沈在心目此時急須下筆直述其  
肝見肝謂得意疾書此便是絕神奇真文字善操筆  
時未見題神便思練句琢字雖極力鋪排只得此新  
訓結繞出口已屬與腐也

新海  
卷十  
論文  
五

一看勢文車一篇有一勢如畫山水者先於筆鋒層  
疊處布衍有勢其他烟雲草樹便可次第添設至  
綴之法小取勢之力大也文車先於胸中打得一勢  
出或順或逆或主或賓或扼要爭奇或空中結撰或  
局在我以筆墨點綴之家數自然正大體氣自然高  
妙也  
一取程先筆文惟制科中程者字無虛設如高堂  
鉅的確不移其梓畧偏正開闔呼應有上句自然  
下句有前股自應有後股時特法度固然即作者

不知其然所謂靈心化工也文章家每打神清氣  
時將先草徑墨細批細說何處是起何處是伏何處  
是實何處是虛何處大轉捩何處是開鎖何處是  
翠何處是款嘆看其一篇是何成局伏習衆神使來  
自然脉脉相接也

○讀張秀才  
大都欲務為文者先勿以耳目心守人語語人  
脚汗不能自得觀宋六文無善無唐文觀唐文無善  
觀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籍元與本朝羅佳者

論  
卷十  
論文  
六

亦毋必多視其否者請速絕迹毋令廁我而側終日  
珍寒驅不絕幾候一乘飛黃便自千里  
或問然于侯見生曰聞莊子也而惠連已于侯曰  
別已無達達則有惠文已不達然如泥耳又曰  
選文者聚歛如夫無可遣也舉錯如玉無可情也  
語意致絕  
○與友  
天地間一種現成文字如雲物之變波阿海之傾  
怪本奇鳥之體種於目前悉我斟酌把玩造物殊

亦勿吝

與友

人品文章

世無肯力讀書

無生氣如游女園中

人品安得而不早

周君伯外有云山無色水無味女無態男子無

始

峰

山

山

論讀書

谷王序

少年為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當如入海

貨皆有之入之精力不能無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

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與

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

求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也皆從此

難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

論也

揚升

論讀書

二

揚升底先生云嘗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

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

治近人物地理官制兵法皆財之類每一過必

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此言也虞卿養

舉以教人誠讀書良法也

與徐甥師川

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見古人

心度如此則不虛用功又須謝去外慕古人云

欲者喪父善事聖心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宜

春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會。理。

東坡云。駕。意。於。物。性。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者。

則。見。蛟。蛇。糾。結。文。與。可。亦。言。余。學。草。書。凡。十。餘。年。

終。未。得。古。人。用。筆。法。因。見。道。上。閑。蛇。遂。得。其。妙。然。

則。西。見。其。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

○與徐甥

甥。讀。書。有。味。不。須。精。品。一。絲。知。古。人。開。披。子。然。後。

所。見。書。傳。知。其。指。趣。觀。世。故。在。吾。行。內。古。人。所。謂。膽。

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

翰。海。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影。澤。要。

須。振。其。根。本。本。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搖。搖。古。人。特。

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

○答曾菊龍

讀。書。勿。求。多。惟。求。中。便。義。理。融。暢。則。歇。下。筆。時。不。

塞。吃。也。

費。文。獻。公。曰。觀。書。如。飲。水。新。飲。用。意。既。到。而。淡。

然。日。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用。兵。焚。舟。沉。說。而。

沒。能。月。無。忘。其。所。能。

○○答王季子

比。來。不。審。讀。書。何。似。古。人。有。言。曰。并。敵。一。向。千。里。

符。要。須。心。地。使。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素。齋。而。

息。時。書。味。猶。在。胸。中。大。之。乃。先。古。人。用。心。處。如。此。則。

靈。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也。

泰。淮。海。云。平。少。時。讀。書。一。見。解。能。誦。暗。說。之。亦。不。

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消。藉。飲。酒。者。將。由。頑。之。間。

把。卷。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數。

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為。而。願。明。衰。耗。始。不。

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彈。數。終。捨。棄。然。

無。後。不。省。故。雖。勤。苦。而。常。廢。於。善。忘。

○與元老侄孫

近。來。為。學。何。如。恐。不。免。趨。時。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

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如。全。得。一。第。後。而。學。便。為。

嘉。物。也。

○寄葉中江

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於。

人。經。綸。之。述。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

馬。龍。明。  
十一。八。  
孫。一。

黃。山。谷。



無。不。可。讀。書。無。刻。不。可。讀。書。若。有。奇。待。有。操。揮。便。  
不。成。事。好。文。集。成。一。部。日。間。空。玩。須。尋。味。其。神。髓。始。  
出。我。手。一。般。閒。暇。時。切。須。潛。玩。經。書。透。露。得。入。臨。文。  
自。有。發。揮。若。待。考。時。遣。看。便。慌。忙。憤。亂。耗。散。精。神。文。  
愈。不。佳。矣。

論書

論書

論書

論書

論書

論書畫

大。聖。書。字。格。法。如。快。馬。折。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方。  
人。妙。處。

與人

黃山谷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予。作。李。廣。奪。胡。兒。馬。  
扶。兒。南。馳。取。胡。兒。多。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數。

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嘆。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

近。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

得。人。入。神。會。耳。

論書

論書

論書

論書

與秦少章

黃山谷

寫。字。鄙。事。也。亦。安。用。功。然。昨。於。博。奕。遊。息。時。聊。爾。為。  
之。能。使。筆。力。悉。從。腕。中。未。筆。尾。上。直。當。得。意。

東。坡。曰。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便。覺。酒。氣。拂。然。  
從。十。指。出。去。也。

與潘邠老

黃山谷

取。古。法。臨。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紙。頗。覺。  
供。展。日。

蜀公有云。著摹不如鈔書。換入過不如述古。言行又云。宋元章言。一日不書。便覺思渴。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與米和叔

黃山谷

凡書之害安端。是其小疵。輕能是其大病。直須筆

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卓而筆意臨

正。最忌用意。粧綴。便不成書。

兼直有云。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

書。以沉着痛快為善。又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

翰墨

與

翰墨

三十三

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婉婉百態。縱然

無然。婦態

○與書史

徐文長

奇峯絕幹。大水懸流。怪石古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

汁淋漓。煙嵐滿紙。寧如無天。寒如無地。為上。

○又

徐文長

百葉媚。一餘枯枝。墨則兩潤。彰則露。鮮龍鳴。極

動靜。如生。悅性弄情。情態久遠。斯為妙品。

○與友

陳眉公

雲山以皴法為主。自然氣韻。高古令人山似死。溪似  
如野。齊南宮父子不免叫屈。之畫不在點綴。而  
在筆墨。李營直惜墨如金。正為下筆時要有味耳。

翰墨

卷十

馬書

三十四

翰海卷之十一目次

經世部

用人

上相府

宋范仲淹

論用人

蘇東坡

答唐天樞

明張太岳

答何道清

張太岳

與李漸庵

趙用賢

答楊二山

張太岳

答方幹齋

王陽明

與諸景陽

陳耆公

交民

論諸野

張賈

論貴粟

龍輔

翰海

卷十一

日一

龍輔

新酒帖

王右軍

與周文之

蘇子瞻

與張嘉父

蘇子瞻

論民害

明李獻吉

與王元美

李于麟

答唐巡撫

王悅野

與支孝先

魏枝

論鹽場

彭一器

與張太岳

徐存齋

與徐子與

宗汝

賦役

答孫巡撫

明張太岳

與府縣

羅

與陳耆公

錢龍錫

答錢兵專

陳耆公

附新公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北運白糧事宜

改兌事宜

校覈

上徐少湖

明楊耕山

答鍾侍卿

馮琢菴

與中瑤泉

徐存齋

與張太岳

徐存齋

上徐撫臺

陳耆公

上王制石

陳耆公

武備

論弓箭社

宋蘇東坡

答李琮

蘇東坡

論兵害

明李獻吉

論將材

王陽明

與同觀所

徐存齋

又

徐存齋

論兵

梁可舉

與楊德甫

徐存齋

一尋邊

論邊事

明張太岳

論邊方

高中玄

論用人

王陽明

答邊撫

張太岳

答大同撫

張太岳

答成德與

張太岳

答蔚遠督

張太岳

答何鎮撫

張太岳

答崔巡撫

張太岳

答吳深洲

張太岳

答王陳諫

馮琢菴

尋邊

高

論海	卷十	目二	王陽明	與孫使君	陳若公	與孫巡漕	陳若公	議設流官	王陽明	與徐子與	宗子相	與蔡大參	陳若公	治水	蘇子瞻	論治水	明徐存齋	蒼胡中尊	陳若公
----	----	----	-----	------	-----	------	-----	------	-----	------	-----	------	-----	----	-----	-----	------	------	-----

新海卷之十一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 沈佳胤錫虞軒

經世部 用人

○上相府 范仲淹

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議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芑莛少壯者耻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猾賊不防。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

論用人 蘇子瞻

世之取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其將至於盜賊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執聖人知其然故不選定於始進之時而徐觀其野。武之教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於功名而不敢僥倖。俾知其不手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



如以  
安得  
不  
得

我明王時槐云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為行之良  
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

○ ○ ○ 答應天撫

張太岳

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獲俾得展布待其被劾而  
後拯之則無及矣

○ ○ ○ 答何道清

張太岳

國家爵祿以待有功之人不宜但以爵祿還  
須時時在念不可忘也

○ ○ ○ 與李漸菴

趙用賢

謝海

卷十一

用人

二

一

通乎以來吏部乃為餉私戚公之主深用舍之權為  
人所德而私怨凡少有意氣不半能者一切豫誣  
以不可知之事以故棄係飲氣而楊揚得志者皆私  
人也仕時巡按差滿不得携一物二三十年前未聞  
御史饋京師要人至數百金者今則視以為常至薦  
有謝獎有謝到家有候復命有候入覲有饋出訪  
有饋為郡縣者日經營奔走不暇而欲無溫取於民  
守清白之規此勢之所必無矣

○ ○ 答少司馬楊二山

張太岳

一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  
而不敢言來教謂有今抵論事功以為黜陟凡稱清  
稱高談玄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古義言

○ ○ 答方升賢

王陽明

此事雖之養慧但練一爛熟於其中則一莖好蕪盡  
為所壞夫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紙需各稍皆有攻  
毒破聖之功但混於參差苦求之聞而進之養生之  
人第一用之不精鮮有示

○ ○ 與諸景陽

陳著公

謝海

卷十一

用人

三

一

當今難急用人一著而用人難急用人一著而用人難  
在今惟有以善養人善養人善養人善養人善養人  
矣第斥心已久楊向墓事保一片熱心去晉元

愛民

○論積貯

賈 誨

民不足而可治者未之嘗聞古之治天下也其當積

是恃今昔未而起米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幾也滿

後之俗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天命將降

天下財產何得不登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饑

何以相恤卒然遄遘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餽

之兵早稻米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衛擊羅夫

贏子易子而飲其骨乃駭而國之豈將有及乎夫積

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使天下各食其力未使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故則可以富安天下矣

漢注為句獲無用之腐不如安於益之民粟危商

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於於已止不善近而存

存也

唐虞頌曰軒昊之代君為心兆民為百穀堯舜之

代君為目兆民為物三代之時君為爵兆民為侯

五霸之時君為士兆民為材二漢之時君為隄兆

民為水隄之不完冰漂邑矣哉民不可使為水冰

而隄之困矣

○論資粟

賈 誨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

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法不能禁今

農夫春耕夏耘秋獲冬藏治官府給繇役無日休息

又私用送迎迎來弔死問疾養孤共在其中勤苦

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賦納不時當其有

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

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

輸海 卷十一 賈 誨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必交采食必買肉交通王任力

竭吏勢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今法待或商人商人已

富貨矣耳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資粟資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

為賞罰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取於有餘

以供上用則資民之賦可損

賈誼有云奇巧末技高販將食之民形佚樂而

縣怨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畜積少矣

凶年必先困。苦饑甚焉。

○斷酒帖

王右軍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中之尚略。第亦當恩同。此懷此  
斷酒一年。所有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故民今  
當追復重論。

○與周文之

蘇子瞻

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失。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  
葉落。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  
來。終歲一律。家求而易。安有足與者。若吏治不煩。即

蘇海

卷十一

六

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

蘇子瞻

君為牧吏。人命至重。顧深加意。大寒大暑。四時求死  
不獲。及病者多。為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僕  
為郡中。未嘗不躬親按視。每能留意於此。遠到之禍  
也。

○為民客

李獻吉

惟智者而後起。家今百姓愚蠢者十常八九。又苦無  
賴而有司不恤也。缺之不問貧也。役之不問勝也。是

故富者制貧者。貧不足則鬻子。又不足則適背鄉

難井。慈怨之聲上徹。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適者不

還居者。縲紲則必有暴露之屍。故民害者重。欲使

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今曲蠟皮張等料。較之弘

治初年。費且十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

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必有所稱。頭等必又倍矣。又

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安得不日貧。洪

武時。詔直隸地荒。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自開

墾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家聽無賴光棍提

蘇海

卷十一

七

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即賜與親家。

乃遂白奪其田。上其故。遂其房產。折伐其樹木。

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他處父母妻子千里

內騷然。是不欲與國同沐耶。

○與王元美

李于鱗

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開闢外也。燕趙  
南北。殆千里。人相舍。遊或嘯聚。白日出。案人。即那  
之間有覓犬。我輩何謂。益時理。亂何為。於吏治。嚴  
薄也。

○ 荅廖巡撫

一 概野

今歲大稔。斗米二錢。倉庾既匱。而華藏又虛。有司以實倉為名。腹削富人之財。不顧見骨。富人叩胸呼天。靡所控訴。願公憐而察之。

○ 與支孝先

魏 校

昔聞論及華人。農情而不知耕。山有芻而女不知織。養蠶矣。而不知浴繭。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聞贊曰。善與此。數利此。願會百世功也。願為蒼生汲汲。

彭鳳儀

○ 論鹽場

彭鳳儀

廢民之中。寬戶最苦。近歲鹽場。始設其禁。糧食不充。未免預借。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糶粟糶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陽縣人。偷物錢。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鹽淋之時。舉家登場。利泥吹海。汗如雨。陰寒。庭背亦必為之。此淋滴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煮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遽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償。可端逼辱。舉家憂惶。

此鹽之苦也。疾病危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零散。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存念。遇事寬恤。

○ 與張太岳

徐存齋

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為之首。自隆慶庚午。御史蒞土者。不悉以端已裕民為政。而專導之以至教。以予奪。民靡然漸喪其廉耻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攫掠微利。骨肉為仇。舊族故家。所在破碎。其意以為富者之財。散入於貧。則貧者均富。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艱。加以奸惡之情。競相誘引。淫奔。

○ 與徐子與

宗方城

江皋小警。閑左驛驛。漢勒悍軍。勇及康系。小加阻。公徒置。縱其驕。民不堪命。如此作吏。不勝。矣。江海之。積。於。漏。而。見。百。孔。若。注。何。以。集。以。集。吏。足。下。其。論。之。翁公紀平湖令顧廊庵。謂先云。清規。正米六十二石。即耗三十二石。又加濕潤折米九石八斗。凡。

新

卷二十一

十

憫惜漕軍至厚。自縣大夫過柳軍。以博風力之名。於是聽民自便。而得釋。屬雖矣。水肥。糜爛矣。以宜。僕當憚。卒而民帶官。充矣。米數。縮。軍。不得。不。米。色。惡。軍。不得。不。詳。明。公。曰。此。非。軍。累。民。乃。民。累。民。也。清。漕。先。自。牧。糧。始。微。糧。必。足。三。冬。就。絕。於。春夏。者。罰。額。糧。必。上。官。倉。零。積。於。私家。者。罰。其。便。一。米。則。足。色。足。數。人。則。定。厥。定。石。先。到。者。照。紅。以。配。厥。米。到。者。時。厥。以。照。紅。其。便。二。後。米。置。監。牧。先。米。置。監。兌。出。米。入。米。置。夫。長。五。紅。長。編。姓。名。定。今。

數。呼。摩。後。則。果。集。撫。頭。領。則。加。勸。其。便。三。刻。期。交。兌。公。必。親。之。旗。軍。一。綱。司。一。鄉。或。長。一。每。一。日。則。完。一。紅。完。一。紅。則。兌。改。紅。其。便。四。清。紅。米。去。責。里。民。傳。報。將。及。水。決。而。故。泊。五。里。外。者。越。之。來。先。軍。而。猶。泊。五。里。內。者。從。之。夫。隨。來。隨。兌。隨。兌。隨。行。隨。便。五。大。約。以。軍。民。兩。平。為。主。太。尉。之。租。無。左。右。清。漕。之。祥。無。重。輕。清。限。不。違。清。規。不。壞。公。之。責。作。其。風。力。也。

○ 答巡撫孫立事。○ 臣。○ 奏。○ 太。○ 岳。○ 近。來。司。牧。者。不。以。民。事。為。慮。夫。拘。捕。賊。徒。里。甲。驛。乃。有。司。第。一。議。餘。皆。非。其。所。慮。也。四。事。舉。則。百。姓。安。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惟。公。獨。意。○ 與。府。縣。言。後。致。○ 罪。一。拳。○ 王。荆。公。行。青。苗。有。遺。書。邵。子。欲。授。初。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授。初。去。何。益。也。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為。官。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歛。甚。矣。有。秋。糧。之。征。有。夏。秋。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諸。稅。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祖宗。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欲。憑。元。案。以。盡。征。可。乎。若。四。戶。有。虛。絕。而。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歛。無。藝。之。日。何。也。下。甲。人。戶。原。向。官。田。東。身。之。衣。食。不。給。索。橫。之。剝。削。無。已。官。府。之。稅。米。幾。乃。以。官。作。民。需。於。地。土。田。居。需。履。墾。坐。下。戶。況。里。書。作。獎。飛。詠。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

新海

卷十二 風俗

十三

車數十石者。一室有重數石者。雖執鞭以定。極可  
 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托。以上而為下。以下  
 為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  
 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入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  
 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鼓朴之下。何求不足  
 完稅之弊。上徵於民。人事既平。天道不順。若而違  
 米珠薪桂。官吏里胥。為干鄉曲。錫太不寧。為民父  
 行政。何忍至於此。若求賑於糧里。豈有所不堪矣。  
 據原甲之數。務求取盈。以備上司。而失下民之望。  
 仁者之用。心不如是。或曰。如上司何。曰。公卿大臣。亦  
 生於人間也。方其闢於閭閻。遊於學校。擊節伊周。高  
 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能行其道。其不能為民指  
 乎。民邦之本也。諸公肯傷邦之本。而不為吾民福。  
 信筆。適書。不覺滿紙。  
 ○與陳君公  
 日再承手教。及以三大後。議方老。公祖編審示。志  
 凡例見寄。不勝喜躍。吾鄉有此賢公祖。何愁百姓  
 安。北運布解。故糧自收。可謂頂門神針。自非鄭父。無

我機山

新海

卷十二 風俗

十三

大賢。孰肯為此。此通與重。撫臺相聞。即以教之。書記  
 生有言。後事如隨。病。藥。與。長。生。不。老。之。方。吾。鄉。故  
 事。只。合。就。吾。鄉。舊。法。調。停。弟。前。有。四。語。告。公。祖。父。  
 布。解。以。預。給。脫。價。為。主。北。運。以。早。發。水。脚。為。主。收。稅。  
 以。即。收。本。區。為。主。總。催。以。給。平。填。戶。為。主。似。不。甚。慘。  
 今。設。權。自。收。即。一。法。已。蘇。兩。役。矣。吾。嘉。湖。事。例。絕。其  
 名。者。不。加。派。察。而。田。多。役。重。之。人。利。其。可。惡。重。作。輕。  
 此。法。若。行。以。田。連。阡。陌。之。家。與。三。五。畝。小。戶。一。體。  
 五。繁。頭。白。可。期。就。緒。無。日。弟。所。不。敢。附。和。也。如。先。生  
 以為然。言之當事何如。  
 ○為錢兵寄  
 承台論東南華其外。而枯其中。管仲所謂。英。世。有。  
 餘。非。有。餘。也。著。怨。多。而。民。心。怨。令。民。力。凋。敝。不。敢。躁。  
 不。能。躁。病。在。士。大。夫。好。廣。田。宅。豪。者。封。釘。扛。樓。廣。者。  
 同。衛。苟。且。絕。不。肯。講。求。賦。役。為。桑。梓。計。為。子。孫。計。  
 明。公。謂。錢。糧。案。穴。多。因。頭。緒。多。頭。緒。多。同。經。賦。之。不。  
 定。也。若。定。經。賦。先。查。原。額。後。查。增。額。又。查。增。後。之。成。  
 額。歷。今。明。如。指。諸。掌。郎。女。洞。微。可。以。爭。執。煩。屑。

陳君公



粗驗退良美不拘斤重止取長闊兩端緣紅紗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布解四名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每疋銀六錢一分內改織黃線三絲布二千四百五十二疋每疋加贈銀二錢五分二絲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贈一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每疋價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餘向由搭派北運一役兩役人甚苦之以後遂照客商買布即有光棍串同保結先作大商銀一八八視為已物浪費不經他為島有此改套大戶大戶未欲領銀買布或曰待給布後給銀及布已驗矣或曰待解布後領銀及布已解矣批回已銷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或以現銀而獲垂簾總之錢糧或以前甲品領求新甲之債補或有十不遇六七者或有千請永給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罰此向來二三年前布解之所由國也布後之發賣貨房聽給印解布被油紙包索舟車關開掛號

批到京門平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樞庫民隨廚役見面渡手標飯茶果土儀頭後夫交納等項每屆除補墊外賜銀四錢二分猶還顧任意揀選兩次三番千辛萬苦即使盡發現銀尚多賠補而況布解而銀給不如數乎通計華亭布役四名上海二名青浦一名一年即破七家若朋充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公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不染秋毫先要調停細布此周文襄再見於江南也請言往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不官既不為物償又不能賠償衙官委之衙書衙書委之行戶如昔年前較錢全部發解與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免京中至今痛惜況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糧千係誰則任之差細布之大要有二先發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發銀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則無色稅優款之患如數發銀則無積運短少之患不必官解之議前與七項鄭父母叔令解戶故糧給事先投布銀隨牧鋪墊解銀給印起批信為良法方公



新海

卷十一 賦役

十

又倒行之上海青浦。而布校之同可懸矣。別有虧  
 棍條陳用標布容解布者。高非土等。既難托銀。文  
 無田土。勢難兼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  
 鄉鎮之布正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脉。非細故  
 也。夫三縣細布。勢不官折。開白粗布。濫惡歸疎。此  
 人最所愛。素喜照原價三錢七。今改折給散。務既  
 利於待銀。銀又可以轉買商布。比之二線既堅。且  
 有餘利可落。者整貼銀四千二百兩。咸去會計微  
 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線五千疋。拉整銀一千二

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便。此項  
 尚要商量。惟細布。即發現銀。粗布。行銀。改折。其不  
 易之定論乎。

北運白糧事宜

天下大矣。白糧獨責之蘇松常嘉湖五府。何也。顧  
 初自南京取給五府。其修甚便。自咸和定議。始  
 而白糧捐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商賈  
 不知五府之偏累。在一府不知量腹者之獨勞。全  
 已無可奈何矣。白糧之吾。不獨在軍餉民弱。不獨

新海

卷十一 賦役

七

在軍民民渡。不獨在過洪過關。不獨在過關過劫  
 不獨在催船催車。不獨在帶辦帶時。不獨在稽  
 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刀橫罪難。而  
 苦愁朝夕。陳出於意料之外。白糧守凍一年而  
 兩年之船錢。一年而燕兩年水手之工食。千瘡萬  
 孔。借貸無門。蓋守凍以春辦之。不先也。春辦不先  
 以秋米之不足也。秋米不足。以荒區與頑戶納米  
 之不肯完也。若使納米既足。又即付之水脚價。無  
 尸水手。應時湊集。正月開辦。豈有懸期滿滯之患

我今鄭父妙設法。使北運者先儘本名。隨儘本區  
 以秋白糧。置糧給中。以秋脚價。方公租。又倒行之  
 上海青浦。北運之困。其解則懸乎。白糧中。又抽出  
 惠桂二王福米。二府於米一千石。耗米五百石。

車脚水脚。共銀三千兩。向青浦南解。北運順  
 稱可言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也。其  
 行就近附近。略派湖廣四款上合許。九牛一毛。  
 不為過。以楚中千石。即解楚中。二王何如。更不  
 能將千石改折。并同脚價銀解。以便白糧自辦。

豈必從下流而運。邇上流。長江洞庭之險。又必舍賤米而運貴米。多支納往來之煩。斥此項米。舊換李公在漕。一時也。橫山相公在撫也。一時也。臺省方上賦煩徒重之說。一時也。方公祖正當精志士大夫謀求在此。脩枝亦在此。一時也。明君留心民隱。可與隱言。一時也。時乎不可失。推而行之。蘇常可乎。

### 收兌事宜

收兌者。漕糧也。謂糧長收於倉而兌之軍也。統計

新法

卷十一

賦役

三下

松江府華上清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千石。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兌運糧。運納通州倉。或搭京或搭遠。京糧縣內河六開盤則。然波到京。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遠糧入湖船。則其華城家雲。然後到遠。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臨兌時。又於每百石。加耗米外。加裁擔名曰照潤。以補沿途蒸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淮撫冰之外。加照潤。

新法

卷十一

賦役

三下

千府縣主之。一某衙所糧船一隻。全照換。名。運軍九名。運軍持篙。旗甲與管。每人一月。半年。一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衙官。衙官給各。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於華上青無干。松江所官軍派運到廣。則於三縣支領。行月二糧。亦於彼處無干。一查得淮撫議單一款。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糧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曆四十年。又立漕車開兌之期。如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限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後。即限過淮。期。江南限二十日。甯院坐京口。催督運。紅運官有。蘇如期過淮者。淮撫印給。票一張。或獎票一張。統候糧完。如期獎。如有司無糧。軍衛無。督糧司道。及府州縣。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百戶。各。得俸半年。此題准事例也。清規。蘇。或。空。紅。未。求。或。以。勒。捐。耗。贈。遠。至。就。地。日。久。遠。運。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廩。無。米。米。色。粗。惡。又。在。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稱。怨。各。臺。華。脫。已。罪。

故某衙所空舡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某衙所舡到而某衙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舡某日完當報也其舡完完開幫或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報則運官無所容其據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一濕潤之外又有所謂網司話會此向來套名三收完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報二三分以完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問者也但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據擬為強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視俾糧舡開完乃始

增十擔每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運意懷慮長優侮縣官不滿其狀不已完米又如其難至於大保大區借改折之名倩人代杖延誤不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終是有折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搶收有先除糧若干充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除者名曰除串若不搶不除且并其搶收除串之銀未而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賠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賠百石米價日踴賄價日多米不能賠而備償需產賣男鬻女隨之矣誰敢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局收本局行為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及千收米又不至隔區係額戶既不至藉口荒區好民又不至親望搶收除串此亦清弊實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清書排同揀用賄派舡派江北淮河之舡至江南四郡之內播道不緝彈壓則氣勢必定吃穿往還二千餘程官弁及多遠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視近視以遠調近者果說便說不便耶此特在撫

倉隋一斟酌間而救荒受福不淺矣

續海

卷十一 救

二十四

救荒

○上徐少湖翁

楊樹山

此錫侯  
公大節  
顧而不  
體大  
保而  
德仁人  
能愛人

城中餓餒滿道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蓋錄各  
司民救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宋師有捨米捨飯  
償貴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  
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  
外郡之民而填之也其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  
賑濟然浸出給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  
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則窮民有

新註

卷十一

救荒

二十五

續海

卷十一

御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吾官倉之  
粟可賑濟也亦可償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  
青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過急不可動支外其  
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令暫變賣收價到秋易  
似為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  
避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令少定價裁抑之又當  
禮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  
自送故鄉矣米價騰踊日甚今定為官價以為裁抑  
之計依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糶買非若外郡富家

所以故  
其後  
中叶

必類如  
此類

其類

其類

內自獲今定為輕價披蓋肯折本報費且各處販  
者一聞價輕就肯再來外米不肯來而米不肯販不  
如其將來至若何如也此地既荒全賴南來之米  
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既多或  
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就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  
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過壅塞則違官夫搜運  
一若轉運官報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  
方官使嚴巡獲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而來必多矣  
米來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聞各處寬治監之法  
新海  
體生變也此端一開為盜者衆貪者日至故肆  
日不安生是故民為盜也況新不可長宜行令各處  
仍治盜如法止盜正所以救荒也  
唐時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議節價宣州刺史  
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剝其價則  
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奈何後米斗二百商舟  
者相望人賴以生  
李公元陽志趙公廣民曰公到順慶時歲歉稅為  
方畧全活甚衆還知潼州初至惟以保荒為志

王如  
民步  
小重田

贖銀自一錢以上皆令買運貯倉居二年得米  
八千石明年蜀大饑死相枕潼州以糈倉得免  
當衝通馬後大為民惠公於州門作虎六十根  
馬而飼之以次輪後匪真羊吏獎錢民力即馬  
得調遣之節民大便  
胡公世寧有疏云民饑困朝廷馳使大臣往賑  
倉廩空也欲買糧絕也欲勸大戶大戶自不  
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索不完也欲委官則  
無實心行事者將何如我不過公文移下而造冊  
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此今日之荒不能待而  
耶之荒當急備也  
○ 蒼鍾待柳  
元荒政在平與不實與不實未論謂勸之在米  
散之前賑之無在死亡之後斯言也傳之天下  
世其皆被仁人之賜  
牛蹄論常平法云常平之法所守者約而野反  
廣借使萬家之色積有千斛而散賣之際千斛  
市物價旬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

○自與車臨泉也故荒<sub>錄</sub>唐十七年 徐存壽  
年。老。病。增。劇。不。能。出。門。過。值。僅。而。為。災。田。疇。海。陸。  
老。幼。踴。躍。哭。聲。徹。幽。接。強。起。乘。小。舟。至。近。郊。則。平。原。如。  
里。巨。浸。渺。然。且。麥。秧。萬。無。一。存。者。時。見。破。屋。敗。廬。出。  
沒。波。間。飢。殍。盈。積。維。其。側。不。勝。慘。斷。按。目。奔。還。等。  
以。公。之。仁。慈。睹。之。將。有。沐。心。傷。神。鳴。咽。涕。泗。於。覽。  
藍。門。之。闕。痛。於。觀。地。獄。之。變。相。者。故。憐。為。一。書。上。之。  
政府。自。來。災。傷。鰥。寡。皆。口。就。存。留。中。賊。免。分。數。而。吳。  
中。存。留。甚。少。無。故。於。災。故。每。次。恩。澤。特。虛。文。耳。此。在。  
新。海。縣。志。卷。十。一。 災。荒。  
往。時。尚。為。無。補。况。今。大。災。耶。可。萬。士。民。咸。仰。望。  
廷。破。格。蠲。除。於。以。救。未。死。之。民。為。國。家。留。德。萬。年。供。  
輸。之。也。三。公。雍。同。以。天。下。為。任。康。濟。為。心。然。公。於。其。  
間。實。多。鄉。邦。之。誼。憶。公。稱。相。時。吳。中。士。民。皆。舉。手。稱。  
慶。若。已。與。有。則。所。以。上。紓。聖。明。南。顧。之。懷。下。濟。安。  
老。子。弟。無。涕。牛。道。而。副。其。勉。疏。之。勳。朕。公。全。日。表。彰。  
○與。張。太。岳。○  
三。月。以。來。溫。雨。不。止。溝。澮。盡。溢。吳。河。亦。盈。千。里。平。曠。  
頓。成。巨。浸。備。興。水。國。補。種。秋。治。士。意。而。水。不。消。海。潮。

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收百分之二三。其  
否。老。人。力。莫。惜。惟。相。與。哭。說。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  
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謀。生。於。時。百。姓。欲。望。官。  
司。發。賑。則。庫。藏。先。虛。欲。請。大。家。得。貸。則。倉。箱。已。竭。欲。  
望。留。布。易。粟。則。通。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鄰。郡。  
行。乞。則。關。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以。偷。  
生。弱者。嗟。呼。而。就。斃。仰。惟。皇。上。聖。仁。廣。運。窮。道。崇。  
教。主。計。於。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况。忍。視。數。百。萬。之。  
衆。漂。屍。填。東。海。乎。又。况。財。賦。重。地。祖。宗。所。由。以。興。者。  
新。海。縣。志。卷。十。一。 災。荒。  
乎。又。况。自。星。變。以。來。臺。猾。奸。雄。日。懷。幸。衆。之。心。至。  
未。已。乎。非。破。格。加。卹。不。能。有。所。補。益。也。且。階。閣。治。民。  
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清。真。而。廟。堂。之。上。亦。  
得。伸。以。為。恩。結。以。為。威。常。不。失。其。尊。尊。事。至。而。後。卹。  
則。受。者。不。以。為。恩。而。其。多。寡。輕。重。尊。卑。散。之。權。乃。  
更。倒。持。於。下。縱。能。委。曲。徇。情。勉。強。拾。而。目。前。之。費。  
日。浸。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甚。  
甚。微。非。仁。慈。如。翁。明。察。如。翁。孜孜。安。社。稷。不。得。隱。忍。  
如。翁。莫。能。知。亦。莫。能。任。也。

○上徐撫臺乞收荒為序三十六年 陳升公  
經月積雨水浸秧苗不獨為生靈苦而先為司農苦  
不眠為司農苦而先為師臺苦師臺當上下變通之  
時在飢民不能使之朽腹而飽在主持不能與之空  
口而爭不審師臺有荒疏見示否向年吳不熟金  
待湖廣江西今一聞吳下水報被處先已採此賑  
商之所以空垣而米價之所日踊也米踊則富者  
閉廩以待價昂貧者望門無從借貸田主不肯出工  
本以急救佃戶佃戶亦不肯出力以車救水田目

前年有民窮疫起之禍患冬間又有以荒作熱之錢糧  
將來不知費老師費平心血耳懸乞師臺行之江西  
湖廣及淮揚撫按賜報之禁一則吳越之米自較  
此通銀之書鬼神既薄而奏上帝非老福壽之一  
助哉但疾痛固苦之詞描寫得十分著忙便博得廟  
堂五分動聽况今視十六年實有甚矣台慈決不使  
普人專美於前矣謹潔淨以上  
○上王荊石相公 陳升公  
淫雨累月大浸稽天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於旱而

今歲之水有甚於嘉靖四十三年何者蘇杭偏處  
南甌西澤國旱尚可甯水則難療姑無論田即如  
粵之年屋廬不立塌毀圩岸不必增修雜作經營可  
以易米而食籩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  
河出門即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發  
笑信添米食奔走之勞忍濕受飢漸成疾病死亡之  
禍此水之害所以甚於旱也幸而以前催納尚緩風  
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緩全則朝廷之會計無  
年不增開閘之侈靡無慮不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

消風雨之惡暴無利不開此今日之水有加於嘉靖  
四十三年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  
繫舟揖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秧苗未蒔可以  
留工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使即使天色漸晴而苗  
根已腐矣即欲播種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元  
董花董化為朽枝矣而恃者瓜菜瓜菜洗於草莽矣  
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日夜僣力或可僥倖數日  
而露而不塗泥土易敗藥於此潰於彼矣成行足敗  
於大矣况西北大風不時起焚太湖蓄之水浩淼

東下尚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  
小民全仗耕織今水災如此舉家之中非出庫四水  
則守無河堤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尚安從  
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  
者不為丐強者不為盜乎盜賊四散有引不三尺乎  
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顧乎此言之  
可懼可驚者也居今之計當以誦組為第二義而以  
張徐為第一策則嗷嗷待哺之徒哀哀露處之衆或  
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公以待朝廷現年破格之  
恩例今先生手握調羹之權身執桑梓之變必至卧  
不帖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為一家而不以徐松  
為同室者哉章亟圖所以止龍天災心於民窮者

蘇東坡

卷十一

後見

三十三

源明四鄉  
并各處  
何各處  
年各處

武備

○○論諸備弓箭社

河朔西洛備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

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

家業武藝衰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學

弓而鋤佩劍而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

意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屋相望若凌逼北賊

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

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影甲鞍馬常若臨至蓋耗成

積莫所在人自為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

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本牙耳目之用

向使州縣逐虜皆有弓箭社人戶迭命盡力則北賊

豈敢輕犯邊塞如入無人之境

我明徐文貞公陪與楊載卷總督云客兵雖強終

難久住幾千里微朝勢難應顧况一面與平各

兵連動以舒目前一面嚴實有司選練鄉兵以圖

久遠

○○答李翰林

蘇東坡



此論兵者  
必以古為  
法而後為  
用也

之。用兵。正如。私室之。遺。凡。屋。若。平。木。石。之。費。未。之。用。為。錢。若。千。布。其。而。定。無。所。藏。儲。其。不。徒。入。於。斧。斤。之。椽。桷。然。而。有。用。毛。起。不。可。復。計。此。處。不。索。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虛。周。其。規。素。安。其。取。財。積。聚。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通。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怨。於。素。費。半。他。人。而。工。倍。之。

論兵害

李獻吉

京。兵。七。十。餘。衛。蓋。帶。甲。控。強。者。數。十。萬。意。欲。以。振。本。也。至。正。統。已。已。總。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已。已。至。今。又。統。數。十。年。耳。目。者。遺。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然。其。腰。縱。弓。刀。不。全。也。夫。兵。數。不。減。而。狼。狽。若。此。何。空。名。而。解。食。大。害。也。大。勝。驥。四。衛。者。非。謂。內。無。耶。外。官。不。得。稽。其。數。征。伐。又。不。遵。用。故。其。人。率。富。貴。而。氣。驕。而。內。者。陰。殺。而。懷。貪。者。也。以。富。豪。氣。驕。而。人。而。率。以。陰。殺。懷。貪。之。徒。其。害。可。言。耶。且。錦。衣。衛。水。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皆。其。類。

此論兵者  
必以古為  
法而後為  
用也

也。內。官。之。團。營。把。總。頭。等。悉。內。官。之。私。人。也。孰。非。飽。胃。官。乃。遂。令。布。列。要。地。為。水。牙。乎。崔。石。塘。述。射。馬。獎。大。振。云。團。營。軍。大。半。私。後。矣。不。即。受。錢。代。人。役。或。負。薪。以。生。這。操。弱。弓。敗。矢。取。具。臨。時。食。頃。刻。一。旦。有。緩。急。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於。廣。鄉。指。揮。以。下。將。兵。居。各。立。保。伍。毋。他。出。給。符。為。信。且。守。且。練。有。事。命。將。統。之。強。幹。一。筆。也。

論將村

王陽明

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諸。軍。之。效。取。之。才。今。分。使。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應。故。事。而。實。無。所。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釋。文。武。兼。濟。之。才。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騎。射。授。之。以。精。思。無。過。關。之。要。害。房。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識。熟。察。又。於。武。學。生。之。內。或。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砥。礪。月。積。月。考。比。半。而。試。三。年。而。選。則。一。旦。有。急。不。忘。無。異。人。矣。

○。與。周。觀。野。按。院。御。兵。誠。不。可。不。練。然。選。之。貴。精。練。之。貴。實。蓋。收。邑。之。



籌邊

論邊事

昨遼東巡撫忽報虜騎任逞其竄絕無影響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紀傳之言通爾倉皇失措則與風鶴皆兵者何異且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為我使我疲於奔命久之懈而不備然後率然而至是在彼反陽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勝之近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

論廣地方有司

沿邊有司實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既焉志氣阻又何望於侯布是以郡邑之狼狽為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後以地若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若其地也徒以邊方為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通安也夫國家用人不當為官擇地不當為地擇官現邊方係要隘之地尤宜使賢者處之以開功名之路羅公紀云地之瘠為邊之綠凡罷物之旁肉通

謂之邊越違而求以為求以為為焉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有其遠故先王尤重為之防而武

者恃夫關堡在直謂吾中國如完衣冠物然其亦

不思甚矣於乎遠國之寄何如而獨付之武人

惟人與庸人乎正連其壞而已凡罷物於其旁肉

之邊倍厚之然法可保其恒完而不壞

○論用人  
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反覆邊夷之地尤難何者

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

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請其土俗悉其特性或

通則使氣率意往行則亦未易得其心矣使

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無久居其地以成可

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最難

唐劉軻上崔相云相公昔蘇太平之墓焉知夫者

心者不磨勇暴氣待相公呼而出之

唐書

唐書

○ ○ 答大同撫賈春字

張太岳

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之速。備之嚴。使入而無利。則雖強之亦不肯逞矣。

○ ○ 答總兵戚南輝

張太岳

足下今日之事。但急以拒守為主。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設待之數日。賊氣衰。然後漫便示利。以誘之。乘其疲而擊之。庶為全而有功。聞此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勢必推之使先。勝則

歸

卷十一

馬

四

新

卷十一

馬

四

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宜深慰之。士卒無分南北。一體撫循。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勝在我矣。

○ 答劉遠題督

張太岳

公與劉門將帥。但一一務實備守。以為戰備。一切得費繁文。惡從前華臺上成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即為大功。不必有所新獲。

○ ○ 答鎮撫何某山

張太岳

主夷難種。非可盡以漢法繩也。親近軍事。時起於不

才武職。貪蹟有司。及四方無藉。奸使竄入。其害甚。而播。輸之。守土者又不深為地方長久計。輕信偏。而。勝。秦。小。則。播。大。則。用。兵。經。無。事。之。置。之。緒。以。為。夷。秋。報。仇。幸。而。勝。民。器。財。費。將。吏。冒。賞。於。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僕。以。為。制。禦。土。夷。惟。在。謹。將。內。治。原。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奸。徒。毋。令。狡。倖。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但。令。奉。約。束。不。虞。貢。賦。而。已。此。外。不。必。過。求。

元虞集雲南志略云。為吏者無惠安庭方之心。貪。其。人。而。家。食。之。甚。者。故。事。造。孽。以。害。官。賊。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習。教。究。情。所。獲。勿。則。使。然。

○ ○ 答山西崔巡撫

張太岳

大抵虐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況夷狄乎。在我統親自。常。嘉。待。敵。小。小。變。勤。勿。遂。驚。惶。勢。讓。但。需。研。煩。隨。機。應。之。令。無。大。失。而。已。

張太岳

前門三衛服屬二百餘營兵。人換賞。猶不能一。盡諸乃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常事者。隨宜處置。辟之於犬。搖尾則枝之。骨狂吹則擊之以。無。而服則復枝之。枝而復吹則復擊之。而可與。與。直論法守乎。

○答王懷林

向來邊事。頗劇矣。使。大。屬。目。全。在。運。用。宛。轉。一。任。手。則。九。墜。矣。至。於。實。心。實。事。不。事。移。飾。則。反。指。為。罪。律。之。官。矯。用。碑。用。石。方。可。久。而。不。能。無。小。破。缺。惟。用。

灰。一。塗。觀。者。反。無。隙。可。指。然。外。飾。太。盛。而。必。不。堅。其。得。失。必。有。然。辨。之。者。

○○善邊

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為。下。策。何。之。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復。何。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可。端。縱。有。京。師。軍。馬。何。濟。哉。

楊。公。博。陳。邊。計。六。各。邊。地。勢。不。同。戰。守。互。異。如。前。明。易。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虜。難。保。其。不。來。但。當。

來。高。據。險。使。之。匹。馬。不。入。即。為。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牆。可。恃。虜。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

使。之。一。毫。不。得。即。為。中。策。若。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或。陰。行。規。矩。紙。上。空。談。律。之。盡。研。竟。何。益。於。安。攘。之。初。一。節。昌。二。鎮。固。山。為。據。地。長。

二。千。里。虜。仰。而。攻。我。乘。高。而。擊。近。固。所。腐。爛。乃。守。兵。草。得。援。兵。不。至。此。謂。度。之。失。宜。豈。可。解。業。於。燭。我。說。者。遂。謂。燭。不。可。守。是。同。墮。而。食。也。合。逐。一。閱。視。將。補。一。厭。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為。山。西。

門。戶。然。邊。凡。八。百。餘。里。兵。壯。不。滿。數。萬。名。曰。極。邊。實。為。故。事。

○諭。簡。師

王。陽。明

前。師。一。事。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成。方。以。戰。守。不。暇。耕。欲。使。京。軍。分。屯。邊。地。給。種。糧。芻。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披。甲。降。屯。邊。為。犄。角。寇。去。復。業。固。以。其。戰。守。完。備。堡。如。此。即。未。能。盡。除。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轉。輸。矣。

○與許暨孫使君  
開原之不拔。賴鐵嶺李氏家丁焉之特角。今李氏  
疑。開原失守。將此關扼入於奴。而東西之虜合矣。  
何如何。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此雖與明公無與。  
而格來何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種。何。措。就。  
中。萬。分。調。停。全。賴。明。公。與。撫。臺。計。議。使。此。華。不。聚。不。  
聲。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我。野。老。杞。憂。  
臨。楮。不。覺。迂。闊。

○春解廬

陳蔚公

留海

卷十一

華是

四十五

奴前好殺。遼人附建州。則無命。入山海。則無門。有  
得不死守之勢。若以遼人獲遼。即此便。若肯兵。此  
便是省餉。宜必紛紛名募。為我近。開。兵。五。千。亦。不  
過。浙。中。百。姓。耳。安。家。有。貴。道。路。有。貴。若。移。此。加。之。遼。  
東。之。土。著。痛。癢。相。關。用。親。手。獲。頭。目。與。借。他。手。獲。頭。  
目。說。便。說。不。便。  
○議設恩恩。四則流官土官。王陽明  
蠻夷之性。徇廉康。必欲郡縣之。而絕以法。是。尊。卑。  
席。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悛。終。必。觸。構。姐。翻。几。席。換。

故必致之開曠。匪以順其蠻野之性。今仍土官  
順其性也。然仍土官而不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  
廉康於田野。而無城垣之限。牙童接之。道終然  
奔而無以維繫之。今主土官者。限之也。而終無連  
屬。網維於其間。是畜廉康於範圍。而無守視之人。以  
時守其壙壙。禁其羣。觸網將踰垣。而不知。伐木。緣  
決藩籬。而莫之省。今設流官之守。視範圍之人也。

○報徐子與

宗子相

留海

卷十一

華是

四十五

海寇大都多華人。華人從。善。詔。夷。福。清。之。陷。也。孟。華  
乃先其美。既陣。聞守。陣者。窺其夷也。遂驚而渡。華人  
乃不先之。詔夷以從。此。皆。旅。也。夷。遂。呼。其。類。數。千。開  
門。以。入。見。墨。墨。然。繁。者。以。為。守。督。卒。也。詰。督。舍。向。在  
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藏中。負數萬金。走  
矣。夷窮無獲。遂環山而掠。即敗絮腐糒。亦喜而納之。  
囊中。人言。此何。宴。而。貪。不。知。華。人。負。之。矣。及。其。敗。  
其。得。成。夷。華。無。一。夫。創。者。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有  
夷。今。且。多。持。金。賜。其。妻。子。嬉。遊。間。巷。此。何。稱。編。氓。虎。  
為。今。之。策。先。聚。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

時勢可  
無此  
入者

言人  
之

時

海

卷十一

海

卷十一

海

海

海

子相西門記云島龜直犯關諸大夫議守城事

子守西門先是有司勳父老子弟守門予登

則惠羅諸貧者疾者疎而懦者留其壯與之約曰

晝則家夜則陣擊柝鳴鈸而懸火陣外不知約者

從軍法明日報冠且至門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

大呼折入子逐日開西門入之晨起縣堂城上列

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八客或虞奸人予曰子辨

此矣於是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城中

不徙者各縱兵焚之而壯夫有不屑薪穀入者不

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守凡五

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

與蔡大恭

陳者公

近來海禁甚嚴竊謂既禁以後宜審其出海之防

葉以前宜開其還家之路此尤在臺翁臨席調所

耳

治水

○治水詳見東坡集單 蘇子瞻

三吳之水賸為太湖太湖之水溢而松江以入海

水日兩潮潮湧而江清湖水常淤於壅江路而江水

清艣隨帆海去海口常通挽吳中少水患自慶曆以

來吳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自長橋挽

路或公私漕運便之日華不已而松江始壅不快江

水不快然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

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議者欲復治海口而

不知江水艱重難通快泥沙漫積今欲治其本長

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繫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

橋欲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里加迅

駛然使官出力以復海口海口既復而江水有力則

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

○論治水 徐存齊

水利大端有二昔與洩是也而所謂昔洩者有大

洩為有小昔洩為大洩者以海為壑壑白茅諸港吳

淞諸江導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閘也大昔者去江

海

海

之。源。雖。使。足。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淺。者。以。近。田。之。源。  
河。為。基。導。田。間。之。水。而。注。其。中。也。小。蓄。者。疏。濬。支。河。  
使。足。以。受。田。間。之。水。也。夫。專。意。於。淺。故。濬。可。矣。不。求。  
不。而。何。以。備。之。不。善。致。力。於。蓄。則。早。之。以。救。而。濬。亦。  
有。所。容。也。蓄。淺。之。大。者。財。力。必。多。未。易。猝。舉。姑。治。其。  
小。莫。若。脩。築。行。岸。為。要。如。救。邑。東。兩。二。鄉。高。下。迥。絕。  
東。鄉。岸。高。本。不。告。水。止。車。岸。為。勢。當。令。名。以。備。築。之。  
力。疏。濬。支。河。為。蓄。水。之。計。而。鄉。行。岸。在。所。必。築。而。高。  
於。得。土。亦。當。替。令。濬。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岸。加。而。高。  
焉。是。財。力。既。不。虛。費。早。濬。皆。有。備。矣。皆。以。桑。梓。隸。隸。  
古。云。功。不。必。自。己。出。其。歟。言。意。也。敢。以。聖。於。下。執。事。  
○。答。嘉。定。胡。中。尊。陳。君。公。  
吳。淞。者。蘇。州。諸。邑。之。下。流。松。江。諸。邑。之。上。流。也。北。田。  
婁。江。南。曰。東。江。即。其。中。曰。吳。淞。三。江。缺。口。以。受。西。來。  
太。湖。之。水。而。入。海。其。形。如。乾。卦。三。爻。今。吳。淞。久。淤。不。  
乾。少。中。爻。故。蘇。松。上。下。二。流。皆。渙。同。奔。潰。而。水。患。不。  
可。救。矣。獨。嘉。定。借。流。吳。淞。不。惟。病。濬。而。且。病。早。地。方。  
凋。瘵。實。坐。於。此。今。雖。有。開。濬。之。議。而。顧。類。無。米。之。炊。

仁人在。何以某之。



翰海卷之十二目次

佳言部

正語

與荀彧

魏趙靈

與金琮

吳陸遜

與庾安西

晉王胡之

答崔諒

魏李繪

與施令公

唐張九齡

與王及

元次山

與呂豫可

明海剛峯

與張開府

海剛峯

上張相公

邵山

答楊冢宰

張翰翔

與曹吏部

張翰翔

答王荆石

陳耆公

與馮開之

原赤水

格語

家範

漢杜恕

與張象

謝葛亮

與弟

吳虞翻

與傅咸

晉楊濟

家範

林康

家訓

齊顏之推

與高錫望

唐孫熊

與程將軍

賈賈王

訓餘

宋司馬光

與李方琳

蘇子瞻

與王立之

黃魯直

與友

蘇東坡

答朱子茂

黃山谷

與李公擇

蘇東坡

與李公擇

蘇子瞻

答何舍憲

明王陽明

與劉肖川

李卓吾

與陳韻亭

袁了凡

論養生

張悅

與王秉衡

康海

與友

王荆石

與友

王荆石

與李及泉

王荆石

與友

陳耆公

與魏考功

王元美

答王荆石

馮琢菴

答鄒文川

張太岳

與魯長洲

王余剛

與趙定宇

馮琢菴

與羅一峯

陳白沙

與羅彞正

陳白沙

與錢次卿

屠長卿

與友

陳耆公

與陶石簣

袁中郎

與吳玄水

陳耆公

與徐子興

王介明

與邑兩江

張翰翔

與洪五明

戴德

與楊定見

李卓吾

與鄧子龍

沈錫初

與無去僧

湯若士

東文

陸平泉

建龜谷

陳耆公

東友

袁中郎

東文

錢鶴澹

復友

薛方山

與沈懷經

陳耆公

與公叔

陳耆公

東劉覺哉	王次公	東友	王陽明
東友	陳蒼公	蒼王惟寅	屠赤水
與蔡文恭	陳蒼公	與蔡侍御	袁中郎
東友	夏正夫	與繼陣	楊柝山
又與總津	楊柝山	與錢受之	陳蒼公
與林廣文	祝無功	蒼虞山周	陳蒼公
雜紀古今至言			
理語			
蒼王謹	晉慧遠	與滕達道	宋蘇東坡
蘇華仲舉	蘇長公	蒼吳京	王安國
蒼范蜀公	蘇長公	蒼趙昶	蘇長公
東項明父	明馮曾楷	蒼朱太學	茅鹿門
與李克齋	鄒守益	與薛守益	羅洪先
與田叔	屠赤水		
醒語			
寄文	明袁中郎	報張助甫	宗子相
寄文	黃平倩	復友	袁中郎
與秦君陽	屠赤水	與蘇潛夫	袁石公

東劉子威	屠赤水	蒼萬和夫	馮開雲
復江山人	祝無功	與李子昂	袁中郎
東余蒼生	劉達生	與友	陳蒼公
蒼劉達生	余大成	與兩舛	袁中郎
達語			
與友	漢東方朔	與蘇議	東方朔
與所親	張君中	或子	梁徐龜
與魏居士	唐王摩詰	蒼泰大盧	宋蘇子瞻
蒼泰家	蘇子瞻	與俞清老	黃山谷
與文	蘇東坡	蒼王安國	蘇東坡
遊松風亭	蘇東坡	與蔡夢繁	蘇東坡
蒼廖宣仲	黃山谷	蒼近晦之	蘇子瞻
與蔡景繁	蘇東坡	寄友	明袁石公
與王承父	王元美	與胡大泰	陳蒼公
與尤君趙	屠赤水	蒼中友	陳蒼公
東洪五明	鄭大儒		
高語			
與鄭叔度	明方遜志	蒼李鑑	何喬新

與張公亮	黃道周	答龍道尊	陳著公
答教祭酒	王維翰	寄同社	宗子相
與朱期榮	洪五明	寄荀公若	陽霍林
與屠田耕	錢渾	東孫仲言	湯霍林
東友	王百穀	渡程虞卿	洪五明
渡友	屠赤水	與王以明	袁中郎
王次公	與董海陽	茅鹿門	
與子恢之	前王叔弼	與友	唐元次山
與王定國	宋陳子瞻	答劉奉浩	明方遜志
與張鼎山	楊升菴	渡包襲明	陳著公
東友	袁石公	寄徐友	林警齋
寄同社	袁中郎	與曾觀察	屠赤水
與蕭允升	袁中郎	與友	洪五明
與張公亮	黃道周	答龍道尊	陳著公
答龍道尊	黃道周	答龍道尊	陳著公

輪海表之十二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	侯桂
佳言部	正語	與荀或	趙徽
○與全隆	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鄭成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入魏守忠節，在陰不二，以為國家宜壽，慰撫而更急，飲餼餉何以勸善。	陸遜	
○與庚安西	此間萬頃江湖，境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枝一，下一釜皆奪其魚，而不輸十足，皆不得效，不知緣何得持竿不顧，漢父何得鼓棹而歌，滄表也。	王胡之	
○答崔謀求廉角細羽	翎有六翮，翮則冲天，廉有四足，走便下海，下官身體	李繪	

名我朝  
人皆知  
此其  
有見焉  
矣

一  
明見

氣滿  
下下  
不

疎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近走遠事倭人  
○與施令公  
女不私人可以為婦士不苟進可以為臣  
○與王反  
人生苦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被區區財  
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胡顏受納  
○與呂豫所  
今年春公當會試天下士諒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  
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近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  
公亮之  
○與王反  
宣誠吳仕期上江陵書曰寧為天下第一品人毋為  
天下第一品官斯言誠蘊然不可以草莽忽之  
○上溫州張相公  
閣下以勅賜寶綸樓大治第宅廣基地張市買不  
已夫居第傳子孫閣下今移易幾何家區區里餘矣  
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閣下居朝常喜稱伊  
傅周召之為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斯

與世同府

海剛峯

卷十二  
王

海剛峯

下也山亦知聖天子六鵠用閣下還朝日月  
不職在太守便蜀中野服何所不可豈經赤子獲  
榮哉地決不再廣  
○恭楊家草  
權勢可以視兒女所稱豪傑者詎為權勢執哉翔即  
非豪傑自不肯處兒女子僕肯他人下有國法在恐  
難還說  
唐穆德興有云既嗣宗口不言人之短心常師之  
但以東帶立朝則異於是職當獻納宜故顧身  
○與曹吏部  
大抵標趙孟之權者餘壞人之故官不能使人做  
人僕性惡不耐趙權僅以官爵還之朝耳何至自壞  
人品卑卑不錄人頻那  
○若王荆石相公  
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棧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  
無少慙故欲問家塾張里中三四生舉業之暇以禮  
聘廢社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遺之一二不肖生  
恒心恒產盡在此

與曹吏部

張翰翔

卷十二  
王

張翰翔

與馮開之  
鳳閣羅裳不歇翠華躡香可蘇不奏明河雲霄無路  
不達轡輪泉石可盟不抱荆璫開之謂我何  
屏赤水

新詩

卷十一

四

格語

○家戒

張子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  
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當責惠猶當何從而來

○與張魯

靈仙養命循節松霞而享身者味真然尚道諸葛孔明

○與弟

長子容當為求福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  
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翰海

卷十二

本古

五

○與傅咸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  
了而相親每事欲了生子難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了事正作難為快耳

○家誠

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當謹詞以謝若有怨急心所  
不忍可外遣拒密為濟之凡事先自審其可宜行此  
事而人欲易之當視宜易之理若使條條殊佳勿益  
折還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當堅執所守不

名子家  
王居原  
作清言

先見  
口口口  
不  
故  
非  
也

須行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或有不。是不足。是非。不足。非。竟不可。言以待之。就有人間。須當辭以不解。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感。便當急舍去之。外。將臨之龜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不。須作小。卑恭當大。趨。不須作小。願。社。當全。大。護。若見竊語。便舍起。勿使忘也。若其言邪。陰則當。西。氣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偽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其甲。昔知不須強勸人。酒自醉。醺。便止。

慎不當至醉。不能自我也。

父子之。眾。不可以甲。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仰則怠慢。生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怨則易。離。居室一穴。則寒之一隙。則塗之則無賴。毀之。處。如。鼠之不。郵。風雨之不。防。辟。險。推。論。無。可。敗。矣。僕。妻。之。為。鼠。雀。妻。子。之。為。風。雨。甚。哉。多見士大夫飽食醉酒。忽無事。或國家世俗。端。便。

言十名

可思可

天史此

謂為是。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震。默。低。頭。欠。伸。而。已。梁。朝。金。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爐。衣。刺。面。駕。長。春。車。跟。高。齒。屐。坐。基。子。方。舞。憑。班。絲。懸。囊。列。龍。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傳。明。經。求。第。則。預。人。答。策。三。九。公。議。則。似。手。賦。詩。當。前。時。亦。快。士。也。自。崔。龍。以。來。諸。見。得。虜。難。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十。世。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父。兄。不。可。常。依。鄰。里。不。可。常。保。一。旦。流。離。

新海

義陽朱屠家貧好學累日不爨乃時衣紙寒無德被。抱大。而。大。亦。餓。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度。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察。軍。為。孝。元。肝。膽。此。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揚。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為。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即。文。爾。與。高。錫。望。為。史。官。者。明。不。預。刑。辟。幽。不。見。神。怪。若。視。睨。於。其。間。

其書可燒也

與程將軍

詞翰為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

訓儉示子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善華靡自為乳兒

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餘科名

安獨不戴花同年曰若賜不可違也乃看一花平生

順吾性而已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

新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

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酣於市果止於樂

果桑柿之類看止於脯醢菜羹罷用莛漆當時士大

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

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

範血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費

首或不飲人爭以為鄙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張文

即公曰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作

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宋人習奢已久不能預儉

錄寶王

子思子

以訓法

與李方幹

蘇子瞻

吾道之隆不若慎靜則打定命不能自毫髮增益

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

新海

卷十二

蘇

東坡書於雪堂云臺榭如富貴時至則有草木如

名節久而後成語絕有味

與王三之

王亦直

古人有言我祖惟求定木之條茂其枝葉者以其根

定也水之能繼萬物者以其虛定也故曰能定然後

能應

與友

蘇東坡

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易曰物不可以苟

合故受之以責

○答朱子茂  
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然貌覺面  
月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與李公擇  
蘇東坡

○與李公擇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堅爾而文以美名謂  
之德素然吾僚病之則不類依人真可謂游而有味  
者又詩云不戰不羅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富之有  
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  
得已也然自謂共策不戰獨用故歡之左右住京師

○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盞一肉有  
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節有召我者以外告之主  
人不從而適其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  
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與李公擇  
蘇子瞻

○與李公擇  
羅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焉  
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答何僉憲  
王陽明

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飄如大之熱火之灼見其  
絲絲其是故有其事不可辯也無其事不辯也  
其事而辯之是自誇也有其事而辯之是益增己  
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脩而平物也惟宜  
靜自處以聽其來

○與劉肖川  
李卓吾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  
未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凡大  
人見識力量與眾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若徒庇於

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  
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於父母居  
官則庇於官長立朝則庇於宰相為文則庇於文  
於中官為聖賢則庇於孔孟為文章則庇於班  
馬種種自以為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也豪傑凡  
之分只從庇人與庇於人處識取

○與陳穎亭  
我輩平日辛勤剝吾為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  
所可待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脩德行義

○與陳穎亭  
我輩平日辛勤剝吾為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  
所可待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脩德行義



○與左論養生  
神飲食以養其體節者慾定心氣平後飲食宜少  
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然心一萌  
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者慾冬至禁者慾春四  
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  
時遠忘其慾而親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  
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  
之與之靜久自愈  
○與王秉衡

小人方能害天下。

○ ○ ○ 與友

王荆公論戲字。揚龜山辭之。余謂。戲字看一。戲字。凡戲。雖非真。戲。然戲言。戲動中。往往有時。害。人。非。戲。也。何。

○ 與魏考功想忠

王元美

鄒先生南矣。諸賢一時聚金陵。是極精采事。第胸中不可看此意。亦不可使人觀此跡。

○ 答王荆石相公

馮琢菴

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微而漸大。

○ 與

卷十二

治法

力

大

國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讓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

琢菴有曰。大案之後。衣難盡。大飲之後。食難驟飽。事有機而慶事有漸。

如治遠。其凌辱。博擊。持人短長。如風如濤。似我。虎宇下。甘言媚人。無所不委蛇。似和。不激。不阿。不可

親疎。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似守。故治遠。海。世

皆有三策。吾皆取守。馬治遠者。能守。朱必勝也。可

以無大敗。居官持身者。能守。朱必利也。可以無大

敗。

○ 與

○ 又曰。世多君子。耶。同為君子。世無君子。耶。獨

為君子。同為君子。其功大。獨為君子。其力專。又曰。蘇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用獨之久。勢必得衆。

○ 答鄒文川

張太岳

貓以辟鼠為上品。山有虎豹。藋藿不採。不專以博食為能也。

○ 與曾長洲

王念州

大抵吳民易感。亦易怨。士大夫易譽。亦易毀。惟信我之。不可奪者。餘則揀物情而酌之。末世斯斯。進退之事。賢者為之矣。

○ 與趙定宇

卷十二

治法

五

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撲滿。恍惚。便且一息千里。此可賀。亦可憂。凡吾輩十分如意。則傍人決有十二。不如意。

○ 與羅一峰

陳白沙

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事要高。人一着。做來畢竟未足。益。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

是益。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

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通。均為未盡。

○與羅英正

陳白沙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變急為緩。變烈為和平。非但氣象好而已。亦達揭之道。

○與錢次卿

屠長卿

西辭蕭然。一絲不挂。氣體曠怡。心骨冷寂。名為清福。火坑之人。得志則不勝。盈汰失意則無限。凄涼政不免世之。變急為緩。變烈為和平。非但氣象好而已。亦達揭之道。

○與錢次卿

屠長卿

持福則為疾。不稱貴則為辱。夫善飲者餘其量。適也。適之鮮不固。

○與友

陳著公

陸平翁謂余云。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

逆旅也。造物是房主人。我曾是借房位的。若限定幾

年便不許住。此謂大限已盡。余曰。雖然。若借房人。

日安分守法。不得罪於房主人。彼此相得。算客他多

住幾年。亦有此理。此又聖賢儉德。觀命之說也。平翁

笑而點首。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簡。卯辰飲酒。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渡溺。

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

開。其踞橫股倚欹而生。當食發嘆。見客不

長揖。聚談淫褻及食茶戲劇。詆毀人文。行以

佐談鋒。妄想不可為不可必得之事。

○與陶石簪

人生過適意事不妨便為之。此時不為。直待作閹老

歸林下而後為。為。那時與寄特閑耳。

○與友

知希則貴。身隱馬文。雖差樹避世之蒲。亦半立哉

林之門戶。既為男子。忍與草木俱灰。盡英雄乃以

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實獲吾心得。四先生曰。范少伯

春仲連。張子房。李長源。

○東徐子與

山栖是樂事。稍一營。則亦市朝。書畫皆榮。是雅

稍一貪。顯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一物。人則亦

王舍州

集 20-357

西山黃  
可與  
若不可  
又有  
不可  
可與

獄。好客是器達事。一為俗子所挽。則亦苦海。  
○與吳玄水。莫直於矢。而括囊之時多。莫直於繩。而端居之時多。  
莫直於黃河。伏流莫三千里。而千里一曲之勢多。故  
刁大直若誦。其道委蛇。又曰。勇於不敢。則活此名臣。  
經世之上術。神仙住世之上訣也。  
○與霍渭先。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手。未免偏於肅殺。必從  
太和出發出。則以時之氣成備。  
○與包兩江。微官當如將軍對敵。微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  
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先裂。可不慎哉。  
○與洪五明。丈夫熱血有限。其勿浪用。當努力黃沙白草地。而使  
之從領下出。切莫落在翠裾鴛袖手中。使之從口裏  
出也。  
○與楊定見。古人以真情與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抵有一笑。  
李卓吾

為無事耳。  
○與郭子龍。孝子愛日。志士乘時。尼父曰。夫我則不暇。吾儕聰明  
不在人先。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閒工夫。為人說閒話。  
管閒事。必聞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庶幾不忤時生。  
○與無去上人。秋陣尚圓。借一臂。架一地。聽龍門說法也。四香戒如  
教上。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誑語。口香不嫉妬。  
心香。常奉四香戒。於世得安樂。  
○東友燕居錄。以書史為園林。以歌咏為鼓吹。以禮義為膏粱。以詩  
述為文錦。以誦讀為蓄會。以記聞為居積。以佳言佳  
行為師友。以忠信為敬為賒特。以作善降祥為同果。  
以與天知命為西方。  
○凌愚公。大抵吾輩落發。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  
字則交游定不得力。  
○東友座右銘。袁中郎

此卷  
卷之  
中人  
卷之  
卷之

是前庭南苑是前溪洲功名是前湯湯動思是前  
獨破一不遊馬能南免

唐嚴遂座右銘曰殘酷者絕世之殃謹嚴者碎家  
之整著酒者宵緣之義忠孝者富貴之門節愈者  
不竭之源

○東友

錢鶴灘

天下有二難登天難求人更難天下有二苦黃連苦  
貧窮更苦人間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人間有二  
陰江河陰人心更陰知其難守其苦耐其薄測其陰

翰海

卷十二

詩

子

可以處世矣

○東友

薛方山

天壤間事誠如夢幻泡影無常無變莫或真惟百年  
之度雖巧拙不同畢竟同歸於土所可惜者惟此心  
真不愧於本初使胸中雖然無所呈雖庶可為他日  
受用也

○與沈吏部懷德

陳蒼公

遼左之建夷陸梁江南之財賦陸沉輕施復手金  
聖賢豪傑未省邇來通體何如小物竟動小事情

此卷  
卷之  
中人  
卷之  
卷之

泰初用之非獨康濟一身亦醫國秘方也一笑  
○與公履

關尹子云賢急心愈明則交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  
不成此非獨施之朋友實家庭一稟請

○東劉覺我

王次公

世事難開口潭如白頭頭吾輩但遇飲飲無醉醉  
報酬聚東鄰西舍事一切不呈齒牙差免時忌

昔人有言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非又云達人  
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

翰海

卷十二

詩

子

○東友

王陽明

一個塵字了諸多人吾輩最忌此塵字不去仕名  
可曰掃塵已淡心上塵口上塵筆裏塵世路塵都要  
掃却

東坡云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  
為略於不掃二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

○東友

陳蒼公

世俗灑掃一第五倫疾宿必掃拂而去吾輩第  
掃心上塵其次口上塵又其次筆上塵最後乃地

塵耳

○答王雅賓

迺下位淮清渡口煙銷月出水綠霞紅鉅風沙之

萬里而書來它際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

境不貴取境實心此中蕭然則塵境自寓清虛內境

煩驚則幽居亦有麗難之下以為然否

○與蔡大恭

上士閉心中士開口下士閉門不肖其竊附中下老

息三家部課子之外閒聚四五門生以一卷送殘日

耳有詞云世事如棋誰國手從旁看打毫細

○與舅塾惟長侍御

浮生條忽真如雷火愁者固愁不得幾何樂者又樂

得幾何不如且料理末後一著為吃緊餘俱閑事

切近來於此道稍知退步不論世情學問煩惱歡

遂得一步即為穩實多少受用能退世法即道不

退道即世法冷暖在心一反觀可知此近日所得

身要法也

着公題吳渾之印宋卷曰吳渾之得漢印三昧

其訣則惟以漸入蓋朝初時兩剛相遇過着此

心猛氣不得此與兔之卦也老氏以舌弄於齒

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也好候好萬好名

往往以剛驟入而敗珠可嘆息偶有感題此

○東友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

身一收三可惜

○與繼津

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如何下手如何收斂事成如何

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否

伍表華曰安社稷定變故古人大手段多自倉卒

間見之

○又與繼津

且飲鋒蓄銳俟時可為則轟烈一場勿徒盡其心

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為忠不知為天下受

身尤為忠之大者

陳若公

國輔之變幻。家鄉之修。攀且端坐。冷眼觀之。笑。不。如。英。雄。者。使。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陰。而。聖。賢。穩。也。喜。置。身。靜。穩。中。即。鬼。神。造。化。奈何。不得。況。目前。餘。子。哉。

○與林廣文三說

我輩人。應以出世之心。應世一切平等。不應以世眼。青。白。作。吾。心。之。冰。炭。

蔬。蔬。心。於。人。未。必。無。所。濟。真。見。不。可。飄。然。作。避。世。之士。未。晚。不。然。情。景。不。通。身。心。為。樂。不。火。自。焦。無。礙。

餘海

自。解。未。有。其。樂。且。先。茹。其。苦。矣。

世。不。可。避。如。魚。之。在。水。無。之。非。是。青。白。之。眼。原。在。山。林。即。朝。市。政。不。加。多。元。來。世。果。無。病。病。生。於。人。之。心。以。情。攝。境。何。俗。不。雅。以。境。移。情。何。雅。不。俗。

○谷虞山周

有。門。戶。之。說。而。後。有。門。庭。之。冠。有。朝。堂。之。胡。越。而。後。有。蓬。左。之。戰。場。

陳。著。公。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得。中。默。然。後。知。平。日。之。言。

縣。崇。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開。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遊。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死。生。富。貴。生。來。註。定。君。子。處。得。為。君。子。小。人。枉。為。小。人。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其。時。之。言。多。失。信。想。時。之。言。多。失。體。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置。身。利。害。之。中。

若。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故。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味。深。凡。與。語。不。盡。之。意。則。起。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深。凡。與。語。不。盡。之。意。則。起。

多。請。兩。句。書。少。說。一。句。語。請。得。兩。行。書。託。得。幾。句。話。

五。道。之。用。密。部。細。不。可。言。人。之。詞。案。深。密。不。可。為。使。之。生。輕。調。微。不。可。通。達。之。財。疏。暴。珍。不。可。守。序。





性。

者公有詞云。堂堂男子。莫被人驅使。要識綱常。耻出乎爾。及乎爾。翻局何時。已成福。請還君父。非華防青史。流行坎止。萬事隨天理。何必深憐。高。多福之先。袖之始。否泰常相倚。到底縱橫壯。邱。巢由方洗耳。

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唐。今柳銘。

品諸常看。膝於或者。則愧耻自增。享用常看。不及。

論海

卷十二

論海

十八

我者。則慈。尤自息。

智者。不與。今。開。不與。與。開。不與。勢。開。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公。語。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勿。

須檢點。着。公。語。

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

富時。不儉。貧如。悔。開。時。不學。用。時。悔。辭。後。狂。言。語。

時。悔。安。不。符。息。病。時。悔。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惡鬼隨之。

待足何時足。知足。便是。永。開。何。日。開。偷。開。便。開。

犬。狗。無。不。可。與。人。言。便。無。不。可。與。閑。羅。老。子。言。

事。到。將。完。越。要。加。勤。如。慎。如。電。

登。高。而。危。止。於。頂。越。將。攀。而。過。則。陰。陽。之。罰。來。之。

伐。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

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

集。貫。四。時。而。不。衰。歷。炎。陰。而。莫。周。

勢。亦。勢。動。亦。勢。五。賊。剋。制。夫。燕。火。禁。亦。火。亦。不。思。

平生。不。履。於。危。機。

抑。人。是。自。抑。揚。人。是。自。揚。

快。心。之。語。多。則。陰。賊。之。藏。作。快。心。之。事。多。則。禍。

之。萌。亦。作。

事。惟。取。其。與。世。相。濟。則。足。以。自。安。

威。名。必。有。重。賞。大。巧。必。有。奇。害。

不。要。求。則。心。安。不。要。作。則。身。安。

不。要。求。則。心。安。不。要。作。則。身。安。

不。要。求。則。心。安。不。要。作。則。身。安。

不。要。求。則。心。安。不。要。作。則。身。安。

理語

○答王謐

葉連

昔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升

檀越既履順而游性重佛理以脚心。因此而獲渡河

義於題終耶。聊想斯理。久以得之。為渡酬來信耳。

○與盛遠道

蘇東坡

衆生漏洩火宅。雖曉愛眠。故為鐵火所燒。然其間自

有覺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

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

食也。此間何必主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為旦暮。以

休不仕為寒暑。此外默而識之。皆以不食為深解。則

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

○答華仲舉

蘇長公

菜羹藟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易

春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

○一答馮京

王安國

若如所論。未達神理。閉目不窺。便是一重公案。

○答范蜀公

蘇長公

承諭。麤稟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侶作祟。眼前兵

佛。國公欲哀而扶之。問所以敵者。小子何人。固不敢

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地操詩書以為干楯。則

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威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既在

願公宴坐靜室。觀彼能感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

技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渡。何須帶面畫墨

亦須欲往。而兄學之者。能驅疫信羊。以蔽公千里一

笑而已。

○答趙坦晦之

蘇長公

示論。處患雖不成。只是惡人無心肝耳。與康家木

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見。

長公有云。聖人之心。如珠在淵。常人之心。如珠在

水。

○東項明父

馮曾禮

白雲司澄。如秋水。閉門靜坐。無事懷懷。但靜中又起

一段思想。難遣。釋氏所謂魔也。欲持定力降之。未能

先當謂有心求靜。即動。良然良然。

○答朱太學

朱東門

先端嘗謂有心於求靜即動也。假令達磨治三軍。大

○與李克齋

鄭守愚

拜手教其曰竹樹林塘文道趣花香鳥語互發幽

○與聶雙江

羅洪先

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既有接

翰海

卷十二

與

屠赤水

○與田叔

屠赤水

一切修持。須向境上求得。過方是。即如平居。慾念不

至性如如。乃為真坐。

隱語

○寄友

袁中郎

世網彌天。一網旋入。一網。甚而。之。不得。入。網。更

○與張助甫

宗子相

第。熱。霞。念。切。紅。塵。計。疎。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竈。在。焉。

翰海

卷十二

與

黃平倩

頭。於。此。亦。何。佳。况。草木。同。腐。壯。士。壯。之。

○寄友

黃平倩

將。以。何。辱。為。榮。哉。也。既。勘。破。開。得。不。必。係。懸。亦。不。必

○援友

袁中郎

里。有。人。焉。家。藏。數。金。恐。為。穿。窬。所。得。防。之。甚。密。慮。二

中克不知夫之何方道奇矣天下事大都類是

○與秦君陽

世界事偶然而聚偶然而散。聚不知所來散不知所往。如

注海運空花都無堅牢形骸軀殼生豈一人大地山河

今非一主當其得來怡然而喜當其失去悄然而悲一旦形骸神離得失何物浪憂浪喜摠屬妄因辟

如夢得寶珠覺不在手夢離兵及寤乃虛怖漢祖唐宗竭英雄一生精力收拾散止山河入掌受用幾何

轉瞬煙冷捐棄官後拋擲江山即黃金為棺寶玉為

葬○與蘇潛夫

富貴場中易汨沒人眼前任運自在的是烏紗是

人取奉是生死來到眼前信口大略似有說來於

墮淚落落都是惜他光景莫錯認作學問也吾鄉

子衆兒偶過鄰家主人方出遽呼婢曰為我舉却酒

子衆兒舉止飛揚精神通體頃之主人復呼婢曰

子先却可急為某家送去衆兒神色頓覺沮喪始

誤認以為有宴喜也此語最切莫道是戲談若作

談會保管是門外漢也

石公有云世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

我勝負心當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行徑便如

將蟬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暮

○復劉子來

不佞於手丘墓瞻覽平野煙黃日淡牛羊散牧其上

此等文字不可不讀  
此等文字不可不讀  
此等文字不可不讀

○答萬和夫  
足下政暇可細閱六祖壇經反覆玩味自當有得  
如教攬入口正酸溫時勿得吐却亦勿得作不酸溫  
想光陰如電轉眼百年夫夫出世一番豈可被眼  
前空花瞞過  
○渡江山人  
生人無限不滿百甲子一周當作餘年不當更問兒  
女米鹽瑣俗照破閒情也 謹老崖公天錫自貽寶號  
○與李子昂  
人情必有所寄然漫餘樂故有以夷為寄者以色為  
寄者有以技為寄者有以文為寄者古之達人高人一層  
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沉虛度光景每見無事  
終日忙忙如有兩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  
不知是何緣是這便是一座落地獄更說甚銅  
柱刀山劍樹也  
○東余集生  
劉達生

世間極認真事曰做官極虛幻事曰做戲而最  
甚者於場中見歌哭笑罵打彈揮掃便確認為  
不在不務古人而在於扮古人之戲子一俱有  
母妻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科  
父母活妻兒此戲子乃真古人也又每自於頂  
常粧模做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真官天下亦無一  
疑我為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權容笑口與夫  
色正容禦美敬化之官人實即此養家活口做  
笑之古人耳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本戲腔至五  
六齣全為戲用而自亦不覺為真戲子也  
○與友  
李之芳云嘗玩錢字旁上一戈字下第一戈字  
藏人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見豈非錢乎  
○答劉達生  
有友持莊子來問云不知周之夢為蝴蝶只一  
足又著蝴蝶之夢為周一句恐只是影現語其  
思子云一部南華精神全在此一句只說周夢  
何人不知不作影現語解之亦可至蝶夢為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吾清明門宅前。剝西邊。施宜武寺。既失西廂。不滿意。  
幅素。謂此亦逆來。各耳。何事須華。怪時人謂是吾宅。  
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闌洞房。究其死  
定是誰室。

與魏居士

王摩詰

古之高士曰。薛由桂。臥於樹。風吹。擊。惡而去之。聞

臨水洗其耳耳非聾之也。聾無耳之跡。惡外者始內。病物者自我。豈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與。

○ 答秦太虛

蘇子瞻

初到黃陂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處之。但痛自卽餘日用不得過百五十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營。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答秦家

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達。更不能細說。大畧似雲隱。

蘇子瞻

○ 與友

○ 與余清老  
人生歲夜十死。日飯兩盂。而終歲疲夜。此何理耶。男女墮地。自有衣食。今戚者終日者。正謂百草憂。而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悠然可適。有不足之思。

○ 與友  
○ 與余清老  
○ 與友

言者

○ 答王定國

蘇東坡

○ 建松風亭  
禦筆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其餘坦然無疑。鵝猶無。遇暑便吃生老病死。待到奉行此法。差似前徑也。

蘇東坡

言者

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

蘇東坡

○ 與蔡景繁

一病半年。無所不討。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朋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合羅好。掃地盡矣。

蘇東坡

東坡曰。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凄然傷之。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

山竹  
山竹  
山竹

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說不在焉者。盆水也。芥浮於水。蟻浮於芥。然不知所附。少焉水涸。蟻即墜去。見其類出涕曰。我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東坡曰。將至曲江。如上游。離於剛。擇焉者百積。萬聲石聲。然四顧皆濤。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表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作一事。何如且作字乎。

黃山谷

新海

卷十二 連錄

四十二

利害既舉。稱義若樂。此八為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而生。生而後有。皆無可通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人物皆成一空。古人云。人生與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者。蓋於身否。

○ ○ 答趙晦之

勝既美風土。又少許。松優將幸哉。又復何求。某亦樂此安土。忘懷。如一賁人。元不出仕而已。

孫時自稱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笑曰。粗茶淡飯。

蘇子瞻

從即休。補破。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合。不如老即休。山谷曰。此樂法也。

○ ○ 與蔡景繁

情愛著人。如鴉膠。海賊。急手解雪。尚為沾染。又九尋鮮。便纏繞人矣。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今處焉為佳。

表石公

寄友

新海

卷十二 連錄

四十三

君實永訣時。肝腸如割。自今終身不能消去。今不過半月一至。或十日一至矣。因念病夫一旦捐館。舍明。而親好友。向他。人言笑。不知尚知有此老否。人生幻誕。安得非空。適把我在乎。連飲起舞。大呼大斗。活兄或不能掃除。請作如是觀。

○ ○ 與王承父

足下西舉。大中時。病能盡掃宿障。天女鳩茶。二皆空。即彼未鑑名根。大樹蟬。任其搖撼。波千王承父無恙。僕亦無恙。此言何為者。

○ ○ 與胡大容

撫柯擊石。洗盞濯纓。不知誰患誰為。誰此。誰此。功名。

陳君公



澤戰毀舉烟鳴博不得真人非客一夢

鄒公元標云人生若浮煙何乃據一窟深作千年

窟耶概歷名勝差於茫茫大夢中作佳夢

與尤君赴

吾從頂天立地出世一場當以了事大英雄相破升

沈頭暗安意聽之鉛藥文字皆昂功名浮雲飛電耳

答申友

慶風甚熾集哺地鳥何足介之懷抱故不敢作書

問承合秋白之變遠屏帛哈同林宿鳥限到今飛人

過中年何事不有近已遠葵青山之麓即兒女事

付之理遠而已

東洪五明

醉飲花間浪吟野市輕雲不在世人稱債與國禁系

時時情態第以一笑付之

陳赤水

高語

與鄭叔度

拙益甚家益落有四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整

棄不為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師笑曰古人有

句元食餅無儲粟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不得其

者皆是也我縱自愛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

答李錕

方少壯時猶不如人況老且疾豈可再起以取浪生

描盡哉倘相知問及煩告之曰老病日侵不堪世用

矣自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終我獨來公王三原

且然況其他哉

答吳堯山

二十年前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薦薦使人脫塵世

上漫語之始緘之吾無間焉

與友

郡尊人委令乞詩乞盡多能之累人如此且叮嚀

曰幸從吏部無令醉竟預拋向無事田裡去天欲

不雨雨不出旦晚聞足下早臨具作七十一株松

主人

○與張公亮

黃幼玄

以僕意為公亮主人無如陳富羅者雪離一榻蕭  
第以吾黨集聚華視無恙便為佳况補正平雅輕  
然不從苟文若陳長文亦未為過數也

○答熊通尊

陳省公

憲府清嚴禮數懸絕顧獨委命布衣再勒札脫此  
高義竊念山澤之癯謁謝愴前不足報明公通  
為信陵客而笑老夷門但有寸心未冷耳

○答款然酒

崔楨

僕慙立朴畧受性已定猶僕之貌將幹唐顛昂  
籍楊肩調步皆造化陶陷不可移易古之換仙術者  
能脫人骨不能易人貌若以僕晏持豚羹益務不

下之希而勿高勿卑擇節而居之僕即死不顧

○寄同社

宗子相

朝廷若無我輩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  
變化為椅机

○報盛伯子

馮五明

自發城歸過五松無一物可入眼及到余鍊延壽  
前始見幾點落花浮水西也

季光號負圖見生嘗仰菊木絃句不語人間何  
日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唐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間此  
方何如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語

李太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海上釣  
客李白相問以何物為釣線曰以風浪逐其情以

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釣又問以何物  
為餌曰以天下無義大夫為餌丞相悚然

○寄苟公若伯仲

湯雲林

邇來把酒難窮珠自氣色人生有知己耳安能理一  
寸箭向人項下經綏耶

○與未期崇

錢澤

登泰山下絕磴泛溟海上方壺揖朋人於丹丘朝  
母於石室飲我以沈澹耽我以石華信非人間味

豈可與啄腐吞腥者語哉是下聞之能不啞然否

○東孫仲言

湯雲林

埋眉舌他人不任故態飛揚之甚當益入此中  
蒙周炯炯終不能在貴介裏息客客作小聲

○與房田叔

王百穀

足下樓高幾尺可望見海月無僕且持胡床共  
上白眼視諸卿水田間舍碌碌黃塵間如蟻轉丸  
不覺絕倒

○後程虞卿

洪五明

泰汝元出乎教知兄有故入想故人囊空四海華破  
千愁絕無他秋惟不作驕語不吐酸氣不效貧兒態

耳

○乘友

屠赤水

身世浮名直當以夢蝶視之奈何受內眼唯黃山雲  
不還客相與探浮丘訪客成乘龍弄葛翻翻雲漢間

耳

○與王以明

袁中郎

吳中人無語我性命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  
甚哉法友之難也游客中可語者屠長卿一人軒  
濟舉累無此子酸俗氣餘碌碌耳夫吳中詩書

山人如蚊冠蓋如雲而無一人解語一袁中郎能堪  
幾許煎燥油入麵中當無出理

○渡友

王次公

創在堪副語愛清不賣文何能向如許人作網對也

○與董陽陽

茅康門

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携金買文者既不能却義不  
敢私則呼賣錢入市沽酒擊解與共淋漓當其放歌  
山鳥欲和林花半飛鄰家之犬且吠且吠而莫予知  
也兄其謂我得乎失乎

驥昭

○與子恢之

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

不競之地。

○與友

元次山

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然。能自全。順

時而老。復何如。

蘇子瞻

○與王定國  
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接人。可

僧之物。公乃以此為喜。怒乎

方遜志

○與劉春浩

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折。則成豪怒。悼吾無所容者。

○與張易山

楊升菴

年來萬慮反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

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清罪也。不工。則不可出

工。則疲精役神。皆累也。用是勇舍書律云。老境病廢。

難親。罕現。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始。朝猶一

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徑。惟持麗公空諸所有。照

底。乎餘年。盡得活一日。是我一日。不然。則擾擾應

酬。又何異於塵勞。仕路。我。縱使藝文志。書目。天下

傳人。誦盡。為我製何。益於靈臺。何補於其我。

○復已蒙明  
為酒杯歌板。所固不得。與兄消受。蒲團佳味。

○東友  
孤山處士妻。梅子窠。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

為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擬之不得。傳之可厭。如

衣。紫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

○寄條友  
官運者。朝身還諸我。命還諸造化。公議還清天。下一

無所得。持何所。失。能舒安。行。即有餘日。伸脚長卧。即

有餘夜。屋裡青山。即有餘景。案上義皇。即有餘人。

金州有云。僕已授家兒輩。束身八茅舍。不將一物

自隨。覺胸次湛然。

○與社中兄弟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

衷中郎

所謂自誤者。非世俗之非。但胸中曠然。無一物即懷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何如何。

屠絳真云。何以消上天之清風朗月。酒盞詩筒。何以謝人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與魯觀察

屠赤水

安期生說楚不令。退就金丹。徐洪客于主。無媒歸栖。你岳隆。雖不肯。近際雨生。上則飛肉霄漢。次則坑背名山。乃名爲了事。丈夫不能學。虞卿史遷窮愁著書。齒髮充落。老錯故紙。作蠹魚蟲也。

○與蕭允升

袁中郎

泉石以水竹代絲肉。以鶯舌蛙火代奇士。以蟲鼠代舍此無可關懷。

○與友

洪五明

弟生平愛讀古今書。以壯膽識。愛世間佳山水。以助襟懷。愛與友園藝。作小戰場。見野人有擔當。不敢作尋常觀圖千秋大事業。不敢作目前局。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一)

〔明〕林德謀撰

明崇禎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古今議論叅題詞  
爲學而不知天官地  
德陰陽消息之微經  
術事守之要南北之

阨塞古今之異宜可  
以謂之學乎非獨不  
可爲學國家以經義  
造士而繼之後塲以

觀其博古通今之實  
學將有以用之也用  
之而無其具問之天  
不知問之地不知問

之南北阨塞不知問  
之古今事宜不知問  
之國家典要不知惜  
情然矐矐然議事而



不適其宜行政而不得其理遇變而不審其勢處劇而不通其權即布列有位於國

家果何用乎內之不可爲學外之不可爲用世且目之曰豎非國家造士意矣古人

之學不如是也予少時見先輩業舉者多從六經子史通貫融液而出所對策問皆

核實無浮語如瞿少宰所輯策學指南喜其有當於用後乃有繪藻其詞襍積其故

實使入易悅而樂於  
爲剽剽竊行而實學  
不問矣噫今之人有  
能畱意此學思爲有

重刊五

用之具者耶吾且十  
步九拜追而與之遊  
何也士習舛而學與  
用交廢所關於天下

國家不小也何意有  
超然好古如采公者  
觀其所纂古今議論  
參頗採少宰策學而

重刊六

本之六經諸史名賢  
奏議旁及近代諸集  
凡有係於天官地德  
經術事守國勢強弱

古今異宜者無不畢  
載而顛分之爲六曹  
蓋歷歲時忘寒暑不  
知其身之爲痺時見

童序七

之背馳乾乾然私以  
自實其所學以待夫  
有事而已復得爾奮  
爲之叅附攷訂同社

及門助之梓而此書  
遂行予見而喜曰有  
心哉此足以移近習  
以引士於實學矣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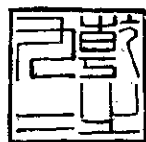
童序八

之讀書者不思爲有  
用則已如有心於天  
下國家舍此何之焉  
采公家徒壁立仡仡

爲是則可謂有志也  
已矣予所謂欲追而  
與之遊者如采公是  
也

董序九

崇禎甲戌嘉平月朔  
日董應舉撰



古今議論未序

受人其來之波於未  
建因亂祭上流必以  
寬之日久移其之象  
其名曰古今議論未

書序一

將以行之而索并於未  
年按馬氏雖輕致物  
以果明明文以道為之  
而文者之難文者次  
之則亦開教之門耳

惟求文體文章正宗  
讀者以為有一乘物理  
學治道而古取古嚴  
為得正統以文次之  
未以教治也所以教治

書序二

其亦就其文之體次  
之未嘗別其其志之  
為其文地理者其志也  
道而古治道者其志也  
治道者其志也其志也

也類中如心軍也  
新冊病元龜拙強更  
百處之多以備用雖  
譯暇不同而未甚動  
截如初學記之泰山

曹序三

之但與詞賦帖括用  
者然其於文則又無  
南西東之別然論說  
居處等以文為主而  
類依之以理學治道

為重而它文佐之學  
者雖是後而有其為  
亦足以見其用之  
為重

曹序

崇禎甲戌歲九月  
之三日石象居士  
書



序古今議論叅

予惟經濟者一時之蹟議論者百世之業然有經濟足關百世議論難通一時者蓋市其美言而未嘗究

施序一

其實用也采公議論叅一書或一人之所是一人以爲非兩人之所是衆人以爲非一時之所是百世以爲非者無不斟酌古今務

求於至當使皆可見諸施行非徒以資議論而已學富五車予不逮也家徒四壁予與采公共之采公乃能役剗勵氏以公之於世

施序二

其法力亦健矣昔王朗在會稽皆稱其才進蔡中郎還北更覺其談玄人疑當有異書惟時帳中果其擁王充論衡一部茲且合古

今人爲議論因以廣其傳  
奚啻人受論衡之益哉事  
功待用於

若相學術表正於聖賢上奮  
資乎國是下亦可以息處

施氏三

士之爭矣其關係鉅也

施有翼題



古今議論彙序

自昔類輯古今文章者多慮  
數十家並淹博載籍抽精撷  
華用潤羣言之與三而補摘  
翰之年日其力匪細弟類書

序一

所主操攝振旅雞黍瀟灑使聞  
揆諸大義各所取載頗亦有獨  
衷古今議論之文從其類成者  
劉彥和主之叙理成論時政  
唯議體要而致用則同大要



晉徵破的標義定衡其主多  
鑿不刊非它文取之筆悅者  
此也刻就中亦少伍而折衷之  
以成一書之學非其平居揣摩  
有心經世者能辨此哉頃余見

序二

閩文學林采之所輯蓋以理學  
沿通區分十餘目一字文上自周  
秦下迄

皇代凡議論切中不頗謬者悉  
以類收且文不盡以議論稱而

理可立印之足考位者亦附  
於其類至于精義深之方  
潤并曾懷所獨澄則署諸篇  
尾總題之曰議論素味良亦  
勤矣文學者知今不知古謂

序三

之有瞽知古不知今謂之陸  
沉藉之一日被遇入而倫碩  
問生而它疑解務必傳達疏  
通始免耳余目論之消余少  
時見先輩講授率勸及生誦

習丘文莊大學衍義補及瞿  
文懿指南策以歷科目中智  
多不勉焉浸假而芻狗棄之  
何論往史時務或流浪禪玄  
或振拾稗官叢說揮毫奕穎

序四

以文生固陋一遇主司發策試  
與援古證今據事類義茫然  
星措且詭譎之而臨事瞶之約  
三章以禁望言者比也殊可  
媿已近來小海涵少宰經濟囊

編吳門陳太史輯合八編皆大  
有補于經濟而卷帙頗繁寒  
士力不易致是士簡覈條貫  
可備中筭中物其舉業家刮  
盲之全鐸極沉之寶筏哉抑

序五

大人鑒：議解：論必較練名  
程審晰考愛文士執三寸管  
而兼定之焉保錄事之奏王  
仲任之作論衡也門石牖柱  
各置研札遇事輒去覃思十

或而咸采上所綜述何足是捷  
哉余聞采上雅於生鄉先達  
曹能好先生游先生曾函示深  
目望九妙至所商畧擢權采以  
得之朝夕恒多固宜與街

序六

事半乃信也嘻街初生中即據  
為性中之秘見者殆鮮也余生而  
以東黎多沈為後生幸矣

四明趙挺禹圭甫題



古今議論叅序

周書王會曰不周書錄中  
目專彙來附登彙審昉於  
定乎當是昔虞古未遠聖  
賢正作與它孤翼經世又

張厚一

安民物至議宏論盡汗必  
該災官失子刪述并八九  
弗存尚有餘易曰擬議  
成臾變化書曰議事  
制政乃弗述詩云周爰諮

謀謂偏聽終議也議而後  
論所且飛然末正得失鈞  
深取極百慮筌蹄迨後則  
感於雕龍談笑略於維鳳  
佳在吾知古彙定不如斯

張厚武

因按周禮一經六官各具  
縷析厥職庶績咸熙蓋不  
始歸統心聖主  
朝會典可與方以異夫議  
與論義在相須公則

本

國畏可與私則羣皆適諱非

能去取賜答呼澤首悼福  
衷岐諡泉正春也林君采  
公之古今議論叅良亦近  
是吳唐爲不叅古今春設

張厚武

五河取陸經苑論識下可  
肌禪射策揚述誠不刊以  
帙也鉅頤如劉安成王新  
建之應機達變于肅愍孫  
忠烈之執義完忠首非叅

識者公之同契曷能棄前  
人庸節今際

文明感代游詭凜颯挽回正  
倒心狂瀾照灼群迷於晦  
寧則君心盡不第如參苓

手石

之但補靈腴而己且具薈  
三才之嬰機節六卿之大  
政經史百氏靡不采切以  
佐煦然明那如嘯而唵泉  
譟言資暇傑諸送日之所

為也君栖塵清潔居貧若  
康嘗從索和董先生能始  
轉先生遊紉具架插舉眼  
瓶二酉之釀制義範淫聖  
以中余竊儀之副具請并

張唐王

如也

繡水張晉徵謨



古今議論叅叙

大典編之選厥有數種  
一專膏潤鉛槧一飽空  
踈胸腹一通博古今叅  
酌經濟有志于當世者

卷一

之所為三者取材不同  
而經濟一道宏遠矣此  
非深見古今得失利弊  
洞如觀火不能引手豈  
區區詞章之士可拾而

定也邇來陳明卿太史

輯合公編大意亦取經  
濟一類勒為行書然蒐  
古遺今米家船所載疇  
若范少伯寶井所貯之

卷二

為無垠也吾友林采公  
彙刻古今議論叅其中  
有墳鼓有竹書有經有  
詩有史兼有今文集分  
聞列族燦然盈眸蓋志

在當世乎余與采公實  
同里居自少至壯稔知  
其帖括名家欽于吾黨  
重于主司至閉戶斗帷  
讀破萬卷采公不以語

與采三

人而人故采之或知茲  
且秘藏畫發則茂先三  
十乘徙之市中何怪聚  
堵而觀者口門一裂嗟  
乎使采公以制舉蚤售

夫又奚暇為此幾沒却  
一生帳裏陽秋耳虞鄉  
窮愁廼能著書良有以  
也今器界人爭談經濟  
試取是編而証鼎之則

與采四

探議論之奧府真足參  
古今以孤行也哉  
崇禎甲戌初冬社友弟  
陳元綸道掌題于白  
庵



古今議論參總類

一日天官

儀象 災異 曆日

一日輿地

形勢 京省邊夷

一日國本

王后 太子

一日國勢

歷代強弱 宗封 兵柄 大臣 外戚

古今議論參總類

權奸 佞倖 宦官 夷狄 盜賊

一日經籍

易書詩春秋禮樂子史諸家

一日職官

內曹 六曹另立 外曹

吏曹

選舉 銓課

戶曹

戶口賦役 農務 國用 市糴 荒政



鹽錢

禮曹

郊禘 先代祀典 廟統 追崇

巡狩封禪 學宮 旌卹 謚法 宗法

喪服

兵曹

兵制 將略 邊防海防 儲餉屯田

舟車器械茶馬貢市

刑曹

欽恤 鞫斷

工曹

河渠溝洫 河漕海運 宮殿苑囿陵寢器

服之屬

爲綱有六爲目五十有五

古今議論參總類

二



古今議論叢目錄

卷之一

天官儀象

孔子論天文

家語

論天地之形

宋朱熹

論天地之形

元史伯璿

論日月

宋沈括

論日月行進

漢班固

月受日光

宋朱熹

月星不受日光

元史伯璿

北辰論

宋朱熹

北辰辯

宋朱熹

撫五辰論

明陳僖

七政左旋論

元吳澄

辨七政連天右轉論

元史伯璿

中星論

宋鄭樵

天皇會通論

宋王應龍

星官論

明瞿景淳

應度總論

明劉基

雜論風雨雷霆霜露冰雹之屬

諸子

天文雜辯

明瞿景淳

五行論

漢班固

論五行體象生剋之性

儲泳

四時論

齊管仲

二十四氣論

宋吳棫

論一歲寒暑之候

明黃道周

論昏旦

明張鼎思

古今議論叢目錄

卷之二

天官災異

孔子論災異

家語

論日月食限

中興天文志

論日月九行薄食

宋邵雍

論日月食限

明張鼎思

日食議辯

宋司馬光

日食議辯

漢李尋

日食月食辯

宋馬端臨

日食月食辯

宋馬端臨

星變論

宋王應麟

論恒雨恒陽恒風恒寒恒燠恒陰霜雹木花冰花

之屬

宋馬端臨

災異論

明張溥

災異論

明顏茂猷

卷之三

天官 曆日

論渾天儀象

明瞿景淳

論曆元

元莊子奇

論曆法

宋朱熹

論曆法

宋程頤

論曆法不容不變

考索

總論諸曆

明章潢

論太衍曆

明唐順之

國朝曆法總論

明章潢

造曆議

明江以達

閏月定時成歲書註

宋蔡沈

與馬永卿論閏法

宋劉安世

閏法考

史管窺

歲差考

明董其昌

卷之四

輿地 形勢

論輿地

宋馬端臨

論分野

明瞿景淳

論九州山水支脉

宋朱熹

論周公善地脉

明陳繼儒

地理說

明魏一較

禹治水次第

宋洪邁

河源攷

諸家

解天開川流之故

宋朱熹

論潮汐

明瞿景淳

伯陽父論川震

春秋左傳

終人論山崩

春秋左傳

南北強弱總論

明章潢

論三都

考索

論建都形勢

明瞿景淳

兩直論

卷之五

輿地 京省邊夷

古典圖弗載

國朝京省考

九邊考

皇明土官志論

安南考

北虜紀略

日本考

皇明四夷考論

卷之六

國本 王

禹謨

五子之默

伊訓

說命中

說命下

無逸

明張溥

明周鍾

明周鍾

明鄭曉

明丘濬

明汪道昆

明周鍾

明鄭曉

虞書

夏書

商書

商書

商書

周書

漢文帝論贊

唐太宗論贊

論光武太宗身致大平

論漢唐君德剛柔

論宋仁宗勤儉致治

論本朝勝前代十事

卷之七

國本 后

昏義

古今議論卷之七

內外論

周禮詩序王后辯

論歷代女禍

論西漢女禍

東漢皇后論

唐后妃論贊

諫高宗立武昭儀

論玄宗亂本

宋后妃論

漢司馬遷

宋歐陽脩

宋歐陽脩

宋李綱

宋歐陽脩

明陳繼儒

禮記

宋王應電

明章潢

宋馬廷賢

宋胡寅

漢范曄

宋歐陽脩

唐史

明丘濬

元脫脫

馬太后傳贊

言萬貴妃封事

秦之入

國本太子

周公仇世子

治安策論儲教

殷人立弟辯

公儀仲子

仲山甫諫立魯戲

石碣諫龍州吁

穆公屬國于弟

論申生

論展太子

論愍懷太子

論太子勇

論儲嗣奸萌

請則天復位皇太子疏

論光義光美德昭

明陳建

明彭元

家語

漢賈誼

元金履祥

檀弓

國語

左傳

左傳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胡寅

明丘游

唐蘇安區

宋史

請福王之國疏

請建皇儲疏

卷之九

國勢歷代強弱

審勢

賞罰後先

論天下強弱之勢

論天下事極必變

商論

論平王東遷之謬

六國論

六國論

秦本紀論

讀秦本紀論

論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兩漢辯亡論

三國論

三國論

明葉向高

明林材

宋蘇洵

明顧錫嘯

唐李德裕

明張居正

宋蘇轍

宋蘇軾

宋蘇洵

宋蘇轍

漢司馬遷

明王世貞

明張居正

唐權德輿

宋李綱

宋蘇轍

魏論	宋蘇軾
晉論	宋蘇轍
隋論	宋蘇轍
宋齊梁陳隋總論	明顧充
唐論	宋蘇轍
唐論	明方孝孺
梁唐晉漢周總論	明顧充
讀五代史論	明王世貞
讀宋史論	明王世貞
卷之十	明楊榜吉
國勢 宗封	
師服諫封桓叔	左傳
封建議	秦李斯
治安策論封建	漢賈誼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漢司馬遷
六代論	唐李翱
封建論	唐柳宗元

議處王府教地疏	明蕭繹
宗藩議	明申時行
樂豫諫去羣公子	左傳
誥瑞王婚禮疏	明董應舉
卷十一	
國勢 兵刑	
宿衛	宋鄭伯謙
宿衛	宋史
宿衛	明五濬
論唐宋末季之兵	宋林駟
論禁兵之衰	明曹承芳
卷十二	明章演
國勢 大臣	唐段秀實
君民本體卷之十	
皇父卿士	周雅
論腹心之臣	周雅
	宋蘇洵

論霍光

明丘 游

奏楊素疏

隋劉 毗

勅嚴嵩十罪五奸疏

明楊繼盛

卷十三

國勢 外戚

外戚論

明瞿景淳

為泰王論三費

魏范 睢

極諫外家封事

漢劉 向

論竇氏賓客

漢第五倫

論霍氏封事

漢張 敞

卷十四

國勢 奸雄

論奸雄

家語

入姦論

韓韓 非

論人君審奸雄之情

宋蘇 轍

辨奸論

宋蘇 洵

論杜欽谷永

明鍾 惺

論荀爽

明鍾 惺

論魏武遺令

宋司馬光

論趙盾

明楊 慎

卷十五

國勢 佞倖

佞倖傳贊

漢班 固

五代伶官傳論

宋歐陽脩

佞倖傳贊

元 脫脫

議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

漢母將隆

宣宗不假羅程以法

唐書

議王毛仲婚

唐齊 澣

論伯榮封事

漢陳 忠

卷十六

國勢 宦官

求直言極諫對

唐劉 蕡

論歷代宦官

宋林 駟

論逆宦王振罪狀紀

明汪道昆

逆宦曹吉祥罪狀畧

明李 賢

論逆宦汪直淫刑疏

明高 翰

請急除逆宦劉瑾疏

明林俊

首擊逆宦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明楊捷

分處婦孺罪狀疏

明瞿式耜

論織監疏

明周起元

議毀三朝要典疏

明倪元璐

辯東林黨疏

明倪元璐

泰交議

明方逢年

論內附留中之稱

明方逢年

論留中為內降之漸

明趙維寰

中使議

明趙維寰

論本朝內官之善

明陳建

卷十七

國勢 夷狄

高皇帝論中原檄

徙戎論

辭疏球謝金疏

策二虜

戰守和總論

戰論

晉江統

明謝杰

宋蘇軾

明王宇

唐杜牧

陳恢復事宜

守 守在四夷論

守論

上高宗封事

款虜議

卷十八

國勢 盜賊

請先滅逆賊劉豫疏

急討逆賊思標議

論盜賊

代李琮論盜賊狀

論用人弭奸

馭奸民議

弭盜議

卷十九

經籍 易

十三經註疏論

論河圖洛書

宋李綱

唐牛僧孺

明陳士奇

宋胡銓

明馮琦

宋岳飛

明林瑋

宋秦觀

宋蘇軾

明王錫爵

明顧錫疇

明林廷璩

明瞿景淳

宋朱熹

論河洛五行生成之數

先天後天圖論

後天卦圖說

論上下篇之分

論坤兌不言方

論重卦之人

論卦辭爻辭誰作

論陰陽不變

論剛柔往來上下之說

明徐渭

宋熊朋來

宋楊繪

唐孔穎達

宋楊繪

唐孔穎達

唐孔穎達

明曹學佺

明曹學佺

論易經之至

論易經之至

卷之五

經籍

書論

論勞陶論

論虞氏諸家文宗堯

論荀彧

論齊大猷于耳

此葉北大配補

論伯翳黎辯

微子不奔周辯

金縢非古書

周公居東二年辯

論義之弗辟

論大猷未雋

論秦誓

卷之五

經籍

詩論

詩論

詩論

關雎辯

國風辯

國風辯

商春頌辯

大雅小雅辯

四始原目

論山風

此葉北大配補

明徐渭

宋熊朋來

宋楊繪

唐孔穎達

宋楊繪

唐孔穎達

明曹學佺

明曹學佺

宋蘇洵

明鍾惺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明楊慎

宋程大昌

明曹學佺



論二雅

論三頌

詩序辯

詩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

論詩亡然後春秋作

論泰以詩廢而亡

原詩

卷二十二

經籍

春秋論

春秋論

世變論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明曹學佺

明曹學佺

宋程大昌

宋程大昌

宋程大昌

宋鄭樵

宋鄭樵

明蔣德璟

晉范甯

宋呂大奎

宋呂大奎

明章演

宋鄭樵

明王守仁

明王守仁

明曹學佺

卷二十三

經籍

禮樂志

禮樂論

三禮論

周禮論一

周禮論二

周禮論

辯周禮五疑

論周禮考工

論儀禮禮記

卷二十四

經籍

伶州鳩論律

律書

律呂正聲變聲

論律法

五聲六律十二管議

漢班固

明曹學佺

明瞿景淳

明瞿景淳

明瞿景淳

明申時行

宋鄭樵

元吳徵

宋朱熹

國語

漢司馬遷

宋蔡元定

明施世奇

明九思

明鄧庭萱

論後世聲詩不傳

朱鄭 燕

論今樂可通千古

梁徐 庶

論儒生不知樂

明楊 慎

卷二十五

經籍子史諸家

論諸子

明瞿景淳

論古今史學得失

明瞿景淳

論續史

明瞿景淳

論史法

明錢謙益

論諸家

漢班 固

論文章

明譚元春

卷二十六

職官內曹

舜典

虞書

周官

周書

內外論

朱鄭伯謙

職官論

明王世貞

論官司

明金 聲

論宰相

朱蘇 轍

議侍從宿直以備顧問疏

宋司馬光

議侍從預聞邊事疏

宋余 靖

論經筵事宜

宋程 頤

請開經筵疏

明楊士奇

上言講學勤政疏

明文震孟

論翰林

朱馬端臨

史官助賞論

朱蘇 轍

論諫職

唐元 稹

論諫職

宋歐陽脩

論臺諫

宋蘇 軾

論臺諫橫議之禍

明周思兼

論漢唐九卿

宋林 駟

論任子

明瞿景淳

論武爵

明王世貞

請東留都窮弁赴北塞替疏

明王 守

國朝官制畧

明林廷璠

卷二十七

職官 外曹

論牧伯

論按察

論監司

論守令

論守長不可數易

卷二十八

吏部選舉

論冢宰下兼六卿

選舉議

論九品中正

論賢良方正

論孝廉

論宏詞

論佐吏

論辟署

論薦舉

論議

宋陳祥道

明施愛

宋孫洙

宋孫洙

漢左雄

宋林駟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明瞿景淳

明林文希

三途並用議

鄉書備才議

論爵爵

卷二十九

吏部銓議

銓課議

省官議

察吏議

專任議

請不用賍吏疏

爭吏說

糾舉武臣邊事疏

考舉卿官議

卷三十

戶部職役戶口

食貨志

論賦役戶口

論田制

明李廷機

明林欲樞

明瞿景淳

唐薛登

唐杜佑

明黃景昉

宋司馬光

宋包拯

明祝允明

明于謙

明聶豹

宰歐陽脩

明林庭壘

明丘濬

論田賦

議徵輸緩急疏

論徭役

論徭役

論戶口

論民數

上流民圖

卷三十一

戶部 農務

古今議論卷

富民

論農

論積貯

論貴粟

復漢以粟爲賞罰議

卷三十二

戶部 國用

會計論上

明張以謨

明趙東驥

明丘濬

明謝肇淛

唐杜佑

宋葉適

漢徐幹

宋鄭俠

齊管敬仲

齊管敬仲

唐牛希濟

漢賈誼

漢晁錯

唐呂溫

宋鄭伯謙

會計論下

議國計疏

論理財

論理財

卷三十三

戶部 市糶

論市糶

平準書

讀平準書

論泉府賒貸

漢和嶸

唐宋和嶸

社倉記

議禁改折倉儲疏

京儲議

卷三十四

戶部 考覈

周禮十二荒政解

宋鄭伯謙

明董其昌

明何喬遠

明張采

宋馬端臨

漢司馬遷

明鍾惺

宋王應電

唐杜佑

宋馬端臨

宋朱熹

明謝杰

明黃洪憲

明黃洪憲

明黃洪憲

明黃洪憲

歷代救荒事宜

救災議

明馮應京

宋曾鞏

議官雜書

明董應舉

勸通經書

明曹學佺

卷三十五

戶部鹽鐵

海王

齊晉敬仲

鹽鐵論

漢桓寬

鹽鐵論

明董其昌

古今義論

主

諫放民私鑄錢

漢賈誼

請禁私鑄錢

唐劉秩

論錢利

明章世純

錢楮論

明張溥

論鹽錢

宋呂祖謙

鹽政考

明申時行

鹽法論

明張溥

卷三十六 禮事繁多具三

禮部

問禮

家語

郊祀議

宋王炎

論郊祭

宋楊復

五帝祀議

明陳繼儒

議天地郊祀疏

明夏言

請親詣郊祀疏

明翁正春

議夏郊

明劉基

議春郊

宋胡安國

明堂議

宋王炎

明堂告朔議

唐王方慶

卷三十七

唐蔣欽緒

禮部 先代祀典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唐長孫無忌

請華元世祖祀

明陳棐

請封孔子為殷後疏

漢梅福

孔子廟堂議

明宋濂

議孔廟從祀疏

明程敏政

議孟廟從祀

明張思

卷三十八

禮部廟統

諭廟制

禘祫議

始祖配天議

議郊祀二祖並配疏

皇后配廟議

昭穆更互議

兄弟入廟議

議廟制疏

卷三十九

禮部進崇

定陶共皇議

濮安懿王議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建文帝祀典議

興獻議

明陳偕

唐韓愈

宋馬端臨

明夏言

唐陳貞節

通考

晉賀循

明楊守陳

漢師丹

宋史

明萬象春

明許繼

明張孚敬

卷四十

禮部巡狩封禪

論巡狩封禪

巡狩議

文皇帝北狩論贊

議止南巡疏

封禪議

封禪議

封禪議

卷四十一

禮部學官

貢舉議

論學較

論太學

論鴻都門學

南安軍學記

國學鄉學議

五經博士議

明瞿景淳

宋馬端臨

明湯賓尹

明李廷相

梁許惔

唐魏徵

宋孫奭

唐賈至

宋馬端臨

漢董仲舒

漢蔡邕

宋蘇軾

明林文枬

明丘濬

留雍與吏部議禮

論士習文體

卷四十二

禮部

雙忠祠碑

義勇武安王廟碑

諸葛武侯祠碑

祭張睢陽文

許遜論

顏魯公祠堂記

岳王祠志序

岳王祠施全議

大忠祠記

請謚文天祥謝枋得陳

文丞相祠堂記

張千載贊

大義祠記

乞表忠義疏

明董應舉

明姜逢元

明李夢陽

明錢福

唐裴度

明倪元璐

唐韓愈

宋曾鞏

明湯顯祖

明李贄

明羅倫

明韓雍

明羅倫

明李贄

明何夢

明吳世忠

閩三忠廟記

諸祀靖難諸賢疏

世忠祠記

乞爲海忠介建祠

駿烈重光冊序

贈太常卿周順昌誥命

贈太常卿魏大中誥命

皇明太子忠孝祠碑

歸氏二孝子傳

議紀錄却贈三臣疏

辭建坊書

趙鼎蔡夫婦死節紀

卷四十三

禮部

謚法議

節愍太子謚議

君臣同謚議

皇后及夫人無謚議

明黃克績

明李若愚

明陳奎

明陳仁錫

明葉向高

明倪元璐

明倪元璐

明陸樹聲

明歸有光

明高拱

明文徵明

宋史

明王世貞

唐韋

唐杜佑

唐杜佑

太子無諡議	唐杜佑
諸侯卿大夫諡議	唐杜佑
國朝諡議	明李若愚
卷四十四	
禮部宗法	
論宗法	宋張載
論復小宗	宋蘇軾
論宗法	明陳全之
爲人後議 長子亦可爲人後議	元羅虞臣
古今議論卷 目錄	
姓氏論	宋林駟
睦族論	明徐繩
卷四十五	
禮部喪服	
喪服議 十則	明張鼎思
論勅史蒿之起服	宋史
扶植綱常疏	明羅倫
勅元輔不奔喪疏	明鄒元標
卷四十六	

兵部兵制	明陳偕
八陣圖論	明陳繼儒
論井田爲兵法之祖	明施愛
春秋戰國兵志	宋陳傅良
漢兵志	宋歐陽脩
唐兵志	元脫脫
宋兵志	明金元嘉
國朝兵制	明陳勲
言兵事	漢晃錯
練習說	明唐順之
選兵議	明戚繼光
議教土兵	明林燦
練鄉兵疏	明宋致
清築東鄉外城議	明艾南英
卷四十七	
兵部將	
兵部將	
兵部將	
兵部將	
兵部將	
兵部將	
趙奇元	



諸許渾賊李晟等諸將自取機宜狀唐陸贄

論將帥措置乖方

唐陸贄

論將帥兵多無用

宋范鎮

論將帥須諳主

宋秦觀

論將帥用兵

明瞿景淳

暴胡總憲戰功充狀

明茅坤

應趙千戶武人說

明王慎中

任將議

明陳仁錫

紀三將失地利議

明陳仁錫

試將議

明李雯

重將權議

明陳子龍

卷四十八

兵部邊防海防

論募民徙塞下事

漢晃錯

塞鎮議

明林文義

制備議

明陳際泰

制奴議

明陳際泰

遼東鎮議

明馬傑

復遼實着議

明陳仁錫

破三說擄奴果議

明陳仁錫

遼議

明姚希孟

遼議

明郭之玄

遼左海防議

明陶望齡

淮浙海防議

考索

東粵海防議

明陳仁錫

閩海禁疏

明董應舉

閩海防疏

明王家彥

卷四十九

兵部儲備屯田

請遼城儲備米粟等狀

唐陸贄

議復海運以裕遼餉疏

明龔用卿

議兵餉疏

明趙東職

擬汰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

明黃道周

議屯田便宜

漢趙充國

屯田議

明董應舉

屯田議

明董應舉

屯田議

明夏允彝

屯田議

明楊廷樞

卷五十

兵部 舟車器械茶馬貢市

議脩車戰

明余子俊

論車騎

周士陸

議造戰船募水軍疏

宋李綱

論海運可習水戰

明丘濬

論戰船之弊

明陳益祥

增脩器械議

明丘濬

茶務

明章潢

國朝茶馬略

明謝肇淛

馬政議

明袁黃

馬政議

明林貞勝

議罷馬市疏

明楊繼盛

北虜貢市議

明王崇古

覆琉球進貢議

明劉應其

明翁正春

卷五十一

刑部 欽定

孔子五刑解

家語

富壽對

楚辭熊

叔向論鑄刑書

左傳

除肉刑詔

漢文帝

復肉刑議

漢孔融

尚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宋包拯

訟李膺黨事疏

漢陳蕃

論韓國公冤事狀

明解縉

訴父冤書

明魏學洵

乞代父贖刑疏

漢提榮女子

乞代夫死疏

明楊繼盛

乞代夫囚疏

明張氏

國朝刑制略

明丘濬

出獄議

明李攀龍

議酌究征疏

明趙東曦

錄衣論

明霍紹

詔獄論

卷五十二

刑部 精斷

孔子論義刑

論象刑

魏終毀楊干

議除贖罪疏

功臣賜死議

將軍王去榮殺人免死議

口八議論本目錄

斷刑論

縱囚論

贓律議

復讐議

駁復讐議

復讐議

復讐議

卷五十三

工部 河渠溝洫

明張 澤

左傳

趙奇 兄

左傳

漢貢 禹

唐呂 溫

唐崔 器

唐柳宗元

宋歐陽脩

明陳 建

唐陳子昂

唐柳宗元

唐韓 愈

明沈 一貫

治河議

治河議

治河議

議興西北水利

議興東南水利

卷五十四

工部 河漕海運

論河漕

議漕倉

口八議論本目錄

議運期宜早

論海運

卷五十五

工部 宮殿苑囿陵寢服物之屬

阿房宮賦

諫起上林苑疏

諫山陵厚葬書

歷論春秋工役

議造大像疏

漢賈 誼

明宋 濂

明徐 階

明徐貞明

明徐貞明

古漕法非時不載  
事亦並見篇中

明魏景淳

明章 潢

明萬 恭

明王宗恭

明瞿景淳

唐杜牧之

漢東方朔

唐虞世南

明汪克寬

唐狄仁傑

乞停差官織造疏、

明楊廷和

練造龍山疏

明詹仰庇

漢文皇帝論舊

漢班固

目錄

古今長論全集

十一

古今議論叅卷之一

董崇相先生諱應舉

全評

曹能始先生諱學倫

林

審訂閱

孔子論天文

家語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

此禮運篇中依王文格先生纂出者按太史公天官書云近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此二語盡其精義其實原本孔子此篇

天地陰陽之氣形質者言人一事之性理

未地也澤國却離光朝故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

平乃與權衡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

風之旋當重則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

當夜則自右轉而後旋將旦則自後升而後前旋轉

無動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

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東主勁風旋轉之中故得

以凡然浮空善及而不墜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

氣之旋轉益遠益太益清益測極陽之數而至于九

則極清極剛無復有涯矣或問曰天行雖朱子曰

惟胡安定說得好其言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

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

度狀如箭杆其用則六晝夜行九十餘里今人一呼

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也八十餘里人一晝夜

有二十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

速可知因事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開得惑在中間或

未達田垌昇疎疏底因能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

少息則墜耳今按丹青言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

百息一千二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此①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何如得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得高要之連地下亦只是天天只管旋來轉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只是氣之渣滓故厚而深也○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圍無空缺逼塞充滿皆是天地之四面底下則靠着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奔出又見地之廣處天也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間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實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虛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日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廣大以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蓋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所以發育萬物只是此氣

曹能始先生曰天主覆地主載載自是浮于所覆

者凡物皆然且天行徃如走盤之珠雖無停歇而卒不出乎盤之外也然天以氣運地以形運凡有形者自不能與無形者敵如珠雖在盤內而其光彩則越盤外矣中庸以博厚爲地道高明爲天道夫語天而曰高明則內外大小之跡不足以限之也故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又出於覆載之外者也

論天地之形

史伯璠

天問集註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黃帝問于岐伯  
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又按邵子天地自相  
依附之言至矣蓋矣已無可疑所未曉者氣運水動  
地若無可根若則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于心  
終有未達者愚竊以意度之地若有所根若則其勢  
當在下在下則當天之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處何以  
知之蓋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此特就地面言之爾  
地有如此之廣博則必有如此之深厚今地之在水  
面者可見在水下者不可見是則地之深厚皆在下  
也深厚既皆在下則天之半在地下者宜多爲容水  
與地之所不得如半在地土上者之空虛矣現在水面  
之地北高南下而東南又有不滿之處以此度之則  
天之兩極所以北高而南下者正以地之形勢亦北  
高而南下也如此南方水下之地當極深極厚其下  
必有所根著之處矣天體繞地左旋無停息時地者  
有所根著宜在南極不動之處非地之質根著乎天  
也天若果有非實非虛之體運乎地外則南極所在

古今談論

卷之一

五

五

古今談論

卷之一

六

六

亦必當有非實非虛之體與地相貫通矣如此則地  
之所以兀然浮空久而不墜者非維大氣有以舉之  
亦天體有以貫之譬如花中之實其根蒂若不相連  
則生意何由而相通哉按舊傳引渾天之說曰天之  
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如卵之裹黃圓如  
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如也其術以爲天半  
覆地上半蓋地下其天居地上可見者一百八十度  
半入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  
亦三十六度以此觀之是地正當天之中也

地當天中誠是而南極之說切

論日月

沈括

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  
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  
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  
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繞如鉤日漸遠則斜  
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  
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  
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程子有云日月之爲物  
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蓋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

古今義論卷之一

天部

一

前日不爲之虧月之光一日之光耳。

沈說已盡諸儒弗載

日月行道

唐順之

漢天文志曰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老黃道一口光  
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  
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  
止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八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  
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  
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  
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得景長  
短之制也日去極遠近難知要在得景晷景者所以

古今義論卷之一

天部

人

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  
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  
勝故爲涼寒也一日晷長爲晷短爲早春爲扶扶者  
邪臣進而正臣疎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黑  
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  
赤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赤道立秋秋分  
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然用之一大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  
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



行急則日行疾。若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夙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若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若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至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也。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從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矣。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閭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前極，暑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暑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

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于下，日月運于上矣。月出房北，爲雨；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讀班史是篇，及聖文懿星官，乃知凡天文志及天官書，所以不入。

月受日光

性理 朱熹

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天問夜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處常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魂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達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當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于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過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括之言日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繞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日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空側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放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矣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

定本增  
以爲天  
者也

既死而復生也居顧鬼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足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又日月體常圓無闕但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故全暗至初三四漸漸離間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上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從地下四邊射出月被其光而圓古今人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以爲無闕

今藏書卷  
卷之一  
天官

未一段卽是論晦朔弦望按成間上弦下弦之義卽康節先生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及一半如弓之下弦又按張唐父先生代醉編記餘冬錄言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言月生至滿謂之白月虧至晦謂之黑月云

月星不受日光

史伯璿

按沈括之論曰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如此則日光必照若月乃有光耳若日光爲物所遮隔照不着月則月乃無以爲光乎或者又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如此則日月之行不免有隔地之時若日光爲地體所障月體爲地影所蔽則月必無日光可受又將何以爲光乎愚終是不慊于心何者地體甚大若謂其有影則凡物之影必倍于形地之與水豈無十萬里之廣厚則對日之衝其影又當倍

言人談論卷之二

天

一

此以天度言之一度纔二千六百三十里有餘耳九行與黃道近者只在一度耳闊極遠者不過六度便以六度計之不過一萬五千七百九十二里有餘而已而地與水之影在對日之衝者乃有一二十萬之廣大可以遮六七十度不知月行入在此影中日光亦能照及之否故謂爲無影則可若不亮有影政恐月爲地影所蔽失光之時豈一夕二夕而已今則月自生明之後無夕不光雖有時而食亦不過一時之頃而已不知又何說也又按文公嘗言月與星有光

言人談論卷之二

天

十

皆是受日之光以爲光愚亦有所未達者夫既日月與星皆受光則月之生明在朔之第三日是時月也去日三四十度矣然始生之初不過一線之微漸增以至于半而弦漸增至于滿而望望後漸虧以至晦亦然無期生頓滿之理今經星緯星近日遠日光皆圓滿皆無以漸者姑以金星言之金星附日而行自距合後進在日前只去日十八度便夕見西方或退在日後亦只去日十八度便晨見東方是時去日如此之近皆一見便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又不如此何說也愚竊以愈度之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爲光者星若果自有光焉知月之不自有光也乎若月之所以有輝者蓋日月與星雖總謂之三光而陰陽大小則異焉是故日爲太陽猶四象之老陽六十四卦之乾卦是純乎陽之象也月爲太陰猶四象之老陰六十四卦之坤卦是純乎陰之象也日純乎陽故其光獨盛而其體四面皆光月純乎陰故光不及日其體半光而半時光乃其面晦乃其背即所云魄耳日全體光而月半體光若陽全陰半之

意也。至於星則陰陽合體而不純矣。文公嘗言織星  
 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陽中之陰。  
 猶四象之少陰少陽。六十圓其中凡陰陽合體之六  
 十二卦。是不純乎陽不純乎陰之象也。不純乎陰故  
 其光皆全。不如月之半明半晦。不純乎陽故其光雖  
 全而不和。日之獨盛也。三光之體不同。恐或如此星  
 既本自有光。則近日遠日光皆圓滿。不必致疑可也。  
 獨月之近日遠日而光有盈虧之異。則未得其說。竊  
 以爲日君象月臣象。臣主敬君。故月常滿日而不敢  
 背此其光所以自生而滿。日滿而虧皆以漸而進退  
 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以九行與黃道離合遠近之勢  
 知之。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勢。則如月之光月  
 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日道太遠。遠去日不  
 過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月于行之  
 常變皆不遠乎日。如此非臣敬君之意而何。如此則  
 常當日而不敢背。亦何足怪乎。變之月自有光。則地  
 影遮隔之疑亦可釋矣。

不受日光之說亦甚有理。但愚以晝夜思之。蓋則

日○光○自○上○照○下○故○星○月○之○光○暗○夜○則○日○光○自○下○照○  
 上○故○星○月○之○光○顯○則○受○光○之○說○畢○竟○較○精○

北辰

朱熹

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之爲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

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樞之樞猶輪之數礎之猶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按天文圖天樞紐星在四輔宮者爲天皇大帝其神口維魄寶初一日帝次二日后次三日地次四日太子次五日庶子

北辰辨

朱熹

帝座惟在紫微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穀如礎之躋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樞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數一礎而四躋也分寸一移則其軀裂而瓦解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撫五辰論

陳 楷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五行之修者。養民之政所緣定也。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蓋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故當推時撫于五辰。春盛德在木。迎春于東郊。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布農事。犧牲毋用。毋禁止伐木。安萌牙。毋作大衆。以妨農事。毋鵠川澤。毋澆陂池。無焚山林。田獵置罟。羅罝。翳。餼獸之藥。毋出九門之類。以撫木之辰。夏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農勉作。毋休于耒。毋大田。

徽出輕繫。挺重囚。止聲色。薄滋味。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之類。以撫火之辰。中央土之辰。寄旺于辰戌丑未之月。以成五行之序。秋盛德在金。迎秋于西郊。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禁止姦。慎罪邪。養衰老。趣民收歛。乃勸種麥。毋或失時。霜始降。則百工休。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之類。以撫金之辰。冬盛德在水。迎冬于北郊。實死者。極張。嚴。謹。蓋藏。圻城郭。戒門閭。固封廬。塞隙。謹房室。省婦事。去聲色。禁嗜欲。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

田器。專而農事。毋有所使。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之類。以撫水之辰。周官仲春。新陽木。仲夏。新陰水。季春。出火。季夏。納火。司空。相。阪。陽。秋。爲。徒。枉。春。達溝渠之類。無非所以撫五辰也。

施爾奮曰。按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於人爲五常五事。五常或虧。五事或失。或逆其時令。傷其行氣。則謂見於其星四星。又以填星爲主。歷者所在。關合以占變應。與天官書。

互爲詳畧。至曰有德受慶。無德受罰。星復無所與矣。唐一行稱。姬氏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閤其禱。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電。及其衰也。遷于玄枵。以害鳥帑。又其後也。歲星失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水緯失行之勢。宜及于大運之中。理數然也。太史公曰。五行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熒惑之所在。何哉。班氏曰。熒惑天子理也。故云。或曰。五星之變。俱足致殃。而熒惑爲甚。今泰以三行之說。

唐史  
漢書  
亦書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受○火○行○正○氣○抑○司○馬○氏○世○典○  
周○史○既○任○漢○主○占○爲○初○於○當○世○之○務○乎○一○行○又○稱○  
五○星○失○行○不○可○歸○罪○於○曆○糾○其○留○逆○伏○是○變○歷○圖○  
食○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耳○不○然○皇○天○何○以○陰○  
陽○下○民○驚○悟○人○主○哉○

八義論卷之一天官

七政左旋論

吳澄

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  
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  
順行難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立處算之因此  
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  
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  
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  
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  
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于太虛盤  
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于天積二十八箇月刻不  
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于天積  
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營惑之行比歲星更遲  
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營  
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無餘無欠比  
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  
太白之行稍遲于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  
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于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  
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及比天爲差十

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遲數最多今人多不曉以爲遲

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

二水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亦次其行之

速過于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恩輯書傳亦主左旋之說蓋天之左旋既帶動日

月一月一周則日月亦自當左旋矣豈自西而東

之人乃自東而西者能提挈之乎但比天行不及

其退處即若其進處而觀者以爲右旋也蓋亦因

天而右之也殺齋沈氏曰天行速每日進一度進

日今歲論全卷之二

而與日會以成一朞月行遲每日不及日十三度

有奇退而與日會以成一月按此會字即是週字

月是週日非週天也天統乎日故月亦云周天曹

能始先生

辨七政遠天右轉論

史伯雍

晉堯典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歷天而少遇

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比天不及一度月歷天尤

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朱子曰曆

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

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及右矣此說

日今歲論全卷之二

最好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

是如此說橫渠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

極是或疑儒者言日月每日不及天一度與十三度

曆家言日月每日行一度與十三度有奇二說不同

恩謂不然二說雖反戾其實只一軀蓋天體非但高

闊不動待日月自就上運行即天亦是運動物天非

有體也二十八宿與衆經星即其體也此二十八宿

與衆經星繞地左旋一晝一夜過一周而又過一度

日月亦與之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似右耳



其所退之界分即日月所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是則日月雖日一晝一夜隨天旋轉一周于天然其歷天體亦日只有一度與十三度即曆家所謂右行之處也。譬如有一大磨在此使三百六十五人環繞此磨而行磨非天也。此三百六十五人統磨而行者天也。又別使二人與三百六十五人之首行者從今日子時並肩起脚同行行至明日子時皆過一周但此二人者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二人並肩即日也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十度也。初豈有二致哉。

四入並肩即月也是儒者所謂日月不及天之一度

中星論

鄭樵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者中于未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于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于午者謂之中方位也有中于未者謂之中星宿之見伏也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爲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爲中以午爲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爲中若夫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于辰終則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焉故以未爲中且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求星火以正仲夏惟其未爲中故月令季夏昏火中惟其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于辰天伏而蠶者畢不特火星爲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于未也夫概已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爲中辰也午未申酉戌爲火見伏之始終則

以未爲中。○向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月。○令則舉中。○一時之中。○而此其所以不同也。○故言。○中星正於午。○而中於未。○正。○如旦北於子。○而起於寅。

古今談論卷之二

天皇會通論

王應電

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官。○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官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隔之紫微。○朝夕在焉。○所謂北極天。○樞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七曜必遵其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其紫微之帝。○猶郡。○國有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

古今談論卷之二

天

甲折主化生萬物者也。○元日疏廟主章。○奏明日達聰。○也。○氏爲天根。○天行始於東。○故此爲根。○太子爲天下根。○本是以取象焉。○騎官主國有大事。○太子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陣車兵車也。○車騎乘車之馬也。○騎陣將所以。○帥國子者也。○古之命將者。○賜弓矢。○斧鉞。○得以專征。○然。○則大將總兵於外。○母乃非國家之利乎。○周禮國有大。○事。○則國子皆屬於太子。○惟所用之。○故大將統兵。○權於。○外。○以正軍法。○太子握兵柄於內。○以遏亂原。○房天子之。

1

集 20—429

星官論

瞿景淳

在昔黃帝命容成總六術時代古遠莫可紀訓而南北正以降法不經見人無所紹述宜夜局僻崇亂離惟使天下神其事莫敢以疑聖人之情隱矣昆吾梓慎子韋史佚神龜尹臯諸家述冊則又不若巫咸甘德石中雅善名數不可得易也故三家書世爲星經之祖焉漢唐諸太史令皆北面而神明之王者應歷興起禁閱其書經生博士鮮有聞者賴國有掌故籍其書編相保章氏世其業故猶有明焉咸商人以黃紀星百四十有四德齊人以玄紀星五百十有一申魏人以赤紀星八百有十紫宮以下爲垣三玄枵以下爲辰十有二角以下爲宿二十有八垣時內主令宿國外主應辰野之辨森乎備矣其在法於中外官不妄則不占經故無變也是故古者惟五緯焉太史公曰五星失軌道則占蓋諱變也辨曰歲曰災感曰太白曰辰曰填其在朝出爲羸羸爲客夕出爲縮縮爲主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故法於主客乎占焉五緯之行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出入

彗常非可數致故法於表裏乎占焉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不順不遲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故法於留行遲疾之類占焉夫歲也災感也填也其行遲夜半經天其初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迨日不及則晨見東方行近中則留留經旦過中則逆逆則又順先遲漸速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焉太白也辰也行速而不經天其初與日合之後疾行而先日夕見西方行近南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近日則逆逆則又遲去日少遠則疾行以追日晨伏東方乃更與日合焉此五緯之大經也其在法也填歲後則不行惡則過合逆則占災感緩則不入急則不出遲道則占辰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遲則占是皆變而後占故曰謹變也古歷五緯皆順行秦歷始注金火行遲歲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法至諱矣宋術承傳鮮相客察至後張子信者隱居海上測用渾儀積三十餘年乃得將差法異言五星好惡之異辰星見伏之變又前古人未得者近代吳徵氏雅意論著敘叙七政取

逸志絕詣更新之機於張李僧王諸家貴自表見轉  
 相異同吾何以稱焉古有之天道不誦不貳其命吾  
 則舍譽射怒則格澤生幽玄之報何當倚也故五星  
 掩字委犯芒角變色皆徵以五德承以五官配以五  
 事是故精殺之交明若慎之能遇災而加懼見祥而  
 滋傲思其咎謝其過不敢荒寧君人者之道當然爾  
 太史公曰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教其次脩機  
 惟知道者擇焉蓋嘗聞之歲星之精爲天棓爲天槍  
 爲天猾爲天衡爲國皇災惑之精爲昭旦爲星无旗  
 爲昭明爲司危爲天煥煥星之精爲五歲爲大貴爲  
 昭星爲細流太白之精爲天杵爲天稱爲伏靈辰星  
 之精爲托矢爲拂樞爲繞經其出也或倏以日辰或  
 占以方位或測以色象皆星變之可警者也若夫天  
 性平則政教得胡星明則禮樂興亢星明則大臣納  
 忠仄星明則大臣奉度與夫昂明則獄平柳明則國  
 安無爲之德藉於淵衷則北辰之居所可俾矣相視  
 之情律呂交和則三台之齊色可觀矣璇璣昭璽玉  
 衡效應觀諸北斗而可徵鶴書招誌鸞侶翔翔觀夫

少微而可見皇猷玉潤則東壁聯輝吳帝典金清則  
 左角旁應矣

叮嚀謹變而已

天以輕清之氣而運于「一日一夜而過太虛一度」其道左行。日月五星亦以氣而麗乎天。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隨天而左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月相會歲凡十二。方會則月光盡滅而為晦也。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舒前縮後。近一遠三。則月斜倚而為弦。與日對當天之中。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至望而日月之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日射月而月為之食。日至婁井之方。月行青朱之道。則為春。為夏。日至角牛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為秋。為冬。日道發南。則影長極遠。而冬至焉。日道欽北。則影短極近。而夏至焉。二至之中。則道齊影正。而春秋分焉。山岳之精。鍾而為星。中元為北極。上元為太微。下元為天市。二十八宿。眾星者。言乎其經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金水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故曰有遲有速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

極則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故曰有伏有見也。朝出曰晨。夕出曰縮。西行曰逆。東行曰順。不東不西曰靜。若及曰犯。妖變曰幸。合聚之生。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怒也。執法。郎位象其官也。明堂。雲臺。象其物也。是故皇極建而太微明。相道得而三台麗。諫諍開而執法顯。刑罰清而貴冢空。角應。將帥之良。胃應。倉廩之實。少微。以應遺逸之求。亢宿。以應黎獻之供。室應。營造之省。斗應。禮樂之彰。五星聚奎。以應文運之昌。五星聚斗。以應武功之說。則求端於天而奉若其適者。不責之以甘石巫辰之術。而也。

其基精於天文。迨卒。以其書授子璉。曰。即進之上。勿令後人習也。武廟閣通考。天文星有注。張遍問莫知。遣中使下問翰林楊慎。慎引諸書甚悉。中使賦曰。狀元博學。得勿私習天文乎。惟曰。私習故基以為戒。至論皇極建相道得事。應則士大夫之所宜聞。即慎所引者。亦非基所授者也。

雜論風雨雷電霜雪水電之屬 諸子

董仲舒曰陰陽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擊之光也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干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此聖人在上陰陽和也鮑敬言曰雨既陰陽相薄四月純陽十月純陰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仲舒曰舒陽用事惟夏至一日是故曰其不雨乎曰然有則妖也○觀物張氏曰雷者震之氣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爲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爲雷怒而極激而爲電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爲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電皆爲陽之極雨者水之氣蒸而爲雲凝則爲露露者上之氣升則爲霧結則爲霜雷出于石電生于火有雷則有電火出于石也又曰陽倡而陰從則流而爲雨陰格而陽薄則散而爲風剛倡而柔從則蒸而爲雲柔畜而剛動則激而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剛柔○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電何

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開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電雖聖人從起不能易矣曰世人所謂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墜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墜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

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適映雲際則如是不借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速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化僞誕之說而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張橫渠曰陽在內者爲陰氣所蒙不得出則震擊爲雷霆蓋雷是天地間義氣人爲不善適衆之會則震擊之有所謂太者氣之擊傳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爲石猶乎星之隕也其謂神物主之以及書字定無

不實  
飛  
想  
如  
酒  
水  
道  
所  
就  
一

此理○或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  
交蒸故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  
之爲也又曰如飯饒有蓋其蓋蒸鬱而下汗淋漓則  
爲雨如飯饒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程伊川  
曰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  
則爲雲○朱子又曰霜只是氣結成雪只是雨結成  
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  
露露止是自下蒸上入言極西高山亦無霜露○或  
問高山無霜露其理何如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  
微有露氣便吹散○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  
凝故高寒處先雪○又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爲  
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又曰  
雪非能爲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  
來歲發而生萬物也○又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  
息也今此處無風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  
知如夏多南風冬亦多北風蓋亦可見○又曰天地  
間物有氣便有形如蟬蛻木只是薄而爲日所照成  
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成爲妖或爲祥

○程伊川曰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滲氣聖人在  
上無電雖有不爲災今電下時兩頭皆尖有稜疑是  
初間自圓爲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電字從  
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電也

一  
八  
論  
高  
本  
卷  
之  
一  
天  
下



天文雜辨

集景序

太極者動靜之源也陰陽者法象之本也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論造化者權衡於此而已矣今天輕清上浮曰天乃陰陽法象之最大者也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運行於上蓋感於日月右行之說彼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孔謂斷繁錄石尤爲不經天一氣也可以盤而立石而補耶懸象著明曰日乃陰陽法象之尤甚也屈原天問謂西北無光燭龍衡火以照此蓋感於天不足西北之說彼淮南子運行九州七舍皆妄也而况謂揮戈棄杖尤爲不稽日一失也可以戈而揮杖而逐耶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詩之論天河也蓋折木形如匹練在箕斗之間故絕漢曰天潢抵辰曰地紀若彼圖記之謂得支石博博物志之謂乘仙控皆小人無忌憚之言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記之論月也蓋月形如水輪乃太陰之精故借光曰銀丸黑子曰地影若西陽膏之謂得玉斧五經通義之謂化璫樂齊東野人之語也星以五錯

月者陰  
物之說  
學非仙  
界無所  
常使然  
邪日月  
言無日  
月則陰

落宮是  
會辰之  
星

太白熒惑鎮辰歲星與天日謂之七政吳澄謂若落徐則謂金水附日鎮星最疾辰星最遲理或然也若夫妖星日孛絕跡而去曰彗跡相連曰流其詳見於漢書至於足萬二千五百二十之名數者與物數相當也吾豈敢遽以爲定數耶風以八扶搖著明庶清明條景閭閻涼與廣莫不周謂之八於陸機謂有離合謂列子御風來而草生去而木落理所無也若夫上下日類日出曰晡陰風曰飈其詳見於爾雅至於換七十二番花信者與七十二候相當也吾豈敢遽以爲實信耶雨之所以降以陰陽相和而成故詩曰朝隤于西崇朝其雨而豕涉渡月離畢皆以爲雨之兆是可信也至朱子謂雨如飯餽極爲著明若仲舒之用棉魚仲尼之識商羊吾尚以爲木真彼石牛黑蟻之說好事者爲之者也何足辨乎雷之所以鳴以陽在內不得出而奮至朱子謂雷如爆杖最爲親切若宋史之謝仙火輿地記之社金門吾尚以爲未確彼石室仙車之說好辯者爲之也何足難乎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蘇詵公羊傳有

古今談錄

卷之一

四

是言矣。保章氏以五穀辨吉凶。則青爲風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於理有之。若尚書中候及漢書之謂堯璧漢鼎謬矣。若夫金枝玉葉見於崔豹古今註。皆道聽塗說者也。上天同雲雨雪紛紛。天地陰陽溫則爲雨寒則爲雪。局詩大戴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花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於理有之。若毛詩之咏蟋蟀謝道韞之咏柳絮近矣。若夫劍馳玉馬見於真定記。皆喪心病狂者也。大抵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造化之跡。無一物而非陰陽之理。故嘗合而論之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天之半明半晦。日之半巔生縮。月之半盈半虧。星之半動半靜。皆陰陽之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也。若雪隨雨而凝。雨隨雲而降。雲隨風而飛。風隨雷而烈。雷之出入。風之上下。雨之作止。雲之升降。雪之消息。何莫非陰陽之往來哉。然則學者果何以折群疑乎。本之繫辭以窮其原。合之太極圖以盡其蘊。參之經世以極其變。考之正蒙以知其化。終之晦翁語以會其全。則造化之意。言象數皆在我矣。而奚必旁搜

古今議論

卷之一

天學

理三

博採以玩物喪志哉

不越

古今議論

卷之一

天學

理三

理三

理三

理三

理三

理三

理三

理三

五行論

班固白虎通

易大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九。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五行根宗悉備諸此。箕子洪範陳休咎。仲尼春秋紀災異。凡以著明天教昭彰烜赫。使爲之子者知所嚴憚。畏懼焉。爾漢班固分天文五行爲二志。所謂補史遷之闕。誠然而。歐陽脩言占驗之事。官司之守。占之有中。有不中。

百家義論卷之一 天部

四三

不可以爲常。陸九淵亦言。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其指陳事應。非一。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罔所畏忌。用知春秋不言事。應之爲正也。愚放于班史五行事應類載。但載白虎通五行論傳儀象云。蓋體具而用已備其中矣。

五行者何。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早者親事故自周于一行。尊于天也。尚書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居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滙也。陰化沾濡。任生。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于五行最

百家義論卷之一 天部

四六

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爲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合。物得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

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主傷成物辛所以殺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熟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是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詬濁故是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

古人論命全卷之一

七

萬物成熟始復。諸故其臭腥。中央者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只今曰。東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所以名之爲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火陽炁實者。演也。律中太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今生也。卯者戌也。律中央鍾衰于辰辰者發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萬物乎甲也。乙者物蕃殖有萌欲出時爲春。春之爲言待俸者。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動

也。氣動雖也。其帝太皞。皞者太起萬物振也。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爲言萌也。陰中陽救。太陽見于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盛于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于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爲夏。夏之言大也。位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爲鳥。離爲鸞。故少陰見于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于酉。酉者老物收歛。律中南呂。衰于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

古人論命全卷之一

七

無射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爲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欲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太陰見于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于子。子者孽也。律中黃鍾。衰于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離泉龜蛟珠璣。

土爲中宮其日戊巳戌者茂也巳抑屈起其音官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拒者旅抑而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族何太亦大也族者泰也言萬物始大溱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言萬物甘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

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設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也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芽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水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水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勝王者囚故王者休見王火相何以知爲臣土所以死者子爲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燔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相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

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字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毋以過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月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無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

以知同時起丑訖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起各以名  
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  
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  
爲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  
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水者陽陽者  
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膏去故不可食水  
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人火陰在內故  
殺人壯于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  
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  
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  
入功爲用金木加人功何失者盛陽水者盛陰氣也  
氣盛不變故不加入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  
須人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  
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  
火午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  
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人君之氣象尊常藏猶  
天子居九重之內臣王衛之也藏于水者依于仁也  
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

浮金所以沉何子生于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  
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  
化水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  
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內明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  
昧何明天人欲相耦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  
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卽謂之春金王卽謂之秋土  
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離何法  
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  
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  
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  
待冬也主勿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于季秋之間也  
子之復讎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  
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  
離水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  
法法日入陽下陰也若讓臣何法法月十三日名其  
功也嘗稱君過稱臣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  
陰名煞臣有功歸于君何法法歸明于日也臣法若  
何法法金正水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拯直水也臣諫

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于上也。君子遠于近  
 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  
 水木扶葉不相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  
 子爲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庶民。何法。法天有  
 衆星也。王者陽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  
 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孤仲季也。朋友何法。法  
 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  
 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憂養長木取火養母也。不以  
 父命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  
 古今談論卷之十一  
 法。法日行。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  
 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  
 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  
 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水不見水則  
 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  
 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始終。天氣亦爲之變也。年  
 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  
 法。法五行六合也。人日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  
 照夜。人日所不更照。何法。日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

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  
 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殺也。  
 中不無支離。然往往有大關係處。蓋用五行志五  
 常者。不徒區區子母生克問。

古今談論卷之十一

五行體象生尅之性

諸赤

諱氏曰雨霽風晴非陽也陰之靜而飲也飲則清而明雲滃霧合非陰也陽動而變也變則濁而闇是故三春多雲霧而九秋多晴霽陰陽本然之體象也夏離火用事然暑氣酷而火燄滅火氣盛而火體衰也冬坎水用事然寒氣盛而水流涸水氣盛而水體衰也一氣之闔闢散于此可見北方屬水而土厚所以制水故不亢而害寒於南者水之氣非體也南方屬火而水盛所以制火使不亢而害熱於北者火之

深於陰陽變合之道

四時

管敬仲

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施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脩除神位謹禱弊梗宗正陽治農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脩溝瀆覽星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而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登爲風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

月以甲乙之曰發五政一政曰諭幼孤含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解凍脩溝瀆復亡人四政曰端除阻脩封疆正千伯五政曰無殺虎天毋塞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脩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脩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中央曰土上德實輔四時出入以風雨節土益方土生皮肌膚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臨育夏養長秋



聚收冬閒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  
德日掌實實爲暑歲掌和和爲雨要行春政則風行  
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  
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九  
墳發故屋辟故竈以假貸三政曰令禁肩去笠毋披  
之五政曰令禁且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苛時夏雨  
乃至也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  
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使民毋  
令今議論冬令之一  
天官  
淫恭順旅聚收是民資以蓄發賞彼辱斡聚彼羣材  
百物乃收使民無急所惡必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  
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爲陰秋行春政則禁行夏政則  
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  
政曰禁機塞園小辨閭譯蹏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形  
三政曰慎旅嚴起聚收四政曰補缺塞折五政曰脩  
牆垣周門閭五政苛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其時曰  
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事  
號令脩禁從民令靜止地乃不津斷刑致罰無赦有

罪以符陰氣大寒乃至兵甲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  
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訓罰爲寒冬行春政則  
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  
日發五政一政曰輪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審順陰脩  
神祀賦胥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  
四政曰捕盜通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  
民閉公異五政苛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是故春凋秋禁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  
易師失次則賊氣遠至則國多灾殃賊氣遠至是故  
古今議論冬令之一  
聖王務時而審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  
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  
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  
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  
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  
脩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  
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誅也  
施惠者曰春秋無事必書首特故深有不與乎桓仲

二十四氣論

吳萊

或問二十四氣之論乎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義焉。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以此時播種自下而下也。芒種二字見周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處暑如既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于此時止也。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爲節氣之半。則爲中一年四立即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四時中氣九十日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日分而日至至有二氣子至

古今談論

卷之一

天官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已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也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故曰至于陽于此生亦曰至夏已陽極故曰至于陰于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注今作雨水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水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日雨水者先是爲露爲霜雪皆水氣凝結以至于寒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爲暑之始也况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于水春屬木木生于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封

氣正月爲春天氣下降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爲驚蟄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爲三月節此風屬巽蓋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爲雷也清明者萬物齊生巽爲風也巽口潔齊故風曰清明清明有潔齊之義律曆亦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上帝稼動今又雨其穀于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然風上有不同人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爲夏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大四月乾之初謂之消者姤初姤承蹇蹇坤初履霜堅冰蹇喻其小蹇蹇喻其消消喻其小堅水喻其消易言于一陰既生之後曆言于一陰方萌之初應之深防之豫也小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滿無大消意可知矣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獨指穀麥言者處暑農

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其今年之秋也穀必

原其生之始者。穀種于春。得水之氣。成于秋。金尅木也。麥必嬰其成之終者。麥種于秋。得金之氣。成于夏。火尅金也。木氣柔故穀類垂金氣。剛故麥類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綴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爲夏至後暑已盛。不當又謂之小。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曰小暑大暑。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辭爾。陰陽冲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取至于大也。餘小而顯至于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爲大。未至于極則猶爲小也。大小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即如西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于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西風。七月忌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爲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于露。中于霜。終

于雪。霜之前爲露。露綠白而後寒。霜之後爲雪。雪餘小而至大。皆有漸也。至小寒大寒。亦猶西風。一日之賊。發二之日。栗烈。賊發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爲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爲大寒。幽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風曰雷。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雪曰霜。皆成之氣。下半年言于時。不言農事。其意春夏也。先儒言變化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漸化爲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爲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觀二十四氣。而參贊贊理之事。豈無小補耶。

匹得周易全部。通月令一篇。

一歲寒暑之候

黃道朋

盈虛之數不可以稽。日升降之形不可以測。地日之脩短不倚於坤儀。地之升降不微於海勢。觀候者所不可以不審也。寒暑往來著之於天而論議相差豈不異哉。橫渠嘗言地有升降。日有脩短。陽上地下。中虛而景長。陽下地上。中盈而日促。脩短既分。寒暑以定。黃道節日晝夜脩短。因天體之高低。潮汐往來。因月行之進退。大地升降。殊為不然。以愚所見。天體月行。亦何必皆然也。凡人所見。求其一是。律家考曆以定二陸。望極遠近。以分寒燠。景短而日長。以為暑。景長而日短。以為寒。此以為占候之至。晝而二氣之確界也。然而渾儀斜倚。則日道多南。踰中道於地中。移各行於南。斯則北土鮮有陽。陽常陰。永無日道。何以居延之取。照不異於東。煙鐵勒之爛。脾更炎於南。土是則九十一度。未當員。顧之中而三十二餘。未迫垂地之極也。且以樹表中道。縣書則影收平。睨則昏。縱絲其影之有邪正。非緣體之為高卑。故地下之深。降於天上而表正之維。均於地中。如必月鬼之分。去地

古今談論

卷之一

天部

三

古今談論

卷之一

天部

四

最早。則地中之度。倍。洋。牽牛之至。去地最早。則地中之度。倍。浚折而勾之。天體正方。是則暑極於寅。戌。原。經道於圓。三寒極於辰。申。非家殺而制。一此夫去極度。暑之不足以定序也。然升降之說。程於脩短耳。目可證詞說。可推盈虛之數。不及天地。槩可見焉。蘇斯而談。歲維主日。水則比地。二兩潛施。九六各濟。復濟而陽漸升。斯濟而日漸降。升降之平。皆在卯酉。衝地之分。約百八十二。升高則觀北。升下則觀南。人之所謂高卑。即天地之所謂南北。高下之間。各一十二。故陽升而氣盈。若日行之高。則以為暑。高而迫下。其影宜短。如懸火而視箸也。陽降而氣虛。若日行之下。則以為短。卑而迫下。其影宜長。如懸火而視箸也。天下之移一度。則臨地之差九十。卯酉之間。影殊南北。故其所也。天地之數。以日而從星。以水而從月。日歲也。星辰也。月節代水候也。天生水而寄於地。地使比於月。地生辰而寄於天。天使合於日。日率數者。而天地不與焉。天以無形為寒暑之父。地以不動為寒暑之母也。日引氣以出於地。日之氣。晝夜一周。三百六十

五。水之氣晝夜一周三百五十二天。以日和地之星。地以水和天之月。非從也。其乘氣以爲度者一也。日從一而差星。故寒暑之分辨。水從常而北朔。故弦望之期見。日司寒暑。月司弦望。寒暑差星。弦望差潮。星得氣而蓋旋。故河漢之橫。夕南而朝北。水得氣而微轉。故大地之準。氣至而潮行。蓋旋之星。過北極之外。穀轉之氣。平九道之中。故知極海之南有星。而蒸氣之環爲水。運行之義可推。而涼煥之期。非日不具也。夫不知天之無形。地之至靜。日之因候。水之乘氣而

古今談論卷之一 天官

五

以測于寒暑者。彼不過恒星潮汐之形誤之耳。天下之事。不知形不可以言理。不知情不可以言機。不知象不可以言氣。不知數不可以言叙。日出而辨形。絕國異域。無殊指者。影見而辨情。遠近高卑。無殊器者。類窮而辨象。隱顯疏通。無殊致者。度設而程數進退。升沉無殊義者。見日而開斗。可以知形。見火而開曜。可以知情。見儀而問機。可以知象。見磨而問蟻。可以知數。故陸有涼煥而形見也。豈有高下而情見也。道有激旋而象見也。潮有止齊而數見也。天地之分各

九十有一。四正之衡潮。及於日月。八交之臨潮。平於東西。日遇。遇十有三氣。平地而潮出者。猶水之東沸。而西注也。喻九十有一氣。達地而潮平者。猶雲之蒸。遠而濕。乾也。夫不揣潮之升氣。以爲度。而浮揣其應。月。膠承於喘息。此於寒暑之義。豈有鍼芒之因哉。故知日來氣。以爲寒暑。而地之溫涼。應之水乘氣。以爲潮。汐而天之晦朔。應之四海之潮。八節各異。故秋冬晝夜。魚龍互易。大小之差。寒暑變焉。以晦朔而司寒暑。猶以常儀而司日非其類也。盈虛之類。定於陰陽

古今談論卷之一 天官

五

日星皆陽。故恒盈水月皆陰。故恒虛。日星氣衰。以爲寒。水月氣盛。以爲盈。水之盛衰。在一月。日之盛衰。在一歲。一月之盛衰。見於辰。一歲之盛衰。見於日。日有升降。因陽之盛衰。以天之高下。較地之浮沉。是非相別。豈有差哉。是以史氏知日之有南北。不知日之有高下。黃氏知日之有高下。不知天之無高卑。余氏知潮之不因於地。而不知潮之不因於月。盧氏知潮之不因於月。而不知潮之不因於日也。不疑於潮汐而後。可以論升降。不疑於升降而後。可以論寒暑。修短

者數也。盈虛者氣也。修短出地而成形。盈虛體天而無象。以陽上地下而得虛。地上陽下而得盈。此做於離坎之象。而於乾坤之旨也。離虛而坎盈。乾盈而坤虛。盈虛時行則子母不得。陰陽雜動則化成。不鳴呼人之所見各尋其後。渾儀著而斥蓋天。考極星而陋測地。肇論伸而舟喻絕。海圖作而肇論息。雖有取於一得。皆無當於自然。夫在天成形出地爲象。顯在耳目而曾議闕然。况於測分素吹候續息。聽出地之微灰。稽在天之積宿。而能視於昭昭。辨於察察。百今議論卷之一 天官 空

先生夙年著書十餘萬言。首明天地之道。未嘗以示人也。此爲試草。已具天地金體。固可想先生全書矣。若先生者。殆天人也。竟有異理。駁至宋儒盡矣。先生一出。又復何窮之有。

昏旦

張鼎思

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斗柄建寅。則爲正月。然必以初昏爲定。自初昏以至丑時。皆作今日之夜。寅時乃作明日之旦。故上古作曆之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夜半子時。仍屬甲子朔日。言夜半者。明全夜皆係是日。而子時居其半也。今曆家節氣遇子時曰某日夜。子時猶有此意。但以前二刻屬今日。後二刻屬明日。則子理未盡。必于丑二時俱作今日之夜。乃合月令昏旦之義。而于歲月又相脗合。今之古。今議論卷之一 天官 六八

其不准也。按史記歷書。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曆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則以平旦爲朔。此說甚明。可以略證余說。以天運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日出寅卯足也。以人政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鷄鳴而起是也。

卷之一終

古今談論參卷之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災異

家語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亂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得福及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關測法弛桑穀

古今談論參卷之二 天官災異

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順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者祖惡夢不勝者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日月食

按通考志更多  
千莫知誰準

中興天文志按戰國以後古曆與漢世始推月九道然猶未驗其所行之遲速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曆後推月行遲速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世張賓創立列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給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

古今談論參卷之二

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餘掩映食多不驗交食之法至是始精又按隋書月陰精日光照之則見日光所不照則曰魄故望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半明半暗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故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月光不照謂之闇虛月望行黃道則值暗虛有表裏深淺故月食有南北多少餘是觀之日之食與否當觀升之行黃道表裏月之食與否當觀所值闇虛表裏大約於黃道驗之也

按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食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月須是讓日些子則無食張衡亦謂月當對日若退避其暗處則不相敵而不食其說皆以尊日於義甚精

天變莫大於日月食春秋記日不記月者尊陽象也在夏書士文伯梓慎昭子之論備矣胡氏傳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九食必書所以戒人君不可忽忘天象也焦氏筆乘引禮魯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太廟火后之喪雨霑

古人議論參

卷之二 天官

三

服失容而日食與焉則是日食之不可先定猶之災也而也喪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人君遂視爲常數而莫之畏矣代醉編謂焦氏此說甚善但日食必無不可預知之數特古人重禮不敢先廢俟其果食而後廢耳孔子有言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暈按此則日食固有定數其在聖人豈復以數爲言哉抑春秋紀災異百二十有二凡變具在其中愚於災異獨舉天象者竊春秋尊日之旨以尊天也凡君惟畏一天克畏天戒其視地

與人物之變莫非天矣愚故但于星變後錯舉數端以見側云

按曹能始先生有云或問日食爲災月食陰虧正與先王抑陰之義合似可以不救者曰譬如主威至重臣子異避而不敢與抗則主上常尊而臣下亦得保全無恙今月之見蝕于日也亦其與日抗行而無遜避之意也問日月行有常度是必何道而避之曰但陽光盛則陰光自然蓄縮而不至于日之明以取損傷故雖救月亦所以扶陽也

古人議論參

卷之二 天官

四



日月九行薄食

邵雍

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此見君臣之體也。又日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扣  
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也。切計太  
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于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餒  
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星象。想卽  
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  
中所以食也。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  
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  
食。詩云。此月而食。則爲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卽  
取此義。

日月食

張鼎思

春秋但言日有食之。不言何物月食。不書後人謂月  
抗日。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而星家又謂爲羅計所  
掩。羅計之說甚無據。而抗日之說。余亦疑之。蓋月無  
光。故掩日。則日缺。其處是矣。月本借日爲光。對日則  
光滿。馬得謂之抗。而反見食耶。近在南中。訪然知天  
文者云。非抗也。乃與日對時。不全合耳。蓋對全。則月  
光滿。忽失其道。一分不對。則食一分。數分不對。則食  
數分。頃之後。其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矣。此說甚  
有理。爲之一快。又按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見  
三千一百五十四日。食惟三十六。是雖交而不食也。  
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  
頻交而食也。漢高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余聞之  
時。人太陽交會時常有虧。但分數不多。下土不見。則  
不言食。言食大抵以三分爲率。是說亦甚有理。

日食議

司馬光

嘉祐六年日食人云不見時議稱賀司馬光上言臣  
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  
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禍在  
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  
爲禍在外也臣愚以爲谷永之言似爲協天之意夫  
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  
禍寢深也天意以爲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人  
主獨不知也人君尤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上下  
相蒙譖哉

內外所言是至議後爭分數胡爲

日食月食對

李壽

日者太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晝人君之表也故  
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  
災以陽君登朝伎不行忠直進不蔽諂日中輝光君  
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壅君就房有常節君  
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掩昧亡光各有云爲其于東方  
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  
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  
妻妾役使所營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  
百今議論卷之二

玆說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問  
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立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  
可不慎也

月者太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品同也言  
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  
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  
夏與日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庭揚光輝犯  
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

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竇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惟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

星變

馬端臨

按五星之變有合有散有犯有守有陵有歷有闕有應有縮有食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常照謂自下而往觸之爲犯也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常耶謂失掩爲陵也經之曰歷相擊曰闕又曰離復合合復離爲闕早出曰經晚出曰縮又失次上二三宿曰贏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星月相陵曰食吉凶各以類應不可誣也然有或不盡如所占何也日月五行俱行黃道不能無侵犯也惟

迫近則殃大遠則無傷寸以內芒角相及則其占始應漢志曰近者殃大遠者殃無傷侵之星史不此之察視見其差近遠辭張以爲變此所以繁聚不驗

五星變

王應麟

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幾歲以義從榮或以禮從旗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雖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古今談論

卷之二

五星

一

凶杜牧註孫子云歲爲咎星不福無道大爲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與西山秦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并晉之却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漢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曰庶民爲星至搖者民勞之應又昌邑王賀在國時嘗自見大自顛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復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宮室將空其危亡

之舉乎唐天后朝來俊臣爲苛酷其家井水忽赤如血井中夜有呼號聲俊臣以木甕之木忽自破去明皇時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蓋箕尾爲女星亂自色荒也先是武德初有星孛於胃昴間丁亥李卷舌卷舌讒也蓋建元吉連後官購秦王之應云雜記

古今談論

卷之二

五星

二

恒雨

通考

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曆數春  
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恒  
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恒寒之罰  
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  
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後降皆失節故謂  
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物隨雷出地皆  
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後歸入地則孕  
毓根莖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  
揚慶伏宜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  
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羣見隱居位已  
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羣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  
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  
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躬佞臣  
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暴殺禍  
將成也公不悟後二年而殺

恒陽

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桓  
既死諸侯從楚僖公得楚心外倚強楚魴陽失援又  
作南門勞民興役諸零旱不雨略皆同說

恒燠

春秋桓公十五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襄  
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說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  
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弑君外成宋亂  
與鄭易邑皆叛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  
召伯毛伯皆敗天子之師于費戎天子皆不能討義

恒陰

公時天下之諸侯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  
甚善惡不明賞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  
亡衰歲泰滅亡煥年

恒陰

漢昭帝元年四月崩無嗣立昌邑王賀即位天陰晝  
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  
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  
以屬文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謀欲廢賀見讓安世以爲誣語安世實不泄召問

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不敵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效也

### 恒風

春秋歷公十六年正月六鵠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鵠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鵠之數云

### 恒寒

春秋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悟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兩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陰氣未至若

位而殺誅罰不緣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季逐耶咎公死于外定公立故天見災僖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數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日加誅于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 電

### 木冰

### 永花

劉向以木冰爲木不曲直唐志以冰花爲華華愚按木不曲直與華華者皆木花失其常性而爲妖者也若木冰乃寒脅木而爲冰則妖不在木也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則妖不在花也故以與電同類而附恒寒之後云

春秋十六年正月雨水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寒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時叔孫倫如出奔公子儼誅死一日時

晉執季氏行父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水  
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郟陵之戰楚王  
傷目爲敗屬常雨也釐公二十九秋大雨雹劉向以  
爲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  
爲雹蓋陰雨宜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  
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爲水及雪  
之消亦水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電者陰脅陽也春秋  
不書說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  
自恣將至于殺君故陰脅陽之象也釐公不悟遂終  
尊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  
電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  
也凡電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

按春秋所書災異雖不言事應事應具存後世治  
之者數家其所爲書率合不足信。儒者因畫廢之  
孟堅述五行志以傳春秋雜載其說。孟亦病其率  
合宜無不用夫災賊也。五行志言災異者詳矣。通  
考特錄恒雨數條。天變爲大而事惟約採春秋一  
二見大凡焉。若恒陰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則取

漢事。皆班之本文也。春秋中日食星變。既見天文  
書。雨。陽。寒。燠。風。又見五行志。所云傳春秋于以顧  
子長之附宜虛載

災異論

張 溥

衰世之主能明於禍福而不諱災稱祥者於魏之高貴卿公唐之文宗見之矣魏甘露時有黃龍見寧陵井中群臣以嘉祥賀而主壘獨賦潛龍詩以自傷文宗之世河中奏騎虞見反太息而詔諸道祥瑞勿聞夫兩者皆希世之瑞夸大之朝冀望而不得而其君遇之反憂思悲傷卻而達焉此於劉聰之黃龍李龍之麟鹿非五行庶徵之事二君之獨明也此二君者生於患難之中而習見人臣之擅自以爲褒徵之甚

今說論卷之二

不足以致福應之物故當之重自抑而思咎也是故失意之君易與言理而窮大之主難與論道米李沆之爲相也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御同列疑其細事而流獨言人主冲年當知四方災異民所疾苦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覺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必作當時之人不察焉而其後真宗果封泰山禪社首以從事於繁役則人主之謹小慎微面稱天若可不墮乎雖然其所以防乎臣者亦在乎豫之也唐之武后稱帝革命災變盛見其臣來俊臣逐意嚴

酷而其家忽井水如血夜聞號咷韋后既誅太平公主于政而主家井溢卽近者石亨爲禍于天順之初構李賢徐有貞耿九疇張鵬諸人之獄是夕雷風拔木水溢亨宅天之惡人臣也卽殛于其臣之家以暴其罪於朝而人君不敢復私行其愛亦事之顯切可畏者也而歷攷前代以經術誣世而敢于欺天者張禹王安石爲甚此充人臣之難察者也禹身爲帝師內附王氏務賤諸儒之論以爲天意不必言使天子不疑而權歸外戚王安石知神宗有堯舜之志而其學

今說論卷之二

不選則言天數無與於人事思以固寵而專國蓋大君之所畏者惟天而爲奸臣之大者欲速得其志則雖天亦其所忌而務奪其可畏之勢是故春秋論語莫大乎敬天而張禹文之則謂深遠者聖賢所不得聞國僞不聽禪竈之議火意主于在道而王安石引之則謂官占必不足信兩人皆真知天之不足畏哉張禹之視天也遠以爲不若王氏威福之近安石之視天也疎以爲不若已速禍人國之可以有爲故旣恐爲君勝於天之說以蕩上心又敢爲天不可畏之



言以自辱其學。此兩人之罪殆未可與唐懿宗時之大臣同律而議也。懿宗之朝尊長三丈而宰相以倉者星賀飛蝗蔽天而京兆尹奏抱荆棘死雖其詐固之言猶知天變之足譴而文以爲說天固未嘗廢也。獨西人者曉辨經義明著天之不足恃而人之無求於天則人君之上更不見有所謂天者而後世之主苟其聽之不許慢神虐民覆亡之禍日見于天下矣。故深慮之士懸壁有道之君。謹洪範之義而災祥之奏明責於所司之人。漢之太史公今之欽天監皆其職也。王振之主親征彭清斥其軍不可前劉瑾之爲亂楊源疏爲衆邪目陽彼皆位不上于大夫而各言其職忠義炯目雖西京之向尋東都之顛豈未或過焉。豈踰百年而典官之人無明福祿達願逆者乎。要在思天順之湯斥錫秩嘉靖之樂護進言而大示賞罰焉。則人君克誕天戒人臣克有常憲。繇此而舉也。王舍州有云呂氏以口食而逝。然此非人主比也。歿未幾而真主自代來以二十二年之治而承漢祚於四百日食抑何祥也。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

天下然此非易姓比也。立未幾而仁義有效。以二十三年之治而昌唐歷於三百安在太白之爲大下兵也。直探到陰陽制復大交界處心眼俱絕。諸儒五行事應問卽有牽合所謂神道設教者其苦心難以告人未可盡排。

災異

顏茂猷

天之於人一身也如其耳目手足然斗一南而萬物生則無不添綠吹灰噓陽谷於當日一南而萬物死重茵密室亦有凍瘃而起粟者矣故疑冰凝而知冬寸草綠而知春人之不能不造化也猶造化之不能不人身不物類也而人不知相與天地之是猶指我一身而相與手之足之也洪範書事應如辟盤示兒以恭容手以靜容聲以直容頭各指其所之而春秋渾之說者曰欲使人若無所不謹則魯蓬之謂

古今談論卷之二

天官

彭廢一於堂廢一於室叩之而二十五弦皆動皆應之說也恭惟

高皇帝敬天而存者有錄章皇帝敬天而皇極有解烈聖代光面稽一轍即我皇上冲齡踐祚問夜求衣易日忘食起在帝左右而聽之寧不為奕世之黔黎動色然而星告天震且地若有不釋然於聖世者何哉此固天心之仁愛董我無欺則亦安得不深惟其所以致此者乎夫董之而不應難慈父變色焉而況於冥漠顯赫竊嘗思之君有辰也紫微者

廢也太微朝也天市則其明堂之左今而右今也亢也者疏廟也魁也者司福也參也者司威也井也者司鉞也占皇極者大辰也大辰心也惟幾惟康酌天之宜則者惟衡也有所執操縱則列宿子其處矣南斗者天關也亦曰關也日月遊入其處者沸湯也人陽陸者旱也焚或者奸也犯斗者奸尤也狃得其處能以禮致天下不得其所者禮虧也坤也者地也其禍水者陰沴也震者陽動也折木者實燕也星紀者吳及閭海與百粵也京師者首春也吳心腹也閭粵者尾區也交動者神氣類也是故天子理陽道所以爲之天也后治陰德所以爲之地也問未央微脫簪所以防之姦也遠袪戈牧影弩所以去其戰也又曰廉之遠其如天也陛之卑其如地也天地泰焉所以雨物也不交所以震也勸長星以一極者恭也跪足皆見獻也沙鹿崩而衆德競力者玩也雌雉升禹興殷也需啓金縢者綿姬繇之八百也張者所以宜狼也則願以驅叢社也壁者所以弘文也則願以親善史也昂髦頭奎武庫則願與駭駭乎比莠而輯我寧

字也。厚言其載也。致使言其勛也。安土教其仁也。則  
顯我皇之聲造我華夏而薄言震之及河喬獻也。  
每讀先生文無不精核深潔如此篇一幅中表裏  
炎祥具悉朱晦翁謂周子西銘一句皆存兩義先  
生此文正如此昔王介甫言无變不足畏并廢春  
秋異哉斯人直欲與雷霆閭闔不起介甫烏之莊  
誦斯文。

古今談論卷之二終

卷之二

上

古今議論參卷之三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齊訂閱

渾天儀象

翟景洋

古有馮相氏掌歲月日星之位而辨其敘事以會天  
位司天文之常所以敬授人者也有保章氏志星  
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機祥辨天下之吉凶所  
以謹天戒也蓋天之說以天圓如倚蓋旁轉而日月  
從之北極常見曰上規南極常隱曰中規赤道橫經

古今議論卷之三 天官書曰

曰下規此有其術而無其驗者也宜夜之說則以天  
無形象望之於然日月衆星無所根繫此有名而無  
其傳者也獨渾天之說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  
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此  
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  
高正當入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  
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  
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又南下去  
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

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南北  
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周旋無極  
其象渾然此其說爲得其實者也黃帝得之曆起辛  
卯顓帝得之曆起乙卯虞帝得之曆起戊午曆之所  
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  
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道之所行非  
渾天不可也中外官星常明者百二十可明者三百  
二十爲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  
錢樂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黃而

古今議論卷之三 天官書曰

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  
氐四度則知爲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爲大  
火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則知爲析木以考經度  
非渾天不可也朱子言天左旋日月皆右行主曆象  
退數而言也蔡氏言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主曆  
象進數而言也彼有所謂安天之論有所謂窮天之  
論又有所謂斯天之論此皆好奇狗異之談非極數  
知天之學也噫渾天之制其來久矣厥後洛下閩耿  
壽昌行于西漢張衡賈逵行于東都陸績行于晉王

蕃行于吳李淳風僧一行行于唐張思訓沈括行于宋皆其精于制作者也迨夫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人襲用金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時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及諸儀表意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大半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上○有七東枕高麗西極漢池南踰珠噠北盡鐵勒皆千載所未及爲者其法具載元史可謂度越前古矣惟我

聖祖之興承天應曆變夷以爲華蓋天欲起文明之治必預生哲人於數十載之前而創爲一代觀天之器故郭守敬之儀表至今遵用之未能變也

曆元

葉子奇

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大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一年爲第一

曆元

四

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于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節總二十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

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曆法

朱熹

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自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曾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地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于這四界內分作古今議論卷之三

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限愈密則差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總之推步者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弄天運所差之度都算在幾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

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  
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竟費以來曆至  
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知今是這大總統。不正所以  
都無是處。

將差數算入正數。天如何會差自是運行合如此  
俱是絕頂識識。

曆法

程頤

曆象之法大抵主于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  
下閭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  
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  
之年。看一歲差若干。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  
差法。冠絕古今。却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  
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于這裏差。

曆法不容不變

考索

曆之名始于黃帝曆之算定于容成夫上稽天象下  
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于  
黃鐘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于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矣作儀于渾天是已然錄古迄今終不  
能保其曆之不變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  
起于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  
子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  
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迄春秋日差八度

古今論衡卷之三

天

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  
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祥謂  
在斗十一度則言十分者爲不同口度未易稽也秦  
曆以蠡春在癸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  
嘉以正月申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不爲一然曆取  
更歷之義故世代史歷琴言不厭其紛諸家不嫌其  
異否則治曆明時之詔聖人何以符取于革哉嘗因  
是而爲之說曰華之爲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  
而特以華居焉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歟

總論諸曆

章漢圖

太初曆爲張壽王所詆清臺課耿密而是非乃定太  
衍曆爲翟雲撰南宮所非靈臺較薄而當否治呖東  
漢曆元爲馮異馮光所駁熹平較譎得失遂分此曆  
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太初曆是非既定而  
朱浮以爲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爲與天疎闊  
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爲疎一行獨指杜預之  
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胡指其失此曆行既  
久而通相詆刺者又如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

古今論衡卷之三

天

天劉孝孫劉焯之嚴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  
均遜迥相非無窮也也要之兩漢之曆太初乾象其  
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大衍其冠也然更相是非而是  
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  
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更變何哉杜預之  
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  
則不一雖行之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不得無毫毛  
之差曆差始于毫毛積而弦望晦朔不得不改書欲  
天象易治曆明告言當順天以求合非求合以驗天



者也。唐志曰：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日月星辰有象而見。天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又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

曹能始先生曰：屢變其法莫如求之於閏。

論大衍曆

唐順之 附

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法，是一行求合於大衍者也。非大衍合一行之數也。大衍之數無窮，倚此數立此法，庶乎其有所依據，亦猶太初以律起曆之意也。一行曆本議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易繫之文，行擊以爲議，曆之本蓋其意所主在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一言，是以推而廣之，無往而不合也。一行之言曰：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爲二，始比，即易係天一地二之說也。所謂數中于五，地中于六，爲二，中比，即班固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之說也。所謂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爲二，終此，即班志十九年爲章，合天地終數得閏法之說也。所謂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此即楊子雲聲生于日，律生于辰之說也。自一而降爲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爲五行成數，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成數乘生數，其算六百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算亦六百爲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



測影銅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洪少卿華湘之疏可考也。嘗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九秒。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距元辛巳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九十五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年差一度。今今差四度餘矣。考曆元以坐致千歲之日。授民時以求萬歲之統者。不有待于今日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曆元。二曰測候。三曰察

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後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

日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百十七歲也。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曆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測。知天之度。惟有環衡一事。夫環衡卽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天加附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昔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

垣以辨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于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最精者。是爲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曰專門之術。二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算之士。夫漢之公孫卿。蓋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爲算也。乃鄧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筮。程子密曰。堯夫差法絕冠古今。堯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

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辱測影。交駕百代。

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術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算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改曆之法。庶可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

造曆

江以遠

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知乎此可與言曆矣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在璣璣玉衡以齊七政曰暢用五紀若者順之謂也在者察之謂也暢者合之謂也即順天以求合之意也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筆者改也即隨時以更改之意也元許衡郭守敬之造授時曆也一以考測爲主來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爲氣應以冬

至距朔之日爲閏應以日爲萬分分爲百秒今以其法推之以歲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開應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考性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何其密而備也簡而明也所謂順天以求合而不爲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之所以易于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真而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四分之一言其常數也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其差其微人初不覺晉虞喜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

太過倍之而又不及劉焯所取二家中數爲七廿五半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而以紀章斷之可乎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喜諸人而授有歲差歲差法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盈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準又係乎望朔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只用經朔朔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日月食或在望之前後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在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額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

法四分之三也。上者虛建一日朔之進朔進之誠選矣。然日雖有自然之度而以也意附之可乎。故漢劉管日朔在會同荷歷次既合何疑于朔大日月相離何拘于間小一行亦日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素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然非明達理教者鮮克于此。班固曰治曆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商明經之儒精算之士漢唐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毒得其人。

吾鄉鄭繼之先生嘗夫請改曆元疏其言歲差交食諸篇登見中有北方食既而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而北方纔半虧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有准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遠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云 愚竊度分秒無有

不同畢竟曆官所報者爲的閩廣食既恐是地勢天高低所是相差如沈存中如饒如饒之說耳先生所云據地定表者此也。

古今談論本卷之三

閏月定時成歲書疏

蔡沈

天體至圓周闊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遠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遠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計得日三百五十九百八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日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分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

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閏年卽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于終之意至于漢初因而不改永卿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曰非也蓋爲無閏月則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豈閏之法歷代殊月應泰結歲劉元城以馬說非

口人議論金

卷之三

三

是後人又廢秦法不用愚竊謂兩家總是一理譬如打算一般除千百兩錢外零碎分厘或隨大項同算卽便收訖此挾月法也或先算大件零星劉尾木總結此結歲法也數期圓滿分明了無差別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成作之期以定幽明而授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者也夫堯以來賢聖代興求測之法亦云屢矣常其時非不犁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驗何也元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秒忽之間而人以梗覓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也堯典仲冬日在虛一度故昏昴中自昴而漸漸退在女呂覽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自漢元和抵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其十度今在其五歲矣起堯甲辰至於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於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於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則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唐堯祐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年自時歷後或以百年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以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

却一分五十秒積六十五年有奇而日加一度定爲歲差以考往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推來茲則增歲差而損歲餘通推而上往往皆合故可信將來之無成也然自春秋獻公以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按時之視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爲精密而於中千事猶爲未合太史以爲日行失度之驗數其河而知其中辨其異則驗其變略其十事之離而觀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前作也然余聞蜀有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漸而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以減筭而推者其法同此然授時知一元之運有增減筭而不知元會運世皆有增減故推之往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古而妄意之變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大者易明其小者易忽耳安得譚在幼之時皆長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

道之運疑亦類此彼隱君子之言爲直可信聊記於篇以俟後之脩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爾  
理微數顯



閏法

史管鏡

書堯典以閏月定閏時成歲蔡傳云五歲再閏則

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十有九

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今世儒者有纂說

云其言曰一閏二十九日六時三刻強三歲一閏

于三歲閏率之數而有餘二閏五十九日六刻強至

歲再閏十五歲閏率之數而不足或者遂疑五歲再

閏之說謂五歲餘分而以日法計之僅得五十四日

有奇不可置兩閏殊不知閏之法非必置一閏月即

截然于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也置一閏而有餘

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

之日以終前閏直至十九歲七閏然後氣朔分齊而

爲一章也愚按纂說之說其曰置閏之法非必置一

閏月即截然于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此說以年

計之則似是以月計之則實非何則置閏之年其餘

分未必截然無餘是矣而不可有所欠欠則必不當

于此年置閏也曆家必于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而

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漸氣必在此月之中

之說

而中氣不在其月則閏在是矣是故天然恰好當在

此置非人所可移前移後置之于所不當置之月也

春秋于是閏三月之議正是爲不當置而強置者發

難按以明此可也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

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

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見則

所閏之月必當于下年恰好置閏之月置之豈有預

借先閏之理致下授時曆起年置閏之次可見

閏次

一年二年三年第一閏當在此年八月置或進在七

月或退在九月者亦有之

四年五年六年第二閏當在此年五月置或進在四

月或退在六月者閏亦有之

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

月或退在三月者閏亦有之

十年十一年第四閏當在此年十一月置或進在九月

或退在十一月者閏亦有之

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第五閏當在此年六月置或

是  
是  
是

今議論卷之三

進在五月或退在七月者閏亦有之

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第六閏當在此年三月置或

進在二月或退在四月者閏亦有之

以上二閏皆  
是三年一閏

十八年十九年第七閏當在此年十二月置或進在

十一月退在明年正月者有之

此是五  
年一閏

右十九歲七閏之數次大約如此蓋因授時曆絕年

斟酌其事則然耳以類而推不中不遠矣其氣朔盈

虛積實細數則自如旁通纂圖所推但旁通纂圖皆

只定其所閏之年而不言其所閏在何月則是閏年

古人論年  
本之月

非閏月也愚不知其若然定其所閏之月則如所謂

借下年日數湊作閏者當于此年何月置耶

卷之三終

古今議論參卷之四

林德錄朱

輿地

關山志

馬端臨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彌多所統彌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中斷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

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本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卷郡古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汝南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雜裂舊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不復可考矣夾淦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

史者生于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施爾奮曰子夏聞諸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願保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言何解也愚謂剛柔細大變于地經緯德刑存于人故或長保蟲或贊天地東夷西夷帝王合若符節南方北方君子矯以中和也禹貢分疆界以山川即此可想經緯作用揚用修亦言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風揚于上之教也紀物產不紀人才人才蘇乎下之化也是可與論輿地矣

分野

景淳

周禮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是其爲說之來遠矣雖古之星經散亡無考鄭康成以爲十二土分於十二邦係十二次各有所宜是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裁祥所應亦有可証者鄭神寬曰今茲歲在顯項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爲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爲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晉士弱曰閭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驅除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魯梓慎曰漢水祥也衛顯項之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此轸管爲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爲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爲天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爲燕此析木爲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

大梁舉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爲其國之分星則主分星之說者是矣。然而辨分野之非者又曰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轸管北魯東而降婁西魏冀州之國也晉則不屬於冀而屬於益魯兗州之國也魯則不屬於兗而屬於徐此非分星之說爲可疑者哉故畧分星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星之說以爲驗則左氏未免有附會之誣更以左氏考之無水之裁何關于玄枵星紀而梓慎以爲宋鄭之飢日食之變何預于豕韋

四

降婁而士元伯以爲舉衛之惡星紀果同爲吳分則吳亦得歲士墨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參墟果爲晉分則實沈爲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爲晉侯之祟此又左氏之說爲不尾信者也。又以史冊觀之四星聚于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于參而齊祖王魏四星聚于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惠復燕此又分野之驗而未可盡略者也。然則分野之說何所主乎鄭氏言十二邦係十二次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故謂之所封封域

皆有分星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其國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其屬豈特十二國而已乎自是而後或以十二州配之或以列郡配之或以山河兩界配之或以七星主九州或以七星主七國或係之二十八宿或係之五星紛紛異論可否不一惟唐僧一行認山河脈絡于兩界誠雲漢升沈于四維參以古漢郡國其區處分野之所在此其最善者乎其言以爲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

古今談論卷之四

五

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爲限而不主于州國此其所以獨異于諸家也大抵周官之所辨者因其星以辨其州之地因其分以觀其國之妖祥如是而已夫天子所觀者九州也諸侯所觀者一國也諸侯觀一國之妖祥爲一國之備可也天子可觀一國之分星而不爲之救政序事乎

先生曰山河之限亦主高下之意

性理

論九州山水支脈朱子曰冀州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春處自春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春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而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是爲龍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重案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崤冢漢水之北生

古今談論卷之四

六

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浙國廣○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岷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爲湖南又一支爲建象又一支爲福建二廣○朱子曰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東潭之境以盡于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

以盡舍猶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生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是北來水皆東南流浙江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論周公善地脈

陳繼儒

風水聖人所以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于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卽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論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既先占第一形勝以爲根本自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下之至陰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揀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

條中條以豐鎬爲首洛邑爲腹青齊爲尾而周公晚  
暢地脉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脉不  
衰又生出聖人如大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  
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  
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脉悠遠然  
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聖賢  
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闕尾當奎  
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如  
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

古今談論

卷之四

七

分枝擎脉如解牛破竹相似嚆真至人矣

地理說

魏 較

蓋較葬先君子始讀地理書惛惛莫知其爲何說搭  
師皆能眩余然因是而天下大勢頗知之矣易曰天  
與水違行天文趨于東南角宿而西北閭闔爲天門  
崑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首尾矣此  
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爲逆日月五星逆  
天右行而歲成地理逆則氣固大逆則氣大聚小逆  
則氣小聚近取諸身一呼一吸與天地通呼出頑也  
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則發見逆則收藏而其機在  
目吁玄矣哉大地脉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  
河出崑崙東北逶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  
下大界水也北絡發于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  
爲北狄其面爲中國而其條氣爲東夷北狄廣莫萬  
里龍氣麗頑其性殺伐陰山東亘千餘里固天以限  
華夷也控御此垂要害在北東矣氣散而弱知慕禮  
義世爲不佞不叛之臣正而向中國者其中結爲冀  
都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脉若從天降  
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繞以載龍氣天文北極不

動而泉星拱焉其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襟垣  
 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薄弗能  
 都矣其地交夾河山四旁多阻朝貢轉輸弗便也後  
 世人主垂拱無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倫  
 耆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故夏后氏以  
 後廢而莫都其北邊狄堯舜盛德遠覆北垂皆爲要  
 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極于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  
 與鴨綠江會東夷爲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  
 北崇岡千里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太山聳于南誠  
 國家萬年之基也南絡發于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  
 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慈嶺自起  
 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脈因界爲二江以南  
 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戒中絡蓋  
 與岷山別祖折而南行東出爲五嶺乃折而北大盡  
 于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爲帝王都矣雖然  
 建國者非控天下之上游則宅中圖大警諸人身上  
 薄其首乎宅中其腹心矣乎尾間則不能運矣西南  
 夷限山隔海莫能相長雄惟宜填以恩信懷之可以

斷句如之右臂也天竺地脈發自崑崙之陽其方赤  
 水界之不與中國同其人多慧而佛生焉佛教流入  
 中國偏于四夷凡夫尊之甚于孔子要之不可爲常  
 經終係于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  
 惑人耳。

葉子奇亦有言曰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  
 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  
 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  
 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  
 之影儒得性之形是故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禹治水次第

洪邁

禹貢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壤何爲自徐之揚順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旣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與縣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余得之魏幾道

河源攷

卷之四

三

禹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照盡爲光明也晉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至于閼風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蓋潛行積石爲中源此河源之定論也元草廬吳氏澄曰天下山脉起崑崙山脉之所起卽水源之所發也中國漢發嶠冢江發于岷山以西惟河發于崑崙山脉初起處國朝王鑒亦謂山與水同原山發于崑崙水發于崑崙無疑矣

解天問川流之故

朱嘉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濫孰知其故朱子曰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滂衆流之會也不濫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六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餘漏泄復行器運激激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于東而復達于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于高源而下流于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潮之論而載猶瑞節之說觀於靖海圖之序而載  
崇禮曰。日潮月日汐。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涇爲汐。  
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其潮也有時。其汐也  
有節。一日皆再見。一夜皆再溢。或潮于東西。或平于  
南北。或極大于朔望之後。或極漲乎春秋之中。有緩  
焉有急焉。可怪也。亦可駭也。是必有其故而未易言  
者。吾求之山海經。以爲海鍾之出入。浮屠書。以爲神  
龍之變化。蓋以鍾出而水潮。鍾入而海汐也。龍嘘而  
潮溢。龍吸而汐湧也。然不知晝何爲而再潮。夜何爲  
而再汐。潮何爲而或長。汐何爲而或緩。豈皆鍾龍之  
所爲哉。海潮賦以爲旧。出于海衝激而成。蓋以日勝  
而水陰陽搏而陰激。故或升而爲潮。或沈而爲汐也。  
然不知晝夜何爲皆潮。潮汐何爲而皆再。豈若引之  
所激哉。至若海齊志以爲隨月之盈虧。正充論以爲  
隨氣之進退。則皆以月盈而漲。月虧而消。氣盈而升。  
氣退而降也。然使知冰絲月而不得其應候之常。  
水係于氣。而休詳其伸縮之機。亦豈足以盡潮汐之  
說哉。嗚呼。窮潮汐之源考之。諸儒言是必究張子潮

古今談論卷之四

李之四

主

沙之論而載猶瑞節之說觀於靖海圖之序而載  
考亭之言乎。是故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旋行  
于太虛之間。氣升地沈。則水溢而爲潮。氣降地浮。則  
水縮而爲汐。朔望之後。二氣之交也。氣以交而盈。故  
大于餘日。卯酉之中。二氣之變也。氣以變而盈。故大  
于餘月。此則主瑞節之算。疏乎張子者。其弊也。若乃  
潮之消息。皆係于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  
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  
晦。復緩一晝。潮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故潮之  
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此則未考亭之有取于余襄公  
者。亦其弊也。噫。各諸說之同異。究立論之是非。若山  
海經則失之誕。浮屠書則失之怪。海潮賦則失之鑿。  
海齊志王充論。近似有理。而未真。張橫渠王瑞節。真  
知而未悉。論潮汐之是。合襄公考亭其誰與歸。雖然。  
潮汐之期。原于造化。隄防之功。賴乎人力。杭州海溢  
溺者九千餘人。青州海溢。漂者五千餘家。密州海溢。  
有毀城之決。兩浙海溢。壞民居甚衆。潮汐之患。可勝  
言哉。昔張夏令作石隄。以防江湖水。始免怒濤之衝。

古今談論卷之四

李之四

主

蘇軾命浚茅山以受江河。水始免市濤之患。此固醫國者所當留意也。然又聞中國有聖人則海不揚波。權奸當上國則杭州三日是則位育之神功。又不在堤防之末務也。

甚勝。

盧肇海賦潮之生因乎日其盈其虛繫乎月此理

伯陽父論川震

左傳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逼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

七

通考言地震亦不外陽伏陰逼兩語。其所牽合事。應可以不錄。終人稱山崩川竭。君為不舉。降服撤。樂次等事。亦應地之所宜然。

南北強弱總論

章潢

荆楚剛弱王霸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  
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弼強魏武克朔方孫皓逆  
晉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  
邯輕收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  
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一代  
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起孤  
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  
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

下公議論卷之六

十

矢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持也項王殘鷙石季  
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與東南石奮西  
北其亡一也蕭衍苻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  
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強霸于南夏一則制勝于北朝  
其敗一也太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于桀紂  
矣使奄有南國覆亡不暇何待于東南哉嘗考曹公  
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及孤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  
于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便于速戰項  
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于垓

下此東南之兵利于亟戰下不利于持久也深淵高  
田戰不獲勝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漢之士出入如  
飛而卒密之衆靡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  
幼度亟戰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故張  
良賈充鄭袤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制勝以  
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惟關  
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

下公議論卷之六

七

三都論

考索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泰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敗亡之意則有繇矣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和大梁便于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雖侯泰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脩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侯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舍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

古今談論卷之四興地

五

繼宅西土勢或然也。虞秦隋唐踵下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偃武脩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俾盛古之隆惟禮樂教化是遵而不以兵革戰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下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惟元魏孝文留意稽古中宅洛邑榮然新一王之政遠律盛古亦遷都敗亡有以相之乃若陳蜀宋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訖邊隅傳竊必也德刑兼

脩守戰兩備宿重兵于京師彊幹弱枝以鎮服夷貊指縱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已。朱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情農險阻遠德知禦侮于海隅而忽銀虜于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大戎實亂之山東踐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廢苻秦而姚萇實代堅以至輔民縣而新莽盡湮師統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秦而君不常明

古今談論卷之四興地

五

紀綱有時秦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臨不數舍一方燔燼九重震動則洛邑之不利也。董卓舍而東漢亡兩宋踴而北朝亂倫師犯關如樓門闕以至典午失取藩侯弄兵往未如鐵王城不音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宴安起于無虞弊竇生于悠久故載戰載案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俸億其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不晉之亡兵叛于外也來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

便于歸。大梁便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遂即于安也。雖然。玉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之地在隴右。宋朝失于西夏。洛陽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從古以來。洛陽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遼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

論建都形勢

瞿景淳

欽○興○玉○者○務○廣○其○德○圖○進○取○者○務○識○其○勢○故○得○天○下○之○會○可○以○運○衛○京○師○宰○制○六○合○據○都○會○之○勝○可○以○因○險○出○奇○定○計○攻○守○觀○來○太○祖○欲○守○漢○唐○之○故○事○都○關○中○以○安○天○下○以○晉○王○之○諫○而○止○其○卒○至○千○兵○冗○財○匱○民○困○國○危○則○都○會○之○據○夫○豈○獨○以○形○勢○鎮○天○下○亦○所○以○省○兵○食○富○國○用○蘇○民○力○之○大○謀○也○嘗○覽○圖○經○之○紀○觀○古○今○之○蹟○察○山○川○之○分○會○窮○險○夷○之○奧○區○則○天○下○之○大○勢○可○親○已○是○故○大○江○以○北○吾○得○關○中○焉○產○關○東○

蔽○隴○山○西○掩○終○南○雄○前○河○渭○帶○後○西○北○之○形○勝○莫○右○焉○而○巴○蜀○非○其○匹○也○蓋○巴○蜀○利○于○自○守○而○不○利○于○攻○取○重○山○複○嶺○鳥○道○龍○淮○水○行○則○割○疾○而○不○平○陸○行○則○陞○狹○而○難○軌○故○古○之○論○都○西○北○者○取○諸○關○中○大○江○以○南○吾○得○金○陵○焉○萬○水○所○歸○諸○山○所○會○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東○南○之○形○勝○莫○右○焉○而○浙○楚○非○其○匹○也○蓋○浙○僻○于○一○隅○楚○交○于○兵○道○進○則○不○足○以○控○引○退○則○不○能○以○安○定○百○戰○所○爭○備○安○所○守○故○古○之○論○都○東○南○者○取○諸○金○陵○是○故○重○關○據○險○乘○高○下○師○并○殺○由○以○攻○韓○則○韓○

破因韓而城堽津以臨河內決榮澤水灌大梁則魏亡。因魏而絕上黨則趙定。因趙渡雲中易水以攻燕。而并及魯齊則燕代齊魯危。出武關下黔中則郢以南不支。而四方之貢。縣江。縣淮。縣汝。縣沁。入于河。達于渭。此守關中而坐制天下之勢也。襟江帶海。因水濟師。乘江而入湖。則吳定。乘江而浮洞庭彭蠡。則楚亡。乘淮上黃河以取汴梁。則洛陽潼關關。渡河以北。沂淮而上。則山東河北及幽薊平。浮海以東而南。則浙東閩越廣右折。而四方之貢。縣江而下。縣淮河。沂酒而下。縣海而入會于江。達于都邑。此守金陵而坐制天下之勢也。故得關中而不得巴蜀。猶可得巴蜀而不得關中。則失計之甚也。故秦未得巴蜀。猶有朝九州之氣。若漢高之以南鄭弘帝業。則項羽之計謬也。蓋自都彭城而以秦王三將故漢高因而入之。此則勢在人而不在地。冒據金陵足以延典午之業。若苻堅之以全秦受制于人。則攻取之謀。諒也。蓋不定根本而傾國以試危。于一取故晉胡因而驟之。此則失在人而不在勢。則得關中而不得巴蜀。猶未足

恨也。孔明見先主于草廬與之論天下之勢。意在蔣有荆益。可以上通關陝下向許洛。及其出師祁山。徘徊不進。雖以曠古之才。畧而無取于三分之地。則荆襄之失。非草廬之本謀也。若漢武洞開三巴。則因關中之饒。故能使蜀下廣出奇制粵。封疆之廣。際海所極。則得巴蜀而不得關中。是失計之甚者也。此則往事然矣。我皇祖起自江右。取太平定鼎金陵。雖與漢高不同。然漢高起西北。則當據西北之都會。皇祖起東南。則當據東南之都會。此異地而同勢也。漢高先計入業。皇祖不指師燕薊。若與漢高不同。然漢高以關中為根本。故出師以攻項羽。皇祖以金陵為根本。而出師以攻伐。此異形而同謀也。漢高經營四方而害之者在項氏。吳楚則項氏之犄耳。故漢高之時。西北先而東南後。皇祖廓清天下而害之者在陳友諒張士誠。元氏則自救不暇耳。故

皇祖之時東○南○先○而○西○北○後○此○異○事○而○同○情○也○漢○高○  
以○關○中○爲○根○本○而○屬○之○于○蕭○何○故○雖○敗○彭○城○困○滎○陽○  
歸○京○索○而○漢○以○受○命○

皇祖以金陵爲根本而屬之于李善長故雖有太平  
之陷龍江之侵海門之伐而德以應天此勢同謀  
同情同而成同也昔司馬子長浮沅湘窺九疑觀楚  
漢之戰塲歷齊魯之都會然後能洞察天下之勢而  
有史記之作况權度事變瞻容圖畫而決斷成敗者  
乎○

古今議論卷之四 漢地

十一

兩直論

張濤

臨安之與金陵以言帝都皆地理家所謂南龍也然  
臨安可以駐蹕不可以建都其地脈之變主于奸相  
擅擅武臣多咎傅伯通嘗言之矣而南宋卒驗金陵  
爲六代之舊都至國朝創業混一海內始皇所見  
天子之氣諸葛稱爲帝王之宅言益大信而當時之  
臣劉基謂之險固蘇伯衡論其土中則赤山爲成阜  
長淮爲伊洛鍾山爲曲阜太河爲黃河東南之形勝  
孰有先之者乎然而文皇遷之比平者何也則以  
去敵之近制敵之便也比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  
南抵紫荆關去匈奴之地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本  
京師無外之規而明示以自將待邊之義祖宗之  
爲萬世慮至深也是故故吳之沃富淮南北之衍敗  
因之擅銅監之利極遊處之安寧不愉快焉而舍此  
而之比者誠恐後世之子孫卽于逸樂而忘其外患  
則無若居之沙漠之地臨戎之險使日顧漁陽上谷  
之關而懷寇讐之邇則脩德仁仁設險守國可以世  
世而不敗故今之論幽薊者徒後言其西接太行東



臨碣石鉅野巨野居唐控北有崢嶸剽勇之勢而不  
講于鞏固之謀非聖祖之所樂聞也雖然備此者  
備之于邊備南者備之于江固也而不知脩近輔之  
城扼長淮之險尤所亟也宋仁宗時西夏契丹構禍  
范仲淹請脩京城立四輔則今大同易州及永平臨  
清之介可以曠然無守乎晉之謝玄以八千人當苻  
堅九十萬之衆唐之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  
州之師皆扼淮以拒敵不延敵以入淮則今自丹陽  
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  
州全淮之左右臂可恃天塹弛扞國乎且也從虞集  
之議開京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築堤捍水之法  
聽富民田其中介衆分地計畝授官則隙地無不可  
耕而無事籍漕輟于江淮從丘濬之議則置四曠郡  
倣漢唐之三輔各宿重兵三萬而直隸河南山東之  
班軍可罷此非獨以衛北亦所以寬南也往者洪武  
之四十八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永樂都燕建七  
十二衛始清江南北之粟以給軍食荷行二議而無  
變則南直之屯田亦可復也大敗既舉而蘇松之賦

役豐沛之屬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源官司之事  
責之其人

筆底金湯

卷之四

古今議論卷之五

林德謀采公集

施有翼爾奮訂閱

國朝京省考

周鍾

北京古幽冀城滄海遠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毅馬魚監果嶽之利順天皇居東南轉漕泰晉入衛形勝甲天下莊田禁厭如幕布焉永平東連遼左虜頻入寇真定保定地接宣大軍屯交錯廣順大名爲齊晉河洛襟喉舟車並集俗淳土饒

古今議論卷之五

二

河間雖有水患而諸泛通流咎在此人昧水利壅遏不使入淀故汎决耳薊鎮自棄三衛宣遼隔絕屬夷內訌爲虜嚮導門庭肘腋秦此應蛇兵餉歲額百五十萬度支苦不給省費當去冗官而戎師藉口庚戌往事夫庚戌後官額可覆案也自戚繼光門多食客欲盡省之員少不能徧漸次添設或一路而中折或數官而一屯十羊九牧膏肓耗盡死一官親隨必占數伍汰此燭羊費省不貲矣市賞重冒并宜嚴數勿示虜輕軍管困野更僕難數議者謂主兵耗于役占

古今議論卷之五

二

繆是在東國成者  
南京古徐揚地北倚洪河爲門南俯具區爲沼東環滄海西納大江爲國家財賦要區民少蓄積土暴備俠市井浮于農京城枕江故江防最急後漸弛廢劉賊之珍假靈輿毋識者寒心應太等五郡聖祖自和陽濟師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鎮江舟車會焉民貧而冗寧國僧饒池安員江倚山西走豫章荆楚徽洛饒買人文漸盛蘇松常三郡腋甲天下後役困人自歲額外坐派川順地當震澤下流北遭洪

水猶不遠種中產故盡蠶淳而沃爲淮南最楊州而  
而鎡買萃焉故修多侈靡鳳陽孕靈氣而勝非百  
故中都設而不居繕葺陵墓財力允費淮安徐邳轉  
浦要津自河不循軌輸輓遠艱民益凋瘵海防重地  
南曰金山曰劉河曰吳淞曰福山北曰狼山口新湯  
日新塘曰廟灣他未易枚舉然惟崇明平則三江盡  
安湖海門扼則通泰無烽警拒倭于海乃稱得策大  
抵京營坐仰縣官常汰冗食廣屯種鳳和土曠山多  
屯田官額可盡廢也東吳膏腴壑竭非大休息生理  
未復兩淮苦河徙泛濫決嘴濠酒尤急錦樣日新歲  
供備屬保釐者興百利不若已一害  
山東古亢三齊地介兩都而中處北連滄海南走  
徐邳東海岱之雄西撫山河之固民困牧馬而轉  
輸所人泉源括入漕河祇無涓滴之溉尤剝膚焉濟  
南風潮沃壤而武濱需蒲彌望白茅未相失其素  
西王都患役重故多流移東三部患賦煩故多通負  
非民之輕去就而敢抗公上勢則然也青富庶禮樂  
爲諸郡最田獵六博有齊廬風焉東充穉穉織鉅

野鹿聚之故墟苟幸休息林酒之風可復也臨德  
水陸衝要干供應登萊斥鹵地永食催給膠萊河何  
通海漕地廢不治遼東雖越海而旅順口去登州不  
二十舍諸島聯接自古屬齊職遼事者以旅順口爲  
咽喉以鎮夷關爲門戶不知海通罷而旅順非都會  
矣三岔河委以與虜塞穴據我腹心秋老楊鞭處處  
可犯鎮夷安所用控扼哉又地無郡縣民盡舍餘使  
戎師牧民稱很牧羊也故戶口日減阡陌日蕪地無  
寸樹山盡濯濯金海沃饒且多棄壤襄平遼陽安重  
富庶加以朝鮮調兵之役建酋奴兒之報不至撫綏  
雖有虎豹十萬且皮盡而毛不傳矣遼國海濱登萊  
三面距海然地無支港人習弓馬倭若入寇給饘難  
泊平原利騎長技不敵藏之易耳故談海防于山左  
者皆杞憂也大抵齊當南北孔道郵傳騷擾輸輓疲  
敝宗齒日繁盡仰度支人文鼎盛不下南國民俗任  
欲散氣清青衛山多礦益登萊瀕海多盜徒保釐者  
其劑寬猛而施  
山西古晉冀地西襟大河東太行北牧代馬之用南

望鞏洛之勝。唐虞夏商都焉。軍餉宗祿皆仰河東。監利苦不能給。省城在西北隅。漸逼虜窟。議者以大同爲藩籬。脫使虜不東行。踰利民堡窺雁門。東西上谷突騎可朝發暮集乎。河曲保德切隣套虜。水堅飛渡。軍士鑿水限虜。每斷指裂膚。三關列戍。多明民兵。故練士著緒城。坐爲第二義。而扼險制敵。則陽方府川。當要衝焉。大同原陸平衍。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道雲中。故稱中國。後戶今一遷。盡委與虜。識者恨之。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戍外捍鎮城。大同無險。故鎮城地當極邊。以文捍小。以重衛輕。雖非本謀。要亦得策矣。自先年張文錦之變。鎮兵稱驕悍。然五堡之役。深秋遣戍人止。一屢風雨不蔽。情極難。諸軍請稍需濡。不得。請留其孥。而以身往。又不得。計極譟亂。至據城勾虜。又因處置未善。激成之也。東野之御必敗。咎在馬哉。議者不言撫綏。但言節制。恐未得也。潞澤沁遼。塚別太行。重岡深谷。易至嚮。乘然人習機杆。亦亦餘。民安則盜弭矣。平陽往聖所都。氣溫土沃。河東殷實。漢唐同稱。史能茹水。藥可鳴。羣而

治也。河南古豫州地。九州腹心。地形四達。東控淮陽。北界趙魏。西有成臯。洛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宗齒日煩。按玉牒。給祿者無米。而炊黃河。屢從議。讓談塞勞費。不貲。此通省憂也。開封宋之舊都。舟車所萃。俗慷慨而少貯積。河南伊洛兩周。故邑比者。分封民疲。營建懷慶。逼近河洛。民俗殷繁。鑄劍劍而難馴。衛輝郭歌。故邑太行。孟門在焉。劉武尚直。衝煩與省會同。彰德地界趙魏。軍民雜集。緩靖爲難。歸德數省交會。統轄不一。而人多忠義。淳厚自河從後。彌望草萊。汝寧尚節義。南陽勤稼穡。大抵汝南生計。饒河北土風勁。兵多坐食。民易逆移。風俗不移。財用甚詘。汰浮費以節尾閥。弭河患以廣歲入。是在保釐者。陝西古秦雍地。南通楚蜀。東連豫冀。西界番夷。北抵沙漠。幅員萬里。百二雄區也。但古稱阻三面而固。守今虜據西海。蕃戍內訌。且三面被敵矣。三邊關中屏障。然虜自定。遼入塞。踰龍渡。涇直薄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非可恃他鎮援也。故固原一鎮。實司北門鎖

鈴議者欲總督移駐邊城談何容易○西安殷阜邊餉宗祿供億不貲民多凋弊漢中當蜀口潼關皆全陝重稱要地延慶平涼武備悍勇而苦虜患臨鞏階接老蒼鳳河復多回種風塵一起內外交壓特以羌人仰給茶利閉關絕市可制死命北虜自請封後中雖狠心而爲市貨所啗羈縻不絕監牧饒廣馬皆官牧民無他擾故陝西稱樂土焉然河套失守莊浪澤池三邊懸隔氣勢不通延緩橫截套口咫尺虜庭黃沙遍野千里饋糧士不宿飽萬一虜斷魚河絕我餉道則鎮城必坐困故議者欲改衛本邑造舟轉運取道大河自府谷葭川徑抵木瓜孤山路便而費亦大省庶免庚癸呼耳若更番入衛奔命疲勞惟窮途者可稍裁否寧夏遺孽賊之亂生齒耗滅其地負實關而倚黃河引渠開田夏月種藝虜難馳突但哨探不出山後虜往莊浪或犯靈寶多不及備故修復舊墩分番監哨探視已確先期收保此第一義也甘肅古河西四郡左右虜亦控扼三面止一綫通中國最稱孤危然虜一羣屬西番得略密而醜脫視之何能及遠

肝○隱○憂○獨○西○海○耳○鎮○城○孤○懸○千○里○饋○鎮○甚○難○也○涇○中○轉○漕○金○城○宜○做○本○國○故○事○行○之○地○形○廣○長○民○相○也○聚○如○董○氏○任○氏○之○屬○聚○皆○千○計○倘○撫○而○用○之○足○以○禦○虜○沙○地○之○水○民○苦○遠○汲○胡○泉○脉○以○鑿○井○最○急○者○固○原○重○地○而○靈○寶○花○馬○池○乃○其○門○戶○固○守○寧○夏○方○可○安○枕○  
四川古巴蜀梁州地北走秦鳳有鐵山鉅關之塞東下荆襄有瞿塘滄瀾之險南通六部有潼水大峽之固西拒王喬有石門峽峒之障牧千里石穴也松茂建昌諸峯垂涎內地然番夷餓青裸而有腹矜持聚以解其熱蒸其脈中國驅殺猶嗔果弄兒無不如意土司非苛迫服屬不敢二故蜀民不苦外寇惟採辦大木抬骨于生叢鼠兔之郊者相望雲聚而播囚以網故生變遂我戎行發軍征討供億不貲聞川中比歲不給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哀此蒸黎生意盡矣成都錦城故玉繁金羅技作工巧而土地饒沃賦役並繁保寧地衝而俗淳順慶青峰迴環淡水佳勝俗呼神仙窟宅而民緩逐未耕稼者少重慶前夜郎而後

巴梁亦勝區也。故爲南渠之喉。變爲荆楚之亢。馬湖東條。雖居鎮雄。崎嶇扼塞。龍安峭壁。四合俗猶推尊。遵義經始。政宜寬大。大抵川中華夷紛錯。氣習難淳。道路險崎。巡歷難徧。師旅飢饉。樂上爲墟。林木四出。山谷搖蕩。貧民無善俗。保釐者宜籌煩苛。照育如哺子焉。

湖廣古荆楚地。江漢若帶。衡湘作鎮。洞庭雲夢。爲池。衡陽嶺左。永接桂林。鄖陽綰興元之口。荊州受蜀江之沫。辰沅南引六詔。襄陽北枕河路。都走閩粵。長沙

古今論衡

卷之五

界江右。斯州與九江安慶三方鼎立。中國之地。四通五達。莫楚若也。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獲。柴桑吳越多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土地廣沃。而長江轉輸便易。非他者比。故江南于楚。猶唐人于河。北。此手足視而彼特珠玉視也。武昌故赤壁地。俗尚剛直。漢陽德安土地瘠確。民率悍家而鮮蓄積。古齊淮甸上游。孟德短歌所稱。山川相繆者也。人文鼎盛。省會相埒。承天古鄧州。世廟豐沛故居。做鳳陽陪京。據漢之上流。舟楫萃焉。荊州距三峽。介重湖。全楚襟

古今論衡

卷之五

喉形勝地也。岳枕洞庭。仰給市利。長沙五嶺。時而三湘環土。皆塗泥賦甲諸郡。衡永奧壤。家給足而少兼。奔太史公。稱江南無千金之家。亦無飢寒之民。二郡似之。鄖陽名山大谷。初爲棄壤。民多通聚。因設郡縣。假重臣以榮鎮。鎮爲寶慶。簡靜常德。困憊辰沅。介麻陽諸洞。半爲蠻窟。吏猶藉蛟。瘼也大抵楚中水澤。莽茫。故網罟多。本業足給。故商賈少。征播獨賦。元凶爲功。首而供億。大擾閭巷。蕭索洪本。肆官城不浸者數板。長沙荆岳。被禍尤烈。採辦不休。宗祿煩費。一京八

古今論衡

卷之五

省冠蓋。絲繹郵傳。屢告困焉。簡靜省事。不輕徵發。乃安楚策也。江西古柴米鄉。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粵之交。奇峯鬱鬱。澄溪環合。士多秀杰。民悍而爭壤。瘠地窄。胼胝不能給人。多持空囊而奔走四方。或至老死。不歸。南昌襟江帶湖。帆樯四集。一都會也。吉安人才甲諸郡。地利亦饒。南康饒州。夾彭蠡而對峙。康土瘠。狹不敵饒。而同苦冠盜。臨江系津。清溪四會。要衝九江。雄據上流。其別邑湖口。東南通津。商賈萃集。廣

信郡當傳道下邑倖饒建昌事簡民殷爲江右善地  
撫州介江湖之表卑亦苦兼井巨族患山寇瑞州斷  
崖深壑地僻而阜袁州密邇荆楚遺民客戶時起爭  
訟緩驅緝獲輻越在南服汀漳雄鄒山溪會焉重岡  
複嶺盤紆千里大輅橫江諸寨輔車倚結撫臣連轄  
數省騶虞使不叛而已天下開府設兵不煩度支而  
給者獨此與耶矣此非土兵之效哉南安憑康嶺而  
距湖湘南徹喉咽也大抵江右山多壤少地狹民貧  
簞封不繁水患鮮被儉膏太過葛屨挑着仕宦多著

卷之三

二

冰集聲細民尚氣屢訟不休必廉公明允者可吏其  
士  
浙江古會稽郡地負海倚山浙水中限西界常玉南  
走閩關湖水通震江嚴江接新安尚方織造出中官  
領之小民苦辦歲額而段價高入亦緣爲奸利杭州  
江海要津南宋都焉戶口殷繁仰給他郡俗好遊冶  
而鮮力作嘉湖澤國兩稅困人徭役爲厲紹興古越  
都其俗纖密人習絃誦寧波昔當倭奴貢道卒有海  
警此其衝也溫台並海而南直達汀漳人多仰佑客

利自海禁日嚴不逮往昔矣處州依山金華負江土  
勁悍天下推浙兵剽銳皆二郡產也嚴衢儉瘠地當  
江間孔道不得休息省城濱海而寧波洋斜界其外  
距金山吳淞僅數百里故內洋稱安瀾舟山屹立海  
洋地當要害饒五穀魚鹽之利饋餉可不轉輸而足  
議者欲倣國初舊制設縣立衛亦固圉上策也哨  
兵南至玉環烏沙門會閩北至馬嶺羊山會吳議者  
以總戎防禦陳錢分哨爲重門之固但海氣溟濛奸  
將規避綜覈難耳大抵浙民最苦重役役難盡蠲均

卷之三

二

則不擾漕粟重大姑置勿論他價高而緣爲利者如  
藥材顏料類價少而民害如絹折類利則飽奸害歸  
良善故議者欲追倣往制俾官自輸京與民休息無  
已亦劑而均乎鑄熱思京事非一緒然書生不敢借  
箸籌也  
福建古閩粵地東南阻海西北負山壤狹田少山非  
沙石自麓至巔盡耕治爲隴畝福州北隣江浙地周  
七閩君子尚文而小人畏法興泉比星絃誦人文爲  
閩最地利沃阜建寧據關喉襟市井浮侈延平憑崇

岡俯急湍風俗儉朴。邵武環帶鹿水地簡僻而人多  
嶺直汀州山廣人少與南贛聲勢聯絡時苦山寇漳  
州距海苦海寇焉閩既饒富爲寇垂涎兵又脆弱故  
往歲倭變中禍最烈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  
諸縣皆稱要津而福寧州地突大海形若吐舌三面  
距海寇至必攻海澳屯戍以風濤激薄半徙內地議  
者欲復舊制控扼良便春夏東南風汛寇必假途專  
海哨兵南起銅山次浯嶼次南日次小埕而北訖于  
烽火儒倭上衆在守五嶼諸海島蓋倭越大海淡水

薪米乏竭必資撫汲調兵扼守并拒諸港可坐困也  
大抵閩中介在南服利盡山海僻簡沃饒吏但廉靜  
坐鎮耳。

廣東古百粵地東南阻海北據更嶺西扼交桂地土  
饒沃黎夷錯居擅珍珠大貝之利而公私交征民亦  
勞止南海島夷款關貿易民資其利益以鑄山煮海  
輕視農桑廣州故趙佗都也包絡山海勝甲嶺南戎  
洋寧寧也哨亦疲韶州江湘之唇交廣之吭南雄密  
邇韶郡南北孔道全省郵傳軍需仰其權利聲威望

銅鼓嶺顧頂湖上遊勝地路接桂林潮界閩粵東路  
要衝兵戎孔棘惠濱海而北界抵贛土廣而沃寇患  
與潮同高州有銅魚寶峰之勝而苦徭賦廉州故象  
郡珠璣產焉雷州土腴姦民趙匪瓊州峙南海之南  
四面距海五指腹地生黎巢穴郡邑沿海環之往者  
辛丑之亂大兵殄平而險終在黎不爲吾有議者欲  
也重兵撫順劍遠中央界以太路斷其往來亦良謀  
也海外夷島環向不敢盜邊獨倭無倭心故東路警  
備急焉柘林去水寨稍遠咽喉要絡卒有警報當水

陸並援而絕交通斷糧汲尤制賊要策也大拒嶺南  
地饒珠貝遠方法疎吏易專恣酌食泉而彌缺是在  
人牧。

廣西亦百粵地東南走五羊廉北往荆楚西北接羅  
施西南扼交趾三江綿邇貫絡諸郡秦命史祿食粵  
鑿湘水成渠以便轉輸至今賴之國初大少拓徑  
聖藝歲久蔓延乘倍于我桂林府山秀水駛地控嶺  
海柳州架馱而居廣畜牧而不事簾作慶遠穴居椎  
髻與柳並接番峒皆盜區也南寧金城銅柱之封



饒而多盜坐藤交趾保障管性太平飲衣冠與中國異思明俗尙科脫鎮安須梗土屬皆勞梧州內連溪洞外控嶺海往者海賊出沒江洋從賊盤據村峒山賊囑谷要賊窮珠境土騷然始設督府立屯幸少寧息但地促民貧餉資他郡其要害地不能盡戍守募人也種而已大抵廣西從從參倍苗夷附據肆爲寇竊斷藤諸峽蠻人窟窟梅慶八寨盜賊洞藪行居若其荼毒不獨苦田諸縣福也蓋饒方官多降調人不樂就政令益繁惟捐去成例擇人久任俾官諳民情民服官政法紀幸修猛猛可化編戶也

古今論泰卷之五

五

雲南古西南夷唐南詔地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東南達桂交西南扼緬甸崇山紫洞金碧所產氣候無刺寒盛暑田野廣沃南徵彝土也省城據滇池夷煙數十頗露訟而勤耕藝臨安大理永昌霍慶楚雄壞腹民阜曲靖八鎮孔道供億疲繁元江路走南交金齒疆隣諸甸永寧藤帶諸江控扼番寇景東順寧虎僻險隘土夷巨湖所恃皇靈遐震奸萌逆折耳大抵雲南漢夷雜居緩則相和急則不夷阿克小

一舉足而省城幾不守可爲殷鑒。襟喉要路實在貴陽城郭人民夷居十八少有警動路即梗塞官吏萬里投官時艱艱難又率劣紳未幾考功法隨之鮮有同志必廟堂惜官則官惜民惜民則善政舉

貴州古羅施鬼國地界川湖雲廣之交永樂十七年田份恒命剽奪其地開旅都縣山多菁穴地瘠民貧官成歲給全仰隣省貴陽阻山距江不能當中土下郡而流寓日多彬彬禮樂都勻唇齒廣西環解而陞枕塊博食土會仇殺難馴鎮遠當川湖之衝面水背

古今論泰卷之五

五

山險扼足恃州石阡孤懸一隅可爲憂心思南故漢武陵郡貧樺商賈行旅差爲阜黎黎平銅仁荆楚南倚山谷森饒安順新造宜加綏大抵貴州爲雲南喉吭一綫山路無貴是無南部也土酋性雖佳兵然後倭虜比如天覆之自富安輯識者壹治貴衆曰文臣

功武臣不貪利知言哉  
要領具見存永之資守上  
經理焉非徒爲觀覽而已

九邊考

周鍾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區域東至遼海西直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肅○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總設薊州寧夏甘肅三鎮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

遼東鎮

遼東古幽營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今廣寧以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海北至開元城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歷代地皆郡縣我朝置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降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靡成藩蔽是以疆場無遼北之患顧東北諸夷星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進北竊發頗多若大舉

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未及岸而逝三岔河南北直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木葉白雲之間遠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輿虜遂進據腹心朕隔東西守望勞費道路迂遠遠人每憤憤焉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薪糧可省十之三四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無亦爲啓釁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擾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鎮

薊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胡元迺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脩關隘以爲內邊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迺改封寧

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三次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采類泰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絕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長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衛遣乃命都御史經畧之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尙來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因燒荒掩殺無辜邊警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梁顏何盛陽順陰達累肆侵噬花當則協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赫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故三衛與情難與往日例論黃花鎮擁護度窺京師後門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泅涉難立爲壘則漲水易淤難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從一圖初長久之計惟在驅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勢難爲仍守內邊必從遷入長計據險要脩增堡壘增墩軍並邊糧以嚴防守其庶幾矣

內邊龍井關起西至累谷關止邊城營折計六百里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時窺見內地虛實又橫山一帶舊爲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江經流真自然之險若修築外口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且之人堡核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設內連諸山陰處亦多但山外板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雖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過卽平都御史戴金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壘崖鑿壁山頂以內嚴今禁長林木仍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開初設六邊傳胡自開元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邊諸宣府自宣大進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接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劉江之役兀良哈效順遂以興中大寧與之單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峰三屯衛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背樞便遠之襟吭候視

諸陵亦時警嚴烽候矣夫不復

與中大寧則寧前一散地耳。自湖河川喜峰口以窺盧龍則深平驛然矣。自黃花白羊以窺薊北則諸陵震驚矣。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 宣府鎮

宣府古冀州之域秦漢爲上谷郡石晉以後淪沒于夷狄者蓋四百餘年。我

太宗

太祖盡徙其民于關內。就其地爲宣府置萬全都司。其地東據黑水東北據獨石南距紫荆關東南距居庸關西據枳兒嶺西南盡順聖川北據西高山西北

上谷論卷之五

上

距野狐嶺。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卽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四驛接獨石。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與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元與和泰寧遠東其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泰寧既以與虜與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復衛于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

鎮鎗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悠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喜峪諸堡西路之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馬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見又要地矣。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界軍重浮圖峪橋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探之上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

### 大同鎮

上谷論卷之五

上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分東西中三路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路之衝。平虜西近老營堡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大同鎮城高拱完固舊爲二邊拱衛鎮城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復築五堡于二邊內爲耕守計。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

應河朔二也。一、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也。高山聚落三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矣。北虜哈刺真哈達二部常在此邊往來，入寇無常。近來套虜出套，亦同此虜入寇。

### 三關鎮

偏頭寧武雁門自西進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舍

小人談論

卷之三

多安置，眞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效方同無他志。但同本源，性質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連，通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往來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園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

蹂躪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朔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一關之險，擇將帥，覓勇壯，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 榆林鎮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平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拔隊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千俊建議徙鎮榆林，堡堞既

小人談論

卷之三

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且千二百餘里，連墩勾欄橫截河套之口，內復重山疊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桂時虜少，連河軍士得藉牧套內，益以撫探關獵之利。地方置虛，稱雄鎮焉。自虜掠套後，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腹矣。弘正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折色，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愚故論榆林者，意在芻糧也，非所慮。黃河自陝州而上里綏德近境春

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爲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固達中之地另設倉場。每年余買儲積專備客兵之用。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廣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守三城。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勝可以無虞。審時度力。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得要害。而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密已者。

丁公談論套 卷之三 輿地

十五

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賈。曹謗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截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卽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卽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嚙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舊屬大師亦不利。後分散各部。惟哈麻真一部全。阿兒禿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

屬亦不喇哈。則大會吉囊領之。爲營者四。滿官嚙部下爲營者八。舊屬火篩。今則大酋奄吞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殺寧甘固宜大等邊。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候千八百所。繇是突厥不敢渡山南。牧羣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募入。援留軍單弱。數年之間。胡虜乘食于內。自鳳翔以西。鄆州以北。皆

丁公談論套 卷之三 輿地

十六

爲左衽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今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打火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然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牆壁寧夏修築河東邊牆。迷塞河守牆。加以清屯田。革兼併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水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

套迷矢。設者謂解河套之勝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 寧夏鎮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池。仰古夏州也。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喬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既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遠當喉襟之地。固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祁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

一八 廣論卷 卷之五 漢道

十二

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菰川東西三百里。池勢平漫。與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虜倭犯腹裏之路。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掃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更爲跋扈。是故窺平岡。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綠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一帶是其境矣。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山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勢不得少息也。若花馬池便利之地。

大建城堡。設參遊義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今三百里之閒。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據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 甘肅鎮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卽漢金城郡。通州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卽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月四百餘里。至甘州卽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

一八 廣論卷 卷之五 漢道

十八

高臺鎮。與四百餘里。至肅州卽漢酒泉郡。肅州西北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卽漢煌燉郡。與前四驛地方俱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馬泊莊。浪暖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坂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諸地形之大界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逼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固初封忠順王。成化以來。始于土。

暮春恢復之議至勦累朝。今之謀者曰：獲城置蕭，雖能衛而守也。約好興師，祇責賂而置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未可棄以夷視之也。殆必責彼寇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懷。地思艱虞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等衛主兵，則補其闕伍；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狝多方，俾卒旅悉復。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餽趙充國，與屯田荒地則效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糧餉悉復。國初之積，守備既固，攻戰時務，將

古今談論本

卷之五 興地

十九

見芑刺瓜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資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知勇足以服諸蕃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讐之器。于赤斤等衆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督諭以甥舅傷心之謀，在我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倘敢不悅再肆侵奪，則略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衛青旁出四面。

夾攻無不破者。雖十土番亦不能爲哈喇達矣。

### 建夷考

按今女直卽金條孽也。金以前往牒載之備矣。藏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國朝分爲三種：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建州海西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所，城站地面共二百六十二。置都司一曰奴兒干，以統之。官其酋自都督至鎮撫有差。惟野人以絕違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每歲以十月驗放。

古今談論本

卷之五 興地

三

入貢仍設爲重關。原城當是時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而釋家奴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先寵于時。此建州之始也。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第凡察子童舍述之朝鮮併失亡其鄉，則稍衰焉。時童舍弟童山嗣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舍歸建州，朝廷存繼絕之義，詔更子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考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今童山領左凡察領右而夷性



故驚報謂中國我驍也輒煽誘北虜入寇不絕殺掠達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款關然七姓之亂諸酋多死子孫失其賜勒不得官以舍人入貢實賜太減更失望董山糾毛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忠往諭檄致董山羈廣寧尋誅之命都御史李秉靖虜將軍趙輔督師三道入搗其巢捕斬首虜遣當築撫順清河鐵陽諸堡邊備日嚴夷輔剽乞款貢而朝廷亦欲與之休息今董山九容復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

古今談錄卷之五

十一

通貶一官諸夷復貢願時時以報董山警爲難往來患苦塞上會大墩汪直方倖功用事巡撫陳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遠結海西名雖屏蔽實懷賊心宜大發兵剿之適以東寧侯朱永爲師偕直行襲破之頗有斬獲論功永將較封賞有差而夷益憤怨深入焚掠倖于往時開原廣寧之開騷然煩動矣。居久之其酋完者老貢馬入謝許之諸衛復來貢請襲如故少入寇迄正嘉開塞上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攢赤哈等人寇巡撫孫綸御之死亡多亡何撫臣干

救坐減實物夷人譁更詐殺譁者夷錄此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遼東西幾困已復輔職至今上朝貢羈縻勿絕。萬曆二十八年今建州奴兒哈赤襲破猛骨率羈其勢始倖猛骨率羅者與那林率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二家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得爲備諸夷皆心畏惡之奴酋尤甚。合猛酋與那酋相讐殺猛力不支請于邊吏求救不許願得乘隙并一圍不許遠求援故酋奴酋悉起兵以援爲名襲殺時邊臣遣使講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寇

古今談錄卷之五

十二

心利其妻妾部落廼傷以女許猛實而陰離其妻與通徐以私外母名殺之仍以女許妻猛酋長子送次子歸表內地以荷塞前講說邊吏亦因循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內附遭吏貪功執殺于是撫鎮以計非是罷不報聞迺奴酋故恨恨也日與弟連兒哈赤屬兵秣馬設險擺堵數年前料驍一視今且至三萬自三十四年貢報以勦索軍糧爲名遂不復貢時撫衆要挾憑陵開原邊亡禁倖莫可誰何撫鎮相傾皇皇以益兵請而不知

跋扈之勢已威于畿輔。猛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在清河邊外。寧宮塔寨直開原之東。而猛骨那林。清部落在鎮北撫順關外。直開原東北。與韃靼三衛接壤。奴酋所以不得過北虜。以二酋爲之障也。今那酋竭力扼守。僅五千餘騎。勢不支必亡。亡則建夷與北虜通矣。或傳其飾名妹。捐重賞以購于虜。志豈小哉。愚又考建夷素獷。捷喜馳獵。上下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夫北虜至饒。號矣。遇江河則敗。粟南夷習水道矣。賴大海爲限。蔽建夷則不然。兼水陸之長。無海之限。錄此言之。奴酋不死。中國之禍蓋未艾也。

皇明土官志論

鄭曉

土官故諫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永樂中。葉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關。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三月上。兩宮繼號。始許土官繳呈。勘泰與冠裳。于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傳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而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蒼卒。至正德旋復。廢廢嘉靖九年。今皇帝掛爵情理。曲爲修約。稍復祖宗之舊。今改府州縣正貳幕屬。巡簡驛傳。凡三百六十。諫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百三十二。諫武選。諫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諫皆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緝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木徵。外地。國初。元寧。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祿。秉義。捐軀。傅友德。冰氏。父子。兄弟。威嚴。惠眾。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平僥。均賦。疆土。稍開。願其人。燦燁。不得已。因俗。

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  
最强。鎮南蒙化順寧諸蠻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  
劑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竊竊尋端。蓋自麓川虛  
耗。中土益養。曲徇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况投官  
非人。列法奸貨。湖南鎮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  
建昌川陸遠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  
國初。雷翠宋欽歸附。乃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猜詐。  
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祭已始立三司。當時頗成威懷。  
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絡。衝衝割肘。自四城北窺  
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橋。外突普盟。內潰交謫。構亂  
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  
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  
地。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洞。險。深。難。擾。易。亂。彭。氏。官。  
強。雄。騰。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  
稍。有。征。誅。輒。議。調。務。所。過。殘。破。條。于。剽。盜。官。司。莫。敢。  
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果。僉。事。汪。泰。統。馭。  
嚴。飭。類。稱。賊。飲。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  
豈。有。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

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右黔左黔。荔浦東西殘破。不  
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  
倚。山。出。沒。剽。劫。田。寧。梧。藤。諸。屏。卒。竟。不。能。扼。制。桂。林。  
北。六。峒。爲。孽。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  
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于江  
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強。姚。  
鎮。剿。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  
兩。四。川。山。包。餅。棧。水。鎖。瞿。峽。襟。帶。擁。東。足。稱。天。險。惟。  
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峽。峽。欲。其。馴。順。足。在。調。擾。  
龍。州。爲。松。潘。咽喉。每。逆。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  
雖。仰。我。鼻。息。願。其。內。克。日。堅。數。啓。隙。亂。落。齒。之。勢。復。  
得。挾。而。投。我。敘。瀘。之。間。宜。有。機。權。構。其。隙。類。若。乃。禍。  
門。遂。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  
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遠。蠻。獫狁。僅。僅。之。地。西。起。巴。東。  
猓。何。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  
百。粵。三。江。天。者。兼。據。連。城。緬。者。保。恃。深。菁。雖。稍。素。約。  
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  
濫。拊。散。失。策。雄。圖。自。窮。役。窟。盜。深。矣。况。地。廣。官。高。擅。

利習矣。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  
憂。陳禍。獲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與吳荒。周  
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遑絕嶺。輿地漸  
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闕國貶于緩  
人。曲防窘于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緩中華。不忠。茶毒  
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畜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  
或求勝喜功。于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網頽。夷  
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重經。理則降  
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嚴聞。

古今談論卷之二十一 典也

卷之二十一

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于節餉。修史德汗  
廟堂。得亂之。父斯其辭矣。

安南

五

嗚呼。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  
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窘中  
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  
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  
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于  
夷狄之域。而爲侏儻藍縷之俗。而不得與南海桂林  
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爲聲名文物之鄉。一何  
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  
而終不能有我。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  
款。太祖著之祖訓。不與後人伐其國。陳氏爲賊。聲  
所成。太宗皇帝體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  
使送還其國。賊聲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與師平  
之。宋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  
長不謹。遂至夷僚後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爲  
辭。宣皇帝體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祀。不違  
黎利之許。遂爲所蔽。羣臣屢請與兵討之。章皇帝念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

古今談論卷之二十一 典也

卷之二十一

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于宋並于唐而不及漢者以失此嶺外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

按諸臣論交趾事非但一方之民重不幸也而又益之以文武謂司七十餘所官吏將士數萬人皆斷送為炎荒之鬼矣間有幸者變未作數日前以召得歸餘仕者俱不得歸又為親所謂妻公輔者

一八 讀詩卷之五 漢書

五

哉史臣謂必欲棄之宜遣公盡歸華人然後復其請為之重有威于斯焉嗚呼自石晉以來山重山後十六州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幸太祖起而復之生麻祖遂于是而建都焉何安南之既得而復失也施有異

北虜紀畧

汪道昆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蕃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蓋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遼西一日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日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日帖木哥以番僧為天雖有虛號蓋屬中國虜之枝蔓餌矣弘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刺爾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蕃族帳族帳舊有

一八 讀詩卷之五 漢書

四

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令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掠之而不能救族帳惜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蕃離心差法馬少入蕃不行而亦不刺遂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節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渡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代之亦不刺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為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處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為右部自此寧夏赤水黃峽之口無寧



日本

周鍾

夷地志畧曰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阻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千餘里西循支北望耽羅渡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戶少者十多者不踰二萬至遼東遼縣閩浙近其貢道自浙明州衛經其艘傳驛至京師按倭人自後漢通中國朝貢始于光武之初年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立女子卑彌呼爲王魏景初二年來朝獻白罽及隋貢使不絕唐貞觀五年因使人爭禮遂附新羅永徽初王孝德卽位始有年號復通中國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宋雍熙元年遣僧大周然與其統五人浮海而至自是而後連貢方物然其東者皆僭也元道趙良宋往覲既發水犀數千艘襲之皆漂沒無遺我朝洪武二年遣使趙秩往諭因命僧九人隨秩稱臣人貢是年五月海沙餘寇犯我永嘉等處

日本

周鍾

日本

周鍾

始于閩海設番館終洪武之世閩廣登萊俱遣巡檢永樂二年東貢并擒獻犯邊賊因給與勘合百道定爲十甲一貢正統中倭奴入鄣大肆焚劫宜泊間寇貢相繼正德六年鄣民宋素卿叛附夷人交通查貨閩浙之民爭趨之嘉靖元年三月使僧宗設使人謙道等稱貢至鄣四月使僧瑞佐宋素卿等亦貢及驗辦勘合謙道等遂于城中掛甲攻瑞幸得奔活土今造船賜放還國自後宋閩大爲寇掠其後通番之人日盛閩賊陳思盼據橫港徽賊許二據雙嶼虎視海上許爲中丞朱統敗之乃恨匿去不知所終其幕下司糧糧倉王直號五峰多機畧人推服之務駐明港以毛海峰爲子分領黨衆壬子夏五峰與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寇黃岩掠漁船器物數十萬餘獨不犯通番之家浙巡杜文舉復奏設巡視中丞王梈馬祭丑甲寅十餘年間連犯閩浙殆無虛日百姓流離四方騷動巡撫胡宗憲以計誘誅之始復休息倭陸不能與北兵角者騎不若也水不能與南兵角者舟不若也故南常拒之于海北當殄之于陸拒之海

則沿邊朝朝與敵所。而今反禁耕種。說者徒  
稱。庚何國。稱。庚。在。知。國。初。愚。民。內。向。志。意。未。堅。往  
後。繼。後。以。指。中。國。激。激。和。能。之。矣。平。百。餘。年。漸。移。屋  
櫓。驅。老。猶。不。離。向。倭。可。同。論。乎。北。方。利。用。港。宜。廣。開  
水。田。變。斥。鹵。爲。良。田。築。堡。戍。守。倭。至。卽。以。材。官。羽。林  
蹀。躞。之。策。不。勝。矣。

四夷凡已附未附。爲國莫能悉載。載日本云者。此  
房之外。莫患南倭。卽兵門邊海之意也。

皇朝四夷考論

鄭 統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  
也。哈密女直。非歟。鴨摩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  
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  
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  
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我。唯革蘭台已駁。駁乎我  
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并我  
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  
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

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  
也。非勃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  
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樂而得矣。前皇帝何  
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艦。不已勞乎。  
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老三  
王胡四王我。屢屢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  
我深創也。有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也。西域何以  
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  
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勸我封使往來之禮。



等封  
編華  
不  
小何  
地處

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辭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  
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矣爲而不可也陪臣  
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土非往來乎嗚呼均羅  
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  
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  
華人雲中閭浙曼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  
侮亦以固國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莫不然  
乎彼其忍于捐墳墓父母妻子廬井而從異類者必  
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蓋亦反其  
可令議論卷之王

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乎。

卷之五終

古今議論彙卷之六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兩奮訂閱

惟國本及勢所以綱紀天地經籍善敗鑒戒之林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欽德帝曰兪允若  
茲嘉言惇敘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  
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

古今議論彙卷之六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微戒無虞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咎百  
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  
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臧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  
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它帝位三十有

古今議論彙卷之六

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  
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窮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  
嗣賞延于世有遇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  
休帝曰來禹洛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不自滿叙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余懋乃德嘉乃  
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  
與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敷一功臣惟吉  
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是命于元龜龜從卜

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諸正月。旦父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制。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時余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盡殄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矧朕憂。憂齊慄。慄亦允若。至誠感神。

下人說論卷之六

五

刑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

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濫滅厥德。盤遊無度。耽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咸怒。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望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衆然若朽索之暴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

下人說論卷之六

五

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德。王府則有。荒。聖厥。猗。猗。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將。嚳。侯。德。陶。乎。予。心。願。厚。有。恒。倪。弗。猷。德。雖。悔。可。追。

伊訓

維元祀十有二月己丑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聽凡厥祖侯甸辯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迓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邦家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啼先

百八論論卷之六

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難哉敦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桓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具聖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說命中

說命上乃夢求臯立之謂弗終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率若天道是邦設都樹后王若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逆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勸勸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頒侮無厭遇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

百八論論卷之六

醇醪于祭祖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枕不疑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爾子素子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事。厥德修用。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

言人說命下

卷之六

六

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股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爾衡。耄矣有商。惟斤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求釋民。說拜稽首曰。敢對天子之休命。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勸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勞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早服。師康功。田功。微柔。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以四方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

言人說命下

卷之六

六

王不敢盤于遊畋。以四方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

身歌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

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

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

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

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朕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

告之曰。小人怨汝。胥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爲幻

曰。小人怨汝。胥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末念厥辟。不寬

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愆有同是。釐于厥身。周公

曰。嗚呼。嗣王其鑒于茲。

漢文帝論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魯人之治國百年。亦  
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  
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于今。嗚  
呼。豈不仁哉。

施爾奮曰。班史贊文帝直曰。嗚呼。仁哉。陳仁子曰。  
若帝更盡管雖孔子以仁許之。豈特固愚竊以論。  
贊爲史臣。揄揚當代之語。然欲舉仁以加武若宣  
史。又有所不能。况元成以下諸帝乎。文景並稱亦

不以仁許之法。猶嚴矣。然終當如太史公廻翔致

九

審之爲得也。張南軒論高帝曰。此非所謂仁者歟。  
語意與此類。蓋君必如文王。方直受得仁字。班史  
直以贊文帝。而按刻遂以終篇。意欲凡帝王周孝  
文勉易爲文王之止。豈以其恭儉而可爲極軌哉。

唐太宗論贊

歐陽修

贊曰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治之。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錄漢以來未有也。至其牽于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于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然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是以後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于斯。獨施爾。奮曰。羅澤章言人主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

百八論論卷之六

上

廷變故最盛。此一贊。永足盡唐書此一宗。則足盡唐主矣。錄是贊以尋貞觀政要。述其致治之因。亦。有足多乎。故後世銳意爲治之君。有唐太宗何如之。然竊怪人君從諫無遲。太宗。歐公何故不稱。抑朱子所謂甚不得已。只是見得利害分明。故有。道一處服人耳。陳潛室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也。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歐陽修

自古擾亂之主。身致太平。未有若光武。太宗者也。光武發鄴。昆陽破尋邑。百萬之衆。杖節渡河。誅王郎。擊敗銅馬。青犢。赤眉。張步。隗囂之屬。皆身在兵間。肩鋒鏑。後行。陳自平隴。蜀之後。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僂武事。脩文教。非微惡未嘗役言。軍旅太子問攻戰之事。則不答。藏宮馬武之徒。請擊匈奴。則報以不如息兵。每旦視朝。日昃乃罷。講論經理。夜分而寐。雖身濟大業。而說說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

百八論論卷之六

二

度力舉無過事。養國三十餘年。海內稱治。太宗起義兵。冒得蕭宋老生。擊敗薛仁果。破劉武周。走宋金剛。擒賀建德。降王世充。皆身爲大將。削平僭竊。四方遂定。既即大位。知守成之爲難。委任房杜。與諸大宋而魏鄭公。王珪。馬周之徒。諫必行言必聽。以仁義治天下。數年之後。天下大治。黜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海海南。踰嶺戶關。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幾致刑指。養國二十餘年。夫以光武當王莽之餘。太宗當隋煬之後。身平禍亂。創復大業。不說年間。遂置太

平糴國長久者彼誠知君道而雄材盛德足以致帝王之隆也。故屢患難而無懼憚之志。處安樂而無驕逸之心。太平之治其應如響不其然乎。彼後唐莊宗夾河數十戰而後勝。梁一得位號遂肆驕逸不旋踵而失之矣。尚能致治也哉。

光武最知治本處在首建太學。褒封節義。至其部上書勿得稱聖。典與禹湯罪已同心。而太宗使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則又唐虞之缺典云。

論漢唐君德剛柔

李綱

人君不患乎太剛而常患乎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無過。然不失爲賢君。柔而不斷則遂有昏亂之漸。蓋剛者多明。柔者常暗。明暗者賢君庸主之所以分也。漢宣帝勵精爲治。信賞必罰。總核名實。不能無過。舉然卒爲賢君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矣。唐宣宗精于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意。不能無過。然卒爲賢君者。剛故也。若文宗則仁柔少斷。以致甘露之禍。觀元帝寬弘盡下。出于恭儉。號令溫雅。有古風。製然有蕭望之。卒信譴使自殺。至委用弘恭石顯。則膠固而不移。此孝宣之業所以衰而漢之紀綱遂至不振。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觀文宗恭儉儒雅。出于天性。慨然慕太宗之治。太和政事號爲清明。然任一宋申錫。卒爲閹官所誣。而斥之。至委用李訓。鄭注。則一意而不疑。此甘露之事。所以禍及忠良。而帝亦飲恨而沒。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夫人君取象於天。則以剛爲德也。取象於日。則以明爲德也。體剛明之德。而剛不至於暴。明不至於察。雖古



聖帝明王何以加此。至于剛明而不能無過。無猶爲中材之君。若夫剛撓而爲柔。明易而爲暗。則失其所。以爲君矣。雖欲建功立事。追離古人。惡可得哉。

宋仁宗勤儉致治

歐陽脩

早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永三聖之鴻業。饗百年之熙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饗于明堂者。皆再耕于藉田。祫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苦。而所爲游獵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無飲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聞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田于近郊。曲宴于更坐者。屢纔一二而已。故叙禮祀饗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高廟者多矣。而歷臨遊賞之適。制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于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實訓。陳經。邇矣。究鍾律之本源。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于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于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下饗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位也。澤被生民。思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才。惜民逸于治。

安脩俗。豐于富庶。使海內歌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蘇勣與徐文而馴致之也。  
施爾。晉曰。獻公信史。耳過以禹。頌其君。至元脫脫。樓方以文王止仁。皆實錄也。故能以四十二年仁。薛培。桓三百餘年國祚云。

本朝勝前代十事

陳繼儒

劉鑠云。我太祖皇帝遠過于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一統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家再為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堂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濱。皆有崇名矣。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得用官妓。今挾妓娼。有禁。甚至罷職。不似余思之更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為將。天子自為居守。二也。關臣部卒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全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獻

咸○不○干○政○五○也○。○重○子○爵○官○卽○官○坊○察○察○不○立○傳○望○苑○  
不○開○天○策○府○六○也○。○無○列○葬○七○也○。○不○涓○驟○刺○荆○閭○創○  
之○刑○八○也○。○京○師○有○熱○密○直○省○有○臧○刑○非○大○吉○典○不○輕○  
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  
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在○  
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纔○得○陞○子○入○監○祧○姪○子○  
第○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上○歷○尚○可○量○哉○  
守○而○勿○失○逾○萬○斯○年○

古今談論卷之七

林德謀宋公纂輯  
閩中施有翼爾奮訂閱

昏義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

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于天子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于天子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周襄王將立狄女爲后宮展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歸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齊之國也蘇大任杞繆蘇大如齊許申呂蘇大姜陳繆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者也昔鄭之亡也縣仲任魯須蘇伯姑鄆蘇叔姁勝蘇鄭姬息蘇陳姬鄆蘇楚曼羅蘇辛姬盧蘇制姬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以翟女問姜任臣故曰利外矣漢司馬遷后妃傳亦言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故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妲而紂之殺也嬖妃已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舜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爲蔽說云魯哀公問於孔子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故不敢與本朝唐仰庇諫慰問中官疏云天子之有后猶天之

有地切聞 皇后舉動端莊有拂聖心近出坤寧

置諸別宮鬱抑成疾萬一久甚不起其如貽天下

後世之譏何伏願 陛下遵 先帝之命篤官闈

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以爲四方家人之則云

云凡此皆謹重婚姻之原而厚植國本者也

史書廢后始於幽王史書曰食亦即始於幽王廢

后之下詩所刺亦孔之醜是也曰彼月此日蓋言

后既蒙譏而食于彼矣君將信譏而食于此也幽

王不悟不重坤儀不畏乾象西周遂亡施有翼

王不悟不重坤儀不畏乾象西周遂亡施有翼

內外論

王應龍

按后立六官擬於天子之六官故日以陰禮教六官

舊說以爲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官而居之亦正寢

一無寢五夫此但足以爲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官

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官乎記曰古者天子后立

六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

下之政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

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

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起謂天

子之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官其職掌亦略相

似凡后夫人進御與夫內外命婦之命爵官卿宮女

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凡師氏保傅教化之道

與夫蠶桑立市春饌之事皆屬地春掌禮樂凡器數

祝史之類是掌政令及拜辭教日月之類秋掌典刑

及刑女之類冬掌功事若絲枲官室施喪之類蓋自

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官也六官立矣求

入而治之于是有內外命婦之官所謂內命婦者三

夫人之子后猶三公之子王坐而論婦禮故無官職

九嬪掌六官之事秩比于卿世婦取于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于大夫女御亦取于民間蓋六宮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爲名秩比于元士者也然傳曰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謂后與三夫人各廢其姪婦二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已下皆不言其數者以天子之側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則官不必備唯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官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

古今談論

卷之二

五

六官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官之官不過以先王嬪婦久于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官禁嚴知識不能無壅蔽內外隔限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每官以卿之內子二人大夫之命婦四人士之妻八人詔相其職事大夫言下士言中蓋錯舉之也女府掌每宮文書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凡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

女之賢能者夫惟周禮設世婦之官附臣民婦女之賢者得以數用子后之左右而后官之辦法得以爲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爲內治之法于天下也舊說以爲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爲卿者若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用士者豈有士人在上而府史待用女乎此皆悖理之大者或疑卿大夫士庶之妻至于王之北官于理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后官猶后之不至王

古今談論

卷之二

六

朝故外命婦等得至后之六宮無嫌也

周禮詩序王后辨

章 漢書

歷觀聖經垂訓未有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事。蓋序禮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爲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啓之也。在周禮天官之屬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與馬春官之屬乃使世婦女史內宗外宗與馬世婦則每官卿二人是禁韓之內男女雜列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于相。今使官

口公議論卷之七

七

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爲是也。又曰凡賓客之裸獻庭爵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行裸禮時后則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庭爵后所以亞王酌賓也。此又不可之甚者。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得與后相酌卽爲王同姓三王後乎。以正佐乎內之婦人使之外接賓客雜與有司行裸獻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爲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于穆侯穆侯享陽侯夫人助君子酌于賓陽侯侯見夫人也美遂

殺穆侯而竊其夫人誠如是說則周禮制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千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裸獻之禮此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于此矣。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式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祭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和承之義若然凡事之屬于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

口公議論卷之八

八

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教人日中爲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問舜之巡狩同慶重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循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各不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則王數其惡哲婦傾城詩人記其亂云。

華在周禮今人王后蓋此辨非爲經籍計也。





論西漢女禍

胡寅

列戚之禍在王氏然漢初功臣平勃等祿有罪焉高祖崩倡言呂后與帝共定天下帝王諸劉后王諸呂無不可者于是大列土疆之說王諸呂弱劉氏罪一也孝惠卽世聽張辟疆之說縱諸呂是中用事事權禁閹其幹兵柄上以壻太后下以安己身繇是諸呂不可制罪二矣高后卽世雖能誅諸呂立孝文然自此以往母后習見前世用事例爲出閭之言矣觀大臣議所立皆曰齊王高帝孫然母家綢繆惡淮南王

古今談論卷之七 國本

二

母家又惡獨代王母家薄氏謹良遂立孝文則平勃之徒畏母后深矣蓋漢母后預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生儒生多不得進趙宦王戚欲上與制度則發其奸利發之竇嬰凡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爲相梁孝王愛之則誦言請立爲嗣不顧大宗之重王太后于漢夫臨坐則不食論棄市韓嫣帝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收朝致王民慕本其所從來者遠矣

東漢皇后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珞之響所以閭房肅雍陰謀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刺宣后宴起姜氏請愆秦併天下官衛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自武元之後乃至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光武中興六官稱號惟皇后貴人金印紫股傳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彩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良家童女年十三已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孝孝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湍蠶自古雖主幼時雖王家多驟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制重器惟泰平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蘇國漢仍其謬知恩莫改東京皇統屢屢權歸女主外立者

古今談論卷之七 國本

二

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幄委事父兄食孩童  
以久其政抑則賢以專其威終于陵失大運淪亡神  
寶故考核行迹以爲皇后本紀

唐后妃論贊

歐陽脩

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  
維薄殿與衷謁不行于朝外言不言諸閭闔雖之風  
行形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嬖孽之  
興常在中主第禍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猶熟則事  
爲私奪更易昏之明牽不斷之衆陰言似忠故受而  
不詰驪行已效反徂而爲妍左右附之檢王恭之狡  
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  
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未  
死玄胤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欲弑吁可歎哉中葉以  
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燕溺之私羣閹朋  
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父韋坐滅何哉議  
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挾制四海雖逐  
嗣帝改國號然實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借干上而治  
于下故能終天年歷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烝于朝  
糾封四出政令不一既鵠殺帝引席宗輔政權去手  
不自知戚地已疎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攝英豪

故取若振遺不施。應宗族與丹勢奪而事。淩也。然一  
派。建後王。祇顧不厚哉。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十五

諫高宗立武昭儀

唐史

唐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勸  
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無忌曰皇后無  
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皇后何如遂良對曰  
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時執陛下手  
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  
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  
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今族  
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  
廢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主顧習三思韓瑗上  
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錄之故嫫母輔佐黃帝  
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毒覽前古  
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座屬聖代臣恐海內失望荆楚  
生于闕庭來齊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應乾坤必擇  
鍾。敎。名。家。幽。閨。令。淑。訓。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  
周。文。造。舟。以。迎。太。嫺。而。興。開。離。之。化。百。姓。蒙。祥。孝。成  
漢。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  
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論玄宗亂本

丘 鴻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唐書  
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  
妃主皇孫及親近侍官官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  
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帝猶未  
食民厭糲飯雜以豆麥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  
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關  
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矣但  
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繇得

古今談論本

卷之二

十七

觀陛下之面而諍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獻  
論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遁至金城  
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  
復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見矣天  
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  
之則爲匹夫明皇饗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  
四十里而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待乎  
昔崔群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  
爲亂之始下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李

林甫爲亂之始此正廟治亂之幾先者張南軒云  
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遂良曰公國之元舅  
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公  
却繼之遂諫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  
氣力終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  
兩大臣一言爲得力乎凡事只要辨之幾微小處  
放過大處旋爭無益矣昔蜀後主獵果街壁歸宋  
太祖召花藥夫人陳詩夫人誦其亡國之作云君  
王城上豎降旗食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

古今談論本

卷之二

四

一八

甲更無一箇是男兒陳眉公先生記云蜀僻西裔  
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亭榭與  
名花相錯景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  
作玉樓春詞日夕試房中容城之術一切國事付  
之捲簾使王昭遠與其子玄祐那遙手揮鐵如意  
領二三萬雕面惡少年以當宋師玄祐輩愛姬伶  
人樂器守劍門之口宋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紅  
粧走馬闌草采蓮魚龍競渡鸚鵡誦詩而宋兵已  
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繇景所抑皆婦人故

也○後○景○亡○母○李○氏○不○食○亦○不○哭○曰○汝○不○死○社○稷○何○  
用○生○爲○此○毋○皎○皎○鏗○鏘○差○融○人○意○若○使○夫○人○齒○一○  
卸○以○報○景○豈○非○粉○黛○中○真○男○兒○哉○夫○人○官○詞○無○一○  
字○不○賡○炙○人○口○陳○亢○侯○刻○之○山○陰○非○獨○枯○出○花○藥○  
才○精○明○垂○戒○官○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嗣○兆○亂○  
者○殷○登○不○遠○尚○當○以○詩○之○周○南○召○南○爲○正○先○生○又○  
記○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  
坡○一○身○痛○漁○陽○擊○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敬○題○上○  
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詞○赴○沉○香○亭○時○也○抑○聞○漁○  
陽○擊○鼓○聲○赴○馬○嵬○坡○時○耶○上○馬○則○相○似○情○狀○大○不○  
同○觀○者○其○寥○落○此○數○段○皆○具○三○百○篇○風○吉○最○足○入○  
人○心○胖○李○卓○老○曰○世○之○將○亂○必○有○絕○世○之○佳○人○先○  
出○

宋后妃論

脫脫

周人尊祖之詩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蓋推本后稷  
所自出以爲王跡之所繇基也宋之興雖繇先世積  
累然至宣祖功業始大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  
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  
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于豫定太宗神器之傳爲  
宗社慮蓋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權佑兩朝宣  
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佑之治南渡而後若  
高宗之以母道事隆佑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  
以爲百王法程宋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  
無唐武肅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昭憲垂裕之功  
至是茂矣舊史稱昭憲性嚴毅有禮法易之家人上  
九日有乎威如終吉其是之謂歟

又按高后時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  
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笑  
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殿足矣臨朝九年  
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馬太后傳贊

陳建

立妃馬氏爲皇后。止世子標爲皇太子。初上幸  
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  
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韞衣鞋助給將士夜分  
不寐。時常勅上規畫勳合事機。上嘗焚香祝天  
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  
今豪杰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  
人爲本。願者扶危之危者救之。收衆入心。人心所歸。即  
天命所在。彼縱掠殺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本

古今談論卷之六

馬太后

難保也。上曰。爾言深合我意。及是間上爲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無董亭豆粥。濟  
沔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同其苦。當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  
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  
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遠諸妃。消釋  
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懼而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  
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害朕。后輒爲寬縱。  
卒免於患。殆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

小過輒謂朕曰。主志昔日之會。朕耶。朕復爲惕然。家  
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  
云。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  
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後高后崩。建傳述行事。贊曰。自三代而下。創業興  
王之。后未有如我高皇后之賢聖者。

高皇后稱相保者一德同心。諫行言聽是也。周宣  
王嘗晏起。姜后待罪諫曰。王樂色而忘德。王引過  
自責。傾歡以聽之。丁奉以王之樂色忘德於茲。益

古今談論卷之六

高皇后

郭蓋姜后之諫與。郭公仲山甫左儒之諫。其善一  
也。王之聽之。則殊矣。足見自古君臣相保有難於  
夫婦者。高皇帝以聖神開創而爲君。高后猶  
以難易爲戒。使姜后當日有此語。則王亦必傾歡  
以聽之。而諸臣之言皆見庸矣。中與何至有遺議  
哉。然則我高后且當與太姒並列。賢于姜后遠  
矣。施有翼

言萬貴妃封事

彭元時同上

成化初天順宮人侍上於東宮及上卽位冊立爲貴人專寵居昭德宮會其時地震壁見水旱頻仍時元同上言猶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彗星又見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惴惴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今外間傳聞昭德宮連膳不減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近祗席雖微而縣象甚著伏惟陛下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是在於此

古今談叢

卷之七

其

卷之七終

古今議論卷之八

林德謀朱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周公抗世子

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

朱二人

馬太子

一

景祐

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于伯禽。使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焉。世子齒于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則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故凡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

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歷代儲教諸文。不復盡錄。其在戎朝。高皇帝卽

位。首立大本堂。授太子以儲君昭鑒錄。又諭李善

長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

告以張皇六師。此皆安慮危。不怠武備。二公所

不可忽也。文皇帝廣昭鑒錄。名文華寶鑑。以授

太子。因顧解縉曰。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

帝教太子以韓非書。所以刻薄召亡。朕此書皆大

經大法。卿當以此爲言。嗚呼。合二祖之書之言

法。與朕脩矣。

法與朕脩矣。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爾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

一曰人談論家 卷之人 周本

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之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止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善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

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與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險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食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轉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

一曰人談論家 卷之人 周本

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詛退之史微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替史誦詩工誦歲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性耆而親親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舍教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

所上者皆許也。固非責禮樂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  
 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刺人則夷人之三  
 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讎  
 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  
 之性惡哉。故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夫存亡之  
 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  
 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詭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  
 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若欲不  
 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難。死  
 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  
 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按洪武中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  
 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師保不備。其  
 官惟其賢。朕非不欲專任責成。慮廷臣與東宮官  
 有隙。遂或離間骨肉。其禍匪細。江充之事。可鑑也。  
 朕今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

心。庶幾無相猜之患。皇皇聖訓千古立東宮官  
 無期議矣。

殷人立弟辨

金版詳

大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于與賢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敦宗也敦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老弟及非所以爲敦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合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者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豈庶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大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

人談論金版

卷

一

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于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本文亂而爭奪起此一語是開立定本游移通變

古今談論金版

卷

人

唐堯禪讓周文立武後代襲之皆亂階矣高皇帝神聖系知建文必亡成祖將興監聽其自爲不敢開廢長立少之漸成祖靖難師起併高煦事成爲太子卒用解縉黃淮之言定計立長施有翼曰惟太祖無替建文以就成祖之意故建文猶得保其身成祖有立高煦之言雖終不以易仁宗而高煦卒不得其死可不慎哉

公儀仲子

檀弓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為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謁子服伯子於門左。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兩字鐵案

士曰今議論參 卷之八 國語

仲山甫諫立魯戲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

士曰今議論參 卷之八 國語

石碯諫龍州吁

左傳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穆公屬國於第

左傳

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焉也。公曰。不可。先公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殯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歟。

朱氏曰。宣公遜國於弟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於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斯言當矣。

論申生

真德秀

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譖惡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關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暗之。且爲之詞。殺諸歌咏。以動盡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其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惟名顧行。惟恐玷污。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將何計能生乎。然恐獻公未忍果于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施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殺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號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威久主夏盟。未嘗一爲之屈。而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尤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

古今叢書

卷之八

五

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同也。則又使優施遺飲。里克而誅其爲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于人。最爲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罪之詐。最爲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公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驪姬之讒而

不如此

古今叢書

卷之八

五

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號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况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錯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論戾太子

莫德秀

戾園之禍。蘇江充之說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  
說者。其失有四。馬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  
後也。後官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寢  
衰。于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  
充與巫蠱事陷之。以炮大抵。讒人用讒。必先窺伺上  
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  
帝于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  
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核其實。有則太子誹無  
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民馬不問。遽增太  
子宮人。以愧之。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愆。行矣。自今小  
人爲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他職。惟問安  
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  
寵衰。太子希得進見。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  
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人  
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  
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  
其諱恨有素。帝治巫蠱之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

以傾險之人。扶讒賊之意。則致戾于太子。必矣。而帝  
當之不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  
雖然。四者其事耳。而本源實出于一心。帝惟其多慾  
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安得而  
定。惟其多惑也。故溺于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意慮。久  
已昏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于是妖言煽于外。妖  
夢惑于內。巫蠱之事。無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  
之言。銘諸盤盂。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  
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儆云。

古今談論卷

卷之八

一

論惑懷太子

真德秀

賈誼之譖太子于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就有臣子將爲逆于君親而敗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登之耶。抑他人登之耶。惠帝庸既莫之察。大臣惟襄願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

八人談論卷之八

八

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爲介書。既成。則僞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人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曰。仁宗選上爲皇嗣。藥膏祖之也。上顧怒襄。大臣歐陽修爲言。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僞爲臣疏者。請沙汰宦官。意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僞。况傳聞乎。英宗于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諫書以害鄒浩。世降俗末。情僞日滋。何所不有。公秋實易所憑者。莫券而巧。

詐者能爲之。况譏人之工于譏者乎。故因惑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譖。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况疑信難憑者乎。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惑懷者。高李迪先生啓李泌論云。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于瑛不克盡其死。至肅宗之昏。廢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不動者。一李泌居其間。爾當是時。倏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逆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汲汲矣。非泌左右彌縫累數千言。何能泣下沾襟哉。昔曹公亦以丁儀之譖。欲廢太子。問于賈詡。詡故不對曰。適有所思。公問何思。曰。思袁本初割景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雖聞他人之事。亦悟向使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雖父子有不能相保者。可不慎耶。

八人談論卷之八

八



論太子勇

明寅

隋文於勇之事真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不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可使之人而使素往。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略。臨陳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儲君。國嗣乎。雖聞其譖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至以罪棄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今太子掌之。是第因其兄也。第而可以囚兄。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上臺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腹心入侍而大禍倏興。蓋所絲來者漸矣。

古今談錄

卷之八

七

論儲嗣奸萌

丘清

房義相

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志誠在于蹄。蹄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爲相。君臣契合。其能問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爲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後繼嗣重事。亦定于其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按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之露。卽是幾微初動之處也。意在前。又不但若詩所謂無易錄言而已也。小人非惟聽吾言之所發。有所觀望。而生譏謔。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奪。而竊繼柄。是以人君子凡施爲舉動。如命官罰罪之類。皆當謹乎幾微之先。不可輕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則將貪天功以爲己。私假上權以張己威。樹功于人。收恩于己。若矣。不獨如李泌所稱建儲一事也。

古今談錄

卷之八

七

請則天復位皇太子疏

蘇安恒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王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旂，鳳翔參野，削平萬縣，龍飛歲極，歎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資。故詩曰：維鵠有巢，維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秉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

古今談論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何以使天下移風易俗？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鼎食，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

論光義光美德昭

唐順之拜編

宋史斷曰：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皆居帝位，而後及其孫。此意之遂亦難矣。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與王壽夢之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以次相授。本其父之志也。至其孫光與傑而亂作。比齊神武之子長曰洋，次曰演，次曰湛，以次相授。待其母妻太后爲之內主也。然演殺洋之子湛，殺演之子婁，目賭之而莫能故。宋太祖祖于其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明告在廷，共守斯誓。遂命光義正皇太弟之稱，而乃藏

古今談論卷之八

卷之八

三

書金匱使謹密官人掌之，是不欲其言播于群聽。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于此之時，兄弟之際已生矣。不然則是初無此言。太宗既得位而與普得母命以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知其亦將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而竊之乎？鄭氏伯乾曰：有天下者，父子相傳，正常之道，行權必不得已而後可得已。而不已適足以滋亂也。杜后之命非失德，昭罔已非恭帝之切而光義焉保有伯道之心，卒之弟姪相繼被害，欲以禍社稷，適以禍社稷也。當時趙普就榻之

此說

書尤爲可恨使趙普爲經國之臣而以周公輔成王之事閒諭而力諍之曰成王固幼周公雖賢未聞以位次周公而及成王者但當以光義爲周公之事可也如此則普約寢而厲階去矣錄此言之婦人之言鮮有不敗事而公卿大臣須用有學術者人主其知之

古今談論卷之八

古

請福王之回封還攝政

該文書官再登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內閣朕覽

卿後奏傳示福王明春之國朕思 聖母聖壽輪齡

在四十二年頒曆後正其慶祝之時朕當親率皇大

子及諸王恭祝 大典慶賀禮成今歲豫慶恐 聖

母責其非禮卿等傳示大小臣工仰體孝誠至意不

必持疑煩請臣敢不遵承但事有難行不敢不爲

君父一竭其愚自頃旬日間外間喧傳謂 皇上欲

借 聖母賀壽爲題目以晉 福王所以大小各官

古今談論卷之八

無不驚疑今又有此 論則與近日流傳之說果相

符今且謂此一賀也 皇上不爲 聖母之壽齡慶

而爲 福王之壽行慶而 福王日延一日歲延一

歲其意將以何爲王日乾等之妖言人將信以爲然

自此以後中外無日不喧嚷 朝端無刻得安靜一

年光陰如何挨過 聖母聞之必爲之忤歡而 皇

上之壽 聖母者乃所以累 聖母矣 皇上孝事

聖母之盛心而使人疑爲聖母愛子之秋意天下萬

世其謂之何即 福王亦何能一刻安也以臣愚見

庶民之家上父母旬壽皆于一二年前行禮。聖母  
稀齡只隔一歲。今冬豫賀。聖母必不以爲非禮。如  
聖意必欲俟至明年冬臣不敢強惟是。福王來春必  
當之國不必遲留。且。洛王。聖母之愛子也亦在  
外藩。福王在國上表稱賀有何不可。皇上率  
皇太子與。瑞桂諸王在此稱賀儘足爲歡何必苦  
留。福王使。官府內外驚疑一至此乎。早上恩  
臣如天愛臣如子臣苟可將順何所不爲惟見人臣  
事勢如此不得不言不言所奉。聖諭臣謹封  
上未敢遽傳蓋一傳則紛駁立至更爲難處而臣之  
罪愈大矣伏望。聖慈留神詳覽或即以臣之言轉  
奏。聖母裁其是否仍令欽天監擇定明春之國  
日期以安人心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先生此疏經數十上獨封還一着疏藩之期立矣  
故特錄此首云又先生請減福藩庄田疏云。祖  
宗以來。親王就封自。景藩二府外並未育庄  
田過萬頃者。福王何故而必欲四萬以困苦天  
下今自縉紳至小民無不猜疑謂。聖諭難明然

庄田不完必不之圖明是。福王倍此極難題目  
以爲稽留之計萬口紛紜一倡衆和卽。皇上之  
心昭如天自無人不信而。皇貴妃之與。福王  
亦幾乎無以自白矣總之惟之國期定則前途盡  
清不定則疑議愈起不索庄田則之國日定必索  
則終無行期此可片言而決者今嚴冬在即其去  
明春不三四月耳而擇吉之。旨未傳徒以庄田  
事一日延宕日人情安得不疑若再不索。處分  
則目下。朝端必大嚷一。場難以。天威臨之而  
古今議論卷之八  
其爲。福王累殆不小矣以臣愚慮。福王富貴  
已極卽少此分外之庄田亦有何損何如捐之以  
彰令名于天下且。河南山東湖廣盡被水災百姓  
流波流離就死不勝若加之以搜括庄田將立生  
禍變天下且群起而指。王爲。雲雖有庄田安  
得而餐且。王所得幾何乃以此結怨于天下哉  
以。皇貴妃之賢明。皇上試以臣言告之當必  
以爲然如。皇上罪臣以非所宜言詎臣戮臣臣  
亦甘受而不辭矣。  
卷之人務

古今議論卷之九

閩中

林德祥朱公

南齊訂閱

蘇海

蘇海

審勢

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  
民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  
聖入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夏之尚忠商之尚賢  
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而執之以此而始以  
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至於政弊然後變  
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  
苟簡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  
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  
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  
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威衰而下不以爲德  
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  
惠則惠專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益而天下震懼故  
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昔者周有天  
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

友不過于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  
師守令無大權柄仲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  
方其威康在土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  
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貪奔欲道各國其國以  
相侵據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  
其能以制視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  
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駭駭焉日趨於強大  
及其子孫也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蕪平  
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  
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  
下之勢者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守有轉運使以  
大系小縣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  
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六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  
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  
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  
病於弱處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  
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  
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

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  
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馬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  
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  
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果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  
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  
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  
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  
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  
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政而夕定也。今誠能一留意於  
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  
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害衆人之是非。用  
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  
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  
迨朝廷知此。然後平民益務肅慎。而奸民胥吏亦常  
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欲其手足不敢。輒犯法  
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  
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操然  
則以當今之勢。權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

可草易者。其尚威而已矣。  
曹能希先生曰。王霸必當國。何嘗不教人。主以用  
威。而海內卒以騷然。宋之敗亡。卒繇于彼老泉辯  
奸論。為安石發者。若以此說而濟。荆公豈不亦止  
沸而揚之薪哉。愚意謂康惠無常。政勢亦無常。惟  
在人君者善用之耳。

賞罰後先

顧錫時

善治者必相世道之強弱。勢處強者利用惠則實先而罰後。勢處弱者利用威則罰先而賞後。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行而勢益尊。惠亦成威。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行而德始見。威亦成惠。表記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追先罰後賞。故尊而不親。儒者勸調禹錫三姓容庶頑諫先賞。徒罰矣。湯代虐以寬又云：克寬克仁乃云先罰。妄也。此鄙儒不知時變之論也。方禹受禪。嗣陶姚之極聖。明五刑。錫五服。東漸於

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此時忽易德而刑何異

五

春條方苗而嚴霜實之。其誰不駭。迨履癸之末商賢附勢定繁有徒。若苗有秀。若果有批。此時而欲嚴禹舊服道逢罪。烝王車而潛然出郊。則斧之皆德。何時與厥師。萬之典則在書。不過譏責兩篇。後皆為臣時事。而君則無有。乃愚嘗以商人之詩書與周人比觀。而可論商之世矣。凡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駁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意殷之先罰後賞者。可驗於斯。

忠誠

乎。太公之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暴發之臣。周公清算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寔衰矣。商之政近於齊。周公之治魯即其所以治周。商惟率先罰後賞之祖法。故卒能踰厲以自振。干戈當時有天下者三十世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至于帝乙。天下未叛若周之東遷。侯托諸侯地不大於曹。滕民不叛於邢。言出有求。金之令家有逆。積之臺會何異於山陽。陳留而世人毒謂周掘其歷。許長於夏商則亦不察之。近也。後世學商而亡其本者。莫如嬴秦。學周而襲

百八論論卷

卷之五

五

其衰者莫如趙。宋秦之罪不在取而在守。以每居取之以刀鋸守之。絕盡商家寬仁之脈。二世之亡未為短也。若宋自建隆以來。民智寬厚。俗徂治安。其後至於兵驕士弛。吏玩財困。故何鄭余靖歐陽修輩皆以尚威之說進。而其意不聽。寧伏大斧之傷而不忍諫。敗北之臣。寧蹈社稷之禍而不忍戰。談國之賊。恒以四凶之罪。求於投寬。為新人獲身之符。以罰弗及。罰實延于世。為下士乞恩之滿。遂至奄奄不起。以迄於亡。則亦有賞罰之明故也。假使易秦威以宋德。則

再世樂必有望夷之禍變求紀綱泰綱則安何遜  
燕中原大報敵故曰秦人以強政濟強勢卒斃於強  
宋人以弱政濟弱勢卒斃於弱蓋秦人不審勢之變  
而以強濟強雖火既既復益以火火性烈而易盡故  
二世而亡咸陽之火三月不滅此亦火德之報也宋  
人不審勢之弱而以弱濟弱如水既濡復益以水水  
性下而難返故數世而濟君臣相抱問諸水濱此亦  
水德之應也後秦自覺船登遠雖楚人之炬募煙  
山之魚哉至我國家之勢論者謂

百○公○議○論○全○  
卷○之○五  
七

高皇帝刑範國用重典而劉誠意尚慕孔明師其治  
劉則本朝似爲尚質之代先劉之理宜其藉有強勢  
者自今觀之抑何其大似宋季也宋人多議論今  
人亦多議論宋人重經義今人亦重經義宋有遼金  
之禍今亦有東酋南夷之禍至宋人濫賞賂賈諱  
和則紛然進階隘乎今時亦濫賞賂一賈萊之備除  
走手之空則議功連年宋人失刑奸如章呂韓史  
人罪止發置宋時肆諸市朝一狀神人之憤今時  
失刑則喪軍之輩以鎗刺爲神道盜國之賊以錢

布爲典憲可謂今日有人焉持此德刑之權故爲今  
計者定須師先訓之意裁鑑賞之格設畫一之法而  
大憲嚴藩籬之毋知人之賢不能尊知人不肖不能  
斥毋知事之是不能從知事之非不能革如齊威王  
乘之主耳一朝亦阿封即墨發兵擊趙魏而齊勢遂  
強於天下其在今日何爲優游牽制委其太阿令爭  
盆鼓之速賦者坐邀運坎負狼藉之汗跡者安享豐  
廩以終成此弱宋之天下乎

誠議不棄

百○公○議○論○全○  
卷○之○九  
八



論天下強弱之勢

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王強而示之以弱，王弱而示之以強者，亦能以令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陶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得免，馬去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後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閬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陷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爲弱。在僥倖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齊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爲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賦于勾踐。智伯

欲分趙地而卒亡于韓魏。此以強爲弱也。齊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古今議論

卷之十一

論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微已極。天下日趨于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秦。秦前代之文制一切剷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爲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糟粕。用之于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微已甚。天下日趨于矯僞。宋頗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爲胡元。取先王之禮制一廢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後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實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其言未爲全是。亦不爲全非。相時世而投之。皆是國手。

商論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主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睦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揀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使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後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峻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

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  
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  
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  
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  
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君○周○公○治○魯○親  
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愛○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  
親○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  
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  
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

也

古今議論卷之九

十三

茅鹿門曰周之歷雖多一百年而東周以後皆衰  
名耳天下之勢在諸侯諸侯不相一故周得以亡  
焉存

曹能始先生曰中國之亂未有不起于治河者  
以河患屢遷而亡其國周之東西固無河患也乃  
能獨久河患則土崩土崩則民亡于是乎治河者  
與避河者其禍均矣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故不受河之病

論平王東遷之謬 蘇軾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  
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  
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  
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  
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  
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  
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  
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  
之此一敗而遷田宅者也夏商之主皆五六百年其  
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  
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  
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識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  
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  
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  
齊遷歸淄管遷於終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  
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亡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後振  
者也春秋時是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

古今議論卷之九

十四

上得取  
心勝不  
其文

入謀徒於阪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  
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  
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  
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  
者不以豐儉穰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  
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  
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  
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  
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  
下今議論卷之九

豐鎬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  
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  
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  
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  
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  
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知東遷之謬也

曹能始先生曰周之東遷正以東諸侯不相維衛  
而又有狄人之援也卽齊友爲司徒亦未嘗在關  
以東也且非秦不能退狄然秦強而周自不能安

故士矣東遷者正所以延成周之脉也不然則周  
亡無日茲蘇說理而此說勢也

下今議論卷之九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路○秦○而○力○盡○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路○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嚴○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蒙○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

古今談論

卷之九

二

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顯○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還○滅○何○哉○與○亂○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施○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

古今談論

卷之九

八

以○說○誅○鄰○鄉○爲○鄰○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華○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賢○才○并○力○西○鄉○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刻○日○削○月○割○以○趣○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刻○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夫○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陳克菴曰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路契丹之事而宋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智

陶石簣曰六國從約特欲損秦曾不能出一師以爲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用能制勝而無弊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西不免於滅亡管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股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攻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趙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入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

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食疆場尺寸之利昔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本紀論

司馬遷

秦之先伯翳嘗有功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作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險阻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利疆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會

百人談論卷之二 九四勢

三

不足散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併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等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銳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絮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墜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百人談論卷之二 九四勢

三

仁義二句卽不出丹書與西山亦不得取策王余州母侯辨也班孟堅又笑子長責小子是絕不知文意何如者

讀秦本紀論

王世貞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  
置守令卽王族懿親無凡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公  
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獫狁  
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荆揚之  
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  
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爲教固耳秦一  
蕩洗之而至於今卽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今支  
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  
古今議論參卷之九

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爲人  
主調也然而功足言也

論三代至秦渾池之再闢

張居正

三代至秦渾池之再闢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  
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  
盜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夷已盡老師宿儒  
闕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卽  
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  
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奉爲招再  
傳而覺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  
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于國勢微弱  
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  
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  
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刻  
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于此矣又渾池之  
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譴袁宋  
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  
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  
之歷仁宣英寧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  
乾綱獨運威福統統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



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于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慨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故也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怙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

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畧經大故而

海內人心晏然不推斯用威之效也

曹能始先生曰江陵論治崇主威然竟以用威敗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厭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伸其邪心微一時大名致公卿顯位辭氣所發損益係之而多方善柔佞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西豔以結禍胎故其薨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規相遠猶手授願指而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向使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亂東京登用清河王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侵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致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聾聵者而相之立土偶而尊之披以章組列於廟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否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

三國論

李綱

曹操之材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過相當故三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奇譎多數善用兵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順勢便故能亡袁術於淮南誅呂布于下邳破袁紹于官渡討烏桓擒賊譚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乃取荊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超遂而圖隴平其規畧亦宏矣而權藉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淝而卒無成况能長取遠駕窺中原哉。備因敗亡奔北之餘假荊州之地資劉璋賄弱以取巴蜀崎嶇山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志師徒屢動曾無尺寸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優于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羽翼有甘寧陵統程普黃蓋之徒以為爪牙蜀有孔明以為謀主羽飛雲忠以為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征伐操必親履行陣問此其臣所以不及吳蜀而力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

古今談論本

卷之九

三

操走赤壁嘗曰備亦吾儕但見事少晚又嘗臨廣陵以望吳軍歎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乃豚犬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耶。漢高自許劉項興喪正是此有。

三國論

蘇 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  
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  
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蓋  
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  
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  
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  
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授而不足以相  
殺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啗啞咤叱  
奢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  
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逆其頑鈍推魯足以爲  
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必  
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立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

古今談論

卷之九

十一

霸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  
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也懲矣公孫權劉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  
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感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  
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  
道有三焉耳先舉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  
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  
古今談論 卷之九  
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  
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  
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推魯而不能鈍欲爲果銳  
而不能逮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  
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  
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  
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  
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一衰之間困於呂布而狼  
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古今談論

十一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  
不可及也。美者如之。

古今談論卷之九

十一

魏論 卷之九 蘇軾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  
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  
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烏亦不能盡天下  
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  
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  
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  
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  
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  
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  
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韓公知黥布必不出  
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  
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  
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  
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  
董卓。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于一隅。其用  
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于分裂。訖魏之  
世。而不能再一盡。嘗談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

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于敗  
 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  
 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  
 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  
 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  
 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  
 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  
 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  
 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  
 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  
 彼非不知其害特欲僥倖于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  
 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退故夫魏武重發于劉備而喪  
 其功輕爲于孫權而至于敗此不亦長于料事而不  
 長于料人之過歟

晉書卷之九

世

晉論

蘇 轍

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  
 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  
 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  
 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  
 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欲  
 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  
 樂攻而無難者也

晉書卷之九

世

階論

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輕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割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也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

戶公議論卷之九

三

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意持之則彼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鎬名城殺豪傑鏘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四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皆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

戶公議論卷之九

共

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故其心舒緩而共爲敗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惡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謂之與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惟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迫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宋齊梁陳隋總論

顧充

予觀五代之將興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脫臣班英榮黃屋。得之何無難也。五代之將亡也。以天位庇一身。而不足朝華夕粹。變在反掌。失之又何易乎。蓋剛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劫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況勢力有所不足。而以昏主暗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則暴者虐者。逞私快志。縱耳蕩目。千億兆之上。其能久污天位乎。問有舍其尺短。求其寸長。非無彼善于此者。而帝王之德。末之聞要之。皆不足錄者也。五代之治。首曰元嘉。宋文而尚衰于末路。又況其觀觀者乎。故使梁有不納叛之隋。文帝則侯景可無臺城之危。陳有恭儉寺之宋。文則蔣帝可無私仇之事。未有樂求成之梁。武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重本宗之陳。文則諸王可無屠剗之竟。奈之何所起者。不能用所長。而地醜德均。五代同術也。佛老之好。陳武隆梁武之惡。仇骨肉相殘。孝元效齊明之忍也。殺君攘位。齊明蹈劉劭之迷也。君子曰。與亂同道者。罔不亡。又曰。與敗同轍者。罔不覆。

數子有之矣。又其甚也。廢帝子肆惡于來。而東昏志恣虐於齊者。爲尤悖。後主極懲子陳。而煬帝復崇子隋者。爲益淫。竄世殃民。拂災祛禍。固桀紂之赤幟。幽厲之翹楚也。近則喪元于其臣子榮傳。遠則委命于其敵陳後主。皆其自致。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灼灼發之。吾固知李氏父子。滌瑕蕩穢。若撥瞶靈而揚日月。若起死人而肉白骨。若援斯世于濁淖中而飲之。以清冷之水也。然則爲五代之君者。如之何。以梁武之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薛運以齊武之公明。

此葉北大配補

臣等竊以五服而外，愚竊謂其于本國安否，三則雖出  
於外，而更重於其內所編重者，不察之處，故臣等重  
臣等又列重則爲外重，若果兵京師外無疆臣，天  
下之事皆制於外，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  
臣內應，而外無所忌，臣夫橫行於海內，而莫能禁其  
亂，卒起於左者，去大臣側生於肘腋，不民之災，雄故  
夫天乘之重，亦可使事在內也，古者諸侯侯侯，其數  
者，則其足以職，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亦其能  
存今議諸於衆之元，臣等竊以爲重者，其數  
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  
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子  
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  
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  
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暴視而走無敢言何趙高操於內，願指如意，雖李  
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斯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繼嗣。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勢

操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禍，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滅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陷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未假以成敗之遠證，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蘇山未洗，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府之命。詠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則從諫爲之一言而憂懼

自歛不復敢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  
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  
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  
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論

方孝孺

有志于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非常者聖人之所  
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  
與○人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  
功為喜○必以無功為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子成功  
不顧難易而為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後世之君  
多好微功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為  
尤○其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  
不能攘逶伐亂○而未嘗遲于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  
百○今議書卷之九  
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為中國之患也○年心  
于異類者○必有禍焉○婦之子孫多死于虎○學王良之  
術者多死于蹊○躡○非惟力不武而智不精○始天道也  
太宗既平群雄○盡有海內○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專  
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縹之縹○其酋長致  
之閣下○繫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粵  
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于玄宗○盡用胡人為邊  
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于  
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絕于邊○即

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于鮮胡  
德光棄黜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  
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于  
一時而流患備嘗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文康  
始剪于武氏再覆于祿山黃巢之亂崔胤朱溫之  
太宗于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  
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  
蓋兵之禍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  
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特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  
在極民而不在圖利唐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  
功易無窮之禍也

古今論衡卷之九

四十五

梁唐晉漢周總論

顧克

歷觀五代之得國也仗馬鎗之力者有之肆掩襲之  
計者有之而要其當時之爲君者自賊溫之外初無  
荒淫暴虐如前五代者比然而享祚不前代也致治  
不元嘉也引年不梁武也富強不楊隋也不及百年  
天下五覆是果氣數之所值乎抑亦其君之失德致  
然也嘗卽其原本而觀之盜賊也而爲君溫夷八  
也而爲君後唐晉黜卒也而爲君周太祖養子也而爲  
君後唐明宗諸有四君而三姓者唐有三君而二姓  
王後周世宗

古今論衡

卷之九

四十六

者後自書紀以來未有也堂堂天位奉天者立之中  
國天下中國人居之而可使若輩之久處乎故傳世  
之久者十有七載也後其次者十有四載也後又其  
次者十有二載也後其次者十有一載也後至其  
廢者四載而失矣後唐曆數若逆旅承代如隙駒紛  
然金玉已生砂磧人命而中原塊土屢爲簪帶之場  
世運至此豈非天地一寒會哉雖然五季之亡國同  
而其所以亡者又不可以例視也是故按其篡取中  
國之罪則朱三爲惡之首而舉兵入關者後同一逆

也○推○其○僣○屈○夷○狄○之○罪○則○敬○塘○爲○戮○之○地○而○奉○表○矣○  
丹○者○夷○者○同○一○聲○也○言○之○符○口○舌○書○之○蓋○簡○牘○歷○世○  
數○君○無○足○錄○者○故○逆○之○禍○起○于○秦○篡○劫○之○禍○兆○于○唐○  
夷○狄○之○禍○慘○于○晉○強○臣○之○禍○作○于○漢○朱○李○石○劉○之○所○  
以○致○亡○者○盡○謂○氣○數○之○衰○不○可○也○若○夫○周○則○不○然○太○  
祖○開○創○于○前○世○宗○裁○培○于○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  
唐○之○明○宗○稱○三○令○主○而○亡○國○亦○若○是○之○速○此○其○故○何○  
也○豈○帝○王○自○有○其○天○將○生○聖○人○爲○生○民○主○而○日○月○既○  
出○燭○火○不○容○于○不○息○乎○

日人議論卷之九

四

讀五代史論

王世貞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也○日嗟夫中國之有金元○章哉其棄廢冠履○潰坊○  
推衽衣冠○納之腥穢○卽無後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國○  
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何如矣○厥柔然吐蕃○  
同竭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與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而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衝其州之民○無不○  
古今議論卷之九  
而騎且馳射之令技比矣○教其虜雜俗幽之土風○  
物候令俗南矣○扶北技就南俗○更幾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吸而食半也○元之再○  
吸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歟○  
明高皇帝之勲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問者欲○  
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明高皇帝成一家言而○  
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鄰耳○

讀宋史論

王世貞

宋所以得輯大維漢唐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斷然家範。諒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言。余得畧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高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爲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卽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大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阯。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見事契丹。及二帝之比會也。與遣王南竄。迹拒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壁與視再辱王庭。抑何其志剛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

古今談論宋

卷之九

四九

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仲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聞而先王之遺秩如也。斯其所以爲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爲也。彼以爲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古今談論宋

卷之九

五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  
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衰而三帝  
不免焉。于是犬半之徒，腥汗中國，僞楚假齊，繼爲子  
皇帝。趙氏百年故強，盡去。十五九朝，究仁之恩。一旦  
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于此也。建炎天  
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古社稷還之望，而奸桀沮成  
諸將敗氣，一飛先始，真棄半壁天下，逐居臨安。僅僅  
爲一附庸，或曰非特桀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

中今議論宋

卷之九

五三

仙監焉。誠若是也，宋實自焚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  
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面，于吳乞買輩君之  
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禍及其躬，而後  
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爲模範，講道者何限，然日視君  
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于罪  
人耶？君子以爲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興齊。宋誠有人  
豈至于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儒者誤之也。  
賴天之鑒，禍流毒不與。豈鼎亮三苗以次授命于其  
下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恭城之焚，墮宋目中百年

之警始爲人心一快。然而禮樂永絕，爲共竊據。漢

亦何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

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貫，不然。夷狄惟職，則通耳。

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階厲哉？檢和則罪貫與

響會，職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

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殺耳。今日曰儲糧，明

日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爲宋家之障蔽。至于壞盡社

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咸其虐者人也，非

天也。循吉伏覽往迹而輒悲之，以爲金所闕中國事

中今議論宋

卷之九

五三

至大竊因故吏，摘其興滅之大故，屬而書之。命曰金

小史。削其名號，章政略，書斥僞而錄其竊也。惟涉宋

者，雖細不棄。史固爲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

顏氏帝也。盟至也，國也。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會歐

也大盜賊也。故循吉之爲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

發之憤也，非爲金作也。

吾郡林大格先生，嶽三代五尚書孫行也。其郡志

論張龍圖，嘗云：方蔡京父子用事，勢震天下，孰敢

以直言進者？張君以下客，扼吭拊背，明說利害，仰

何壯也。及守南劍。屈已下任士。安彼豈畏一統制者哉。勇怯各有所宜。嗟夫。張君可謂奇士矣。雖然。張君專一城。故能有功。若大用之。未必然也。何也。宋之得天下也。以詐。故夫人臣之握兵柄者。則人主每疑其詐已也。夫疑於人主之心。而禍成于諛佞之口矣。烏能成厥功乎。此寇忠愍岳武穆所以千載遺恨也。是故深謀遠計之士。世未嘗乏也。宋非無奇。乃有奇不能用耳。可勝嘆哉。

卷之九

古今談論全  
卷之九

五

古今議論卷之十

閩中 林德謀朱公纂輯

施有翼閩查訂閱

師服諫封桓叔

左傳

晉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古今議論卷

卷之十 閩中

一

祭仲諫封叔段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申無字諫楚子使棄疾爲蔡公曰吾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底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議封建

李斯

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疏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國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廷尉議大是但無思太甚宗封之法總不外賈傳衆建而少其力一語

古今議論卷

卷之十 閩中

二



治安策論封建

賈誼

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喪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庫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歸。罷使自丞尉以上。偏罷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漢北之爲邪。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通體骨肉之屬。而抗割之。亦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外桓之處。將不令諸侯而臣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稀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清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天下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

治安策論

卷之一

三

治安策論

卷之一

四

幸者。適爲中消。其次。屢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有百餘城。少者。過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今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傾此。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反。貫高因趙資則反。陳稀兵精則反。反彭越。用梁則反。反黥布。用淮南則反。又盧綰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耳。功少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往其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臨。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懼。曹能始先生曰。諸侯王反。有朝廷處置之夫宜。并無舊臣故耳。不在乎強與弱也。漢文近于道術故。

不用賈生之言豈鮮

能沮

哉

古今談論卷之十一

五

下世不  
有知  
天子  
天子  
天子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司馬遷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子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強。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足。形勢弱也。漢興。亭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

古今談論卷之十一

六

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雁門大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壘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燕會稽爲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于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官觀備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比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置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

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波海咸納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獻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

前公談論卷之一

七

諸侯問大牙相臨乘既塞地利惡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遂謹記高祖以奉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簡要之以仁義爲本

### 六代論

李 谿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制二世而亡大抵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繇言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爲周制萬邦思治群后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但祚垂後嗣秦襄道任衛顛沛之靈寶錄孤立夫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于殄祀土崩唐千陵夷摧其多福取其小禍總二家之古皆是五等

前公談論卷之二

八

而非郡縣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秋勤王之事以爲證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常居人有常主士衡又謂五等之國國爲已土衆皆我人人安我受其利國傷家要其病故爲已愚制若郡縣之長進趨之情銳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以徒名故爲利國物又以諸侯享土受世及賜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攘伐苛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爲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

選名內實包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爲藩衛哉是知五等之制皆得極權獨斷自立卿相恣之則不遜制之則怨叛陵夷逆節周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速返夫土狹既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灾耶假小制七國則又有遲速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好謀未畢而身已遷代然且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租稅足以稱家國之需卽未必無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

古今議論卷之一  
九

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擠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殺立于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釋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焉足賴哉今郡縣或侵百姓相實事然而陞降黜陟在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爲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極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實繁豈所以安上之國士哉

封建論  
柳宗元

堯舜禹湯之事達矣及有周而甚詳則有天下列土田而公之說五等邦羣后公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地降于夷王審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桀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后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夷弘者有之天子徙建空名于上得非諸侯盛強未大不掉之咎與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

古今議論卷之十  
十

循而爲之守宰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至役其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賁提蘭皮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御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視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書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有叛國而無叛郡秦

純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堯舜禹湯之事達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分之。設五等邦。奉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子。轉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行城然而降于夷王。害體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發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歟。王中肩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之。天下平。盤紲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衰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梓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閭戚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郡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失。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財。鋒鏑挺。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卒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

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擲今而旋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燔秦之柱。徇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命扶傷而不暇。國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側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築。修。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上。于。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祿。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矯。盈。黠。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上。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取。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後。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

守宰不制其戾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袖而遷之勒兵而夷之大逆未彰姦利浚財帑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辟并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辟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亦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戾王之縱令其亂人斥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絲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和傾裂壯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陷莽矣君若卑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遠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姐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番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

古今談論卷之一 國勢

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要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殤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術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古今談論卷之十 國勢

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人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封建變爲郡縣非自秦皇始也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當舜時固已用官吏制藩封矣秦置郡縣後難再易然宗封爵秦虞制非秦制也

曹能始先生曰湯武之誅桀紂欲收民於水火之中蓋不以天下爲私哉列國諸侯從之者推亡而固存如舊也豈如柳州之言資其克夏殷而不敢廢易者哉柳州一篇絕好議論此段取議於先生無訛

議處王所牧地疏

蕭原

臣近巡歷周原布理兵食查得海刺都地方有武備護衛千戶所見在軍官七百四十有奇除節年抽選入衛征操外存留三百二十有奇專供 楚府牧養歲費俸糧幾三千隨查該所建設搭給綠四頃畝年牧數日據各委官報牧地向隸 王府州衛并無冊卷但查係 先朝欽賜其地東起丘家河西至打刺赤一百五十餘里南起武延川北至斗箇城三百餘里中雖間有軍民田地而其諸沃壤皆爲牧田大約荒熟不下二萬餘石堡寨一十五處每年該府門官一員經牧馬千匹羊四百隻醃味果品四五十款此外別無科差亦無孽牧等因 臣惟 國初並邊諸王多有羣牧蓋 王皆提兵兵必資馬故其撥場以養馬實將選騎以防邊然皆在其封域之中未有懸諸數千里之外者今 楚府封周原未並邊乃邊設一所于窮邊之重地該所官軍既不孽牧乃尚被數百以羣牧之虛名此于名義似不相應矣且其土地甚饒耕稼多獲而門官之所收者不過四五百金至

千科差輕省禁細疎濶則爲奸宄之所保者又不知其幾百千計也此于利害又不相權矣夫國家捐數百里之地以爲牧場又捐數千石之儲以養牧卒將以展親而其實乃爲蛇咽膏脂將以考牧而其實乃爲通逃淵藪此豈聖祖錫予之意又豈楚王節度之宜哉况觀海刺都地方接連諸虜密邇松山虜巢窟之寬何洋漫甚易而衝在武昌所在海刺楚之制取議察甚難卽今該鎮亦常結此地分布秋冬兩防然封城在我而其地利不在我則其防之恐

後憂者  
按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境蓋其封壤內交驍臣

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六科十三道諫臣皆執奏不可予武皇曰朕念親親其予之勿距大學士楊公廷和當草制念草制恐貽後虞不草恐忤帝怒遂引疾不視事學士蔣公見亦繼去梁太傅文康公儲曰如昔引疾孰與事君武皇促制公卽草上曰昔太祖高皇帝令此士弗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好人誘爲不軌將不利宗社今王祈請篤朕念親親其予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任人誘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母忽武皇覺制驚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

力夾於此數詞而已



宗藩議

申時行

夫衆建夫庶以屏王室大業使食租衣稅世世勿絕  
大恩也載在 祖訓畫一而守之久矣令更制易則  
有紛紛亂約束之譏以義斷恩則有別疏骨肉之罪  
恐而坐視則盜耗愈甚卒有土崩之憂僅而補綴則  
苟幸旦夕不救衝決之禍故雖計臣謀士莫爲破盈  
庭之言而建必然之畫者難之也雖然釋今弗圖則  
後世之難且千百此矣漢初諸侯王置吏握兵同制  
天子其患在強大而不掉自武帝推恩分王則宗室  
古今議論全 卷之一 國勢  
子弟莫不受地矣然王之庶子間爲列侯侯之庶子  
絕無爵土有去而爲民者有爲民而復仕于朝者自  
是而後無諸侯王之患亦無養宗室之費其經制定  
也唐之末也帝裔王支流播民間其患在離渙而不  
屬自宋養之京師則五葉之後驟然頽費矣其後韓  
親疎之等明晚序之法祖免以下不復賜名教宗之  
院散居郡邑故宋雖費于前而大省于後其救弊早  
也由是言之勢有所必極極則必通恩有所必窮窮  
則必殺茲非具明驗耶

高皇帝神武開基利建宗子以疆奉朝明禕睦之誼  
以先天王然是時宗室之衆無幾可按籍而數也今  
二百餘年屬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  
奇以祿計之不下八九百萬設一傳再傳而復其生  
齒什倍其祿又當什倍此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  
窮也故欲窮天下之賦以奉宗室則國益病裁宗室  
之祿以紓國計則宗室亦益病何者今賦歛非減而  
積貯非盈也乃水旱爲災迄無寧歲諸邊轉餉未見  
休時財力亦甚誦矣加以宗室之祿日引月長則賦  
古今議論全 卷之十 國勢  
安得不竭而國安得不病且宗室至貴倨也又非人  
人能謀生也今祿既益微綱亦少密繫已困矣而有  
司奉行條制一切以法繩之今搖手觸禁資身無策  
則宗室亦極病已愚以爲 祖訓至嚴而善報  
聖祖之意則猶繼述也宗室至親而曲體宗室之情  
則所以親親也何以言之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他  
賜予甚盛不數歲而盡爲萬石又以民貧賦少給  
代肅諸王僅五百石或千石耳夫莫富于海內莫親  
于天子之子不加賦而奇之祿者以爲寧儉宗室而

不可以耗國計衰民力也。祖訓言將軍以下有勞  
能者得授官陞轉如銓選法大既富貴之矣猶不絕  
其仕進者所以與其善行而消其枯槁使外有親賢  
之重而內有亡費之利也然則

聖祖之意可推也人精孰不欲生全而惡危亡趨富  
厚而逃貧困然今予之虛名而奪之實惠則三尺童  
子不願有矣曩者宗室獻議有請試官自效者有請  
力田自給者夫田農至拙業也簿書之吏至拙體也  
猶願爲之彼擁爵之虛名而棄養生之實惠其情

古今論衡卷之十一

固弗樂也然則宗室之品可體也其當議者有三以  
正倫分則封爵當議以廣德厚則禁例當議以節浮  
冗則恩賞當議何者天下之法未有莫爲之限制而  
能世世無異者也古者五世祖免六世而親屬絕至  
于祖宗之廟猶限之以七世親盡而遂毀今已絕之  
屬猶依十五服之親則無等也恐于親盡之祖而不  
忍于親盡之子孫則外也誠宜按諸屬籍別其世次  
而爲之限制如親王世及矣其爲封郡王者可限  
也郡王世襲矣其次封鎮國將軍者可限也諸將軍

中尉以嫡相繼矣其子降封之外可已也奉國中  
尉一子得襲矣其世世承襲比何可已也大抵以雅  
尊卑爲之多寡以世親疎爲之隆殺其不得封者皆  
如漢列侯庶子之法則坐食可益省而詔祿可繼此  
封爵之當議者也古者公族得仕於朝非絕之也庶  
民之家得占田治生非禁之也今宗室特以例見疑

是以賢愚同滯而人無聊生矣既限以封爵則絕封  
之始宜人予之賞賚之開田以爲承業令家自爲養  
而盡驅出城諸禁其利者得應舉試外官如常法或

古今論衡卷之十一

懼其縱也則如蘇轍所謂臨以按察將以察吏或以  
刑禁使不材者不至害民賢者有以自教顧不可乎  
此禁例之當議者也且夫禮所以爲節而法所以爲  
懲今疏族人有所給已猶無罪也至罪惡而猶給之與  
詔祿無別非所以爲懲也自郡王至鄉君有祿已猶  
同姓也至諸侯賓得聯姻王室貴重矣其祿不省非  
所以爲節也愚以爲諸降庶人者宜苦與絕封庶人  
同法郡王親郡王之限縣王以下視將軍中尉之限  
祿若半給餘皆量給婚資則恩澤不至冒濫費必大

省此恩數之當議者也。如是則可以清靈耗之原。紆待哺之困。上無失聖祖之至意。而下能通乎宗室之情。大較若此矣。

病民病宗室。此二病者。王介州已痛言之。而措處周詳。未有過文定公所條三策之最善者也。其曰寬餘宗室。而不可以耗國計。減民力。似非宗人所喜。孰知此語正所以爲宗室計。萬年之安乎。

榮俱謀去群公子

左傳

昭公將去群公子。榮俱謀曰。不可。公族公室之快集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奪。各馬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不聽。機乘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請瑞王婚禮疏

董應舉

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曲體親心。國家之補多繇于倫理失敘。臣伏觀皇上之子皇太后哀痛悲思歷歲踰時心不改慕外與天下臣民姑從以日易月之規內持服制至久不逾此從古帝王所未有也。皇上之孝可謂極隆而無以加矣。願臣念之皇太后之愛子孫欲其本夫百世繼趾蕃昌至明也。皇太后之望陛下亦欲其一視諸王早遂室家以開子世萬世之祥至殷也。今陛下于福王則愛不以時適擇娶三省而不顧于瑞王。惠王桂王則婚不以時或踰期而不選或年至二十五而不能有其一室。豈皇太后意哉。若以內庭守制嘉禮可緩則諸王之服制至二月而已滿矣。若于外間所疑陛下不欲諸王與福王比然亦何至垂其室家之常願。願令懸殊如此乎。且婚姻時則生育迷文庶蕃則磐石固庶民之子未有二十不婚者。人皆欲子孫之多陛下似欲子孫之少。人皆美帝王之子孫諸王親爲一陛下子而室家之願不及庶人。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夫人年及則欲資易開情鬱則疾病易感。況諸王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無師傅以肅其心無詩書以移其意而年過婚期鬱而不遂萬一蔑視不謹或有纖芥之過上聞不知陛下何以處之卽不然鬱而成疾感而傷心陛下骨肉天性獨能忍然而已乎。臣觀從古國家禍亂惟關於倫常者不救寵之過隆與待之過薄者皆有不可言之禍願陛下少垂聖思皇太后愛子受孫之心思人情室家咸有之願爲瑞王成婚爲惠王桂王選婚用肇福祚

符制福府員役無緊四方以增過舉則倫理正而各處消子孫千億皇上之福且與天地並無窮矣。竊之過隆與待之過薄皆有不可言之禍此最識微之論故特采樂豫及此篇以救裁抑之過云

卷之十

古今議論參卷十一

林德謙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喬訂閱

宿衛

鄭伯謙

或問官正掌兵衛官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于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于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于司馬司隸之隸何以

掌于司寇司寇猶有可議者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

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爲王之親兵乃不統于太宰而散于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于太宰耳必散于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于官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于虎賁與司隸昔者西漢之勢以朔門羽林等爲官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官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于中尉之兵所謂南軍蓋指環衛王宮

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較之兵以中壘蓋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蓋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較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効劉屈氂登三輔逃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殿乃南軍制北軍之効宋朝有閤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

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千內庭宿衛無

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忽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可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耳故嘗因是而攷之凡周人宿衛之制莫不稽其功緒而料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裳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使不爲惡以亂中官之政令官正均奸

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發廉恥之風。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與備王之顧問應對者。無非直諫多聞之士。其僭凡係于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大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聲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縱詭譎之人。得以廁迹于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佞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日役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

百八 議論 卷十一 四

祀而立堂垂執。劉欽而止戈。外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竊官正官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受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道藝猶未有嫺于官正官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猶有古意。不惟南北軍隸于三公。而衛尉光祿監皆屬于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經明行脩者爲之。故當時諸官之亂。滕公除官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

央官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効亦畧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禁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于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伏飛之屬。又隸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于是始變。自官帝又發羽林孤兒伏飛騎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馬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村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于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寶武謀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

百八 議論 卷十一 四

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馬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官衛。且關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官中及京師之巡警。烽火凡兩衛及外府伏飛番士者皆屬焉。而文武于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止在其手矣。反覆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官正官伯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不可以無司隸。有官正官伯與夫虎賁司

裁之屬不可以無太宰以統之  
兵法兵制六節周禮絕稱敵手

卷一 國勢

3.

宿衛

典制

京官

宋史

昔太祖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  
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閭閻  
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  
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  
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  
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時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  
以爲言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則何憂之深耶普曰  
臣亦不憂其叛然熟視殺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  
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  
自繇耳太祖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離屏左  
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  
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  
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  
定誰敢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  
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  
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太祖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奸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兵于是以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爲江寧節度使張彥徽爲

古今談論全

卷一 一

七

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養甚厚唯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宿衛

丘宗濬

林駟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謂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于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衛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典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裁領禁者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卽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矣唐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院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師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恐今後代相傳聞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宋神宗元豐中

古今談論全

卷一 一

八



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爲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  
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詣執政執政王珪  
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卿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  
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  
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  
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先是景祐中西鄙用兵大  
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  
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公曰不  
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公曰臣待罪  
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  
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朔日都知耶頭  
乞罷罷軍士大夫嘉公有謀陳寶之禍皆謀之不足  
也

古今談論

卷十一

九

藩鎮

林 翽

藩鎮之爲唐患也尚矣其根萌于武德十道之置使  
其勢成于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于乾元平盧  
王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之因也方太宗平定之後  
既分天下爲十道而于軍鎮賊戍之兵置使處之總  
之以都督此其爲藩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矣且  
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者而在  
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  
于衛將軍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觀其總軍而置使  
河北一道則折而爲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  
折而爲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  
曰守促曰城曰鎮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  
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畧  
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爲  
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應湯卿鼓掃境  
而來亦其勢之必至者此府衛之法境而方鎮之根  
形矣嗚呼易建封而爲藩縣論者知其無叛國改刺  
史而置州牧議者料其必交爭太宗何不鑑其覆轍

耶故曰其根萌于武德十道之置使者是也亦肅宗  
卽位之初安史父子相挺爲禍尚賴諸鎮勤王之師  
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號立焉大難既平達字軒轅  
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幸  
安河且歲月河北瓜分方鎮基布大者連州十餘小  
者毋慮三四成貶僻難制之形致輜車相依之勢使  
人視之若若戎然此節度之各立而方鎮之勢成矣  
嗚呼割梁以封越所以啓叛者之九起舉吳以予滑  
而變狀已不在它時何事肅宗乃不思及此耶故曰

古今論衡卷一

其勢威于至德九節度之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  
達歸平盧軍士實爲之此一機也尤強弱安危之分  
也夫天子所恃以鼓舞天下者以爵祿廢置在上不  
在下焉耳命將帥統藩維事之最大者而走一介之  
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爲夫孰有不可爲哉士卒得  
以後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慢朝廷自然  
之勢也此自立之弊生而唱亂之禍起矣嗚呼賞罰  
不出乎天子而春秋諸侯得以抗衡守相不置于漢  
廷而七國侯王得以僭上天何不是之思耶故曰其

禍見于乾元平盧之自立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  
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黠虜耳重欲虐民亦何  
能爲而代宗惟恐少拂其意自置官吏弗之問也私  
入稅賦弗之詰也兼宰相加平章增以雁門之封重  
以天雄之號州爲督府子尚公主其寵之不以過乎  
頃亦一點虜耳黠貨淫刑果何能爲而德宗惟恐少  
拂其意愛惡予奪惟意是徇既奏元洪流贛州矣而  
復請輕之改爲長史既奏薛正倫貶峽州矣而復自  
梅之留爲判官其縱之不以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

古今論衡卷一

匹夫而要朝廷以卒伍而抗天子絲代德姑息之過  
也至憲宗削平諸藩方有泰阿出匣之狀而軍士有  
犯上之罪以天子尤命廢之何不可者而乃給之以  
賞賈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必待朝廷者武  
宗之宣慰河北方有江漢朝宗之意然郭誼就降縱  
不舉賈流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以往  
誰敢以信義望朝廷者大抵韓信之疑心不生于假  
王之時而生于雲夢之僞逆寶融之內附不畏漢兵  
之強而畏河西之璽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

可以使人之說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  
三百年相終始也。

藩鎮

曾承芳

立國之道莫先懷根本之慮。明輕重之權。決制置之  
機。不得其慮。則因循。或至於養禍。不得其權。則倒持。  
或至於生災。不得其機。則偏廢。或至於釀亂。若此者。  
是非所以抑奪強大。削平僭亂。統一內外。維持上下。  
也。明主則深根固本。有慮居重。取輕有權。制服處置。  
有機慮發於未萌。權抑於方動。機裁於既發。是以防  
微杜漸。傷大焉難。蠹孽不作。而專恣無繇也。愚讀唐  
紀。嘗美唐自太宗泰。酌西魏周隋。而府兵之制遂為  
一代良法。今觀其分置諸府。以布列內外。更番迭上。  
以分隸禁衛。總天下凡八百餘府。而在京師者。殆五  
百則。所以明輕重者。至矣。隊伍火長。各有等差。折衝  
果毅。各有定序。則所以固根本者。至矣。四方有警。則  
命將以出。天下無事。則放兵居內。則所以一制置者。  
至矣。近府兵法。壞而藩鎮之禍遂興。唐終始焉。考之  
開元十道。置使適於邊陲。而國家無強大之勢。節度  
之職。盡用胡人。而祿山有肆掠之漸。傳及至德。則將  
帥節制。獨之行。伍不問貴否。惟其所請。河東得以殺

鄧景仙而立辛雲京也。絳州得以殺李嗣禎而推王  
 元振也。行營得以殺焉非而推白孝德也。李懷王得  
 以殺王志玄之子而推侯希逸也。吾不意府兵之壞  
 至於如此。興元嗣之則李希烈得以自帝。田悅朱滔  
 李納王武俊得以自王。掌握在手一不如志則相傾  
 而走。舊長慶則朱克融縱於盧龍。王庭奉擅於魏  
 博。史憲誠擅於成德。方命自立。天子若綴旒。然吾不  
 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懿僖嗣之則李昌國自稱大  
 同節度王。建自稱西川留後。董昌自補於石鏡。李克  
 用專義乎文。楚嗣是昭宣。則號靖難者王行瑜。而殺  
 丞相李鄴者亦行瑜。稱雷岐者李茂貞。而迫犯京師  
 者亦茂貞。表幸鳳翔者朱全忠。而授手於蔣玄暉者  
 亦全忠。吾不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積弱之後。將推  
 之大壞極亂。而無所紀極矣。然而踪跡未敗之先。豈  
 無可制之端。吾觀於懿僖之初。名曰殺而職未加重。景  
 雲之際。權雖專而節制可反。開元之前。文武迭用。官  
 無久任。職無遞授。權無專傾。貞觀故事。猶有存者是  
 藩鎮之可制者一也。廣德之時。安定割平河北。賓服

子儀一用諸侯奉法是藩鎮之可制者二也。德宗初  
 政慷慨發憤。罷却貢獻。滿青威動。頒賜錢帛。正己差  
 服。太平之治將謂可見是藩鎮之可制者三也。憲宗  
 卽位。平劉闢於西川。平李錡於鎮海。楊惠徽。吳元  
 平之吳元。濟檀淮。蔡則平之王承宗。以德棣。獻程權  
 以陰景獻。李師道以沂。密海。獻烏重胤之在橫海。又  
 以支那。屬刺史是藩鎮之可制者四也。武宗用德裕  
 之言。遣重臣往諭河朔。命以出兵。靡以厚賞。王元達  
 何弘敬。張仲誠之鎮。素稱跋扈者。遽屬爭進。李回宣  
 百八議論。參采一四。

鎮諸州。僕固懷恩得以意而授節。鎮養寇自封河北。再失此則代宗不能居重。馭輕以生災也。淮朔既誅。爲穆宗者宜分其地以恢舊宇矣。乃謂天下已平。從蕭悅之請。卽銷兵。棄甲。溺於宴安。而崔寶杜元穎輩又恬不之省。遂激成克祿之亂。河北三失。雖有武宗明聖。無補餘昭之不道。此則穆宗不能制服處置。以釀亂也。況謀臣策士。披露譏諤。指陳時弊。類多可用。在安史未叛時。則有張九齡之諫。仙客批麻山也。而張說林甫募長兵杜邊障之說已入矣。在安史既

亡公議論卷一

四

諫時。則有郭子儀力請罷兵。切陳蕃將也。而僕固父子分黨自固之說已先行矣。在河北再失時。則有李泌府兵之議。陸贄關中之說也。而姚令言朱泚之禍已發矣。在河北三失時。則有裴晉公之處置。李德裕之章詔也。而河北之變已深矣。太阿倒持。威令不振。乃使胞腕下僚者自作罪言。原作十六衛悲夫。雖然。同此蒞鎮也。盧杞相則河北再禍。德裕相則三鎮從命。崔佑甫進則滿青梅恨。蕭悅用則劉從諫益驕。是蓋視將相爲輕重。腹心之任較之河北之寇不同也。

唐之藩鎮與唐終始。于唐者豈藩鎮哉。非露之變。則師尹失權。擊毬之起。則元首弗尊。開州之駕行。則腹心無寄。牛李之朋分。則羣僚首禍。朝廷之內。可憂何限。而何暇於藩鎮哉。是以椎本而論之。人皆曰。開元十三年。命將從宿衛爲亂之始。吾則曰。開元二十四年。用李林甫爲亂之始。人皆曰。天寶三載。以祿山兼范陽節度爲亂之階。吾則曰。開元二年。以高力士爲右監爲亂之階。智者觀事。未見自知所從來之漸云。

亡公議論卷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論唐宋末季之兵

章 黃 國 書 編

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宦官則以內兵而封制人主方鎮則以外人而擅廣土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于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上宰裂千外而唐遂亡矣五代國

古人論古今

卷十一

國書

七

相于將將擅于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四海內暨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族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國循苟且置之度外泊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後河北則潰于河北援京城則潰于京城于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于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行劫數百里外率爲寇賊之淵藪而

所謂建國者非徒然也皆不能也  
魏徵韓愈之徒亦多是割平兩端撫定東南耳  
遇其真詐微創逆縱有外藩不補通補年  
屈也諱邪之不棄以族安安及許敬興休  
貴之子漢中寶劍道之字會港者別裝內真宋  
自漢中是貴族放冊者非民也唐宋廢地九  
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于民故兵  
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  
軍國之敗總始息苟且四字盡之

古人論古今

卷十一

國書

七

此葉北大配補

論禁兵之衰

段秀實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羆豚特犬悉能爲敵顧少留意

古今議論叢卷之十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異爾奮訂閱

尹氏太師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其○爾○瞻○憂○心○如○恆○  
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  
替○莫○懲○嗟○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但○民○不○迷○不○弔○吳○天○不○宜○定○我○師○弗○躬○弗○

臣○公○詩○論○卷○之○一○二○國○勢○大○臣○

千○古○龍○

身○起○

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問○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  
希○瑣○瑣○姻○亞○則○無○聽○仕○吳○天○不○儲○降○此○鞠○訓○吳○天○不○  
患○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但○民○心○閱○君○子○如○夷○惡○怒○是○  
違○不○弔○吳○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醜○誰○東○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  
領○我○貽○四○方○憂○憂○靡○所○聘○方○茂○爾○惡○相○爾○予○矣○既○夷○  
既○憚○如○相○隨○矣○吳○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  
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式○詭○爾○心○以○畜○萬○邦○  
尹○氏○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

卿○是○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  
臣○之○世○世○其○祿○世○卿○名○宜○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  
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  
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  
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下○幸○爾○

臣○公○詩○論○卷○之○一○二○國○勢○大○臣○



波此有  
所指不  
是說法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  
于何不臧○赫赫雷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崩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皇父卿士  
耆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蹇維馬  
楫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  
作○不卽我謀○微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然

日人議論全集

矣。皇父犯聖作都于何。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慈遺。  
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何。馳勉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讓口。言。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告  
背。櫛。靡。錄。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疚。四。方。有。美。我。獨。  
居。憂。人。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猷。我。不。敢。傲。我。  
友。自。逸。

四章首句說皇父卿士結以配妻媼方處蓋古今  
大臣爲奸未有不憑內寵爲主針者也戰國策客  
諫趙王親建信君曰王知所謂桑羊乎便辟左右

之人及夫人懷愛滿于此皆能乘王之盛澤而獲  
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者乎內則坎臣獨遊在君  
于外矣故日月暈于外其誠在于內情其新情而  
禍在于所愛

古今叢書

朱

任腹心之臣

蘇洵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君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獨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比機不若後世之許故

古今論衡卷一 國勢

五

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焉有孟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下而至子桓文有管仲狐偃則間有伍員公孫有范蠡大夫杜高祖之起也人將任信信布彭越韓彭任曹參樊噲張敖灌嬰游說諸侯任鄒生陸賈樓公至于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鄒庚二人唐太宗之臣多清才而公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利太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

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懿之戰也荀彧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勝也無腹心之臣則不濟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而有機而濟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美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遠熙然如太古之世歟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于燕安細文所謂子沙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

古今論衡卷一 國勢

六

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不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知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經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致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狩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介之王必有濟友以開

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處天下之變若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入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生人殺人桐宮伊尹負展周公可饒爲之柳子與氏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三代以下爲伊尹之事者多而有其志者少卽本朝名德勛庸不乏而胡惟庸以後如分宜江陵間有之愚是以特采尹氏皇父等用章鑒戒而不放易舉伊周也

論霍光

丘濬

君元首也幸相則君之股肱一體也人君平時則賴以佐治輔德不幸而至少國疑則賴以寄命托孤萬世不易之經也漢自武帝以後雖設丞相徒建空名而已然在人主威權已出之日猶之可也一旦禍福之際受遺詔輔少主一切委之武臣宰相曾不與聞自是以後大司馬大將軍遂待國柄世世不易以至千潛移國祚其禍蓋兆于此歟

奏楊素疏

劉毗

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過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  
臺所信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自  
可息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奸臣侯士有漸而來  
王莽資之于積年桓玄篡之于易世卒殄漢祚終陳  
晉祚使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  
也

劾嚴嵩潛逆十大罪疏

楊繼盛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惡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  
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  
者賊嵩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嘗劾之矣臣今再  
以賊嵩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  
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  
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  
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後代子孫作皇帝時臣  
下有死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丞相自居  
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  
或少違頗禍宜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舉恐未有如斯之盛者是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今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擅票本之權遂竊威福之具如皇上用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

于我故票本罷之也。皇上有過，人當即差人先報。日我票本救之也。及上罰三人，萬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也是萬竊。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咸謂之恩甚于威。皇上之恩，畏萬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賊萬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若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于世蕃傳于人口。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誠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發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今尚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于世蕃代票世蕃却文約，謂乾兒子趙文華等輩會票擬結成府黨亂政，嵩票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清朝先知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

合符契，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安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聖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其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任歐陽必達爲兩廣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鄭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嚴駭奏令先將長孫嚴教忠、呂泰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獲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教忠告病乃令次孫嚴爲製善餉，又告并前教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在廣管事，夫教忠嚴餉皆世蕃子也，隨仕參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隱還其私黨，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趙兵甘肅爲事，華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朔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見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廢子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

萬幸也。蓋也使非嵩與世蕃相讐安得起禍。雖有逆  
 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肯受顯戮嵩之罪  
 惡又出驚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  
 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勇  
 正好與之血戰大一機會也。兵部尚書丁女夔問計  
 于嵩。嵩宜力主剿賊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  
 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  
 此處股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  
 自退回。以故汝襲傳令不戰。此誤了國家之軍機。七  
 罪也。蓋論古今一理。集一十二國勢  
 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專也。刑  
 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  
 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凡  
 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  
 豐留用大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  
 其報復。事私則凡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  
 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  
 史矣。嵩于嘉靖三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  
 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

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嘗乃以私怨隱瞞之則在外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清類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此專權之禍大綱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土爲心惟日以納賄販鬻爲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得不割割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遠方爲其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盡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人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甚根滿道含冤無伸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庚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自嵩爲輔臣詭譎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慝豐者雖貪如盜賊而亦薦用忤覲疎拙者雖廉如伯夷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竊銓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訞此天下所

以皆尚乎。此康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尚有十大罪。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若開闢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皆出于至誠。賊黨事皇上之奸。又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惟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一切先用賄賂結交情熟。故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飲歡之聲。遊觀燕樂之爲。以及聖意所愛憎。舉指嵩皆預知。故得逢迎之巧。

古今談論金

卷一

七

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塞天下之言。語。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事少有于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閣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掩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彌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奸。彌縫周密。所畏者。嚴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

蕃將嚴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人。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揭發露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牙。此其奸三也。嚴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預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預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懷圖。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

古今談論金

卷一

八

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或心有所愛憎。則啖之。舉劾爲嵩使。今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官。而部官有知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連環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預此

五奸以彌縫之。誠破五奸則其十罪立見矣。噫。嵩握重權。諸臣從吏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深知。宜深砥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懼嵩之毒。凡事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于皇上不可謂不負矣。階爲大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皇上聰明剛斷。雖逆惡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合容嵩之願惡。一若不能知。又若不能去者。此不過姑曲全大臣體面。以待彼之自壞耳。不知嵩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剝愛一賊。

廿八 義論卷一 國勢

臣願悉百萬於生之塗炭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諱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不除哉。篇中如賊嵩誤了汝愛大辟等事。稍從纂摘。讀者病之。愚竊以汝愛不拚身殺賊。乃問計于嵩。卽便當斬而賊嵩恐于誤國。說君又何有汝愛碌碌一賊臣也。凡如此類。愚因爭其重輕耳。



古今議論彙卷十三

林德謀朱公纂輯  
關中施有翼兩奮訂閱

外戚論

瞿景淳

三代以前禮教興行宮闈嚴肅母后無歸朝之制戚里無干政之權賜賞封拜未聞也周宣王時申伯封謝雖曰王之元舅蓋南土是保而非以母后之故封之也至秦昭王辛后攝政魏冉以母弟用事封爲穰侯外戚封侯實自此始漢興繫秦之謬高帝封呂后

古今議論彙卷十三  
關中施有翼兩奮訂閱

父爲侯兄澤弟釋之則相從征伐者耳孝文侯其母弟彭越而竇廣國輩乃以爲終藩擇師傳教之尚未封也孝景立封竇族及王后之兄信馬他族猶未封也孝武時乃封母后異弟田蚡爲侯衛后弟青姊子霍去病皆爲將軍焉恩始濫矣元成以後王氏世封列侯居位輔政國柄更持卒成新室之禍光武中興樊陰二氏封侯者數人而宏與之賢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孝章在位欲侯舅氏明德馬后止之竟受封爵歸第此雖后族之賢而鑒前代機多矣至竇憲父子

古今議論彙卷十三  
關中施有翼兩奮訂閱

二

兄弟充滿朝廷梁冀一門貴盛專擅威權幾成王氏之變可勝憾哉唐以太宗爲君長孫爲后防貴幸衰實資貞觀時內里無敗族高中相繼柄移私豔玄宗天寶以後委政妃宗階召反虜以至武韋諸族一旦同殲穆氏受戮唯類不遺孰爲之也宋之家法頗嚴外戚皆不預政而母后多賢深自裁抑怙勢犯法繩以重刑若杜審慶曹佺以畏慎寡過自保厥終而王繼勳之豪傑縱在太祖且奪削之矣他尚奚恤哉是以趙氏終三百年卒無外戚之禍也嗚呼爲外戚者何樂而不爲自善之計爲母后者何惜而不爲門戶謀爲人君者何取於目前之寵愛而不爲戚里久遠圖哉必也賜之有節封之有制不過寵以驕之救其權抑其勢無假借以長其骨幹之心后妃之家不得封侯如孝明帝處馬廖可也孝念謹厚不用爲相如孝景帝處竇嬰可也如其放縱不法如文帝處薄昭宋太福處王繼勳亦可也若王氏赤族梁竇韋楊之誅則無補矣爲母后者恩厚戚屬保全始終爲文景武太后及平戚后幸矣無已則爲馬后之詔止封爵

與無已則爲辱后之開第教學爲外戚者辭避榮寵  
如馬房之辭僅以特進就第其最也自處謙抑如寶  
廣國不敢以富貴驕人其次也榮祿自效策名立勳  
如衛霍之征伐匈奴又其次也寧爲不榮外官之郭  
崇仁母爲專恣之田蚡受遺諫諍之長孫無忌可法  
而許逆之上官桀之不可法也

按洪武中上遣封外王父陳氏爲楊王立廟京師  
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宋濂謂衰冕惟祭天地宗  
廟用之餘當降禮不可服在永樂中駙馬梅殷畜

日公談論卷一三

養亡命陳環乞正其罪在景泰中都督汪全恃戚  
晚奪民田朱英劾之詔歸田于民至天監間外戚  
孫氏爲其宗親求恩澤上謂李賢曰孫氏有何恩  
于國家濫受賞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典  
吾不能赦此固英廟賢明是則張太后裁制之力  
也又成化五年錦衣指揮周或謂聖夫人劉氏求  
田庄數百頃給事中李森上言畿內之地有限戚  
晚之欲無厭一旦奪之小民何以爲生也弘治中  
外戚張氏欲備民田尚書周經謂朝廷符外戚過

于宗親恐生變故主事李夢陽上言謂陛下至親  
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  
侯今上陵下迫勢將必潰一旦法行陛下難以  
保全宜及今慎其防閑亦杜漸剪萌之道也愚歷  
按國朝禮遇外戚雖隆而例不治事故凡姻婭  
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節

卷一三

四

秦王論三貴

范 雎

應侯謂秦王曰。亦聞恒思有神農與恒思有得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請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因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請其神三日。叢乳求之。還幣歸五日。而叢倍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氣而迺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氣類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獲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孤爲器。則已稱孰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水資繁者枝必枝。枝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以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見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遣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探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皮取利。盡歸於南國之帶。帛端入太后之家。境內之

古今議論彙

卷十三

則勢

五

古今議論彙

卷一

三

六

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今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母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極諫封家封事 上 孝威帝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康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劉季氏八僧其於庭三家者以雍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弑朝事河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逾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

古今談論卷 卷十三

七

敗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丁失位道所致也書曰臣有作威作福宮子而家四子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或速大大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策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顛覆危難之言而秦後有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悶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新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專王呂產呂祿席太后的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衆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

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之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騎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害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宛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游浪者誅傷游談者勝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擠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忍其與已分權數稱

古今談論卷 卷十三

八

燕王蓋王以疑上心避諱伊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借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舉煥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柁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柁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

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皂隸。縱  
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  
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  
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察明  
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  
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  
族誠東宮之惠外家之福也。

論竇氏賓客

第五倫

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威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  
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  
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  
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  
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家喧飄山聚敢  
威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  
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談險趨勢  
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官嚴敕憲等閉門  
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承  
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士大夫不可不讀

論霍氏封事

張敞

聞者輔臣專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  
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有  
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  
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  
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

古今議論參卷十四

閩中

林德謀朱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仲尼論奸雄

家語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門人聞之趨而至述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

言八議論參

卷十四 閩中

一

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詭譎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者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衆衆其譌足以迓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鄧析凡此七

子皆異世而同心者也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羣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古今議論參

卷一四 閩中

六奸論

韓非

凡人臣之所以成奸者有六術。一曰在阿諛。何謂阿諛。曰貴夫人愛童子使離好色。此夫人主之所惑也。計子孫盛之虞。醉飽之時而乘其所欲。此惑聽之術也。爲大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威其主。此之謂同牀。三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俳儻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也。此皆俱進俱退。俱應俱對。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

韓非子卷一四

三

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入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職。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富室臺池好饒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富室臺池。重賦斂以饒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

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設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非若勸譽也。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國之尊。其言談希于聽。論易於辨。說爲大臣者。求諸侯之權。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說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權。遂以患害施。屬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其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謂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欲于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威奸世主。所以塞劫夫其所有也。

韓非子卷一四

四



論人君審奸雄之情

蘇轍

○精○求○御○丞○之○術○必○先○明○于○天○下○之○情○不○先○明○乎○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文○將○窮○言○其○情○蓋○臣○聞○之○天○下○之○奸○雄○其○爲○志○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于○西○將○取○其○右○而○擊○之○于○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翔○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旣○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欲○能○取○其○機○而○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旣○獲○取○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惡○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穀○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奸○雄○之○心○幸○而○有○奸○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奸○何○者○有○奸○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

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惡○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于○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說○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刻○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璽○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欲○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于○無○欲○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于○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大○禹○鼎○照○妖○鏡○光○明○燭○

辨奸論

蘇老泉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足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佞

古今議論卷

卷十四 國朝

七

不佞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欺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各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苟垢不忌，洗垢不忘，於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

大絕  
公絕

衣食大麗之食，四首養而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惡豎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此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王露云：介甫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趙代犧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此亦可見其大奸惡處，愚竊以此非其奸，乃其奸之盡處。分香買履，雖鬼絃藏頭，誰同然其氣質已索然。

古今議論卷

卷十四 國朝

八

杜欽谷示

鍾惺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頌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爲王氏起此議。至召見悲曰。君休矣。吾且思之。則王氏專恣。漢非遂不知也。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宮以代之。蓋以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故也。於是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間掩其目。以制漢之敵。嗚呼。若欽永者。真千古小人奸媚之尤者也。此等眼目。直踞高閣。

古今談論金 卷十四 國朝

荀彧

鍾惺

甚矣荀彧之意。後而勝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覩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先着。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東。此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從畧同。或首發此謀爲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欽諱之者何也。

古今談論金 卷十四 國朝

蓋或有用世之才之志。合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爲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或儼然身爲漢臣。此或之隱情。爲操實以自爲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或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與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乎先後。大半自或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或欲不爲曹氏功臣。其可得乎。或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卽以愚或而取其質。或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

當爲調致正有爲曹之寶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其  
矣○之○意○後○而○勞○也○  
秘○文○諸○之○類○者○者○不○必○

論魏武遺令

司馬光

司馬光言于劉安世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羽  
會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安世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光  
曰遺令之意何如安世曰曹公平生奸至此盡矣故  
臨光諄諄作此令也光曰不然此曹操之微意也遺  
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  
纖細不要緊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  
于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  
之事家人婢妾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  
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  
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  
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  
平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處皆可傳囑何必此時  
亦何至此時抑操實遺之而亦欺之耶不則自身  
不曾做得說亦又何用欺

趙普

楊慎

宋之多奸臣始于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又○遠○多○陳○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媚○嫉○之○心○蓄○于○內○阻○抑○之○巧○形○于○口○太○祖○亦○知○五○代○之○弊○長○難○苟○安○玩○時○偶○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地○幾○爲○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尤○在○此○下○李○林○甫○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遂○請○用○

古今談論

卷一 四 周勢

十三

普將代漢將自是藩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向唐宰相云此與普皆所謂一言喪邦者悲夫

古今議論卷十五

林忠謀朱公

侯幸傳贊

班固

班固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通說而喪三傷其得不烹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售誅。哀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章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殺。豎牛奔仲叔孫辛。邱伯殺季昭公。逐費忌。內女楚建走宰。

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盟坎。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跡。疎遠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孟堅贊中第一文字

五代伶官傳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吾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矢。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而梁君臣之首。入于文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叛。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慘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茲憂勞。可以興國。處家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杰。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千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豈獨伶仃一語一篇可省數十篇矣。柳薛西山人物斷云余觀宋朝以長壽人不禍其國則禍其身。女子與啓處之日多二者倭幸之梯媒也。剛明之王亦有倭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倭倭幸者一投其機。爲思深矣。他日啟關雖能殄除。驛城以求孤灌。社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村之君朝有倭幸所不免也。太家有彌德趙趙贊孝宗有曾觀龍大漏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之王也。

倭幸傳

脫臉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倭幸之梯媒也。剛明之王亦有倭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倭倭幸者一投其機。爲思深矣。他日啟關雖能殄除。驛城以求孤灌。社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村之君朝有倭幸所不免也。太家有彌德趙趙贊孝宗有曾觀龍大漏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之王也。

史倭倖皆有傳。班傳外特采此。以此篇不說庸暗却說剛明。蓋此輩所移弄。正在剛明。孔之所以惡履邦孟之所以畏不祥。皆大夫所以致嚴于客。霸晉穆伯所以遲回于賞倭也。

議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

母將隆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可  
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與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  
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  
示正路也古者諸侯身得顯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  
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其事然後畀之春秋  
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辟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挈國威器  
共其家備民力分于弄臣武庫散于微妾建立非宜  
古今議論卷之五十五  
以廣借驛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  
堂臣請收還武庫

宣宗不做羅程以法

唐書

宣宗時敕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  
掌歌諸頤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汝曹止供戲  
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樂工羅程  
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死  
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  
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古今議論卷之五十五

六



議王毛仲婚

齊 肅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齊福順爲昏毛仲爲明皇所信任無言不從故比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肅乘間言于明皇曰福順與禁兵不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好不早爲之恐後成患

古今談論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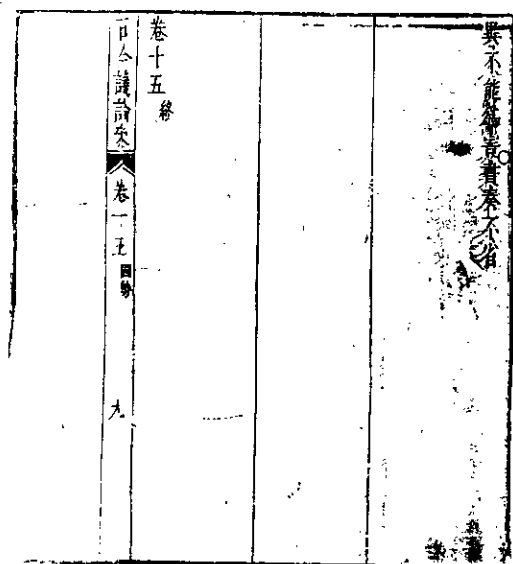
卷十五

七

論伯榮封事

陳 忠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常侍伯榮往來甘陵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陳忠上疏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未軒薪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愈嚇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禮上僭伴于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詔自繕發人修道結理亭傳多設備衛役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儀從人數百疋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坤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涇渭之奸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諸崇之諂公卿大夫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官商之謀若國政一歸帝命王事每決于已則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召常則大水必當霖止四方衆



古今議論卷十六

林德謙朱松榮聯  
施有翼商奮訂閱

求直言極諫對

劉 賁

臣以爲陛下之所應者宜先憂官闈將變社稷將危  
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  
謂聖慮宜先及之奈何以襄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  
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權朝廷勢傾海  
內華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於蕭牆奸

古今議論卷十六

士惟弊臣恐曹節侯覽後生于今日矣今忠賢無服  
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前皇帝不得正其終後陛  
下不得正其始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今公卿大夫  
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  
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  
適足以鉅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  
則有失身之思欲盡其意則有害威之憂故低徊鬱  
塞以俟陛下咸悟然後盡其辭沃耳昔漢元帝卽位  
之初更誦七十餘其心甚謹其稱甚莫然綱紀日紊

國祚貽衰姦臣強聚元日問者以其不能釋賢明  
而任之失其機柄也卒陛下不何諸塞然邪之路屏棄  
御之臣制侵陵道有之以後門戶掃除之後戚其所  
宜戒而憂其所宜憂論君子不可不亮也漢之成周  
時考官湯宿等見貴族貴族服而畏不敢取李鄲  
慙憤曰劉賁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乞同所授  
以旌賁直不報今勿論劉之卑口庸世間所無劉  
李之薄面皮亦何可多得耶

古今議論卷十六

二

論歷代官制

周以冢宰統關寺漢初以丞相監官中於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侯幸與政唐命入典兵于是有內廷之變此本末流源之論君子不可不究也故之說漸聞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號內外臣四人至之正內五人一以大家宰領之夫以論道經邦之臣而下統微賤卑委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然周人格必之學大抵源流于此漢初猶有古意宰相得監官中如郎中令禁闕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官猶知

宰相可畏節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撤召詣府折辱垂死而不東言自武帝疎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內朝然以少府統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脈絡猶得相屬況以司馬遷儒者爲中書令亦不無正救之益既而不驟用事康衡甄譚猶得條奏言其惡則宰相雖無禁日之權而宰相之意猶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宰相非大臣統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

唐以宦官專典禁衛是其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實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性附敵而亂在官禁夫西漢之制侍郎皆用明經常侍參羽士人人主朝夕宴游之與不但刑府之流誠美意也夫何章和以後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爲黃門之盧別自立監專以閹人領之自是閹人不傾于外朝矣夫雖外無所統內無所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閹腐房闈之任曹節王甫無所畏忌竇武陳蕃謀泄頭身何進袁紹不勝其忿舉義兵以除之漢于是

危矣夫唐初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承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誠良法也夫何肅代以後或命魚朝恩管神策兵或使承瓊爲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贛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西頭之勢過于南衙樞密之權甚于宰相蕭復嘗爲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樞密因疏猶元振及之而不能用高元祿言其勢重南衙白晁湯言不當位大帥天子雖知之而不能制王叔文等欲奪其猶移不可得始籍李令忠以族之唐于是不嗣矣推原其故東漢三公權虛位以

在上無復向時總領九卿之職持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人以尊統卑之意所以終成厲階也此漢唐末世而有內庭之變者寧非與兵預政之失歟國朝懲五季之弊不與兵不預政于孫守之永爲家法舊制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舊制宦官專任本職不得典衛此不使之典兵也噫何嚴耶然不特此也張守忠以役夫弊于木下而抵極法王繼恩以交結中外而誦筠州是又不輕免其罪也內侍押班輩曰遷官然未滿五十年者不許之內侍磨勘雖曰當得然仕未三十年者不與之是不輕進其官也觀傅堯俞奏樞密不治內得求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密得治之矣觀高若誦爲樞使不除內侍留後官則宦官進救樞密得專之矣夫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大臣宜乎謹壓抑畏而不敢肆也噫樞密固職分之常耳有如都知之罪韓公竄之節度之求柔適沮之是宰相復得治也兼判二省韓絳力言妄圖押班呂誨極辯是臺諫復得言也全彬諫詞劉敞不撰惟簡諫詞蘇轍封還足給合復

古今談論卷十六

五

得暇也嗟夫以區區蕭牆之流既受繫于樞密丞相復受繫于臺諫給舍祖宗思慮之意周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兵非無帥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乃使李憲專之大而將帥皆聽節制次而官吏悉聽廢置募兵用師救于其口威福柄全出于其手而祖宗不與政典兵之法安在哉鄧用甫周尹言之甚承禧彭汝礪又言之司馬公劉莘老又極言之至使押班李舜舉亦曰四知多堂此卿大夫之辱不宜內臣掌將帥之任噫舜舉本閹人也時亦任邊事也且能責王珪以內臣不當任將帥之責珪不自知愧遑勞問之至使開者爲之憂懼豈不有秦厥職乎嗚呼以堂堂揆度之任反不若閹人之謀又焉用彼相哉異時童貫握兵權于外以典兵爲常榮師成擅文柄于內以預政爲例陶鑄相垂二十年君子推其末流之禍固蔡京王輔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也

古今談論卷十六

六

得以觀軍容。是官得以竊將之柄也。兵刑者人子之大權所自立也。漢自桓靈以來有貴門北。是官者得以專刑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是官者得以專兵也。勢焉得不趨於亡哉。忠公五代官者傳論自古官者禍人之國。其初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權以禍福而把持之。蓋人主之勢已孤。則其權禍之心日益變。而所以把持之者日益牢。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遂換人主。以

為貨。雖有聖智亦不能為之謀。故其大者以亡國而大者亦以亡身。嗚呼。以此為戒。而人主猶有狎昵內人以撥亂者。

建官王振罪狀紀

汪道昆

正統己丑七月。此薄也。先大舉寇。法同兵失利。王振不與大臣謀。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欽天監正彭德清斥。違日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隙。賄乘與手草奏。譴其各耶。學士賈萬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曰。縱有此。亦天命也。竟挾止行。八月辛酉。至土木。我師敗績。車駕北狩。振雖寸臂赤族。奚足贖國辱君之罪哉。先是。張太后與聞。閣政三楊輔弼。事皆處分。政

治清明。及太丘。蔡天楊榮已進士。奇堅臥。不出楊薄。孤立無朋。於是政權悉歸王振。同一閣武也。王振得以三級遷。紀廣。子僅以江杯旁。井原冠履。何倒置耶。均一奪謀也。主楊擬以因公坐死。王振乃以計品降調。政柄何旁。耶。而載特講。劉球繫大理。沙卿莊。瑄囚御史。范雲。楊球。十常侍之威權。不始於此。矣。當時。麓川之叛。朝議以遠夷不足較。王驥。阿振。意。於。雲。西南。及。側。朋。與。錦。茂。比。反。于。調。萊。宗。雷。反。于。浙。雲。貴。苗。盛。乘。時。竊。發。以。致。乘。與。陷。寇。振。之。罪。浮。于。直。理。多。

矣。所憾舉朝敦顏輝赫而尚書徐禧侍郎王貽允小  
 其中之最。乘者也。向無薛瑄之不私拜。李時勉  
 不加禮。陳敬宗之不往見。孰為狂瀾中一砥柱耶。使  
 按慶曆曰。國家閭官實與公孤之權相盛衰。非天  
 子。俾朝晏罷。日御便殿。擢英。之權在公。孤。從或  
 實安是懷。大臣不得見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閤官。  
 故三楊在。宜宗時言無不售。至英宗初。則英  
 手惟命莫之如何矣。噫。

論逆宦曹吉祥。石亨。郭狀。李賢。

英宗光復寶位。亨。吉祥等。貪天功。為己力。報奪門。迫  
 駕之績。以欺天。聽誣。迎立。升。藩之說。以報私。憾。遂使  
 社稷元勳。僅以意欲二字成獄。其逆謀不軌。向非亮  
 亮告變。朱曹之天下。未可知矣。後英宗一日從容  
 與李賢言及奪門。迫駕之功。賢對曰。逆駕則可。奪門  
 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自宜復位。天命  
 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  
 府之門。亦豈可奪。幸陛下下。恩。慶。得成其事。假使景  
 泰左右。先知此事。亨。祥。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  
 地也。蓋此輩絕無謀社稷之心。不過貪圖富貴。以  
 陛下為孤。臣而已。是故為君父者。必不可不知。泰。秋  
 之義。以犯首惡之譏。

上逆宦汪直濫刑荒

商略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祖任賢使能敢事修綱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錄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止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密刑網太密官較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簡家財初不見有驚帖人心洵海各懷疑畏內外文武亦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舉皆不安于職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農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總斷于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于羣小如李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甚有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湯害澤良虧損○國體大焉○聖德之累○陛下若為防嚴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諸○欽之反皆歸遂早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其知可為明

鑒○況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

官舍各得安息患之道莫先于恤刑獄莫要于安民心而乃反此所為使人人嗟怨一旦有警變且莫測廢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察天地之包容勿察察于事情違○祖宗之成憲勿屑屑于改易○肯意必經于六科防將來之假呂秦蘇必錄于通政杜濫受于他門○責政事于府部而嚴議功嚴實之權○什刑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故同伺察之人謀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賊據

古今議論

卷一

二

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者成之人管理如政財讒言不入于耳目足以順情而養神○肯政不加于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矣



請急除逆官劉瑾以禦大亂疏林俊

自古奸邪執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陳弘志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俊泰如劉季述如韓全海凡可以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達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今天至尊也。帝。羅。為。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為。帝。之。副。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國。家。威。

百令談論

卷一六

法制于太祖遵守于太宗至精審也劉瑾盜取

而紛更之。陛下尊為天子客制于一權官不能庇祖宗耶大臣擇子孝宗至當也劉瑾盜誣而損斥之劉大憂最賢福最大劉瑾誣選馬文升韓文揚一府許達馬忠錫又賢福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儘林瀚侯命獨存是用與孝宗抗也陛下尊為天子客制于一權官不能庇父耶太皇太后皇太后時被離間使執懿之。王母忍下家叔之色受其挾取。陛下尊為天子客制於一權官不能庇。

祖母。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

之國為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誣間榮王徑達國致陛下於孤立又且傲視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為天子客制於一權官不惟庇其與其叔耶藩王塗被主業陛下同濟以若也劉瑾吹毛剝膚日恣索客陛下尊為天子客制於一權官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為天子客制於一權官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然

百令談論

卷十六

則親與都督等官皆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

也劉瑾屬唾罵索任情中傷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登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陛下盡失歡戚之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朝廷之致版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指某死又明日發某為民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鉞忌心鍾惺抄沒其家出藩之檄給事中許天賜尋事嚇逼令自殺致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

禮議事。陛下之侍御左右也。劉瑾敗羣。傷類廢置。自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此輩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則廢罷。致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數難。或竊黥績。劉瑾故阻其替。難其比試。今日謂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搔手犯禁。官校聯絡。網眼無分。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爲財易足也。劉瑾割盡天下之財。富于內庫。非欲爲逆。時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屋。爲屋易足也。劉瑾盡割防之屋。多於內府。非欲爲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爲馬易足也。劉瑾盡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爲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爲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較。隨同祭掃。爲張永所阻。是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因劉瑾。而致兩直隸山東河南

盜賊之起。曰因劉瑾。而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因劉瑾。指差查盤。剗置。而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因劉瑾。指差勘事。剗置。而致。湖廣盜賊之起。因劉瑾。兩差計處。儻荒索銀十數萬。兩剗創。置。而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因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寧安天苗等蠻賊之起。因劉瑾。之庇楊友及剗創。置。而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橫。盜賊充斥。亦因劉瑾多方誅求。剗創。置。而致。而前日官革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共誅。劉瑾爲辭。是劉瑾卽未自反。遍天下人已盡反矣。夫天下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毀謗。謂亂起。孝宗至。頒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之主也。理悍虐召亂。猶敢肆無忌憚。誣謗先帝。罪豈容于死哉。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素無管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內廷之時。明

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起。臣宜以知已  
爲報願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至朝厚恩誠不忍  
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崔洪薦郭統  
說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勸鳳安祿山薦顏杲卿杲卿  
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宗社至計議

首擊逆宦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達

忠賢原二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賣入內地。皇  
上念其厥役微勞赦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  
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  
爲惡哉乃初猶認爲小忠小佞以件恩義旣而敢爲  
大奸大惡以亂政典矣。臣請揭其二十四大罪言之  
昔祖宗之制以累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  
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  
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邦  
若天淵傳奉而偽譏與辨之迹乃徑自內札不假  
會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  
問害豈眇小哉大罪一也如舊閣臣劉一燝冢宰周  
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奉御手著定大  
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  
以清官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忠  
于鄭臣恐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樂之間普天寶有  
應候華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

常之重者憲臣郭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顯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網繆終加蝶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至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忠賢一則辱而迫之去一則貶之前籍去顯于善婚善附之人破格照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叔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詞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手大罪五也若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皆點陪一蓋叔卜點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顯倒有常之趁政肆弄不測之機歸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履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謝 皇上之怒易解而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

宮中有 舊貴人以德柱貞辭荷上寵注忠賢惡其聲已屬構權謀之私比託言惡病立刻掩藏是 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然猶曰無名封也祿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觸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是 皇上又不能保其起賴矣大罪九也然猶曰在妃嬪也中官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彗星墮月之慘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最危者僅王安一人耳登 極一月致君堯舜即安亦不可謂無微功至於 皇上倉卒受命權術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忠賢以私忿矯 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大馬累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謹肯爲忠義者大罪十一也自是而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饒風靡龍千雲棟漢築愁樹怨歎恨添聲又不止于瑩地擅用朝官規

制借機度發而已大罪十三也且今日應中書明日  
修錦衣金吾之堂皆乳臭語勸之館日不識丁如  
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傳應星  
等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矣朝廷之名  
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騰祖用立枷之法以示  
威前歲加光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  
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官也當時若非關  
臣力爲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  
大罪十四也然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

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媒室傷其墳脉托  
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益長陵二杯土何以處之趙高  
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又伍思敬朝  
邊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樵牧  
學院足矣而徑率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使青燐  
赤壁之氣先結于壁宮泮墓之間孔子之神不無忿  
恚大罪十六也而未也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矣  
科臣周士模魏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  
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事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

駁于以成中官之聲大得矣而矣聖朝何可有此名  
色大罪十七也而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緝紳矣  
此鎮撫臣劉僑不官殺人端大自是在刑言刑也忠  
督以其不善鍛鍊竟今創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  
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于以彰忠賢之威焰  
得矣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而未也且  
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同話臺省文章  
又再奏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

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今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其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  
奸細非搜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且直以快  
恩仇行傾陷勢不至于與國文之獄判黨錮之碑不  
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借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  
其尤可駭者東廠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  
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賁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  
始令避去假令天不降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  
殿下忠賢固爲故首首功之主矣其發軔七萬兩更

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籌塲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也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宗制不蓄內兵忠賢謀同奸細創立內孫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間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瑾招納亡命賈吉祥弟侄傾結達官忠賢蓋已衆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至近日忠賢進齊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壘道

人人以爲 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逞放駕

驕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遶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頗有徒忠賢此時顧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太甚神必陰逐之耳大罪二十三也自昔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微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此尚可養虎咒于肘腋間乎此又寸機忠賢不足慮

其辜者大罪二十四此等迹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其見非州子風影臆度者伏乞皇上勅下法司選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勒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官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着法司實問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業已塞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內治外安不新聞太平氣象者請祈臣以謝忠賢

古今讀諸案 卷十六 國朝

分處端瑤罪狀疏

瞿式耜

夫人立身止此名節。或以官評之劣。受斥考成。或以二節之羞。見殯有道。皆可飾說自解。獨至端瑤而終身不可對鄉閭。醜莫甚矣。然就冲亦有數等。未可一概而問。試就七年章疏約畧言之。有純乎阿奉爲心。尋題取媚。無所不極。其醜者。有職掌所係。騎虎勢或不得不從衆爲之者。有一人而一二疏。有一人而二三十疏者。有一疏中原因陳奏他事而帶說幾語者。有一疏中帶說幾語而稱頌無等情不容寬者。有雖古今諸論參卷二八國勢十五

諸如此類情之輕重事之大小卽此攸分。臣愚謂皇上宜將一切紅本盡數發出。着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其情屬可恕某情屬難寬。因其稱頌之多少而差等罪之。或削奪或開仕。或准其自陳姑養廉雅。或免其追究。策勵供職。則天下始曉然于聖主之無苛政。無遷法。而寬貸諸臣。益洗心滌腸。圖收桑榆之效矣。不然聽其引退。直俟何時。而現在供職者未免有憂疑之心。豈皇上維新之意乎。

古今諸論參

卷一八國勢

十五

所言端瑤一節。終身不可對鄉閭。及前後烈烈數端。幾今此輩無地可以自容。請至姑養廉莊。及未見有悔悟之心。又不覺充寬地。今諸媚子自安矣。此其具大臣體量。我君用。轉瞬爲名者。受

論織監疏

周起元

職查得江南有袍段有歲造有改造。此三役者卽江南之所竭出而還以自竭者也。皇上龍飛初御備五服以明尊均九式以盡制其誰曰不可而敢襲腐儒之見侈言浚衣焚裘往事以戒損山龍輻輳之大觀乎。願朝廷舉動每有奢而不度當裁其濫觴而外間奉行亦每有以公營私宜塞其弊竇者。頃者織監李實擅自糾參有司變亂成規駭人觀聽其果爲典承而忠于職耶抑爲登棄而便身圖耶天下人知之

一八

七

諒皇上不難照之。已經按臣交章彈駁外。今職仰稽舊制一揀輿情謹會同按臣林一桂潘士良臚列利弊無損于上供有裨于窮簷者陳之望。皇上採擇焉。至于假衆勅以竊弄威福譏屬禮以顯肆恣睢則又江南數十年來中使之所未嘗見人情共爲不平而該監亦自悔其謬妄不待職言之畢矣。此先生殺身禍本也。然已千古如生矣。何憾何憾。

議駁三朝要典疏

倪元璐

奏爲公議自存私書當毀敬陳庸見以表蕩年之至治事。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聞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之初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立護一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王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冥變干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個則皆忠個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事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煥然此一局也。旣而楊建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罪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綱目客而猶疑有遺麟勢舉重而策憂其翻局于是崇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孫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

古今論議

卷一

七



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闕壁之權。而屈後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發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如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曆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敏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編。詎先帝僞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食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詆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至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燁等之附。和希龍不足問。史最上莫如黃克績。賈繼春。王崇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爲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本炳然。雖有校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恥。若其次屬

者。雖非盡有持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凡銘末下斧鑊。先懸妄逢。元閔筆一歎。朝聞夕還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傷竭詞難其于梓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假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而以傳會愛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起戾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逆璫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直將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開館。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倫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成。凡屬三集盛事。必統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慈橫前。理前身之禁。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

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借于大道矣臣句  
以是非之心言是非冷以史臣言史統事關大計伏  
惟聖斷施行

趙鏡史先生題還案云前無要典後必無逆案逆  
案者要典之軀身也此段語乃雷州來路歸路立  
朝人不可不知

辨東林黨蹟

倪元璽

奏爲世界已窮而芳隅朱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  
謹憑愚忱祈前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  
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驚  
生我皇上大好靈驅八難敵嚴發聖人無我深  
燦門戶之名要命重申動以人才爲念純王之心較  
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若其公虛廷議猶存乎  
我見臣竊竊焉以典獄後命入都從邸抄見諸  
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道案一則曰邪黨再  
古今談論卷之六 宋十六  
則曰邪黨猶競升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將役以  
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効忠  
賢奉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言令之事  
後之論矣東林獨亦天下之封數也其所引王者大  
猷東清提之標而或經人選刻樹高野之機而或持  
太深此謂之非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  
後爲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偉才幹之傑其間即  
類要可稽數而盡矣今盡曰邪黨則無不邪  
矣且夫正之議論卑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

名義士人之行也。雖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兼。目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各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匪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當而入猶莫之日無可奈何不得不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誠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苛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

江而泰三吳三楚之間計九名賢多半蒙保參之理

古今談論卷一

數矣。無況歷奉恩綸屢俾耐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甘饒四字特為鐵案。雖或薄從前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猶見總為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為李樂之同心。況乎年來之借東林以繩崔魏者其人自敗節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落獄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歸清忠有

韓朕所鑒知之論深仰天聰。雖然知人則哲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夫怪。竊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並皆奮縮閉塞而竊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竊且不附況他人乎。追權奸表裏逆始大張橫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為完策。後生趨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

古今談論卷一 卷十六

猶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橫之所以闕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黨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橫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丘比于陳寔王翟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天以方之羅倫舒芬賞其法國顯然尊身天降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課然之設不已甚有加之富益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其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從龍

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惠相繼衆  
已○然○世○不○聞○柳○下○惠○齊○蓋○歸○之○誅○可○馬○牛○受○向○應○之○  
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謾○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  
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  
臣○之○論○東○林○不○至○調○停○而○主○判○白○臣○之○論○韓○嶺○文○廣○  
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皇○上○  
以○臣○此○說○申○論○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  
無○藍○籍○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本○公○  
忠○以○消○偏○黨○其○韓○嶺○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加○之○

古○何○難○特○命○召○還○文○震○五○難○俞○旨○已○頒○而○既○來○不○  
簡○之○言○尚○冀○溫○文○獎○雪○于○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  
道○無○出○此○者○矣○

按○歐陽○文○忠○朋○黨○論○云○凡○小○人○欲○空○人○之○因○而○去○  
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故○孤○人○主○之○勢○而○蔽○其○  
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  
黨○之○說○夫○號○爲○君○子○者○其○人○固○多○寡○通○小○人○欲○加○  
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惟○以○朋○黨○加○之○則○  
無○免○者○矣○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就○友○謂○

之○應○黨○可○也○宜○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  
謂○之○朋○黨○可○也○朋○黨○之○說○一○行○使○人○聞○善○而○不○敢○  
譽○則○人○主○之○耳○不○復○聞○有○善○言○矣○見○善○而○不○敢○薦○  
則○人○主○之○目○不○復○見○有○善○人○矣○空○國○無○一○君○子○然○  
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爲○而○國○隨○以○亡○嗚○呼○朋○  
黨○之○說○人○主○可○不○察○乎○哉○蘇○文○忠○韓○朋○黨○論○云○禍○  
莫○大○於○權○之○移○人○君○莫○危○于○國○之○有○黨○有○黨○則○必○  
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去○之○之○甚○難○斥○其○一○則○援○  
之○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故○莫○如○出○其○首○

百○今○議○論○本○卷○一○  
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  
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是○以○善○除○盜○者○  
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  
之○道○使○廢○其○黨○以○力○取○威○勝○者○未○嘗○不○反○爲○所○噬○  
者○也○蓋○歐○言○朋○黨○之○禍○蘇○言○散○朋○黨○之○術○鴻○寶○先○  
生○此○文○兼○之○

泰交策 論官

方達年

陽之氣如旭日。和風康莊。靜浪其。丈夫氣育乾之德。殺然而蛟龍。潮整然而鸞尾。鳴是君子品也。不宜。猶之外者也。陰之象如青風。如雨。峭壁崩。多婦寺。施襲坤之順。謹身。藉上類尾。狐。蓄情何。襲類首。見真小人輩也。不宜。既之內者也。但致之天象人主。法紫微以居中。羣臣法衆曜以拱外。而宦者四星。顧友在宮門。則乃知其不能不內。內臣而外。外臣者勢也。而其必當內外臣。而外內臣者。則致泰之機也。內而內之。

將內曜而必與外爲市。惟內而外之。則宵人窮于意之所無。借而內不敢以外。外而外之。將外孤而必與內爲膏。惟外而內之。則衆正安于諠之有所託。而外反足以極內。此泰寧之世。不必以陽絕陰以健絕順。以君子絕小人。而卒能使陰化爲陽。順化爲健。小人化爲君子。則惟此內外之際。能識其機而逆持之也哉。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日與機。惟諸臣諫求致泰之術所作。大誥首重君臣同遊。曰歷代帝王。同心一體。立綱陳紀。爲民造福。是以威格天地。時和。

年豐至于內監。則獨嚴典。兵預政之防。且謂御之之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煌煌遺訓。列聖永遵。載觀。章。王直。僞臣教誨之。命。肅。皇。龍。各。路。鎮。守。之。權。振。連。不。戒。于。前。保。繁。隨。覆。于。後。嚴。明。御。下。之。家。法。又。何。稟。稟。也。迨。皇。上。在。宥。肅。志。敬。天。勵。精。法。風。用。人。若。周。從。諫。如。圓。海。內。唱。唱。竊。欲。日。慕。見。太。平。乃。邇。來。天。聰。之。寢。高。也。中。旨。之。頻。傳。也。重。臣。乞。身。之。迭。請。也。元。輔。予。告。之。暫。旋。也。言。官。重。之。削。削。秩。也。輕。之。則。奪。俸。也。舉。朝。揣摩。不。得。其。解。始。

爭。切。商。于。與。安。間。巨。璫。大。蠶。矣。乃。皇。上。過。憐。其。小。忠。小。信。之。跡。竟。忘。其。大。奸。大。詐。之。謀。昔。之。蠶。其。君。者。至。開。聲。稱。朕。深。拱。禁。中。之。說。極。矣。茲。則。更。翻。一。局。亦。勒。之。勾。臆。屈。伏。傳。長。樂。之。曉。鐘。獨。不。勒。之。煖。閣。時。香。前。宣。室。之。夜。摩。書。之。清。嘯。其。蠶。至。不。令。人。主。親。儒。生。讀。書。史。之。說。極。矣。茲。則。又。翻。一。局。亦。請。之。御。快。速。披。牙。齒。偶。觸。修。文。華。殿。琳。瑯。展。讀。之。文。獨。不。請。之。建。山。誓。幸。運。拒。頻。分。後。弘。文。館。更。番。宿。直。之。典。客。來。亦。充。署。也。而。口。口。盛。請。直。欲。人。爲。牧。馬。接。

賜批答亦如流也。而聖物斜封豈真出之覽臺耶。閣封椿上期止宜此永將藏荆滯營並賊之帶鴻勝事當規正須卿視悲陳何笑逐韓嫣之金彈。批已屬于中常侍而任金台鐵後圖觀軍容之尊。勳未著于大長秋而紆綬鳴璫金添謂者監之應。憲臣擊之不勳言臣擊之不勳併部院卿寺擊俱不動矣。公疏弗省。單疏弗省併開臣揭帖亦弗省矣。甚且奪勳臣之梯喉部郎之扶。處史未伸破柱之謀而長安大下搜尸之令矣。在皇上或玩爲鷹條之在于諸臣深虞夫。盡之攻心商之固不避路馬之嫌當之且直遭因循之疾矣。所望後。應垂憂焉河致決破邑承之謹計啓茅茹之亨途于常朝外後。內朝遺制令開部大臣及參諫等官五日一輪對一切兵餉用人諸大政做。先朝于奉天門而取進止寧不足省會議之紛紜。社題覆之藉滯防邸報之霜傳乎。或事體有當裁酌做。先朝于左順門出諸司章奏面令議旨而可。不行之或更數字或削數語或批奏移。寧不足隆崇擬之權杜。內批之新華傳奉之弊乎。至

情誼既合做。先朝類召時雖內侍亦不如卒致劉大憂。載瑞聲威恩終身不忍言去。寧不足回懸車之想。激叱馭之忠鼓當關之氣乎。倘有瀝血披忱轉喉綱思做。先朝虛懷。釋如赦李藩陽全海忠介故事。寧不足搜創籍之慘抑。駕帖之橫雲。廷杖之威乎。諸如此種種善政皆自外內臣而內外臣始蓋惟外其內內其外。齟齬以致同而後上者下下者上常通而不隔機有逆之而乃以順者此類是也。先機而發如養錄基矢未抽而後已。幾隨機而應如後善

字扶風

論內降留中之禍

鄭 鄭

項見脩撰文震孟疏私慶有爲。明主忠言之人意。皇上天縱聖明必將迷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命決旬未蒙報可。職竊疑之。職惟章奏之批答。官府泰矣之廢理也。或朝上而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攬权。小臣不得以營私。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森閣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大上書不報者是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窮弄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者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輩轉。圖之風若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輿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放之本朝故事。此條惟。武廟與。神。但末年最多在。武廟蓋因叔璫之燭龜在。神祖則係奸輔之藉叢。聖主當陽如日。始旦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不可知者也。國家之患其始皆起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歎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非。疆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職謂此皆已見之病。奮力猶可施。而留中

論論

卷十六

之事症候微結。非。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職歷稽史冊。凡召亂之端有三。而今皆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屢旨用以頻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而留中之一綫。或以陰滑。聖慮其徑實使人疑清明之朝。豈宜有此。職願。皇上之早圖之也。先生文名蓋世。愚苦心棲求。應得此首。誠格於力也。然篇中所陳。實千秋鑒戒。一篇可作百千篇矣。

陳繼儒

國家之患莫大於內訌十二字

他朝卽如韓侂胄

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劉燾燾曰惟有明臺諫耳○

曹問若何而可。敎曰御筆批出是也。旋曹然之。象斗

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則廖

參獨深甫爲御史孫是劉三傑李水等章直以建丁

路○非○并○匪○士○國○月○內○此○罷○未○幾○矣○十○二○月○之○日○

彭龜年。一日史爾。蓬人。廿青。朱。毛。月。里。市。書。上。

彭亨王用是書達於粵諒誠僑鼎皇后楊氏素

然仍曰史彌遠榜中出御筆批云韓侂冑久握國

輕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

事遂殛于玉津園王耕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

金主景卸應天門蔣黃老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

賈縣二首拜嘉蒙手通書令百姓從覩然後恭其首

[illegible]

癩于軍醫者俱將以內批月還入流絲以內批目務

天道好還豈不奇哉吾朝元宮廟火刀之事發開

臣等擬呈內批發部院叅覆然後奉旨行此

○宗立法之最妙者雖然却憂一事留中者內批之漸

也姑記于此以告之憂國者

中使護

趙維寧

辛未之秋東事告急一時邊臣觀望廷臣愕眙

上徘徊四顧幾一人任事不得而中人輒乘其間願

陛下累尸邊野上因而任之勅持尚方劍往

督東軍朱英命且再三下自戶工二部以及山左右

宣火茶焉無所不遺上蓋明和諸臣之必應而示

之必不可明之勢。以土其聚也。千是大小者。臣下幸

之必不兩全者勢以故其賢也于是大小諸臣不爭

不能力等不敢而徒踴躍其願憂于杞漆嗟乎二

正之有振璫也天挺世廟起而更其輶天啓之有

皇上也而章其綱世有聖明而隆昏

其後聖而更前聖之治業者幾是

庸之與衆者諱有行而無足愈之則諱者青去言

先朝福賢然而無足慮其在今日福賢不

烈殊可虞也何以知禍不烈上之英武固足鎮之

二逆魏之覆轍未遠此輩猶有所憚而不敢逞然

以憚不敢逞而可虞滋甚則積薪厝火之說也夫論

官○惟○賢○才○唐○虞○夏○商○皆○然○封○疆○有○急○廷○臣○不○任○邊○臣○

不任一中人任之而後不許將誰任乎

爲非也。且節甫輔國士良闡也。呂強張承業獨非闡



乎振達逆魏閣也懷恩金英輩獨非閣乎而外臣之  
 以竊權敗以貽賄敗者亦纒纒未易更僕矣安在外  
 臣之可任而中人之必不可任哉然則將聽之與非  
 也請毋徒爭于端之不可任也而第當叩上商所  
 以用端之法大抵端之習性與武臣類其不學無術  
 類也其氣質粗悍類也其殘忍嗜殺類也然自古有  
 擬矯制之閣人而無擅矯制之武臣有殺忠良之閣  
 人而無殺忠良之武臣何者武臣之命制于臺省制  
 于中樞制于宰相而天子不得私若夫制閣人之命  
 者獨一天子耳蔽百千人之耳目難或一人之聰明  
 勿此閣所以操其勝而庸主輒奉社稷以從也今莫  
 若正告皇上曰臣讀周禮成周盛時未嘗不用閣  
 人也第周制經衣虎賁諸屬權皆統于冢宰冢宰得  
 謀其殿啟而黜陟之故漢宋英主猶師其意即丞相  
 之微可以用而弄臣中書省之空頭敕可以逐權臣而  
 終西漢與宋世獨不中閣人之禍臣今不敢謂閣必  
 不可用而獨願皇上之用閣也一仿周官凡閣人  
 任職者其殿最嚴陟悉聽冢宰以考功法從事與月

臣等而皇上之視閣人也亦與外臣等毋以日侍  
 左右而生習昵毋以牀旁排簪而作戚福如是而閣  
 人之賢者吾得收其用節甫輔國上良之禍庶幾可  
 永杜乎

此即呂文靖公請都知押班保舉監軍妙者

論本朝內臣之善

陳建

我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民于無迹正德而後賢否分而阮安金英懷恩輩後先顯名焉弘治而後內臣難乎若人之選矣竊謂近日錄名臣者附錄阮安輩二三人于卷末如前史宦者傳例以示內臣表儀亦不爲過

王荆石言土木之變文臣武將輒喪膽落一二內臣如莫如安乃能屹然如山不波不靡委任成功轉亂爲治可謂朝廷有人不可以宦者而沒其善

一〇八 論古今

也。茅鹿門言金英不以薛瑄爲簡已而顧盛稱譽之賢已加人一等。至于景泰易儲不減魏徵獻陵之對王文陳輔輩視之有愧矣。獨具區言天賜懷恩以救害類不然林見素且糞粉矣。方其嘆外廷之無人余子俊不愧圭組乎林端本言也憂司禮監不可倚任不知成化末幸有懷恩言行卓卓離萬安而召王恕悠然有進賢退不肖之風焉更如聖奇勒馬指胡惟庸第告變陳燕歷永樂至景泰五朝多保護太子功沐敬之諫文皇北征與安

之諫。景皇繼樂王岳何文鼎之力。誠戚晚排擠逆理。以至蕭敬之持祖憲孫裕之爭大禮。皆可用爲法。陳公所議。洵非過者。

卷十六 終

古今議論卷十七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蘭香訂閱

論中原機

太祖高皇帝既命徐達北征復爲此微以論中原曰  
自古皇帝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  
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  
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賢乃  
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是此以從元

古今議論卷十七

論中原機

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  
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殺兄至於弟殺兄妻子蒸父  
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  
倫紊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  
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  
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  
相專權臺輦悉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  
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  
鄰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朝

古今議論卷十七

論中原機

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  
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  
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降  
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  
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  
姓反號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  
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  
皆非華夏之上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  
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  
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邵皆入版  
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  
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至深用疚心予恭天  
威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  
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  
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厲無秋  
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斃於塞外蓋  
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  
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猶

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讀高皇帝此檄。可以觀。本朝國勢矣。帝既卽位。一日。與侍臣論及古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何能滅。朕親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戒於聲色。嚴官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繇而作。闕寺起。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

古今談論卷十一

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若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

從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面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于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敝。而屢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收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幣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遂征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周室失統。封疆不固。戎狄乘間得入。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逼。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關西太守。討叛羌。從其餘種于關中。居焉。胡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強且若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漢城邑。鄯陵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禁。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乃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戒。一此。一彼。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寧寇。寧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

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閩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弊遷之。後服士庶。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舉未罷。徙焉。湖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若古今議論卷一 七 四

陰平武都之界。虞其道路之權。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友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或晉不難立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驚。而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郭欽臨附

竊戎狄自古爲患。魏初人塞西北諸部皆爲戎居。今雖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焉。朔安定上郡爲狄庭矣。宜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寵服之制。帝不納其言。後五胡亂華。卒如二人所料。

本朝初降夷四十萬。偏滿幾旬。橫行難制。于忠肅公乃借征討西南之役。分調以去。有功加賞。即便安置。其處百年內。憂一旦頓除。又虜酋阿魯台效順。獻款請衆諸虜部落。屬其節制。諸臣爭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虜狼子野心。分別勢弱。合則難制。成祖文皇帝歎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他人如在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古今議論卷一 七 四

辭琉球謝金疏附此爲持

謝 本

臣唯琉球爲國僻居東南大海中其幅員不足當漢一大縣較于諸夷蓋亦微乎微者乃國朝因其世及每辱使臣以臨之毋亦念其慕義來王誠知禮教之國者故臣等至彼往往論以禮法物非禮不受事非禮不從至再至三愈久愈厲彼亦知所畏懼不敢輕瀆茲者陪臣馬良齋來謝天朝并帶黃金四十兩欲藉天語賜臣此不遇感激天恩無跡上報而欲效其區區于使臣云爾不知彼之謝勞而以金

爲觀是市道之交也臣之奉使而觀利子夷是不義之獲也彼爲迷入其不知此猶無足怪怪臣等叨居近利而亦隱忍其受寧不有愧于心乎竊念頃年以來聖治之在上者日以益昭官威之在下者日以益肅朝有卷阿鳳凰之盛國有素絲羔羊之風雖朝辭賁捧交際禮文猶且杜絕不通無非仰承天朝清白之化以飭吏治者况彼外夷之物可不拒絕而輕受之乎且琉球奉使視朝鮮等耳朝鮮使歸未聞辭勞之典奉使者亦未聞受其禮物而琉球每耳藉此爲

以

辭以辭使臣則又不知其何解也然此猶多玉堂青瑣之英人人自愛固無足怪至臣光祿署丞監事等官每歲輪流一員犒邊順義王嚙嚙感戴恩慈亦以方物致謝臣之署官尚能奉將德意仰其所觀如臣受琉球無名之餽是有愧于署官多矣其于正已率屬何有伏乞諭令禮臣示以中國大義其原進黃金四十兩仍令良齋帶回且諭彼國但以恭順爲忠勿以禮物爲敬庶彼之事體相安臣之名節無玷而於聖化爲益光矣

公奉命臨發時閩撫龐公尚鵬作色謂公曰海外之使勞民傷財行將疏請令二使還朝夷人領封可乎公正色答之曰使臣奉命已逾一年使舟所造亦已過半義無中止不如發舟以後疏請下次領封可也及還朝公又力陳冊封勞費不便狀而力請領封蓋前所爭在簡書後所陳在經籍耳此事駢援華夷不忍見聞領封之議鄭端簡四夷考已言之公曾經奉使又僂疏之豈文獻之不足徵乎

第二篇 論戰策

蘇東坡

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臣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巳。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至於貳敵則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機機之閒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嫌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

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寸之童孺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夫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關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欲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竊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饒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戰常欲戰而我常欲和戰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

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殆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

戰守和總論

王宇

兵家常談不出戰守和三策愚竊以不戰無和而無不守是上策也戰以定守守以待戰是日中策戰守偏曰下策和無策矣戰者以其士馬予敵而固其圉守者以其圉予敵而固其居和者以其居予敵也虛帑弛兵割地以至盡已耳和者降之餽也納者獻之繼也唯之與阿去幾何矣是故謹戰而言守者弱之促托守而事和者下之媒也何謂上策禹其善用此矣活民不卽工三年舞干羽于帝階七旬而苗從北禹之和不以歲幣其戰不以所屬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故謂之上策也何謂中策昔者有熊氏戰烈山于阪泉禽蚩尤于涿鹿已乃則天象垂見其器而天下作歷帝偃武數百年居無城廓以師爲營衛今所傳九宮之法是矣于是成湯則之七十征而九圍式故伊尹之令東豎于穰人周武王則之伐奄驅飛廉滅國五十而六服諧故周公之張幣至于稷慎大猷人稷慎故文王四部之墟也無戰何以臻此彼謂不能戰而可守者謬言哉大率標校旣遠止戈其德此謂



嚴以定守也。其大則如李牧居雁門，虜至清野收保，故示以怯，數年而攻，典騶遂以片塞。魏尚居雲中，軍粗私養，盡以饗賓客，軍吏虜開一人帥騎車擊敗之，虜不敢近。趙充國阻辛武賢之兵而屯金城，卒以虜軍开殄先容。此能以守待戰者，然而表不能無事矣。故命之曰中策也。何謂嚴守？偏昔者秦作巨防，隴河而城中，假以爲金城千里之固，銷鋒鏑，錄而錢，鍾亡之阪泉，蚩尤并兼無親，謀戰不休，窮后躬焉而爾。小子侯亡之運者，狼疾退者，燕棲而恒，狂于小，虜不亡。

百八議論卷一

卷一

何待故曰下策。至于和則無黃矣。漢高神武，項羽韓信所不敵，一困平城，委聽黃敬貴王變，禮太后，終無何右賢襲新秦王庭，直上谷，竄入至燒回中，徵武帝漢其左，稚矣。典午竊魏假戎，翟以捍共，蜀宅五胡于腹心，遂使腥膻蒸于秘傳，膏血流于河洛，唐先苦突厥，既臣之乃處之六州，而安史相繼陷京，師燕雲之藩，貢賦永絕，宋輸契丹以亡。魏輪完顏以制遼，而亡中原，輪奇渥溫以制金，而亡天下，始猶爭一獻納，既而以神器界之，豈知元成受順，要威于絕事之。

胡越與家式，靈于顏利之威，刀筆之士，魯偏辭以惑人，至委疆場以婚，蠶食婚保，醢以寧妻，李六王冠，際而儀，衍不與其，雄也，悲哉，曷不思漢，掃境以戰，而海內耗宋，虛中以和，而海內亡，獻納二百，年錢六十萬，賞市四十年而歲出，且五百萬，亡與耗孰多，百與十孰厲，以爲易，稱陵後而銜口，曲從詩載，黍離而崇謀，專伐此夫，以益賊遺，若父以社稷遺仇，虜者也。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淳，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于戰，耕名域，堅壘，畧群相，實高山大海，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徒馬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植，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子，徒焉無有也。卒然夷狄警，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失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太某、彭、絳、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右護，強不可他使，是天下二失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緣淮已北，循河之東南，盡海西叩落，經幾千里，赤地盡取，饒能麼？是天下三失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境太東，赫乎應，傲于帝居，周泰軍師，不能排闥，于是豈制吳越之饒，以啖成兵，是天下四失財去矣。乃使平相，度不周，微催不常，無以資齊，焉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服脩治，品式修

章不能猶具，是天下四失。蓋解腹九然而止焉者，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治其五，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猶事之特股，膏大臣，儉處榮，遠爲家，治其戰士，離落兵甲，饒勝車騎，河朔而未曾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雖然，盜發則疾，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比乎？是不蒐饒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備食器，官則扶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疑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必棄已虛，此不資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輒小勝，則蒙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口再賜，二月累封，凱旋未歇，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綸蓋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施，猶于我矣。此實厚之過，其敗三也。多養兵士，類翻大，奮則跳身而東，刺邪而去，迴風刀鋸，菜色甚安，一盡未更旋已，立子擲，擇之止矣。此輕用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愚臣詰責，漸來，搗次至如，鎗然將，障股然將，發一則曰，爲僱月，二則曰，必爲僱，三軍萬夫，環旋翔，伴提，展之，則虜騎乘之，取吾之

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患太平殿約以律下常團兵四十萬以詠察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蓋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虎窠且不暇後焉能加威于反虜。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貴而乃墮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王余州職論云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秦以戰而兵日精故不戰則以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火泉而諸比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通匈奴之勤又用其餘下閭下南粵下群柯夜而下夫究百試而鏐不精故武帝之驅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用武之餘疲也。讀之令人勇氣曉騰。

陳微獲事宣

李 翥

金主病篤者令大太子四太子等回兵高宗聞虜兵已退其喜李綱上書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憂。赤縣陷於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強敵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誠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生埋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冷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脩守備猶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敵。陳宣宗守旣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傳有江鎮者以鎮江鎮在淮南荆襄也。今當以淮南東西及

制○義○軍○也○宋○帥○也○重○兵○以○臨○之○分○道○偏○師○進○守○使○都○  
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  
輕○犯○東○路○以○揚○州○爲○帥○府○而○以○江○南○財○用○給○之○西○路○  
以○處○州○爲○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爲○  
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守○備○之○宜○莫○大○于○是○矣○然○  
攻○戰○之○利○亦○當○分○寄○于○諸○路○大○帥○如○淮○南○河○東○之○帥○  
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京○西○  
南○北○路○川○廣○之○帥○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  
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于○中○而○以○至○誠○不○倦○  
決○斷○行○之○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措○置○之○方○則○臣○願○先○  
定○駐○蹕○之○所○今○鑾○輿○未○從○舊○都○莫○如○權○宜○且○于○建○康○  
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錢○穀○無○不○便○利○與○二○  
三○大○臣○熟○計○緩○懷○之○器○先○爲○自○治○自○強○之○計○使○中○原○  
脂○竭○之○民○知○所○依○歸○益○堅○戴○宋○之○心○大○槩○近○年○閉○賑○  
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舍○卒○則○以○退○避○  
爲○受○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國○勢○益○弱○敵○此○  
之○緣○今○夫○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  
沐○戴○新○師○使○北○軍○數○計○渴○震○怖○不○敢○南○渡○濟○師○肯○吝○

則○和○議○之○東○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集○可○見○矣○然○  
敵○兵○雖○退○未○太○懸○斜○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  
暇○場○使○疲○于○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  
十○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  
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間○失○矣○自○維○  
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  
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月○風○  
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

陳士奇

善兵之追轍神學騰蛇養氣學靈龜方今倚帶關爲障儼矢將至批此以連是龜之縮其首而蛇之未始千露也乃偵探者窺虜部落暫從遂駁有秣馬厲兵圖後廣寧之舉夫今日廣寧固彼主我客者也城隍致衝無委致圍虜卽拱手奉我亦安所用乎則戰而問功不如守之可以自完也夫愚非左戰而右守遺遠人巾幗之恥蓋亦揣其候焉哉日自爲生聚訓練而實未充徒實自爲侈靡淫耗而力尚饒以久備之

卒試再格之闕。恐三十六營中間聲皆色土也。于是  
 營事有以戰爲守之議。墨約論之以戰爲守。守乃不  
 橙。以守爲戰。戰乃不敗。守其十里。有百里之聽焉。守  
 其百里。有千里之聽焉。存乎選士。選士無敵。存乎繕  
 器械。器械無敵。存乎服習。徧知而服習。徧知無敵。一器  
 具往夫成。二器具驚夫成。三器具游夫成。我固以士  
 飽于伍。馬騰于槽。骨凝肉陡而氣可用。我固以折聲  
 不過。耳竊聲不過。聞事益息。沉而情莫餘。夫然後威  
 聞而卒。若此。除見戰乃必克也。是故守有以素。而守

之者獨其足伏其翼間諒必嚴然汲必慎則我靜而敵不知所動守有以強而守之者高其機赫其兵蓋甲必靈鎧仗必明則我強而敵不知所翕守有慈徒而守之者餌虎兇以誘其角綴朝懸以啗其尾使彼騰悻于自爲守守有以慈我而守之者桑柘之下時念兇于夫復乳哺之餘忽憐言于壘中使我膽水于自爲戰夫此四者亦間外之雅談非提奇遁勝可相參也而道不外于此乃有不可知者甲冑之氣亞于頭環韓白之譽起于陶衛舉朝捉衽露肘歛敵百萬

金錢而輦之邊而僅以快充私橐爲將墮白茅藉地  
乎詩曰有渰者澗萑葦澤之言與援之不可測也舉  
彼舟流不知所屆言斯遷而無所底也暮索喚人生  
不廉貪之介健馬中戰又何論疆場之守乎夫濯纓  
者必明其火振其樹今欲無債帥無快卒自樞輔以  
身先之亦明火振樹之法也昔齊景公遊于紀得菴  
曰食魚勿返勿乘驚馬以問晏子晏子解之曰食魚  
勿返無盡民力乎勿乘驚馬勿置不肯於側乎台榭  
屠子鉞之寄能勿盡士卒之物乎勿置姑息婦孺之

將于其側。則長驅屹于天塹。應行且歌。召虎稱聖之  
篇以遷志矣。  
必不可攻。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謹按王倫本以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願緣宰相無識。  
遂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  
大。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  
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  
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敗  
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賈不達而倫又欲陛下效  
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  
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  
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社。朝廷宰執  
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  
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  
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  
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  
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屈膝則梓  
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  
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

虜之情傷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警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洞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僅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廢心大臣而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

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證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途非狠戾已自可見。而乃建自令臺諫從臣會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及聖天子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件食中。曾漫不可否事。檜曰。唐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秦檜太政徒。厥尤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僞具彈劾。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平之。然檜後屬。臣實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臣竊先注此疏。猶以和議進者。其下并犬羊者也。則

此如魏絳和戎湯雄諫不受單于朝等篇其文僅有可述第講和實奸人富貴之資而中庸以下之主所拜心樂爲者後是用公主和親割地納歲幣不惜以身之愛女祖宗之土地萬姓之金錢盡捐以奉夷狄豈理也哉故此等文一切不取

款虜議

馮琦

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有者用之以廢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則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則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能用款而愚者爲款用也。諸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于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既得利于款而欲兼得利于掠。則借拾番以假造於我。既假之道則棄不備而侵我。已侵矣則陽爲調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于我。我兵力稍集則又爲謾詞以緩我。既得志于掠而不能忘情于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于我。扼腕談虜事者大約不出戰守和三大端。而未有所以決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夫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爲權。蓋聖人必有所訓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將急之而固緩之。緩廢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于繕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榮印榮亦不以制之。



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修保。內患咸外。固學。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還其疲極。而後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而得。又不能起而索。其勢必復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子之惠。夫然後款可久也。故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請得借箸而籌之。曰。以利害。秦虜情。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強弱可料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權怯可振也。以虛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間見。數朝議。則紛岐可省也。以賞罰。定廟謨。則權

卷十七

並

衡可恃也。大虜之嗜利。蓋其天性。款愈于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反。故以利害。秦虜情。而向背可知也。虜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劉鎮撫夷而禍移于遼。宣大通貢而禍移于陝。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以來。利有上不在下。其下皆潰一

且而變如飢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潰。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謀而拔其上耳。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有餘榮。退而死法。必且有餘辱。卽介冑之士。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權怯可振也。朝廷所憑督撫之奏報。督撫所據將吏之移文。進而致之。而或以爲輸誠。尾而送之。而或以爲血戰。使朝廷執言以爲契。考事以爲徵。輪情效實。雖大亦原。張虛駕。僞雖小必罪。則察言不生。而功實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邊奏。而功罪可明也。兵交于野。議戰于朝。邊臣全得其形。而未必有盡其情。廷臣微聞其情。而或不免併失其形。戰守機宜。常以邊臣爲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故以間見。憂朝謬而紛岐可省也。邊疆之事。惟戰守和三策。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不信罰。不必卽欲駕馭而無從。故以賞罰定廟謨。而權衡可恃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然勝有機。敗亦有階。握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而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忽言款。忽言

卷十七

並

戰○兩○不○觀○其○利○而○兩○受○其○害○敗○道○也○過○臣○意○不○在○戰○  
而○朝○議○趣○之○戰○外○畏○敵○甚○于○提○法○內○畏○議○論○甚○于○畏○  
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用○狗○請○謁○外○橫○而○僭○授○  
于○內○內○輸○而○取○償○于○外○者○敗○道○也○過○臣○不○以○過○事○利○  
鈍○爲○身○利○害○則○其○爲○國○必○輕○淺○謀○事○深○寄○禍○敗○道○也○  
過○臣○以○效○事○成○敗○爲○身○利○害○則○其○行○矯○必○重○陽○安○過○  
陰○奸○竊○敗○道○也○過○國○之○民○出○而○通○虜○小○之○爲○尉○史○大○  
之○爲○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旒○裘○之○俗○人○  
而○習○中○國○小○之○爲○囚○奴○突○厥○大○之○爲○契○丹○女○真○意○無○  
古○今○談○論○矣○卷一十二 國體

極而澈深入敗道也此九者致敗之階也故必察六  
機祛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

已已之變大同參將許貴奏欲講和于肅愍公上  
言曰○罷○虜○食○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彼○有○無○厭○之○  
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且○從○虜○何○  
知○信○義○賄○賂○纔○入○于○穹○廬○虜○騎○旋○至○於○關○口○徒○示○  
以○弱○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不○如○盡○死○致○力○以○  
圖○剿○滅○以○雪○國○恥○者○必○不○出○犬○羊○之○下○云○云○

古今讀論卷十八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商會訂閱

請先減逆賊劉豫疏

岳飛

岳飛每朝見數以恢復爲意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  
蔽必先去之後乃可圖帝詳問進取之機岳因慷慨  
手疏上言曰臣自國家變故以來實有致身報國復  
讐雪恥之心仗社稷威靈粗立薄效陛下錄臣微勞  
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一介微寵榮超顯

古今讀論卷十八 天一人國勢

有踰涯分又蒙益臣軍馬使濟使圖臣實何人敢不  
報稱臣謂金人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  
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望陛下飯臣日月得便提  
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  
將既還王師既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  
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  
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盜賊首劉豫者此等乃國家第一逆賊揚激山先  
生以嚴嵩爲天下第一大賊是也蓋盜賊置夷仗

凡如后太子宗封藩鎮大臣關戚權奸佞皆有  
之昇昇而外不勝陳也故立盜賊門遂省塞逆門  
以塞逆正盜賊耳然數等內賊爲甚此大易所以  
致嚴早辨歐陽所以重戒伶官歟除河北賊易除  
朝廷賊難信哉言也若奸民赤脅黃巾勿論陳涉  
勝廣秦民之湯武也乃以爲盜何哉

古今讀論卷十八 天一人國勢

往在大理得包舍憲送到撫夷委官稟帖云思樣傾  
力以攻孟乃者生愚昧欺者莫知所適然竊有請焉  
夫木邦孤子所恃以爲援者孟乃也思樣令既克景  
楞又攻哈賴其設心以爲不吞孟乃不足以成宣慰  
其驕橫不道欺蔑本主前此未聞若是之顯然者也  
元戎號令而不受都臺遣官而不恤其違命之罪可  
謂極矣春秋之法家臣叛主孽庶戕宗不待請于天  
子而正之者聖人討賊之嚴運權啓機貴於神速  
宣慰窮促時則不可緩也且先此移文有相檄而行  
之語而執事欲奏璽書有隨宜處置之令生章相後  
隨宜此其時也亦其事也若謂今日天氣炎熱不可  
舉事然是時促不可輕動我漢兵耳至于操練夷兵  
處置逆儲示我有必征之意而速提軍處以違爲孟  
乃之勢以解哈賴之圍以授宣慰之警疑若可行也  
必如是然後從而撫之庶可以制其死命而冀其退  
聽不然徒遣一介之使掉三寸之舌非惟撫益于事

且取其侮也況不免于後日之悔乎又聞八百來  
思樣亦當差官遣兵或發文切責之三司官應猶宜  
在屬衙總理未可遽爾輕許其歸也愚昧之言伏乞  
鑒裁  
可爲討賊律令

論盜賊

秦觀

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羣馳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陰阻是惡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禁敗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其羣起也利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誘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縋而勢縱非勿迫以誘其心則急而變生

古今論衡

卷一 八 國策

四

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招降與窮治是已盜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故也何則盜賊之起必有巢穴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好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日與其仇首下氣以其仇害之聲號若剿撲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

疎目則往往窮矣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日與其嬰銅金木索牛而受斃號若逐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嘗考之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往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符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被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詳且盡矣

古今論衡

卷一 八 國策

五

奇謀只是招是詩也當事者能不刺心乎先正有言元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嗚呼念哉又按少海論中云凡盜賊所以不靖者以上人任法而不任吏也夫民之爲盜其情不一而吏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其敢輕重其罰于是真生而殺宜殺而生者有之威惠不行民是以轉聚而爲盜臣觀古之能吏有使吏獲舉少年惡少子鮮衣而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千虎穴中者尹宜吏之治長安也有明盜賊實令相新招吏追獲有功

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強○敵○之○治○膠○東○也○有○耳○  
 目○具○知○王○名○區○處○窮○里○空○合○坐○語○未○訖○捕○吏○已○至○  
 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  
 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  
 海○也○有○置○正○立○長○開○里○阡○陌○有○非○常○吏○輒○開○知○奸○  
 不○得○合○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  
 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而○安○之○者○龔○遂○之○  
 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爲○令○之○計○  
 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畧○  
 其○小○過○聽○於○法○外○處○置○布○設○耳○目○言○盜○爪○牙○底○威○  
 權○嚴○重○而○盜○賊○得○以○少○清○其○下○篇○云○盜○賊○之○起○無○  
 足○深○慮○所○可○慮○者○其○間○有○豪○傑○而○已○昔○周○亞○夫○得○  
 刺○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  
 爲○也○唐○縱○朱○克○融○還○盧○龍○未○幾○軍○亂○復○失○河○朔○夫○  
 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閒○係○吳○楚○之○威○  
 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閒○有○豪○傑○可○不○  
 深○慮○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  
 之○衆○傑○豪○傑○入○我○數○中○則○後○卒○行○鼠○輩○雖○千○百○爲○

羣○何○足○置○齒○牙○之○閒○乎○嗚○呼○盜○賊○之○說○此○三○篇○盡○  
 之○矣○

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無詐成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無詐成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久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奸權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孟賁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悉矣而

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王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事與爵位使北方之人莫敢向逆幸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凱皆

唐○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鞏○鞏○久○遷○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亂○往○之○咎○當○抗○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榮○告○獲○妖○賊○郭○進○等○繼○聞○裴○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使○武○健○又○過○於○裴○京○東○州○郡○如○裴○岳○者○不○可○勝○數○此○等○輩○而○不○用○卽○作○賊○收○而○用○之○卽○提○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師○京○京○西○職○司○及○徐○沂○充○單○維○密○滑○齊○曹○濮○知○州○論○以○

意○使○陰○求○部○內○豪○傑○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道○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其○盜○大○奸○隨○卽○錄○用○若○只○是○尋○賞○劫○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散○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道○材○皆○爲○我○用○縱○有○奸○雄○嘖○豪○亦○自○無○後○但○每○州○提○舉○得○一○二○十○人○卽○耳○耳○得○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琦○之○士○如○周○處○蘇○

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脩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提  
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獲夷狄立  
功名。未必不由此輩出也。

用人真奸

王錫爵

所貴乎臨御海內。陶冶人羣者何也。天下之情有所  
扶焉而思展。則無務以名羈之。有所廣焉而思容。則  
無務以法窮之。有所拂辭焉而思平。則無務以氣折  
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所長。則無務以全求之。故  
舉四舉廢舉盜之事。使食使詐。使愚之言。班班傳記  
可考鏡也。問官弭盜之法。自修關司。緝之非鈴。折不  
盡擊也。漢漸海廣陵之寇。得一良守。皆單車片言。歸  
命。恐後而崔蒲不久。驚也。嘗因是而考當時求才之  
難。蓋周詳於建官。濫詳於設科。長材負俗之士。皆弭  
耳抑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爲奸。故其時  
天下有餓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謀之則可定。撫之  
則可下也。唐宋之後。用人雖問許大臣。辟召與諸色  
人等薦舉。然科目常操其權。而章縫下士。慨傲曲辭。  
皆得安坐。取公卿。關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  
心。干戈皆爲敵國。明者憂其然。以爲法窮則當變才。  
窮則當惜。是故厚招狂謀。待以草澤遺逸之禮。此富  
躬爲京東一路言也。推擇沉鷲。勇悍之人。爲吏而重



才較之選此篆就爲河北五路言也。唐墓右以爵族而收攬吏惟此王質爲最顯二郡言也。錄川瀕海諸豪以資得守此自剛中爲永嘉諸郡言也。大此四議者與唐虞難王人成庶頑之訓不刺謬哉而愚嘗哀之矣。共工崇伯非溫良絮短之士也。罪狀未形則聖人相用之不遽絕也。蓋才與好之不相入若水火然。然有上才則必不可使爲好。有下材則必不能爲好。有小才則善用之爲才不善用之爲好。爲好而奉奔走於上則上之法行其工崇伯是也。爲好而作氣勢

下人議論卷之八

于下則上之法不行。唐宋以後匹夫任俠是也。使有若人彼能守器修姱如漆園蒙穀乎。能竊項黃質與草木同朽腐乎。彼惟惟樸少文無媒以自達。銅墨小吏得批振而賂籍之。于是捐彈頓足。曠日靜禁。小者蒙鄉里大者憑山海。而天下嗒嗒多事矣。蓋苟悅所稱遊言遊行遊俠。今郡國在在有之。而遊俠尤甚。食肉曳騶談財役食則屈與爲之用。駢肩希數背公建堂。則鳴鳴盜爲之羣。露飯裂眦引經批根。則梟根爲之使暗鳴。嗚嗚武斷。竄效則閭閻爲之傾。夫人與人相

處未有能無故而相伏者也。力大者搏商堅者齧爪剛者決彼其以數千百人割落角距而爲一二人下者此一二入必非常人也。夫非常之人使之不爲朝廷用而自用之於善而用之於奸。愚甚哉焉。諸累據四臣之策。今縣道有司搏求所部豪猾不得志之八。隨才露舉或推鋒致處或足智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或談達不羈可彼絕域諸如此類皆羅入士伍中使之試其豪舉於職事而耗其雄心於利祿則制孟朱克融輩人人皆朝廷耳目也何好之能爲

下人議論卷之八

馭奸民議

顧錫麟

民之難馭自古已固然禹皋立風動之朝卽相與昌  
論安民而朽索六馬之遑夏未季而已歌殷宗隱鞠  
人謀人姬公敬怨汝胥汝周之先封同異姓以乂民  
而入成之令首嚴邦均終以邦誣秦易郡縣親民惟  
守令漢時太守非獨資之拊循抑且倚之扞圍以故  
名將多出其中雖井田之意已失而無事耕有事戰  
兵也猶可並舉也唐宋則漸非矣而今尤甚自奴酋  
發難征募無辜凌水蘭乘塞而動兩撫臣不戮則禁

天威誕將未卜何日此可不爲大虞顧若民之爲患  
更有急于夷虜者請得而畢其說木不畏斧斤而畏  
蠹魚不畏網而畏鷗鵠人不畏強禦而畏疾國不畏  
寇而畏民何言之寇則彼已可量虛實可料勝負可  
備款防可施或弛以乘敵或壓以奪氣猶得厝吾智  
而殫吾能民固吾民有方則吾役有財則吾藉方以  
爲惟吾驕焉而苟其心之不可信智不達厝能不達  
殫此其可畏乃大于寇故國安可以及邊邊安不及  
國則曷若移夷虜之急而急民且問虜之逞夷之証

皆吾民導之乎無清淪陷亟剪北關之翼以從事關  
鎮其爲賊臣之教不待言而中國風有一種黠鷙奸  
利之民乘關禁之久弛而家于奴奴因而用之無不  
得志則盜信之是楚用伯州犁以仇晉而晉不能用  
析公責皇以罷楚亦且奈之何吾誠有以招之其冠  
猶南也其吟猶吳也彼仍愛中國而不愛虜其在虜  
中不較愈在中國乎料素拳以扼其吭佐偏師以擠  
其背規屯築于覺舉寧遠以深其恟疑盧鳴應着皆  
官若西南亦然彼吾民夷故未敢離巢而大入也彼

其憤積于尉吏之漁獵而機乘于降郡之呼囂惟冀  
內將有變其憑藉負船依島阻嶼者亦然故惟絕吾  
民之往來則自適是馭虜馭夷之道總不出馭民之  
中而急民者正所以急夷虜也乃有不逼虜不降夷  
目爲妖則非妖目爲盜則非盜食肉衣縞之徒半是  
禹魯舜顧之侶鮮衣怒馬之俠半是露靛裂裳之事  
意卽曩者走胡走越之餘孽指背道咎追識駕誦而  
豈豈職職之民前規後休靡然從之今不特有其端  
而已可謂坊之無可坊聽其卒起而不爲救哉夫馭

夫而後議坊管敬仲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燕處。燕處則其言詭。其事亂。夫四民猶不可。燕而況不爲四民者乎。今有不善詩書不雁鰥鈴而詭音竄句說劍彈鋏是賊士者也。不質襁褓不的稂粗而豬水與種墾荒植穀是賊農者也。不審曲面勢不飭材辨詭而燕幽舉削鄭刀宋斤是賊工者也。不權子母輕重不吝金粟生死而苛算奪計范之壽寃貨攘系孔之管是賊商者也。而要皆附于士其附于士者儼乎以雄杰自待也。進不能說時而退無以

可公義論卷一八 國勢

一六

冥身。于是煽動于毫小可憑之表說而屑播爲萬無可作之異圖。則洵與誣之屬也。以名義呼朋而既呼則抹殺名義矣。以報效引類而既引則棄吐報効矣。嗚呼。博屠命爲骹髀。推理鼓鑄結爲劍頸。羽人鎗壇推作謀主。優登升席詭曰時人。管飽締及乎阜宗。灌寶盟成乎阿堵。京觀繫繫于東轡不戒也。而狂狡復蠢蠢于西吳。借客探九疊滿淮浦之數不快也。復背公崇黨。慘首廉能之長。腹奸于良。耽良于奸。疎則厚毒。急則速禍矣。夫人生于五行。死于五行。豈棺木死

賈塚土死。則以爲臧。刀鋸金死。烹溺水火死。則以爲慘。何其明也。生于五倫。死于五倫。忠孝死。君父則忘其吉。賊踰死。友則忘其兇。又何愚也。夫民固愚。西上宜遂無術。愚以爲曉諭之藩全握之守。今而監司撫按。賞從而贊決之。昔張敞爲冀州探幽。獲伏得其渠帥主名。盡格殺之。此以誅爲弭者也。張綱單車之廣陵朝請。嬰任部衆所之。而五百餘人上書乞留。此以散爲弭者也。虞翔在朝。歌設三科。募壯士。諸作奸犯科者。借之耳目。而聯爲爪牙。此以用爲弭者也。各

可公義論卷一八 國勢

一七

是三策者。誅之國法也。誅之不勝誅。當論情。情專則一網盡之不爲酷。情渙則有從者可罔。內于俱焚之焰乎。散之君恩也。散之不可散。當論地。地偏則一網開之不爲狹。地要則遠育者可覆露爲弗摧之施乎。至于用之者。以不測之恩。伸不測之法。度其人之可用。又度我之必能用其人。當論時。銳方集未可下。與方固未可離。此奮在彼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幽而威可載。此奮在我也。彼奮而我。本則需其悔悟之萌可也。我奮而彼。本則抵其疑貳之隙可也。而

恩又有說焉。好之者可。用之者不可。用大奸其機。略必有過人者。故用之而有特小奸。利易成。威易暢。用之保不爲所賣。未可易言也。將必參酌于誅與教之間。形迹已著者。不俟獄成立。鑿之勿使仇陷。未著者。面焚其籍。誦令自安。更有潛踪合聚。密行捕緝。以示魁。國兩斷難容。于青天白日之下。則民志定矣。天是之謂功。善乎丘文莊之言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守令之效如是。夫何今之坊民者。三策俱窮。致天下事潰壞。而不可收拾。其視夷虜之震。號就緩而孰急哉。雖然。夷虜一日未滅。則加派一日未已。非獨加派也。發帑之去。加派一聞耳。未有好與而不取者也。兵者不祥之器。見有烽警。先已發其輕心。而後數召之。是教之弄兵也。欲用惟恐民之非兵。欲彈惟恐兵之非民。惟有曰。貧曰弱。而民愈不可坊矣。則夫滓暮氣爲朝氣。作竭氣爲盈氣。翻然勃然。制平南比。僭僞以充實。簪飾之命脉。耗磨草澤之虛橋。技癢此。馭民第一義也。以充實簪飾。爲磨耗草澤。所謂循木之言三策。治

其標耳。然已甚難。此將相之分也。

彈盜議

林廷琛

石隄晉之故封負險阻其山自句注孟門盤紆而西或十數里壁立類門逕然往往細入穿窺草石揭木以逞譏者曰障之便於是伐石塞谷口斷絕間道又度其中築城張官置吏發丁男戍守然且甯聚鄉井愈益其莫能禽制昔唐質肅公經畧其上時奇嵐諸郡弗靖公亟令獄去境上堡柵顧衆甚驚異而公竟以成功此可以察其故也余睹前史鄭僑爲政道不拾遺門不夜關田器不歸士七尺籍莫遂治渤海移

書初屬縣急罷討捕吏郡中衆然鄉化棄其兵弩而

十

持鈎鉏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假令所部民皆人人如鄭渤海石隄之固誰其負之今時吏犬率後百姓疾苦賦增繇重獨程督河急法令煩苛農不得田作吏民莫安處次彼其困於飢寒而吏弗卹無論石隄卽山自東不原廣衍亡寸險便憑又百數步一望微獵縣屬何能有益吾丘壽王蓋曰盜賊多有通郡國二千石之故豈哉其言之也邇者瀛濱張大夫拜監司備其石隄大夫奉天子璽書郡國二千石而下咸

唯大夫願指大夫亦旂率郡國二千石宣布德意通達幽隱但務尉勞休養百姓令百姓樂生安業人自愛而重犯法俗趨長厚聲教旁達雖詩書所論寧謚何以加焉若題形束斲禁之日地與畔固悉稍俘獲夸伐功能斯世俗所稱道余不以幾大夫云此贈張瀛濱大夫備兵石隄序也公自言以賑邊使延綏取道石隄故知其形云

卷十八終

八國勢

七

古今議論卷之十九

十三經註疏

閩中

林德祥朱公

山東省

書院

景序

言易則始于田何之十二篇傳于梁丘而未盛至王  
蜀之學主理畧數獨觀古今其得迷流江左韓康伯  
邢璣之徒因而疏之雜取老莊終貽不經之誦以疏  
異端競起學之者競而難稽則又何貴于疏義焉也  
言書則古文得之壁中以至墨而復廢至皇甫謐猶  
得其書歷隋宋而始流江北梁竊賈趣劉焯之徒雖  
經註釋然旨趣多乖終貽淺畧之弊使人煩而多惑  
則又何必于註釋焉也言詩起始于毛公而盛于韋  
賢鄭康成爲之箋之其宜麗正風不可貶也嗣後疏  
之者何仇全緩輩而惟劉焯兄弟爲殊絕觀其考按  
一時騁譽千里其諸儒之所擇諸者乎言春秋則始  
于丘明杜元凱爲之訓之其引經明義如于應母不  
可議也厥後疏之者沈文何蘇寬而惟劉焯爲最觀  
其辨傳罕儔鉤深數述其諸子之翹楚者乎公羊豎

守何休師之戴宏者也膏肓之攻厥辦已力其師作  
解疑以難賈逵之長義惜乎持論太過反致失據使  
逵緣隙而奪之君子有餘恨矣穀梁集解范甯父子  
之家學也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似亦  
爲世所重者然學不經師終竊二傳之緒是安得爲  
通方之理乎儀禮始于高堂生之十七篇以授徐生  
歷蕭蒼后蒼至兩戴而厥肯斯暢鄭玄註之賈逵疏  
之至宋楊復又爲二百一十八圖以附之用補大禮  
之缺其制精而弗漏朱子亟稱之宜矣周禮作于周  
公經盡明備誠哉致太平之書也漢初無閑至劉歆  
而始著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自後冬官獨缺而全  
書莫見于天下故何休以爲駁國陰謀之書林孝存  
以爲淆亂不經之說復作十論七難以排之有鄭  
玄篤信考古則聖經幾于熄滅矣禮記則二戴同師  
后蒼而其氏分門王鄭率本二戴而全經異說南北  
之派凡數十家而表表者惟皇甫規熊安而己熊則  
背本經而後外義較之皇甫遜勝也孝經倡于河間  
顏芝而註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不

改鄭玄主今文而陸澄改譏其說不一要之安國家傳之學其庶幾也。論語一書有古文今文之異張西兼通舉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孔安國獨解舉論而馬融爲之訓鄭玄並以齊古義說甚彰王肅之徒相爲羽翼實何晏之所宗也。孟子註于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其音釋則張謐丁公著兩家張氏徒分章句而道漏頗多丁氏稍識旨歸時有僞謬惟趙爲近之爾雅倡于周公而成于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中道寢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鳳之辯其書始行郭景純

古今談論

卷十九

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具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然當時轉相傳授亦有自來故宋儒亦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趙盾許世子之弑左氏公羊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胎移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鄭玄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于數若儀文度數之繁蟲魚草木之變皆曲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傳宋儒之學遂于理若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皆深究其妙其學也得聖人之精

合二者而一之然徒得聖人之全經宋儒之學大行于世而漢儒爲世所貶豈不深可惜哉。宗宋儒而排漢學余嘗憾世間究事數種此其一也。

古今談論

卷十九

四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于焉。故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合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所謂各有合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于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說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

古今說詩卷之九 經籍

五

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揚其金以示人，而通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就陰，而舉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圓三者以二爲一，故三其一，一陽而爲三。圓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友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難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也，奈何。曰：以

古今說詩卷之九 經籍

六



數言之通乎一圖線內及外周各有積實可紀之數  
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木方之外而六  
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洛書  
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木方之外而二四六八  
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其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  
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其條而不紊  
也日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日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  
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靡而奇乏也洛  
書主變故極于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  
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于二十而無偏耳日其  
序之不同何也日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  
上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  
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  
于中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  
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  
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  
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  
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

宛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  
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日其七八  
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日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  
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  
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  
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  
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  
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  
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  
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各六則參伍錯綜無遁而  
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神也日然則聖  
人之則之也奈何日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  
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  
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  
折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  
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  
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  
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

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奇偶各居二十  
期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八九七六縱橫十五而  
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  
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  
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  
因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  
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  
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  
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

言公說書卷之十九

五

所先得乎圖。初無所待于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  
書亦豈必追考于圖耶。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按此三語若以書爲衍  
時不宜見之于易。若以書爲畫卦則係詞數篇皆  
蓋河圖並未及洛書者。意易以下筮爲用。所謂  
聖人則之者。或是則河圖而制若以筮則洛書而  
制。龜以十耳。卽上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之意也。止  
則推本下筮出自神物。此則推本神物出自圖書。  
觀首尾兩則字呼應亦可見文意之所在。抑王穆

有以此時附會九數始自孔安國謂災與禍  
一書而出此真大神機對手筆衆然耶。嗚呼。聖  
冠謀之天書如此何乃以之言聖經也。如此讀書  
大可省事。

論河洛五行生成之數

徐清

奇數陽耦數陰天一三五七九地二四六八十故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猶言天以陽生水地以陰成水也  
一二非有多寡生成非有先後也只是明一陰一陽  
之謂道耳天數奇凡五地耦數亦五如兩家各掌五  
焉然天既從第一起數則地自當以第六作第一起  
數矣六即一也天之五奇皆一陽也地之五耦皆一  
陰也天與地所生之陰陽皆勻平並無毫髮之差者  
也今以數成文故有自一至十之殊耳愚謂地不可

古今談論卷之十九

五

與天對又不可分兩箇天地安能生五行水亦地也  
地又安能以六與天之一生水蓋天與地如一孟泥  
沙相和之自然澄之而澄在下便是天之地清者在  
上便是地之天又如人相假邪廓爲衛風所充周者  
即天五藏爲營脉之所藏而述者即地木一身也故  
玄門用役者愚嘗用此駁之云爾家務長生不過效  
法天地耳即用彼安見有此雄天外尋一離天以助  
其長久者也水只是地之類凡有質者皆屬地也海  
際天故始成地之六不然只一硬塊地直天中一粒

耳天地五行都靠那一件無形之物生成今日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語似有端天地二字與一六二字  
只作陰陽二字看猶之可然過說陰陽便以屬氣非  
無形之物矣  
世有奇人遂有奇理。

古今談論卷之十九

先天後天圖論

熊來明

先天圖體也。後天圖用也。先天圖縱也。後天圖衡也。是故有先天八卦之次序。有後天八卦之次序。有先天八卦之方位。有後天八卦之方位。自太極分陰陽。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乾陰兌。少陰之中。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此先天八卦之次序也。乾父坤母。生男女。震得乾初爻。為長男。巽得坤中爻。為中女。艮得

先天圖論卷一九

乾上爻。為少男。兌得坤上爻。為少女。此後天八卦之次序也。乾上坤下。象天地。離東坎西。象日月。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自乾至震。順布自巽至乾。退布。此先天八卦之方位也。震東離南。兌西坎北。巽東南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乾坤退居六子。用事。此後天八卦之方位也。蓋先天四圖其來久矣。世傳康節得于李挺之。挺之得于穆伯長。伯長得于陳希夷。四圖之中。其一為八卦次序。又其一為六十四卦次序。其一為八卦方位。又其一為六十四卦方位。自太極兩儀

先天圖論卷一九

四象八卦。加倍而進之。八卦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卦觀六十四卦次序。但觀八卦之次序。可也。圖圖在外。以象天。方圖在內。以象地。各先將八卦定為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各依次布于外卦。觀六十四卦方位。觀八卦之方位。可也。後天二圖。其一為六子受生之次序。其一為八卦入用之方位。朱子蓋以配先天四圖爾。先天所以立體。而明法象自然之妙。後天所以致用。而若隨時變易之道。先天圖當先看乾坤。坤地。以上下言。後天圖當先看離坎。坎水。方可以南北。言先天乾南坤北。後天乾西北坤西南。先天震巽對後天震東方巽東南。先天艮兌對後天兌正西艮東北。此六卦不但變其方位。且變其對卦。獨坎離二卦。先天為東西之門。後天守南北之極。常相對立。坎離其四象之體。太極陽動陰靜圖。即坎離二卦。觀獨之也。豈惟太極圖哉。泰同契曰。易謂坎離又日月。為易乾坤門戶。坎離莊郭。此四卦。先天以乾坤坎離。此壯先震巽艮四卦。又曰。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

變陰用九老陰變陽用六其北壯之體九六之用皆  
 坎離也姑就參同契言之則先後天圖已在其中乾  
 坤爐鼎坎離水火故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  
 坎中陽實離中陰虛仍爲乾坤故丹經謂之還元蓋  
 八卦中乾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和順  
 惟坎離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不同他卦天降而地升  
 陽倡而陰和坎離者天地之交也故曰爲太陽精離  
 者日之象何不二爻純陽而有中陰爻才說太陽其  
 間便有少陰所以日納月之鳥認得日中有月則可  
 以知離卦月爲太陰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二爻純陰  
 而中有陽爻才說太陰其間便有少陽所以月納日  
 之鳥認得月中有日則可以知坎卦竟與離同受太  
 極之陽而離者中虛之乾坤與坎同受太極之陰而  
 坎者中滿之坤乾坤太極之兩儀離坎太極之四象  
 是以離坎常爲陰陽之樞紐也

後天卦圖說

楊繪

伏羲俯仰觀察流傳千載未嘗無易何爲不加流行  
 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且伏羲之時帝出乎震而  
 文王之時天地定位曾得而改易之哉卽如先天且  
 非一圖之可盡又安知二圖非一人之意也觀易云  
 一陰一陽卽云陰陽不測云一闔一闢卽云往來不  
 窮云天地定位卽云帝出乎震其意蓋可識矣噫謂  
 後天既改于文王矣而乾坤屯蒙需訟不自仍其改  
 定之圖以序易又何也蓋六子必非聖人所能退乾  
 坤必非聖人所能退也

論上下篇之分

孔穎達

按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上經三十所以象陽下經三十四所以象陰也上經以乾坤坎離包貫始末四正之位下經以震艮巽兌間歷中間則四偏之位也又按反對之卦上經乾純實坤純虛坎離三畫中虛中實順大通六畫中實中虛除六卦不變外更十二卦反為二十四卦下經中乎二陰在中小過二陽在中除二卦不變外更十六卦反為三十二卦計之上下篇皆十八卦亦無多少之分矣

一八論論卷之十一

一七

大抵六十四卦中一陰五陽之卦十有二陰四陽之卦二十有四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除八卦不變爻卦惟五十有六云

論坤兌不言方

楊繪

以方隅而論八卦者說卦之文也乾曰西北坎曰北方艮曰東北震曰東方巽曰東南離曰南方惟兌與坤不言其方噫聖人之旨微矣夫陽者君子之道也陰者小人之道也陽主乎生陰主乎死者也陽生于子而帝出乎震何也帝者造化之真宰不可得而名之者也雖不可得而名之而生物之功顯于春故強而名之曰帝出乎震乃釋其義則曰萬物出乎震而已齊乎與言萬物之深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

一八論論卷之十一

一八

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奈何難明方盛而殺物之陰已生其一耶小人之道長于此矣作易者蓋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錄辭之不早辯也陰之所以能消乎陽者雖不防之于微而制之于其也小人之所以能勝乎君子者雖不虞之以漸而制之于壯也坤者三陰之位也兌者四陰之位也陰氣之微而漸著故聖人特于坤兌不言其方所以戒陰于無形也如臨卦之象曰剛浸而長至于遯之象曰浸而

三

長也其不言柔者其義同也。至于五陰六陰乾之位也。辭之不早疑盛乃動故上六曰龍戰于野。文言曰。謂其嫌于無陽。故稱龍焉。說卦曰。戰于乾又曰。言陰陽相薄也。意不防于微而至于若不虞于漸而至干卦。凡如此者。聖人之旨微哉。乾薄陰而後一陽生于坎。故謂之勞乎坎也。艮位于丑寅之間。得非萬物之始終乎。

按西北盛陰用事。陰氣既盛。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位焉。戰勝則陽氣起。故坎陰以一陽犯衆陰而出。蓋以已任勞代乾父防。陰陽者故曰勞乎坎。

論重卦之人

孔穎達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合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草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難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雖有萬物之象。而萬物變通之理。後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繫辭曰。『重』。今說論本卷一。九。無。十。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上繫論用著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著。卽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繫三才而兩之。故易

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象三才而兩又非神農  
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馬以言者尚  
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  
其古今觀伏羲結繩而爲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  
重卦矣又周禮少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  
書也下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  
取諸夫既象夫卦而造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夫卦  
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畫八卦即自重爲六十四  
卦爲得其實

論卦辭

卷一

上

繫辭天地定位章結以八卦相錯明八卦錯爲  
六十四矣何故以定位等句屬先天相錯一句屬  
後天耶

論卦辭爻辭誰作

孔穎達

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  
按繫辭云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其有憂患乎  
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  
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微卦道演德者  
文成命者孔道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  
明道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  
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卽是作  
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更依此說一以爲爻辭

論卦辭

卷一

上

多是文王後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  
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  
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禮  
兵之後箕子始後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  
又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說者皆云  
西隣謂文王東隣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  
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托君之國通言東西相隣又  
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  
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



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以父統子業故也。按禮儀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說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定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爻詞決係周公所作。陳臯定屬之文王。則如東隣西隣之類。明指村事。毋論非服事之心。恐亦非虞憂患之道。

論象占總歸于象

曹學佺

象者斷也。取象于彖。以其全體易見也。象者像也。取象于象。以其模寫難周也。德體象變合而言之。卦之龜也。即卦材也。夫子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又曰。卦有小大。詞有陰陽。夫小大既齊。淑慝吉凶之辨。瞭然于詞矣。此聖人明白斷出以示人也。註內典者有模象之說。以象之形體大過于人。或摸其此而失其彼。只可大畧形容之耳。蓋道理無窮。而言詞有限。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謂也。如乾卦之潛龍見躍飛亢。坤卦之牝馬堅氷括囊黃裳之類。固象也。即元亨利貞。乾乾惕若。與先迷後得。直方令章。亦象也。大抵凡詞皆象也。但有正象有取象。又有象中之象耳。聖人觀象而繫詞。即觀此象而繫之詞也。卦下曰。卦詞。爻下曰。爻詞。只一象字。該之本義。一詞而分為象占。且如潛龍勿用。本一句以讀為象。以句為占。未詳。施爾奮曰。左傳稱。韓起聘晉。見易象。是知凡易皆象矣。在六書日月為象。形易字從日月。便已尚象。何疑卦詞爻詞也。

論一卦各有一卦之主

曹學佺

一卦六爻講章多重二五取得中而哀儀卿語于易  
重首畫以初爻爲主蓋本初辭擬之之句未而要之  
皆有所未盡也道有變動故曰爻又曰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此爻原是活潑物事豈可拘定何者爲重何  
者爲輕然則汎汎無所適耶曰又不然六爻相雜惟  
其時物也看此時此物歸重何處卦中某爻足以當  
之卽所謂成卦之主也如乾之三坤之四屯之初九  
師之九二履之六三小畜之六四皆是何者重乾重  
坤始成乾坤卦而九三又重乾中之重剛六四又重  
坤中之重陰也非動大陰中則不能亨也非一陽在  
下則不成震故曰初九爲成卦之主師陰道也九二  
一陽在二陰之中故曰在師中吉履之六三成兌者  
也小畜之六四成巽者也故重乾畜乾之事歸焉凡  
成卦之主力量最重亡論陽陽即始之一陰便爲女  
壯五陽便安身不住小畜亦只是一陰便云宿以其  
隣大鄰陰陽爻不在多寡只看其所處之時位何如  
故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論陰陽不變

曹學佺

陰陽奇偶固天地間理數之不能相無者乃若大小  
淑慝之辨尊卑貴賤之殊則尤關係大道理大各分  
而決不容以混淆假借于其間也易中變化變通等  
語雖云陰變爲陽陽變爲陰然只是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非真陰變作陽陽變作陰也陰陽本體自是變  
不去的如乾之用九見羣龍无首本義云陽變爲陰  
坤之用六利未貞本義云陰變爲陽如是則陰陽真  
可以相變也假如男子有時合忍異順行陰柔的事  
卽變作婦人否婦人有時勇往裁決行剛方的事卽  
變作男子否此不通之論也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  
變通者趨時者也且用九見羣龍无首明天德之循  
環無端也用六利未貞言一子從陽而不變也又非  
陽變爲陰陰變爲陽之謂也此說易中最爲喫緊最  
易惶惑故特明之或曰如子之說陰陽不能以相變  
也則八卦是死物安能變爲六十四卦且如乾下變  
二陰之巽二陰之艮三陰之坤豈非陽變作陰耶坤  
下變一陽之震二陽之兌三陽之乾又非陰變爲陽

耶曰此亦是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尚在成列因重以  
後事也譬如自春而夏自夏而秋是暖變為寒然春  
夏未曾變也自秋而冬自冬而春是寒變為暖然秋  
冬未曾變也寒暖相推而歲功成亦如剛柔相推而  
六十四卦成春夏秋冬特陰陽二氣之流行耳四序  
尚不可變二氣可變耶且每一卦六爻即歸本卦下  
六爻盡變為七變連本卦成八卦以八加八即成六  
十四卦則乾未始不歸乾坤未始不歸坤也即謂之  
變未嘗變可也究竟所謂變者只是錯綜之說錯者

錯者

陰陽橫相對也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等語父與母  
錯長男與長女錯中男與中女錯小男與少女錯故  
謂之八卦相錯蓋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必天地男  
女對待而交錯也綜如織布帛之綜或上或下類之  
側之言陰陽上下相類倒也如乾坤坎離四正之卦  
則或相上下巽兌艮震四隅之卦則異即為兌艮即  
為震而卦名則不同也綜則相推故曰物相推而文  
生然要之四正與四正相綜四隅與四隅相綜雖雜  
亦不雜也陰陽不可雜尚猶可變耶

論剛柔往來上下之說  
易有剛柔往來上下之說前止顧本文則未推其  
所從來東坡曰凡易之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  
也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  
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未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  
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陽而生三子皆一陰  
而三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  
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  
卦也則無是言也凡六畫之象曰剛上而柔下貢之

象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成之象曰柔上而

剛下恒之象曰剛上而柔下損之象曰損下益上益  
之象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  
女相值之卦十有八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  
取以為卦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  
或取其剛柔之相易豈拘拘哉然亦有三子三女不  
相值之卦而剛柔往來者如无妄之震下乾上曰剛  
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大畜之乾下艮上曰剛上而前  
賢晉之坤下離上曰柔進而上行是也朱子流說只

以卦變二字當之不問其所變者在何卦何爻也後漢虞翻嘗指其卦自某卦變如訟之剛來得中謂自遯卦來賁之柔來文剛謂自泰卦來不但相去已遠卽序卦亦顛倒來坡辨其非矣梁山來知德始易變而爲綜綜者以兩卦綜爲一卦如同人柔得位得中者以大有上卦之離來居同人之下卦也八卦雖正位在二故曰得中大有柔得尊位而大中者同人不卦之離往于大有之上卦得五之尊位居大有之中也故雜卦曰大有衆也同人觀也以二卦同體故也

百八論論象卷一

三

如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者以賁下卦離之柔得中上行居噬嗑之上卦爲六五也以六居五故不當位賁之柔來文剛者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又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文柔也故雜卦曰噬嗑食也賁無色也如无妄之剛自外來者大畜上卦之艮來居无妄之下卦而爲震也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大畜之剛上者无妄下卦之震上而爲大畜之艮也故雜卦曰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如咸之柔上者恒下卦之巽上而爲咸之兌也

剛下者恒上卦之震下而爲咸之艮也恒之剛上者咸下卦之艮上而爲恒之震也柔下者咸上卦之兌下而爲恒之巽也故曰咸速也恒久也如晉之柔進而上行者以與明夷二卦同體綜爲一卦言以明夷下卦之離進而爲晉上卦之離也故曰晉晝也明夷昧也如睽之柔進而上行者睽綜來人爲一卦言以家人下卦之離進而爲睽之上卦也故曰睽外也家人内也如蹇之利西南往得中者以解下卦之坎往而爲蹇上卦之九五得其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

百八論論象卷一

三

以解上卦之震下而爲蹇下卦之艮也蹇難在東北故曰道窮解之利西南往得衆者以蹇下卦之艮往而爲解上卦之震也震二爻皆坤土故得衆其來復吉乃得中者以蹇上卦之坎來而爲解下卦之坎也二居内卦之中故曰得中卦側自下而上曰往自上下曰來蹇解相綜故雜卦曰蹇難也解緩也如損益相綜益之震上而爲艮則損下所以益上損之艮下而爲震則損上所以益下也故曰損益虛衰之始也如旅之柔得中乎外者以豐下卦之離進而爲旅

之上卦也。豐旅相綜故曰豐彖故親寡旅也。如渙之  
剛來不窮者以節上卦坎中之陽來居于渙之二亦  
得其中故不窮也。節之剛柔分者在渙則柔外而剛  
內在節則剛外而柔內故曰剛柔分也。節渙相綜故  
曰渙離也。節止也。此說雖歷歷有據然雜卦之義未  
必專爲剛柔往來相易而設且各卦中無剛柔往來  
相易之文者則雜卦又當別尋一義矣。綜之之說近  
是而引雜卦以證之反鑒也。

古今議論參卷之二十

閩中

林德謀采公蔡輯  
施有真兩書訂閱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于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後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于詩見商與周

古今議論參

卷之二十

蘇洵

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于僻。質之變而入于文。其勢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遯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

古今議論參

卷之二十

蘇洵

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違。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怪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眷已。以則也。湯之伐桀也。蓋嘗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信也。則又蓋嘗然以言桑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人之罪無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文皆有顯功。既以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東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

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  
綈綈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歸風俗之變而後  
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  
之變而不復返也

孔安國書序云先師孔子生于周不觀史籍之  
繁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  
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遂藏  
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訖于周芟夷  
煩亂剪截浮詞撮其宏綱索其機要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此論其正而老泉論其變變亦正也江河固不能  
使趨上而嚙其橫流潰決可乎

論舜閔漁

金履祥

瞽瞍之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瞍  
更妻而生象象做股愛後妻子常欲殺舜然瞽瞍特  
出于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嘗考  
其情則虞氏自暴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能  
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  
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情之故  
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爲瞽瞍閔  
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泰養  
舜之爲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  
或者見迺于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  
歸于田漁抑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潛將之窮故難嘗  
有謂見器之苦聖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羅而販負夏  
孔子曰耕漁賄販非舜事也而在爲之以救敗販出  
雜寶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  
之間而竟之舉舜則在克讎之復史記反覆重出而  
莫之辨固也然孟子于當時亦不辨萬章之失何也蓋  
孟子不在于辨世俗傳說之遠而在于辨明聖人處

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惟天理人倫之至  
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辨矣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

金履祥

史稱黃帝之曾孫鑿鑿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  
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芒瑤  
牛以至替腹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  
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殯姓亂序無別已乎  
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墓何出乎考之千書  
曰虞舜曰殯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泰之國語史  
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  
商周是也虞墓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  
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千百  
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  
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墓並契稷而爲言則墓爲有功  
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也  
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  
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  
數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  
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  
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



耳此朱子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書乎嘗稱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稱黃帝其都嘗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都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禘之祖宗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况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頊報以至瞽瞍之祖考也胡氏國語所謂顓頊與有虞氏

報焉者也禘黃帝帝嘗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傳所謂帝入唐都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墓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觀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都之爲樂正以報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位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况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和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論郊錄

金履祥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夫不見于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矣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于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語也舜郊報宗堯則禹固當都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願自郊錄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

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報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錄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皞乎于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吳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確議

論啓大戰於茅

薛應旂

予聞之以上討下之謂征。彼此相敵之謂戰。是故春秋有戰而無征以其皆敵國也。若虞之於有苗仲康之於桀和則征矣而非戰也。有扈諸侯也。啓君也。以天子討諸侯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扈大戰於茅有若敵國然者何也。啓失之也。古者天子有六卿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天子弗躬也。茅或不道定王伐之爲我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於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可敗自取之也。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臨于小國之侯以至大戰而不勝。君子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其誓之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者以成敗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剛而反著之豈唯傷之哉。又將以爲後世戒也。

如澶淵之役。王欽若謂真宗爲寇準導注。欽若固自傾擠小人。然其言豈可廢哉。沈長卿先生曰。澶淵之議。使發自秦檜。人將舉起而罪檜矣。然檜之和議未必不卽本于準。且準和議既定。約歲納銀三十萬。然則虜之退也。非真宗之力。而三十萬歸。

之力。使無三十萬。解真宗豈可知乎。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衡州之朝歌而黎今  
 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矣則黎  
 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  
 以文王伐者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傳註皆  
 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幸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  
 黎之役文王豈遠稱兵天子之幾乎然則文王固嘗  
 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于伐黎蓋諸侯賜弓

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

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  
 討之若崇若密須辛酉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  
 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  
 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議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  
 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  
 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  
 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纘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  
 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

爲在其爲至德者紂殺九侯而臨鄂侯文王聞之  
 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于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  
 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于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  
 一忌周乎故胡五擊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  
 以爲武王然則戡黎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  
 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服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  
 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使所以有孟津之師歟觀祖  
 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殷已危  
 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

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

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書  
 以商祝周則蓋西伯爾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  
 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受命作伯受主禮  
 和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  
 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雖  
 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至有水紂  
 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  
 武王之爲西伯見于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辯

金履祥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  
王也夫祖伊之辭在于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  
箕子諸公在于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  
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商  
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  
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合理而論勢武王  
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  
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  
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華君親而求  
爲後之速也此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  
縛銜璧哀經與觀之說是尤傳之說也夫武王伐紂  
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  
也故予謂面縛事必武庚而後世失其傳也何也武  
王爲生民請命其于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  
頸既而入商紂已自焚武庚爲紂殉冢故面縛銜璧  
哀經與觀造軍門以聽罪耳武王伐紂之自焚俾武  
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觀使奉有殷之祀示不

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  
封比干之墓有爾恩禮舉行悉備而未及微子以微  
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  
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  
就無乃踈謀已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以此  
于遂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  
囚而爲奴如漢法兒鉗爲城旦春論爲鬼薪是也而  
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  
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  
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訪已而願  
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于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  
予不可以不辯  
數則皆綱常大事真不可不辯

余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則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醵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而御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他人佞子之所爲也

下人義論卷之二

金縢

二五

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爲不知命且滋後世刳股醢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卽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祫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升既曰周公別爲壇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

五說繫繫

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爲挾眾宰之權而不有其若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升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縢之匱卽在其中武王疾病四年而崩周公居喪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十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終之耶卽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但舊傳今文古文皆有故臧于篇以俟知者

下人義論卷之二

金縢

二六

周公居東二年辨

汪 版

余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闕謂致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註詩音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爲辭避之辟蔡氏注書則從鄭說愚讀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合詩書之經反覆求之始信鄭說爲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危周公周王室然未明其何所繇起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遽與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退避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然必尚得將帶侍從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黜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其作鴟鴞之詩極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預防勞動爲甚遭逢外亂不得不言其辭促其情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與師問罪所發之情辭也豈肯非成王後感風雷之變而逆之則大誥何繇作東征之師何繇而出乎

論我之弗辟

曹學佺

按鴟鴞之詩拙辭與傳註異正固書經金縢一章合而論之始能貫通蓋謂金縢中弗辟者辟訓逃字周公謂既避流言而非遜避于外則明抗國法而無以見我先王其曰弗敢請者謂成王雖知流言起自武庚管蔡而罪人斯得然尚在疑信未敢遽爾請讓二叔而逆周公也及風雷作金縢啓則大感悟周公之忠孝而灼然知管蔡之不道矣想避公歸之後二叔愈不安故挾武庚以叛王乃使周公征之也問周公東征子何以決其在必迎歸之後耶曰書敘太誥于金縢之後未必無意大誥正爲東征發也一篇之內首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言寧考皆本於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而大誥之文周公實代成王而發揮者也不然則流言初起何等危疑公能請于王而行東征之事耶不請而行是爲專擅非王之命而創爲王曰等語是爲矯託周公雖大聖人亦難以自解矣故恩嘗謂鴟鴞本以喻武庚也成王因罪人之得而聞之則在東之詩似爲賁王作

也。周公以代武王也。成王感風雷之變而問之。則前  
 日之藏。似爲今日地也。若篇首公乃爲詩以詒王者  
 之曰。鳴號此乃史臣之詞。非聖人筆也。若泥乎此。則  
 今詩書之指皆悖矣。孟子曰。詭詩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意。愚謂說書亦然。  
 無此等心目。不必讀詩書。

古今論衡卷二十 經義

五

論大勲未集

曹學佺

問文王以服事殷。何云大勲之未集乎。曰。文王伐崇  
 戡黎。俱是與紂同惡者。伐二國正所以微紂也。使  
 紂知微而反邪。以從正勲。莫有大焉者矣。故下文曰  
 觀政于商。正觀其德改與否焉爾。  
 文考有知直當引爲知己。

古今論衡卷二十一 經義

三

秦晉

許子遠

昔者孔子刪書而終之以秦晉。嘗竊怪焉。或以爲周衰而秦興。孔子固已先見其微。而於敘書特錄之也。噫。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豈逆料于數百年之後。而以事功成敗論哉。及讀秦晉一篇。則見穆公悔過。遷善。惡至憫。怛。春秋諸君。虛未有及此者也。然則如釋公者。聖人惡得而不與。而秦晉一篇。聖人惡得而不錄。秦晉悔過。自是帝王第一好處。自宜特錄。至云聖人不可以欺。誠論人不知始皇郡縣。長城。寔爲萬世

永賴之功。李充翁謂始皇居然爲千古帝王。介州更謂秦非與周爲代。而與六國爲代。周衰未興。孔子自是先見其微。不得謂秦晉終篇非開曆數大事也。



古今議論合卷二十一

林德謀朱公纂輯  
開中  
施有翼商賈訂閱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  
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  
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彼天下  
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害彼人之  
躬背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

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誠諸其  
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災而生不顧利害趨  
死而後已噫以爲可以轉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  
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  
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甚而禮益敗  
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  
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不  
能純用吾法將遂大喜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  
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

古今議論合卷二十一

古今議論合卷二十一

與○其○君○父○兄○之○禍○必○及○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  
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  
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  
將○更○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  
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  
怨○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  
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  
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詭○譎○而○君○臣○之○情○卒○不  
惡○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  
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左○我○之○怨○吾○君○父○兄○明○彼○雖  
以○虐○遇○我○我○明○讓○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  
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  
叛○之○地○者○非○順○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  
勝○其○忿○然○後○恐○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  
不○勝○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  
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  
也○益○詳○

詩論

鍾惺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于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卽在不必皆有當于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七十之徒。親受詩于孔子而學之者也。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今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列國盟會聘饗之所賦與韓氏之所傳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皆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于彼。而無損于此。此無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於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爲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今或足漢儒而非宋。宋而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歸。蓋于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

小序  
詩經

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恢。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問指爲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疎者。近累者。近庸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爲詩。蓋子吾之注。卽考亭自爲說詩。恐亦未必盡于考亭之注也。凡以爲最下者。先分其意。句明其訓。詰或曰。有述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盡天下之爲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使極不肯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

考亭  
詩經

引而伸之云爾。蘇東坡詩論云。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曲說。雖其義之不至于此者。必強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夫詩上及于君臣父子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于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微。蓋其中無所不具。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

古今談論  
卷十一

詩經

四

考亭  
詩經

今以其立想之處。遂認爲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于學。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有進子是者。神而明之。

關雎辨

鄭 樵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大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君章句亦謂關雎詠淑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于周衰而不知麟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扎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

古人詩論卷第十一  
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意于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詠，諷故曰作。作之爲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于衰世也。

作字如此說詩樂皆微

國風辨

鄭 樵

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于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于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之地，觸其壞而思興舊，其詩雖作于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雞黍齊而在衛，荷蓀雞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篇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

古人詩論卷第十一  
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于王風，而雅之詩則出于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于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于風者，幽風是也。平王之詩見于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幽詩亦可降耶？

此卽采詩序詩因乎其地之說。愚嘗謂十五國之風當以十五國之音釐之意爲此也。

幽風辨

鄭樵

幽之風。置之檜。置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治終于匪風。思周道也。曾終于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洋檜亂之治。一變而後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于十五國風者。此也。

蓋本文于變可歸正之義

詩經論義 卷十一 經義 七

商魯頌辨

鄭樵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漢班固王延壽等。友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六篇于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脩行仁政。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于韓詩。以商頌出于春秋之世。故爲此說爾。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乎言詩者之抵牾也。二頌之作。當以小序爲正。

詩經論義 卷十一 經義 八

大雅小雅辨

楊慎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此說本安大雅所言皆受命紀天總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皆正大氣象開闢與國風優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言多比興意亦慷慨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配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諷文王在上祇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之別昭昭矣

四始品目

程大昌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卽至商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必加損也先儒贊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而大小高下之辨起於其間夫頌愈於雅康宜其減畧信乎雅加于風二南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下皆美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而左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頌皆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問黍離于衛鄭其遂以天王之節下仇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辯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歸宿故寧置之不談而已凡此皆始于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是等傳會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者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皆命也詩之與

命謨之興訓體同名異世未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  
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  
故○也○是○故○泰○楊○之○昔○上○同○湯○武○文○侯○之○命○泰○配○傳○說○  
世○無○議○者○正○惟○不○眩○丁○名○耳○至○于○詩○之○品○目○獨○號○統○  
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又曰學易莫要于玩象學詩莫要于玩體故王之  
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尊○之○頌○非○褒○君○也○體○本○頌○  
也○詩○體○自○殊○非○雅○重○于○風○頌○高○于○雅○也○審○如○是○也○  
王○國○依○國○名○有○風○而○天○子○諸○侯○各○有○頌○矣○周○平○王○

詩列于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詩列于頌不

失為諸侯之卑彼謂聖人降王國而尊諸侯陋矣

愚毛詩臆解篇以鼻之有頌也泮水思樂差擬鎮

京問宮膺德釜嶷赫怒崇文樓狄功固自宜頌者

而主之降也陶王尚列于雅平王抑而從風意成

中之詩不復知有居父庭而之風不成其為王也

魯隱公之世定平王之世詩亡而春秋作或以此

夫

論國風

曹學佺

大序曰風雅頌者聲樂部之名分也風則十五國風  
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  
異○聞○之○者○足○以○成○故○曰○風○思○按○風○為○八○卦○之○巽○深○入○  
于○物○而○無○迹○上○之○化○下○與○下○之○諷○上○皆○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也○但○事○兼○美○惡○未○必○專○刺○義○取○通○行○本○必○專○  
刺○乎○上○太○史○循○行○而○采○之○太○師○入○樂○而○奏○之○其○大○指○  
在○于○諷○諫○開○邪○而○歸○之○正○以○成○主○德○之○美○即○普○奏○樂○  
工○執○樂○事○以○諫○之○謂○也○序○又○云○至○于○王○道○衰○禮○樂○廢○  
政○教○失○國○興○教○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按○正○變○之○  
說○即○序○首○治○國○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  
之○音○哀○以○思○各○錄○于○政○事○風○俗○之○不○同○也○但○先○儒○所○  
分○二○雅○之○正○變○尚○自○近○理○至○以○二○南○為○正○風○幽○十二○  
國○為○變○風○似○失○之○遠○矣○夫○陶○係○王○業○根○本○周○室○之○所○  
錄○興○也○豈○得○為○變○乎○叙○詩○者○因○二○南○在○前○故○幽○不○宜○  
與○列○國○幽○而○以○之○為○變○是○亦○反○本○還○源○使○民○德○歸○厚○  
意○也○且○列○國○分○茅○俱○在○文○武○成○康○之○世○豈○其○初○政○事○  
即○乖○而○風○俗○即○敗○乎○愚○謂○一○雅○之○內○而○有○正○變○則○一○

國之風而亦有正變庶于例不相悖耳

古今論衡

卷之四

十三

論雅

曾學全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按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先儒謂之正。自六月以下。謂之變。太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謂之正。自民勞以下。謂之變。然以今考之。正小雅。燕喜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登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改者矣。愚按朱子此論。較諸先正頗為明悉。然謂變雅之事不同。而以其聲附于二正。似亦未有顯據。且怨誹不亂。去歡欣和悅之聲遠矣。又安能強附之耶。諒謂小雅多載臣子事。間有及人君者。則亦人臣之視其君。以答休戚者也。大雅多載人君事。間有及人臣者。則亦君父之勞其臣。以開勸美者也。風有正變。而雅亦有正變。如國之始治而終亂。俗之始厚而終薄。則之始和樂而終傷悲。音之始平旋而終嘒嘒。皆相因而不得不然之勢也。如此則臣

成其爲治亂之臣。君成其爲治亂之君。而正變歸于二雅。不必以聲相附會矣。請贊諸高明者。

古今義論卷之六

論頌

申學倫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春古字通。川故序以此言之。按頌而曰容。猶廟而曰貌。爾故孔鄭二儒云。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廟之言貌。以施者下可得見。立宮室象貌之也。

九經史有刺。爲褒爲善者有甚踴躍。詩之有頌。洵以昭揚前哲。尤以引掖後王也。然盡若今世之碑志墓銘。無爲贊頌矣。

古今義論卷之六

卷之六

六



詩序辭

程大昌

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繫定。其大可系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機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齊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審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按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鑒空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若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敘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止相因也。經秦而兩陳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欽其便于討求逮歷

劉諸片各置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此可得而言之者然也。

夫子刪詩取其合道者存之不合道者去之。二語最確。馬端臨曰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叙情悶鬱者之口則爲正雅出于傷財困役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愛桓叔叔段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晉昭之口者則可錄也噫盡之矣。

詩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程大昌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于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別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北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商共類凡十有三車皆單絕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國如此非夫子偶于國古今談論卷一 樂部 七

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禁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上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康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鄭鄴衍王鄭齊魏唐泰陳檜會商凡十三國者詩皆可採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施爾奮曰詩出南字可謂撥火寒灰夫然直斷為無國風是又滅火也左荀史遷猶為近古豈真說創風名在子貢與師乙論聲歌明曰宜雅宜頌宜風宜南今逕以風易南何哉毛氏據太史公四始之義分風雅頌為四詩愚意雅分大小總一雅名今當以南字冠二南篇首以風字冠十三國篇首於四始之義斯得矣

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

程大昌

春秋厥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雅取彙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魯之用鹿鳴卿飲酒之笙瑟庚鵬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頌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翬李札觀樂有舞象制南箏者詳而推之南箏二南之箏也。制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幾闕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雜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銅命夫之書叙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承取以傳尼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漢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罅誤不待辯而白也。假設其時祇以廣取爲用乃

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于制之舞象箏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觀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此予所以敢違諸說而斷以爲樂也。

歷歷無疑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一

禮儀典

三

論詩亡然後春秋作

鄭 熊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也。春秋始隱公適齊。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彙聚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愚解在四始。曰詩爲王降而風正。春秋王不稱。

詩人義論卷之十一

十一

天之側非謂其體之本風也。

論秦以詩廢而亡

鄭 熊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當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妃妃夫婦。祗席之秘。聖人易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應策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撝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怨而不敗。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舒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原詩

蔣德瑋

情者性之子性者天之就。有性即不能無情有情即不能無詩。非古有詩。今無詩也。然而今實無詩。蓋夫子雅言詩與書禮參而漁氏曰詩亡而春秋作。及觀子夏所辨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實教化勸天地而感鬼神。則詩中之書禮也。明得失哀刑政。鄭漁宋燕衛趙齊辟。則詩中之春秋也。大哉詩是之謂真詩。是放其人不擇卿相其胸不傷書史。其法不局四聲而宮商角其材不綜萬有而丹青潤。其旨敦書禮春秋之用而意泉深微思謫路斷。放經外別爲一宗。故秋在于涵泳反覆徐而識其性情之所以然。自鄭康成以注禮之學箋詩已是夢境。而或弄小序而臆去之。則夢中之夢矣。三百篇而下漢有蘇李魏有曹六朝有陶謝唐有杜李韋韓明有李何皆詩之雄。其餘不可勝數。微論于子夏所稱莫如而如曹滿父子。顧出而霸駿遠可歎也。此漁子之所謂詩亡也。夫詩何嘗亡哉。古之人不言詩而詩生焉。今之人競爲詩而詩亡焉。是故郊天之詩生民爲質至緣時日而巫矣。廟

古今詩論卷十一

終

古今詩論卷十一

終

松之詩玄鳥。那爲玄至房中而春矣。朝會之詩卿雲爲華至。栢梁而衰矣。巡守之詩翁河爲九至。縣子而費矣。頌美之詩康衢爲炎至。唐虞而歸矣。諷刺之詩椒聊爲微至。五噫而露矣。辨別之詩蒸民。梁山爲與至。河梁而淺矣。產生之詩蟋蟀爲裁至。龜雖壽而放矣。羽孤之詩吉日爲允至。上林長楊而佚矣。閭怨之詩白華。采芣爲厚至。團扇而輕矣。從軍之詩楊柳用雪爲極至。鐵吹而萃矣。都會之詩商邑爲壯至。三都而無矣。宮室之詩斯于爲覽至。景福而腐靈光而訖矣。此皆后之工于詩者而現下此者乎。然則詩遂亡乎。曰不亡也。古之草木鳥獸。今之草木鳥獸也。古之筆舌。今之筆舌也。古之情。今之情也。以詩言詩。則明沿宋唐拾晉魏。魏倚漢規。揚雄步長卿之蹤。宋玉衍靈均之製。皆襲也。取青纔白。用料使事。皆借也。無故而伸。喜不得已而應。酬皆贗也。不情之詩也。以情言則情之所至。悠然而動。渙然而興。皆性也。則皆詩也。蓋亦循其本矣。古之人薰染于聖教之久。一念而孝敬人倫教化刑政得夫之故。隱躍心日間以爲天

地鬼神之性原與人性通故其性治而情亦治漢循  
靡古差有可觀而所以精其性者則晉唐爲甚晉以  
老莊成運一變而趨淫靡子夜樂府不異平康唐以  
詩取士如今之時義裕綏旣熟不復知聖賢爲何語  
後之詩沿此兩派而奔阜周召尹吉之意亡矣乃欲  
其呼吸之間動天地而感鬼神豈不遠哉聖門唯商  
賜妙悟乃子貢謂性不可聞而與師乙論聲歌則曰  
寬靜柔正者宜頌廣大疏達者宜大恭儉而好禮  
者宜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風肆直而慈愛者  
宜南皆以治性也夫詩者直已而動者也知所治性  
而後可與之言詩

善說詩

古今議論卷二十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春秋論 穀梁傳序

范 寧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棄倫攸斃執道基  
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狄災因釁而作民  
俗榮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  
之崩竭鬼神為之寢寢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  
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

古今議論卷二十二 穀梁傳序

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  
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  
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誦諄諄聽我藐藐屢霜堅  
冰所繇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  
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疆  
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千設而君權喪下陵  
上替僭迫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  
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詩文王  
之道衰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

古今議論卷二十二 穀梁傳序

而備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邢君所以明其  
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  
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  
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  
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貶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  
辱過市朝之捷德之所勸應賤必中義之所抑難貴  
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清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執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  
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  
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  
有三而為經之旨藏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  
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繫參兵諫為愛君  
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  
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解夫人為  
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  
用禮是屏妾可得而婦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  
得而殺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  
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

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疆  
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爲理。左氏豈而  
富其失也。誣較梁濟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辭而裁其  
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  
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度身而已矣。  
雖片殷梁而左氏公羊具見其中，非單舉也。

春秋論

呂大奎

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  
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  
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夫  
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  
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  
權，而夫子乃因權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  
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  
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出于尊聖人太過而不明  
乎義理之當然，是故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  
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商輅周見韶樂  
聖人之所以告願，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于春秋。  
此皆一切謬妄之論，其大要皆至于以禮樂賞罰之  
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  
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  
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  
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局也，故所用者時王之  
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于修春秋之時而竊禮



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于誣聖人乎。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

春秋之作。謂以權自予。固謬。謂以權予魯。亦非。蘇老泉春秋論。謂天子之權不在周。夫子不得也。而以予魯。其言曰。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也。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公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

春秋論卷之六

王

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也。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予其子孫。所以明見思周公之意也。用桓之亂。夫子沐浴而朝。告哀公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之予魯矣。是說也。似之而非者也。許子遜先生春秋論辨云。周公雖聖。不先文武平王。雖不肖。不丁隱桓以後之公。周公不敢以其聖加文武。而隱桓以後之君。乃得以其不肖加平王。此理之必不然者。曹謂孔子爲之。

義字王

春秋論卷之六

王

與夫天子之臣庶。其理直其辭順矣。病而不可辭。禹之禪也。湯武之放而絀也。其初亦非有天子之位也。然且爲之而不疑。天下後世且安之而無議者。亦曰道在我故也。道之所在。舜可以擅唐。禹可以擅虞。湯武可以擅夏。商孔子亦可以空言擅周。家之賞罰。夫空言之與實事也。相去則遠矣。誰謂舜禹湯武以實事得孔子以空言失與。舜禹湯武孔子之所爲。皆以天下古今所有之理行天下所無之事而已。

世變論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二變也劉知幾云孔子述史始于堯典終于獲麟蓋春秋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修扞我下懼也已弭矣用養爾桓桓一而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過之四十九年而無役一毫振起之意聖人于是絕望矣繇是而上則爲西周繇是而下則爲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橫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于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交身之俗儼然與晉侯爲兩伯矣夫春秋而太未強然猶未至于霸位也蓋至于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執其君齊自是爲兩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衛國之政盡在三家則魯如齊旅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終

之後晉國之政在六卿而趙鞅韓宣惠斯爲諸侯之漸已其矣向也夷狄之交于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于偏下方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域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欲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獲麟之被其世變爲戰國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會于比谷合天下而聽于一邪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二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十九年盟葵丘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同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而無伯者十餘年三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于是

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威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虞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于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號之會。再讀舊書于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實川齊桓召陵之典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王夏盟而晉之會諸侯錄是止。鄢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而後諸侯無至盟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猶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爾。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末有名字也。于後則名字著于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末有書字也。于後則有生而名字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偕天子于後則大夫偕諸侯矣。始也大夫偕諸侯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邇之

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公之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于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于韓趙魏之為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春秋

春王正月辨

章 漢 國書編

春王正月從胡傳之說者則主夏時冠周月從陽明之說者則主改時改月訖無定見合二說論之若以胡傳爲是孔子雖得遂其行夏時之志而實已冒平生今反古之愆若以陽明爲是孔子雖得違乎禮改正朔之罪然武王周公何有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恐二說俱未當也愚竊以周之時亦未改月亦未改其以千爲歲首止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者以十一月爲首耳至若所以順天道授民時百今論論本卷十二經傳  
商周與夏一也前乎周爲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月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爲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歲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月乎凡此類易書詩禮俱有明證用列于後以備攷焉  
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于寅周建子雖改歲於十一月而授民時迺狩燕享皆與夏時同故其書始于丑春易證未安時月  
夏正建寅不必論已殷正建丑如伊訓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太甲中惟王祀十有二月朔卽此觀之舉元祀王祀而止云十有二月固見殷以建丑爲歲首而其時與月終未改也書證未

郊風七月之詩周公作以誥訓成王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謂七月爲夏正七月也其果然歟蓋水流于七月衣授于九月蓂莪于四月蜩鳴于五月霜蕭于九月陽曆于十月雖欲不謂爲夏時焉不可也抑知周之時月其卽夏之時月乎蓋周正建于爲天統是特改乎歲焉耳其與夏商有不同者謂其改歲不同非謂改歲卽改乎時與月也小雅六月章有曰六月棲棲戊車孔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十月之交章有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使周果改月則六月乃夏之四月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四月卽不可以與師而八月日食卽爲日月之吉四乎小明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是日月方燠雖欲謂其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亦不可至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其未改時與月也又不待訓釋而

自明矣。時月

周禮一書周家之憲章也。孔子志在春秋而行事之實見諸春秋。所以書天時書王章其書法一本之周禮。豈徒有見于六官之首必稱惟王體國經野使萬邦統然知天王之當尊而著爲春王正月之書法哉。卽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如中春書擊土鼓飲郊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如紫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觀于此則周之時信未改也不然冬至當在九月夏至當

在三月。中春當在十二月矣。周禮未改時而春秋所

書之春非卽周禮之春乎。如冢宰司徒司馬司寇皆

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于邦國都鄙乃縣治

教政刑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飲之。觀于

此則周之月信未改也不然則正月當在夏正建子

之月。謂之始和不可也。天官冢宰篇凌人掌水正歲

十有二月令斬水三其凌春始治鑼若周果改月則

十二月爲夏正十月矣。安得有永可斬也。若周果改

時則建子之月卽爲春又何待春始治鑼也。或曰先

時則建子之月卽爲春又何待春始治鑼也。或曰先

時則建子之月卽爲春又何待春始治鑼也。或曰先

時則建子之月卽爲春又何待春始治鑼也。或曰先

輩謂周改時月其所據者亦禮記也。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

月而禘孟獻子爲之也。斯言出于雜記宜亦可徵而

可信矣。曰明堂位非禮記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于太廟是六月謂之季夏。則七月非仲夏日至不

待辨也。況七月而禘乃云孟獻子之所爲則獻子之言

又安足信哉。禮記未改時月

此辨歷歷有據而主陽明之說者獨多。茲詳附諸

家辨說以伸夏正之義。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曰古人之曆皆建寅其朔建

子丑者商周二代耳。何言古今之曆皆建寅也。曰三

皇事不可考五帝以來孟春正月朔旦近春舍于天

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

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當觀圖風七月之詩公劉

后稷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務亦惟七月流火之

候此皆占曆建寅之明驗也。若商書元祀十有二月

周禮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合月而占星定曆

脩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

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太初曆首用夏正。迄  
 今不能易也。新魏皆嘗建正。唐肅宗亦嘗建正。未幾  
 而皆建寅。此皆有明驗者也。蓋嘗論之。編年始于春  
 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紀元始于漢武帝。武帝改秦  
 正。而用夏正年號。以紀年。湯武復興。豈能易哉。蓋殷  
 周異建。正武帝改年號之意。湯武用之。不其明白。却  
 制造于正耳。鄭注

春秋青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  
 爲春。爲胡安國之學者曰。以是時冠周月書王正者。  
 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爲蔡九峯之  
 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但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  
 問。頒曆授時。於是始焉耳。其實時不改。月亦無改也。  
 其爲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之正朔非獨改  
 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寔傳。冬至陽蒸始萌。天以爲正。  
 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  
 二月陽氣以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是其說之不一。  
 千古以爲不決之疑。愚嘗求之。月可改。時獨不可改。  
 乎。建子之月。一陽所始。安在不可爲春。午未之月。陰

氣所始。安在不可爲秋。其于秋冬也亦然。且周禮有  
 正月正。有正歲。周時二義實兼行之矣。是歲也。曷從  
 受乎。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  
 孔子所以告顏子也。王荃

春王正月之說。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  
 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宗者。則以夫  
 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  
 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  
 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余竊辨之。夫子嘗曰。吾從周。  
 又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夫子有  
 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其得爲從周乎。夫子作  
 春秋。以誅亂賊。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乃首改周正。  
 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乎。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  
 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  
 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  
 爲無據也。子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  
 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  
 有二月。泰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

不收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收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秋傍引曲據。證之子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陽生而春盡于寅。寅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盡于申。申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從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始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夏時之論。則以其闢于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相悖者也。且也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如此。則周夏時矣。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王莽

按春王正月。或用周正。或用夏正。或云以夏時冠。月先儒至今論者不一。而予安從曰。余從夏正而已矣。曰古今之說。從周正者十九。從夏正者十一。胡氏始用夏時。冠周月。以調劑之子。獨何取于夏正也。曰詩書周禮所言。時月皆與夏正合也。而春秋何獨不然。且若單用周正。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曆史之爲之哉。如謂以夏時冠周月。意必如十一月爲正月。而時仍爲仲冬。正月爲三月。而時仍爲孟春。是謂孟仲夫。其倫又如夏五六月而在周巳七八月。秋八九月而在周巳十十一月。是謂時序乖其度。與先王平秋四時之義。舛矣。且夫子周臣子也。所修春秋。曆史之舊文也。以易世之時。而冠昭代之月。義之所不敢出也。然則時月俱夏正者。于義何居。蓋周建雖以子月爲首。而曆數仍不改。漢高祖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夏之曆數。魯史春秋皆沿夏正。亦遵周制也。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此曆數之類也。所損益者。此建寅建子建丑。尚白尚黑尚赤之類也。且若周禮孟冬

十月已頒來歲之曆。十一月建子。固有朝賀書雲之事。而諸侯朝覲發號施令。則俱在來歲之孟春也。又如國公承喪卽位。雖在本年。而紀元則以明年之正月。以此例攷之。則書隱公元年爲春王正月者。甚矣。

已上諸說。文成一味偏執。卽文格亦兩路調停。不如蔡鄭曹章四家之確有把握也。余按文成其轉之最難通者。曰冬可爲春。夫冬可爲春。將各可爲。且來亦可爲暑矣。而其最有理者。曰周不改時。何。

古今義論全 卷十二 禮制

待言行夏之時。不知四時一定不易。因建子曰周之時。建丑日商之時。建寅日夏之時。其云行夏之時。猶曰用寅之月云爾。非謂周之已改時也。文成謂天王正朔不容改易。豈上天時令反可改易耶。愚因取晦翁告朔註。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此一語極極可爲夏正之證。其曰季冬則明是前歲十二月矣。其曰來歲十二月。則明是以正月爲歲首。以十二月爲歲盡矣。其曰古者天子則明是歷代皆建寅矣。商周朝會頒。

授朔於二月。亦猶今鄉俗或以冬至爲年。或以臘月爲年。及外夷或以中元重九爲年。是也。而時令月令竟何曾改換乎。且以十一月爲正朔。其於正字甚爲不通。何也。九月皆有朔。獨正月則謂之正朔耳。歷代曆數皆稱正朔。俱是以正月爲歲首。卽商周建子建丑。不過以是月頒正朔耳。何曾以是月爲正朔耶。識得一頒字。於行字便自了然。

古今義論全 卷十二 禮制

卷二十二



古今議論參卷二十三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音訂閱

禮樂志

班固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人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夫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嘉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

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

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

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有笑踊之節

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訓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衆多鄉飲

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養喪祭之禮廢

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若

臣之位失而廢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

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或以

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或以

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或以

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或以

男力政  
下本

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而無怨畏敬而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升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于詩歌詠言鐘石管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育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司馬遷禮書錯錄荀戴弗寶錄云此係禮樂總論下分疏者亦弗錯

禮從何出出乎天者也昔者帝王繼天而治質文相推而禮行焉蓋至周而大備故曰周禮其禮儀威儀五事也所以品節民用而銷綜官常者則曰儀禮二者聖人之經也至于禮記則或錄舊禮之文成述變禮之條而其中又多儀禮之疏義故特謂之傳是三禮者果何自而傳哉自夫河洛效靈圖書衆出鳳鳥秘瑞剛遯功成聖人經世之具已幸于六經之文矣然韓起釋魯見易象春秋始歎周禮之在魯孟子古今議論全卷二十三

論王制謂諸侯去籍至于申商滅棄禮法共籍大壞則禮經之缺在春秋戰國已然而不特灰于秦政之烈矣天右斯文漢除挾律于是遺書間出而舉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與古文經出淹中者篇目相合然皆止于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遂逸而莫攷河間獻王購集所得諸禮凡百三十篇獨周禮脫出荀氏獻之秘府然五官僅存而冬官遂逸厥後戴德刪次十五篇大戴禮蒐聖則四十六篇小戴記而馬融傳小戴之學足以明堂月令等篇共爲四十九

是爲禮記鄭玄受馬融之學爲三禮說先王典章類綴之數各有訓攷而離經殆合矣此漢儒傳經之略也且周官之考工記不類經文儀禮之王朝禮又多遺闕聖人經世之大典鬱而不明是以漢武以爲騷亂不經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世莫有傳之者獨劉歆知其爲周公致太平之述乃用之以輔養唐太宗知其爲聖人之作乃不能用以致治他尚何說哉至于韓愈大賢亦苦儀禮之難讀而謂今誠無所用則禮經之不行蓋自劉歆章詁之而不獨壞于王安石素經之失矣逮于有宋諸儒輩出篤信遺經講明理學淳熙有俞廷樞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作丘葵訂二家以爲成書吳澄集三禮以爲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而大儒朱熹則修復王朝等禮以喪祭一禮付門人黃榦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爲補逸于是千載不完之書賴以彙粹而畢就亦定矣此宋儒傳經之畧也雖然傳經者傳其文也昔之言漢儒者曰註疏出而經義晦則傳經者既不免有病經之虞衍經者衛其道也昔之

言宋儒者曰議論多而成功少則衛經者亦未必致用經之效宋子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當時有修復三禮劉疏殷勤懇篤具陳于上而情不獲行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爲一經分列科試俾海隅皆獲誦習聖經之全以觀盛世之化將見敷錫之下下以率訓于皇極上以躬治于太和而諸儒衛翼之功獲收實用矣

周禮

瞿景淳

王者之制莫備于周禮蓋周公成文武之德而畫爲萬世之經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共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較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木既立然後隨而增益之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車旗圭璧梓匠輪輿高績卑墮之法魚鼈之微至纖至悉無不畢具而意之所在雖六卿各分其職而太宰得總其權維時道洽政治四方無虞固本于關雎麟趾之化而法度之維持者亦不可誣也故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仲長統亦謂周禮爲禮記之經皆有見矣若攷其時則賈公彥以爲六年所制得之而鄭衆謂作之于豐者失矣挾書之律既除河間獻王得之李氏乃始入于秘府劉歆見而重之鄭縱杜預各爲疏解乃編授于諸儒卽設位言之謂之周官卽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劉歆嘗奏置博士弟子兵荒武帝嘗欲設學官而爲羣疑所沮其與王制不合者蓋于制之

官出漢儒叔仲之餘。與軻書不同者蓋孟氏之論在諸侯去籍之後。冬官之屬難見于五官之中。要之本全若強續所不類。猶以羔補狐以縞補緇。適所以致疑。凡可疑者皆此類也。五官之缺如喬夫司商之類。本見亡于秦火。若強以爲全。不知儀禮所載國語所錄。自足以相證。凡所闕者亦此類也。設官分職。周書舉其繁。周禮盡其詳。因事以存名。要之分攝者多。固不一一求備矣。遂入匠人。一以長言之。一以方言之。因地以順其勢。故其縱橫有不同。均之以便民。爾內

卷之三 禮制

宰之掌固有寺人。女史之屬。凡奔走趨事與教法之備者。皆其爲之。宰特主其職耳。而六官煩御祿獻。瑤爵佐后。立市皆禮之宜有者也。豈若後世之婦無功。舉而祭獻不聞者乎。三物之法。求其德行。道藝之全。卿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鄉吏。便各以教其所治。登其夫家之衆寡。三年大比。實之于王。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而亦未嘗求備也。豈若後世之狗名取士。而行業無關者乎。屬民讀法。非授也。于民甯親。故教彌敷。而民日遷于善。

矣。愚人五布非苛也。抑其逐末作之務。本而民浮。自消矣。以國服爲息。如農以粟米。工以器械。隨所有以爲使。非稱貸以取償。亦何近利之有。賈田寧千載。師者蓋吏爲縣官所需。而非商賈所受。四民不相易業。若以爲商賈之田。則工亦當有田矣。賓客屬于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屬之司寇。所以威懷諸侯矣。玉府共王之獨用。內府待罪之大用。亦猶古有世藏。而豈以致之四方乎。三公北面執壺。后致飲而降。醫醴原其禮意。自備而盡。謂

卷之三 禮制

不與尊敵乎。內小臣之掌。蓋親族之在四方昏姻之所往來。固以君命行之。非外交也。媒氏之所判。蓋男女昏姻以時要乃爲配。奔乃爲妾。媒禮之設。非恣亂也。夫聖人周天下之慮。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無一而不講求。無事而不精備。彼林孝存十論七難之語。何休六國陰謀之排。不見爲此書之累。自取侮聖之罪耳。後世行之者。如策竊之新井。固禮之所必誅。而堅辭之安石。不又深病乎。太宰之規模耶。

周禮

卷之四

太宰既以九職任民矣而復有九賦者蓋九賦所貢出于農圃藪牧工商嬖婦臣妾閭民乃任民之稅也九賦所飲出于邦中郊甸家削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餘是乃任地之稅也然地之所供何莫非民之所出者哉既曰八統任民矣而又謂九兩繫民者蓋統曰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保庸尊貴幸吏禮賓此以治王畿之民也兩曰敬長王吏師儒宗友此以治畿外之民也然兩之所繫何莫非統之所馭者哉卿大夫

以正月頒法是亦足矣闕師每歲二十五家讀法二

十餘次蓋中人之性常必有過彼其異日將有賓與

之期故以讀法書德行道藝孝弟姻睦敬敏任恤之

實正所以寓閭閻之術也雖繁數何厭哉師氏賦三

德三行亦已足矣保氏既教以六藝又教以六儀蓋

世祿之家鮮克緜履後其異日將有任子之用故以

儀妻責之中而孝友勸客中禮歸素比桑之學實所

以運玉成之機也雖嚴密何過哉吾聞父母仇不共

天兄弟仇不同國今設官和難錄其先勸禁其怒聞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若相悖矣不知先王重民物之命惟欲撫撫無臂執無

兵故爲此制且辟之則仇可以釋不辟則法可以執

亦足伸孝子之情矣豈若唐人議殺汪黃之忍耶吾

聞晉唐惡無禮嫁娶淫奔今設法雖有限以仲春

會以途次若相違矣不知先王行多婚之政不忍男

有嫁女有怨故爲此制謂凶喪不可爲婚納采不能

賀迎是亦存烈女之節矣豈若鄭人桑間濮上之淫

耶以田獵言之所謂春蒐夏苗教儒冬狩以講武是

蓋鄉遂之民隨遠近而量征或春蒐則夏不苗或秋

獮則冬不狩但言其名當如是耳豈必盡致于司徒

而聽教于司馬以廢農業哉以祭祀言之曰天神八

索地祇六變人鬼九變以致物是蓋樂舞之教達洪

纖而皆格或六變而致祇不致物或八變而致物不

致神但言其理當如是耳豈必毛鱗在園沼而介羽

在臺池以獻奇怪哉泉府有收息之令蓋謂先王既

不樂商賈之務未亦不縱民以趨末敏王安石借此

爲名而行青苗乃神宗之能臣三王之民賦也山澤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趙利彼夷吾假此爲辭而與盟矣乃桓公之功臣三王之罪人也玉府供玩好賜予之用非瓊林大盈之比也蓋九功九賦不人玉府若獸魚之皮毛筋骨則入以爲賜予玩好之需遂帥之野職野賦則入以爲佩服貨賄之用是欲有藝入有經果後世私藏之可並論乎太宰掌百官兵衛之事非丞相職衛之比也蓋小宰司會分理財計况呂叔齊掌兵必宰臣而後召公雖制命必肅卿而後行是道有探法有守果後世宰相專權之可彷彿乎

周禮

申時行

自漢除挾書齊魯諸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千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千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上諸秘府維時學官士額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營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聲羣詆漢武帝以爲讀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于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歆乎天命乎朱仲晦氏曰周官布復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古今議論參差不一

蓋至是而其論始定矣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海間缺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宰與治教政刑職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于天下故世儒識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有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爲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說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樂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裘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筮未嘗亡而數見于五官之中也澄之爲書歷內史司士于天官麗

大司樂諸子于地官。麗封人牧人于春官。麗衛牧司  
隸于夏官。麗司賦司稽于秋官。而縣師屬人等職則  
以爲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實未嘗缺也。  
主樂氏之說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滑。主吳氏之說  
則參天夫倫而意義乖析。劉舍足據之復古編王大  
點之訂義丘吉甫之全書紛紜錯綜莫知所適與之  
論議其不爲聚訟者幾希矣。此愚之所未解也。夫詩  
書六藝之教必折衷于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  
于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巳丑夏五紀于

一八義論全

卷二十三

經義

伯之說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  
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  
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于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  
損哉。孟氏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  
之論禮經以爲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于數千  
載之下。乃欲損已去之籍。輯煨燼之餘。而以已意爲  
之傳會。是其智有加于孔孟。然則聖人之經終不可  
明乎。蓋聖人之經。聖人之心爲之也。管觀周經一書  
纖悉具備。自天官太宰以逮于雜氏梓氏自八典八

則以逮于草木昆蟲品式條貫布濩流行而淵然悉  
然者。寔充塞于其間。備差至也。何與天官。鉅細一  
也。內政至密也。何與于太宰。官府一也。馮相保章司  
天也。何與春官。天人一也。遂師司田野也。何與于夏  
官。兵農一也。山澤倉庾民所需也。何與于司徒。富與  
教一也。自姬公制作之後。習而用之者何限。劉歆著  
錄略而六幹五均託名于泉府。王介甫訓釋萬餘言  
而青苗市易藉口于國服。蘇轍用其五六而不足以  
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彼周與隋循述

一八義論全

卷二十三

經義

用之猶曰無益于治耳。劉歆王安石窮年矻矻數其  
精禪于訓詁而卒以其術禍天下。窮經不明之害一  
至此極。乃世之逞其說者猶紛紛而未已也。可怪也。  
太史公論帝德帝系二紀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而中今之授詩也疑者則闕而弗傳。是孔氏信而好  
古之教也。

制疑扶輿一無附著

論周禮考工中

果微

周禮王官各官嗣焉。漢河間獻王以千金求之。弗獲。于是以考工記補之。然乎考工記豈周書也。按書周官知言上言太官三孤。次言六卿。以及九牧。丁無。言及百正者。考工記之首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說者謂六卿之職。百工居其一。故正卿司徒之職也。其說始於鄭氏。其言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于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既曰處其一。是百工者六卿中之一卿也。而又以百工為司空事官之屬。則又不得為六卿之一。乃司空事官之屬耳。其言自相抵牾。如此。且工之說有三。有以工名官者。如命垂作共工是也。有以工為事者。如書允釐百工。工罔哉。是也。考工之所謂百工者。止于審曲面勢。飭五材。辨民器。是子夏孟子之所謂百工。非書之所謂百工與舜之所謂共工也。鄭氏不知其異。又為之說曰。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宗廟。社稷。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其說蓋以共工即司空也。夫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固不止于監百工。况百工

者。特四民中一民耳。執謂司空之職在于監百工而已哉。有虞之時。首命尚作司空。其後又命垂作共工。則知司空與共工。乃二職。非一官也。鄭氏之說。何疎。一。至是耶。竊意六卿之外。自有共工之職。不然。則百工各以其事分屬于六卿。若正人當屬于春官。弓人矢人當屬于夏官。夫舜之命官。工虞與職。今周官以虞衡屬六卿之屬。則工亦當分屬于六卿矣。自當以周官司空為正分屬六卿。終是兩職。



論儀禮禮記

朱熹

儀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經也禮記傳也禮記要終儀禮諸如冠昏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發明其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着處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或不然如禮記所謂天高地下大句漢儒安能到此

禹端辟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又曰易本卜筮之書也

後人知歸十翼而不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人知誦戴記而不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所以不過汗用